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三六・史部・編年類

汲冢紀年存真二卷周年表一卷

〔清〕朱右曾撰

.....一

通紀二十卷(存卷四至卷十五)

〔唐〕馬 總撰〔宋〕孫光憲續

.....五五

編年通載十卷(存卷一至卷四)

〔宋〕章 衡撰

.....一六九

古史紀年十四卷

〔清〕林春溥撰

.....二九三

古史考年異同表二卷後說一卷

〔清〕林春溥撰

.....四五七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卷一至卷十二)

〔明〕嚴 衍撰

.....五〇三

E280/06

汲冢紀年存真

歸硯齋藏板

汲冢紀年存真 序

秦政燔書三代事跡泯焉越五百歲古文紀年出於汲冢中而三代事蹟復約略可觀學者錮於所習以爲疑難公書及漢世經師傳說乖悟遂不復尋尋徒資異論越六百餘歲而是書復亡亡于北宋說詳後不知何年何人掇拾殘文依附史記規倣紫陽綱目爲今本之紀年鼠璞溷淆眞贗錯雜不有別白安知眞古文之可信與今本之非是哉最其大凡今本之可疑者十有二眞古文之可信者十有六請揚權陳之晉書束皙傳言紀年十三篇隋書經籍志紀年十二卷新舊唐書藝文志並云紀年十四卷今本祇二卷篇目可疑一也東晉傳言紀年紀夏以來至周幽王爲

汲冢紀年 序

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杜預亦云特紀晉國起自殤叔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今本自黃帝元年至隱王十六年大半依據史記年表體例可疑二也古文全用夏正杜預之言可據今本平王五十一年春三月己巳日有食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全襲春秋可疑三也史記正義引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本則云武乙三年自殷遷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沫不知盤庚之徙已居河北矣襲史記又杜撰遷沫之文可疑四也史記集解引紀年云夏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今本附注云起壬子終壬戌若然則四百三十一年矣可疑五也自來簡冊俱不詳周公薨于何年今本于成王二十一年書周文公薨于豐而前此成王十三年書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豈有周公尙存而魯已立廟乎可疑六也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今本成王十年周文公出居于豐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顯非事實可疑七也宋龜氏陳氏書目皆無此書而宋志有竹書三卷是亡而復輯之證可疑八也凡史記注所引田侯剌立齊桓公弑其君母梁惠成王會齊威王于平阿齊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秦惠王薨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

汲冢紀年

序

水經注所引鄭築長城自亥谷以南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諸如此類確是紀年古文而今本俱缺可疑九也紀年本不講書法故王季文王亦加王號魯隱邾莊皆舉諡法今本改王季爲周公季歷改文王爲西伯改許文公爲許男改平王爲宜曰可疑十也水經注引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我者晉也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二年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我者魏也今本用周王紀年則我皆爲周文義俱失可疑十一也梁書沈約傳不言注竹書紀年隋唐志亦無紀年沈約注今本採取宋書符瑞

志而託爲休文之注可疑十二也前後四條洪頤煊說同至于真古文之可信又可得而言焉黃帝至禹爲世三十則知譜牒所紀闕漏甚多而舜妻祖姑契稷爲堯親弟舉可旁通一撤其郟一也禹都陽城足證孟子避舜之子二也太康羿桀俱居斟鄩卽雒汭之郟口去雒邑不遠足證周書度邑因有夏之居三也鳴條在陳留湯伐桀桀自斟鄩東出禦敵故戰于鳴條足證書序四也商世五遷器相耿庇奄前不數毫後不連殷故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五也周武王十一年伐殷禽受故尙書泰誓序言惟十有一年足破偽古文十有三年之謬六也武王陟年五十四與周書度邑

汲冢紀年

序

三

言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者合上距克殷祇閱六歲故中庸云武王末受命是闕漢儒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八十二生成王之謬說七也共伯干王位故左傳云諸侯釋位以閒王政若周召攝政不得云諸侯入也攜王爲王子余臣以其庶孽故云奸命若伯服則幽王既立爲大子不得言奸命九也莊子言越人三弑其君田成子十二世而有齊國稽之史記殊形參錯證之真古文若合符節十也梁惠王改元稱王故孟子至梁稱之曰王十一也惠王六年徙都大梁故十八年桂陵之戰田忌欲直走大梁十二也惠王後元十一年楚敗我襄陵故惠王告孟子曰南

辱於楚如史記則惠王初無南辱之事十三也齊威王三十
十六年薨當梁惠王後元十五年而後齊宣王立孟子之
書先梁後齊本為實錄史記之誤不辨自明十四也燕子
之亂在齊宣王七年足證史記荀子以伐齊為湣王及
通鑑增年之謬十五也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依
三統厯則孟子去齊之歲上距克殷之年已八百餘載矣
若依真古文推較確是七百有餘十六也裨經益史彰彰
若此惜乎全書之亡軼而怪向來學者之是丹非素習焉
不察也僕少讀孟子致疑于伐燕之事及觀通鑑增年求
合又病其鑿空乃取史記索隱所引紀年之文排比類次
汲冢紀年

汲冢紀年

序

四

會

凡例

一古文紀年散見于古籍所引皆可信據標明所出以便
校訂若彼此共引一事而文或不同則注明所異以待
參攷

一古籍所引或係撮其大意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未知
元文何若則仍錄所引之語不敢斷實若其文可知者
則用本書之例書之而以所引之語分注其下如秦敬
公卒次惠公立之類是也

一古文以晉魏紀年則列國之年不應並見索隱引齊宣
公十五年田莊子卒宣公十五年五字係索隱參攷而

汲冢紀年

凡例

十

得今以此五字分注于齊字之下庶不乖元書體例
一據杜預左傳後序書年起自殤叔又據史記集解自武
王滅殷以至幽王云云知古文紀年自宣王以上別為
一篇故今定殤叔三年以後皆明著晉年而以墨圈別
之其各籍所引本有其年者則無墨圈

汲冢紀年存真上

嘉定朱右會輯錄

杜預左傳後序晉書束皙傳並云紀年起自夏殷故亦或謂之夏殷春秋而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嶠與束皙同被詔校竹書而言各不同若此豈編年紀事始于夏禹而五帝之事別為一編乎夫同一束皙傳王隱撰者云紀年十二卷見左傳正義房喬修者云紀年十三篇參之隋志紀年十二卷注云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然則紀年正文止十二卷所記夏殷以前事或在竹書同異中未可知也

汲冢紀年

卷上

一

今所哀輯姑以時代次之

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山海經海內經注

海內經云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

流郭璞引此而釋之曰乾荒即韓流也生帝顓頊璞

意顓頊為黃帝曾孫與史記以為黃帝孫者異然禮

記祭法疏引張融曰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元孫

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疏又

引春秋命麻序稱炎帝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

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次曰

顓頊傳九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傳十世四百歲

然則顓頊非黃帝孫亦非黃帝曾孫明矣水經曰若

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注曰若水

沿流閒關蜀土黃帝子昌意降居斯水為諸侯焉今

四川打箭爐廳西南二百八十里有鴉龍江即古若

水下流合金沙江

帝王之崩曰陟

昌黎集黃陵廟碑

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像帥諸侯朝

奉之太平御覽七十九引抱朴子曰汲冢郡中竹書云云今抱朴子無此文

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史路

案黃帝之後尚有少昊金天氏顓頊繼少昊而登帝

汲冢紀年

卷上

二

位左氏有明證也此與史記並略金天一代蓋洪荒

邃古傳聞異詞陳氏曰路史當是引博物志

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

山海經大荒西經注

史記索隱曰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系本亦

以鯀為顓頊子漢書律麻志則據帝繫云顓頊五代

而生鯀案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懸殊舜即顓頊六代

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

帝堯元年丙子

隋書律麻志路史後紀注。丙亦作景

韓怡紀年辨正曰帝堯元歲皇甫謐邵康節金仁山

定為甲辰羅泌路史在戊寅章俊卿山堂考索在癸

未右會案通鑑其論不一竹書作于魏人去古較

近似可信也右會案古人以甲子名歲自王莽下

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又云天鳳七

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是始變古原古人之法以歲

星定太歲之所舍星有超辰則太歲亦與俱超故不

可以甲子名歲也東漢以來步麻家廢超辰之法乃

以甲子紀年以便推算此兩字疑荀勗和嶠等

所增也路史後紀注竹書云堯元年丙子故隋袁象

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至至仁壽甲子凡八經

是年冬至日在虛一度在位百年禪舜舜五十年起

汲冢紀年

卷上

三

入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在斗十度下至皇朝慶

麻四年甲申凡三千三百一十一年日退四十二度

以歲差攷之每七十八年差一度

堯有聖德封于唐夢攀天而上

路史曰始帝在唐夢御龍登雲注云見夢書

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山海經海內南經注。史記五帝本

尙書逸篇曰丹朱不肖舜君丹淵為諸侯故號曰

丹朱太平御覽六十三。漢。律麻志稱帝系曰陶

朱既放舜因封之也山海經曰蒼梧之山帝舜葬于

陽帝丹朱葬于陰郭璞曰丹朱稱帝者猶漢山陽公

死加獻帝之諡也括地志曰丹朱故城在鄆州內鄉

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史記內鄉縣今

隸河南南陽府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

又引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

亦見路史廣宏明集十一引汲冢竹書云舜囚堯于

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案史通雜說篇引此

以為瑣語文故不錄路史注以為紀年文妄也

羅長源父子亦未又蘇鶚漢書演義引竹書曰堯禪

位後為舜王之舜禪位後為禹王之案此即成邱蒙

所謂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意蓋亦瑣語文也

汲冢紀年

卷上

四

舜耕于歷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庸鴻書。郝正

命咎陶作刑北堂書鈔十七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于廟日夜出

晝日不出通鑑外紀一注

韋昭國語注曰三苗炎帝之後諸侯也堯舜之時誅

討有罪廢絕其世不滅其國所以歷代常存屢不從

化戰國策吳起云三苗氏德義不修禹滅之墨子非

攻下篇云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妖宵出雨血三

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

大振高陽乃命元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路史餘論曰癸比氏虞帝之第三妃二女者癸比氏之所出也一日宵明一日燭光見諸汲簡未知是紀年文乎是瓊語文乎姑附于此

夏后氏

禹

禹都陽城

漢書地理志注續漢書郡國志注

孟子言禹避舜之子于陽城朝覲訟獄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是禹都陽城之證也皇甫謐言在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俱非是陽城故城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南告成鎮是也

汲冢紀年

卷上

五

黃帝至禹為三十世

路史發揮

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而後受虞室之禪

鴻書

禹立四十五年

太平御覽八十五

案孟子言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喪畢然後即位計即位後二十五年崩乃合四十五年之數而史記言禹立十年通鑑外紀云九年帝王世紀通鑑前編並云八年未詳孰是

啓

啓曰會

路史注

羅莘曰連山作余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曰啓一名

建一名余

益于啓位啓殺之

晉書東晉傳

戰國策燕策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于益啓與友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啓自取之是戰國時本有此異說也

九年舞九韶

路史後紀注山海經大荒西經注。山海經注有夏后開三字

楚辭天問曰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穆天之野高二千仞開得焉始歌九招郭璞注引開筮曰昔彼九

汲冢紀年

卷上

六

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為九歌又曰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右曾謂賓商之商當作帝帝邱亦作商三邱形近而誤嬪之嬪當作嬪嬪與賓通趙簡子夢游鈞天廣樂九奏唐元宗與術士游廣寒宮得霓裳羽衣曲亦其比也

二十五年征西河

北堂書鈔十三路史國名紀注

路史後紀曰武觀以西河叛帝征西河以武觀歸武觀者啓子太康弟據韋昭說亦曰五觀左傳曰夏有觀扈國語曰啓有五觀周書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即其事也水經注曰洞過水西南流

逕武灌城西北今山西太原府榆次縣西南二十里
有武觀城舊說謂是東郡畔觀恐非

二十九年路史後紀注引無陟字今補。眞
七十入此傳寫之謬也禹娶塗山而生啓在堯
老舜攝之時則啓嗣位時斷不止三十九歲

世紀啓在位十年外紀九年偽紀年十六年俱謬路
後紀啓在位十有六歲年九十一注
引紀年云云乃今本反同路史何歟

太康

太康居斟鄩漢書地理志注史
記夏本紀正義

斟鄩故城今河南府鞏縣之鄩中也

乃失邦路史後
紀注

汲冢紀年

卷上

七

據路史在太康之十九年又十歲而死世紀外紀俱

謂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刀劍錄云太康二十九
年歲次辛卯春鑄一劍惟時

代厯云十二年見路偽紀年云四年俱謬

羿居斟鄩漢書地理志注臣瓚曰汲冢古文
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據此補

左傳所謂因夏民以代夏政也

仲康

年代厯在位二十八年路史十八年外紀前編十三

年偽紀年七歲

相世紀云一作相
安見路史注

后相即位處商邱太平御覽八十二
一本無邱字

商當爲帝帝即秦漢之濮陽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
西左傳衛遷帝即衛成公命祀相是也

元年征淮夷路史後紀十四
太平御覽八十二。後漢書東

二年征風夷及黃夷太平御覽八十二。後漢書東
夷傳注引此無風夷及三字

七年于夷來賓後漢書東夷傳注
路史後紀十四

相居斟灌漢書地理志注
水經巨洋水注

臣瓚謂即東郡畔觀在山東曹州府觀城縣西與帝

邱相近舊說謂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南

外紀帝相二十八年羿八年泥三十二年路史帝相

八年寒泥殺羿又二十二歲夏命帝相泥革夏命四

汲冢紀年

卷上

八

十有二年爲伯靡所殺年代厯云泥四十年

少康

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後漢書東獻其樂舞路史後
紀注

後漢書東夷傳云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

世服王化孫之驛曰王會云方人以孔鳥即方夷也

陶宏景刀劍錄曰少康在位二十九年路史云四十

有六歲陟年八十有八前編云二十一年崩年六十

有一

帝杼杼或作子太平御覽引作帝字
直呂反又引世紀帝字一據后子

帝杼居原自原遷于老邱太平御覽八十二
路史後紀十四注

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十五里有原城開封府

陳留縣北四十五里有老邱城

柏杼子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山海經海外東經注。路史後紀注

三作王

外紀前編偽紀年並云帝杼十七歲陟路史作二十有七歲

后芬發史記作帝槐世紀或作祖武亦作魁

后芬發即位二年九夷來御曰吠夷千夷方夷黃夷白夷

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後漢書東夷傳注太平御覽七百八十一。後漢書注無曰吠夷以下十九

字御覽無發字二年作三年干或作干亦作于

汲冢紀年

卷上

九

劉敞曰九夷在徐州莒魯之間

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水經洛水注

案古國有有洛氏見周書史記篇有河宗氏見穆天子傳國語言

成周之北有潞洛泉徐蒲諸國然則用與馮夷蓋二

國之君輕身鬪狠故史官紀之非穀維鬪之比也莊

子大宗師篇曰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注引清

洽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

為河伯穆天子傳曰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

郭璞注曰無夷馮夷也然則馮夷者蓋始為國君而

後為水神者不然安得有都居之所乎

后芬立四十四年太平御覽八十一

世紀二十八年路史外紀前編俱云二十六歲陟

后荒史記作帝芒太平御覽引作后芒又引世紀帝芒一名和

后荒即位元年以元珪賓于河狩于海獲大魚北堂書鈔九十八路

史後紀十四。初學記十三珪作璧路史及御覽八十二狩上有東字偽紀年以狩海獲魚為十三年事

后芒在位五十八年陟太平御覽八十二。路史注引作年五十八

世紀十三年外紀路史前編俱云十有八年陟

后泄世紀一名帝世或曰泄宗

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山海經大荒東經注

郭璞曰河伯僕牛人姓名託寄也案王亥即殷王子

汲冢紀年

卷上

十

亥也子亥史記作振世本作核契之七世孫也

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故

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山海經注

東經注

殺而放之者謂殺子亥而放所淫之婦也

后泄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後漢書東夷傳

注繇是服從路史後紀十四注

路史後紀十四注

年代厯外紀並云十六年陟世紀路史作二十六年

偽紀年作二十五年

不降外紀云一作江威

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太平御覽八十二路史後紀十四注

六十九年其弟立是為帝肩後紀注作六十九年路史

外紀路史前編偽紀年並作五十九年路史注稱紹

運圖云六十三

帝肩世紀作喬又作帝禹或曰高陽

外紀世紀路史並云二十一歲偽紀年作十八年陟

帝廬御覽引世紀帝廬一名項或曰董江項路史作頓而路史後紀云帝廬子允甲立注云見汲紀年左傳作

孔甲是允甲乃帝廬之子非其名也文選六代論注引

紀年日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若謂允甲即廬則十六王矣御覽誤也

汲冢紀年

卷上

十一

世紀外紀路史並云二十年前編二十有一歲偽紀

年八年陟

允甲

允甲即位居西河山海經海外東經注太平御覽八十二

允甲在位四十歲天有祗孽十日並照于東陽其年允甲

陟路史後紀十四注。山海經海外東經注開元占經六

即位居西河連為一條唯通鑑外紀一引十日並出下云其年陟

刀劍錄云孔甲四十年以九年甲辰采牛頭之鐵作

劍一銘之曰夾偽紀年云九年陟他書並作三十一

年陟

本有十日迭次而出運照無窮太平御覽卷四

案史夏桀之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故攷

靈曜曰黑帝之亡二日並照後世晉建興二年正月

辛未三日出西方四年三日復出五年正月庚子三

日又見占日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

元年三日並見太興三年五日並出唐乾符六年十

一月朔兩日出關三日乃沒周顯德七年正月癸卯

苗從訓從太祖出師見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及

夕六軍推戴然則羿彈九日未盡寓言也

后昊他書作帝舉世紀一名泉苟路史注又作泉簡

汲冢紀年

卷上

十一

后昊立三年太平御覽八十二

外紀路史並云在位十一年

后發

后發一名后敬或曰發惠太平御覽八十二。路史云帝

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并保壙會于上池諸夷入

舞北堂書鈔八十二。太平御覽七百八十八無并保壙句

又未句作後漢書東夷傳通鑑外紀一路史後紀十四亦無此句

獻其樂舞

并與那通國名也在湖北荆門州東南保壙蓋并君

之名上池地名也

世紀云在位十一年路史云十有二歲外紀云十三年前編云十九歲偽紀年云七年陟

后桀

諸書俱以桀為后發子唯路史注引世本云皋生發及履癸則以桀為發弟也

居斟鄩

漢書地理志注曰太康居斟鄩桀亦居之據此補

吠夷入居幽岐之間

後漢書西羌傳

不窳之舅孫

爾雅釋親注

舅孫者元孫之孫已之六世孫也此云不窳之舅孫不知所指意者其指公劉乎漢劉敞對高帝曰周之

汲冢紀年

卷上

三

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幽然則公劉正當夏桀之世也周本紀所記代系

本不足信周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

俗本脫去王字宋本及史

記並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云世后稷則非一世可知

不窳既非弃子則公劉亦非弃之曾孫可知湯伐桀

至紂十七世世本公劉至文王十六世

史記止世數十二世

略相當故附著之

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莊王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瑛桀愛

二人女無子焉斷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瑛而弃

其元妃于洛

藝文類聚八十三。太平御覽八十二。岷山作山民一百三十五仍作岷山但無莊王二

字女于桀上有進字又弃其元妃句下有曰妹喜三字

楚辭天問曰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逸云蒙山國名

夏桀伐之而得妹嬉蒙山即岷山聲轉字易耳左傳

曰夏桀為仍之會有緝叛之又云桀克有緝以喪其

身緝岷聲近疑亦是也管子地數篇曰女華者桀之

所愛也蓋刻名華玉故曰女華

築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

太平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揮築作飾飾作起又築

傾宮句亦見文選三都賦注

路史發揮曰關龍逢之死竹書以為諫瑤臺又云汲

冢張華書更以為諫長夜之宮今案博物志曰夏桀

汲冢紀年

卷上

四

之時為長夜宮于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

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又飾瑤臺關龍逢

諫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亡以龍逢

為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復于谷下反在上耆老相與

諫桀又以為妖言而殺之據路史是博物志此條本

于竹書也故具錄之

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閒夏

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

國語史蘇曰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韋

昭曰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

也此所云交即比之意

社圻裂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四路史後紀注十四

淮南子云桀之時植社槁而瘁裂即謂此也御覽引

此云其年為湯所放御覽八百七十七引史記曰夏桀末年大雨水俄為湯所放案

御覽他卷亦稱竹書為史記故錄之

湯遂滅夏桀逃南巢氏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二

外紀云桀五十一年偽紀年云三十一年

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

一年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六代論注太平御覽八十二路史後紀十四注

六韜云禹三十一世至桀漢書律曆志帝王世紀唐

書曆志並云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路史云四百八

汲冢紀年

卷上

五

十有三歲通鑑前編云四百四十歲

案東晉傳云紀年夏年多殷今據諸書所引仍殷年

多夏未詳

商

湯

湯有七名而九征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

金樓子曰成湯凡有七號一名性生二云履長三云

瘠肚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湯是湯

有七名也張宗泰據路史後紀注謂七名當作七年

有字衍文非也九征者葛也見孟有洛也見周豕韋

也顧也昆吾也夏也見商三腹也見尚餘二征未詳

然孟子言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帝王世紀言凡二

十七征則或不止九征也

韓詩內傳曰湯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御覽八百八十二

紀同世紀云湯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之位為天子

三十年年百歲而崩偽紀年云十八年癸亥即位二

十九年陟

外丙

外丙勝即位居亳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

諸書皆云外丙二年

汲冢紀年

卷上

末

仲壬

仲壬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左傳集解後序

伊尹祠桐宮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

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成聽聳乎鼓之軒

乎舞之精華以竭寰裳去之通鑑綱目前編帝舜十五載

注曰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引尚書大傳日月有常云云

然誤在伊尹祠桐宮之下

帝王紀曰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宮可居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

仲壬崩立大甲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左傳集解後序

依路史發揮注增案此條御覽八十三引以為瓌語文

大甲

伊尹即位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傳集解後序。路史發揮注引作太甲三年

案此條胡三省通鑑注以為師春文

伊尹年百有五歲揚升庵外集

大甲十二年陟史記魯世家索隱云紀年大甲惟得十二年據此補

諸書並云三十三年

沃丁

沃丁絢即位居亳太平御覽八十三

外紀前編並云二十九年偽紀年云十二年

汲冢紀年

卷上

七

小庚史記作大庚

小庚辯即位居亳太平御覽八十三

外紀前編並云二十五年偽紀年云五年

小甲

小甲高即位居亳太平御覽八十三

世紀云五十七年外紀云三十六年前編及偽紀年

云十七年

雍己

雍己仲即位居亳太平御覽八十三

諸書並云在位十三年

大戊

諸書並云在位七十五年

仲丁

仲丁即位元年自亳遷于囂太平御覽八十三

囂即敖在河南開封府榮澤縣西北小雅薄獸于敖

左傳晉師在敖之野即此

征于藍夷後漢書東夷傳注大平御覽七百八十八

外紀云在位十一年前編云十三祀偽紀年云九年

外壬

外壬居囂太平御覽八十三

汲冢紀年

卷上

太

外紀前編並云十五年偽紀年云十年

河亶甲

河亶甲整即位自囂遷于相太平御覽八十三

案呂氏春秋音初篇曰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

實始作西河亶甲名整殷整甲即河亶甲也相在

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東北在古東河之西非西河也

書序言祖乙圮于耿耿在山西絳州河津縣東南正

古西河之地參之呂覽知亶甲遷相不久又遷于耿

特竹書脫軼無從證之耳

征藍夷再征班方太平御覽八十三

諸書並云在位九年

祖乙

祖乙滕卽位是為中宗居庇太平御覽
八十三

書序言河亶甲居相不言遷耿然言祖乙圮于耿則

遷耿者為河亶甲可知偽紀年言祖乙元
年遷耿據水經注也圮者為河

水所毀也既圮于耿則必他徙可知康成謂因焉而

不徙是因史記無文望文生解不知祖乙又遷庇也

晉唐諸儒當竹書既出不知援據以弼前非使謬說

相沿而不覺竹書既顯而復晦何哉

諸書俱云祖乙在位十九年

汲冢紀年

卷上

九

祖辛

外紀前編並云在位十六年偽紀年云十四年

開甲史記作
沃甲

帝開甲踰卽位居庇太平御覽
八十三

外紀云在位二十年前編云二十有五祀偽紀年云

五年

祖丁

祖丁卽位居庇太平御覽
八十三

外紀前編並云在位三十二年偽紀年云九年

南庚

南庚更自庇遷于奄太平御覽
八十三

奄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也尙書盤庚曰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釋文引馬融曰五邦商邱亳囂相耿也正

義謂鄭元王肅皆數商亳囂相耿為五邦海鹽崔應

榴曰蔡氏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揆之似盤庚之

前當自有五遷此言良是而引史記祖乙遷邢因疑

祖乙兩遷不知索隱云祖乙遷于邢邢音耿則耿卽

邢不可分為二以當五遷之數也紀年云祖乙自耿

遷于庇句見今本紀年古
本但云祖乙居庇南庚自庇遷奄則祖乙實

汲冢紀年

卷上

十

後之遷殷并不數前之居亳唐孔氏引汲冢書取奄

不取庇以亳囂相耿奄為五邦亦未合右會案崔氏

之言是也抑更有說焉殷本紀云河亶甲崩子祖乙

立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祖辛之子祖丁立崩

沃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之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

是盤庚為河亶甲之元孫南庚之從子康成言盤庚

上篇陽甲時作經言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者親

之之詞正指南庚遷奄之事說者以我王為祖乙失

其解矣商世所都亳囂奄在河南耿在西河相與殷

在河北盤庚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

謂遷營遷奄也庇地未聞故闕之又云肆上帝將復我高

之德亂越我家高祖謂河直甲也直甲始居河北

邑與相密比故云爾也而說者謂殷在河南不得

以高祖為湯郢書燕說千古同迷可哀也已盤庚既

遷于殷而奄遂為國成王時與三監同叛遂誅之而

封魯

外紀云在位二十九年前編云二十有五祀偽紀年

云六年

陽甲一作和甲

陽甲卽位居奄太平御覽八十三

汲冢紀年

卷上

圭

和甲西征得一丹山山海經大荒北經注

郭璞曰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土穴中

世紀云在位十七年外紀前編並云七年偽紀年云

四年

盤庚

盤庚卽位自奄遷于北蒙曰殷路史國名紀○水經洹水注無句字太平御覽

八十三無卽位字史記項羽紀索隱漢書音義路史蒙俱作冢案說文冢从同从豕莫公反與冢相似故誤耳漢書地理志梁國有蒙縣在河南此在河北故云北蒙

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正義曰東哲云孔子壁

中尙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也段玉裁尙書今

古文撰異云此晉書所謂暫在管作得觀竹書隨疑

分釋皆有義證也正義又曰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

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

作始字玉裁案宋槧本云治皆作亂亂字見汗簡集

韻東廣微當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尙存

祕府所說殆不虛鄭注尙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為治

亳如微庸三十易為二十未可知也廣微所見壁中

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咎繇暮篇始滑治省相類

右曾案盤庚自河南徙都河北而自漢以來咸謂自

河北徙河南者蓋既不知圮耿之後有遷庇遷奄之

汲冢紀年

卷上

圭

事又以此治亳二字誤之遂謂亳殷在偃師不知偃

師有亳之名無殷之目殷墟自在洹水之南不可假

借也

殷在鄴南三十里尙書盤庚序正義史記項羽紀集解

漢書項羽傳云盟于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

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

至于長樂入清水史記集解瓊曰洹水在今安陽縣

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

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

里是舊殷虛右曾案故鄴城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西殷虛在彰德府安陽縣北

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

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皆為離宮別館史記殷本紀正義

殷本紀曰紂益收狗馬奇物充初宮室益廣沙邱苑

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又云武王殺紂封紂子武

庚祿父以續殷祀令脩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呂氏

春秋慎大覽曰武王克殷問衆之所欲殷之遺老對

曰欲復盤庚之政夫紂之前賢聖之君六七作而武

王獨令脩行盤庚之政者豈不以其地盤庚始居之

其政為民所習而安焉者乎戰國策曰紂昔聚兵百

汲冢紀年

卷上

三

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太平御覽一百六十

一卷引圖經曰安陽紂都也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

虛所謂北冢是也此二條尤為盤庚至紂更不徙都

之明證偽紀年乃云武乙遷河北自河北遷于沫襲

史記之謬遂并將此不徙都之正文刪而不錄何其

妄哉朝歌故城在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邯鄲故城

在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南括地志曰相州安陽本

盤庚所都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沙邱臺在邢州

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平鄉今屬直隸順德府太平御覽一百

七十八引郡國志曰衛州苑城北十四里沙邱臺俗

稱妣已臺去二里有一臺南臨淇水俗稱上宮臺也

此別一沙邱臺

水經澧水注臣瓚漢書地理志注並云汲郡古文殷

時已自有應國路史國名紀亦云爾然則今本紀年

云盤庚七年應侯來朝或是竹書本文但未見古籍

援引未敢信也

諸書並云二十八年陟

小辛

小辛頌卽位居殷太平御覽八十三

外紀前編並云在位二十一年偽紀年云三年陟

小乙

汲冢紀年 卷上

小乙斂居殷太平御覽八十三

外紀云二十一年前編云二十有八記偽紀年云十

年陟

武丁

諸書並云五十有九年

祖庚

祖庚曜居殷太平御覽八十三

外紀前編並云在位七年偽紀年云二十一年

祖甲外紀云一作帝甲

帝祖甲載居殷太平御覽八十三

外紀云十六年前編及偽紀年並云三十三年

馮辛漢書世紀並同
史記作廩辛

馮辛先居殷太平御覽
八十三

外紀前編並云六年偽紀年云四年

庚丁

庚丁居殷太平御覽
八十三

世紀云二十三年外紀云六年前編云二十有一祀

偽紀年云八年陟

武乙

武乙卽位居殷太平御覽
八十三

汲冢紀年

卷上

蓋

文選典引注稱紀年云武乙卽位周王季命爲殷

師案據後漢書西羌傳則牧師之命在太丁四李

善誤也故不錄西羌傳曰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古公

避于岐下又東夷傳曰武乙衰敝東夷寔盛遂分

淮岱漸居中土云云疑亦據竹書爲說情今不可攷

矣

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八

太平御覽
八十三

三十五年周王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後漢書西
羌傳注

二十外
紀作其

外紀前編並云武乙在位四年史記云獵于河渭之

間暴雷震死

太丁一作
文丁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後漢書西
羌傳注

水經注稱十三州志曰汾水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

涔之異名也今在山西寧武府寧武縣西南六十里

左傳燕亳卽燕京之異文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太平御覽
八十三

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後漢書
西羌傳
注

汲冢紀年

卷上

蓋

徐文靖曰余無卽上黨之余吾無皋二城

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後漢書西
羌傳注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後漢書西
羌傳注

文丁殺季歷晉書東晉傳史通
疑古篇雜說篇

六韜曰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歿王季百年而歿文

王九十七而歿太平御覽三
百八十三

外紀前編並云太丁在位三年偽紀年云二十三年陟

帝乙

帝乙居殷太平御覽
八十三

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覽
八十三

世紀外紀前編並云帝乙在位三十七年偽紀年云

九年陟

帝辛

帝辛受居殷太平御覽

受一名受德尙書立政曰其在受德晉周書克殷曰

殷末孫受德呂覽曰其次受德是也鄭康成孔鼂張

守節並以爲紂字

周大暄開元占經

說文曰暄陰而風也

周文王初禱于畢通鑑

汲冢紀年

畢百于豐三十里漢書劉向傳注通典

作瓊室立玉門文選吳都賦注

世紀紂造傾宮作瓊室七年乃成六韜紂作瓊室鹿

臺呂覽作爲璇室築爲傾宮韓非子文王見晉于玉

門顏色不變賈子紂死棄玉門之外

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九引史記云紂末年大旱又八

百七十六引史記云紂末年大風飄牛馬壞屋拔樹

飛颺數十里未知是紀年本文否

外紀云紂在位三十三年世紀前編並云三十二祀

偽紀年云五十二年周始伐殷

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文選

六代論注史記

案本書有三十王史記以下諸書並同今云二十九

王不可攷矣大戊祖辛武丁三漢書三統厯云殷六

百二十九年通鑑外紀引殷厯云起丙戌終甲申四

百五十八年帝王世紀云自己未至戊寅凡六百三

十一年惟易緯稽覽圖亦云殷年四百九十六與此

同據周武王十一年庚寅逆推之則湯即天子位當

在甲戌禹起癸未堯起癸丑與本書不合癸丑在

周

汲冢紀年

武王

十一年庚寅周始伐殷新唐書

書序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案

戊午者是年周正月之二十八日也

漢儒說文王受命或云七年或云九年據周書文傳

篇則是九非七也漢儒說武王不改元宋儒非之第

論其理耳據周書柔武篇則武王自改元也漢儒言

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克紂宋儒不信觀兵之事

且以偽泰誓而疑書序據竹書則十一年克紂與書

序若合符節也愚故欲表章此二書以明謬說

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垆野水經濟水注初王親禽帝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水經淇水注初

西夷諸侯即牧誓之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也母與牧

同在朝歌南七十里南單之臺即鹿臺也在朝歌城

內太平御覽百七十八引郡國志曰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精邱酒池去城南一里基跡猶存

王陟年五十四路史發揮

周書明堂曰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小問篇曰

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作維日乃歲十有二月崩

鎬是武王以十七年冬崩也度邑曰惟天不享于殷

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是

汲冢紀年

卷上

堯

言六十年前天降妖孽以警殷時武王猶未生也乃

漢儒言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尙有兄伯邑考武

王九十三而終時成王年祇十三而尙有母弟叔虞

文王生子何其早武王生子何其晚孔穎達金履祥陳澧皆疑而辨

之今以竹書推之則文王即位十四年而生武王時

文王年六十一矣詩言親迎明是諸侯之禮言續女

則太姒爲繼室本鄒氏說皆的然無疑者文王崩武王年

三十七即位五年而生成王又七年而克殷時年四

十八特以克殷後六年而遽崩故中庸云未受命未

猶晚也非老之謂也

成王

三統歷云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即政後三十年崩外紀

注引鄭元曰成王二十八年崩又路史發揮注云成王時雨金于咸陽不言所出

康王

六年齊大公望卒金石錄跋尾晉虞無忌大公碑又困學紀聞入

碑云參考年數蓋一百一十餘歲案自文王之歿至

此六十一年計太公當一百四十餘歲陳逢衡引六

一百三

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北堂書鈔十入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文選武帝賢良詔注太平御覽

汲冢紀年

卷上

辛

昭王

外紀曰康王在位二十六年世紀年五十七

昭王

十六年伐楚荆涉漢遇大兕初學記七

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太平御覽八

七十四路史發揮注清作有又夜清二字釋史注作有星李見

十九年天大噎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太平御覽九百七初學記七開元占

經一

釋史注引荆人卑詞致于王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

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巡守將抵漢天大噎雉兔

皆震喪六師于漢王及祭公辛餘靡皆滿語較詳案
楚辭天問云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
雉呂氏春秋云昭王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為
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辛餘靡振王
北濟反振祭公乃侯之于西翟皆說此事也
刀劍錄世紀外紀前編並云在位五十一年

穆王

元年築祇宮于南鄭穆天子傳注

案南鄭故城在陝西漢中府南鄭縣東計北去豐鎬
九百餘里中阻南山疑非穆王所都今鳳翔府鳳翔

汲冢紀年

卷上

三

縣南七里有雍縣故城即秦德公所居大鄭宮城也
又今同州府華州北有鄭縣故城未知孰是

自周受命至穆王享國百年晉書東晉傳

武王十七成王三十七康王二十六昭王十九至穆
王元年適得百年

穆王以下都于西鄭漢書地理志臣瓚注

北唐之君來見獻一驪馬是生駮耳穆天子傳注秦本紀案

周書王會曰北唐以閭孔鼃云戎之在西北者駮耳

八駿之一也

鄭宮春宮

初學記二十四太
御覽一百七十三

鄭宮蓋即祇宮拾遺記曰穆王三十六年東巡大騎
之谷詣春霄宮疑即春宮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山海經大荒北經注文選
江賦注。穆天子傳注無
流沙千里四字

大荒北經云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穆天子傳云
北至廣厚之野飛鳥所解其羽乃于此中鳥獸絕羣
載羽百車即謂此也

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穆天子傳注

後漢書西羌傳亦引此而云遂遷戎于太原疑亦竹
書本文而注不詳未敢驟入

汲冢紀年

卷上

三

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鳥之所憩藝文類聚九十一。山海
經注憩作解無至字之字

西山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注曰今在敦煌郡

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于此山也藝

文類聚引郭璞贊曰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崑侖

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案今甘肅安西州敦

煌縣東南有三危山

十七年王西征昆侖邱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鴝

人穆天子傳注藝文類聚
七卷太平御覽三十八

字書無鴝字疑鴝字之譌說文鴝使也通作粵爾雅

釋訓粵拳掣曳也

四王母來見賓于昭宮 山海經西山經注穆天子傳注

此亦十七年事郭氏引作五十七年路史餘論引作

七年並傳刻之誤

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 穆天子傳注 東征二億二千

五百里南征億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里 開元占經四

留昆氏來賓 穆天子傳注云留昆國見紀年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伐紂東至于九江叱龍鼉以為梁 文選

江賦注恨賦注初學記七。廣韻二十二元注引作十七年太平御覽七十三卷引作七年叱作架路史注及御覽三百五卷引作四十七年叱亦作架藝文類聚九卷紂作楚恨賦注太平御覽又作伐紂北堂書鈔十六御覽七十

三叱並作架

汲冢紀年

卷上

書

紂當作紂形近而譌紂舒通用 周禮士師釋文紂本亦作舒詩彼交匪紂

荀子勸學篇作匪交匪舒今安徽廬州府古羣舒地九江漢志在廬江尋陽縣南今湖北黃州府黃梅廣濟二縣地

諸書皆云穆王在位五十五年

共王

世紀云在位二十五年 御覽八十五年八十四外紀引作二十年

云十年前編及偽紀年並云十二年

懿王

元年天再旦于鄭 事類賦注太平御覽二卷。開元占經三引作天再啓無于鄭二字

世紀曰在位二十年年五十外紀前編偽紀年並云

二十五年崩

孝王

七年厲王生冬大雨卷牛馬死江漢俱凍 通鑑外紀。太平御覽八百七十八引

作史記

外紀前編並云在位十五年年六十五偽紀年云九年陟

夷王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北堂書鈔三十一

太平御覽八十五年。史記正義引作翦齊哀公鼎案

五年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 太平御覽八十五年。史記正義引作翦齊哀公鼎案

汲冢紀年

卷上

書

世家哀公名不辰世本名不臣昂蓋鼎字之譌

案公羊傳用紀侯之譌也

獵于桂林得一犀牛 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一

桂一作社南州異物志曰犀如象火色黑頭似豪豬

食草木郭璞贊曰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响

無不靡 並見御覽

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 後漢書西羌傳

太原即詩所謂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也顧氏 炎武

謂今平涼府固原州地平涼南接鳳翔府界鳳翔西

汧陽縣東八里有隴虞澤疑即俞泉也

七年冬雨雹大如礪

初學記二太
平御覽十四

世紀云在位十五年年六十

前編作
六十五

偽紀年云八年

陟

厲王

後漢書東夷傳云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

之不克未知所據當亦紀年文也外紀云厲王在位

四十年前編云三十八年王出居彘偽紀年云十二

年亡奔彘

共伯和干王位

史記周本紀索隱
莊子讓王篇釋文

東晉傳曰厲王既亡有臣名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非

汲冢紀年

卷上

姜

二相共和也案竹書未出莊子魯連子呂氏春秋已

載其事魯連子曰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請
立焉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呂覽並

言共伯得志於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和修行而好賢
厲王之難天子曠紀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天子共

伯不聽弗獲免遂即王位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
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道

遙得意于共山之首漢書古今人表厲王後有共伯
和孟康謂其入為三公十三州志曰共伯後歸國道

遙得志於共山之首已
上並見路史發揮注左傳雖未明言共伯然云諸

侯釋位以閒王政則固指畿外之諸侯也若周召二

公祇可謂之卿士卿士攝政豈得云釋位以閒史遷

之謬莫此為甚其國今河南衛輝府輝縣也

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秋又大旱其年周厲王死立

宣王

太平御覽八
百七十九

右御覽引史記不云紀年然他卷引孝王七年大雨

雹牛馬死曲沃莊伯八年無雲而雷十月莊伯以曲

沃叛並云史記以通鑑外紀及水經注校之則確是

紀年本文故錄之

宣王

四年使秦仲伐西戎為戎所殺

後漢書
西羌傳

史記秦本紀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

秦無麻數周世陪臣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

廣宏
明集

王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

後漢書
西羌傳

汲冢紀年

卷上

姜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

初學記二十九太
平御覽九百七

三十一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後漢書
西羌傳

三十三年有馬化為狐

開元占經一百十
八廣韻二十二禍

孫之騷曰搜神記云是年幽王生

三十六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

後漢書
西羌傳

案西羌傳伐太原戎在秦仲伐西戎後二十七年條

戎之役在伐太原戎後五年下敗北戎滅姜邑在此

後二年據此差次以補之

三十八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

後漢書
西羌傳

章懷太子曰汾隰二水名案地志汾旁無隰水然隋

開皇初改長壽縣曰隰川改西汾州曰隰州疑今山西隰州境本有隰水與志家失其名耳

戎人滅姜侯之邑後漢書西羌傳

水經注曰岐水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帝王世紀炎帝長于姜水即斯處也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有姜氏城

三十九年王征申戎破之後漢書西羌傳

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記周本紀集解通鑑外紀

周自共王至夷王四世年紀不明是以三統歷依舊為正然三統歷所載魯年與史記魯世家亦有不同

汲冢紀年

卷上

美

魯世家考公四年煬公六年三統歷作幽公十四年

魏公五十年三統歷作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

三統歷真公三十年三統歷武公九年年表作十年

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之十四年而宜王崩幽王

立共二百一十六年依三統歷為二百八十一年計衍六十五年世家無

魯公年數三統歷云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魯之

歲也此親政之初年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

康王十六年而薨皇甫謚以四十六年加周公攝政

七年武王克商後六年凡五十九年并二百一十六

年統為二百七十五年然則此云二百五十七年者

五七二字傳鈔倒誤耳依三統歷為三百四十年尤不合特其誤已

久裴駟劉恕亦不能是正作偽紀年者見駟恕俱引

此條推之不合乃妄撰云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

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使

紀年本文果自定鼎起算駟恕何得云自武王滅殷

以至幽王乎或曰是則然矣然安知幽王十一年不

在此數乎曰竹書于宣王之末特紀晉國幽王二年

王子多父伐郟而水經洧水注引作晉文侯二年是

知幽王之在殤叔文侯冊中無疑也自幽王元年

至平王四十八年為五十九年然則春秋以前凡三

汲冢紀年

卷上

美

百三十有四年下至赧王三年孟子去齊之歲共七

百五十五年故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江永

補義曰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編武王

伐殷已卯距赧王三年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

言不合蓋共和以前有誤行之年也魯世家自考公

至真公十四年厲王出奔凡一百五十七年加魯

公四十六年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已未二百零三年

耳而劉歆歷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

之年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

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已未二百零七年今

經世諸書正承其誤前計武王已卯至赧王已酉八

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餘歲合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

其年數乃去七十餘歲合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

成王元年者乃武王崩後之八年周公攝政七年之

明年也依歷譜則克殷之歲至成王元年凡七歲又

依經世諸書則克殷之歲至成王元年凡七歲又

依經世諸書則克殷之歲至成王元年凡七歲又

依經世諸書則克殷之歲至成王元年凡七歲又

諸稱魯武公二年世家則武公九年江氏說殊未
分明今所攷定較經世諸書實少五十有六年

汲冢紀年

卷上

无

汲冢紀年存真下

嘉定朱右曾輯錄

晉

殤叔

唐叔入世孫穆侯之弟也
元年當周宣王四十四年

四年

是年周幽王之元年也左傳後序曰紀年無諸國別
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
云云據此補
是歲穆侯大子仇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

文侯

汲冢紀年

卷下

元年周幽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後漢

書西
羌傳

據傳在宣王征申戎後十年當在此歲偽紀年繫之
幽王六年非是

二年周厲王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
是曰桓公水經消水注。
周厲一作同惠

史記世家言鄭桓公友以宣王二十二年封于鄭封
三十三歲為司徒一歲謀于太史伯東徙其民而虢
郟果獻十邑竟國之則在幽王九年也韋昭國語注
又以為桓公子武公東徙虢郟俱與此異友古文作

豸與多相似郟在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北五十里鄭
在開封府新鄭縣西北三里

七年幽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為太子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七又八十八

伯服左傳正義引作盤盤古文作股與服相似

平王奔西申左傳昭二十六年疏

十年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

王左傳

伯盤與幽王俱死于戲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

並立左傳

汲冢紀年

卷下

三

此二條第據孔氏正義錄之未知元文何若戲在陝
西西安府臨潼縣東王子余臣左傳所謂攜王也攜
地未聞

三十一年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左傳

三十五年

是年文侯卒次昭侯立

昭侯

元年

是歲周平王之二十六年也曲沃桓叔始立

七年

潘父弒昭侯次孝侯立

孝侯

元年

是歲為平王三十二年即昭侯之七年也

六年

曲沃桓叔成師卒子鱣立是為莊伯

曲沃莊伯

元年

不雨雪太平御覽入百七十九引史記。今本作春大雨雪

是歲周平王三十八年晉孝侯之七年也史記年表
在平王四十一年與左傳後序所推不合

汲冢紀年

卷下

三

二年翟人伐翼至于晉郊太平御覽入百七十九引史記

翼晉所都也在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東南

八年無雲而雷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

叔軫追之至于家谷太平御覽八百七十六引史記。水經澮水注

曲沃在山西絳州聞喜縣東北家谷在平陽府翼城

縣西南

十年

曲沃伐翼弒孝侯晉人立鄂侯

十一年

是歲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十二年正月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左傳後序

姑蔑在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

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水經滄水注

十四年

周平王崩次桓王立

十六年

晉鄂侯卒次哀侯立

十八年

莊伯卒次武公稱立

武公

汲冢紀年

卷下

四

元年向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水經河水注

芮國今陝西同州府大荔縣也京蓋曲沃之邑未詳

荀國在山西絳州西董國在蒲州府榮河縣東

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桐乃返水經涑水注

涑水注不引何年以文勢論之當在此今聞喜縣西

南有桐鄉故城是歲周桓王之五年魯隱公之八年

也

六年

冬武公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小子侯

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水經河水注

服虔曰魏在晉之蒲坂今蒲州府永濟縣東南有蒲

坂故城

八年秋秦侵芮路史國名紀五注冬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萬而

東之水經河水注。冬字从路史注補

九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郊水經河水注

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漢書地理志注水經汾水注

此未詳何年事姑附于此

十一年

武公誘晉小子侯殺之明年王立晉侯之弟緡

十三年楚及巴伐鄧路史國名紀注五

汲冢紀年

卷下

五

楚國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巴國今四川重慶府巴

縣鄧國在湖北襄陽府襄陽縣東北

十九年

周桓王崩次莊王立

二十三年齊襄公滅紀邾鄆部史記始皇本紀正義

紀國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南邾邑在青州府臨朐

縣東南邾邑在萊州府昌邑縣西北邾邑在青州府

安邱縣西南

三十四年

周莊王崩次釐王立

三十七年

曲沃滅晉

三十八年

周釐王命武公為晉侯自曲沃始封至此六十八年

三十九年

齊人殲于遂唐書劉

是年周釐王崩次惠王立晉武公卒次獻公立遂國

在山東兗州府宣陽縣東北

獻公

元年 是歲周惠王元年魯莊公十八年

汲冢紀年

卷下

六

二年春王子頽亂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焉

玉化為蜮射人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

十七年

鄭棄其師唐書劉

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左傳

杜預曰洞當為洞即左傳之熒澤也今河南彰德府

臨漳縣東南有洞溝

十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左傳後序水經河水

二十一年

重耳出奔史通 史通曰汲冢所紀多與魯史符同獲君曰止誅臣曰

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隕石于宋多是古史今

止刺殺執俱無可考

二十二年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水經

史注

虢都今河南陝州也

二十五年正月狄人伐晉周陽有白兔舞于市水經

周陽邑在山西絳州聞喜縣東是年惠王陟襄王立

二十六年

獻公卒晉亂秦納夷吾立之

惠公

汲冢紀年

卷下

七

元年

周襄王之二年魯僖公之十年也

二年秦穆公

取靈邱 古文苑注
廣川書跋

雨金太平御覽八百七
十七卷引史記

案路史發揮注秦穆公時雨金于櫟陽又云襄王三

年雨于晉不言所出

六年秦穆公涉河伐晉太平御覽八百
七十七引史記 惠公見獲史通

十一月隕石于宋五史

十四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圍令狐桑泉

曰衰皆降于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

公使公子繁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郕盟于軍水經涑水注河水注。四
一作五
誤也

是年九月惠公卒子懷公圍立冬文公入殺懷公子
高粱鄭環曰狐毛因父突見執而先歸故毛時在晉

文公

元年

周襄王之十六年魯僖公之二十四年也

五年

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左傳後序

河陽在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

文公城荀

漢書地理志注

汲冢紀年

卷下

八

齊師逐鄭大子齒奔張城南鄭水經涑水注

以上二條不詳何年張即東張故城在山西蒲州府

虞鄉縣西北南鄭疑即華州之鄭縣故城也

九年

文公卒次襄公立

襄公

元年

是歲周襄王二十五年魯僖公三十三年也

六年

洛絕于河水經洛水注

水經注云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竹書云云即此處

也蓋在河南府偃師縣南

七年

襄公卒次靈公立

靈公

元年

是歲周襄王三十三年也明年襄王崩次頃王立八年頃王崩次匡王立

十四年

靈公弒次成公立是歲周匡王崩次定王立

成公

汲冢紀年

卷下

九

元年

是歲周定王元年魯宣公三年也

七年

成公卒次景公立

景公

元年

是歲周定王八年魯宣公十年也

十一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甌左傳後序

十九年

景公卒次厲公立

厲公

元年

是歲周簡王六年魯成公十一年也

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水經注

案楚共王立于晉景公九年卒于晉悼公十四年宋

平公立于晉厲公五年檢春秋是時宋皆從晉惟魯

成公六年魯衛兩以晉命侵宋然是宋共公之世非

平公也當闕疑今本繫之簡王十二年湖陽故城在

河南南陽府唐縣南

七年

汲冢紀年

卷下

十

厲公弒次襄公之孫悼公立

悼公

元年

是歲周簡王十三年魯成公十八年也

十六年

悼公卒次平公立

平公

元年

是歲周靈王十五年魯襄公十六年也

六年有五黑氣如日

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七
引史記在靈王二十年

七年

是年八月庚子孔子生上距文王受年五百十九歲

二十六年

平公卒次昭公立

昭公

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里水經河水注

是歲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也龍門山在山

西絳州河津縣西北與陝西韓城縣龍門山夾河對

峙

六年十二月桃杏花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八

汲冢紀年

卷下

十一

是年昭公卒次頃公立

頃公

元年

周景王之二十年魯昭公之十七年也

十四年

頃公卒次定公立

定公

元年

周敬王之九年魯昭公之三十二年也

六年漢不見于天

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五

十八年青虹見太平御覽十四淇絕于舊衛水經淇水注。或作

索隱曰王邵案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祿公據十二

諸侯年表簡公卒于是年姑據以補

二十年洛絕于周水經洛水注

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為丈夫與之妻能生子其年鄭一

女生四十人二十死開元占經一百十三

三十一年城頓邱水經淇水注

頓邱故城在河南衛輝府濬縣西是年魯獲麟

三十三年

汲冢紀年

卷下

主

二月己丑孔子卒

三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宋大水丹水壅

不流水經獲水注

丹水即阪水也據左傳在此年

三十七年

定公卒次出公立

出公

元年

周元王二年魯哀公二十一年也

五年滄絕于梁水經滄水注丹水三日絕不流水經沁水注

案滄水注曰鹿祁宮背汾面滄西則兩川之交會也

汾水注曰鹿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蓋晉平

公之故梁也今在山西絳州南漢書地理志曰上黨

高都縣堯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水經注曰丹水

至河內山陽縣入沁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東有丹

水東南合沘水又南至河南懷慶府境入沁水

六年齊鄭伐衛水經沛水注荀瑤城宅陽水經沛水注宅陽一名北

宅史記獲侯傳正義

括地志曰宅陽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今在開

封府滎澤縣界是年周元王崩次貞定王立

汲冢紀年

卷下

主

十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英執次鹿郢立史記越世家索隱

鹿郢史記作鼫與樂資曰越語謂鹿郢為鼫與也

衛悼公卒于越據史記衛世家索隱補

世家曰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

公五年卒索隱引紀年曰四年卒于越洪氏依史記

年表補于晉出公二十三年周貞定王之十七年右

曾案越魯宋伐衛納出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

事見左傳魯哀公二十六年當晉出公之六年則悼

公之卒應在晉出公之十年也

十二年河絕于尾水經河水注

河南懷慶府原武縣西北有尾城

十三年智伯瑤城高粱水經汾水注

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東北有高粱城

十六年於越子鹿郢卒壽立據史記索隱補

元文作鹿郢立六年卒

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邱水經巨馬水注初學記八

此未詳何年遺元曰廣昌縣有西射魚城東射魚城

窮射字相類疑卽此也太平御覽六十四引水經注曰窮魚水出魚山山石若巨

魚水發其下今直隸易州涑水縣西有射魚城

汲冢紀年 卷下 古

十九年韓龍取盧氏城水經洛水注龍一作鹿

盧氏縣今隸河南陝州

二十年燕成侯載立據史記燕世家索隱補

案世家曰孝公十二年韓趙魏滅智伯十五年孝公

卒成公立索隱曰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三年又曰案

紀年成侯名載據此補

二十二年魏桓子韓康子趙襄子共殺智伯并其地據史記晉世家索隱

世家襄公四年趙襄子云云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

乃出公二十二年事洪氏顧煊章氏平並據此補

二十三年出公出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史記晉世家索隱

晉世家出公襄十七年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會

孫駟是為哀公哀公四年魏韓趙共殺知伯十八年

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年表則出公十八年哀公忌二

年懿公曠十七年此見年表正義今本年表又脫去懿公自相乖迂準

之竹書則懿公即敬公然亦非知伯所立疑敬公之

父忌未卽位而追謚史遷遂誤衍一代竹書以魏史

記晉事自可信據

敬公

汲冢紀年 卷下 圭

元年 周貞定王十八年也

三年於越子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句立史記越世家索隱

十一年田莊子卒史記田完世家索隱

元文曰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田悼子立案

是年為魯悼公二十七年後三十七年悼子卒當魯

繆公之五年禮記檀弓云陳莊子死赴于魯繆公召

縣子而問焉亦誤以悼子為莊子也

十二年田悼子立史記田完世家索隱

索隱曰悼子卒乃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系本史記不得錄也案悼子立三十六年不得云立年無幾而莊周及鬼谷子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祗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右會案莊周當齊威宣之時鬼谷書蘇秦所述不應豫知滑襄王建據本書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田之稱侯自剡始則有齊國者當亦指剡自剡以前有十二世也攷敬仲完生穉孟夷夷生滑孟莊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僖子乞乞生成子恆恆生襄子盤盤汲冢紀年

生莊子白白生悼子悼子生田和和生剡適十二世也

燕成公十六年卒史記晉世家索隱燕文公立史記晉世家索隱

十八年魏文侯初立史記晉世家索隱

是年周考王七年秦躁公九年齊宣公廿二年楚惠王五十五年燕文公六年趙襄子四十一年韓康子年未詳

而史記年表以文侯初立在晉幽公十四年晉世家又謂在幽公十五年魏世家亦云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較竹書卻後十年偽紀年繫之考王元年俱誤

二十二年 敬公卒次幽公立 幽公 元年 是歲周考王十二年魯元公二年也 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邱取葭密遂城之水經沛水注 楚邱城在山東曹州府城武縣西南葭密城在曹州府荷澤縣西南 七年晉大旱地生鹽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 陰司馬敗燕公子翌于武垣元豐九城志 汲冢紀年 卷下 七 此未詳何年事武垣在直隸河間府河間縣西北 九年丹水出相反擊水經沁水注 十年九月桃杏實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八 十二年無雲而雷太平御覽八百七十六引史記今史記無之當是紀年文也通鑑外紀在考王十三年 十四年於越子朱句三十滅滕史記越世家索隱。路史國名紀注引作朱句卅年 漢書地理志言滕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杜預釋例言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水經注並同唯戰國策作宋滅通鑑繫之報王二十九年蓋前滅于越後滅于齊宋若陳蔡之絕而復封封而復滅也滕故城在山

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

燕文公二十卒簡公立史記燕世家索隱

十五年於越子朱句三十滅邾以邾子鳩歸史記越世家索隱。水經

沂水注引作晉烈公四年疑傳刻謬也

邾故城在山東沂州府邾城縣西南

秦靈公卒據史記秦本紀索隱補

史記作肅靈公索隱曰系本及紀年無肅字立十年

卒據此補

十七年於越子朱句三十卒史記越世家索隱

十八年晉夫人秦嬴賊公子高寢之上史記晉世家索隱

汲冢紀年卷下 太

世家云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語與此異傳聞之辭不足為據

烈公

元年趙獻子城汶氏水經沁水注 韓武子都平陽水經汾水注

是年周威烈王十五年魏文侯廿四年趙獻侯十三

年韓武子十四年也汶氏今澤州府高平縣平陽故

城在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二年趙城平邑水經河水注。初學記作四年

平邑故城在直隸大名府南樂縣東北七里

三年楚人伐我南郟至于上洛水經丹水注

上洛今陝西商州也

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水經河水注

趙都邯鄲世家在敬侯元年當魏武侯十一年此蓋

追書也邯鄲縣今隸直隸廣平府

六年秦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史記秦本紀索隱

七年田悼子卒次田和立據史記田完世家索隱補田布殺其大夫公

孫孫公孫會以廩邱叛于趙田布圍廩邱翟角趙孔屑韓

師救廩邱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水經瓠河水注十二月齊

宣公薨史記田完世家索隱

汲冢紀年卷下 充

是年為齊宣公五十一年見索隱呂氏春秋曰齊攻廩

邱趙使孔青將死士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

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

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即此事也廩邱故城在山東曹

州府范縣東南七十里龍澤疑即雷澤在曹州府濮

州東南

九年三晉命邑為諸侯史記燕世家索隱

是歲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燕簡公十三年秦敬公三

年齊康公二年楚聲王五年魏文侯三十二年趙烈

侯七年韓景侯六年也

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師伐齊入長城水經注
景子名虔史記韓世家索隱

長城卽左傳防門戰國策所謂巨防也在山東泰安

府平陰縣境齊威王因其址築爲長城呂氏春秋下

賢篇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謂是役也

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史記田世家索隱

午者田和之孫田侯剡之子諡曰桓公卽威王父也

國大風晝昏自旦至中明年太子喜出奔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九引史記

以爲晉烈公二十二年誤衍一二字耳

汲冢紀年

卷下

三

十五年魏文侯卒史記魏世家索隱

索隱云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攷文侯立于晉敬公十

八年晉世家索隱有明文可據是歲當周考王七年

至此歷三十八年當周安王五年魏世家云文侯三

十八年卒是也若果有五十年則文侯初立應在晉

敬公六年又與晉世家索隱所引不合應闕疑

魏

武侯

元年封公子綏魏世家索隱

是歲周安王六年秦敬公十年齊康公九年楚懷王

六年燕簡公二十年韓烈侯四年趙烈侯十四年田
齊太公和十年也公子綏武侯之子惠成王之弟公
仲綏也

三年秦敬公十二年卒乃立惠公史記秦本紀索隱

七年晉烈公卒次桓公立桓公韓非子作桓侯世本

據晉世家索隱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推校補此

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史記魏世家索隱

洛陽當作洛陰史記文侯攻秦還築雒陰是也故城

在陝西同州府大荔縣西安邑故城在山西解州夏

縣北王垣故城在山西絳州垣曲縣西

汲冢紀年

卷下

三

宋悼公十八年卒史記宋世家索隱

十四年齊康公二年田侯剡立史記田世家索隱

十七年於越子翳三十年遷于吳史記越世家索隱

二十年趙與中山公戰于訪子太平寰宇記越王翳三

於越大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越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

錯枝爲君史記越世家索隱

訪子史記作房子故城在直隸趙州高邑縣西南呂

氏春秋審已篇曰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

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又惡其一

人而欲殺之越王未聽其子恐因國人之欲遂殺之

王宮高誘曰授句踐五世孫畢沅曰五世孫則王翳也

二十一年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之史記越世家索隱

初無余之即史記王之侯也是年安王崩次烈王立

齊康公卒次幽公立

魏世家索隱引紀年幽公十八年而威王立今據此

補

二十二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史記韓世家索隱

戰國策曰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

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史記田完世家索隱

汲冢紀年 卷下 圭

索隱曰在田侯剡立後十年又云梁惠王十三年當

齊桓公十八年又引春秋後傳曰田午弑田侯及孺

子喜而兼齊是為桓侯是所弑者即侯剡也

二十三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

皆山史記韓世家索隱

韓山堅史記作韓嚴若山懿侯也案使聶政刺韓他

者嚴遂也在烈侯三年弑哀侯者韓嚴也上距韓他

被刺二十四歲或以為一人一事者誤

趙敬侯卒史記晉世家索隱

索隱曰紀年桓公十五年韓哀侯卒趙敬侯卒今據

校是桓公十六年

二十四年宋桓侯璧兵立

宋世家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索隱曰紀

年作桓侯璧兵據此補莊子曰桓公出前驅呼辟蒙

人以為狂又案休公十二年卒史記云廿三年非也

二十五年

周烈王四年孟子生上距孔子卒百有八歲據金孫彌孟子

墓 記 燕簡公四十年卒史記燕世家索隱

梁惠成王

汲冢紀年 卷下 圭

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水經濁漳水注史記晉世家索隱

是歲周烈王六年晉桓公二十年秦獻公九年楚肅

王十一年燕桓侯元年齊幽公四年田齊桓公五年

韓懿侯四年趙成侯四年共侯即懿侯也屯留故城

在山西潞安府屯留縣南十三里

晝晦開元占經一百一

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惠成王伐趙圍濁陽水經沁水注

鄴師敗邯鄲之師于平陽水經濁漳水注

史記魏世家曰武侯卒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大子公

孫頊謂韓懿侯曰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

而除之破魏必矣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

于濁澤即此事也案隱引此假作種葵城在河南懷

慶府河內縣北濁陽疑即濁鹿在懷慶府修武縣北

徐廣謂在長社非是平陽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

二年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水經河水注

今山東曹州府觀城縣西有畔觀故城

大夫王錯出奔韓史記魏世家集解

案國策王錯惠王之黨也

三年鄭城邢邱水經洧水注

自此韓改稱鄭邢邱故城在懷慶府河內縣東南

汲冢紀年 卷下 五

秦子向命為藍君水經渭水注

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西有故城

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水經河水注

五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我師敗逋水經洧水注

陽地未詳據水經注似在長垣之境

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水經渠水注漢書高帝紀注

史記集解孟子疏引作九年

魏世家徙都在三十一年說者據之以為惠王初年

公子印未虜安邑未邊秦不應徙都愚謂惠王之徙

都非畏秦也欲與韓趙齊楚爭強也安邑迫于中條

太行之險不如大梁平坦四方所走集車騎便利易

與諸侯爭衡故也趙之去耿徙中牟又徙邯鄲志在

滅中山以抗齊燕韓之去平陽徙陽翟又徙新鄭志

在包汝潁以抑楚魏豈皆為避秦哉且孫子列傳云

梁趙相攻輕兵銳卒竭于外老弱疲于內不若引兵

直走大梁田忌從之戰于桂陵事在惠王十八年本

在十年又馬陵之戰在惠王二十八年孫子傳亦云直

走大梁使尙未遷都彼胡為批亢擣虛之計乎秦本

紀孝公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秦

孝公十年即魏惠王之十九年使時尙未遷都魏已

汲冢紀年 卷下 五

亡矣通鑑于周顯王十七年書秦大良造伐魏不書安邑降秦為魏世家言所惑也東周策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齊王大發師以救之秦兵罷

齊將求九鼎顏率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

臺之下沙海之上久矣鼎入梁必不出是時為東周

惠公惠公薨于梁惠王十一年後見則梁之徙都在前

彰彰明矣暉臺沙海皆大梁地本書三十一年為大溝于北郭

以行圃田之水傳聞者乃以為溝之歲為遷都之年

而史遷又巧為安邑近秦之說遂不知竹書之為實

錄矣

王發蓬忌之藪以賜民漢書地理志注左傳哀十四年疏。蓬一作蓬

蓬陂忌澤在開封府祥符縣南舊為禁苑今弛以與民惠王之所以為惠也

於越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顛立史記越世家索隱

索隱曰初無余之十二年也莊子云越人三弒其君

王子按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

王與亦見呂覽樂資曰即無顛也

七年雨碧于郢二十二昔注路史發揮注地忽長十丈有

餘高尺半太平御覽八百八十

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史記魏世家索隱

齊桓公十二年弒其君母史記田完世家索隱

汲冢紀年 卷下 美

八年伐邯鄲取列人伐邯鄲取肥水經濁漳水注

雨黍于齊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二又八百七十七雨骨于赤髀路史發揮注

路史引此又云後國飢兵疫內記云是謂陽消

九年與邯鄲榆次陽邑水經洞泃水注晉取泣氏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三太平寰宇記四十四路史國名紀注七

榆次故城在太原府榆次縣西北陽邑故城在太原

府太谷縣東南晉即魏也以榆次陽邑易泣氏也

王會鄭釐侯于巫沙水經沛水注

史記索隱引作昭侯武昭侯即釐侯也莊子呂覽

昭釐侯是歲為釐侯之二年

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水經渠水注

水經注曰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逕榮澤北東南分

沛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

又有一瀆自酸棗受河導自濮瀆歷酸棗逕陽武縣

南出世謂之十字溝而屬于渠或謂是溝為梁惠所

開而不能詳也甫田即圃田在開封府中牟縣西北

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水經青衣水注

瑕音近雅雅山之南梁州之邊徼也水經云青衣水

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至犍為南安縣入于

江青衣故城在四川雅州府雅安縣北蒙山北距岷

汲冢紀年 卷下 毛

山千里峰巒互實一山也南安故城在四川嘉定

府夾江縣西北瑕陽人浮青衣水至蜀自蜀至秦又

自秦來梁也

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及鄭

馳道我取軹道與鄭鹿水經河水注

平邱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戶牖在開封府

蘭儀縣東北二十里首垣即長垣故城在長垣縣東

北三十五里馳道近刻紀年及水經注並作馳地王

引之經義述聞以為馳地者弛地也弛易也見爾雅

道在懷慶府濟源縣南鹿未聞或謂在濟縣界遠疑

東周惠公傑薨 史記六國表集解

史記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為西周桓公桓公于

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于鞏是為東周惠公

世本名班與此異

秦師伐鄭次于懷 水經沁水注 城殷 水經沁水注

此未詳何年事懷在武涉縣西南殷在武涉縣東南

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水經沁水注

魏世家云築長城塞固陽秦本紀云魏築長城自鄭

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說魏 在惠王後元二年 云西有長城

之界即此

汲冢紀年 卷下

无

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 水經河水注

酈道元曰河水舊于白馬縣南洑通濮涉黃溝白馬

縣今衛輝府滑縣地其東南即長垣縣界也

鄭取屯留向子湜 水經濁漳水注 太平寰宇記四十五引向作長

向子即長子也今隸潞安府涅氏故城在沁州武鄉

縣西

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

水經涉水注

釐城在開封府滎澤縣東

齊桓公卒次威王立

田完世家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今據此補

十四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史記魏世家索隱

是年為恭侯二十年桓侯十七年成侯五年釐侯七年也

年也

於越子無頡 八卒是為莢蠋卯 史記越世家索隱

次無疆立

十五年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 太平寰宇記九

陽池即九藪之陽華在同州府華陰縣東南長城起

此北至固陽

汲冢紀年 卷下

无

鄭築長城自亥谷以南 水經涉水注

續漢書郡國志曰長城自卷經陽武到密今在原武

陽武滎澤鄭州密縣界也

魯恭侯來朝 史記六國表集解

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 史記六國表集解

今保定府高陽縣西南有安都城正定府無極縣東

南晉州東並有安鄉城未知誰是

十六年秦公孫壯帥師伐鄭圍焦城不克 水經渠水注 秦公孫

壯帥師城上枳安陵山民 水經渠水注 秦公孫

此一役也覆舉秦公孫壯帥師者引書者之辭耳焦

城在開封府中牟縣西南上根未聞安陵在開封府

鄆陵縣西北山民當在中牟縣境

邯鄲伐衛取漆富邱城之水經注

漆富邱二邑俱在長垣縣境

齊師及燕師戰于洵水齊師遁水經注

洵水逕順天三河縣寶坻縣合鮑邱水

邯鄲四墮室多壞民多死開元占經

十七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史記韓世家

索隱云韓昭侯之十年則惠成王之十七年也姬一

作玗梁玉繩曰悼公即晉靜公

汲冢紀年 卷下

東周與鄭高都利水經伊水注

高都在河南洛陽縣南利未聞

宋剔成肝廢其君壁而自立史記宋世家

洪氏本在烈王六年惠成王元年然惠王十四年宋

桓侯朝梁則洪氏誤也今移于此侯考

鄭釐侯來朝中陽水經渠水注

韓策曰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申

不害曰我執圭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

下是魏傲矣俛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人之上也中

陽在開封府鄭州

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遁水經注 宋景敦衛

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水經注 徐州子期史記田完世家

魏世家曰惠王圍邯鄲拔之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

孫臏救趙敗魏桂陵田齊世家曰魏惠王圍邯鄲趙

求救于齊段干朋曰齊策作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

伐而魏全也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齊策又曰邯鄲

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

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蓋魏拔邯鄲還齊邀敗之于桂陵遂趨襄陵而宋衛

會之也史記正義曰桂陽在曹州乘氏縣東北襄陵

汲冢紀年 卷下

今歸德府睢州也田期即田忌索隱曰田臣思紀年

謂之徐州子期未知其文云何姑附于此

十八年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

成水經淮水注 王會齊宋之圍趙一清本水

戰國策曰邯鄲之難楚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

取雒瀧之閒瀧音近澳雒瀧之閒

敗韓于馬陵史記魏世家

許州長葛縣北三十里有馬陵岡

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史記魏世家

十九年晉取元武獲澤水經沁水注

元武未詳濩澤在澤州府陽城縣西

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水經注

括地志曰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

岡上經濟州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今平陰肥

城章邱萊蕪博山淄川沂水安邱諸城各縣界中並

有長城遺址

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後有子南勁朝于魏惠成王如

衛命子南為侯史記周本紀集解漢書武帝紀注水經汝水注

子南者衛靈公子昭子郢之字也將軍文子者郢之

子子木彌牟也彌牟以父字為氏猶魯之仲嬰齊耳

汲冢紀年

卷下

三

韓非子曰衛子南勁之為臣也上偪君下亂治援外

以撓內侵下以謀上則其人可知矣

魏殷臣趙公孫哀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水經滹水注壬寅孫

何侵楚入三戶郢水經丹水注

此二上條未詳何年夏屋城在保定府唐縣北曲逆

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三戶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

南

二十四年楚伐徐州史記越世家索隱

索隱云在無顛薨後十年則楚宣王之二十三年齊

威王之十一年也楚世家云威王七年齊田嬰欺楚

楚威王伐齊敗之于徐州與此不合蓋兩事也

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水經汝水注孫何取滎陽水經

此未詳何年事上蔡城在汝宣府上蔡縣西南滎陽

城在許州臨潁縣東南

二十五年絳中地塲西絕于汾水經汾水注

絳今平陽府曲沃縣也

二十七年十二月齊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我史記孫吳傳索隱田完世家索隱

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史記魏世家孟嘗君傳田完世家孫吳傳索隱我

師敗逋據王邵說補

汲冢紀年

卷下

三

孫臏傳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齊王用孫子計使田

忌將而伐魏敗之馬陵虜太子申殺魏將龐涓戰國

齊策南梁之難韓氏請救于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是此

威王十五年事未稱王故曰田侯史記以為宣王豈不謬哉因起兵擊魏大破之

馬陵即此馬陵在曹州府濮州東北

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水經渠水注

呂覽無義篇云秦惠王立欲加罪公孫鞅以其私

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高誘曰襄疵魏人其即此穰

疵歟梁赫大梁城西南之赤城也

二十九年秦孝公會諸侯于蓬澤水經渠水注史記六國表集解。蓬亦作逢

孝公二十年也天子致伯諸侯畢賀

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水經泗水注史記魏世家索隱。泗

水注無五月二字索隱無及宋人三字

平陽故城在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

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

師敗績史記魏世家索隱

史記魏使公子卬將而擊鞅鞅詐魏虜公子卬襲破

魏軍東地至河

三十年城沛陽水經沛水注

沛陽故城在開封府蘭儀縣東五十里

汲冢紀年

卷下

晉

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水經濁漳水注

鄔即商於之於水經注曰丹水逕南鄉縣北歷於中

之北所謂商於也漢書王莽傳曰鄔亭西通武關亦

即此矣今在南陽府浙川縣西南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鄔縣字亦作

鄔音苦堯反故城在保定府東鹿縣東六國時為趙地非鞅所得封也祇以字形相亂水經注後漢書注于鄔縣並引竹書偽紀年亦改作鄔謬矣

三十一年三月為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

水經渠水注

水經注曰渠水又東南而注大梁左則故瀆出焉秦

始皇二十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然

則惠王所為大溝當逕大梁城北東注汲水後為王

賁所斷故曰故瀆

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水經泗水注史記魯世家索隱孟嘗君傳正義

邳齊驕忌之所封也上邳城在兗州府滕縣南故薛

城在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或曰在滕縣東北四十里

薛山下故魯薛邑非薛國也

三十二年與秦戰岸門史記秦本紀索隱

六國表在秦孝公二十三年括地志曰岸門一名西

武亭在許州長社縣

秦蘇胡帥師伐鄔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水經沛水注

酸水故瀆在衛輝府延津縣北此未詳何年事

汲冢紀年

卷下

晉

三十六年左傳集解後序

元文曰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

稱惠成王卒是惠王前元終于三十六年後元終于

十六年章章也偽紀年以改元稱一年五字初作正

文遂使前元迄于三十五後元終于十七承史記索

隱之誤而洪氏章氏亦莫之糾正也

一年左傳集解後序

是歲周顯王三十五年梁始與齊稱王後十年秦稱

王又二年韓燕稱王稱王改元與秦惠文王同

二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史記韓世家索隱

世家無威侯一代又韓非傳索隱云紀年韓昭侯之

世兵寇屢交是小司馬隱括之語未敢入正文

三年齊師伐趙東鄆圍中牟

左傳定九年疏漢書音義水經渠水注

諸書未引何年洪氏補在顯王三十一年惠王三十三年陳

氏云當是趙肅侯十八年事惠王後元三年今從之中牟在

彰德府湯陰縣西

九年鄭威侯

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王會威侯于巫沙十

月鄭宣王朝梁

史記韓世家索隱

章氏平日紀年威侯之年蓋析宣惠王一君之年為

兩君之年而史記誤以為皆宣惠王年矣下敗韓舉

汲冢紀年

卷下

美

在威侯八年者或當為宣惠王元年也洪氏曰宣王

即威侯未知孰是

十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逋獲韓

舉取平邑新城

水經河水注史記韓世家索隱

此事水經注引作晉烈公十年索隱云當韓威侯八

年計相距七十八歲不應有兩田盼兩韓舉攷趙世

家云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肅侯

元年當梁惠王二十二年下逮後元十年為肅侯之

二十五年蓋趙世家誤五為三水經注誤惠成王後

元十年為晉烈公十年也至韓世家以韓舉為韓將

則更舛矣

十一年王會韓昭侯齊宣王于平阿

史記孟嘗君傳索隱

趙紹祖曰昭侯當為威侯宣王當為威王愚案是年

韓稱王會以相命也平阿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西

北迂遠當依史記作東阿

衛平侯卒子孝襄侯立

洪氏據衛世家索隱補

十三年王會齊威王于郵

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

曹州府濮州西二十里郵城故城也

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

史記孟嘗君傳索隱

國策齊封田嬰及靖郭君將城薛二篇不言齊是何

汲冢紀年

卷下

毛

王靖郭君善齊貌辨一篇明言後數年威王薨宣王

立是封嬰者為威王明矣自史記誤以為潘王封鮑

彪遂改威為宣改宣為閔習迷同醉千古不覺矣

十四年薛子嬰來朝

史記孟嘗君傳索隱

十五年齊威王薨

史記孟嘗君傳索隱

江氏永羣經補義曰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慎靚王

元年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

子一見即去梁矣通鑑考異于慎靚王二年載孟子

一見而出語是矣乃于顯王三十三年書鄒人孟軻

見梁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陳氏達紀

年集證曰讀孟子者不可不先讀竹書若梁惠尚未稱王而孟子以王稱之曾不儀秦若矣右會案孟子七篇初不及齊威王而梁惠之薨梁襄之立適當齊宣王元年則孟子游蹤斷非先齊後梁可知也

燕人伐趙圍濁鹿趙武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

梁水經注

元文不引何年今姑附此是歲燕王噲元年趙武靈

王六年也水經注曰望都縣東南三梁亭即勺梁也

廣昌東嶺之東有山名濁鹿遷望都今保定府慶都

縣也廣昌縣今屬易州

汲冢紀年

卷下

美

十六年惠成王薨

左傳集解後序

今王

史記集解曰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

者魏襄王也荀勗穆天子傳序亦云紀年今王於世

本蓋襄王也

元年

周慎靚王三年秦惠文王後七年楚懷王十一年燕

王噲三年齊宣王二年趙武靈王八年韓威侯十五

年

或宣惠王入年疑

四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

離向為高平

史記秦本紀趙世家集解范雎傳正義水經泲水注

韓已稱王而書鄭侯未詳今懷慶府濟源縣東南有

陽樊城西南有向城

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

開元占經一百十三

諸御妾也

五年燕子之殺公子平

史記燕世家索隱

齊人擒子之醢其身

燕世家集解

燕策燕王噲既立三年舉國屬子之子之三年燕國

大亂將軍市被太子平謀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曰

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

汲冢紀年

卷下

美

地之衆以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

子平是為昭王齊策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

齊將救之田臣思曰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

弗戴諸侯不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

也王曰善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三當作五

燕之為齊宣本自明白自太史公作史記于齊之世

系奪去兩代遂使齊宣不與燕噲相當自不得不以

伐燕屬之齊潛生史遷後者唯遷是從於是荀子之

文可以改

王霸篇齊潛敗燕蓋劉向所改

孟子之書不可讀自宋以

來紛如聚訟若黃氏日鈔

以梁惠王篇伐燕為易王初立齊取十城公孫丑篇

伐燕為潘王乘子之之亂不知燕文公卒于梁惠王後二年乃齊威王之二十五年則取燕十城者是威王也資治通鑑移宜王之年或節外生枝或斷鶴

續鳥豈知真古文紀年確乎伐燕者是宜非潘也此紀年存真之所以不可不輯也請為讀孟子者正告

曰伐燕之役在周赧王元年燕王噲七年齊宣王六年

趙召燕公子職于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史記趙世家文徐廣曰紀年亦云爾據此補

裴駟曰趙聞燕亂遂立職為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梁玉繩史記志疑曰竊意職為王在噲死之後

汲冢紀年 卷下 甲

昭王未立之先職立二年卒乃立昭王昭王並非太子

子太子已同君噲子之死于齊難矣施彥士讀孟質疑曰使趙立職事竟不就縱書于趙史必不書于魏

史徐廣等所見紀年有此必是當時實錄趙策齊破之樂毅曰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悼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六年秦取我焦路史國名紀齊地暴長長七丈餘高一尺太平御覽

八百八十引 周隱王二年

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十一年樛里疾攻魏焦降之較此前一年焦城在河南陝州南

七年韓明帥師伐襄邛水經沛水注

韓明韓將襄邛魏邑當在大名府開州境

秦王來見于蒲阪關水經河水注

六國表魏哀王六年與秦王會臨晉較此前一年臨

晉渡一名蒲津在陝西同州府朝邑縣東三十五里

對岸即山西蒲州府永濟縣古之蒲阪關也

四月越王使公師隔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

犀角象齒水經河水注

始罔舟名

齊宣王八年殺其王后史記田完世家索隱

汲冢紀年 卷下 甲

楚景翠圍韓雍氏史記韓世家集解

六國表韓宣惠王二十一年秦助我攻楚圍景涇涇

即翠也雍氏在開封府禹州東北

秦助韓共敗楚屈匄史記韓世家集解

案楚世家張儀誑楚楚攻秦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

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楚懷王十七年韓世家與

秦共攻楚敗楚將屈匄斬首八萬于丹陽宣惠王廿一年然

則紀年當云韓助秦今云秦助韓傳鈔譌也大事記以此為

即雍氏之

韓宣王卒史記韓世家集解齊宋圖煮棗同上

今大名府東明縣東南有煮棗城

八年翟章伐衛史記魏世家索隱

世家云拔列城二

秦栢里疾圍蒲不克史記樛里子傳索隱秦惠王薨上

蒲邑在山西隰州南

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水經洛水注五月張儀卒史記張儀傳韓世家

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邱水經洧水注

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郭水經洧水注

酸棗城在衛輝府延津縣北十五里

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圍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

汲冢紀年 卷下 聖

疾西風水經汾水注

皮氏城在絳州河津縣西疾蓋人名西風地名魏策秦楚

攻圍皮氏楚背秦而與魏樛里疾怒欲與魏攻楚大事記曰報王九年秦甘茂樛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

茂棄軍奔齊疾與魏和罷兵報王九年梁襄王之十三年較差一年耳

十三年城皮氏水經汾水注

十四年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史記樛里傳索隱

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

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樛侯傳云昭王即位以母為

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索隱曰季君即公子壯然

則太后即惠文后武王之母昭王之嫡母也公子雍

公子壯皆武王弟昭王兄也

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水經潁水注後漢書黃瓊傳注路史

後紀十四

元文未引何年雷氏本移此當楚懷王與秦盟黃棘

之後右會案渚宮舊事張何謂吾得曰何能令公貴

于三柱國請為公說王曰吾得出于晉國好廉而善

劍不如使其掌客遂言于懷王王從之是吾得為懷

王時人也綸氏城在河南府登封縣西七十里

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漢書地理志注水經河水注

元文未引何年今從雷氏本

汲冢紀年 卷下 聖

十六年秦拔我蒲阪晉陽封谷史記魏世家索隱

晉陽城在蒲州府虞鄉縣西封谷即風陵在蒲州府

永濟縣南

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

戍吏皆貉服水經河水注○戍吏一作代吏貉一作貉

吏大夫奴者吏大夫之奴也九原故城在蒙古吳喇

忒所駐鐵柱谷北趙世家胡服之令在武靈王十九

年當梁襄王而二十五年云使周初胡服傅王子何

然則前此議之而未行至此始皆貉服貉服即胡服

也趙策云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注曰具帶猶其劍或曰以貝飾帶漢書黃金犀比師古曰

胡帶之鈞也淮南子云武靈王具帶鶡冠而朝大事
記引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璫飾前前施
尾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漢官儀又
名鶡鶡冠今之鞞亦武靈所制云

救中山塞集胥口史記蘇秦傳集解

未詳何年事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二十一二二十三年

俱攻中山當魏襄王之三十四十六年也蘇代說

燕王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徐廣引此以證張

守節曰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于清淇口

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導清淇二水入焉案今衛輝

府濬縣西南有宿胥故瀆

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邱水經沛水注

汲冢紀年 卷下

釜邱陶邱也在曹州府定陶縣西南

楚入雍氏楚人敗史記韓世家集解

徐氏曰大事記韓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

子蟻國策作幾瑟爭為太子時蟻蝨質于楚楚欲內之

故圍雍氏史記甘茂傳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

公仲侈告急于秦乃下兵于殺以救韓楚兵去即其

事也

一十年左傳集解後序

元文曰今王終二十年謂紀年終于此也後三年襄

王始薨作紀年者不及見故不舉其諡而司馬貞云

紀年終于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誤
矣偽紀年遂以今王終二十年六字為竹書正文豈
非誤之誤者歟又案是歲為周赧王十六年秦昭王
八年楚懷王三十年燕昭王十三年齊閔王三年趙
武靈王二十七年韓襄王十三年也杜預據史記推
王二十五年 校故謂為齊湣
非也餘同上距周幽王元年凡四百八十三歲通
武王克殷歲至此共七百五十八年

汲冢紀年 卷下

畢

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郝懿行謂乾荒即高陽蓋
主大戴帝繫以顓頊為黃帝孫也

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門 郝氏曰河洛二水門也案初

學記二十卷引歸藏曰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占

昆吾占之曰不吉據此則非河洛二水門可知

東狩于海獲大魚 北堂書鈔引在后荒十三年與今

本同

命咄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路史後紀注引白

夷之下作元夷風夷陽夷黃夷

太甲潛出自桐云云 郝氏曰陸機豪士賦序伊生抱

汲冢紀年

卷下

樂

明允以嬰戮士衡晉初人即本此書為說李善注引

此文潛作既

作瓊室 太平御覽百七十三卷引六韜曰殷君喜淫

宮室七十三所大宮百里宮中九市劉淵林吳都賦

注引此作瑤室李善東都賦注瑤仍作瓊

二十九王 郝氏曰李善注文選引此文二十作三十

史記殷本紀集解仍引作二十今案大戴禮保傅篇

云殷為天子三十餘世盧辨注云三十一世是也

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郝氏曰瓚同校汲冢古文正據

此為說後人以為沈約注誤矣

梁惠成王元年遷晉桓公于屯留 晉世家索隱引此

又云已後更無晉事此是索隱推校之詞今本以為

注文郝氏改作正文俱謬

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 魏世家索隱引作趙侯

種韓懿侯伐我取蔡此傳刻謬也

於越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 呂氏春秋貴

生篇云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高誘注謂搜

即翳蓋據淮南原道訓云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

出之故云爾其實越王翳以前未有三弒其君之事

淮南自誤

汲冢紀年

卷下

樂

邯鄲四瞳 占經引作周顯王十四年

周年表

朱右曾曰自汲冢古文亡而夏商之年不可攷矣周之年共和以後說者多依史記共和以前率祖劉歆麻譜未有據紀年者夫紀年魏史所作未經秦火學者顧不信而信馬遷劉歆何邪其在今日散軼之餘貫洽為難欲知真紀年之可信不得不借證于他書而亥豕之譌非鉤稽之亦莫能見如幽王以前之年司馬貞引竹書云二百五十七年今以魯世家推之則為二百七十五歲知今本索隱傳刻譌也何以言之國語言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又晉公子重耳以魯僖公五年出奔狄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火攷周年表

魯僖公五年上距周幽王元年凡一百二十七歲合幽王之前二百七十五歲總得四百有二年除歲星積次一百四十五二不盡一百十二以歲周十二除之不盡四自午至卯適合也又文王薨後十一年而克殷下至景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凡五百一十八歲故孟子曰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依索隱減去十八年不得言有餘也以此兩證知真古文定作二百七十五年矣至春秋已後太史公年表世家往往自相乖迕乃如田恆之十二世而有齊越之三弒其君魏文侯武侯之年惠王之改元稱王齊威宣二王之前卻十餘載不有竹書孰補其闕而正其失愚故

汲冢紀年存真 周年表

既集竹書為古文存真又別為周年表如左

武王十一年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書云武王十一年	此書蓋周書大匡	文政優云	十三祀王	在書	周書明堂	周書成周	伯雅云	伏生大傳	云成王元年	伯雅云	三年	云三年	云三年	云三年	云三年	云三年	云三年	云三年	云三年	云三年	云三年	云三年
大傳云四	大傳云五	大傳云六	周書明堂	是年漢書	國語云歲	在周書	國語云歲	在周書	國語云歲	在周書	國語云歲	在周書	國語云歲	在周書	國語云歲	在周書	國語云歲	在周書	國語云歲	在周書	國語云歲	在周書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年封侯衛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齊丁公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昭王元



四庫未收書提要

學經室外集卷五

通紀七卷續五卷提要

唐馬總撰總有意林四庫全書已著錄史傳總駕學雖史事倥偬書不去前所著有年麻通麻行於世此書起自太古訖于隋季共十卷中間麻代之事粗陳其槩展帙瞭然後荆南孫光憲者復輯全唐洎五代事蹟十卷以續總所紀率多未寔今自十一卷唐高祖起閩王審知止係孫氏所續然宋時即僅存其五卷矣晁氏讀書志云總書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至隋世紀興滅又取莫世南略論分系于末今書中自四卷至十卷有公子曰先生曰者當即世南之略論也惜前三卷已闕無從補錄玉海所傳齊推序更無可考矣蓋總以史籍繁蕪故上索典墳迄于隋季以簡暢之筆成茲一編事簡而明辭約而該亦讀史者所不廢也

通紀卷第四

晉宣帝 景帝 文帝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已上西晉元帝 照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廢帝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偽楚桓元附
 恭帝 已上為東晉

晉高祖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温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黎黎為祝融歷唐虞夏商代序其職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為司馬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氏焉祖隽穎川太守父防為京兆尹帝即防之第二子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為

通紀卷四

司空辟之帝知漢祚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起魏武使人夜往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勅使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與太子丕遊處及魏明帝即位令帝屯常安諸葛亮帥眾十萬出斜谷壘于渭水南原帝率軍禦之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悉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進背水為壘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即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燒營而遁百姓奔告追之至其營壘獲圖

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士也辛毗曰尚
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並弃
之豈有人損其五歲而可以生子追到赤岸乃知亮
死審時百姓為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
曰吾便料生不料死故也先是亮遣使至帝問曰諸
葛公起居何如曰食幾未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
罰以上親自省覽帝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務
煩傷神吾可坐待其死竟如帝言連東太守公孫文
懿反徵諸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軍事欲必克故以
相煩耳君度還幾時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
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於是平之男子十五已上七
千人皆殺之為京觀偽公卿已下皆伏誅時有兵士

通紀卷四

寒凍乞禱帝不與之曰禱者官物人臣無私施齊王即
位帝與曹爽共執朝政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專擅
朝政兄弟並典禁軍帝不能禁於是稱疾不干政事
晏亦頗疑帝會李勝將莅荆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令二
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
出沾鬚勝曰衆情以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
曰年老枕疾死在朝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北善為
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荆
州非并州也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荆州盛
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典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
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正月
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帝於是據武庫奏太后

廢爽兄弟帝親帥兵出迎天子於洛水桓範勸爽奉
天子幸許昌羽檄徵天下兵爽曰司馬公正當欲奪
吾權耳吾欲因事還第不失作富家翁桓範撫膺曰
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而收爽及其黨皆誅之初
使何晏治獄晏深刻窮竟蓋以自免終亦夷晏三族天
子以帝為丞相加九錫之禮初帝避魏武之命託以風
痺嘗曝書忽遇雨帝不覺自往收之唯一婢見張后恐
事洩殺婢以滅口親自執爨帝奇之後楊夫人有寵
張后罕得幸帝嘗疾后往省馬帝曰老物可憎何須
出也后恚欲自殺諸子亦不食帝聞而謝之后乃悅
帝曰老物不足惜慮傷我好兒帝年七十三而崩天子
素服臨吊喪儀依漢舊章光故事晉國初建追尊宣王

通紀卷四

三

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帝內口而外寬性情
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傑志又聞有狼顧相而驗之
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
共食一槽甚惡之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相必傾
汝家事汝其戒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之故免
帝又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間悉皆臨履由
是魏武之意遂安誅曹爽之際大行殺戮皆夷三族
男女無少長姑姊適人者皆殺之竟遷魏鼎明帝時
王導侍坐帝問前代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
之始及文帝末高貴卿公之事帝以面覆床曰若如
公言晉祚安得長遠遂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公子曰諸葛亮冠代奇才志圖中夏非宣帝之雄謀

妙算其孰能當斯勦敵者乎 先生曰宣帝起自書生參贊帝業濟時定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畧實有可稱然多仗陰謀不由仁義猜忍詭狀盈諸襟抱至如示謬言於李勝委鞠獄於何晏愧心負理豈君子之所為以此偽情行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敵俱會中原以仲達之奸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傳也

肅宗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雅有風彩沉毅多大畧少流美譽與夏侯元何晏齊名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宣帝誅曹爽深謀遠略與帝潛畫其事文帝不之知也將發之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卧不安席帝初陰養死士三千人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其

所出也宣帝崩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輔政四海傾注朝野肅然魏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張緝謀以夏侯元代帝帝知之豐知禍及乃肆惡言帝怒遣武士以刀鏃築殺之元緝並夷三族遂白太后廢天子為齊王歸蕃迎高貴鄉公即位天子加帝相國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以彰元勲帝上訓於天子曰荆山之玉雖美不琢不成其器顏冉之才雖茂非學不宏其量仲尼云子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天子敬納焉鎮東將軍母邱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矯太后詔令移檄郡國為盟於關西之外各遣子質於吳以請救帝統中軍征之倍道兼行與欽相遇欽子鴛年十八勇冠諸

軍與十餘騎摧鋒陷陣所向披靡遂引去奔吳淪奔眾宵遁追斬之初帝目有瘤使醫割之為之來攻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醫被破而左右莫知疾篤使文帝總諸軍崩于許昌年四十八晉國建追為景王武帝受禪尊為景帝

太祖文皇帝諱昭字子景帝母弟景帝崩天子命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還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劔履上殿天子以帝三代宰輔政事非己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行廢黜召侍中王沉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侯曉沉業馳告於帝帝召護軍賈充等備之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相府兵不敢動充叱諸將曰公畜養爾正為今日之事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事僕射陳泰曰可晉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殺尚書王經貳於我也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天子進帝爵為晉王帝遣鄧艾伐蜀以少子攸為景帝後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立天子儀衛以子炎為太子晉國置御史侍中尚書諸衛將軍官屬諸方貢獻先歸相府帝崩年五十五武帝受禪追尊文帝

公子曰晉景文兄弟遞居宰相二人功德孰為先後 先生曰景帝少有名節見重當

時所以何平叔云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元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於往日及誅爽之際智略已宣欽儉補兵全軍獨克此足以見其英圖矣雖道威三分而終身北面威名震主而臣節不虧侯服歸全於斯為美太祖嗣興克寧禍亂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時厥功為重及高貴纂位聰明夙智朝野欣方之文武不能竭忠叶贊擬跡伊周遂乃偽殺彥士高貴字彥士委罪成濟自逆貽節終享惡名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武帝諱炎文帝長子寬惠沉毅有大度初文帝以景帝景帝宣帝之嫡早終無後以弟攸為嗣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歸之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

通鑑卷四

六

將議立太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代之才垂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由是遂定文帝崩嗣位相國晉王下令寬刑撫眾天子知四海宅心歷數有在口口太保鄭冲奉策禪位於晉帝即位改咸熙二年為太始元年太暨令程據獻雉頭表帝以奇服典禮所禁焚于殿前勅內外敢有犯者罪之使王渾王濬伐吳平之送孫皓於洛陽收其圖籍剋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封皓為歸命侯吳之舊望隨才擢用帝乃臨軒大會引皓升殿群臣盛稱萬歲平吳之後諸將益增其爵西夷校尉郭欽上言勸因平吳之勢

驅夷狄於塞外不然者將為後患帝不納其計後果夷狄作難遂傾中夏立皇子衷為皇太子太子不惠直臣和嶠諫以為季代多偽而太子純質非四海之主臣憂不了陛下家事衛瓘亦以為言並不從帝南郊禮畢問劉毅曰卿以朕方何主也毅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得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南平吳越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平吳之後惑於內寵納孫皓宮人數十掖庭並寵者眾帝不知所之乃乘羊車恣其所去宮人竝見以竹枝挿戶鹽汁洒地而引帝車帝曰羊亦為爾作方便邪至便宴寢拜馬軍胡奮女為夫人最蒙愛幸帝嘗與夫人博

通鑑卷四

七

爭道悞傷帝指帝怒曰真將種也夫人曰北伐公孫南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帝用近臣馮統之諧遣齊王攸就國攸有德望朝野注心於是大失人心有著錢神論以譏賄貨公行太傅何曾每入侍坐終日帝不言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曾還曰將恐身不免難能及嗣乎謂二子曰汝徒可免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及孫綏果遇臨刑其兄嵩曰吾祖其神乎帝在位二十五年年五十五崩帝宇量宏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言未嘗失色於人能斷大事有司奏御牛青絹斷詔以青麻代之平吳之後天下又安息於政事中朝之亂自此而起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字內可謂晉之明主乎 先生曰武帝平一

天下非曰不然至於創業垂統其道則闕矣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經之以仁義緯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貽厥子孫一言一行以為軌範垂之萬代為不可易武帝平吳之後怠於政事蔽惑邪佞留心內寵用馮紘之讒言拒和嶠之正諫智士永歎有識寒心以此國風傳之庸子遂使墳土未乾四海鼎沸衣冠殄滅縣宇星分何曾之言於是信矣其去明主不亦遠乎惠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九歲為太子泰熙元年四月武帝崩是日即位改元永熙尊皇后楊氏為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五年冬武庫災焚累代之寶孔子履漢高祖斬蛇劍王莽頭皆焚焉帝幼而口口心無所達妃賈充女為皇后后淫妬忌虐帝初母楊太后太后太

通紀卷四

八

節官以文學為號悉不讀書但共鮮衣怒馬縱酒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此歎息今通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禁持重選師傅置遊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及涉歷艱難名行素立者使與遊處絕貴遊子弟輕薄賓客但道古今孝子養親忠臣事君及思愆過比日聞善庶幾可全帝不從賈后矯詔害太子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遂殺之司空張華僕射裴頠皆遇害倫自為相國如宣文輔魏故事明年倫篡位遷帝于金墉城於是齊王攸之子同起兵討倫擒倫黨孫秀等皆斬之逐倫歸弟乘輿反正誅趙王倫河間王容表齊王同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王穎等同會洛陽廢同還第長沙王又奉乘輿屯南止車門攻同殺之容頴復舉兵討又帝又遣又帥軍禦之谷將張方逼京師王師不利乃募王公家奴婢口口給兵食公私窮感詔命所至一成而已東海王越執長沙王又幽于金墉城尋為張方所害河間王容表請立穎為皇大帝司徒王戎等奉帝北征穎遣其將石超拒戰王師敗績于湯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頗中三矢亡六爾遂幸超軍帝餒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穎率群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穎軍穎又為王浚所攻大敗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上下無資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麩米飯盛以瓦孟帝啖兩孟及濟河張方帥騎以

通紀卷四

九

青蓋奉迎因劫帝幸長安行次新安寒凍甚帝墜馬傷足河間王容率官屬步騎三萬迎於灊上容前拜帝下車止之十月詔曰天禍晉邦家嗣莫繼成都王穎自居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其以王還第熾先帝愛子令聞日新口臣注望今以為皇太弟以河間王容輔政東海王越使將祁宏迎帝容敗走宏等大掠長安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既至升舊殿哀感流涕食餅中毒或曰司馬越之鳩也崩年四十八在位十六年帝為太子時朝廷咸知不堪政事衛瓘嘗侍晏撫武帝床曰可惜此座和嶠亦以為言武帝默然不答後武帝欲廢太子楊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太子遂定及居大位政出

通紀卷四

群下紀綱大壞賂貨公行天下為之市賈焉帝嘗在華林園聞蛙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姓餒甚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如此類也懷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遊不交人事專翫吏籍有名於時惠帝崩即帝位改永嘉元年王彌汲桑石勒劉聰所在寇掠京師餒甚帝羽檄徵天下兵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即無及矣時莫有至者百官流亡十八九帝召羣臣會議將出奔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與朝士數十人導從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劉曜

石勒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欲幸長安為曜等追及曜遂焚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聰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遂遇弒在位七年年三十秘書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之令主而繼惠帝擾亂之餘東海專政無幽厲之累而有流亡之禍矣

愍帝諱鄴字彥旗武帝之孫吳王晏之子懷帝蒙塵京兆尹梁綜迎之改元建興時王龜出灊水神馬鳴城南京師黑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東行盜發漢灊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時朝廷草創

通紀卷四

十一

服章多闕勅收其餘以實內府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城中餒死米每斛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麩數十餅侍中麴允屑其麩為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然念將士暴殛斯酷令欲聞城未陷為羞死之事庶全黎元免屠爛之苦行遣書朕意決矣乃遣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街壁與觀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在位五年蒙塵於平陽聰臨殿帝稽首于前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帝為聰所弒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板署

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諸侯無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戮 公子曰晉惠之時張華裴頠盡忠王室扶顛救危猶足南面何以坐視其弊危而不救焉 先生曰晉自太康之末風教凌遲俗澆薄為日久矣况惠帝稟質下愚賈后天性兇狡以兇狡之性役下愚之質猶縱烈火而燎于原野自楊駿滅後誅戮相繼八王力爭戎狄窺覩頹綱漏網一時崩潰非命代英雄不能正也張裴儒雅安足用之

右自武帝受禪至愍帝遇弒合五十二年 是為西晉中宗元皇帝興江東是為東晉

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恭王覲之子帝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籍藁如始

通紀卷四

刈及長有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高準龍顏目有精光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琊王惠帝時王室多故帝常推讓以免于禍沉深有度不示灼然故時人未識焉唯嵇紹異之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帝懼禍及將出奔其夜月明而禁衛嚴警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暝雷雨暴至微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東海王越假帝揚州牧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顛刁協等為腹心賓禮賢能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時有玉冊見於臨

安白玉麒麟神璽見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及長安不守群臣上尊號帝不許西陽王羨等以死請之帝慷慨而流涕曰孤罪人也唯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耻吾本琅琊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奴命駕將返國羣臣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許之即晉王位改元建武後愍帝崩問至帝斬繯居廬百寮上尊號乃即帝位改元大興王敦反據石頭帝遣使謂敦曰君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敦乃自為丞相錄尚書事封武昌公尚書僕射多遇害帝崩于內殿年四十七在位六年帝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引

通紀卷四

觴覆之於此遂絕所幸鄭夫人衣不重緣然恭儉之德雖克雄武之量不足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孫威以為始皇逮孫氏四百三十七年考其歷數猶未也及元帝之渡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此矣初云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之遂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酒鴆其將牛金恭王妃夏侯氏通於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公子曰中宗值天下崩離創立江左俱為中興之主比於前代功德云何 先生曰元帝自居藩邸少有令聞及建策南渡興亡繼絕委任宏茂撫綏新舊故能嗣晉配天良有以也

然仁恕為懷剛毅情少是以王敦縱暴幾危社稷

國舒禍其周平之匹乎

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年數歲元

帝嘗置膝上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

孰遠對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

日宴群臣又問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之對曰

舉頭唯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立為太子性寬

厚至孝有文武才略元帝崩即位改元太康時王敦

謀逆帝與王導溫嶠等決計征之敦屯于湖陰帝欲

察其營壘乃乘駿馬微行至湖陰敦方晝寢夢日環

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何以不縛帝母燕

代人狀類外氏敦故謂帝云敦使五騎追之會帝適

去馬有遺蓋以水灌之逆旅賣飯姬帝以七寶鞭與

之曰後有騎乘可以此鞭示之俄而追者至問姬曰

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傳訊久之又見馬蓋冷以為信

馬後大破敦軍敦憤惋而死帝在位三年年二十七崩初

王敦將移神器扶震主之心帝以弱制強潛謀獨斷

廓清大殺撥亂反正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宏遠矣

成帝諱衍明帝長子太寧三年立為太子八月明帝

崩即位尊皇后庾氏為太后臨朝稱制改元咸和祖

約蘇峻反下壺戰敗遇害庾亮又敗於宣陽門於是

王導陸燁孫宏等衛帝於太極殿賊乘勝麾戈接於

帝坐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遭掠奪時太官唯燒

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震響都邑太后以峻

逼辱夏茂崩年三十二峻遷帝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

慟哭溫嶠庾亮等帥舟師四萬攻峻於石頭斬之賊

黨復立峻弟逸為帥又大敗帝御于溫嶠舟中群臣

頓首號泣請罪時大兵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

宮五年帝幸司徒王導帝置酒大會是歲石勒僭即

帝位八年石勒遣使致賂詔焚之帝在位十七年年二

十二崩帝少聰敏有成人之量蘇峻之亂南頓王宗被

庾亮誅之帝不知及峻平帝問亮曰白頭翁何在亮對

曰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誅之人

言舅作賊復如何亮懼色變庾亮曾送酒於江州刺

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驚允之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

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憚聞飲藥而死嘗欲作射

堂計用四十萬金以勞費乃止雄武之量雖懸於前

王恭儉之德足追於往哲矣

康帝諱岳成帝母弟成帝崩即位改元建元諒陰不言委

政於舅庾冰何充立子聃為皇太子帝在位三年年

二十三崩子穆帝立

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即位年二歲尊皇后褚氏

為皇太后臨朝稱政永和元年太后設白紗帷於太

極殿抱帝臨軒改元以桓溫為安西將軍攻蜀平之

升平元年帝加元服始親政事大赦改元欣飛督王饒

獻鳩鳥帝怒鞭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

衢李勢降符堅率眾入關慕容儁僭帝位於中山帝

在位十七年年十九崩

哀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初封琅邪王累遷驃騎將軍穆帝崩太后令曰帝奄不救允嗣未建琅邪王不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尚冲幼未堪國難今義望情地莫與之比其以王奉大統百官奉迎于琅邪第遂即帝位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度中毒崩于西堂在位四年年二十五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母弟哀帝崩即位桓温自廣陵詣闕因圖廢立宣宗德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帝着白袷單衣下西堂乘積車出神獸門群臣拜辭莫不欷歔在位六年初桓温有不臣之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軍敗威名頓挫遂圖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闕床第易誣乃言帝

通紀卷四 十六

為閭遊行廢辱帝每以為慮嘗召術人扈諫策之卦成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降封帝為海西縣公帝知天命不可再興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無思慮終日酣飲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怜之遂作歌焉朝廷以帝安於屈辱不復為慮太元十二年崩年四十五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幼而岐嶷郭璞見而奇之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虛寡欲尤善元言初封為琅邪王永和初宗德太后臨朝拜大將軍錄尚書事廢帝徙封會稽王進位丞相太后詔曰丞相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幼令英秀元虛神棲事外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屬為日久矣宜

從天心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温及百官奉迎即帝位改元咸安温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與武陵王晞謀反帝對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帝不許温固執至于再三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變色不敢言乃徙晞于新安立昌明為皇太子帝在位一年崩年五十三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桓温威震内外帝懼廢黜中書侍郎郝超請急省其父帝謂超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謝安

通紀卷四 十七

稱為惠帝之流清談美勝耳 公子曰東晉自元帝已下何為賢主 先生曰晉自遷都江左疆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磐石之宗居上流之口負才矜地志懷問鼎明帝之雄斷王導之忠誠則晉祚其移於他族矣若使降年永久佐任群賢因瀍澗之遺黎乘劉石之衰運興復中原不難圖也 孝武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初封琅邪王簡文崩上即位改元寧康宗德太后臨朝攝政太元元年帝加元服太后歸政帝始臨朝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內殿引沙門居之八年苻堅帥眾寇淮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謝元等戰于淝水大破之初聞大舉眾號百萬朝廷將謀元師衛將軍謝安曰惟凡子元可當北

任即遣元及安子炎率銳士八萬擊破堅軍始聞有口
軍舉朝咸懼桓冲在荆州遣軍援國謝安怡然不懼
止冲之時冲對寮佐歎息以為必敗及破賊有驛書還
報安安了無喜色朝野服其度量詔以琅邪王導子
為中軍將軍帝母弟也無才能但以親舉用殷仲堪
王恭皆帝心膂姚萇背堅起兵於北地慕容冲僭帝
位代王圭國始稱魏帝在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崩帝
幼而聰悟簡文之崩時年十歲至哺時不臨左右進諫
荅曰哀至即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為精理不減
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沉於酒色為長
夜之樂末年有長星晝見帝心惡之夜於華林園
舉酒祝之曰長星勸爾一盃酒自古豈有萬歲天子

通紀卷四

十八

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為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
傍無正人竟不能改時張貴人有寵年近三十帝戲
曰爾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遊崩于清暑殿
初簡文見讖曰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
夢神人曰汝生男當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
以為名簡文悟乃流涕後至帝崩而晉祚傾矣
公子曰中興之政咸歸大臣唯孝武為君威福自己外
摧彊寇人安吏肅比於明帝功業何如 先生曰孝武
克夷外難乃謝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於委任會稽
棟梁已撓殷王作鎮亂階斯起昌明之讖乃驗於茲加以末
年沉晏卒致傾覆比蹤前哲其何遠乎 公子曰
謝安為相可與何人為比 先生曰昔顧雍封侯之日

而家人不知故前代稱其賢乎夫以東晉衰微江左
凋弊戎狄交侵疆場日駭况永固符堅英主親率百
萬符融名將執銳前驅厲賓衛之甯距騁張蚝之
鋒鈔先禁賓館以待晉居強弱而論雖鴻毛大山不
足為喻文靜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謝元之書則勝敗
之數固以在於胸中矣斯人也豈以區區萬戶之封動
其方寸矣若論其度量近古已來未見其匹惜哉不
與八元三傑齊衡接軫曠首太階贊升平之業矣
安帝諱德宗孝武長子武帝崩即位後以稽王導子
為太傅攝政兗州刺史王恭舉兵以討僕射王國寶
為名甲申殺國寶以悅恭恭乃罷兵恭入與桓元舉
兵反劉牢之敗恭斬之桓元又與王師戰王師敗績桓

通紀卷四

十九

元自為侍中楚王十一月遷帝于尋陽元篡位劉裕
與何无忌劉毅等舉義兵破元衆與反正劉裕為侍
中盧循頻敗王師乘勝至淮口劉裕擊走之裕又伐
姚泓克長安帝在位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崩帝不慧自
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
皆非己出故桓元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
有二帝劉裕將欲禪代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
以應二帝
偽楚桓元字敬道大司馬桓温子為江州刺史形貌
瓌傑風神踈朗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率眾下京師
朝廷震駭以元為丞相遂篡帝位司徒王謐入解璽
綬遷帝于尋陽以王謐為丹陽尹卞範之為將軍殷

仲文為佐命桓謙為揚州刺史桓徽為吏部尚書王
緩為中書令謝鯤為侍中皆人表也元性貴奇好異
志無一定紅摘纖微以示聰悟自篡逆之後驕奢荒侈
不理政事馳騁畋獵不捨晝夜百官皆繫馬省前文
武因乏百姓力竭宋武帝隨桓修朝元元厚禮之元
妻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非久居人下元
曰吾方清中原非劉裕莫可以計事待關龍平定徐思
其宜及舉義旗元有憂色謂左右曰劉裕勇冠三軍
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而擣蒲一擲百萬何无
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不成宋武
大破桓謙于覆舟山元曰朕其敗乎曹靜之對曰人
怨神怒臣實恐懼元曰人或怨神復何怒靜之曰遷

晉七廟飄泊江湄大楚之際不及於祖此所以怒也遂
嘿而無言乃馳出西掖門而走參軍胡蕃攬元馬控
曰羽林細射皆楚人也受累代恩澤不驅令一戰是欲
何歸元不對但舉策鞭馬而走累日不食或進糲粥
噎不能下其子升年五歲抱元胸撫之而泣元悲不
自勝督護馮遷追斬之儲位一年 公子曰桓元聰敏有
夙智其才遠略亦一代之異人而遂至滅亡運祚不終何
也 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遠虛己應物覆
載同於天地信誓合於寒暄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
也彼桓元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宏之大德值
晉室衰亂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時篡奪安國
治人无聞焉爾以僥幸之才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

固其宜也

恭帝名德文安帝母弟桓元篡位與安帝俱在尋陽
元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
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床謂振曰此
豈我兄弟意也振乃下馬致拜安帝崩劉裕以帝為
嗣明年裕至京師帝乃遜位于裕裕以帝為零陵王
居秣陵行晉正朔車輿旗服一如其舊有文而不備
其禮帝在位三年後為裕所殺年三十六始元帝以丁
丑歲稱晉王使郭璞筮之曰享二百年至此一百四載
然丁丑係西晉終年入宋所餘唯一百二載璞固以百
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

右自元帝中興至恭帝遜位于九十一帝一百四年

通紀卷四

三二

是為東晉通西晉共十八帝合一百五十六年而禪
于宋

通紀卷四終

通紀卷第五 自前涼終北燕目十六國

涼張軌 寔 茂 駿 重華 靈曜 祚

元龍 天錫

後蜀李特 雄 班 期 壽 勢

前趙劉元海 和 聰 曜

後趙石勒 宏 季龍 世 尊 鑒

魏冉閔附

前秦苻健 生 堅 丕 登

前燕慕容皝 暉 暉

後秦姚萇 興 宏

西秦乞伏國仁

後涼呂光 紹 纂 隆

後燕慕容垂 寶 盛 熙

南涼秃髮烏孤 利鹿孤 儔 檀

南燕慕容德 超

西涼李暠 士業

北涼沮渠蒙遜 茂 乾

夏赫連勃勃 昌 定

北燕馮跋 宏

前涼張軌安定人也漢張耳十七代孫明敏好學以時多難陰圖據河西筮遇泰之觀乃投策曰霸者兆也晉武帝時為涼州刺史及懷帝在長安京師苦旱軌遣杜勳獻馬五百匹布三萬匹王彌逼洛陽軌遣將軍張裴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師愍帝即位

拜軌侍中大尉涼州牧在州十三年依晉正朔卒謚曰武公子寔代立

寔字安孫敬賢愛士以秀才為中郎將軌死州人以寔

代軌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元帝即位于建

鄴寔猶稱建興六年亦從中興之所改也劉曜大掠

關中死者十有八九馬惟涼州獨全初永嘉中長

安謚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驗矣

寔自稱晉王在位六年為左道劉宏所殺弟茂立

茂字成遜虛靜好學不以名利嬰心州人以寔子駿方

幼奉茂為牧猶稱建興茂築靈均臺周輸十八餘堵

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百

姓築臺乎辛巖以曾妓妾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

曾稱先君之令何妨乎乃命止役後令參軍陳珍

大破劉曜軍口口疾亟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

友見稱汝當謹守臣節在位五年年四十八卒無子

駿立

駿字公度幼而奇偉卓然不群嗣為位猶稱建興十

二年長史范禕請改年號駿不從起蘓光殿殿之四面

各起一殿並依方色四時居之駿在位刑清國富群

臣盡力後稱藩於石勒在偽位二十二年卒子重華立

重華駿第二子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死嗣位時石

季龍使將麻秋侵寇不報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

於重華曰議者舉將多推宿舊且韓信之舉非舊

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

之用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唯才所授主簿謝艾兼資文武請委以專征重華召艾問以計策艾曰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禦之重華大悅遂以步騎五千令艾討之麻秋率眾抵禦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動艾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秋軍乃退艾乘而擊之俘斬甚眾秋匹馬奔大夏重華在位十一年年六十卒子靈曜立

靈曜年十歲嗣為伯父祚所殺伯祚立

祚博學雄毅有政事矯重華遺令廢靈曜尋殺之

通紀卷五

三

遂僭位淫亂不軌為張琚所殺立曜弟元觀

元觀字元安年十四在偽位九年為天錫所殺

天錫駿少子也元觀以天錫專政與大臣謀討天錫

事洩元觀遇害宣言暴薨天錫自號涼州牧後符堅

之師大至諸將相繼敗死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又敗

乃降其國遂滅在偽位十四年

右前涼九主七十六年據涼州為符堅所滅

後蜀李特巴西宕渠人少仕州郡雄武善騎射沉毅

有大度隨流入入蜀至劔閣箕踞歎息顧眄險阻曰

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後收合七

千餘人攻成都自稱益州牧建初元年羅尚斬之在位

三年弟流領其眾尋死諸將共立特子雄復據益州

雄特子母羅氏夢大地遶身有孕十四月生雄身長

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特死僭稱成都王繫

羅尚敗之僭即帝位改元大武雄性寬厚簡刑約

法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僭位三十年死立兒子班

班雄兄蕩子僭位一年為雄子越所殺越讓位於期

期雄第四子聰慧好學僭位三年為壽所殺

壽特弟驥子於期為從父叔以兵襲成都殺期即

僭位五年而死

勢壽子長七尺九寸晉帶十四圍壽死即偽位大司

馬桓溫伐勢至城下縱火燒其城勢乃夜遁尋縛

於軍門溫送首建康僭位五年而敗

右後蜀六主四十六年而滅

通紀卷五

四

前趙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

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

劉氏中平中單于羗渠使子扶羅將兵助漢討平

黃巾羅死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父元海詔獻英慧

及長嗜學尤好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後習武

事妙絕於眾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

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

寸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渾屢言於武帝

帝召與語大悅之謂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

日碑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誠如聖旨然

文武之才幹賢於由余日碑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

南之事吳不足平帝稱善及惠帝失馭寇盜蜂起

成都王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後并州刺史東瀛公
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頴元海說頴曰今二鎮跋
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所能禦之請為殿下還說五
部以赴國難頴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否鮮卑烏丸勁
速如風雲何易可當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
銳徐傳檄天下以順逆制之君意如何元海曰殿下
武皇帝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
思為殿下捐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
瀛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郭宮示弱
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遠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
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
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推東瀛三

通鑑卷五

五

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頴悅拜元海北
單于元海至左國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元
海謂劉宣等曰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
王生於東夷唯德所授耳遂僭即漢王位永嘉二
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永鳳以永嘉四年死在偽位六
年子和立
和元海長子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元海死嗣位其
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忝顧命說和曰
先帝不惟輕衆之計而使三王搃彊兵於內大司馬
握十萬勁卒於近郊陛下今便為寄主耳此之禍難
未可測也和然之遂攻聰其年為聰斬于光極殿
聰字元明元海第四子聰生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

常幼而聰悟好學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
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書善屬文著述十
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弓彎三百斤膂力驍捷冠
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
測也弱冠遊京師樂廣張華尤異之元海為大單
于拜聰為鹿蠡王既殺其兄和遂僭尊位改元光興
使劉曜攻陷洛陽虜懷帝以為特進引帝入宴謂
帝曰卿為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
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詞示朕謂朕曰聞君
善為詞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言
善者久之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
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邪帝曰此

通鑑卷五

六

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錄故為陛下
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
下何由得之聰為貴嬪劉氏起鸚儀殿廷尉陳元達
入諫聰大怒曰吾為萬乘主將營一殿豈問爾鼠子
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由得成將曳出斬之元達
先鎖晉而入至即以鎖遠樹左右曳不能動曰朱
雲有言願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
何如主也聰乃解引元達謝之又使劉曜攻陷長安
城以聰帝歸于平陽聰僭位九年死
曜元海族子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
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莫不
顛仆曜神色自若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

白目有精光髭鬚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落拓高亮與眾不群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聰死遂僭位改元光初喬泰等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徙都長安國號趙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河上曜自隴右長驅至河西戎卒二十八萬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金鼓之聲沸河動地其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懼遣使稱藩石勒率大眾來曜陣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揮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為堪所執送于勒所後為勒所殺僭位十年

右前趙四主二十六年為石勒所滅

通紀表五

後趙石勒上黨武鄉羯人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行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口離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及長壯健有膽力所居武鄉北山原上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人狀貌奇異志度非常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郭人郭敬陽曲窳駘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厚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飢甚東瀛公騰執諸口詣山東賣充軍實兩胡連一加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既而賣與在平人

師惟權奇其狀貌而免之權家隣於馬牧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後劉元海稱帝勒與王陽支雄等八騎為羣盜後眾十餘萬引張賓為謀主進據襄國王浚遣鮮卑段就六眷末杯等步騎五萬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高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挑戰頻敗勒將大陣以決之顧謂張賓孔萇曰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取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重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可復出戰示之以弱速擊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為迅雷不及掩耳勒即以孔萇為攻戰都督造突

通紀表五

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其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眾遂奔散勒又以兵襲幽州生擒王浚劉琨遣將軍姬澹率眾十餘萬討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感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勒曰澹大眾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未齊可一戰擒之何彊之有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兵勒輕騎與澹戰而收眾偽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兵發夾擊澹軍大敗之獲鎧馬萬疋并州降于勒琨遂奔季龍等百餘人上疏勸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

德忝荷崇寵夙夜悚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
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事殷朝小白以一匡
之盛而尊周室況國家道盛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
亟止斯議勿復紛紜季龍等又上疏曰殿下鞭撻宇
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休祥日月相
繼山川夷靜星辰不忒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
使攀附之徒蒙尺寸之潤勒西向而讓者五南向
而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請乃許之國稱趙改元
建平晉征北將軍祖逖牙門將軍建隆于勒勒斬首送
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
惡猶吾之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青兗間壘壁叛
者逖皆不納勒雅好文學常令儒生讀漢書而聽之

通鑑卷五

九

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成天
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
以兵十萬攻劉曜于洛陽擒之因置酒高會飲酣
謂徐光曰朕方古創業何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
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
也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太過朕若遇高皇當
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朕遇光武當
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
落如日月之皎然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
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借位十五年死夜葬山
谷間人莫知其處
宏字大雅勒第二子虛襟愛士恭謙自守勒謂徐光

曰大雅惜惜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
至漢文元默而守之聖人之後必代勝殘此天道也
勒大悅宏在位一年為季龍所廢

季龍勒從子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
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料別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
拍受攻討所向無前故勒使以專征之任後廢宏僭
位改元建武時豪戚侵恣賄賂公行季龍患之擢殿
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是百寮震懾
州郡肅清季龍曰朕聞良臣猛獸高步通衢而於狼
避路信矣哉僭位十三年卒于世立

世立三十三日為兄遵廢遵自立
道立一百八十日為石閔所殺閔立石鑿

通鑑卷五

二

鑿立一百三日為閔所殺閔遂誅諸口一日之中斬首
數萬千時高鼻多鬚溢死者大半

右後趙六主三十四年為石閔所殺

石閔者季龍養子善謀策勇力絕人既殺石鑿遂僭
位國號大魏改元永興復姓冉戎卒三十萬旌旗鉦
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遇也慕容暐遣慕
容恪率眾伐閔閔與恪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
馬揀善射者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
乘赤馬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鈎戟順風擊之
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躍馬
潰圍馬死而為恪所擒送至龍城斬于遏陁山山左
右七里草木悉枯傳國璽入晉

前秦苻健字建業略陽氏人父洪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之術自稱三秦王後為麻秋所殺健將兵入關據長安僭即帝位於太極前殿建元皇始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關右稱來蘇僭位四年死雄洪口字元才少善兵書多謀略為佐命元勳及卒健哭之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乎

生健子幼而無賴及長力舉千斤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健死僭即帝位改元壽光有司奏太白犯東井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當渴也何所恠乎或言陛下聖明御宇天下唯歌太平生曰媚我引而殺之或言陛下刑

通紀卷五

三

罰失度曰謗我亦殺之生僭位二年為堅所殺堅字永固雄之子生時有神光自天屬于中庭垂手過膝目有紫光既殺生以偽位讓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以群寮固請乃僭稱大秦天王改元曰永興呂婆樓薦王猛於堅及相見如元德遇孔明也乃改猛為始平令猛下車刑政清嚴殺一吏堅怒之猛曰宰寧國以禮理亂邦以法臣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肅清軌法者甘心鼎鑊堅曰王猛乃夷吾子產之儔也歲中五遷後率諸將伐慕容暉遣慕容評救二城評敗猛遂圍鄴堅聞之留太子宏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安陽猛乃至安陽迎堅堅曰昔亞夫不出軍門

而迎文帝將軍何臨敵而奔眾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聖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鑿駕遠臨朕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執慕容暉堅悉散時宮人珍寶以賜將士河北平於是外國朝獻者十餘國大宛獻天馬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堅曰吾思漢文返千里馬乃悉還之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而觀之見其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已死乃止後王猛子皮謀反事洩堅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赦

通紀卷五

三

不誅徙皮朔方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未嘗不臨食輟哺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以為如何僕射權翼對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未可圖也堅默然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晉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眾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有何不可符融曰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伐也堅少子詵曰聞季良

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
今晉有謝安桓冲陛下伐之是虛行也臣竊惑焉堅
曰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高風
之墮秋箝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吾意
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遂遣征南符融為先鋒堅發
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
望東西萬里水陸齊進晉遣都督謝石謝元等水陸
七萬拒融至壽春登城而望見晉師部伍齊整將士
精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謂融曰此亦勅
敵也遂進師列陣臨淝水晉師不得渡元遣使謂融
曰君懸軍深入逼水為陣此持久之計豈欲戰乎若
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群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

通鑑卷五

十三

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
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而為晉師所殺軍遂
大敗堅退至長安慕容冲起兵攻長安堅責冲曰爾
輩群奴何為送死冲曰奴即奴矣既獸奴苦復取爾
相代堅大怒乃誅疇父子及其宗族時長安大飢人
自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堅率眾登城身貫
甲冑飛矢滿身血流被體遂奔隴上慕容冲入據長
安放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姚萇遣將圍堅於五將
山遂執之縊于新平佛寺年四十八初有童謠云阿
堅連牽三十年堅僭位二十七年而亡
丕堅庶子出鎮于鄴為慕容垂所逼遂奔晉陽為晉
將擊殺之

登堅之族孫度量不群好為奇略及堅敗與姚頌德
相持時歲旱人飢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
等朝戰暮便飽何愛飢邪士眾從之噉死人輒飽能
開登僭位後為姚興將尹緯所殺

右前秦五主四十四年為姚萇所滅

前燕慕容儁昌黎鮮卑人祖廐父凱代為單于儁姿
貌魁偉博覽群書平冉閔詐言得璽乃僭即皇帝位
建元元璽據鄴城河南汝穎皆下之儁疾謂慕容恪
曰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
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
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
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汝行周公

通鑑卷五

十四

之事吾復何憂儁僭位十一年而死
暉字景茂儁子儁死僭即帝位改元建熙使侍郎梁
琛聘于符堅琛言於慕容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
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且符堅機明好斷納善
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
自謂千載一時終為人患者其王猛乎暉評不以為
虞俄而堅遣王猛率眾伐暉大破評軍遂寇鄴擒暉
暉僭位十一年為堅徙於長安後殺之
右前燕二代據鄴十九年為符堅所滅
後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人也父弋仲石勒以為
將軍及季龍殺石宏自立弋仲謂季龍曰奈何把手
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正直不之責弋仲有子

四十二年卒長即弋仲第二十四子少聰敏多權畧符堅以為龍驤將軍堅死長自稱秦王以尹縉為謀主遂據長安僭帝位國號大秦改元建初置酒高會謂尹縉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縉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時符登尚為長患諸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日長笑曰吾不如七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眾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故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眾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建立功業策任群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長疾夢符堅將天官使者

通紀卷五

二五

鬼兵數百突入宮中長遂狂言或稱臣殺陛下者凡某非臣之罪言訖而死僭位十年子興立興長子長死僭即帝位改元皇初方日月薄蝕降號稱王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劉裕誅桓元迎復安帝格遣使請南鄉諸郡群臣咸諫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仗義起微匡輔晉室若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遂割南鄉十二郡歸于晉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魚鹽竹木皆有賦焉群臣咸諫曰王者子育萬邦不宜奪百姓之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其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行之興謂群臣曰卿宜明揚側陋助吾舉賢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皆歷

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數僕射梁喜曰奉旨求賢不曾休倦未見儒雅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代地之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孫吳相皆蕭鄧終不採將於昔哲求相於前賢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僭位二十二年而卒尉劉裕摠大軍伐浚遣檀道濟攻潼關姚紹遣長史姚洽率騎三千屯於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眾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要洽於河上洽戰死浚僭位二年劉裕至長安浚將妻子詣壘門降裕裕送浚至建康市斬之百里之內草木皆焦死

通紀卷五

二六

右後秦三十二年為劉裕所滅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為符堅將軍堅死自稱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僭位四年卒乾歸國仁弟仁死僭位二十四年卒熾磐乾歸子性勇果臨機能斷僭位七年而卒慕末熾磐子僭位二年為赫連所殺右西秦四主於河西三十七年為赫連勃勃所滅後涼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父婆樓佐命符堅官至太尉光年十歲與諸童兒戲於邑里為戰陣之法及長身長八尺四寸自有重瞳子符堅以為將軍摠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

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元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有濟諸軍俄而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至龜茲國大敗之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始獲鳩摩羅什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駁馬萬餘匹而還光聞堅敗據姑臧自領涼州刺史後僭即天王位改年龍飛光疾立子紹為天王自為太上皇僭位十一年而卒

紹既立為庶兄纂所殺

纂光庶子殺紹自立僭位三年卒

隆光弟寶子美姿貌善騎射纂死隆遂僭位後為姚興所攻竟降興為興所殺

右後涼四主十四年國滅

通鑑卷五

十七

後燕慕容垂銑第五子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垂手過膝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垂懼奔符堅堅以為將軍及堅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垂子寶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少康之功也垂曰汝言是也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王又為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萬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授首之便何慮無之乃以兵屬堅請至鄴展拜陵墓堅許之遂攻鄴城符丕走垂僭位改元建興在位十三年死

寶垂第四子垂死即偽位為魏師所伐寶乃盡眾出戰騎三萬七千步卒十二萬敗績而還魏軍方軌

而至上下恐懼三軍奪氣寶率萬騎奔薊僭位三年為蘭汗所殺

盛寶庶子殺蘭汗僭位三年而卒

熙垂子盛死僭位四年為馮跋所殺跋奉寶養子高雲為主為幸臣離班所殺跋遂篡其國

右後燕四主通高雲二十四年為馮跋所滅

南涼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呂光署為益州牧左賢王烏孤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自稱大單于西平王都廣武年號大初更稱武威王僭位三年而死弟

利鹿立

利鹿孤既立聞呂光死改元建和僭位三年而死弟

僭檀立

僭檀少機警有才略姚興遣尚書郎韋宗詣僭檀傳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權變無窮辭智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代之才經綸名教不必華宗夏士吾觀僭檀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僭位十三年為乞伏熾磐所殺

通鑑卷五

十八

右南涼三主十九年國滅

南燕慕容德銑之少子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覽群書符堅敗於鄴其兄垂稱燕王封德范陽王及魏逼鄴乃率戶四萬自鄴徙於滑臺後以滑臺分晉魏之間乃引師而南兖州諸城悉降置守宰以撫之遂入廣固僭帝位改元建平於是講武於

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震動天地立兄子超為太子僭位五年而卒

超身長八尺骨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死僭位改元太上超用公孫五樓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晉將劉裕伐超超引群臣議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選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勢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不從慕容鎮曰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

通紀卷五

十九

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俄而晉度峴超乃奔還廣固保小城慕容鎮曰陛下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亦為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未幾王師圍城四面皆合於是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元文說裕曰昔趙功曹冀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疑請降後慕容恪之攻段龕亦如之而龕亦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

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裕四面進攻殺傷甚眾尚書壽悅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走出為裕軍所執僭位六年裕數之以不降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

右南燕二主據齊地十一年為劉裕所滅

西涼李暠字元盛隴西成紀人祖奔事張軌為將軍元盛少而好學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騰同宿磨起謂元盛曰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將軍段業自稱涼州牧業以元盛為燉煌太守元盛初難之會生白額駒乃從之遂稱藩于鄯後遷居酒泉遂以疾卒于士業立

通紀卷五

三十

士業府寮奉為涼州牧自征沮渠蒙遜為蒙遜所殺右西涼二主二十四年而滅

北涼沮渠蒙遜其先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殺段業自稱涼州牧後又破僭檀于窮泉乘勝入姑臧僭河西王位改元元始在位三十三年卒于茂虔立茂虔六年為魏所滅

右北涼二主三十九年為魏所滅

夏赫連勃勃匈奴左賢王之後身長八尺五寸辯慧美風儀姚興鎮朔方遂僭稱天王建元龍昇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營起都城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及劉

裕滅姚宏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謂王買德曰
朕將進圍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
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
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
成篡事爾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
顯百姓以君為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為歲矣青
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來去之路然後
杜潼關塞峭陝絕其水陸之道聲檄長安申布恩澤
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
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
自定也勃勃善之其子瑣率騎二萬伐長安赫連昌
屯兵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南斷青泥勃勃率大
軍繼發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召義
真東鎮洛陽勃勃遂入長安僭即帝位改元昌武以
東魏逼朔方留子瑣守長安而還統萬僭位十八年
死子昌立
昌立四年魏殺昌弟定立
定立三年為魏所滅
右夏三主一十五年據朔方為魏所滅
北燕馮跋信都人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慕容
熙以為將軍後殺熙自立僭稱天王國即號燕建元
太平以兄子乳陳為青州牧乳陳叛跋跋遣馮宏討之
尅期出戰將軍張興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擊營
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宏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

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眾火
俱起伏兵要擊俘斬無遺遂殺乳陳跋僭位二十一年
死弟宏殺跋子翼自立
宏僭位七年為魏所殺

右北燕三主二十八年而滅

前涼	起晉惠永	後蜀	起永寧	前趙	起永興
後趙	起晉元大	前秦	起晉穆永	前燕	起大成口
後秦	起宋孝武	西秦	起十	後涼	起十
後燕	起十	南涼	起後魏	南燕	起大興
西涼	起四	北涼	起四	夏	起天賜
北燕	起六				

總按載記及諸家著述其編次十六國皆先後

不定今據僭位年月向前者為之次第云爾

通紀卷第五

通紀卷第六

宋高祖 少帝 文帝 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南齊高祖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宋高祖武皇帝姓劉氏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興里人漢高祖弟楚元王交之後交十五代孫混始過江居晉陵丹徒縣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為皇考帝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次癸亥生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特家貧有大志不理廉隅事繼母以孝謹稱嘗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

通紀卷六

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帝素貧世人莫能知之唯琅邪王謐獨深敬焉嘗負刁達社錢三萬被達執錄甚嚴謐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帝名微位薄感流皆不與相知唯謐交焉桓元篡位謐手解安帝璽綬為元佐命功臣及義旗建衆並謂謐宜誅唯帝保持之劉毅常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益懼後奔于曲阿帝迎還復位初帝參劉牢之府軍事破孫恩有功晉帝以帝為下邳太守元興初荆州刺史桓元及彪建鄴元以兄脩鎮丹徒脩以帝為中兵參軍十二月桓元篡位帝見之元詔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特集贈賜甚厚帝愈惡之後還京口與何无忌弟道規劉毅孟昶等並同謀興復之計三

年帝託遊獵與无忌魏詠之檀憑之等義徒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候城門開義衆馳入齊叫吏士驚散即斬脩以徇帝哭之厚加歛恤衆乃推帝為盟主率義衆軍次竹里元遣將吳甫之來禦帝帝躬執長刀大呼即斬甫之元又使桓謙屯東陵口下範之屯覆舟山旦義軍食畢并其餘糧張旗幟於山上以為疑兵帝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因風縱火火煙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大敗元乃浮江南走帝遂鎮石頭城立留臺遣諸將追元命尚書王叔率百官奉迎乘輿三月晉帝至臺城以帝錄尚書事偽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帝上表北討五月至下邳超將公孫五樓請斷入峴壁清野以

通紀卷六

待之超不從初謀是役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也超使公孫五樓據臨朐以待帝遂進軍賊騎交至日昃戰酣帝令將襲克臨朐賊乃大潰超遁還廣固遂圍之超先乞師於姚興至是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遽諫曰此言不足以威敵容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笑曰此兵機也非子所知羌若能救

不有先聲是自彊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羗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十月帝使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懸梯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明年二月屠廣固擒超斬建康市初帝之北伐也盧循與徐道覆乘虛而出南康郡守皆走即日班師四月帝至都城賊眾十餘萬軸艦百千里孟昶等欲擁天子過江帝曰今兵雖少猶足一戰若尅濟臣主俱休苟厄運必至當以死衛社稷橫屍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不復能逃竄草間求活也吾計決矣卿勿復言帝遂移鎮石頭賊果大至帝曰賊若新亭直上且且迴避勝負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帝

通鑑卷六

登石頭以望之大悅循軍次大雷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命眾軍擊之帝自於中流慮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賊大敗循單舸走餘眾悉降師旋授揚州牧姚興死子宏立帝表伐關洛十月大軍取洛陽遂入河沂流西邁索虜拓拔木末遣大將鵠青及司徒長孫嵩青州刺史阿薄千勒步騎數萬沿河隨軍而西河流迅急舟師牽百丈進舡艇漂北岸為虜所掠帝遣小將丁昨將七百人車百乘渡河北岸去水百步為却月陣虜惑其故昨結營畢帝令朱齡石以兵二千人就據之人持一短稍一大槌虜進圍營帝令軟弓先發虜見人少矢近兵薄來攻短兵既接乃以長柯大槌槌之又雜以勁弓天下如

兩虜死者相積臨陣阿薄千虜乃走自是大軍遂進王鎮惡大破姚泓軍遂克長安擒姚泓九月帝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積帝先收其寶器記里鼓指南車渾儀土圭之屬送京師其餘珍寶金玉悉以班賜將士送泓斬建康市大會文武於未央殿以子義真為雍州刺史鎮長安遂歸晉帝命帝授相國宋公備九錫之禮按本史九錫在前自魏漢晉宋齊梁陳皆天子進宋公備九錫之禮宋帝即位元熙元年詔使公入輔天子命王亮有二攝建天子性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馬二年至京師晉帝傳位引晉使陳備物於庭帝謂寮佐曰孤本布衣始願不及此眾人歛社將對王宏率爾而言曰此所謂神物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在位者以為知言帝久勞於外有懷代得嘗宴從容而言曰昔桓元篡逆天命已遷吾首倡大義興復王室南征

通鑑卷六

北伐克平字內功業既就仍受九錫年將哀暮位極人臣盛滿之誠古人所重今欲奉還王爵歸老京師諸卿以為何如群臣咸稱功業而莫曉厥旨曰晨坐散傳亮遂外寤焉而官門已闔亮扣門求見曰臣暫欲還都帝識其意許之亮即夜發至京師以禪代諷晉恭帝恭帝欣然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使奉璽書歸皇帝璽綬帝從之乃備法駕幸建康宮即位改元永初立子義符為太子以第二子義隆為揚州刺史太后詔帝曰道憐是汝布衣兄弟宜與揚州帝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但以揚州根本所係非道憐能辨太后曰道憐年已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耶帝曰車兒

雖為刺史每事大小一決寄奴道憐年已長矣若不親其事則遠近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帝在位三年年六十七崩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親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琥珀理金瘡帝大悅命搯碎分賜將士平關中得姚泓侍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微言之即日令出宮帝性簡易嘗着連齒屐好出神武門外逍遙左右從者不過十人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耕具頗有存者皆令藏之以示後來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床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素頓或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

通紀卷六

五

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公子曰宋高祖誅滅桓元再興晉室方於前代孰可比倫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時以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於魏武晉宣觀彼二君恐非其類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偉晉宣頻立大功得比二人以為多矣季孟之間何為非類 先生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濯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兇曾非已力晉宣歷任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既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晉鼎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於庸蜀擒姚泓於嶠函克慕容超於青州梟盧循於嶺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觀其

豁達宏遠則漢高之風制勝冒襟則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高祖長子即位改元景平司空徐羨之僕射傅亮鎮軍謝晦受遺詔輔政帝有勇力能騎射即位昏亂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酒賣菜又開瀆為埭與左右引舡唱呼以為歡樂羨之等白太后廢帝為榮陽王徙吳郡羨之使舍人邢安泰害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閭門使人以門開陪之致殞在位二年年十九

通紀卷六

六

迎入奉皇統是時徐羨之等新有殺害及鑿駕西迎人懷疑懼王華進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而人望未改徐羨之中心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帝大將軍之心明矣廬陵嚴斷將來懼不自容殿下寬宏仁恕眾所知矣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殿下當長驅六轡以副天心王曰君復為宋昌也至京師大臨三日問二王薨故如魏少帝於吳縣也 羨之惶懼不能對百寮奉璽綬勸進三讓乃許羨之奉表歸政上始親萬機三年誅羨之亮時謝晦為荊州刺史乃舉兵反詔將軍檀道濟征之帝問策於道濟道濟曰臣與謝晦俱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智明練殆難與敵臣悉晦智晦悉臣

勇然晦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長今奉王命外計必未陣而擒也晦知徐傳被誅子弟被害乃上表曰臣若專權不顧國典便當欺背天日翼奉少主豈得公流三年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尊下武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後道濟至江陵擒晦送都下殺之帝留心理道百姓大安自江左已來稱元嘉為盛嘗宴于武帳堂上將行勅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盱不至各有飢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我欲使汝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取物免彭城王義康官廢為庶人義康帝弟也後幸會稽長公主第宴極歡王乃再拜頓首悲不自勝帝起扶之主曰車子巖手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因慟哭帝亦流涕相將

通鑑卷六

且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武帝葬故終主之代義康無恙初高祖微時有袖布襖是敬皇后手作之及貴猶存以付長公主曰後代有驕奢不節者可出此衣示之及劉湛下獄事連徐湛之將加大辟公主即日入宮以錦囊盛布襖擲於地曰此是我母與汝父作此衲衣今日得一口飽飯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乃大哭帝遂赦湛之時范曄與孔熙先謀反事泄曄不伏熙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帝奇其才使謂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乃我負卿也熙先上書陳謝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語尚之曰使孔熙先口三十作負外散騎豈非時匠之失乎尚之曰臣曾諺曰待罪選曹誠無以激濁揚清然

君子之有智能猶鵠鳳之有文彩若候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霄之上帝曰昔有才而不遇知己何嘗不遺恨於後代哉帝在位三十年為太子劭所殺初劭及帝始興王濬並多乖禮度懼上所知乃為巫蠱呪咀欲以獸勝上聞之大怒以語濬母潘淑妃曰太子富貴更是一口虎頭濬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爾母子豈得一日無我邪將廢劭而殺濬持疑未決王僧綽諫曰事久變生恐後人言陛下只能殺弟不能殺兒俄而劭勒兵入宮平曉上猶未起張超之拔劍上殿帝以机自障超之行弑帝五指俱落劭即位改元太初於是江州刺史武陵王駿將兵下至京師誅劭及濬武陵王即位是為孝武帝公子曰宋文宣明之君享國長久弑逆之禍為何所

通鑑卷六

由善而無報豈非命也 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有愛育之功義有斷割之用寬猛相濟然後為善文帝沉吟於廢立之際淪溺於嬖寵之間當斷不斷自貽其禍孽由己作豈命也哉 孝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母曰路太后元兇弑逆帝率眾討之生擒劭等並梟于朱雀門曝屍於市經月腐爛乃投於江中丙午謁太極殿哭盡哀百司陪位莫不沾泣上好政遊因置酒高會酣適之間多抵辱朝士吏部侍郎江智泉正色曰陛下進人以禮宜無此戲上怒曰卿江僧安兒何敢如此智泉伏席流涕不堪其耻退而自殺初帝舉義旗皆顏峻之謀峻累遷吏部尚書恃已舊恩屢言忤旨帝不能容遂誣以反折



口口然後殺之又冒雨出射雉沈襄文諫曰今日風雨非徒千乘失容遂使聖躬擗沐上方盛怒作色曰卿欲効顏峻邪往日殺峻恨不先鞭其面上聰敏好文史讀奏號稱七行俱下每行幸宴集輒陳詩展義於是天下向風人皆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帝有疾崩于玉燭殿年三十五在位十年帝性嚴急朝臣不敢妄有往來既崩江夏王與顏柳私相賀曰免橫禍矣山陵畢王公大臣聲酒馳逐不捨日夜太子立是為前廢帝

前廢帝諱子業孝武長子即位改元永光又改景和帝亮恃誅戮相繼百官不保首領是時帝好遊華林園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至竹林

通紀卷六

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絲女隨群巫捕鬼帝親自射之左右壽寂之阮佃夫懷刀直入諸姬迸走帝遇害在位一年年十七論在齊東昏侯章

明帝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即位改元太始帝初封湘東王鎮姑熟廢帝景和未入朝被留時廢帝誅害宰輔殺戮大臣恒慮不測之禍疑畏諸父並拘之殿內以帝體肥呼為猪王嘗與水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掘地為坑寔之以泥水乃裸帝內坑中以槽置前以口就槽中食之用以為歡笑後又令叔帝付廷尉明晨應就戮帝先與腹心阮佃夫等密謀是夜壽寂之殺廢帝於後堂遂即位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

品賭戲抗饒借帝曰陛下飛碁臣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帝以故宅起相宮寺費用奢侈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帝曰卿至相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太常寺丞虞愿在側曰陛下此寺皆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有何功德帝大怒使人拽下殿帝好鬼神多忌諱文字有禍敗凶喪等字犯者必加罪戮改駟馬字為駟以其似禍字也以南苑地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期訖更口末年忍虐好殺左右失意往往剗斷截禁中慄慄若踐刀劍又嘗宮內大宴集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皇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令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甚多豈有姑姊集會而裸形體外

通紀卷六

舍為歡寔不如此帝怒遣起後與皇太子納妃諷旨朝士州郡皆令獻物多者至數百金始與太守孫奉伯獻琴書上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時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帝性嗜蜜浸鯁一食一升嘗噉腊肉至二百斤奢費過度務為彫侈天下騷然人不堪命在位七年崩太子立是為後廢帝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太宗諸子在孕以周易筮之即以得卦為名故帝小字慧震即位改元元徽帝年五六歲情學好戲主師不能禁及嗣位好出或入市廛或往營署遇慢罵則悅而受之從者並執鉞牙行人男女犬馬驢牛逢無免者人間憂懼晝不開門



道上行入殆絕與軍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錢數千以供酒肉之費又鉗鑿鉗鉅之徒不離左右擊脇鉗陰剖心剝腹之誅日有數十每見卧屍流血則以為樂孫超有詩氣剖腹視其所食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鐵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一日無事乃慘慘不樂內外百寮皆不自保後又微行無復鹵簿脫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而食之因飲酒夕還是夜七夕令左右楊王夫伺織女渡即報復與內人穿針訖酒臥玉夫侯帝眠熟入殿殺之追謚蒼梧王送首與蕭道成帝在位五年 論在東昏侯章順帝諱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蕭道成迎入即位改元昇明三年王敬則以兵入內求帝帝逃於佛蓋之下太后

通紀卷六

三

懼與陶豎索帝獲焉遷于東邸廢為汝陰王遂禪位于齊初扶出東掖門曰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對者尋為齊所殺在位三年 公子曰孝武明帝二人孰賢 先生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良斷剪枝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昏稚故使齊氏乘釁宰制天下未周歲稔遂移龜玉絨勝雖固適為大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為長歎鼎祚傾渝非不幸也

右自武帝至順帝八主凡六十年為齊滅

總按後魏太常五年即東晉元熙二年高祖以其年六月受禪稱永初元年歲次庚申順帝以升明三年遜位即後魏太和三年也歲在己未又按齊高紀曰六元位也漢自

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凡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三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而禪齊齊以六終六受云南齊太祖高皇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小字聞將漢相國何二十四代孫何初居沛何孫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為蘭陵郡帝四代祖整過江居晉陵武晉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故為南蘭人皇考承之仕宋為漢中太守帝姿表英異龍顏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文遍體舊宅在武晉縣宅南有桑樹長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之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

通紀卷六

五

尉時人服其英達令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尋以帝為兗州刺史嫌帝非人臣之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明帝愈惡之遣冠軍吳喜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酌飲之明帝乃悅明帝崩遺詔與袁粲褚彥回劉康等共執朝政號為四貴桂楊王休範反帝平之蒼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嘗帥數十人直入領軍府方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王立帝於室內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欽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一箭便死後無可復射不如罷箭射之乃取龍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後與袁褚謀廢立皆不見從七月戊子夜楊王夫與將軍王敬

則通謀殺蒼梧王賁首使左右陳奉伯藏衣袖中依常行法稱勅開承明門出囊貯之以與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扣門報帝帝猶不信門不開敬則乃於牆上投其首帝索水洗視敬則乃踰垣入帝跣足出敬則曰事平矣帝乃夜入殿殿內驚怖明日素祭褚彥回等入會西鍾槐樹下召四貴集議帝謂劉秉曰丹陽國之重戚今日之事屬有所歸秉讓不當帝鬚鬚盡張眼光如電次讓素祭素祭又不受敬則拔刀在側跳躍塵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命武賁羽儀等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請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執帝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帝乃下議備法駕迎立順帝素祭貳

通紀卷六

三

於帝帝殺之順帝進帝位相國封齊公備九錫加重綬進爵為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尋受宋禪改元建元立子疇為太子四年上有疾召司徒褚彥回僕射王儉受詔帝崩于臨光殿在位三年年五十六帝少深沉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怒無色博學善屬文奕碁第二品及即位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屐每曰若使我理天下十年使黃金與土同價性寬容與將軍周覆共碁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宏厚如此帝善書謂王僧虔曰誰為第一對曰臣真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真書第三是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後幸華林園宴集各効技能褚

彥回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能唯知誦書因跪誦相如封禪文帝笑曰此是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太子立是為武帝武帝諱頤字宣遠太祖長子小字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宮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摠屋上故字焉即位改元永明詔改葬素祭劉秉沈攸之以其忠於宋也在位十一年崩年五十四遺詔器服不得寶物祭不用牲牢唯茶飲飯酒脯而已自今已後公私不得出家為道及起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之帝剛毅有斷為政摠大體以國富為先頗喜遊宴雕飾之事常言之唯此未能頓遣太子長懋早薨太孫立是為鬱林王 公子曰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為治代誠有

通紀卷六

二

之乎 先生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且立身儉素深知理道踐位已來務存簡約武帝即留意後庭雕飾過度然委任王儉憲章仗出禮樂之感咸稱永明宰相得人斯為美矣 鬱林王名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小名法身初高帝方拔白髮時昭業年五歲於床前戲因問之曰兒言我是誰答云太翁高帝笑曰豈有作人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於地武帝崩昭業即位美容止好隸書進對音吐甚有令譽文惠薨居喪哀毀見者莫不嗚咽及還私室即懼笑酣飲武帝疾稍危昭業侍疾憂容恻戚言發淚下及崩大斂始畢乃悉呼武帝諸妓奏樂諸妓莫不流涕皇后何氏與帝左右淫亂

殿門通夕不閉在位一年為西昌侯鸞所害年二十三
鸞迎其弟立為海陵王 論在東昌侯章

海陵王名昭文字季尚稱延興元年在位一年為鸞
所廢尋亦遇害

明帝諱鸞字景樓始安王道生之子小字元度太祖
撫育恩過諸子宋末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太祖踐
祚遷侍中封西昌侯武帝時為度支尚書儀從如素
士武帝遺詔為侍中尚書令海陵王立為錄尚書事
揚州刺史進封宣城王太后令廢海陵王上即位改元
建武斷官長貢獻誅河東王鉉桂陽王鐸等宗室無
遺每諸王入見帝必對之流涕嗚咽接勞殷勤如此
者還第必死在位五年崩年四十七帝明審有吏才持

通鑑卷六

五

法無所錯制御親幸臣下肅清輿輦舟乘悉別取金
銀還主衣庫以牙角代之盥洗用皂莢餘滌與左右曰
此猶堪明日用太官進食有裹蒸帝以飭十字畫之
曰即了四日其儉約如此性多猜忌故亟行誅戮潛
信道術用計數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則唱西行東遊
則言北幸寢疾經年先為東宮之地故高武諸子掃
地無遺太子立為東昏侯 公子曰齊明帝爰自藩
枝遂居南面為時來之運歷數斯在為人□□□□
而趨乎 先生曰左傳云天生季氏以貳魯侯時命所
鍾為日久矣高武諸子附焉相輝皆處藩扞並分茅
社宗枝磐石非無秀令明帝猜忌之心慮在身後誅
斬吞噬蘭艾同焚委重東昏莫延七百與夫宋之孝

武異代同規豈知亡秦者胡非曰人事寶卷之字冥數
已彰斯蓋假手掃除以為後代鑑範者也

東昏侯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即位改元永元
帝在東宮便不喜書學高宗亦不以為非使三日一
朝常夜捕鼠達曉以為笑樂明帝臨崩以鬱林王
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群小誅諸宰臣無
不如意性重澁少言不與朝士接惟親信閣人左右
御刀之屬明帝在殯帝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
嗣爭得逾月每當哭即云喉痛太中大夫羊蘭入
臨頭無髮號慟俯仰憤遂墜地帝輟哭中大笑日夜
於後堂鼓譟為樂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臺閣禁
奏口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閣豎以包裹魚肉還

通鑑卷六

六

家數出遊走不欲令人見驅斥百姓唯留空宅而
已夜出夜返火光照天每三更中鼓聲四出幡戟
滿道百姓喧走有一婦人當產不能去因剖其腹看
男女拜愛姬潘氏為貴妃刻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
妃行於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又于諸
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又於宮中立市令宮人屠沽
以潘妃為市令帝為市魁爭鬪者就潘妃決斷之及
蕭衍軍至左右張齊斬首以黃油帕裹送蕭衍在位
二年追廢為東昏侯初帝任用群小梅蟲兒等□□
□□□□惠景平後曲赦都下本宥賊黨其家富無
罪者不論赦令悉受其戮而籍沒資產與惠□深
有相關為盡□而貧者一無所問故及於敗也說者

以卷藏二字非是嘉名以知其不終也

和帝諱寶駘字智昭高宗第八子蕭衍迎立之遂禪

位于梁在位一年梁武帝遣鄭伯禽進帝生金帝曰

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斗伯禽就拉焉

公子曰宋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非一或

身被殺戮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兇自貽非命將天

之所弃用亡大業者哉 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

揉以為輪金之性剛工人理以成器豈天性哉蓋人事也

唯上智與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

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負而已貴賤禮樂禮斷規獻

無由且多以位升平由德進善乎哉賈生之言曰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

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導之教

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師少保少傅是與太

子口者也故以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禮義

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其惡行選天下端士孝

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翊衛之使與太子居處故太子

生乃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

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習與

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語秦使趙高得胡亥

教之獄訟所習者无非斬劓刑足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

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

言視殺人如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

導之者非其理故也故選左右俾教之最急此五君

者稟中庸之性庸之性無周召之師保益友之箴規
狎不肖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亡身理數
然也

右南齊七主二十四年為梁所滅

通紀卷第六

通紀卷六

天

通紀卷第七

梁高帝 簡文帝 侯景附 孝元帝

勃帝 後梁宣帝 明帝

陳高祖 文帝 廢帝 宣帝

後主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與齊同出祖道
賜文順之順之為丹陽尹帝生有異光日角龍顏頂
上有岳口文在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口好籌略有
文武才幹王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即
三十內當作侍中出則貴不可言時王融有識鑒尤
斯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此人也齊末為雍
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及徐孝嗣江祐江祀劉暄更直

通紀卷七

內省分日帖勅高祖聞之數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
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况今有五而可得理乃潛
造器械移檄京師尋率眾至石頭圍臺城衛尉張齊
弒東昏侯帝乃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潘妃誅之以
宮女二千人分賞將士齊太后以帝錄尚書事尊南
康王寶融為天子宣德后臨朝拜帝大司馬進位相國
封梁公備九錫加璽綬進爵為王冕十有二旒云云寶
融尋禪位于帝改元天監交州獻鸚鵡能歌詔不納
又詔曰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
勅所司織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恐裁剪有乖仁恕
宗廟祭祀並以蔬菓不為血食都下疫甚帝於內殿
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後又設無遮大會上釋

御服披法衣為大眾開涅槃經遂捨身為同太寺奴
朝臣以錢億萬贖帝眾僧默許帝遂還宮太清二年
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內屬兩月夜見白虹貫日侯景
反於壽陽遂濟江圍臺城便唱云帝已晏駕城內亦
為信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帝與駕巡城城上聞
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肩涕百姓小安侯景攻圍日
急內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勅
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援
軍群賊駭之謂是獸勝之法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
侯景偽請和帝曰和不如死簡文固請乃許之景乃
運東城米于石頭遂陳帝十矢援軍三十萬莫有鬥
志自相抄奪臺城遂陷景自為丞相請以宋子先為

通紀卷七

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須此物簡文重入奏帝曰誰
令汝來帝每有所求多不稱旨遂憂憤成疾疾久口
苦索蜜不得呵呵數聲遂崩在位四十八年八十
六帝至孝篤信佛法身衣布衣不加錦帛自五十後
便斷房室不聽樂飲酒勤於政事孜孜無怠每冬月
四更即把燭看書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然仁愛不斷
親親及所愛行犯顏有縱捨故刑政弛紊以至於
此雖在蒙塵齋戒不廢簡文每問安否涕泗橫
流賤臣侍者莫不掩泣 公子曰梁武帝夷克剪暴克
成帝業南面君臨五十餘載蓋有文武之道焉至於
留心釋典桑門比行以萬乘之君為匹夫之善薰藉
不驗一作薰危亡已及豈其道非邪何福謙之無效也

先生曰夫擇教者蓋出世之津梁絕塵之軌躅運於方寸之內超於有無之表塵累既盡攀緣已息然後入於解脫之門至於凡俗之法則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為六波羅蜜與夫仁義禮智信亦何殊焉蓋以所修為因其報為果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闕焉果亦隨減是以聰明醜於貌而惠於心趙壹高於才而下於位羅震富而無義原憲貧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懸絕與喪得失咸必由之天下士庸夫見比干之剖心以為忠貞不可為也聞偃王亡國以為仁義不足法若然者盜跖高枕於東陵莊蹻懸車於西蜀考終厥命良足貴乎 公子曰人君修道與匹庶殊乎 先生曰人君者君尊高之地知生殺

之權勢挾風雲力推山岳其威德大矣其運行遠矣夫修道法冥以宏濟為懷仁恕為體一物失所若已納之於隍推此一心以及萬類則得道之真也若乃澤不被於行葦化不霑於海外區區一介之善亦何取焉簡文帝諱綱小字六通武帝子武帝崩侯景以帝為嗣改元大寶景尋幽帝於永福省以絕人望又立豫章王棟年號天正景使謝昊為草制令帝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帝投筆歎歎不能自止在位二年崩年四十九帝幼而聰惠及長器宇寬宏未嘗見喜愠之色鬚鬢如畫髮垂委地手執玉如意不相分別及在永福省牆垣悉置枳棘景使突騎守之帝指所居殿謂舍人盼不害曰龐涓死此樹下又

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將符是乎帝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無何王偉乃與王雋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上壽酒帝哭曰此壽酒將不壽乎於是偉等賫酒口并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曰不圖為樂一至於此既醉而寢偉進土囊王脩纂坐其上乃崩竟叶於夢偉撮尸靡為棺葬於酒庫中景又廢棟遂自篡位

侯景懷朔人少而不羈高歡以為將軍雄略冠時征伐頻有大功嘗謂歡曰若假三萬人當橫行天下要須縛蕭衍老翁遣作太平寺主後歡死景乃以河南十三州降于梁高澄使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使人

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唯雄邪紹宗曰將決戰景乃令戰士皆被甲持短刀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相持連月景食盡其將暴顯等降紹宗眾乃潰景與腹心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遂攻壽陽下之而據其城梁武以景為河南王招集戰士乃請錦萬匹為軍人作袍帝不與乃以青布給之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其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逆吳兒女以配奴景既為朝廷所疑帝使謂景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是朕之失也

明年景遂將兵於歷陽濟江聞邵陵王綸督眾軍景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京都臨賀反於內大王攻於外天下不足定也兵法曰遲工不如拙速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矣乃晨夜兼行至都百道攻城縱火焚諸城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景又於城南城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執畚鍤景又募人先為奴者賞以不次朱異家黥奴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詔曰朱異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又決石關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自息城陷自為丞相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帝謂

通紀卷七

五

景曰卿久在戎得無勞乎景不能對帝曰卿何州人而敢來至此景又默然其從者代對及出景謂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懾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矣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殮或氣未絕景悉命聚而焚之尚書即鮑正疾篤曳而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武帝崩立簡文又立豫章王棟皆殺之遂篡位國號漢改元太始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古者天子祭七代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代諱勅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吾前代不復憶唯記阿爺名大標在朔州伊那得來敵之眾聞咸笑之景頗為王僧辯所破將走王偉按劍諫曰自古豈有走

天子今宮中衛士尚可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時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耳打邵陵王於北山推柳沖禮於南岸皆所親見也今日之事恐天亡爾好守城吾當一決乃與百騎東走至松江與腹心數十乘入海至胡豆洲舍人羊鯤殺景景左足上有肉瘤似龜每戰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則低陷是日瘤陷入肉中

孝元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荊州刺史知臺城不守乃徵兵遣王僧辯率眾平侯景僧辯至巴陵與景相遇帝謂宗慄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荊州殆絕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

通紀卷七

六

零桂迴口以至洞庭非吾有也擁眾江口連攻巴陵銳氣挫於堅城士卒飢於半口吾高枕而臥無所憂也景果攻巴陵不克遂燒營而遁初僧辯欲平侯景謂帝曰賊平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盡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擇人僧辯平侯景傳首江陵僧辯等勸進遂即帝位改元承聖魏使守文仁恕來聘帝接仁恕有闕安定公宇文泰恨焉遂遣于謹等步騎五萬并與梁王蕭詧來伐時庾信聘魏宇文泰問之曰吾遣縛取湘東來關西作博士卿以為得否信曰必得既得之後勿以信為不忠也泰笑及領兵至城下帝猶賦詩攻圍日急乃入東閣焚燒古今圖書約十四萬卷又

以寶劍斫柱令折乃歎曰文武之道今夜比日窮矣城陷被執遂為所害在位三年年四十七將死乃賦詩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繞吟訖魏人以土囊殺之帝博物愬群書才辯過世不好聲色篤信五行多所忌諱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子方智立是為敬帝 公子曰梁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乃不終帝祚卒至傾覆何也 先生曰元帝聰敏伎藝才兼文武仗順伐逆克殄家寬成功遂事有足稱者值國難之後傷夷未復信疆寇之甘言寵褻福心於懷楚藩屏宗枝自為讎敵孤遠懸憐莫與同憂身亡祚滅生人塗炭舉鄣而棄之良可惜也敬帝諱方智字惠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陳霸先

通紀卷七

龍衣殺王僧辯而立帝焉改元太平及霸先使舍人劉師知害帝帝繞床走曰師知賣我可語陳霸先我本不願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在位三年年十六

右梁四主五十六年為陳所滅

後梁宣帝名察昭明太子第三子封岳陽王授雍州刺史孝元被西魏所害察遂為魏附庸稱元大定以蔡大寶為相時人比劉備之遇孔明也察性不好酒尤惡見婦人酷信佛法嘗謂尚書宋如周曰卿何謂謗經如周踉蹌自陳憂懼而出以告大寶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當不信法華經耳如周乃悟法華經去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且長故戲之耳察居

處殘毀干戈日用在位八年以憤而殂年四十四子歸立明帝名歸察第三子聰明有器識周武帝大會群臣及諸蕃客周武自彈琵琶令故齊王高緯起舞緯舞達摩支故安德王延宗悲不自勝緯舞訖勸歸歸乃起舞周武曰梁王亦能為朕舞乎歸曰陛下既自彈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武大悅周武指齊氏故臣叱利長義謂歸曰是登俾罵朕者歸曰長義未能抱桀黷敢吠堯周武大笑周武雖初以禮接歸未深知之至是承問乃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唇齒倚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泗交流周武亦為之歎敬自是禮遇日深賜雜繒百段馬五百匹并賜齊宮妓女遣歸國執歸手曰待破突厥必送梁主還

通紀卷七

江東歸途經古跡莫不駐馬賦詩以叙其懷至于江陵凡三十三首女為隋晉王廣妃在位二十四年而殂子琮立

琮歸太子既立赦其封內改元廣運琮性寬仁有大度博學有文藝善弓馬明年隋文帝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二百餘人朝于長安郡臣辭于送客堂琮下馬一一言別莫不殞涕皆疑其不還於是國廢

右後梁三主凡三十三年愬後梁起與敬帝即位同年至

陳後主禛明元年國滅入隋封琮為宮國公也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國興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邱長陳寔之後也代居穎川寔元孫準晉太尉準孫達永嘉南遷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

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水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咸和中土斷故為長城人祖道巨太常卿父讚追謚景帝高祖少儻有大志長於謀計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時所推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缺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猶熱高祖心獨負之初仕卿為里胥後至都為油庫吏梁新喻侯蕭暎為廣州刺史以高祖為中直兵參軍隨府之鎮尋轉高要太守交州人李賁僭稱天子暎遣高祖討斬之梁武帝嘉焉即除直閣將軍畫圖高祖容貌而觀之太清二

通紀卷七

九

年侯景反乃率所部赴援所居恒有紫雲覆上遠近驚異之至南康破蔡路養李遷仕顛石舊有二十四難難多巨石行旅者以為難高祖之發也水暴起三百里間巨石皆沒又嘗獨坐有神光滿室趙知禮在側恠而問之高祖笑而不對軍至濫口眾五萬與王僧辯會於白茅洲結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辭志氣慷慨淚下沾襟僧辯甚憚之既至京師與景交戰分遣徐度領弩手二萬橫截之賊退走侯景平湘東王即位于江陵以帝為南徐州刺史還鎮京口承聖三年西魏陷西臺西臺即江陵高祖與王僧辯等進啓江州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謝哲奉牋勸進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廟堂四年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

稷僧辯納之改元天城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貞陽之入也高祖以為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往反數四竟不從高祖嘗憤歎密謂所親曰武帝磐石之宗遠布四海至於尅雪讎恥寧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懋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絕音聲猶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海內屬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生致廢黜遠求口口假立非次觀其此情亦可知矣高祖謀襲僧辯獨與侯安都定計乃使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不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尚卓雉堞不甚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眾隨而入進逼僧辯卧

通紀卷七

十

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於廳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僧辯走登城南門樓高祖縱火焚之僧辯窮逼乃就擒遂殺之百寮奉晉安王即位改元紹泰詔授高祖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泰州徐嗣徽北引齊師齊遣蕭軌等四十六將濟江遊騎至臺城都下震駭帝一戰大破之俘斬甚眾其餘得竄者縛筏以濟中流溺死屍至京口鬻水彌岸先是童謠云冠萬匹入五湖城南酒家使寇奴至此賞俘買酒者一人繞得一醉梁帝進高祖位丞相陳公備九錫加璽綬十月進爵為王封陳國云云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自稱功帝曰卿等皆良將也然各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

誠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即傲誕而無厭輕俳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皆如高祖言及梁帝禪位于高祖高祖遣沈恪勒兵衛勸帝於別宮恪排闥入見高祖叩頭曰恪身曾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高祖嘉其意高祖遂即位禮畢幸建康宮改元永定三年春大雪殿前龍跡見於雪上五月高祖崩在位三年年五十七高祖以智綏物以武寧亂英謀獨運人皆莫及恒崇寬政加以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及薦享宴賓客則珍羞畢備宮人不衣重絛無金翠之飾居常不聽音樂初侯瑱窮來歸我歐陽頌力屈就拘楊洛生去而復還李孝欽敗而見執皆擢而用之各得死力其運智推心

皆此類也長子衡陽王昌時庾在周乃立高祖弟始興昭烈王子臨川王是為文帝 公子曰陳高祖起自草萊興創帝業近代已來可方向主 先生曰武帝以奇才遠略懷匡復之志龍躍海隅豹變文嶺表掃重氛於絳闕復帝坐於紫微西抗周師北夷齊寇宏謨長筭動無遺策蓋開業之令主撥亂之雄才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為優矣

世祖文皇帝諱椿字子華始興昭烈王道談長子道談梁故平北將軍高祖受禪追封始興焉帝少沉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高祖愛之常稱此兒吾宗之英也梁太清初夢兩日門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墮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乃三

取一分而懷之初高祖討王僧辯僧辯子婿杜龕為吳興太守高祖令帝還長城立柵備龕龕遣將杜泰乘虛奄至將士相顧失色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遂克龕高祖即位封臨川王及高祖崩衡陽王昌在周司空侯安都與群臣議將珥奉帝帝謙讓不敢當群臣不敢夫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使按劍上殿曰太后出璽乃手解帝髮推就喪次帝遂即位改元天嘉乃勅安都迎衡陽王衡陽王將入致書於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而言曰衡陽將至須求一藩吾將老焉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安都因自迎昌中流害

之後安都常陪宴飲乃白帝曰何如臨川王曰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借供帳服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列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帝後宴於嘉德殿坐上收安都賜死帝在位七年而崩帝起自艱難知人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常所調餼事不獲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諸已主者奏決妙識真偽下不容奸人知自勵矣一夜內刺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鷄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疆若此太子立是為廢帝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長子改元光大

文帝弟成安王頊廢帝為臨海王在位三年帝仁弱無人君之器文帝每慮不堪繼業既居家嫡廢立事重是以依違積年及疾將大漸召高宗謂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達旨後依詔廢焉

高宗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昭烈王第二子生有赤光滿室及長容貌瓌偉髭髯如畫性寬雅喜怒不形於色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善騎射梁元帝徵至江陵累遷中書侍郎時有馬單主李惣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惣適出尋返乃見帝是大龍惣乃驚駭走避他室魏平江陵遷于長安帝貌若不惠隋文帝門客張子照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文帝嗣位自周還授尚書令都

通鑑卷七

三

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及臨海廢黜太后以帝纂皇統遂即位改元太建五年三月遣大都督吳明徹率眾北伐大破齊師詔三軍所殺並為埋掩七月齊遣眾三萬援壽陽明徹大破之尅壽陽斬王琳傳首京師詔逆賊熊曇朗留異陳寶應等首還其親屬以廣宏宥六年彗星出紫微宮七年星孛大角將軍陳桃根上織成羅文錦被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六日通為將卒死者舉哀十年眾軍敗績於呂梁吳明徹以下並為周所獲淮南之地盡沒于周矣十二年周惣管司馬消難以九州八鎮來附以消難為司空帝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三有子四十五人遣詔金銀之

飾不以入境明器皆用瓦為之 公子曰陳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先生曰梁季版蕩江東凋殘編戶齊人百不遺一武帝經綸草創而享祚不永方隅猶阻代故未夷文皇聰明睿知纂承洪緒群賢畢力宇內克清爵賞無偏刑罰不濫政事明察莫敢隱情國史以為承平之風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宏廣推心待物可謂寬仁之主焉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長子宣帝踐祚立為太子宣帝崩即位改元至德十二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內有青黃赤雜色隱隱若雷聲後主在東宮好學文藝即位耽於酒色常在後庭不卹政事又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並

通鑑卷七

四

數十間其窓牖欄檻皆用沉檀香木為之飾以金玉珠翠微風暫至香聞數里瓌寶奇類近古未有其口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孔貴人居望仙閣並複道往來婦人麗服巧態以從者常千餘人又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侍坐尚書令江惣孔範等十人侍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晝所司皆因闕人奏事主者由此擅作威福軍旅警備並皆不修任用沈客卿施文慶等以苛刻為忠於是文武離心莫肯用命隋文謂高頊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手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曰吾將行天誅何密之有

使投梯於江彼若能改吾又何求乃遣晉王廣為元帥以討之及聞隋軍臨江孔範曰必無渡江理但奏伎縱酒作詩不報明日隋軍濟江文武百寮皆道唯尚書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當之吾自有計乃逃于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叫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妃及孔貴人同束而上賀若弼呼後主視之惶懼乃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亦無勞恐畏三月後主與王公百司發自建鄴至長安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隋文宣詔讓後主後主伏地不能對乃宥之給賜甚厚每侍宴恐致傷

通紀卷七

五

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言叔寶常願得一官號隋文曰叔寶絕無心肝監守又言叔寶與子弟日飲一石少有醒時隋文曰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却山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侍宴及出隋文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邪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邊計初賀若弼渡京口鄱人密啓告急叔寶貪飲酒並不省覽及高頴至猶見啓在床上尚未開封豈天亡也後主以隋仁壽四年十月終於洛陽在位七年時年五十二公子曰長城公所以亡既聞之矣此則人事不足非天道焉先生曰江左之地國小兵弱自曰天晉以來歷年數百止以人和地險用以自固陳

時隋文新有天下厲精而理習兵講武常有吞并之心校其疆弱信不侔矣若使明主賢臣修德撫衆加禮於隣敵僅可保全四境况至德之末任用群小軍旅廢絕江淮雖固而不足守欲求不滅其可得乎然亦期運使之然也公子曰何謂期運先生曰陳氏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武帝受禪溥夜宿黃門侍郎孔宗範舍夢一人着朱衣自天而下手執金版上有文字溥往看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看畢凌空而上既覺為宗範說宗範曰吾年口已多此夢若驗其子孫之憂耳自武帝至後主寔五主從永定之初至今貞明之末又三十四年諒知冥數已定非獨人事陳亡之歲史溥尚存故詳錄焉以記異也

通紀卷七

二六

右陳五主三十四年為隋所滅然據梁太平二年丁丑歲陳高祖受禪貞明三年已百歲長城公失國蓋史溥之言誤二年也隋贈後主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

通紀卷第七

通紀卷第八

後魏道武帝 明元帝 大武帝 文成帝

獻文帝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前廢帝 後廢帝 出帝

西魏文帝 廢帝 恭帝 東魏孝靜帝

惣按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昌意昌意有

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為號其後代為君

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隨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

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世事遠近人

相傳校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

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後六十七代威震北方聖武皇

帝諱詰汾嘗畋於山澤歛見輜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

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明日請還周年後會既周

年至畋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

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言訖而去即神元皇

帝也口口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

舅家力微即神元諱也神元率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

於定襄遣子文帝如晉且觀風土是晉景元二年也文

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為魏質之冠以父老求

歸至武帝時又如晉後數代與晉和好至平文皇帝

諱鬱律西無鳥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絃士馬將百

萬是歲晉元帝即位江南聞晉愍帝為劉曜所害

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石勒自稱趙王

遣使請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諱武有平南夏志

崩後至昭成皇帝諱什異襲平文皇帝次子也卧則

乳垂至席崩諡為獻明皇帝獻明以上有二十四帝並

追諡也

後魏太祖道武皇帝諱珽獻明子七月七日生於泰

合波北體重於常兒弱而能言自有精耀父死即代

王位年號登國國改稱魏後十年左司馬許謙上書

勸進尊號於是改元皇始即永元二十一年也始建天

子旌旗出警入蹕大舉兵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三

十餘萬旌旗駘驛一千餘里鼓行而前人居皆震寶

棄城走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

史太守尚書以下悉用文人帝初起中原留心招納諸

士大夫詰軍門者無少長悉引入見人人得盡言苟

有微能咸蒙叙用遠略地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

或指城奔竄或稽顙軍門於是河北悉平初令王經

群書悉置博士以崔宏為吏部尚書帝在位十四年

崩年三十九帝初服寒食散藥發而妖異數見憂懣

不安歸咎群下進見者或行止失度或喘息不調皆

以為懷惡在心變見於外多手自擊殺死者皆陳於天

安殿前臣下危懼人不自保時國中有識曰珽厄清河

死萬人帝破滅清河郡手殺萬人以厭之夜恒變易勿

寢處人莫知之唯愛妻萬人知其處帝于清河王紹與

萬人通懼罪同害帝帝歎曰清河萬人是汝邪立明

元帝帝誅紹及萬人 公子曰魏之道武始立大號觀

其器用足為一時之傑乎先生曰道武經略之志將立

霸階而才不逮也末年沉痾加以猜虐不能任下禍
及方悟不亦晚乎一作不能任命遂生

明元皇帝諱嗣道武長子母曰劉貴人帝聰明有度

量非禮不動帝母既賜死道武召帝告之曰昔漢武

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欲令婦人後與國政吾故遠

同漢武帝素純孝哀不自勝道武崩即位改元永興

後并州胡數反問計於崔玄宏曰胡衆雖多而無猛

悍生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胡所伏信

者以討之賊必望風震懾帝從之遂平北寇晉將劉

裕伐姚泓欲沂河西上求假道於帝帝詔群臣謀之公

卿咸云亟谷天險裕何能入揚言伐法意或難測宜

先發軍斷河上流乃令西過帝疑之以問崔浩浩曰

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獲其荊州劉裕切齒已久

矣今口死子幼乃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入

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

如此則姚泓無事而我受敵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

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十疋刺虎兩得之勢

也使劉裕勝也必得我假道之惠使姚氏勝也亦不

夫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是

我物今不勞兵馬可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

利上策也帝不從遣長孫嵩拒之大為劉裕所敗帝

乃延浩問曰劉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其事得濟否

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于泓又病衆叛親離

今裕乘危而代之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勇

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

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

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元北擒慕容超

南平盧循裕若平姚泓必篡其主秦地戎夷混雜亦

不能守之關中亦終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至潼關

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兵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

自立浩對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軍兵

衆雖多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經國之用而無進取

之能非劉裕敵也臣嘗私論近代人物不敢不上聞若

王猛之經略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

璋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豈易

敵乎帝乃止夜半賜浩酒食而罷帝在位十五年崩

年三十二

太武皇帝諱壽明元之長子生而體貌瓌異太祖奇之

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明元帝有疾命帝摠攝百揆

帝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即位改元始光詔諸州坑沙

門毀佛教分遣兵士燒掠寺舍後有一僧號曰白足杖

錫至宮門帝大怒命斬之屢斬不損帝乃延上殿頂

禮悔過帝南征至瓜步大江宋人甚懼乃徵百守于

宋遂班師所在殺殺青徐百姓周有子遺春鸞歸巢

皆棄於林下軍士又以嬰兒於空擲之而以稍接之用

以為樂後又大破蠕蠕高車驅掠牛羊畜產數百

萬降者三十萬比日用崔浩之策也後召高車渠帥

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示之曰爾曹視此人雖織

庭懦弱手不能彎弓恃才而宵中所懷乃踰於兵
甲朕姑時雖有征伐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
此人也後又平赫連定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沮
渠蒙遜使人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
明年欲伐沮渠牧犍帝先問於浩浩對曰天軍若出必
擒之矣斤等曰牧犍西垂下國朝廷接以藩禮不如且
羈縻而已尚書古弼曰彼無水草何以畜牧浩曰漢
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李順曰吾
曾目見何用爭之浩曰順等受人金欲為之辭謂臣
目不見便可欺也帝乃曰斤等辭旨乖屬形於顏色
斤等不敢言於是遂討涼平之地多水草如浩所言
立子晃為太子帝初南征晃淫于內帝怒晃懼誅欲

通紀卷八

五

為逆帝知之乃詐死使人召晃晃至以鐵籠罩之捷
三百遂殺之文成即位追尊晃為景穆皇帝帝在位
二十九年年四十三崩帝儉約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
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采群臣白帝更
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
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今天下未安方須人
力士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及臨敵
帝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相繼而帝神色自
若 公子曰魏之太祖太武孰與為輩先生曰太祖太
武俱有異人之姿故能闢土擒敵窺覲江外然善戰好
殺暴桀雄武京岵岵之氣焉至於安忍誅殘石季龍
之儔也

文成皇帝諱濬景穆長子即位改元興安中常侍宗
愛悖逆既誣構太子晃太武殺之太武崩愛矯皇后
令立南安王余尋又殺之帝既立真愛五刑誅其三族
初復佛法靈邱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群官仰射
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
二百餘步遂刊石勒銘勅士人不得與技巧卑姓為婚
帝在位十四年年二十六崩

獻文皇帝諱閔文成長子即位改元天安帝雅薄時
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群臣固爭
乃止太保等奉皇帝璽綬策皇太子宏即位上尊號
為太上皇徙御崇光宮採椽不斲土階而已帝在位六年
而遜位群臣奏皇帝幼冲陛下宜揔大政太上從之後馮

通紀卷八

六

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弈太上因事誅弈太后不得意尋
害太上崩年二十三 公子曰魏獻文禪位厥子其義云
何 先生曰易稱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何以聚人曰財夫
萬乘之尊鴻名也四海之官大寶也鴻名大寶三五之
君尚步驟於茲矣獻文亡心情九縣脫屣萬機傳位嗣
子克昌鴻業宵然汾水不亦美乎

孝文皇帝諱宏獻文長子帝生於平城神光照室潔
白有異姿襁褓收歲長而淵裕仁孝綽然有入君之表
顯祖尤愛異之五歲受禪悲泣不已獻文問之對曰代
親之感內切於心改元延興幸洛陽周巡故宮趾跡顧
謂侍臣曰晉德不修荒毀至此遂誦黍離詩為之流
涕乃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其同姓者分為十姓不相婚

娶南齊雍州刺史王與被誅與子肅來奔帝寵任之其宮廟衣服制度禮樂皆肅所定太皇太后馮氏崩帝毀傷過禮太后性嚴自以過失懼人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崩帝不知父死由太后也帝在位二十九年三十二崩帝有至性年四歲獻文嘗患癱帝自吮膿進食者曾復熱羹傷帝手帝笑而恕之雅好莊老尤精奧義嘗經比干墓自為弔文樹碑表焉太子立是為宣武帝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謂非常之人 先生曰後魏代居朔野聲教之所不及且其習夫士俗遵彼要荒孝文卓爾不群遷都瀍澗解口口而襲冕旒口口表而被龍

通紀卷八

三

衮衣冠號令華夏同風自非命代之才豈能至此比夫武靈口口不亦優乎然經國之道有餘防閑之禮不足臣主俱失斯風遂遠若其威儀技藝魯莊公之匹也虧損盛德吁可惜哉 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第三子母曰高貴人初夢為日所遂避於床下日化為龍繞已數匝寤而驚悸遂有孕而生帝焉孝文崩即位于晉陽改元景明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延昌元年京師穀貴出倉穀八十萬石以賑貧者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飢人遣元紹檢趙循獄紹以循佞幸因此遂加口罰令其口口帝責紹以不啓聞紹曰循奸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賢而除之恐陛下復染哀帝之名帝以其言正遂止帝

在位十六年崩年三十三帝幼有大度初孝文欲觀諸子志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竟取玳瑁帝惟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奇之立為儲貳雅好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太子立是為明帝 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第三子母曰胡充華尊為皇太后帝朝后於宣光殿群臣奏請太后臨朝稱制時郭祚為僕射尋為太子太師從幸東宮帝幼弱祚懷一黃瓢出奉之帝左右趙桃弓用事祚私事之時人號祚為桃弓僕射黃瓢少師太后淫亂于朝帝年漸長頗有嫌隙太后乃陰行鴆毒帝遂暴崩在位十二年十九靈太后胡氏司徒國珣女明帝幼弱太后臨朝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自射針孔中之大悅后

通紀卷八

六

宣淫于朝為四方所穢鄭儼李神軌汙亂宮室又有楊白花有才貌太后逼而幸之白花恐禍之及遂奔于梁太后追思不已乃令文士作楊白花歌詞月夜令宮人連臂踏足唱之聲甚悽惋焉元順時為黃門侍郎諫太后曰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代太后慙而入召順責之曰何眾中見辱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言及明帝崩立孝文曾孫劄太后猶臨朝爾朱榮乃抗表云今海內茫茫異口一音皆言大行皇帝鴆毒致禍太后舉潘妃之女以誣百姓奉未言之兒以臨四海乃求之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口口榮乃率眾渡河遂至洛太后盡以肅宗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

后及少主於河陰並沉于河 公子曰孝明之謚符於行耶 先生曰古人之立謚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名君親無隱今之臣子不論名實務在崇高斯風替也久矣孝明哀運之時無夙成之德奸臣擅命女主臨朝魏之宗社因斯而墜立名之義不亦乖乎

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明帝崩大都督爾朱榮議廢立以帝有人望陰與帝通率眾來赴與帝會于河陽帝南渡河乃即位榮害靈太后及王公已下二千餘人以榮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太原王帝遣榮討葛榮擒之改元永安榮還晉陽帝餞於邙遂以榮為大丞相進榮子文殊為昌樂郡公又以榮為天柱將軍二年后產皇女詐言太子爾朱榮入

通紀卷八

賀帝手刃之於光明殿初榮女先為明帝嬪又欲上立為后帝疑未決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何疑哉帝遂從之榮謂帝曰有人言陛下欲圖臣帝曰外人言王亦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疑每入謁從者不過十人皆不持兵仗帝素有圖榮之意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乃手斬之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榮于北遷帝於晉陽帝遇弒於城內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在位二年兆乃縱兵汚辱妃主立廣陵王羽子恭是為前廢帝 公子曰孝莊逢陽九之運將立中興之業其不遂者何也 先生曰昔小白有鮑叔隰朋重耳有趙衰子犯然克清宗國遂伯諸侯孝莊羽翼心膂無聞

英彥雖果於一劍之端終致夷滅之禍德之不建斯可哀也

前廢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子在帝崩爾朱世隆等以帝潛默口口有過人之量奉帝即位改元普泰以魏為大魏高歡平爾朱氏議廢立大僕綦縶盛稱帝賢明可以為社稷主崔陵曰脩業既為逆口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携言三師亦何名義舉由是被廢在位一年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說顛覆可立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既如此惟有修真觀尋遇鳩於門下外省年三十五孝武後詔百司會葬用王禮後西魏追謚節閔皇帝

通紀卷八

海太守渤海王高歡奉帝以主號今即帝位於信都大赦改元中興以歡為丞相二年四月帝於河陽遜位於別邸五月出帝封帝為安定郡王殂於門下外省年二十 出帝諱修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子性沉厚少言好武事高歡假廢帝詔禪位於帝帝即位東郭入城改元大昌後與歡有隙帝曰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歡不答兵遂渡河即日帝遜于長安初江南謠曰莫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梁帝下殿跣足以讓之及聞帝之西乃慙曰虜亦應天文乎高歡使高昂追帝至陝西左右奔投山谷至湖城飢甚村人以麥飯壺漿上獻帝甘之復一村十月

宇文泰遣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迎帝至潼關謂貴曰
河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見洛陽親謁陵廟是卿
等功也帝與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謁見於灞上遂入
長安以雍州解州為宮以宇文泰為丞相泰於是披
草萊立朝廷高歡至洛陽遂立清河王曹子善見為
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始分為二帝在位三年宇文
泰潛行鴆崩年二十五謚曰孝武始宣武孝明間謚曰
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嚙斷索識者以為索魏本
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泰俗謂之黑獺也
惣按出帝與高歡有違言乃西入關依宇文泰都長安
後遇鴆毒泰乃立孝文孫南陽王寶炬為帝稱大統
元年

通紀卷八

十一

西魏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孫京兆王愉子宇文
泰率群臣奉表勸進即位以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郡公泰與東魏戰諸將失律
泰表請自貶帝詔報曰公膺期作宰義高臣合仗鉞
專征舉無遺筭而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
誠抑此謙光恤子一人十六年東魏靜帝遜位于齊十
七年帝崩在位十七年年四十五謚曰文皇帝帝為
太尉時高歡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太師百寮會吊者
盡拜帝獨不屈曰安有生三公而拜死太師乎自居大
位權歸周室嘗登道遙觀見差峩山曰望此令人有脫
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
一日萬務也

廢帝諱欽文皇長子宇文泰立之從周制直稱元年
二年泰殺尚書元烈三年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自
元烈之誅有怨言淮安王育等並垂涕諫不聽故及
於廢辱初泰與公卿議廢立魏史柳武執傳書告于
朝曰廢帝文皇帝嗣子年七歲文帝託於安定公曰
此子才亦由公不才亦由公今若廢之恐負文皇付囑
之旨泰曰咎在予遂為所廢在位三年
恭帝諱廓文皇帝第四子宇文泰立之改稱元年以泰
為太師大冢宰以柱國李弼為太傅趙貴為太保獨孤
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司空三年
十月宇文泰薨帝遜位於周周閔帝元年正月封帝
為宋公尋殂

通紀卷八

十二

右後魏自道武至恭帝一十五帝凡一百六十年而禪位于周

惣按出帝既入關渤海王高歡至洛陽頻表請迴駕帝
皆不答歡乃立孝文曾孫清河王子善見為帝稱天
平元年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王曹子出帝入關高
歡口不克遂與百寮議推帝以奉孝明之後撤洛陽
宮殿運其材木以營鄴都歡議遷都于鄴詔下三日
車駕便發戶口四十萬狼狽就路狀百官馬尚書郎以
下盡令乘驢帝至鄴夜在佛殿問舍人和安參皇高下
安曰臣不識參帝曰天道雖復深遠何容頓不識參高
歡聞之以安慎密擢為黃門郎二年以高澄為大將軍
高洋為左僕射武定四年高歡發疾五年正月元日

日蝕不盡如鈞歡曰天為我日蝕耶死亦何恨即日殂於晉陽子澄嗣愍朝政澄嘗侍帝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使崔季舒殿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後澄勤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也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及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乎澄叩頭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而幽帝及將禪位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嬪李氏誦陳思王詩曰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百寮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也眾皆悲愴遇鳩而殂

通紀卷八

右東魏一帝十七年遜位于高澄在後魏正史自出帝後更列孝靜紀不取宇文泰迎立出帝以南陽王寶炬僭稱專號也

通紀卷第八

通紀卷第九

北齊高祖 文襄帝 文宣帝 廢帝 孝昭帝 武成帝 後主

北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脩人也六代祖隱晉元菟太守祖謚仕魏位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謚生皇考樹樹生神武神武既累代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齒白如玉嘗夢履眾星而行覺而自喜後至洛陽給令史麻祥嘗以肉啖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答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遂傾產結客曰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後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厩厩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床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谷別為一色將此何用也榮曰且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幼弱太后淫亂孽龍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亂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榮謂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咸曰爾朱兆也榮曰不然代我主眾者唯賀六渾也兆曰爾非其匹然當為其穿鼻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及魏孝莊帝誅爾朱榮兆乃將兵攻洛陽執莊帝將送并州神武聞之使孫騰偽賀兆令軍覘莊帝所在欲邀劫之奉以義舉不果乃遣兆書陳其禍福

通紀卷九

剪之神武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床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谷別為一色將此何用也榮曰且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幼弱太后淫亂孽龍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亂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榮謂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咸曰爾朱兆也榮曰不然代我主眾者唯賀六渾也兆曰爾非其匹然當為其穿鼻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及魏孝莊帝誅爾朱榮兆乃將兵攻洛陽執莊帝將送并州神武聞之使孫騰偽賀兆令軍覘莊帝所在欲邀劫之奉以義舉不果乃遣兆書陳其禍福

不宜賊害天子兆不納口口神武欲興義乃詐為爾
朱兆書徵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愁怨又為并
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神武親送之郊
零涕執別人號慟哭聲震地神武乃喻之曰爾俱
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
死後軍期又當死征稽胡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
何衆曰唯有反爾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
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
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
得犯軍令死生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衆皆
頓顙曰死生唯命神武若不得已明日推牛饗士喻以
討爾朱之意十一月攻鄴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

通紀卷九

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遂據之爾朱兆自并州代鄴衆
二十萬時神武步騎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
為圓陣連牛驢以塞道于時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
擊之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共輔王室今
帝何在乃合戰大敗之兆將輕走慕容紹宗反旗鳴
鼓收散卒整軍容西上兆乃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
州平神武揚聲討兆師出而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
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賓賚泰以精騎襲之一日一夜行
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正月賓賚泰奄至爾朱兆庭
軍人因宴饗休息見泰軍驚走追破之兆自殺神武
尊立孝武帝帝後與神武有隙遂遜于長安神武
乃遷都鄴立清河王子善見為東魏與宇文泰戰於

印山誓其衆曰爾朱天下疆賊甚於猛獸我尚能摧
之西賊寡弱繞比小狼比來與戰多有不利豈不由
爾等已得飽足不肯用力清水白米何處無之高歡
若不如宇文泰何不往降之衆皆感激於是勒陣不
動宇文泰令士卒銜枚夜登印山彭樂以數百騎為
右翼馳入西軍俄而西北壅起彭樂使告捷西魏督
將寮佐四百八十人皆為樂所虜樂追泰泰窘走且
顧曰爾非彭樂乎幸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何
不急還前營多收珍寶樂遂入營得泰金帶而還報
神武曰黑獺陋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泰之言對
神武雖嘉樂之功而又怒失泰乃伏之於地親頓其
頭舉刃欲下者三隱忍良久樂曰更付三千騎當為

通紀卷九

王取之神武曰爾放時何帝令復言取平索綯子四
壑樂頭因以賜之明日復戰神武衆潰蒼頭馮文洛
扶神武上馬俱索賀拔勝以三騎逐神武因字之曰
賀六渾賀拔破胡破胡必殺汝也持稍追之稍刃將及
神武氣殆絕段韶射勝矢中其馬神武乃逸去兩軍
遂罷後將兵圍韋孝寬於玉壁累戰不利神武有疾
還師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勉坐見諸貴
近使斛律金歌神武和之哀感流涕又謂其子曰侯
景專制河南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養豈為
汝駕御也韓軌少翹宜寬假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
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
與汝宜加殊禮委以經略即日崩于晉陽年五十二神

武性深密高崖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尚儉素刀劍鞍馬無金玉之飾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敗亡故能克成大業盛矣哉 公子曰高祖之神武才略云何 先生曰神武潛謀於永安之際致掠於韓陵之間冲天之勢固足偉矣至於垂翅玉壁稅駕晉陽雄圖不展智勇俱困然進爲狗魏之臣退作犖齊之主奇才大節亦有可稱焉

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尚東魏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三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辯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參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高位者皆

通紀卷九

四

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時孫騰高隆之高岳司馬子如並處鄴都號爲四貴神武欲奪其權乃以文襄爲大將軍文武賞罰皆專於帝孫騰見帝不肯致敬帝叱左右牽下床以刀鐐築之神武謂群公曰兒子長大公宜避之於是百寮見帝莫不震肅神武崩秘不發喪侯景據河南反帝使慕容紹宗征平之帝朝于鄴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與其黨十人謀作亂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殺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怒曰我未索食何遽進來京揮刀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床下賊黨至去床遇殺時年二十九帝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

慎西叛侯景南反非直本懷狼戾蓋亦有懼威略焉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冀方屢戰而剪亮徒一麾以清河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西幸規避權逼歷數既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定分焉文襄志在峻法急於御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太后孕帝有赤光照室及神武歸爾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共憂寒餒帝始生數月尚未能言欬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帝鱗身重蹠不好戲弄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帝問已祿位但舉手指天而已帝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若得

通紀卷九

五

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神武異之神武嘗試觀諸子意口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又各配諸子兵而使用騎僞攻之文襄怖撓帝獨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言情猶擒之以獻及文襄遇害惣攝百揆帝既爲王夢人以筆點額明日以告館客王曇首曰吾其退乎曇首拜賀曰王上加點爲主乃當進矣尋授魏禪即位改元天保宇文泰率衆至陝城帝親禦之泰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還明年征契丹帝親踰山嶺爲士卒先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竟大破之獲十餘萬口雜畜十萬頭嘗於東山遊宴以開隴未平投盃震怒將士西伐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帝在位十

年崩於晉陽帝沈歎有遠量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幸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步立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叩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退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帝留心政術御下肅清六七年已後天下無事留連飲宴通日繼夜躬自鼓舞袒露形體傅粉塗黛乘駝馬牛驢不施鞍勒親戚貴臣雜錯侍從微集媼媪分付從官親觀無禮以為戲樂貴嬪薛氏甚被寵愛忽憶曾經與清河王岳私通命支解之弄其髑以為琵琶歎曰佳人

通紀卷九

難再得又以刀子畫楊愔腹崔季舒託俳優言曰平公子惡戲因削手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轎車幾下釘者數四焉又發工匠三十萬人營三臺於鄴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去二百餘步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了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帝沉湎日甚嬖太后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天子母豈不知其聾眠時即當嫁箇老母與胡太后大怒自此不復開顏帝免冠解謝乃設席於地脫背既罰苦請答脚五十因此戒酒一旬復如初又令允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至紫陌乃墮於地凡所殺害或支解或火燒或投水蓋數萬人又誅諸元氏或父祖為王或

身嘗貴盛皆斬於東市凡七百餘人悉投屍於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為天子答曰三十年帝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年乎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年三十一公子曰文宣狂悖之跡禁紂之所不為國富人豈不至於亂亡何也先生曰昔齊桓奢淫無禮人倫所棄假六翻於仲父遂伯諸侯文宣鄙穢忍虐古今無匹委萬務於遵彥揚保全宗國以其任用得人所以社稷猶存者也

廢帝諱殷字正道文宣長子母曰李皇后年六歲立為皇太子初學反音於跡字注去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

通紀卷九

太子曰足亦為跡豈非自反邪文宣崩即位於晉陽改元乾明八月太后廢帝為濟南王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祭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殂於晉陽年十七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文宣母弟身長八尺臂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讀漢書李陵傳恒壯其所為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常誤犯即位改元皇建於殿前斬人謂王晞曰此人合死否晞曰合死恨不得其地臣聞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廷非殺殺之所帝曰王公之言何可易殺自今已後為公改之太后有疾帝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往辰際方還來往徒行不乘輿輦食飲藥物盡皆躬

親太后嘗患心病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拍手
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講武免驚馬墜
而崩在位一年年二十七

論曰神武平定北方威權在已遷都之後雖主祭有人號
今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茲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
心屬望其後縱酒肆慾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
有享國不永實猶斯疾濟南應斷不斷自取其灾臣
既誅夷君尋廢辱孝昭早居臺閣政事通明人吏之
間無所不委時人服其能而譏其細也

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第九子孝昭母弟即位改元大寧
又改清河大破周師乃於境上築吞周平隴定誇三城
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乃傳位於皇太子

通鑑卷九

群公上尊號為太上皇軍國大事咸以奏聞令宗士
素錄古來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曰御覽置之左右
祖孝徵上書論和士開罪狀帝怒曰爾何事誹謗我
孝徵曰且不敢誹謗陛下取八女帝曰我以飢饉故收
養之孝徵曰何不開倉賑飢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
怒乃以刀鐐築口孝徵大呼曰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
丹遂少寬之孝徵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如何帝
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邪孝徵曰項羽人
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爾項羽起自布衣率烏合之
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財方得至此臣
恐項羽未易可輕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孝徵且吐且
言無所屈撓乃赦之在位四年年三十二崩帝記功忘

過御下有方宰人翻羹汚御服怒而不問末年奢侈
怠於政理每三日一視事唯署數字而已略無言語須
臾罷入於是作金殿玳瑁床帳被席裯褥稱是後宮
無復限數衣服皆雲母珠玉每一女歲費萬金寒月盡
食菲芽常盛暑索肝膾言出而三百盤立至生取其
肝羊眼猶動 公子曰武成傳位可與魏獻文儔否

先生曰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獻文之謝百辟克固皇家
武成之委萬方傾覆宗祀知子之鑒無乃異乎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長子傳位改元大統帝昏亂
加以暴虐崔季舒斛律光皆以直見殺帝常自彈胡
琵琶唱無愁曲每處深宮蓋見朝士三日一臨小殿啓
事者走如飄風顧着肯不敢平視凡諸犬馬皆有儀

通鑑卷九

九

同郡君之號又於宮中立貧窮村舍帝自着弊衣為
丐每好不急之求夜索蠅及明得三斗置之浴斛使人
裸卧其中觀其號叫宛轉以為笑樂又責爵各分州郡
下至鄉官皆降中旨於是州縣官人多出富商大賈竟
為貪縱人不聊生及周師至并州謂安德王延宗曰并
州阿兄取兒今去也遂輕騎還鄴周師逼鄴斛律孝卿
請帝親勞士卒為帝撰辭令翌日慷慨流涕感激人心
帝既出臨衆乃不復記所授之言遂大笑左右群臣亦
皆將士莫不解體於是侍郎顏之推薛道衡李德林
等勸帝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遂走至青州為周師
所擒周武降至阼階見之封為溫國公又封斛律光為
崇國公周武指制書曰此人若在朕何能至鄴又謂後

主曰明月辨字既親且賢朕懼之側目向今不死朕不敢
出口何為殺之自取亡滅後主曰陸大姬教臣殺之周
武顧而唾之曰究殺賢輔猶不敢名婢僕國威宜也初
武成夢大蜺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蜺膏以絕之議者以後主
名聲與蜺相協王齊之徵也在位十三年為周所害
公子曰高緯昏亂匹於周之天元孰者為愈 先生曰齊
人鼎足之時世宅中土東踰海岱西距華山南極江淮北
臨沙漠燕孤冀馬之勁漁陽上谷之兵負海貢其魚鹽
清漳瀉其腴潤國富兵彊二方所不及也至如斛律驍
勇將帥之雄傑蘭陵忠肅宗王之英武信臣精卒距
險乘邊若使中才之君承斯舊業守而勿失鎮之以
靜縱不能跨彼邊疆振蕩宇內自保全四境式固宗

通紀卷九

祧而緯狂愚悖亂毀道敗德任用群小誅戮諫臣孽孽
□□圖閭暨含天憲宋鵠有乘軒之寵的盧蒙王食
之尊驕淫昏暴宜其亡也比諸天元可為兄弟之國

右北齊自宣王至後主五帝二十八年為周所滅

惣按鄭文貞公魏徵論略曰神武以雄傑之資始創霸
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
武之臣盡其力用至於後主內外崩離衆潰於平陽身
擒於青土雖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權
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
海隅北壘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我分其四
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
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世也沐風栴雨拯其

危弱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而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
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墻峻宇甘酒嗜音
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迴天之力賣官鬻爵獄亂政
淫刑剝削被於忠良祿位加乎犬馬於是土崩瓦解
叛親離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贖其欲所謂火既熾
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厦
不燔延期過歷不亦難乎由是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
人事非唯天道也

通紀卷第九

通紀卷九

士

通紀卷第十

後周太祖 孝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隋高祖 煬帝 恭帝

後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先普迴狩得玉璽文曰皇帝璽普迴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曰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氏後自陰山徙居遼西魏代有宇文翰守武川帝則翰之孫也父肱母曰王氏帝生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身長八尺方頰廣額美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盤龍之狀面色紫光少有大度不事生產

通紀卷十

輕財好施以結交賢士大夫為務年十八隨賀拔岳征万俟醜奴遷夏州刺史岳為侯莫陳悅所害都督趙貴等推帝為主帝征悅斬之魏孝武入關帝迎魏武都長安東魏寇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京師大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持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渡此乃欲綴吾軍使實泰得西入耳且歡起兵已來泰每為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若差跌悔無及也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灞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謂吾但自守無遠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浮橋未能徑渡此五月中吾取秦必矣帝遂還長安聲言欲

向隴右而潛軍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陣未及成帝擊之盡俘其眾斬泰傳首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明年神武又率眾至帝自渭而西十月至沙苑神武來會帝命將士偃戈葭蘆中令曰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帝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與之合戰李弼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破之神武夜乘駱駝而遁先是童謠曰高歡騎駱駝浮渡孟津河至是歡於蒲津乘駱駝渡水神武圍獨孤信於洛陽帝救信神武解圍而去帝率輕騎追至河上侯景北據河橋南屬山為陣與諸軍戰帝馬中流矢驚逸軍中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帝帝軍復振於是大捷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卯至未戰數

通紀卷十

十合氛霧四起莫能相知諸將戰亦不利皆棄卒先歸由是班師洛陽亦失守前後與東魏相攻十四年般澠之間千里無煙矣後神武圍玉壁不下燒營而退帝有疾薨於雲陽宮年五十謚文公及孝閔受禪追尊為文帝帝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公子曰高氏負河海之利周人固峭函之險論其智略孰者為優 先生曰若語其封疆料其士卒則周彊而齊弱非徒鴈行而已文帝潛師致果以少擊眾雖周瑜之破孟德謝元之推永固無以加也不然何以能按自行卒間而霸大業奇謀長策固有以為但顧命猶子自相吞噬知人之哲於斯諒矣 孝閔皇帝諱覺字陀羅尼文帝第三子魏帝以岐

陽地封帝為周公尋禪位于帝以晉公宇文護為大冢宰帝性剛果見護執政深忌之乃謀殺護事洩帝左右皆為護所殺護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幽於舊邸月餘以絀崩在位一年年十六兄毓立

明帝諱毓文帝長子出為岐州刺史有美政及閔帝崩晉公護迎立之分長安為萬年兩縣護猶惣萬幾二年四月帝因食糖粳遇毒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有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脩短之間何足多恨朕兒子幼小未堪當國魯國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宏我周家必此子也詔以為嗣在位三年崩年二十七 公子曰宇文護廢殺二帝而欲自全

通紀卷十

三

臣節不終卒至夷滅觀其心跡逆順云何 先生曰宇文護與晉里克宋謝晦無以異也此三人者並功蓋一時勢傾宇宙若欲窺其神器有餘力矣其始實欲存國安身從容沒齒樹德後人以贖前愆是以里克對云不有廢也將何以興謝晦表云敢弁不以賊遺君父臣何負於宋室此其情見乎辭也但三子才不逮於伊霍故不能克全厥美原其本志豈不然乎

武帝諱邕文帝第四子性深沉有遠識非因問終無所言明帝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明帝崩遺詔傳位於帝遂即位改元保定初令百官執笏封開府李淵為唐國公十二年集群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次之佛為後誅太宰晉公

護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葬日帝徒跣至陵所及還群臣請即吉帝不許遂申三年之制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丁未集諸將校教以戰陣之法改諸軍事並為侍官又詔上書者為表奏詔諸軍大舉伐齊帝自率眾與齊師遇精兵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里帝乘常御馬從者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咸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初齊師恐王師卒至城南穿堦自高山屬於汾水至是齊王於堦北列陣帝欲薄之礙堦而止自卯至申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堦南引帝大喜勒兵而擊之兵繞合齊人乃退遂逐之斬首萬餘級

通紀卷一

四

齊主乃走之鄴以高延宗鎮并州乘口至城下遂率千餘騎入城東門延宗率其眾排陣而前城下軍退人相蹂踐大為延宗所敗齊人欲閉門以閤下積屍靡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明日又率諸軍更戰大破之并州平出齊宮金銀寶器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遂率軍趨鄴一戰破之齊主率數十騎走青州遣騎追之帝入鄴城祭斛律明月墓帝曰使此人在朕何能至鄴邪尉遲勒擒齊主至帝自阼階以賓主之禮見之封為溫國公後誅之帝還長安後以疾崩年三十六在位十八年帝用法嚴整其下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惠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玉之飾宮殿華綺者悉撤毀之改為土階不施櫺栢宮殯幸御

不過十數人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果決能斷大事故得士卒死力破齊之後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常云必使三二年間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藝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筭必能平一宇內為一代之明主乎 先生曰周武驍勇果毅有出人之才略觀其卑躬厲士法令嚴明雖句踐穰苴亦無以過也但攻取之規有稱於海內而仁惠之德無聞於天下此猛將之奇才非人君之度量 公子曰其毀滅二教是邪非邪 先生曰非也 公子曰請聞其說 先生曰釋氏之法則有空而無帶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於

通紀卷十

五

寂滅象外之談也老子之義則谷神不死元牝常存長生久視騰龍駕鶴區中之教也至於止惡尚仁勝殘去殺並有益於王化無乖於俗與今以衆僧犯律道士違經便謂其教可棄其言可絕奚異責禱杌而廢堯怨有口而黜禹見瓠子之汎濫遠塞河源觀崑岳之方陽遽投金燧曾不知潤下之德為利已還變腥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觀海局於所見輪迴長夜之迷自貽沉溺之苦疑誤學者良可痛焉

宣帝諱實字乾伯武帝長子即位改元大成稅入市者人一錢詔應拜者皆以三拜為禮二月禪位皇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改元大象冕二十有四旒文物之數皆多於古間擇京師士人子女以充後宮行幸洛

陽帝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並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壬子幸雲陽宮及還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迎候咸陽池水變為血帝有疾劉昉鄭驊矯制以隋公堅受遺詔輔政即日帝崩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初帝在東宮武帝恐不能保大業遇之甚嚴小有過失輒加鞭扑帝矯情脩飾是以惡不外聞嗣立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即問先帝宮人逼闈人奏事自稱所居為天臺群臣朝見先致齋三日潔齋一日好為誇大之言每出打千面鼓魚龍之戲常在目前婦人非入宮不得粉飾以墨粧面以黃為

通紀卷十

六

眉皆為男子拜伏每與群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不及政理擯斥近臣多於猜忌又各財物無所賜與常遣左右錄百寮動止所為小有違闕即便加罪自公卿已下皆被鞭楚每搯人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內外恐懼人不自安太子行立

靜帝諱行後改闡宣帝長子即位改元大定以隋公楊堅為丞相假黃鉞復佛道二教在位一年遜位于隋居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邑萬戶車服禮樂一如周制隋開皇元年帝崩年九歲 公子曰天元所行之事出人意外之表詭譎奇恠何太甚乎 先生曰太山之將崩必因板壤樹之將折皆由蠹蠹國之將亡必

有妖孽若夫天元周之妖孽也其說謬奇恠豈足恠乎

右後周自閔帝至靜帝五主合二十五年而禪于隋

惣按史論云自東西否隔二國爭疆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靜帝越自冲幼紹茲衰統內相挾孫劉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彊隋氏因之遂遷龜鼎嗚呼以文皇之經略鴻業武帝之剋宗景祚未踰二紀不祀忍諸斯蓋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隋高祖姓楊氏諱堅小名那羅延木宏農華陰人漢太尉震十四代孫皇考忠周柱國大將軍封隋國公常從周文帝狩於龍門皇考獨當一猛獸左挾其首

通紀卷十

三

右拔其舌魏恭帝初賜姓普六如氏開皇元年追尊為武元皇帝帝即元皇長子皇妣呂氏以周大統七年生帝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智仙自江東來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乃將帝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帝忽見頭上角生遍體鱗起乃大驚墜帝於地尼自外入見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犀頭龍額長上短下右手常有三字及為丞相忽成王字周太祖每見帝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俗代間人明帝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貴不過作柱國耳而陰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必大誅殺而後定龍襲爵隋國公周氏既為皇太子聘帝長女為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周武曰普六如堅

相親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內史

王軌驟諫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如堅有反相周

武曰必有天命將若之何入為大司馬宣帝崩劉昉

鄭譯等矯詔以帝輔政立靜帝帝詔為大丞相相州

惣管尉遲迥益州刺史王謙並貳於帝帝遣征平之

遂受周禪改元開皇移都龍首川自大興至仁壽起

十一宮皆飾以金玉以晉王廣及清河公素督兵五十

萬伐陳旌旗千里鉦鼓震天俄而平江東擄陳後主

議者咸願登封帝曰豈可命一將軍平小國遐邇注

意便為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聞虛言而干上帝宜

止斯議詔九品以上妻夫亡不得改嫁廢皇太子勇

以晉王廣為太子獨孤后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

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因密幸后知乃陰殺之

帝大怒單馬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行三十餘

里高頰楊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帝太息曰吾貴為天

子而不自自由高頰曰陛下豈為一婦人而輕天下帝

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候於閣內及帝至

后流涕拜謝四年帝有疾於仁壽殿與百寮辭訣並

握手歎歎是時唯太子及陳宣華夫人侍疾太子無

禮宣華訴帝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後事遽令召勇

楊素祕不宣乃屏左右令張衡入拉帝血濺屏風究

痛之聲聞于外崩年六十四在位二十三年遺詔曰不

謂溝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朕

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天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

通紀卷十

八

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無臣子之心所以黜廢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誠堪朕意朕雖瞑目何所復恨帝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彊兵在重鎮者皆周之舊臣帝推以赤心各盡其用不逾三月克定二邊未及十年平四海居處服玩務從儉約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羅而無金玉之飾路逢上表者皆駐車臨問或潛訪風俗關中教貴遣左右視百姓所食得豆屑及糟糠而奏之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徹膳又勤於政事暑月未嘗更衣換帶夜所思念秉燭記之末年猜忌尤甚虞慶則史萬歲高顯賀若弼等並皆黜死仁壽之季大業

通鑑卷十

之初功臣文武及當代名將略無遺矣 論曰文帝創圖立本非積德累仁周室舊臣咸懷憤惋而王謙固三蜀之險不踰周月尉遲迴舉全齊之眾一戰而亡此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而素無術業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斤斧剪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為戮迹其疎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來遠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公子曰隋文起自布衣先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晉武可為儔乎 先生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衰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留心政理務從恩

澤故能綏撫新舊緯寧遐邇文武之制皆有可觀及克定江淮一國書軌率土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絕滅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墜萬幾荆壁填於內府吳姬滿於椒掖仁壽雕飾事埒傾宮萬姓力殫中人產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蠱事興殺愛子之妃離上相之母網紀已紊禮教斯亡北鷄晨響晉皇枝勅絕廢黜不幸樹立非所功臣良佐剪滅無遺季年之失多於晉武卜世不永豈天亡乎

煬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麼文帝第二子母曰文獻獨孤皇后帝美姿貌少敏惠好學善屬文文帝於諸子中特所鍾愛開皇元年立為晉王時年十三文帝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高起

通鑑卷十

貴不可當文帝嘗幸所居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埃塵以為不好聲色嘆而久之帝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嘗觀遊獵過雨左右進雨衣帝曰士卒皆沾濡我獨何用衣此乎陳執施文慶沈客卿楊惠朗徐析暨惠等五佞人斬於右闕下以謝三吳公私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稱其賢進位太尉尋廢太子勇立帝為太子文帝崩即皇帝位改元大業後幸洛陽建造東宮發河南州郡男子百餘萬開通濟渠而達淮泗造龍舟鳳舸萬餘艘皆飾以金玉遂幸江都舳舻相接千里不絕八年親率兵征遼號二百萬與高麗戰不勝還師又密勅江淮諸州閱人間童女有姿貌者貢之十二年幸江都宮勅越王侗留守長安以戶部尚書

章津等共參政事於是李密竇建德盧明月等所在稱號盜賊公行劫掠州縣又諸道賊帥孟海公徐圓朗朱粲劉武周薛舉蕭銑李子通沈法興等各率眾寇掠多者十萬少者三萬天下州郡無處無賊加以飢凍男女相枕藉死者不可勝計十三年唐公起義師於太原破宋老生於霍邑所在克敵遂入長安帝在江都聞唐公起兵動容者久之以手撫案曰渠有奇相得之矣如此再三遂欲渡江幸丹陽時宿衛諸將皆是秦人各有懷土之心宇文化及因人之心與裴虔通作亂入犯宮闈宿衛比日走遂執帝將出示眾數以十罪後引入帝求鴆不得令孤行達牽頸使坐以練巾縊之時年五十九及崩化及乃驅率百寮擄掠

通紀卷十

十一

妃主并宮殿珍寶羽儀文物傳國神璽並還北宮又撤戶扇為棺瘞帝於後閣後江都太守陳稜欲葬帝求靈柩不得乃設祭慟哭帝遂見形於所葬之地掘而得之容貌如生改葬吳公臺下初帝每引鏡自照嘆曰好頭項誰當斫之在位十三年而崩初宇文化及之亂蕭后隨軍至聊化及敗后與諸官人並沒於竇建德建德妻曹氏性妬建德不敢與后相見以后及諸官人處於元城是時突厥處羅可汗方盛其可敦即隋義成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入於突厥貞觀中破突厥以禮致之歸於京師

恭帝諱侑煬帝孫文德太子丁大業三年立為陳王後徙為代王煬帝征遼留鎮京師唐公入長安遙尊

煬帝為太上皇奉帝業義寧元年進唐公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事無大小憲章賞罰咸歸相府以唐王子為京兆尹封秦公二年詔唐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致前後部鼓吹九錫冕有十二旒建天子旌旗遂遜位于大唐武德元年唐奉帝鄴國公行隋正朔二年五月崩年十五在位二年謚曰恭帝

右隋三帝凡三十八年而禪于大唐高祖神堯皇帝

惣按隋煬之無道所以資我唐之有國不得不然故史論云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問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奸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貳踐

通紀卷十

十一

峻極之崇階承光大之休命地廣三代威震八紘單于頓顛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彊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模恃才矜已飾非拒諫傲很明德暱近讒邪法令滋章淫荒無度內懷險躁外示疑簡播其猜忌肆行威虐誅鋤骨肉屠戮忠良受賞者不見其功被戮者不知其罪驕恣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幸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滑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有群飛之漸起俄而元感肇黎陽之豐勾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三辰錯亂六合振蕩天下綱紀於

焉大壞姦穴乘暴疆弱相凌關梁閉而不通皇與
往而莫返加之師旅因之以飢饉流離道路轉死
溝壑者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
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
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暇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
茫九土並為糜鹿之場慘慘黎民充蛇豕之餌四
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
相蒙莫肯念亂振蟬蛸之羽窮長夜之樂貢珍羞者
升擢論危亡者獲罪貫盈惡稔土崩魚爛普天之
下莫不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然終不悟同彼望
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匹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
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

通紀卷十

十一

稷顛殞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
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書曰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又
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亡斯言信有徵
矣恭帝年在幼冲時逢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群盜
並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留滯不歸遇鼎遷之期踐
數終之選謳歌有屬笙鍾變響雖欲不尊堯舜之
跡其庸可得乎

通紀卷第十

通紀卷第十一

唐高祖	太宗	高宗	則天
中宗	睿宗	元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諱淵隴西狄道人太祖景帝
諱虎孫代祖元皇帝諱昉第四子母元自皇后獨孤
氏帝生於長安紫氣充庭神光照室體有三乳左腋
下紫誌如龍年七歲龍衣爵唐國公倜儻不羈豁達大
度率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略宏遠寬仁容衆九所與

通紀卷十一

遊無貴賤皆得其懽心善相者史世良謂高祖曰公
骨法非常必為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高祖頗以自
負隋文帝獨孤后即高祖之從母由是文帝特親愛
委以心腹嘗目高祖曰此兒體兒器度不可測也擢
儀同三司車騎將軍歷譙隴岐三州刺史皆以恩惠
見稱大業初為榮陽樓煩二郡太守考績連最徵為
殿內少監轉衛尉少卿煬帝末年多所猜忌又以讖
文有李氏膺運高祖乃縱酒納賂以晦其迹後因病
不時朝謁煬帝曰可得死否高祖知之每懷危懼煬
帝幸汾陽宮命高祖往山西河東黜陟討捕師次龍
門賊帥毋端兒帥眾數千薄于城下高祖從十餘騎
擊之所射七十發比日應弦而倒賊乃大潰遷右驍衛

將軍十三年為太原留守備禦突厥太宗從在軍中
知隋將亡群盜四起潛圖義舉高祖初雖大驚後意
少解曰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旋
遇煬帝遣使馳高祖送江都會有詔釋俄而馬邑校
尉劉武周據汾陽宮反太宗固請建義從之因集將帥
謂之曰武周號天子在近我輩不能制自當族滅矣將
如之何隋將王威高君雅及諸寮吏咸請集兵於是太宗
與晉陽令劉文靜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宏基等各募
兵旬日之間眾且一萬王威等見兵大集相與疑懼
請高祖祈雨晉祠將為不利太宗陰知其謀執而斬
之時慶雲見裴寂殷開山等請稱義兵准伊尹廢
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遙尊煬帝為太上皇立代

通紀卷十一

王侑以安隋室命太宗將兵徇西河下之始建大將軍
府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具設官屬置三軍
以公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大都督右統軍隸焉大
宗為燉煌公右領大都督右統軍隸焉以公子元吉
為大原留守高祖遂以兵四圍關中誓眾於太原之
野師以霍邑隋將宋老生拒義師不得進會霖雨餽
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
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
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卹豈
負我哉乃以太牢祭霍山遂破宋老生於霍邑又破
陳叔達於絳郡紫雲如樓閣正當高祖軍上至龍門
縣河水清白狐見諸賊帥皆降關中向義者日以千

數高祖第三女嫁柴氏舉兵於司竹從弟神通舉兵
於郵縣皆會於高祖兵有三萬至長安有二十萬
房玄齡杖策謁于軍門高祖至長樂宮京師留守
衛文昇右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滑儀狹代王
侑以拒義師太宗帥師攻城京師平收隋圖籍衛文
昇先病死以陰世師滑儀拒義師並斬之率百寮備
法駕尊代王為天子改大業十三年為義寧元年天
子以高祖為丞相錄尚書事假黃鉞進封唐王萬
機悉委焉尋遜位命太保蕭造等奉皇帝璽紱高
祖辭讓百寮勸進至于再三乃從之即位太極殿改隋
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在位九年傳位太宗稱太上
皇貞觀九年五月寢疾崩於大安宮年七十葬于獻

通紀卷十一

陵廟號高祖太極順聖皇后竇氏祔焉高祖天縱宏
圖不拘小節性至孝初葬元貞太后時遇祁寒跣行
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有得時珍必
薦而後食凡所營為務從簡約禮重賓客不隔貴賤
必與同坐或延於內握手造膝悉若朋友賞賜金帛
無所愛惜凡有委遇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從事未嘗限
以文法由是銜命畢力向義者如流登極之後篤愛
故人遠方至者皆為之興加禮貴臣延同御榻辭意
款昵言必稱名于時軍國多務奏請填委剖決如流
每發軒伏皆出人意表其有故舊咸加升擢不限資
階敦睦宗親送迎如家人禮然撥亂之始王業初基
急於革弊未遑遷俗政存權務便合時宜任用宰

司爰及方鎮多委勳戚不暇求賢是以國憲規模未及宏遠末年衰老心厭政事每見聞奏多所譴怒志求安靜遂傳位太宗焉

太宗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母曰太穆皇后竇氏初在孕語聲聞於外后心異之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慶雲見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年四歲有書生自云善相詣高祖云公有貴子因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濟世安民矣高祖乃陰採濟世安民之義以名焉

太宗聰明睿哲元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能測也後遇煬帝於汾陽官道次觀之謂所親曰大丈夫行當如是吾察之其政已亂可得而圖也累從高祖破突厥拒摩山

通鑑卷十一

飛賊高陽地帥推鋒陷陣所向皆潰援高祖於重圍之中其時羣盜蜂起太宗知隋祚將盡陰有濟世之志降節下士推財養客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至於群盜大俠皆願効死力晉陽令劉文静坐李密事繫獄太宗乃就繫所與之言陰圖義舉武德三年摠率諸將攻王世充於洛邑世充求救於竇建德四年建德以兵十餘萬來援世充太宗親率步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建德自榮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衆軍合戰器塵四起太宗率史大奈程璣金秦叔寶宇文欽等纏幡而入突出其陳後張我旗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生擒建德於陣太宗數之曰我以干戈問

罪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預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鋒建德股慄而言曰今君不來恐勞遠取高祖聞而大悅手詔曰隋氏分崩峭函隔絕兩雄合勢一朝清蕩兵旣尅捷更無死傷無愧為臣不憂其父並汝功也乃將建德至東都城下世充懼率其官屬一千餘人詣軍門請降山東悉平太宗入據宮城令蕭瑀竇軌等封守府庫一無所取令記室房元齡取隋圖籍於是誅其同惡段達等五十餘人枉被繫囚禁者悉釋之非罪誅戮者祭而誅之大饗將士班賜有差高祖令左僕射裴寂勞於軍中六月凱旋太宗親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倂二偽主及隋氏器物輦輅獻於大廟高祖大悅行飲

通鑑卷十一

至禮以享焉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元齡杜如晦宇文士及等於玄武門誅之立為皇太子庶政日斷決太宗遂傳位改元貞觀於是體三代之質文議百王之治亂制禮作樂選賢任能與公卿大夫論量政事克勤克儉恤獄慎刑放宮女三千人縱死囚二百九十人歸家剪髮以療李勣吞蝗以賑凶年凡厥美事溢於史傳商功較德冠越唐虞以疾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二在位二十三年葬於昭陵廟號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祔焉帝筆札之精弧矢之妙皆冠絕當時善屬文詞體綺潤所著帝範金鏡威鳳賦並行於世而性本仁孝侍膳問安於太上皇忘萬乘之貴能納諫爭敦

重名教四夷絕國自古臣皆獻幣來庭畏威慕義所謂太平之英主也

高宗皇帝諱治小名雉奴太宗第九子母文德長孫皇后初授孝經於著作即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為善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此足以事父兄為臣子矣皇太子承乾廢帝由晉王而立為皇太子太宗將伐高麗命太子留鎮定州發有期悲啼累日因請飛驛遞表起居并遞勅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此始也太宗崩即位改元永徽于時太平之初制度大備帝躬親政事禮敬勲賢凡所為率由典故六年廢王皇后立

通紀卷十一

十一

武宸妃為皇后貶褚遂良殺元舅長孫無忌納許敬宗之佞媚容李義府之奸邪皆武后之與奪也末年風疾與武后相坐聽政苟有可否必遭制肘亦常憤惋竟不能廢宏道元年冬崩於貞觀殿年五十六在位三十五年葬乾陵廟號高宗則天皇后武氏附焉帝仁孝寬慈切於求理欽刑恤獄選賢與能至於修禪嶽之儀行耕藉之禮舉廢闕振淹滯命將出師蕩平荒梗借使不溺中宮之寵無傷晚歲之明亦守文之令主也

則天皇后武氏諱曁并州文水人工部尚書士護女母楊氏年十四時太宗聞其美容止召入宮立為才人太宗崩遂為尼居感業寺大帝宗於寺見之復召入宮

拜昭儀時王皇后蕭良娣與昭儀爭寵互讒殺之帝皆不納進號宸妃永徽六年廢王后而立為皇后高宗稱天皇后稱天后后素多智計兼涉文史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為二聖及高宗崩皇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尋廢帝為廬陵王遷於房州徐敬業聞帝見廢遂起兵作亂開臣復府令駱賓王草檄說后詞多不遜竟討平之垂拱二年初置甄於朝堂有進書言事者聽投之由是人間善惡事多所知采載初元年依周制建子為正月自以嬰字為名改詔書為制書九月九日華唐命改國號為周改元天授立武氏七廟冊廬陵

通紀卷十一

十一

王為皇太子賜姓武氏加尊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諸武子弟悉封王皆居要職后以女主登朝方行其志慮大臣與李氏諸王不附於已欲逞其威任酷吏來俊臣等羅宗室及朝臣誣其欲反前後誅數千家內則太平公主之用事外則僧薛懷義及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之驕恣天下側目晚歲以張易之等伏誅不復傳位武三思竟歸中宗后不豫崩於仙居殿年八十三在位三十二年附葬乾陵降周皇帝號依前為則天皇后后聰明英斷機略縱橫凡所擢用皆稱其職雖唐祚幾移而政事不廢苟無大周之號勿醜中遘之言則任妣馬鄧不足比也

中宗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皇后高宗

崩以皇太子即位改元嗣聖太后臨朝廢帝為盧陵王徙房陵聖歷元年召還東都立為皇太子時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潛圖逆亂鳳閣侍郎張柬之等定策誅之乃迎太子監國尋傳位改元神龍帝雖中興奸黨尚在不能革弊皇后韋氏恃寵欲遵天后故事與武三思馬秦客奸通干預政事官爵紊亂僧人謫佞宗楚客與后叶謀圖危社稷帝第四女安樂公主欲其母韋氏稱制求自立為皇太女遂與馬秦客行鳩毒暴崩於神龍殿年五十五在位六年廟號中宗葬於定陵和思皇后趙氏附焉帝仁懦無斷寵后所持幾覆宗祀賴元宗掃除內難不然唐祚□□韋氏之酷也

通鑑卷十一

睿宗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中宗母弟封豫王則天廢中宗立豫王為皇帝及革命改國號為周降帝為皇嗣尋讓位中宗封相王以誅張易之兄弟功進封安國相王中宗崩太子重茂即位韋庶人專恣國政潛圖害帝臨淄王隆基率朝邑尉劉幽求等計捕韋氏及其黨與悉誅之公卿請擇長君於是少帝請叔父相王即位改元景雲先是中宗時官爵踰濫因依妃主墨勅而授官者時謂之斜封至是並令罷免以臨淄王為皇太子尋傳位稱太上皇寢疾崩時年五十五在位五年廟號睿宗葬橋陵昭成皇后竇氏肅明皇后劉氏俱附焉帝謙恭孝友好學工草隸尤愛文字訓詁之書則天革命之辰韋

氏見謀之際契闊危難賴聖子建策重安宗社傳禪之美不亦宜乎

元宗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母曰昭成皇后竇氏性英斷多藝尤知音律善八分書儀軌偉麗有非常之表封楚王則天抱上高樓誤墜於地無虧損之狀天授年出閣開府置官屬年始七歲朔望車騎至朝堂金吾將軍武懿宗忌上嚴整訶排儀仗因欲折之上叱曰吾家朝堂於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特加寵異改封臨淄王出為潞州別駕境有黃龍白日升天出政有紫雲在其上從者望而得之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著一莖孑然獨立所過之處輒有大人跡見州人皆異之中宗崩温王即

通鑑卷十一

位韋后臨朝與韋温等將害睿宗帝與朝邑尉劉幽求等建策率羽林兵斬開入宮誅韋后內難既平睿宗即位以帝有大功捨長子宋王器而以為太子尋傳位改元開元帝內難初平皇基再立前代積弊並務改更求賢審官與之共理躬親庶政日具忘疲二十年間致太平也然後脩廢闕出淹滯禮樂文物上超三代登封告類巡省四方游瑞日臻年穀豐稔四夷即序五兵不興蕩蕩巍巍比肩堯舜天寶之後委政將相稍務宴安是時李林甫用事楊貴妃專寵后黨既進小人漸熾於是安祿山以誅國忠為名自幽州舉兵犯闕潼關不守車駕幸蜀至馬嵬頓六軍不進請誅楊氏於是誅國忠賜貴妃自盡車駕將發留太子宣

諭百姓肅宗即位靈武尊帝為太上皇洎收復京都命韋見素迎帝歸闕三秦父老歡呼泣涕肅宗攬轡入居南內寢疾崩於神龍殿年七十八在位四十五年廟號元宗葬泰陵元獻皇后楊氏附焉帝孝慈兼備友愛昆弟五人同帳無復猜忌深達元理多致異人親注道德經孝經仍著定開元禮頒行天下精窮音律古今無儔肅宗為太子頻為楊妃李林甫等搖動而上不從史論曰尊謚曰明不亦宜乎又有天寶故事元宗移太內安置後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米心不食帝玩一紫玉笛自吹數聲有雙鶴下庭徘徊而去聖皇謂持節者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召為元始孔昇真人此笛非汝所寶送與代宗即

通紀卷十一

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眠中有聲頗其驚候之崩矣

肅宗皇帝諱亨元宗第三子母元獻皇后楊氏仁愛英悟得之天然及長聰敏疆記屬辭與麗耳目之所聽覽不復遺忘元宗幸蜀留在後宣諭百姓眾泣而言曰逆徒背恩主上播越臣等請從太子收復長安上回至渭北將渡渭水無舟楫於水上涉過有雲氣成樓閣至平涼郡蒐閱監牧公私馬得數萬疋上在平涼未知所適會朔方留後杜鴻漸等勸上治兵於靈武以圖進取上然之上初發平涼有雲彩浮空白鶴前引出軍之後有黃龍自上所屋騰空而去上行至豐寧見黃河天壑之固欲整軍北渡以

保豐寧忽大風飛砂跬步之間不辨人物及回軍趨靈武風砂頓止天地廓清上至靈武鴻漸等進曰今寇逆亂常主上幸蜀宗社神器須有所歸萬姓容容思宗明聖天意人事固不可違願殿下順其樂推以安社稷上曰候平寇逆奉迎鑿與從容儲闈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恣恣也九六上牋上不獲已從之即位於靈武遥尊元宗為太上皇改元至德安祿山僭稱大燕據洛陽為子慶緒所殺元帥廣平王豫率兵十五萬討賊斬首六萬級入長安又東收河洛捷書繼至駕至鳳翔還京邑遣韋見素入蜀迎上皇上皇發蜀郡帝至望賢宮奉迎上皇御宮南樓帝再拜蹈舞稱慶上皇下樓帝匍匐上皇足涕泗嗚咽

通紀卷十一

不能自勝帝乘馬前道自開遠門至丹鳳門夾道士庶舞抃路側皆曰不圖今日再見二聖中興之初兵難未弭孜孜機務至于焦勞遂得疾崩年五十二在位六年與上皇崩相去十四日廟號肅宗葬於建陵章敬皇后吳氏附焉

代宗皇帝諱豫肅宗長子母白章敬皇后吳氏宇量宏深寬而能斷喜愠不形於色仁孝溫恭動必由禮幼而好學尤專於易元宗鍾愛之封廣平王為嫡皇孫初為天下兵馬元帥破安祿山收復兩京立為皇太子肅宗大漸所幸張皇后無子陰引越王係將圖廢立帝勒兵誅之幽張后於別所肅宗崩即位柩前楚州進寶上舊封楚王改元寶應以奉節

王适為天下元帥李輔國號尚父帝有弼成中興之功多難之後躬勸庶政于時河朔雖平諸侯專恣西蕃侵逼京師百姓勞役又避吐蕃幸于陝郊萬機委國力殫竭因寢疾崩年五十五在位十四年廟號代宗葬於元陵睿真皇后沈氏真懿皇后獨孤氏附焉德宗皇帝諱适代宗長子母睿真皇后沈氏封雍王時史朝義據東都上會軍陝州討賊破賊於洛陽進收東都河南平定朝義走河北分命諸將追之俄而賊將李懷仙斬朝義首以獻河北平以元帥功拜尚書令與郭子儀等八人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立為皇太子代宗崩即位改元建中詔山南杜杞汪南相橘歲一貢以共宗廟餘貢皆停以司徒郭子儀加號

通鑑卷一

三

尚父帝躬親政事性急多疑徵涇原節度使姚令言領兵救哥舒曜於襄城涇原之師出京城至滻水倒戈謀叛令言不能止帝幸奉天朱泚據京城帝賜李懷光鐵券懷光怒反車駕幸梁州詔以梁州為興元府李晟集兵賦討懷光朱泚事平駕自興元歸闕時渾瑊等以其眾扈從李晟等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連亘數十里都民僧道歡呼感泣賜李晟女樂八人永崇里第命宰臣送晟入新第京師以為榮觀末年宰輔悉皆備員蓋多疑惑由是政事無序帝好文學又好為詩以賜臣下寢疾崩年六十五在位二十五年廟號德宗葬宗陵昭德皇后王氏附焉

順宗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昭德皇后王氏以皇太子即位改元永貞帝寬仁有斷禮重師傅見即先拜尤善誦書德宗工為詩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徙幸奉天賊逼帝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口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平等因閒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帝從容論諍故率不任延齡等為相嘗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絲艦雕靡宮人引舟為擢歌絲竹間發德宗歡甚帝引詩人歌好樂无荒為對居東宮二十年風病不能言暨德宗不豫上卧病不能得侍德宗彌留意見上涕咽德宗崩大行發喪人情震懼上力疾裹服見百寮

通鑑卷十一

三

既即位知社稷有奉中外始安尋傳位太子稱太上皇崩興慶宮年四十六在位一年廟號順宗葬豐陵莊憲皇后王氏附焉
憲宗皇帝諱純順宗長子母莊憲皇后王氏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箇天子德宗異而憐之順宗即位為皇太子乃傳位焉改元元和於時諸侯跋扈專據土宇命將出師繼推凶醜破吳元濟於淮西擒李錡於浙右平李師道於鄆州伐劉闢於成都四罪而天下咸服因錫金石藥崩年四十三在位十五年廟號憲宗葬景陵孝明皇后鄭氏懿安皇后郭氏附焉
穆宗皇帝諱恒憲宗第三子母懿安皇后郭氏以

皇太子即位改元長慶帝以宰相皇甫鎛奸邪連結內官不俟聽政而逐之士君子相賀於朝百姓相賀於市山人柳泌僧大通輒懷左道上惑先朝各決放處死帝遊幸過度錫賚倍多倡優宦官無名受賜大闢用權朝士皆附諫官抗疏終不聽納寢疾倉卒而崩年三十在位四年廟號穆宗葬光陵宣懿皇后韋氏祔焉

敬宗皇帝諱湛穆宗長子母恭僖皇后王氏以皇太子即位改元寶曆帝口聰睿有斷善騎射百工之藝不習而能荒於聲樂賜與過差深夜自捕狐狸謂之打夜狐好褻近群小與中官劉克明等二十八人夜宴帝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克明等行逆而

通紀卷一一

二四

崩矯制立絳王悟勾當軍國事帝年十八在位三年廟號敬宗葬莊陵皇后郭氏祔焉

文宗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母貞獻皇后蕭氏封江王敬宗為蕭佐明等所害矯詔立絳王悟勾當軍國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帝於江邸百寮勸進即位改元太和登祇旬日弊事盡去中年風恙王守澄進術士鄭注宰相李宗閔與從子仲言託附王守澄共譖李德裕出鎮後奸邪遞結在位十四年不康詔穎王湮為皇太弟崩年三十三廟號文宗葬章陵王德妃楊賢妃劉貴妃祔焉帝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承父兄奢弊之餘當閣寺撓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化危為安太和之初可謂明

矣帝在藩時喜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茲即位之後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刻故事天子隻日視事帝謂宰相曰朕欲與卿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時憲宗郭后居興慶宮曰太皇太后敬宗母賢歷太后及上母蕭太后時呼三宮太后帝性仁孝三宮問安其情如一嘗內園進櫻桃所司啓曰別賜三宮太后帝曰太后宮送物焉得為賜遽取筆改賜為奉宗正寺祭器朽故請易之及有司呈進命陳于別殿具冠帶而閱之容色悽然尤勤于政理凡選內外群官宰府進名帝必面訊其行能然後補除中書用馮謫卿張賈為衢州刺史賈好博朝辭曰帝謂之曰聞卿善長行對曰政事之餘聊與賓客為戲

通紀卷一一

三五

非有所妨帝曰豈有好之而無妨耶內外聞之悚然而帝以累世變起禁闈尤側目於中官欲盡除之然口口狂狡之流制御無術口口既悞幾致顛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肝食焦憂不能弭患惜哉

武宗皇帝諱炎本名湮穆宗第五子母宣懿皇后章氏文宗崩遺詔以太弟即位改元會昌先是迴鶻有靈武之功朝廷優待至是愈甚驕恣侵暴府縣乃用李德裕謀凡在京迴鶻並配諸道然後命幽州張仲武大破之迎太和公主生還自秦漢而來未有口還公主也劉從諫鎮上黨薨其子稹等專竊土宇命大將石雄平之釋氏渝濫文宗雖行釐革不能禁止

帝乃下制沙汰僧尼三十萬勒歸農桑嫁娶帝英口剛斷宸慮口口視朝聽政唯善足從彊侯畏服戎夷龍言伏雄謀未盡聞殂落年三十三在位六年葬端陵廟號武宗德妃王氏祔焉

宣宗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母孝明皇后鄭氏封光王武宗疾篤遺詔立帝為皇太叔武宗崩即位柩前改元大中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自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泊大中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女奴臣畏法三之日閭寺龍言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効用百揆四歲移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上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餽輒不舉樂歲或小饑憂形於色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言嚴然煦接如侍賓僚或有所陳口虛襟聽納舊人主所行黃門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悉命去之曾授道錄有烟鶴呈祥在位十四年寢疾詔立鄭王為皇太子崩年五十廟號宣宗葬貞陵元昭皇后晁氏祔焉
懿宗皇帝諱漼宣宗長子母元昭皇后晁氏封鄭王自皇太子即位改元咸通帝安兒環係有異稠人藩邸時經重疾昔龍出入卧內又大雪深數尺帝寢室之上獨無人皆異之宣宗制秦邊郵樂曲詞有海晏咸通之句又京城小兒疊布漬水口之向日謂之披暈帝果以鄭王即大位以咸通為年號上好宴遊每扈從供帳動計三萬人羊破萬三千口郭妃權萬機與

內作使郭敬述宰相韋保衡等荒穢擬傾皇祚別立太子事泄誅戮貶降內外方安在位十四年崩年四十一廟號懿宗葬簡陵惠安皇后王氏祔焉嘗禮觀音像陷地四尺上訝之左右對曰天子唯拜天地菩薩邊地脩行者故不合銷上大悅

僖宗皇帝諱儂懿宗第五子母惠安皇后王氏封晉王後立為皇太子懿宗崩即位改元乾符付帝聰惠書史一覽無遺亦好畋遊慕博弘矢音律美法無不精妙能調亞馬輪劍盤槍率比自神捷方在冲幼聰而不明百揆萬機委於軍容使田令孜輕侮典章凌慢宰執中外結舌黃巢反入南海殺節度使李迢帝命大尉高駢討伐不克巢上表言詞悖慢決意犯闕口反京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都帝倉惶幸蜀黃巢偽號大齊李克用追攻巢巢遁巢將林言斬巢收復京師車駕自蜀還田令孜復用口離間藩鎮沙陀逼京師令孜奉車駕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襄王煚為天子立七月王行瑜斬朱玫王重榮李煚等迎駕還至鳳翔暴疾詔弟傑勾當軍國事崩年二十七在位十八年葬靖陵廟號僖宗恭獻皇后王氏祔焉
昭宗皇帝諱晔初名傑懿宗第七子僖宗母弟封壽王僖宗崩以大弟即位改元龍紀帝攻重好文尤重儒術神氣雄俊以先朝威武不振國命侵微而尊禮大臣詳延道術意在恢張舊業號令天下即位之初人皆稱之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稱兵詣闕

車駕幸河中李克用逐之迎帝還宮李茂貞復犯闕
帝駐蹕華州天下文武百寮請車駕還京帝自華州
還宮後頗以貪酒肆意喜怒不常上獵苑中醉甚手
殺黃門侍女數人劉季述王仲先廢帝幽於東內橋
宣帝命稱上皇令皇太子裕即位孫德昭等殺仲先
帝反正孫德昭執劉季述亂捧擊死降太子裕為德
王汴帥朱全忠逼帝幸洛陽從上者唯小黃門十數
打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全忠乃慮此輩為變
並坑之由是帝左右前後皆汴人也又命朱友恭等
殺帝於椒殿年三十八在位十七年廟號昭宗葬和陵
積善皇后何氏附焉

哀帝諱祝昭宗第九子母積善皇后何氏封輝王

昭宗崩即位改元天祐帝每見梁王皆號泣問上皇所
在梁王亦懼先是將元暉張延範朱友恭等為梁
王腹心俾居近職伺上動靜將元暉因事到夷門全
忠議及禪讓元暉以天下未歸更請帝度全忠大怒誣
以行逆斬之元暉吳人也全忠置為樞密資其內助
然以哀帝危感有匡復之意大節未伸良可痛也
全忠後令河南府孔目官臧延軌伸劍害王太后于
上陽宮帝在明堂聞后暴崩絕號數日尋遷於曹
州隨駕朝士官監共四十五人供帳寂寞飲食麤糲初
到郡為池蛙所聒命取一頭口之曰若李氏復興爾輩
依前大鳴不然則勿鳴翌日視池中並死而浮出人
謂唐祚自此絕矣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為全忠所

害謚曰哀帝後唐明宗追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
景宗陵曰溫陵

右唐自高祖至哀帝通則天共二十帝二百八十九年入梁
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蕃人本無姓氏名軋犖山母
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下為業突厥呼鬪戰為軋
犖山遠以名之少孤隨母在突厥中將軍安波至兄
延偃妻其母開元初與將軍安道買男俱逃突厥
中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收護之年十餘歲以
與其兄及延偃相携而出感媿之約與思順等並為
兄弟冒姓為安及長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張守
珪為幽州節度祿山盜羊事覺守珪口欲棒殺之
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兩蕃耶何為杖殺祿山守珪見其

肥白壯其言而釋之技為偏將常言其肥祿山畏守
珪不敢飽食以驍勇聞遂養為己子為平盧兵馬使
性巧密人多譽之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厚賂往來
者乞為好言元宗始信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
以祿山攝中丞為之入朝奏事元宗益寵之後請為
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元宗怪而問之對曰臣
是蕃人蕃人先母後父元宗大悅遂命揚銘以下並
約為兄弟晚年益肥壯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
以肩脾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至元宗前作蕃
旋舞疾如風為河東節度使祿山陰有逆謀於范陽
北築雄武城外以禦寇內貯兵器積穀時揚國忠屢
奏祿山必反元宗使中官輔瑒瑒之得賄賂盛言

其忠國忠又去追必不至迫追之而至謂於華清宮因涕泣言曰臣蕃人不識字陛下擢臣不次楊國忠必欲殺臣元宗益親厚之遂以為左僕射却回歸范陽疾行出關日三四百里至范陽人言反者元宗必大怒縛送與之元宗又召之辭疾不至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於范陽矯稱奉恩命以兵討逆賊楊國忠以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震驚渡河次于颯子谷將軍荔非守瑜邀而射之殺數百人守瑜箭盡投河而死十五年正月祿山僭位燕國立年聖武關門不守元宗幸蜀太子收兵靈武祿山以體肥常帶瘡及造反後眼漸盲至是不見物又得疽疾及至德二年

通鑑卷十一

十一

以疾加躁急動用斧鉞謀主嚴莊亦被誣誣莊正月五日夜立慶緒於戶外莊領堅李豬兒直入祿山帳內豬兒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佩刀反覺難作捫牀頭不得但振幄柱大呼曰是我家賊腹腸已數斗流在牀上言訖氣絕因掘牀下深數尺為坎以殮裹其尸埋之子慶緒立史思明曰爾為人子殺汝父以求位庸非大逆乎縊殺之祿山父子皆逆三年而滅

史思明本名罕于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蕃人安祿山同鄉里及長相善以驍勇聞初事特進烏知義每令輕騎覘賊必生擒以歸又解六番語與祿山同為互市牙郎張守珪為幽州節度奏為折衝天寶初願

立戰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安祿山反命思明討饒陽等諸郡陷之與蔡希德圍顏泉鄉於常山九日拔之又圍饒陽二十九日不能拔李光弼出士門收常山郡思明解圍而拒光弼光弼列兵於城南相持累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自士門以朔方蕃漢二萬人自士門至常山軍威遂振南收趙郡思明退保博陵子儀光弼擊之敗思明於沙河上潼關失守肅宗理兵於朔方使中官邗延思追朔方河東兵馬光弼入士門思明隨後邀擊之已而回軍併行擊劉正臣正臣易之初不設備遂奔軍保北平正臣妻子及軍資車二千乘盡沒思明又攻河間顏真卿使和琳以一萬二千人馬百匹以救之至河間二十餘里北風勁烈

通鑑卷十一

十一

鼓聲不相聞賊亂擊之擒和琳至德二年思明以蔡希德合范陽上黨兵馬十萬圍李光弼於太原光弼使為地道至陣前賊方戲弄城中人地道中人擒而曳之賊以為神呼為地藏菩薩思明留十月會安祿山死慶緒令歸范陽希德留百餘日竟不能拔而歸慶緒為三帥所敗投鄴郡其下蕃漢兵三萬人不知所從思明擊殺三千人然後降之慶緒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徵兵於思明且欲圖之判官耿仁智忠諒之士謂思明日大夫崇重人不敢言仁智請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對曰大夫久事祿山祿山兵權若是誰敢不服如大夫比者逼於兇威耳固亦無罪今聞孝感皇帝聰明勇智有少康周宣之略大夫發使輸誠必開懷見

納此轉禍為福之上策也。思明曰：善。承慶等以三千騎至范陽，思明悉衆介冑以逆之衆，且數萬去之二里。使人謂之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等不勝喜躍。此皆邊兵怯懦，頗懼相公之衆，莫敢進也。請死弓以安之。從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因即拘承慶斬之。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悅招之，遂令衙官竇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兼以偽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並為列卿。秀巖雲中太守，明年改元乾元。肅宗使烏承恩為副使，圖思明。而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為驗。

通紀卷十一

三

有頃，承恩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恩宿於館中，明當有所議，已令婦其所寢之床，伏二人於下。承恩先有小男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半私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蕃，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執之，榜殺承恩父子。又有使從京至，執三司議罪人，狀思明日：陳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棄之，幸蜀既收，復天下，此輩當慰勞之。今尚見殺，況我等本從祿山反乎？乃令耿仁智、張不矜脩表請誅光弼，以謝河北。若不從，臣請臣則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耿仁智盡削去之，寫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大怒，執二人於庭，曰：汝何得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

頗久，意欲活之，却令召入，謂之曰：我往使汝已三十年，今日之事，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有一死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為反逆之計，縱延歲月，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乾元二年正月，思明於魏州設壇，僭稱大聖燕王，召慶緒等殺之，併有其衆。四月，僭稱大號，以周贄為相，以范陽為燕京。九月，陷洛陽，與大尉光弼相拒。思明次行光，是下無聊矣。上元二年，遣人反說官軍曰：洛中將士皆幽朔人，咸思歸魚朝恩，以為然。告光弼及諸節度，僕固懷恩、衛伯玉等討賊。光弼等然之，乃出師。口口口口進次榆林，賊委物偽逐將士等，不復設備。皆入城虜掠，賊伏兵在北邙山下，因大下士，卒咸奔甲奔散。魚

通紀卷十一

三

朝恩、衛伯玉退保陝州。光弼懷恩奔河陽，城退居闕喜步，兵殺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為賊所有。思明至陝州，為官軍所拒，於姜子坂數不利，退歸永寧。築三角城，約一日而畢，以貯軍糧。朝義築城未畢，而思明至，詔之對曰：緣兵士疲乏，斃歇耳。又怒曰：汝借部下兵，違我處，分令隨身數十人立馬，而泥斯須而畢。又曰：待收陝州，即斬此賊。朝義將駱悅、尹許驥、男季常等，因言廢興之事。古來有之，喚取曹將軍計，大事可乎？朝義迴面不應。王悅曰：若不應，悅等即歸李家王。亦不全矣。朝義然之，令許季常命曹將軍至悅等告之，不敢拒。其夜，思明夢而驚，悟據床，悵悵每與伶人寢食，置左右，以其殘忍，皆恨之。及此，問其故，曰：向夢

兒水中沙上羣鹿渡水而至鹿死水乾言畢如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虜祿命俱盡矣駱悅入問思明所在未及對殺數人因指在廁思明覺變踰牆出至馬槽韉馬騎之悅等至今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馬曰是何事悅等告以懷王思明曰我朝夾語錯合有此事然汝殺我太疾何不使我收長安口事不成矣因急呼懷王者三曰莫殺我却罵曹將軍曰者虜誤我者虜誤我悅遂令口手擒思明赴柳泉驛曰事已成矣朝義曰莫驚聖人否莫損聖人否悅曰無時周贄許驥統後軍在福昌朝義令許季常往告之贄聞驚欲仆倒朝義領兵廻贄等來迎因殺贄思明至柳泉驛縊殺之朝義僭偽位朝義思

通鑑卷一百一

三

明孽子也寬厚人附之使人殺偽太子朝英等諸節度使皆思明等夷朝義徵召不至代宗遣元帥雍王領河東朔方兵馬赴陝僕固懷恩與迴紇左殺為先鋒魚朝恩郭英又為後殿自澠池入李抱玉自河陽入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二十九日與朝義戰于北邙山下逆賊敗績走渡河斬首萬六千生擒四千六百降三萬二千器械不可勝數朝義走投汴州汴州偽將張獻誠拒之乃渡河北投幽州二年正月賊偽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來降梟首至闕下思明乾元二年僭號至朝義寶應元年滅凡四年

朱泚幽州昌平人曾祖利贊善大夫祖思明太子洗

馬父懷刺州刺史平盧軍留後柳城軍使大歷元年卒泚以父資從軍幼壯偉骨帶十圍騎射武藝亦不出人外若寬和中頗殘忍然輕財好施每征戰所得賞物輒分麾下將士以是為眾所推故得濟其兇謀初隸李懷仙為十將改經略副使朱希彩既殺李懷仙自為節度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彩為政苛酷人不堪命大歷七年為孔目官李懷瑗所殺眾無所從因共推泚泚遂權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師代宗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幽州盧龍節度等使又上表令弟滔率兵二千五百人赴京西防秋代宗嘉之手詔褒美九年加戶部尚書賜實封百戶幽州及河北諸鎮自天寶末便為逆亂之地李懷仙朱希彩與連

通鑑卷十一

五

境三節度名雖向順未嘗朝謁至是泚率先上表請自領步騎三千人入覲詔修甲第以待之九月泚至京師上表請留京師從之授其弟滔幽州節度留後仍以泚宋滔青兵俾汝統焉加同平章事出鎮奉天十二年加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為隴右節度使德宗嗣位加太子太師鳳翔尹建中元年涇州將劉文喜口兵為亂加泚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與諸軍討伐涇州平加中書令還鎮鳳翔二年加泚太尉朱滔將反陰使人與泚計議以帛書內臘丸中置髮鬚間河東節度馬燧搜獲之以聞并送帛書及所遣使泚惶懼頓首乞歸罪有司上勉之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三年以張鎰代泚為鳳翔留後留泚京師四年

涇原兵叛鑿駕幸奉天叛卒等以此嘗統涇州知其失權廢居怏怏思亂群寇無帥幸此政寬乃相與謀曰朱太尉久囚空宅若迎而為主事必濟矣姚令言乃率百餘騎迎此乘馬擁從北向入居舍元殿明日移處白華但稱太尉朝官有謁此者悉勸奉迎鑿駕源休至勸其僭偽此甚悅之又李忠臣張光晟繼至咸以官門積憤樂於禍亂鳳翔涇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以潰卒三千餘自襄城至賊此自謂眾望所集僭竊之心自此而定段秀實久失兵柄推心委之遂發銳師三千言奉迎乘輿實陰有逆謀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此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為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至因與海賓同入見此

通紀卷十一

為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匕首為其所覺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笏而擊此仍大呼曰反虜萬斬此舉臂衛首秀實格壯之恟恟然李忠臣馳助此此亦不多力繞破其面逆徒謀集秀實海賓遂併見害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張光晟等八人導此自白華入宣政替即偽位自稱大秦皇帝年號應天以其兄子遂為太子遥封弟滔為異王尋號皇太子此自領兵侵逼奉天竊威儀輦輅聞益道途蟻聚之眾軍勢頗盛以姚令言為元帥張光晟為副軍合於城下渾城韓游瓌禦之此眾大敗十一月三日杜希全與此眾戰于莫谷官軍不利自是賊眾驕怠王師乘城而戰人百其勇賊多敗或出野戰官軍又

獲利焉此乃大驅百姓填塹夜攻城城中設竒以應之賊乃退縮西明寺僧法堅有巧思為此造雲梯十五日辰時梯臨城東北隅城內震駭軍城侯仲莊設大坑為地道陷之又縱火焚其梯須臾雲梯與兜黨同為灰燼其夜兵復出攻此眾敗績李懷光以五萬人來援自河北至此眾惶駭因而大潰長圍遂解眾庶以懷光三日至城則危矣二十日夜此走至京城使人偽自城外來周走號令曰奉天已破百姓聞之莫不飲泣此自號其宅曰替龍宮悉移內庫珍貨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替龍勿用此敗徵也無幾百姓剽奪其珍寶此不能禁止明年正月一日此改偽國號曰漢稱天皇元年二月太子懷光既圖叛逆遣使與此通

通紀卷十一

和口口口口口懷光初與此往復通好甚密以錢穀金帛互相饋遺此與書事之如兄約云削平關中當割據山河永為鄰國及懷光決計背叛逼乘輿遷幸此乃下偽詔書待懷光以臣禮仍徵兵馬懷光既為所賣斬怒憤耻遂領眾道歸河中三月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之眾悉於城東累敗此眾五月二十八日官軍入口收京師逆黨大潰此與姚令言張庭芝源休李平朱遂以數千人西走其餘黨或奔竄或來降此眾緣路潰散乃奔涇州繞百餘騎而已此將梁庭芬從此至寧州彭原縣西城屯復與此心腹朱惟孝共射此此走墜故窖中此左右斬此使宋應傳首以獻此死時年四十三

黃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販鹽為事乾符中仍歲凶荒人飢為盜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長聚盜起於濮陽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鄆州先有謠言云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詔左金吾衛上將軍齊克讓為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眾歷陳許襄鄆無少長皆虜之眾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節不允以神策統軍使宋威為荆南節度招討使中使楊復光為監軍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口口口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溫球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並擒送闕勅於狗脊嶺斬之賊怒悲精

通鑑卷一百一

三八

統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眾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為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荊州斬仙芝首獻於闕下先是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率部眾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月餘眾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王鐸大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為所敗其眾十餘萬尚讓乃與群盜推巢為王曰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蕃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時多朋黨小人譏勝君子道消賢豪怨憤退之草澤既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故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斥朝政之弊蓋士不逞者之辭也巢徒黨既盛與仙芝為影

援及仙芝敗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時王鐸雖銜招討之權緩于攻取時高駢鎮淮南表請詔討賊許之議加都統巢乃渡淮偽降于駢駢遣將張璘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擒璘殺之因虜其眾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託越州觀察使崔瑒奏乞天平軍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臣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奏欲請授同正員將軍盧攜駁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及巢見詔大詬執政又自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亦不允然巢以士眾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為巢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因疫死者十三四眾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江浙遙

通鑑卷一百一

三九

逼廣陵高駢閉門自固所過鎮戍望風降賊九月渡淮十一月十七日陷洛陽留守劉元章率分司官迎之繼攻陝虢逼潼關陷華州留將喬鈴守之河中節度使李都詐進表于賊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軍十萬守潼關時禁軍皆長安富族世籍兩軍豐給厚賜高車大馬以事權豪自少迄長不知戰陣初聞科集父子聚哭憚於出征各於兩市出直萬計傭僱負販屠沽及病坊窮人以為戰士操刀執戟不知鍛銳復任宦官為將帥驅以守關關之左有谷可通行人平時捉稅禁人出入謂之禁谷及賊至官軍但守潼關不防禁谷以為谷既官禁賊無得而踰也尚讓林言率前鋒由禁谷而入夾攻潼關官軍大潰十二月三日

僖宗夜自開遠門出趨駱谷五日賊陷京師十三日賊陷京師十三日賊巢替位國號大齊仍御樓宣赦且陳符命曰唐帝知朕起義改元廣明以文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黃天意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土德生金子以金王宜改年金統選驍勇形體魁梧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為軍使比之控鶴中和元年二月尚讓寇鳳翔鄭畋出師禦之大敗賊於龍尾坡畋乃馳檄告喻天下藩鎮四月涇原行軍唐宏夫之師屯渭北河中王重榮之師屯沙苑易定王處存之師屯渭橋鄜延拓拔思恭之師屯武功鳳翔鄭畋之師屯盩厔六月邠寧朱玫之師屯興平忠武之師三千屯武功是歲諸侯勤王之師四面俱會十

通紀卷十一

三十一

二月宰臣王鐸率荆襄之師自行在至鄭畋帳下小校實攻者驍敢無敵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師放火燔諸門斬殺而還賊人悚駭時京幾百姓皆若於山谷累年廢耕耘賊坐空城賦輸無入穀食騰踴米斛三十千官軍皆執山砦百姓鬻鬻於賊為食人獲數十萬朝士皆往來同華或以賣餅為業因奔於河中宰相崔沆盧瓚扈從不及匿之別墅口口搜索嚴急乃微行入永寧里張直方之家朝貴怙直方之豪多依之既而或告賊去直方謀反納亡命賊攻其第直方族誅沆瓚數百人皆遇害自此賊始酷虐族滅居人遣使傳命召故相駙馬都尉于琮於其第琮曰吾唐室大臣不可佐黃家草昧加之老疾賊怒令

誅之廣德公主抱賊刃號咷而謂曰予即天子女不宜復存可與相公俱死是日併遇害二年王處存合忠武之師敗賊將尚讓乘勝收京師賊遁去處存不為備是夜復為賊寇襲官軍不利賊怒京師百姓迎王師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壯殺戮殆盡流血成渠九月賊將同州刺史朱溫降重榮十月李克用率代北之師自夏陽渡河屯沙苑三年正月敗黃揆於沙苑遂營乾抗二月賊將林言趙章尚讓率眾十萬援華州克用合河中易定中武之師戰於梁田坡大敗賊軍俘斬數萬乘勝攻華州塹柵以環之克用騎軍地渭北今薛志勤康君立每夜突入京師燔積聚俘殺而旋黃揆奔華州官軍收城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騎

通紀卷十一

三十一

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泰門入收京師巢賊出師明七盤路東走關東天下兵馬都監口楊復光露布獻捷於行在陳破賊事狀巢賊先鋒將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以兵逆戰為賊所敗攻城急宗權乃稱臣於賊遂攻陳許營於激水陳州刺史趙犖逆戰敗賊前鋒生擒孟楷斬之黃巢素寵犖惜之乃悉眾攻陳州營於城北五里為官闕之制曰八仙營於是自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曾濮徐兗數十州畢罹其毒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春磨皆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諸軍由蒲陝濟河會

歸東諸侯走援涼州三月諸侯之師復集四月官軍敗賊於太康俘斬萬計收其四壁又敗賊將黃鄴於西華收其壁巢賊大恐收軍營於故陽里官軍進攻之五月大雨震電平地水深三尺壞賊壘賊自離散復聚於尉氏逼中牟翌日營汴水北是夜復大雨震電溝塍漲溢賊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鄭州引軍襲擊于大敗之獲賊將李周揚景彪衆深昨縣寬句官軍追討賊無所保其將李謹楊能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各率部下降于大梁尚讓率部下萬人歸時溥賊自相猜間相殺於營中所殘者口中夜遁去克用追擊于至濟陰而還賊散於口鄆界黃巢入泰山徐師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

通鑑卷十一

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

秦宗權者許州人為郡牙將廣明元年十月巢賊渡淮而北十一月忠武軍亂殺其帥薛能是月朝廷授別校周岌為許帥初軍口口口宗權因調發至蔡州聞府軍亂乃閱集蔡州之兵欲赴難俄聞府主殂周岌未至巢賊充斥日寇郡口宗權乃督勵士衆登城拒守洎岌至即令典郡事天子奉蜀姑務翦寇上蔡有勁兵萬人宗權即與監軍楊復光同議勤王出師破賊口口口口口仍置節度之號中和三年巢賊走關東宗權逆戰不利因與口口口為盜巢賊既誅宗權復熾僭稱帝號補署官吏遣其將秦彥亂江淮秦賢亂江南秦誥陷襄陽孫儒陷孟洛陝號至於長安張

旺陷汝鄭盧塘攻汴州賊首首標統恠毒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五月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荆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為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關東郡邑多被攻陷唯趙犖兄弟守陳州朱温保汴州城門之外為賊疆場汴帥與兗鄆合勢屢敗賊軍兗勢日削龍紀元年二月其愛將申叢執宗權搨折其足送於汴朱温出師迎勞接之以禮謂之曰下官屢以天子命達於公如前年中翻然改圖與下官同力勤王則豈有今日之事乎宗權曰僕若不死公何以興天以僕霸公也略無懼色乃檻送京師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磔之狗於兩市宗權檻中引頸謂揆曰尚書

通鑑卷十一

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効耳衆大笑與妻趙氏俱斬於獨柳之下

通鑑卷第十一

此處為空白欄位

通紀卷第十二 五代

梁太祖 庶人友珪附 末帝

太祖皇帝諱晃本名溫唐帝賜名全忠姓朱氏宋州
碭山人祖信父誠世皆微賤誠祖通五經大義以教
授為業帝生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里人
望之皆驚為奔而來曰朱家火發矣及至則廬舍燬然
既而鄰人以誕婉告眾咸異之未冠而孤母王氏攜
養寄蕭縣劉宗家帝既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
里人多厭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譴杖惟崇母自幼憐
之親為櫛髮嘗誡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輩當善待
之我嘗見燕雀化為一赤蛇乾符中辭劉氏入黃
巢軍以力戰屢捷補為隊長中和元年西拒邠攻鄜

通紀卷十二

夏之師于興平所嚮皆立功二年巢以帝為同州防
禦使使自攻取聞巢軍勢蹙諸校離心帝遂斬偽
監軍使嚴實舉郡降王重榮即日飛章上奏時僖
宗在蜀聞之喜曰天賜子也乃授帝左金吾大將軍
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賜名全忠自是帝帥所部
與河中兵士偕行所向無不克捷三年蔡州刺史秦
宗權與黃巢餘孽合從肆虐共圍陳州僖宗命帝
為東北面都招討使帝領兵於鹿邑與巢眾相遇縱
兵擊之斬首二千餘級四年收西華寨巢遁去帝遂
入陳是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同謀破賊
與帝合勢於中牟北邀擊之賊眾大敗於王滿渡多
束手來降時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皆

葡匐馬前悉宥而納之是歲黃巢雖沒而秦宗權繼
為巨孽丁攻陷鄰郡殺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賊
昭宗龍紀元年蔡都將郭璠執宗權來獻帝檻宗
權送於長安斬於獨柳樹下昭宗進封帝東平王帝
擒漢州邵儒島徐州時浦之首平究喧鄭南伐南
楊行北侵北拔瀛莫二郡攻中山定繼為所敗由
是河朔皆弭伏焉是歲唐左軍中尉劉季述幽昭宗
於東內立皇子德王裕為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
願以神器輸於帝帝方在河朔還于汴會李振自長
安使迴因言于帝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
之事今閣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帝悟
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反正侍衛將軍

通紀卷十二

孫德昭以下誅劉季述迎昭宗反正改元天復進封
帝為梁王酬反正之功也朝廷既誅劉季述以韓全
誨張宏彥為兩軍中尉宰相崔胤每事裁抑官官
宦官側目昭宗不得已罷崔胤知政事崔胤怒召太祖
請以兵入輔帝行次零口聞長安亂昭宗為閣官韓
全誨等劫遷西幸鳳翔避帝之兵鋒也翌日遂命旋
師自赤水次咸陽岐人大將苻道昭領兵萬人屯武
功以拒帝帝遣康懷英敗之且移軍北伐二年六月
帝復西征次于號縣與岐軍大戰殺萬餘眾擒其
將校數百人九月帝以岐人堅壁不戰思欲旋旆以歸
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
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帝乃命季昌密募人入

歧以給之騎士馬景堅願應命許之明日景躍馬西走直叩歧闔詐以軍怨東道為告且言列寨尚留萬餘人夕將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貞信其言遽啓二扉悉眾來寇時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百騎以據其闔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喪膽議誅閻寺以自贖焉三年昭宗遣中使押送韓全誨以下二十餘人首級以示帝發離鳳翔幸左劍寨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學士傳宣免之帝即入見稱罪拜伏者數四既而促召升殿密通御座且曰宗廟社稷是卿再造朕與戚屬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帶一面以賜帝昭宗至長安謁太廟御長樂樓禮畢頌謂帝曰今日得親奉觴酒

通鑑卷十二

奠於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不能報矣伐青州楊師厚率大軍與王師戰于臨朐青軍大敗師範舉城請降青州平分命將校略地於登萊淄棣等州皆下之由是東漸于海皆為梁土也十月有大聲出於梁郊之廳事帝其驚駭占者曰當有大慶三年帝果即位於此四年帝將議迎駕東幸洛陽慮大臣不從密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收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時又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堅請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從之駐蹕於陝帝自河中來親謁見於行營因洒涕言曰李茂貞等竊謀禍亂將迫乘輿老臣無狀請陛下東遷為社稷大計也昭宗延帝於寢室見何皇后面賜酒器及衣

物何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於全忠矣因泣下帝辭歸洛陽昭宗開內宴時有宮人與昭宗附耳而語韓建躡帝足帝遽出以為圖已因連上章請車駕幸洛昭宗果遣中使傳宣謂帝曰皇后方在草蓐未任就路帝以陝州小藩非萬乘久留之地請以四月內東幸閏月昭宗發自陝郡次于穀水左右唯小黃門及打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帝猶忌之是日密令醫官許昭遠告變乃設饌於別幄召而盡殺之皆坑于幕下先是選二百餘人形負大小一如內園人物之面至是使人擒一人縊於坑所即蒙其衣及戎具自飾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後皆梁人矣車駕至洛入宮是日大風晝暝改元天

通鑑卷十二

祐八月昭宗遇弒於大內遺制以輝王祝為嗣二年天子命帝為相國摠百揆以荆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進封魏王兼備九錫之命為天下兵馬元帥四年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傳禪代之意帝家廟棟間生五色芝狀如芙蓉紫煙蒙護數日不散又府第前舊有苦井是日忽變為甘其味如醴福建道使持旆幣來聘仍以白鸚鵡一同獻自是旬浹之內諸州郡繼以白鳥白兔白蓮並帝者相次來上比日金行應運之兆也又帝之家廟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四月降御札傳禪于帝出傳國寶玉冊受禪寶及文物儀仗朝于梁國庚戌帝御金祥殿初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口口宰臣百官各押本

一三〇〇 通紀卷十二 五

司法物於正殿前習儀乃下教令改名是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去避甲子宰臣張文蔚已下押冊自上源驛登輅車諸司各備威儀金吾仗鹵簿道引文武百官新羅勃海質子及親王隨寶冊列於殿前帝如時被袞冕升御座受冊司天監伏躬奏符瑞之驗於是宰臣百官蹈舞稱賀按握外樞記曰黑衣神孫披天裳免子持函上天牀黑衣神則北方之神北方主水火為水之孫王南方南為朱方朱帝之姓也帝復以丁卯火年夏四月受唐禪又識曰承唐祚者坐在龜頭號初年中有一市在臣邊坐在龜頭是元字號初年亦元字也市在臣邊是師字故帝自元師踐天子之位先是唐乾符中木星入于南斗王鐸問邊崗曰是何祥也崗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然不於今其在後乎木在斗中於文為朱字當有朱氏王天下者木數三其應在三紀乎至是果驗焉又天后朝有識辭士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地相關血成川解者去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于唐祚故周子諒彈牛仙客李德裕謗牛僧孺皆以應圖識為辭然朱字牛下安八八即角之象也故朱滔朱泚構亂常之禍冀無妄之福豈知應之帝也改元開平國號大梁以曹州濟陰之邑奉唐主封為濟陰王升汴州為開封府建名東都其東都改為西都皇長男友文封博王友珪封鄂王友璋封福王友貞封均王友雍封賀王友

通紀卷十二 五

通紀 卷一一

徽封建王以薛貽矩平章事二年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薨帝聞之喜詔諭中外其略曰楊行密方命討除不經年而自滅李克用纔行削奪未逾歲而去亡皆憑天命之誅不假兵威之勢中和四年帝與克用同破賊帝於攻之克用適去自此據據乾符三年帝從克用與克用男落落戰於三月以鴻臚卿李從為二王後封萊國公四年泛九曲池御舟傾帝墮溺於池中宮女侍官扶持登岸乾化二年車駕至西京時帝疾大漸因謂近臣曰我三十年經營王業不意太原餘孽復此請張我觀所為其志不小天復使我短命身後必無奈何我料諸兒咸非彼敵吾死其無葬地矣言次氣絕久而方蘇友珪帝第二子母亳州之營妓唐光啓中帝徇地于亳州召而侍寢娠及期奴以生男告故帝字之曰暹喜帝受禪封鄂王帝不豫動多蹀撓友珪因事遭杖心不自安時東京留守博王友文者帝之養子其妻王氏甚有姿色帝潛亂之帝未遇弒前旬日謂王氏曰吾終不起此疾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意有所屬且友珪妻張氏容色冠代帝亦嬖之皆廉知其事乃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爾王授王氏令懷往東京公將及禍矣友珪憂恐知不保全夕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備告帝末年勳臣宿將多以非罪見誅勅亦懼死乃共畫弒逆之謀是夜勅以牙兵五百人雜控鶴軍士伏禁中夜三鼓斬關及萬春門至帝寢殿侍疾者皆驚走帝惶駭而起帝曰我

通紀卷十二 五

一三一

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爾友珪之親信馮廷諤刺帝
遂崩于丙午年六十一友珪自以苗裔累之瘞於寢室翊
日遣受旨丁昭溥賈偽詔赴東京誅博王友文發喪
友珪矯遺制於柩前即位謚帝曰神武元聖孝皇帝
廟號太祖葬宣陵改乾化三年為鳳曆元年洛軍大
擾先犯宮禁友珪聞亂引妻張氏及親校馮廷諤趨
北垣樓下知事不濟令廷諤先刃其妻及已廷諤亦
自剄焉友珪年二十八末帝即位乃貶友珪為庶人
末帝諱瑱初名友貞太祖第四子母元貞皇后張氏
封均王美容儀性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庶人友珪弒
逆矯太祖詔至東京密令帝害友文友珪即位以帝
為東京留守友珪篡逆羣情不附會趙巖至東京

通鑑卷三十一

七

帝以誠款謀之巖時典禁軍還洛以謀告侍衛親軍
素象先偽鳳曆元年二月象先引禁兵千人突入宮
城遂誅友珪象先遣趙巖賈傳國寶至東京請帝即
位於洛陽帝報之曰夷門太祖創業之地居天下之衝
北拒并汾東制淮海國家藩鎮多在關東命將出師
利於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圖也公等如堅推戴毋禮
宜在東京是月即位於東京去鳳曆之號稱乾化三
年帝姑息大臣親任駙馬趙巖宣徽使趙鵠德妃張
氏兄弟漢傑漢倫干預權柄宰臣敬翔宗政使李振
並罹讒間貞明元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薨以賀德
倫代其任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執德倫囚於別
館盡殺其部眾為亂首張彥所迫遣使歸款於太原

原

通鑑卷三十一

八

晉王口唐宗也排陣使謝彥章青人所憚賀瓌朱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龍德三年四月晉王即唐帝位於魏州十月唐帝引師襲中都王彥章兵潰於是彥章與監軍張漢傑等皆為唐人所獲帝聞中都之敗唐軍長驅將至時禁軍尚有四千人朱珪請以拒唐軍帝不從或勸帝西奔洛陽趙巖曰勢已如是下此樓誰心可保乃止俄報曰晉軍過曹州矣帝置傳國寶於卧内俄失其所在已為左右所竊迎唐帝矣帝召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吾與晉人世讎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令落讎人之手麟進刃建國樓之廊下帝崩麟即時自剄初許州獻綠毛龜宮中

通紀卷十二

造室以蓄之命曰龜堂帝嘗市珠於市既而曰珠數足矣眾皆以為不祥之言帝貞明中改瑱或解去瑱字一十三月一八日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唐帝入汴聞帝殂憮然嘆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對壘恨不生見其面尋詔張全義葬之其首藏於大社晉天福中詔唐朝罪人首級許親屬及舊家收葬并左衛將軍安崇阮收葬焉

右梁自太祖至末帝共二帝凡十七年入後唐

通紀卷第十二

通紀卷第十三

五代

後唐太祖 莊宗 明宗

閔帝 末帝

太祖武皇帝諱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隴右金城人曾祖盡忠為沙陁府都督祖執宜蔚州刺史追尊昭烈皇帝烈考國昌本名赤心討龐勛有功懿宗賜姓李氏名國昌籍係鄭王房追謚文皇廟號獻祖帝即獻祖第三子母秦氏在姓十三月載誕之際母艱危者竟夕族人憂駭市藥於鴈門遇神叟曰非巫醫所及可馳歸盡率部人被甲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無恙而生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廷井水暴溢帝始言喜軍中語詔

通紀卷十三

齒善騎射年十三見雙鳧翔空射之連中眾皆臣伏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帝因持卮酒而奠曰子有尊主濟民之志無何井溢故未察其禍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與僕交談奠酒未已有神人披金甲持戈隱然出於壁間見者大驚走惟帝從容而退由是益自負獻祖之討龐勛也帝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為飛虎子賊平授帝雲中牙將黃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以帝為大同軍節度使獻祖出師討党項吐渾赫連鐸乘虛陷振武舉族為吐渾所虜至定邊軍迎獻祖歸雲州雲州守將不納帝略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新城赫連鐸晝夜攻圍俄而獻祖引軍至吐渾退走天子命赫連鐸

進軍討帝獻祖率其族奔於達靺部中和元年天子
今季友金發五百騎賁詔召帝於達靺帝即率達靺
諸部萬人趨鴈門整兵南嚮京師二年獻祖自達靺
部率其族歸代州三年帝大敗巢軍於零口進收京
師帝既收長安軍勢甚雄諸侯之師皆畏之帝自微
眇時號為獨眼龍許帥田從異汴帥朱溫徐帥時溥
各遣使來告以巢蔡合縱兇鋒尚熾請帝共力討賊
四年帝合徐汴之師攻賊於西華賊將黃鄴奔營而
遁是夜大雨巢營中驚亂退營陳州北五月大雨震
雷平地水深數尺賊營為水所漂而潰帝大破賊於
王滿渡賊眾分寇汴境帝渡汴過賊將渡而南半濟
擊之大敗臨陣斬賊將王齊安楊景虎是夜黃巢携

通鑑卷十三

三

妻子東走是月班師過汴朱溫延請宴於上源驛醉夜
伏兵謀害帝遇大雨震電得從者薛鐵山等數人扶
掖隨電光而行登尉氏門縋城而歸自是與朱溫構
怨也至太原帝自累立大功為汴帥怨圖陷沒諸將
乃上章申理帝表至朝廷大恐加太傅同平章事隴西
郡王光啓二年僖宗幸興元朱致於鳳翔立嗣襄王
溫為帝以偽詔賜帝帝燔之械其使馳檄諸方鎮遣
使奉表於行在昭宗乾寧二年鳳翔李茂貞邠州王
行瑜華州韓建稱兵向闕同弱王室殺宰輔帝率
蕃漢之師討亂十月收龍泉寨時行瑜以精甲五千
守之李茂貞出兵來援為李罕之所敗行瑜復入邠
州大軍進逼其城行瑜登城號哭曰行瑜無罪昨殺南

北司大臣是岐帥將兵脅制主上請治岐州行瑜乞
束身歸朝帝曰僕受命討三賊臣公其一也如能束身
歸闕為公奏取進止行瑜懼奔城而遁既而慶州奏
王行瑜將家屬五百人到州界為部下所殺傳首闕
下帝既平行瑜還軍渭北天子進封帝晉王帝復上
表請討李茂貞天子不允帝私謂詔使曰觀主上意
疑僕別有佗腸復何言哉但禍不去胎憂患未已三
年帝與汴軍戰於涇水之上鐵林指揮使落落被擒
落落帝長子也既戰馬蹶於坎帝馳騎以救之其馬
亦蹶追兵將及帝背射一發而斃乃退天復元年汴將
張存敬迫河中王珂告急於帝珂妻帝愛女也亦以
書至懇切求援帝報曰賊阻道路眾寡不敵殺爾即

通鑑卷十三

三

與爾兩亡可與王郎奔城歸朝珂遂送款於張存敬
尋徙于汴帝自是不復能援京師霸業由是中否天
祐元年朱友恭弒昭宗告哀使至晉陽帝南向慟哭
三軍縞素四年京帝禪位於汴帥是歲西川王建遣
使至勸帝各王一帝不從五年帝疾崩於晉陽年
五十三莊宗即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陵在鴈門
莊宗皇帝名存勳太祖長子母自簡皇后曹氏帝在
妊時后夢神人黑衣擁扇夾侍左右載誕之日紫氣
出於窓戶及為嬰兒體白奇特沉厚不居半年十一從
太祖討王行瑜令入觀獻捷昭宗一見駭之曰兒將來
之國疎勿忘忠孝於子家因賜鵝鴨酒危翦翠盃
子授檢校司空隰州刺史改汾晉二郡皆進領之帝

洞曉音律十三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義及壯便
騎射膽略絕人其心豁如也太祖起義雲中部下皆
北邊勁兵及破賊迎鑿居第一由是稍優寵士伍
因多不法帝不平之因啓於太祖太祖依違之天祐
五年太祖厭代帝乃嗣王位於晉陽年二十四振武軍
節度使克寧帝季父也克寧妻激怒克寧陰圖禍
亂監軍使張承業命李存璋伏甲以誅克寧時梁
祖自將兵至澤州帝召周德威軍歸晉陽梁祖亦
歸洛帝知其無備乃謂其將曰汴人聞我有喪必謂
不能興師解圍定霸在此一役軍發自太原伏三重崗
直抵夾城李嗣源攻東北隅李存璋王蜀朝燒寨斷夾
城爲二道周德威李存審各分道進攻軍士鼓譟三

通紀卷三

道進攻斬首萬級獲其副招討使符道昭大將三
百人梁主聞其敗也既懼而嘆曰生子當如是李氏
不亡矣吾家諸子乃豚犬爾初帝繞五歲從太祖校
獵於三垂崗崗上有元宗原廟太祖於相前置酒樂
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陳其衰老之狀聲詞悽苦太祖
引滿將髮指帝曰老夫壯心未已二十年後此郎子
必戰於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帝班師下令於國
中禁盜賊恤孤寡徵隱逸止貪暴峻隄防寬獄訟
朞月之間其俗丕變帝每出於路遇飢寒者必駐馬
臨問人情大悅王霸之業自此而基矣七年十二月梁
祖命王景仁討鎮州王鎔營於栢鄉帝親征八年正月
周德威與梁軍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引諸軍陣於

野河之上鎮定之師與血戰梁軍敗而後整者數四
自己及午騎軍接戰至哺梁軍欲抽退塵埃漲天德
威周麾而呼曰汴人走矣李嗣源率親軍與史建塘
寺夾攻梁軍大敗奔鎰投仗之聲震動天地龍驤神
威神捷諸軍殺戮殆盡自陣至栢鄉數十里殪尸枕籍
敗旗折戟所在蔽地夜漏一鼓帝入栢鄉梁軍輜重帳
幄資財奴僕皆爲帝軍所有幽州劉守光僭稱大燕
皇帝年號應天十年帝親征幽州擒劉仁恭檀州燕樂縣
人執劉守光并妻李氏祝氏子繼祚以獻帝虜仁恭
父子以行十一年春至晉陽誅守光遣李存霸拘送仁
恭于代州刺其心血奠告于太祖陵然後斬之十二年魏軍
士張彥迪賀德倫上章梁末帝請復六州之地末帝不從

通紀卷三

遂迫德倫歸於帝事具梁末帝篇秋梁將劉鄩軍
於莘縣帝營於莘西日夕交鬪十二年劉鄩謂帝
已歸晉陽將乘虛襲鄩鄩自莘引軍至城東與
其將楊延直兵會俄而帝自貝州至鄩卒見帝驚曰
晉王邪兩軍初合梁軍稍勦再合鄩引騎軍突西南
而走是月劉鄩敗於莘縣王檀道於晉陽梁王聞之
曰吾事去矣十五年帝自魏州率師次於楊劉略地
至鄆濮而還遂營於麻家渡列營十數梁將賀瓌謝
彥章以軍屯濮州行臺村結壘相持百餘日帝嘗以
數百騎摩壘求戰謝彥章率精甲五千伏於堤下
帝以十餘騎登堤伏兵發圍帝十數重帝之騎軍繼
至攻於圍外帝於圍中躍馬奮擊決圍而出時帝銳

於接戰每馳騎出營李存審必叩馬進諫帝伺存審有間即策馬而出至是幾危方以存審之言為忠也十二月帝與梁軍戰於胡柳陂周德威戰歿是時陂中有土山梁軍數萬先據之帝帥中軍至山下梁軍嚴整不動旌旗甚盛帝呼諸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賊已據山吾與爾等各馳一騎以奪之帝率軍先登銀槍步兵繼進遂奪其山梁軍紛紜而下復於土山西結陣數里時日已晡矣或曰諸軍未齊不如還營詰朝可圖再戰閻寶進曰深入賊境逢其大敵期於盡銳以決雌雄况賊帥奔亡眾心方恐今乘高擊下勢如破竹矣王建及乃大呼以奮擊諸軍繼之梁軍大敗遂拔濮陽十八年魏州開元寺僧傳真獲傳匡

通鑑卷十三

六

寶獻於行臺驗其文即受命寶之八字二十年二月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四月己巳帝昇壇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改天祐二十年為同光元年以盧瑋輩尊曾祖為昭烈皇帝廟號懿祖祖為文景皇帝廟號獻祖皇考為武皇帝廟號太祖詔於晉陽立宗廟以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聖皇帝昭宗聖穆皇帝及懿祖己下為七廟十月帝御大軍攻中都擒梁將王彥章都監張漢傑等將吏二百餘人斬馘二萬時既獲中都之捷帝召諸將謀其所向惟李嗣源曰宜急趨汴州此去汴州咫尺若晝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起河壩夷門已為我有矣臣請以千騎前

驅陛下御軍徐進鮮不克矣帝喜如是夜嗣源率前軍先進翌日車駕即路曹州郡將出降前軍至汴城嗣源令左右捉生攻封邱門梁開府尹王瓚請以城降俄而帝與大軍繼至王瓚迎帝自梁門入梁朝文武官屬於馬前謁見陳叙世代唐臣陷在偽廷今日再覩中興雖死無恨帝諭之曰朕二十年血戰蓋為卿等家門無足憂矣各復乃位時梁末帝朱鋹已為其將皇甫麟所殺獲其首函之以獻周匝者帝之寵伶也胡柳之役陷於梁帝每思之至是謂見欣然慰接周匝因言梁教坊使陳俊保庇之恩推薦請除郡守帝許之三年後為梁州刺史梁將段凝等率大將先至請死詔各賜錦袍御馬金幣幣疑上疏奏梁朝權臣趙

通鑑卷十三

七

嚴等並助成虐政結怨於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是日趙嚴等并妻孥皆斬汴橋下二年詔益鐵度支戶部並委祖庸使管轄吏人孔謙酷加賦歛赦文之所原放謙復刻剝不行大失人心始於此矣三年鍾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奏昨修月陂隄至德宮南獲玉璽一紐獻之其文曰皇帝行寶四字七月紐交龍光瑩精妙詔括天下私馬將伐蜀帝令李嚴往市蜀中珍玩蜀法嚴峻不許奇貨東出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嚴歸而奏之帝大怒九月命魏王繼岌郭崇韜等大舉伐蜀十月蜀主王衍出降大軍入成都自興師凡七十五日蜀平得兵士三萬錢一百九十二萬貫金銀共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得節

度州十郡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年魏王繼茂殺樞密使郭崇韜於西川夷其族朱友諒當國法帝素賞大容納無疑於物自誅郭崇韜朱友諒之後閣豎伶官交相譏諂邦國大事皆聽其謀繇是漸多猜惑不欲大臣典兵趙在禮反亂軍逼李嗣源帝河北具明詔河南借今年租稅時年饑民困百姓不勝其酷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軍變請出內府金帛優給將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庫宜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棊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於便殿皇后出宮中粧奩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哥三人謂宰臣曰外人謂內府金寶無數向者諸侯貢獻旋供賜與今宮中有者粧奩銀盆而已可驚之給軍革等惶恐而

通紀卷十三

退是時軍士之家乏食婦女擗蔬於野及優給軍人皆負物而詔曰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為甲子元行欽自衛州率部下兵士歸京帝幸耀店以勞之西川輦運金銀四十萬至關分給將士有差元行欽請車駕幸汴州發京師是時李嗣源已入於汴帝聞諸軍離散精神沮喪至萬勝鎮即命旋師帝過魏子谷道路險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皆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繼茂又進劔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等軍士對曰陛下賜與太晚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對曰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社稷不保是此閣豎抽刀逐之或救而獲免容哥謂同黨曰皇后惜物不散軍人歸罪於

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願不見此禍因投河而死甲戌次石橋帝置酒野次悲啼不樂謂元行欽等諸將曰鄴下亂離寇盜蜂起惣管迫於亂軍存亡未測今訛言紛擾朕實無聊卿等事子已來富貴急難無不共之今茲危賊賴爾等謀而竟默默無言坐觀成敗行欽等百餘人垂泣而奏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極將相危難之時不能立功報主雖死無以塞責乞申後効以報國恩於是百餘人比日援刀截髮置諸於地以斷首自誓上下無不悲號識者以為不祥帝還宮樞密使李紹宏與宰相豆盧革常說會於中興殿之廊下商議軍機因奏魏王西征兵士將至車駕且宜控汜水以俟魏王從之車駕將發京師從駕馬軍陳於

通紀卷十三

寬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帝內殿食次從駕直指揮使郭從謙自本營率所部抽戈露刃至興教門大呼與黃甲兩軍引弓射興教門帝聞其變自宮中率諸王近衛衛之逐亂兵出門既而焚興教門緣城而入登宮牆譙諫帝御親軍格鬪殺亂兵數百俄而帝為流矢所中亭午崩於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二是時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斂廊下案卷族於帝屍之上發火焚之及明宗入洛止得其燼骨而已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謚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薨於雍陵

明宗皇帝諱亶初名嗣源其先代北人世事太祖及錫姓遂編於屬籍追尊四代祖聿為孝恭皇帝曾

祖教為孝質皇帝祖炎為孝靖皇帝考覽孝成皇
帝帝即孝成元子母孝成懿皇后劉氏初孝成事從
唐獻祖為愛將獻祖之失振武為吐渾所攻部下離
散孝成獨奮忠義解射州之圍太祖之鎮鴈門也孝
成厭代帝年甫十三善騎射獻祖見而撫之曰英氣
如父可侍吾左右每從圍獵仰射飛鳥控弦必中尋
隸太祖帳下太祖遇上源之難將佐皆維守者其眾帝
時年十七翼武皇脫難於亂兵流矢之內獨無所傷
帝嘗宿於鴈門逆旅逆旅媪方娠不時具饌媪聞腹
中兒語云大家至速宜進食媪異之親奉庖爨其恭
帝詰之媪告其故帝既壯惟武獨斷謙和下士每有
功未嘗自伐凡所賜與分給部下梁人攻兗鄆鄆帥

通紀卷十三

十一

朱瑄求救太祖遣帝率三百騎敗汴軍於任城太祖嘉
其功即以所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於帳下故兩
河間目帝為李橫衝天祐五年柘鄆之役莊宗救壯
之曰卿見南軍白馬赤馬都不親之令人膽破帝曰彼
虛有其表耳翌日當歸吾廐中即屬韃揮弭躍馬挺
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都奮槌舞稍生挾二騎
校而迴是日梁軍大敗以功授代州刺史莊宗遣周德
威伐幽州帝分兵略定山後八軍與劉守光愛將元行
欽戰於廣邊行欽窮蹙而縛之降十三年莊宗與梁將劉
鄩大戰於元城北帝以三千騎擊鄩軍殆盡十四年契丹何
保機率眾三十萬攻幽州帝舞槌奮擊萬眾披靡挾
其首帥而還虜眾大敗委弃鎧仗羊馬殆不勝紀莊宗

即位於鄴宮時天祐二十年改元同光帝進位檢校太傅兼
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襲鄆州下之梁人陷德勝
南城圍楊劉以扼出師之路帝孤守汶陽四面拒寇久
之莊宗方解楊劉之圍九月梁將王彥章以步騎萬
人迫鄆州自中都渡汶帝長子從珂獲梁將任劍等三
百人彥章退保中都莊宗聞其捷自揚劉引軍至鄆
以帝為前鋒大破梁軍於中都生擒王彥章等是日
帝勸莊宗徑取汴州帝先至汴州聞梁主已殂莊宗
到帝迎謁路側莊宗大悅手引帝衣以頭觸帝曰吾
有天下由公之血戰也當與公共之進位兼中書令二
年潞州小將楊立叛帝受詔討之擒楊立以獻進位
太尉移鎮汴州為蕃漢總管契丹入寇三年破虜眾於

通紀卷十三

三

涿州移授鎮州節度使先是帝領兵過鄴鄴庫取御
甲五百聯以行莊宗知之怒甚帝上表申理方解十
二月帝朝於洛陽時莊宗失政四方饑饉軍士匱乏有
賣兒貼婦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師頗為謠言所屬泊
朱友謙郭崇韜無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懷憂懼諸軍
都虞候朱守殷奉密旨伺帝起居守殷陰謂帝曰
德業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震主矣
且自圖之無與禍會帝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
吾無所避付之於天卿勿多談四年趙在禮據魏州反
元行欽攻之不利退保衛州帝將兵渡河三月六日帝至
鄴都趙在禮等登城謝罪出牲餼勞師帝納之八日
夜五鼓亂軍逼帝帝河北安重海霍彥威躡帝足請

詭隨之入鄴城在禮寺奉迎帝謂在禮曰欲建大計非兵不能集事吾自於城外招撫諸軍帝乃得出發魏縣歸闕元行欽保衛州果以飛語上奏帝上章申理莊宗遣帝子從審齎詔諭帝從審至衛州為行欽所械帝奏章亦不達帝乃趨白阜渡駐軍於河上及將濟舡少帝方憂之忽有木棧數隻泐流而至即用濟師故無留滯焉至汴州莊宗遣姚彥溫為前鋒彥溫率八百騎于帝具言主上為行欽所惑事勢已離難與共事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恃也乃奪其兵四月至甕子谷聞蕭牆變作莊宗宴駕帝慟哭不自勝詰旦朱守殷遣人報京城大亂請帝速至京師時莊宗子繼岌征蜀未還帝至洛陽羣臣諸將勸進帝

通紀卷十三

三

面諭止之文武百寮三拜請行監國之儀蒼首從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帝問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為唐雪冤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願殿下稱唐請更名號帝曰予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受幸不異所生事武皇武皇即太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刃血戰體無完膚武皇功業即予功業先帝天下即予天下兄三弟紹於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庚子下教誅祖庸使孔謙停租庸名額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巨盧革專判丙午於莊宗柩前即位改元天成三年追尊四廟詔苑翹禁於秋苗上徵納翹價出五錢時孔循以翹法殺一家於洛陽或獻此議以為愛人便國

故行之義邑民間感父為人所殺有狀和輯持勅處死和疑奏應補齋郎並須引驗正身舊例使陰一任官補一人今後改官須轉品即可如無子許以親姪繼限念書十卷試可則補從之帝問古鐵券如何趙鳳對曰帝王誓文許其子子孫孫長耳爵祿帝曰先朝所賜唯朕與郭崇韜李繼麟三人爾崇韜繼麟尋已族滅朕之危疑慮在旦夕鳳曰帝王執信故不必銘金鏤石矢四年併吏部三銓為一銓且令本司官負同商量主擬連署申奏仍不得於私第注官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新學士入院舊試五題請停試詩賦氏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共三道張延朗為三司使有使領自書奏吏部流內銓諸色選人所試判兩節度欽委定其詩

通紀卷十三

十三

第文優者超一資次者依資又次者以同類道理全疎者於同類中少人戶處注擬從之二年詔諸州府城郭內依舊禁燹其官中自造減舊價之半化自賣應田畝上所徵餉錢並放鄉村人戶一任私造時其便之二年帝謂宰臣曰春雨稍多未晴霽何也馮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宥久雨無妨於聖政也十月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安危得治亂興亡誠不繫於天時固非由於地利童謠非禍福之本祿祥豈隆替之源故雖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

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此不足懼者五也賢父臧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乱真深可畏直言茂聞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然而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加以崇三綱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歌則洪基與五岳爭高盛業共磐石永固優詔獎之四年帝於便殿問范延光內外見營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吾老矣馬將奈何延光奏曰臣每思之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

通鑑卷三十三

五

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国力臣恐日久難繼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何益哉帝不豫因唾出肉片如肺者數片便溺外餘至曙帝小康秦王從榮領兵陣於天津橋禁軍拒之從榮敗奔河南府遇害帝聞之繇是不豫崩於大內壽六十七謚曰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號明宗葬徽陵
閔帝諱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母昭懿皇后夏氏帝齠齡好讀春秋略通大義封宋王鎮鄴都同母兄秦王從榮誅明宗遣宣徽使孟漢瓊馳駟召帝明宗崩帝至自鄴於柩前即位改元應順西京留守王思同奏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拒命取亳州圍練使李重吉潞王之長子幽於宋州帝聞西師咸叛

遣使殺之大軍進攻鳳翔山南軍潰帝聞之謂康義誠等曰朕幼年嗣位委政大臣兄弟之間必無榛梗諸公大計見告朕獨難違事至於此何方轉禍朕當與左右自往鳳翔迎兄主社稷朕當歸藩於理為便朱宏昭馮贇不對義誠曰西師驚潰蓋由主將失策臣請自往開西扼其衝要詔侍衛安從進京城巡檢是日從進已得潞王書檄潛布腹心矣從進尋殺馮贇於其第是夜帝以百騎出元武門至衛州東七八里遇騎從自東來不避左右叱之乃白鎮州節度使石敬瑭也帝喜敬瑭拜舞於路帝下馬慟哭諭以潞王危社稷康義誠以下叛我無以自庇長公主見教逆爾於路謀社稷大計敬瑭曰衛州王宏贇宿

通鑑卷三十三

五

舊諸事且就宏贇圖之宏贇曰天子避狄古亦有之然於奔迫之中亦有將相國寶法物所以軍長瞻奉不覺其亡也今以五十騎奔軍無將相一人擁從安排興復大計所謂蛟龍失雲雨者也今六軍將士惣在潞邸矣公縱以威藩舍舊無奈之何遂與宏贇同謁於驛亭敬瑭以宏贇所陳以聞弓前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謂敬瑭曰主上即明宗愛子公即明宗愛婿富貴既同受戚休合共之今謀於戚藩欲期安復翻索從臣目寶欲以此為辭為賊等天子邪乃抽佩刀刺敬瑭敬瑭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單戰而死洪進亦自劉敬瑭盡誅帝之從騎五十餘輩獨留帝於驛乃馳騎趨洛四月潞王即位廢帝為鄂王遇鳩崩衛

州時年二十一是日辰時白虹貫日晉高祖即位謚曰
閔葬徽陵

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母宣懿皇后魏氏
明宗略地至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
爲己子小字二十三帝幼謹重寡言及壯長七尺餘
方頤大體材自雄偉以驍果稱明宗愛之在太原嘗與
石敬瑭因擊手毬入趙襄子廟見胡土像屹然起帝視之
私心自負及明宗征討以力戰知名莊宗嘗曰阿三
不唯與我同齒戰亦相類莊宗與梁軍戰於胡
柳陂兩軍俱撓帝衛莊宗奪土山摧驍陣其軍復
振天祐十八年梁人攻德勝若莊宗命明宗存審爲
兩翼以抗之自以中軍前擊梁軍退却帝以十數騎

通紀卷十三

六

雜梁軍而退至壘門大呼斬首數級齊其望槽而還
帝先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音帝以拳
擊重誨腦中其櫛走而獲免帝雖悔謝然重誨終
銜之及帝鎮河中重誨知其出入不時因矯宣中旨
令牙將楊彥溫遇出郭則閉門勿納四月帝閱馬於
黃龍莊彥溫閉城拒帝帝聞難遽還遣問其故彥
溫曰但請相公入朝此城不可入也帝止虞卿以聞明
宗詔帝歸闕遣彥溫將兵討彥溫令生致之面要
鞠問收城彥溫已死明宗甚怒之後數日重誨以帝
失守諷宰相論奏行法明宗不悅重誨又自論奏明
宗曰朕爲小將校時家徒衣食不足賴此兒荷石灰
收馬糞存養以至今貴爲天子而不能庇一兒卿欲行

朝典朕未曉其意卿等可速退從他私第閑坐遂
詔歸清化里第不預朝請二年重誨得罪二年五月
封路王應順元年移鎮太原是時不降制書唯以宣
授而已帝聞之召賔佐料吏以謀之皆曰王上年幼未
親庶事軍國大政悉委宋宏昭等王必無保全之理
判官馬裔孫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焉諸君凶言非令
圖也是夜帝令李專美草檄求援諸道欲誅君側
之罪朝廷命王思同率師來討外兵大集大將督衆
攻城帝登城垂泣諭於外曰我年未二十從先帝征伐
出生入死金瘡滿身樹立得社稷軍士從我登陣者
多矣今朝廷信任賊臣殘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因慟
哭聞者哀之時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謂衆曰大相

通紀卷十三

五

公吾主也遂引軍自西門入嚴衛都指揮使尹暉亦
引軍自東門入外軍兵潰潰帝整衆而東次長安劉遂
雍以城降次靈口誅王思同次華州收彥溫繫獄
次陝州康義誠軍前兵士相繼來降駕下諸軍畢至
誅宣徽使孟漢瓊於路左是夜閱帝與帳下親騎百
餘出元武門而去四月壬申帝至將橋文武百官立
班奉迎教旨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俟會於至德宮
帝入伏梓宮慟哭宰相馮道等上牋勸進乙亥赴西
宮樞前告奠即位改元清泰帝在鳳翔日有鼓
者張濛自言知術數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即元魏時
崔浩廟也時之否泰人之休咎濛告於神即傳其吉
凶之言帝親校房高酷信之一日濛至府聞帝語聲

駭然曰非人臣也高詢其事即傳神語曰三珠併一
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長興四年
府解諸門無故自動人頗駭異遣高問蒙蒙曰不出
三日當有恩命是夜報至封潞王及帝移鎮河東甚
懼問濛濛曰王保無患王思同兵至又詰之濛曰王
有天下不能獨力朝廷兵來迎王也至是帝受冊冊
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迴視房高
曰張濛神言甲庚午不亦異乎帝令高共術士
解三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驢馬没人驅失位也帝即位
之後以濛為將作少監帝初封潞王言事者云一足
已入洛矣又帝在鳳翔日有何叟者暴卒見陰官凭
几告叟曰為吾言於路王來年三月當為天子二十

通鑑卷三十三

十一

三年叟既蘇懼不敢言逾月復卒陰官見而叱之曰
安得違吾言不違其事再放汝還退見廊廡下簿
書以問主者曰朝代將易此即陞降人籍之簿也及
蘇詣帝親校劉延朗告之帝召而問之叟曰請質
之此言無徵戮之可也去二十三蓋帝之小字也又石
壕人胡景通善天文帝召問之曰景通曰今歲部首王
動宜以乙未年及舉兵又問之景通曰今歲部首王
者不宜建功立事俟來歲入朝則福祿永遠矣其後
皆驗夫如是則大寶之位必有其數可輕言哉帝素
輕財好施自岐下為諸軍推戴告軍士曰候入洛人
賞百千至是以府藏空匱於是配率之令京城庶
士扼溺自絕者相繼七月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十月宰臣姚顛奏吏部三銓近年併為一司望令依舊
分銓從之二年宰臣盧文紀等上疏其略曰肅宗初
平寇難再復稟瀛自上元後於長安東內置延英
殿宰臣如有奏議聖旨或特有宣旨於前一日上聞
對御之時祇奉冕旒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
於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於漏洩伏望聖慈俯循故
事或有事關軍國謀繫否臧未果決於聖懷要詢
訪於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
所聽聞切關利害難形文字須面敷敷臣等亦依故
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議之時祇請機要
臣寮侍立左右帝詔褒嘉嘉三年河東節度使石敬
瑭叛張敬達進軍攻討初帝疑河東有異志與近臣

通鑑卷三十三

十一

語及其事帝曰石郎與朕近親在不疑之地流言毀譽
朕心自明萬一失歡如何和解左右皆不對翌日欲移
敬瑭於鄆州房昂等堅言不可司天監趙延亦言
星辰失度不宜安靜由是稍緩其言薛文遇獨宿於
禁中帝召之諭以太原之事文遇奏曰臣聞作合於
道三年不成國家利害斷自宸旨以臣料之敬瑭除
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圖之帝喜曰聞卿此言豁
吾憤氣居六七日敬瑭上章云明宗社稷陛下纂承
未契輿情宜推今辟帝幸懷州臣下勸其親征則
曰卿輩勿說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十一月行營副招討
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於晉安寨以兵降契丹
口口並以漢軍與敬瑭立敬瑭為大晉皇帝約為父

子之國改元天福帝還宮晉高祖至河陽帝舉族與
皇太后曹氏自燔於元武樓晉高祖入洛得帝燼骨
於火中詔葬徽陵帝在位二年年五十二

右後唐莊宗至末帝四主共二十四年入晉

通紀卷第十三

通紀卷十三

三

通紀卷第十四

五代

晉高祖

少帝

漢高祖

隱帝

高祖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本衛大夫碯漢丞相奮之
後四代祖璟追尊為孝安皇帝三代祖柳追尊為孝
簡皇帝祖瑒追尊為孝平皇帝考諱紹雍蕃字臬拔
雞善騎射有經遠大略事後唐武皇及莊宗累立戰
功與周德威相亞歷平洛二州刺史追尊為孝元皇
帝帝即孝元第二子母孝元懿皇后何氏生時白氣
充庭人甚異焉及長性沉澹寡言笑讀兵法重李牧
周亞夫行事唐明宗為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
以愛女唐莊宗聞其善射擢居左右天祐十二年莊

通紀卷十四

二

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於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
萬營於莘十三年鄩引此突至清平薄於城下莊宗
至自甘陵兵未陣多為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槊深
入東面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伍而旋莊宗拊其背
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頌以器帛復親為口口當
時以為異恩十五年莊宗與梁軍大戰於胡柳陂摠
管周德威將左軍前鋒不利德威死之莊宗率步眾
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敵之銳明宗獨完右廣伏於土山
之下顧謂帝曰梁人首獲其利旌旗甚整何計可以
挫之帝曰臘候如此出手墮指彼多步眾易進難退
莫若啜精飲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其勢不守一
擊而破期在必勝明宗曰是吾心也會日暮梁軍列

於平野五六萬人為一方陣塵遊騎以迫唐軍帝曰敵將遁矣乃請明宗令士整甬寬而羅之命左射軍三百人鳴矢馳轉漸東其勢以數千騎合之迨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潰三面踵之其牙竿相擊橫屍積甲不可勝計由是梁人勢削莊宗即位於鄴帝以五十騎從明宗取鄆涉濟突東門而入鄆兵來拒帝中刃翼明宗遂拔中城既而平汴水滅梁室致莊宗一統集明宗大勲帝與唐末帝功居其最明宗長興二年改河陽節度使仍兼兵柄北面頻奏報契丹族移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戍兵雖多未有統帥帝奏願行加兼侍中閔帝應順元年加帝中書令帝性簡儉未嘗以聲色滋味輒自燕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

通鑑卷十四

三

民間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決有店婦與軍士訟云曝粟於門為馬所食而軍士懇訴無以自明帝謂鞠吏曰兩訟未分何以為斷可殺馬割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人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岐陽兵亂推潞王為天子閔帝自洛陽出奔於衛相遇於途事見閔帝篇末帝清泰二年移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口公尋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寮佐曰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沉湎荒惑萬機停雍失刑失賞不能扶危持顛憤憤於方寸者三年矣今我無異志朝廷自啓禍機不可安然死於道路况太原險固之地

積粟甚多若且寬我我當奉之必若加兵我則外告隣方北構強兵與之數故皎在天今欲發表稱疾以俟其意諸公以為如何桑維翰劉知遠贊成密計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詔降制削奪官爵即詔晉州招討張敬達領兵圍帝於晉陽帝尋命桑維翰求援契丹九月契丹酋長耶律氏率眾自鴈門而南旌騎不絕五十里餘與南軍騎將高行周符彥卿等合戰時張敬達揚光遠列陣山下敬達等步兵大敗死者萬人契丹乃命等壇於晉陽城南冊帝為大晉皇帝禮畢帝鼓吹道從而歸始梁開國之歲即唐天祐四年也潞州行營使李忠安奏壘關縣庶穰鄉鄉人伐樹樹倒自分兩片內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

通鑑卷十四

三

石進梁祖令藏於武庫然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進者召也國號大晉皆符契焉又帝即位之前一年在乙未鄆西有柵曰李固清渠合流在其側柵有橋橋下大鼠與地鬪鬪及日之申地不勝而死行人觀者數百識者志之後唐末帝果滅於申又末帝真定常山人也有先人舊廬其側有古佛剎剎有石像忽搖動不已人比皆異之及重圍晉陽帝遣腹心何福輕騎求援北蕃蕃主自將諸部赴之不以繒帛不以珠金若響響應謂福曰吾已兆於夢比上帝命我非我意也時援兵未至偽將張敬達引軍逼城設柵柵將成

忽有大風暴雨，無以立，後築長城，城就，又為水潦所壞，城終不能合。晉陽有北宮，宮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門天王。帝曾焚修，默禱而禱之。經數日，城西北闔正受敵處，軍候報稱，夜來有一人，長丈餘，介金執斧，行於城上，久力不見，帝心異之。又牙城有僧坊之廡，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煙生，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僧奔赴，以為人火所延，及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召僧之臘高者，問焉。僧曰：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煙觀，此噴湧甚於當時，兆可知矣。自此日傍多有五色雲氣，如蓮芝之狀。帝召占者視之，謂曰：此驗應誰占者？曰：見處為瑞，更應何人？又帝每詰旦使慰撫守陴者，率以為常。一夕已曉，城上有

通紀卷十四

號令之聲不絕者三，帝使人問之，將吏云：從上傳來者，皆知神助時，城中復有數家井泉暴溢不止，及蕃軍大至，合勢破之。末帝之眾似拉朽焉。斯天運使然，非人力也。改元天福，車駕至昭義，北主舉酒言於帝曰：予遠來赴義，大事已成，皇帝須赴京都，至河陽望見洛陽煙火，唐末帝聚其族，登元武樓，自焚死，車駕入洛。御文明殿受朝賀，用唐禮樂。二年，詔宜於唐朝宗廟中取一人封公，世襲兼隋之禮，公為二王後。以後周介公備三恪，主其祭祀。左僕射劉昫等議立宗廟，以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伏候聖裁。御史中丞張昭議請依隋唐之制，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詔下百官定議。百官請依唐朝追尊四

廟為定從之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內廷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冕旒繫日編錄，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當館，旋要編修日麻從之。天咸二年趙瑩言應內中公事及言動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當館，旋要編修日麻從之。事馮道門戟十六枝，桑維翰李松十二枝，十月御札曰：為國之規在於敏政，建都之法務要利民，歷考前經朗然通論，顧惟涼德，獲啓丕基，當數朝戰伐之餘，是兆庶傷殘之後，車徒既廣，帑庫咸虛，經年之輓粟飛芻，繼日而勞民動衆，常煩漕運，不給供須，今于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勝，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爰自按巡，益觀宜便，俾外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

通紀卷十四

外為東京，置開封府，洛京改為西京，雍京改為晉昌軍。四年，史館奏請令宰臣一人撰錄時政，記逐時以備撰述。從之。七年，帝不豫，崩，壽五十一，諡曰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號高祖，葬於顯陵。少帝名重貴，高祖從子，考諱敬儒，母安氏，敬儒嘗為唐莊宗騎將，早薨。高祖以帝為子，帝少而謹厚，高祖愛之，但性好馳射，有祖禰之風。高祖受契丹冊，將入洛，欲留一子撫晉陽，先謀於契丹，契丹曰：使諸子盡出，吾當擇之。乃於行中指帝，謂高祖曰：此眼大者，可遂以為北京留守。行太原尹天福三年，進封齊王。六年，從高祖幸鄴，都是歲，遇旱，高祖遣帝祈雨於白龍潭，有白龍見於潭心，是日澍雨尺餘，高

祖崩承遺制命極前即皇帝位帝在并未著人望及保釐浚郊大有寬裕之稱詔州郡稅鹽過稅斤七錢住稅斤十錢州府鹽院並省司差人勾當先是諸州府除釐鹽外每年海鹽界分約收鹽價錢一千七萬貫高祖以所在禁法抵犯者眾遂開鹽禁許通商令州郡配徵人戶食鹽錢上戶千文下戶二百分為五等時亦便之至是掌賦者欲增財利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其關市之征蓋欲絕其與販歸利於官也其後鹽禁不如故鹽錢亦徵至今為弊焉八年遣內外臣寮二十八人往諸道州府率借粟麥時使臣希旨立法甚峻民間確磴泥封之隱其數者比皆斃之由是人聊生物情胥怨九年正月大霧中有白虹

通紀卷十四

相偶占曰斯為海淫其下必將有戰契丹寇黎陽上將軍張彥澤率勁騎以禦之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契丹求脩舊好守忠回契丹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與契丹偉王戰於秀谷斬首三千級生擒五百人獲敵將一十七人賊軍散入鷓鳴谷已進軍追襲二月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博州殘兵至自敵中滄州奏賊眾三千人援送所掠人口寶化員等由長蘆入蕃以輕騎邀之斬獲千餘人人口輜重悉委之而走冀州奏敗賊軍於城下見昇棺者訊其降者曰賊城之戰上將金頭王中流矢而死此其櫬也三月詔天下抽點鄉兵凡七戶出一士六戶資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為號七月大赦天下改

天福九年為天運元年是日宣赦未畢會大雨雷忽遽而罷時都下震死者數百人明德門內震落石龍之首識者以為一石乃國姓蓋不祥之甚也十二月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試進士諸科舉人入策舊例夜試以三條燭盡為限天成二年改令書試今欲依舊夜試從之二年六月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九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三年九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為書與樂壽監軍王繼願以本城歸順且言城中蕃軍不滿千人請朝廷發軍龍取之已為內應十一月北百行營招討使杜威率諸將領大軍自鄴北征師次瀛州城下貝州節度使梁漢璋戰死杜威等

通紀卷十四

以漢璋之敗遂收軍而退行次武疆圍契丹入寇欲取直路自冀自而南會張彥澤領騎鎮定至且言契丹可破之狀於是大軍西趨鎮州十二月契丹與王師戰於中渡王師不利杜威李守貞等率諸軍降契丹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口騎二千人自封邱門斬關而入俄自寬仁門遞入契丹與皇太后書帝奉表於契丹曰孫臣某言翁白皇帝賜太后書示諭於淳沲河下降杜威一行馬步兵士見領蕃漢步騎來幸汴州者往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兵運禍結力屈執力孤翁皇帝救患推剛興利除害躬環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

中興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執力凌宇宙義感神明
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
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續紹前基諒闇
之初荒迷失次九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
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
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皆望風而
束手億兆黎庶悉延頌以歸心臣負義包羞貪心忍
耻自貶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
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
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
與太后并妻馮氏及舉家戚屬見於郊野百縛俟罪
及明年正月朔契丹次東京城北帝舉族出封邱門

通紀卷十四

六

以迎契丹契丹不與之見泊於封禪寺契丹遂入大
內至昏出宮斬張彥澤以其割劫京城契丹以偽制降
封帝為負義侯黃龍府安置其地在渤海國界帝
與皇太后李氏皇太后安氏皇后馮氏皇弟重睿皇
子延煦延寶俱北行宰臣趙瑩樞密使馮玉侍衛李
彥韜隨帝入蕃契丹遣三百騎援送而去帝過中
渡橋閱杜重威營寨之迹慨然憤歎謂左右曰我
家何負為此賊所破天乎天乎於是號慟而去渡遼
水至黃龍府即契丹所命安置之地契丹國母召帝
一行往懷密州會國母為永康王所執永康王請帝
却往遼陽城駐泊太后馳至霸州詔永康求於漢兒
城寨側近賜養種之地永康許諾令太后於建州住

泊漢乾祐二年帝自遼陽城發赴建州至建州即度
使趙延暉盡禮迎奉館帝於衙署中其後割寨地五
千餘頃其地至建州數十里帝乃令一行人負於寨地
內築室分耕給食於帝乾祐三年八月太后薨周顯
德初有漢人自寨而至者言帝與后及諸子俱無恙
猶在建州其隨從職官役使人輩自蕃中亡歸物故
者大半矣

古晉自高祖至末帝二帝共十一年入漢

高祖皇帝姓劉本名知遠及即位改諱高其先沙陀
部人帝有天下追尊四代祖湍為明元皇帝曾祖昂
為恭僖皇帝祖僕為昭獻皇帝考瑋為章聖皇帝
母安氏帝弱不好弄嚴重寡言及長面紫色目睛多

通紀卷十四

九

白初事唐明宗列於麾下明宗與梁人對柵於德勝
時晉高祖為梁人所襲馬甲連革斷帝報騎以授之
取斷革者自跨之徐殿其後明宗踐阼晉高祖為北
京留守以帝有護援之力奏移麾下署為牙門都校
應順初晉高祖鎮常山唐閔帝召赴關會閔帝出
奔與晉高祖相遇於途遂俱入衛州泊于郵舍閔帝
左右謀害晉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高祖後
及有變敢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尋死焉
帝率眾盡殺閔帝左右危晉高祖於難清泰元年
晉高祖鎮汶陽帝勸晉高祖舉義贊成密計經綸
之始中外賴之及契丹以全軍赴難破張敬達之眾
於晉陽晉國初建加檢校司空尋改陝州節度使

契丹送晉高祖至上黨指帝謂高祖曰此都軍甚口
□無大故不可棄之晉祖入洛委帝巡警都邑肅然
無敢犯今天福三年十月如檢校太尉十二月加同平
章事六年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七年加侍中時
天下大蝗惟不入河東界晉少帝即位加檢校太師八
年進位中書令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下契丹以大軍
直抵澶州遣將偉王率兵入鴈門以帝為幽州道招
討使帝大破偉王軍於忻口尋奉詔起兵出土門軍
至樂平會契丹退乃還三月封太原王二年封北平王
十一月契丹率蕃漢大軍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
駐軍於中渡橋御之十二月重威等全軍降於契丹
張彥澤受契丹命陷京城遷少帝於開封府帝聞之

通紀卷十四

大駭分兵守境以備寇患天福十二年正月契丹入東
京晉少帝北遷二月契丹具漢法服受朝偽制改晉
國為大遼國號會同十年帝遣王峻奉表於契丹
主賜偽詔褒美呼帝為兒賜木拐一蕃法貴重夫
臣方得此賜亦猶漢法賜几杖之比也王峻持拐而
歸契丹望之皆避路及峻至太原帝知契丹政已亂乃
議建號焉是月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與文武將
吏等以中原無主帝威望日隆群情所屬上成勸進
帝謙讓不允自是三上殿諸軍緇黃耆老至迫請教
答允之帝於太原宮受冊即白王帝位改晉開運四
年為天福十二年帝以晉帝舉族北遷憤懣久之率
親兵趨土門路邀迎晉帝至壽陽聞其已過乃還

契丹聞帝建號為制削奪帝官爵三月契丹發自東
京還本國趨相州四月己未陷相州契丹北去是月契
丹主耶律德光卒於鎮之樂城五月兀欲召蕃漢臣
睿於鎮州于署矯其書遺詔命兀欲嗣位為永康王
六月帝車駕至東京以國號為大漢年號依舊稱天
福七月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為不祧之廟
追尊高曾己下四廟天福十三年正月改為乾祐兀
年帝不豫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四二月朔降遺制周王
承祐於柩前即皇帝位諡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
廟號高祖葬於睿陵
隱帝諱承祐高祖第二子母李太后高祖鎮太原署
節院使累官至檢校尚書國初遷檢校太保高祖崩

通紀卷十五

十一

授特進檢校太尉封周王於柩前即皇帝位乾祐三
年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
章夷其族帝遣腹心賁密詔往澶州鄴都令澶州
節度使李洪義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令鄴都
屯駐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奉國左廂都指揮
使曹英害樞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峻洪義受得密
詔知事不克乃引使人見殷殷與洪義遣本州副使
陳光德賁所受詔馳至鄴都威得之即召峻崇英及
諸軍將校至牙署視詔兼告楊史諸公冤枉之狀且
曰汝等當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自取功名
崇等前曰此事非必聖意即是李業等竊發假如
此輩便握權柄固得安乎崇等願從公入朝面自洗

雪於是將校等請威入朝以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
翌日威以眾南行帝詔張彥超等率禁軍赴澶州
守捉帝先遣小監龍馬脫偵鄴軍所至為游騎所獲威
即遣回因令附奏赴關之意仍以密奏置龍馬脫衣領
中帝覽奏即召李業示之聶文進郭允明在傍懼形
于色及聞鄴兵已至河上帝大懼秘謂宰臣實貞固
等曰昨來之事大草草耳鄴軍至封邱慕容彥超
自鎮馳至帝遂以軍旅之事委之彥超謂帝曰陛下
勿憂臣當生致其魁首彥超退見文進詢北來兵數
及將校名氏文進告之彥超懼曰大是劇賊不宜輕
耳車駕出幸七里店軍言王師陣於劉子陂與鄴
軍相望彥超輕脫先擊北軍威命何福進王彥超李

通紀卷十四

五

筠等大合騎以乘之彥超退却死者百餘人於是諸
軍奪氣稍稍奔於北軍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而去
慕容彥超以部下十數騎奔兗州是夜帝與宰臣從
官宿野次侯益焦繼勳潛奔鄴軍帝且策馬至元化門
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乃射左右帝迴與
蘇逢吉郭允明詣西北村舍允明知事不濟刺刃於
帝而崩時年二十逢吉允明皆自殺周太祖入京城命
有司遷帝梓宮於太平宮太后誥議立高祖從子徐
州節度使實為嗣遣前太師馮道等往徐州奉迎周
太祖以嗣君未至請太后臨朝河北諸州馳報契丹
深入十二月郭威領大軍北征威次澶州何福進以下及
諸軍將士扶擁威請為天子即日南還上章于太后

太后命樞密使侍中郭威監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
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實為高祖近親
立為漢嗣爰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尋行而軍情
不附天道在北人情靡東適當改卜之初僕膺分土
之命可降封相陰公明年正月太后誥奉符寶於監
國可即皇帝位周太祖詔太常謚帝曰隱苑并穎陵帝
姿白而皙眉目疎朗未即位時目多閃掣唾涕不止
即位之始遽無此態難作復如故帝關西平定之後稍
生驕易然畏憚大臣未至縱恣嘗因乾象差感宮中
或有怪異召司天監趙延又訊其休咎延又對以脩
德即無患既退遣中使就問延又曰何者為德延又
勸讀貞觀政要後與聶文進郭允明□□狎習信其

通紀卷十四

五

邪說以至于敗高祖之征鄴城也一日帝語周太祖曰
我夜來夢爾為驢負我升天既捨爾俄變為龍捨
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撫掌而笑冥符朕豈偶
然哉

右漢高祖至隱帝凡二帝共四年入周

通紀卷第十四

通紀卷第十五 五代

周太祖 世宗 恭帝 承襲附 僭逆附

太祖姓郭氏諱威字仲文邢州堯山人或士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廣順初追尊高祖璟為睿和皇帝曾祖諱為明憲皇帝祖諱為翼順皇帝皇考諱簡為章肅皇帝母章德皇后王氏載誕之夕赤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帝生三歲家徙太原居無何皇考為燕軍所陷歿於王事帝未齠亂章德太后早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攜鞠養及長形神魁壯趣向奇崛愛兵好勇不事田產天祐末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常山戰歿子繼韜自稱留後南結梁朝據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

通紀卷十五

避吏盡關依故人常氏遂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鬪多力繼韜奇之或踰法犯禁亦多假借焉常游上黨市有市屠壯健眾所畏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者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否帝即割其腹市人執之屬吏繼韜惜而逸之其年莊宗平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配從馬直帝在籍中時年二十一帝性聰敏喜筆札及從軍旅多閱簿書軍志戎政深窮繁省人皆服其敏嘗省義兄李瓊瓊方讀閩外春秋即取視之曰論兵也兄其教我即授之深通義理天成初明宗幸浚郊時朱守殷嬰城拒命帝從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副侍衛以帝長於書計召置麾下今掌軍籍前後將臣無不

倚受初聖穆皇后此亦氏嬪于帝帝方匱乏而后多資從帝常晝寢有小虺五色出入顧臯之間后遽見愕然在太原時有神尼與帝同姓見帝謂李瓊曰我宗天上大仙頂上有肉角當為世界主清泰末晉祖起于河東時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北伐帝從之營於晉祠是時屋壞同處數人俱斃唯帝獨無所傷漢高祖為侍衛馬步都虞侯召置左右所居官舍之鄰吳氏有青衣佳娘者為山魃所魅鬼能人言而投瓦石鄰伍無敢過吳氏之舍者帝過之其鬼寂然帝去如故如是者再或謂鬼曰爾既神向者客來又何寂然鬼曰彼大人也由是軍中異之漢祖累鎮藩閩皆從之及鎮并門尤深待遇出

通紀卷十五

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無不為開運末契丹犯闕晉帝北遷帝與蘇逢吉楊邠史宏肇等勸漢祖建號以副人望漢高祖即位於晉陽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締構帝有力焉漢高祖至汴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漢高祖大漸與蘇逢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自帝始也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朝廷憂之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乾祐元年八月帝發京師至河中命白文珂營於河西帝營於河東不數日周設長斬復築長連城以迫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譙語即褻衣博帶或遇巡城壘對陣敵幅巾短後與眾無殊臨矢石月

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効者厚其賜與微有傷夷者親自循撫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溫顏以接之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為憂二年正月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若為劉詞等力戰敗之五月敗河西若王周光遜以若及部眾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會西北大風揚沙晦暝帝令禱河伯祠奠訖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月帝率將士奪賊羅城城陷守貞舉族自焚而死帝前夢見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八月帝自河中班師九月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

通紀卷十五

三

丹入寇前鋒至邢洛具魏河北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為監軍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定時契丹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二三年授鄴都留守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間政有序一方晏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黃氣起於前上際於天帝於黃氣中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既而告知星者曰予於室中見天象不其異乎對曰坐見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異日又於牙署中有紫氣起於幡竿龍首之上凡三日十一月群小寺官史宏肇等前一夕李業等遺腹心賁密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護聖指揮使郭崇等害帝于鄴城餘事見漢隱帝篇乾祐

四年正月漢太后詔奉符寶授監國可即皇帝位帝自車門入大內御崇元殿即位改元廣順建國以大周為號司天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准經法國以姓基為臘請以未日為臘從之時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美里而卦遇明夷帝脫于鄴大衍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為國號符於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去當有帝王興于周者故漢祖建國由平陽陝口趨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號之由復繼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異乎有司議立四親廟

通紀卷十五

四

從之十月宰臣王峻獻唐張蘊古大寶歲謝偃惟皇誠德賦二圖詔報其所進圖已令於行坐處張懸所冀出入看讀用為鑒戒詔併三銓為一銓委本司長官通判詔改鹽麴犯五斤以上處死煎鹽者犯一斤以上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三年內製國寶兩座詔中書令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按傳國寶始自秦始皇令李斯篆之歷代傳授事具前史至唐末帝自燔之際以寶隨身遂俱焚焉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契丹王契丹王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訴其事及契丹主北歸賁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

別製至是始創為之四年改元顯德正月帝不豫崩年五十一在位三年謚曰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葬高陵

世宗諱榮太祖之養子聖穆皇后之姪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帝年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家道淪落以帝謹厚故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經度費用獲濟太祖甚憐之乃養為己子漢初太祖以佐命功為樞密副使帝始授左監門衛將軍廣順元年太祖踐祚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封太原郡侯帝在鎮清肅盜不犯境三年帝入覲封晉王顯德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太祖寢疾彌留士庶憂沮及聞帝總內

通鑑卷十五

五

外兵柄咸以為愜太祖崩羣臣奉帝即皇帝位三月潞州奏河東以劉崇入寇車駕取今月十一日親征十八日至澤州既曉帝御戎服觀兵於東北郊距州十五里夜宿於村舍十九日晨與賊軍相遇賊陣於高平縣南之高原帝促兵以擊之崇東西列陣頗亦嚴整乃命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史彥超以精騎當其中張永德以禁兵衛蹕帝介馬觀戰兩軍交鋒未幾樊愛能何徽望賊而遁帝乃自率親騎臨陣督戰今上宋太祖也馳騎於陣前下皆於此先犯其鋒戰士皆奮命爭先賊軍大敗日暮賊萬餘人阻澗而陣會劉詞領兵至與大軍迫之賊軍又潰臨陣斬賊大將張暉及偽樞密使王延嗣諸將分兵追

襲殪尸棄甲填滿山谷戰之前夕有大星如日流行數丈墜於賊營之上及戰北人望見官軍之上有雲氣如龍虎之狀則天之助順宜其然乎是日危急之勢頃刻莫保賴帝英武果敢親臨寇敵不然則社稷幾若綴旒矣高平之役兩軍既成列賊騎來挑戰爰能望風而退何徽以徒兵陣於後為奔騎所突即時潰亂二將南走帝遣近臣宣諭上過莫肯從命皆揚言曰官軍大敗餘眾已解甲矣至暮以官軍克捷方稍稍而迴帝至潞州錄其奔遁者自軍使已上及監押使臣並斬之由是驕將墮兵無不知懼帝以何徽有平陽守禦之功欲貸其罪竟不可與愛能俱殺之皆給轎車歸葬監修國史李穀等上言曰竊以

通鑑卷十五

六

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創於累朝輔相經綸則時政記興於前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聞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錄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歷旋送史官以備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廢史官唯憑百司報狀館司但取兩省制書此外雖有訪聞例非端的伏自先皇帝創開昌運及皇帝陛下續嗣丕基其聖德武功神謀睿略而此日萬機宥密丹紫深嚴非外臣之所知豈庶僚之可訪此後欲望

以詰詢之事裁制之規則命近臣旋具抄錄每當修撰日歷即令封付史臣庶國事無漏略之文職業免踈遺之咎從之因命樞密直學士起今後於樞密使處逐月抄錄事件送付史館十月己未大閱帝親臨之帝自高平之役觀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察簡閱選武藝超絕者署為殿前諸班因是有散員散拍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復置摠戎又有龍捷虎捷以降一選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諸軍士伍無不精當由是兵甲之盛近代無比且減冗食之費焉二年以李晏口為靜安軍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為壘先是貝箕之境密邇北疆居常敵騎入寇涉

通紀卷一五

河而南馳突往來洞無阻礙北鄙之地民不安居帝乃按圖定策遣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他徙築壘於李晏口以兵戍守功未畢彥超眾尋至彥超等擊退之及壘成頗扼要害自是敵騎雖至不敢涉河邊民稍得耕牧焉九月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三年詔曰諸司職負皆係奏補當執役之際悉藉公勤及聽選之時尤資幹敏若非慎擇漸致因循應諸司寺監今後收補職役人並須人材俊利直言可採書札堪中自前行止委無訛濫勒本司關送吏部引驗人材考校筆札其中選者連所試書跡及正身引過中書餘從前後格勅處分仍每年祇得一度奏補詔漳河已北郡縣並許鹽貨通

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鍊四年詔懸制科凡三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為師法科其三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時兵部尚書張昭條奏請與制舉故有是命五年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百唐同州刺史元禎在郡日奏均戶民租賦帝因覽其文集而善之乃寫其辭為圖以賜藩郡時帝將均定天下賦稅故先以圖徧賜之六年樞密使王朴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并造律準上之六月以皇長子宗訓為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以今上為殿前都點檢加檢校太傅依前忠武軍節度使帝之北征也凡供軍之物皆令自京運送

通紀卷一五

行在一日忽於道中得一木長二三尺如人之捐物者其上封全題云點檢做觀者莫測何物也至是今上始受點檢之命明年春果自此職以副人望則點檢做之言乃神符也癸巳帝崩於萬歲殿聖壽三十九甲午宣遺制梁王於樞前即皇帝位謚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葬慶陵恭帝諱宗訓世宗子顯德六年六月癸未封梁王癸巳世宗崩甲午內出遺制命帝樞前即皇帝位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寮進名奉賀鎮定二州馳奏契丹入寇河東賊軍自土門東下與蕃寇合勢詔今上率兵北征癸卯發京師是夕宿於陳橋驛未曙軍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今上陞大位

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詔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
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以革命其極一也予末
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
度使前都點檢趙口口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
佐我高初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切存納麓東征西怨
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謠獄訟附于至仁
應天順民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
哉祇畏天命今上於是詔崇元殿受命百官朝賀而
退制封帝為鄭王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奉皇
太后為周太后皇朝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
今上聞之震慟發哀成服於便殿謚曰恭皇帝陵曰
順陵遣中使監護其喪以十月歸葬於世宗慶陵之側

通鑑卷十五

九

古周太祖至恭帝凡三帝共十年入大宋

承襲

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少拳勇喜任俠以解仇報怨為
事唐乾符中事於潛鎮將董昌昌為部校屬天下喪
亂董昌聚眾恣橫於杭越之間時劉漢宏據越州
潤州牙將薛朗自稱留後唐僖宗詔董昌討伐昌委
鏐進攻越州誅漢宏攻潤州擒薛朗江浙平昌為浙
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鏐為杭州刺史景福中立威
勝軍統寧四年於越州以昌為節度使昌漸驕貴僭
稱尊號偽命鏐為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狀聞唐昭
宗命鏐討昌鏐破越州擒昌以獻賜鏐鐵券兩浙士
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因授之鏐於唐昭

通鑑卷十五

二

宗朝位至太師中書令本郡王梁祖革命以鏐為吳
越國王末帝同光中為天下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封
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鏐乃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
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命所居曰宮殿府署
曰朝廷其參佐稱臣僭大朝百寮之號但不改年號
而已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嘗與重誨書無
禮重誨因削鏐元帥尚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久之
時准寇攻逼荆南明宗疑其同惡因降詔詰之其子元
瓘等復遣使自淮南間道上表奏謝明宗嘉之乃降
制復授鏐舊號又詔賜上奏不名鏐在杭州垂四十
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逼州城鏐大庀工
徒鑿石填江又平江中羅刹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
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槩也
鏐以長興三年薨年八十一制以王禮葬仍賜神道碑
謚曰武肅鏐晚歲尤恃崇盛分兩浙為數鎮其節制
畧而後奏左右前後皆兒孫甥姪兩浙里俗咸曰海
龍王也梁開平中立生祠至今蒸黎饗之子孫保之
斯亦近之名王也

元瓘字明寶鏐第五子梁貞明四年鏐大舉伐吳以
元瓘為水戰都指揮使戰棹東洲吳人以舟師拒
戰元瓘為大筏順風揚灰以空之白晝如霧吳師迷
方遂敗之擒軍使彭彥章并軍校七十餘人得戰艦
四百隻吳人知不可校通好於鏐以功奏授元瓘鎮
海軍節度副使後唐同光初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鎮

東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及鏐為太師致仕元
權累章乞復舊號明宗許之鏐既年高欲立嗣召
諸子使各論功皆讓於元權及鏐病篤出符鑰數
篋於前謂元權曰三軍言一爾可奉領取此物鏐
元權遂襲父位清泰三年封吳越國王六年授天下
都元帥其年秋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於他所其燄
皆隨而發焉元權因驚悸薨年五十五謚曰文穆
佐字元祐元權薨遂襲其位晉天福末授吳越王漢
高祖入汴佐首獻琛書表率東道漢祖嘉之授諸
道兵馬都元帥佐居列土凡七年境內豐阜祖父三
世皆為元帥時以為榮漢初以疾卒謚曰忠獻以其
弟侗襲位侗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其優禮漢
祖入汴之歲大將胡進思幽侗于錦軍立俶為帥俶
元權之子侗之異母弟也周廣順中累官至守尚書
令中書令吳越國王皇朝建隆初加天下大元帥
其後事具國史

通紀卷十五

十一

封楚王摠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上供民間
採茶並仰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
寶貨久其境者祇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
方富成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
於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唐同光初首修職貢
復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天成初加守尚書令長興
二年薨年七十八謚曰武穆子希聲嗣
希聲立未周歲而卒三軍立其弟希範為帥
希範殷第三子凡希聲卒尋授武安軍節度使封
楚王清泰中以蠻人屢擾桂林希範引兵築城於巴
邱南口憚之晉天福三年谿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
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銘於銅柱希
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七年
開學館貯書萬卷私署十八學士冊拜尚書令開運
三年賜號尚父漢高祖入汴三年薨年四十九謚曰文
昭希範在鎮堂構一堂號為九龍殿殿內實八龍蓋
謂已是一龍也
希廣希範之母弟希範薨希廣襲其位是時希廣
有庶兄希萼為朗州節度使怒希廣立不以長乾
祐三年希萼率朗軍攻陷潭州縊殺希廣其妻杖
死於市
希萼殷之庶子初殷將沒遺命諸子依伯仲叔季為
嗣仍留一劍寘於祠堂有違者眾得斬之希萼於希
廣兄也怒希廣違先人之命遂構問牆之怨希萼大

通紀卷十五

十二

舉朗軍攻潭州拔之自稱楚王武安軍節度使先是湖南當希範之世擅二十州之征稅車輿服玩池館第舍頗事華靡及希廣被攻之際谿洞蠻軍縱兵發火向時府署廨舍焚蕩俱盡府庫所蓄皆為蠻軍剽掠所有空城而已希範但以得位自矜殊無鷓鴣惜巢之意又與所昵羣小日夜縱酒一日會將吏於府第牙將陸孟俊率甲士為亂執希範送衡州安置時周廣順元年也

希宗希範之弟希範被執眾推希宗為帥希範至衡州本州都指揮使廖偃招合蠻獠復立希範為楚王求援於江南李景景遣信州校史遠錫率眾東入希範乘湘流而下合勢以迫長沙希宗送符印乞降於

通鑑卷十五

十三

錫潭人請遠錫為帥錫乃令人送希宗希範與馬氏諸族於金陵李景以希範希宗與族人並於楊州安置數年希範卒於金陵周顯德中世宗渡淮希宗奉表至行在世宗許舉族入覲希宗即時并家屬來朝會世宗在渦口遂覲於行宮賜予甚厚希宗尋授列校太尉車駕歸京其弟姪拜官者十餘人顯德元年卒於京師馬氏自唐乾寧二年乙卯歲始有湖南之地至周廣順元年辛亥歲為江南所虜凡五十七年而亡劉言本朗州之牙將初馬氏為江南所俘朗州無帥眾乃推列校馬光惠為武平軍留後光惠署言為副使既而軍情不附以言代光惠為留後時周廣順二年其年冬言與王進遠何敬真周行逢等同領舟師

以襲潭州攻拔益陽寨殺淮軍數千人至潭州城下遠錫奔城東走進遠敬真遂入據其城言乃奉表於周太祖且言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於朗州從之詔升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廣順三年春制以言為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秋進遠奏言與淮賊通連周太祖詔劉言宜勒歸私第尋遇害乃正授進遠朗州節制顯德元年制以周行逢為鄂州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三年世宗將伐淮甸詔進遠率兵入江南界進遠遣部將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界迴戈以襲朗州進遠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遽攻其城進遠敗為叔嗣所殺遣人詣潭州請周行逢為帥行逢至朗州斬

通鑑卷十五

十四

叔嗣於市其年秋制以行逢為朗州大都督自是潭朗之地遂為行逢所有皇朝建隆初就加中書令四年行逢卒三軍立其子保權為帥未幾朗軍亂求救於朝廷及王師平定荆湖保權入朝由是湖湘之地盡為王土矣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幼隸於汴之李七郎梁祖以李七郎為子賜姓名友讓梁祖嘗見季興於僕隸中其耳面稍異命友讓養之為子梁祖以季興為牙將唐天復中昭宗在岐下梁祖圍鳳翔日久眾議欲班師獨季興諫止之既而竟迎昭宗歸京以季興為迎鑿毅勇功臣檢校司空行宋州刺史從梁祖平青州梁祖令復姓高氏擢為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唐

乾符之後兵火互集井邑不完李興招葺離散
流民歸復梁祖嘉之乃加節鉞梁開平中破雷春
於朗州加平章事荆南舊無外壘李興始城之
自後稱臣於吳蜀梁氏稍不能制焉因就封渤海
王明年冊拜南平王魏王繼岌平蜀盡還其寶貨
浮江而下船至峽口會莊宗遇禍李興盡還取之
明宗即位復請褒獎為屬郡初俞其請後朝廷
除刺史李興上言請不除刺史詔削奪其官爵天
成初命西方鄴興師收復三州三年冬李興病卒其
子從諷嗣立累表謝罪請修職貢由是復李興
官爵謚曰武信尋命從諷起復授荆南節度使應
順中封南平王晉天福六年加尚書令上章固讓時

通紀卷十五

五

有術士言從諷年命有厄故也及契丹犯闕漢高
祖起義於太原遣使奉貢言俟車駕定河汴願賜
鄂州為屬郡及入汴從諷求踐前言高祖不從從諷
怒率州兵攻鄂州旬日為刺史尹實所敗自是朝貢
不至尋祈託襄州安審琦請歸朝待罪朝廷亦開納
之漢乾祐元年以疾薨謚曰文獻子保融嗣位封南平
王皇朝建隆元年卒謚曰貞懿弟保勗龍其位建
隆四年卒是歲荆門之地不為高氏所有保勗既卒
以保融子繼冲襲其位其年冬繼冲來朝遂移鎮
于徐州事具國史高氏自梁開平元年丁卯歲
始有荆南之地至皇朝建隆四年癸亥歲乃盡去
其地凡五十七年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鐸父端唐乾符
中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也於奉天文通時隸本
軍為市巡累遷至隊長唐僖宗再幸興元文通扈蹕
山南論功第一遷洋州刺史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光
化三年誅李昌符二年昌符據兵車駕還京以茂貞為龐
西郡王楊復恭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
平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窺伺大臣言其過者
茂貞上章論列不遂姦邪者因之附麗遂成朋黨朝
政於是隳廢焉昭宗欲討伐乾寧初命宰相杜讓能
調發軍旅未越境為茂貞所敗嚴兵不解勢將指關
抗言讓能之罪也誅讓能方罷二年茂貞與行瑜韓
建稱兵入覲京師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請殺宰相

通紀卷十五

五

韋昭度李谿以謝天下移王珙於河中既還留其假
子繼鵬宿衛即閻珪也時後唐武皇上表請討三鎮
茂貞王行以寧開輔繼鵬自車駕幸鳳翔因燔燒東市
中夜大譟昭宗登承天門樓避亂令捧日都將李雲守
樓下繼鵬攻雲昭宗馮軒射心諭繼鵬擊弘大呼矢拂
御衣中樓桷侍臣掖昭宗下樓還宮繼鵬即縱火攻
宮門雲乃與扈蹕都將李君慶衛昭宗出啓夏門駐
華嚴寺晡晚駐石門山佛寺昭宗以武皇為行營都
統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
奏曰不誅茂貞輔關無由寧謚詔武皇與茂貞和及
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橫如故明年制授茂
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闕下如茂

貞遠詔即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卒出幸華州茂貞之眾因犯京師焚燒宮闕長安大內盡為邱墟矣四年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尚書令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復元年梁祖勢逼京師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天下徵兵將討梁祖宰相崔胤召梁祖引四鎮之兵屯於岐下圍守三年茂貞山南諸軍盡為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於汴茂貞獨據孤城内外援絕乃請車駕還京求和於汴即斬韓全誨等二十人首級送于梁祖自是兵力殫盡垂翅不振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署天官目妻

通鑑卷十五

七

為皇后鳴鞘掌扇宣詞令一如王者之制然尚行昭宗正朔焉莊宗入洛遣其子繼曠來朝詔茂貞仍舊官進封秦王同光二年疾薨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子從曠嗣

從曠茂貞長子茂貞薨詔起復授鳳翔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天成元年詔曠昶照上改稱從自唐末帝起兵岐下岐城吏民扣馬乞以從曠為帥末帝許之清泰初即以從曠復為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晉高祖登極繼封岐王秦王少帝嗣位加守太保開運三年卒於鎮年四十九

從昶茂貞第二子茂貞疾從昶年十五遣代兄從曠為涇州兩使留後尋加節制明宗即位改鎮三峯鎮

許田清泰中遷左龍武統軍晉天福三年卒年四十一弟從照歷隴州刺史卒

李仁福本拓拔氏之族唐乾符中有拓拔思恭為夏州節度使破黃巢有功僖宗賜姓故仁福亦以李為氏思恭卒弟思諫繼之思諫卒三軍立其子彝昌為留後尋正授旄鉞彝昌遇害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為帥梁祖降制授仁福充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周德威攻夏州仁福固守梁援軍至德威道去梁祖嘉之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卒於鎮子彝超嗣

通鑑卷十五

七

彝超仁福次子仁福卒三軍立為帥矯為仁福奏明宗聞之遂以彝超為延州留後以延帥安從進為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鎮其年夏四月彝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敢赴任五月從進領軍至城下彝超不受代從進駐軍以攻之七月彝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為僕口口乞容改圖明宗聞之乃命班師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於鎮弟彝興襲其位

彝興本名彝殷彝超卒唐末帝授彝興定難軍節

度使周顯德中封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制加守
太尉始改名昇興乾德五年卒於鎮子光嗣繼其位
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本靈州之列校會唐季之亂因據有其地朝廷
乃授以節鉞梁祖累加官至中書令封潁川郡王貞明
初卒於鎮

洙遜之子遜卒梁末帝授洙靈武節度使唐莊宗明
宗累加官爵天成四年卒朝廷以其弟澄為朔方軍
節度觀察留後是歲列校李賓作亂明宗命康福為
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其後靈武遂受代焉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少以騎射事滄州連帥劉守
文劉守光及唐莊宗伐幽州德鈞乃遁歸莊宗莊宗
賜姓名曰紹斌徙平梁遷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

州明宗即位歸本姓改名德鈞其子延壽尚明宗女興
平公主天成中定州王都反德鈞擒楊隱已下數十人
獻於京師王都平加兼侍中頃之兼東北面招討使
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
凡二百里又於閻溝築壘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以備
鈔寇又於幽州東築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為形勝之
要部民由是稍得樵牧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甚有異
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北平王清泰三年
夏晉高祖起義於晉陽契丹敗張敬達之軍於太原
城下唐末帝詔德鈞以本軍由飛狐路出賊後以邀
之命德鈞子延壽軍屯上黨十一月德鈞延壽自潞州

通紀卷一五

二九

通紀卷一五

三

引軍至團柏谷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度末帝
不悅謂左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兵
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罷冠要君但恐犬兔俱斃朝廷
繼馳書詔促令進軍德鈞遲疑不果乃遣使於北厚
齎金幣求立己為帝契丹主不許德鈞父子自團柏
谷南走潞州是日潞州節度使高行周亦自攻還及
至府門見德鈞父子在城闈上行周謂曰某與大王
鄉人宜以忠言相告城中無斗粟可食請大王速迎
車駕自圖安計無取後悔焉德鈞遂與延壽出降契
丹晉祖至德鈞父子迎謁於馬前晉祖不禮之契丹
遂鎖德鈞父子入蕃晉天福二年德鈞卒於契丹
延壽本姓劉氏父曰邠常山人也常任脩令梁滄州

節度使劉守文陷其邑時德鈞為偏將獲延壽并
其母种氏遂養之為子延壽姿貌妍柔稍涉書史及
長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明宗即位為樞密使兼鎮徐
州晉高祖起義於晉陽唐末帝幸懷州委延壽北伐
晉高祖至潞州延壽與父德鈞俱陷北庭未幾契丹
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天福末契丹與晉少帝
絕好契丹委延壽以圖南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
乃導誘蕃軍奪食河朔晉軍既降於中渡契丹命延
壽就寨安撫諸軍仍賜龍鳳赭袍使衣之而往謂曰
漢兒兵士比爾有之爾宜親自慰撫延壽至營杜重
威李守貞已下皆迎謁於馬前延壽在汴知契丹無
踐言之意乃遣李松達語於契丹求立己為皇太

子契丹因命與燕王加恩又以其子贊為河中節度使延壽在汴州復娶明宗小女為繼室契丹自汴迴至邢州命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死延壽下教於諸道稱權知南朝軍國事為永康王元欲所鎖尋以延壽入國竟卒於契丹贊歷漢周兩朝累授節鎮及統軍使仕皇朝歷廬延邠鄆等四鎮焉

楊行密廬州人少孤貧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光啓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為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人皆魁勇無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

通鑑卷之五

三

刺史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呂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為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龍衣廣陵乃乞師於宣州秦彥陷廣陵秦彥渡江入揚府自稱節度使行密攻廣陵秦彥大敗九月秦彥害高駢於幽所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城陷秦彥走東塘行密入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飢民即日米減價至三十十月蔡賊孫儒以眾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時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為敵境矣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歸附之意梁祖即表行密為淮南留後文德元年孫儒引軍襲廣陵下之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

率眾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卧病為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於廣陵行密既併孫儒乃招合遺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行密宏農郡王天祐二年行密攻陷鄂州擒節度使杜洪戮於揚州市梁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頌俱為行密所併三年行密以疾卒於廣陵及其子涓僭號為追尊為太祖武皇帝

涓行密長子行密卒遂龍衣其偽位自稱吳王天祐五年涓為大將張顥所殺別將徐溫復殺顥立行密次子涓為主及涓僭號為追尊為景帝

通鑑卷之五

三

涓之弟涓既立徐溫乃於上元縣置昇州盛開幕府自握兵柄於上流留其子知訓等於揚州居中秉政凡十餘年溫乃冊涓為天子國號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涓僭號三年而卒偽諡為惠帝溥行密幼子涓卒徐溫乃推溥為主復僭為號唐同光元年莊宗平梁溥遣使章京來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自卑遜有同歲表明宗纂嗣溥遣使修好館其使不受所貢遣之唐天成二年徐溫卒追封為齊王溫之養子李昇代溫佐輔秉政數年龍衣封齊王晉天福二年溥遜位於昇昇遷溥於潤州溥踰年以幽死又遷其族於海陵周顯德中李景聞周師渡淮楊氏為變使人盡殺之自唐大順二

年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溥遜位凡四十七年而亡

李昇本海州人偽吳大丞相徐溫養子溫字敦美亦

海州人初從楊行密起兵於廬州漸至軍校唐末青

州王師範為梁祖所圍乞師於行密溫時為小將亦

預其行師範敗淮兵大掠而還昇時幼稚為溫所擄

溫愛其慧黠遂育為己子名曰知誥天祐初行密卒

渥嗣張顥殺渥立渥弟渭為帥溫尋殺顥渭偽授溫

常州刺史天祐十二年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

事時昇才為溫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屬溫表移其

府於金陵偽授鎮海軍節度副大使以昇為副使十

五年知訓授淮南行軍副使居無何知訓為大將朱

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明年溫冊楊渭為天子渭

通紀卷十五

五

死溫迎丹陽王溥於潤州即偽位改元為順義自是

溫父子愈盛中外共專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溫累官

至守太師中書令金陵尹東海王七年改元乾貞即

後唐天成二年也溫卒偽追封齊王諡曰忠武乃偽授

昇守太尉中書令宣城公昇自平朱瑾之亂遂執吳政

至天成四年偽吳改元太和在是歲昇出鎮金陵尋封

東海王至清泰二年改元天祚其年以金陵為齊國

封昇為齊王乃追謚溫為忠武王廟號太祖昇又進

位太尉錄尚書事留鎮金陵以其子景璠政事於揚

州未幾偽加昇九錫建天子旌旗改金陵為西都以

揚州為東都昇開國依齊梁故事用徐玠為左丞相

宋齊邱為右丞相以為謀主偽吳天祚三年楊溥遜

位於昇國號大齊改元昇元建都於金陵時晉氏天

福二年也昇乃冊楊溥為讓自昇自云唐明宗第六

子永王璘之裔故昇指璘以為遠祖因還姓李氏始

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為義祖昇即位凡七年

子景嗣位

景昇長子昇卒乃襲偽位改元保大以仲弟遂為皇

太弟季弟達為齊王仍於父柩前設盟約兄弟相繼

景僭號之後屬中原多事北土亂華雄據一方行餘

一紀其地東暨衡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據長淮

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盡為所有近代僭竊之地

最為疆盛周顯德二年世宗始議南征是冬周師圍

壽春三年世宗親征大敗淮寇於正陽遂進攻壽州

通紀卷十五

五

尋又今上敗何延錫於渦口擒皇甫暉於滁州景

聞之大懼遣鍾謨李德明等奉表於世宗乞為附庸

之國仍歲貢百萬之數又遣孫晟王崇質等奉表脩

貢且言景願割濠壽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隸於大朝

乞罷攻討世宗未之許四年春世宗再駕南征口下壽

州十月世宗復臨淮旬連下濠泗二郡明年正月拔楚

州遂移揚州駐大軍於口口將議濟江景遣陳覺奉

表陳情且順世宗之旨焉是時江北諸州惟廬舒蘄

黃等四郡未下世宗謂覺曰江南國主若能以江北之

地盡歸於我則朕亦不至窮兵黷武覺忻然即遣人

過江取景表以廬舒蘄黃等四州來上乞畫江為

界仍歲貢地征數十萬世宗許之自是景始行大朝

正朔上章稱唐國主臣景皇朝建隆二年景以疾卒於金陵年四十六子煜襲偽位其後事具國史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唐廣明中黃巢犯闕江淮盜賊蜂起有賊帥王緒者陷固始縣審知兄朝時為縣佐諸署為軍正朝與豪首共殺緒其眾求帥乃刑牲插血為盟植劍於前祝曰拜此劍動者為將軍至朝拜劍躍於地眾即奉朝為帥唐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朝為泉州刺史巖卒子瑒范暉自稱留後朝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朝即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於福州以朝為節度命審知為副乾寧中朝

通鑑卷一五

三五

卒審知遂繼兄位封琅邪王梁封閩王莊宗即位遣使奉貢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起自隴畝間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同光元年卒子延翰嗣延翰驕恣不法尋為弟延鈞所殺及延鈞僭號偽追尊審知為武皇帝

延鈞審知弟襲位封閩王唐長興三年上言乞封吳越國王請授尚書令朝廷不報延鈞遂絕朝貢未幾乃自稱帝國號大閩偽改元龍啓然猶稱藩在偽位十二年唐清泰二年為其臣李仿所殺偽謚為惠帝昶延鈞子李仿既殺延鈞國人立昶為嗣昶遂殺李仿朝延因授昶福建節度使昶在鎮僭稱偽號改元文

通天福三年晉祖下制封昶為閩國王子繼恭封臨海郡王昶性殘忍多忌諸父諸兄誅滅殆盡遣僚佐鄭元弼來朝貢昶致書於執政晉祖省之不悅李知損奏請禁錮來人籍沒口運晉祖可其奏是歲福建軍亂偽閩門使連重遇殺昶與繼恭於府署孩稚皆死焉

延義審知少子連重遇既殺昶迎立延義為主偽改元永隆在偽位六年為朱文進等所殺晉天福七年文進遂自據其位間道送款於朝封閩王

延政亦審知子聞延義篡立亦自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改元天德朱文進黨連重遇梟文進首送建安延政遣其將黃仁調授從子繼昌為福州留守仁調

通鑑卷一五

三六

既至與福州列校李仁達殺繼昌遂自立朝廷因以仁達為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後江南李景遣其將邊鎬帥師攻建安延政乞降鎬使人送金陵時晉開運三年也後吳人偽封延政為光山王俾奉其祀焉始王氏以唐光啓丙午歲據有閩越時有異僧言騎馬來騎馬去至開運丙午歲果絕後李仁達以福州歸兩浙汀建為江南所有漳泉為留從効所據閩嶺五州自此分割矣王氏凡二世七王通六十年而亡王建字光圖陳州項城人屠牛盜狗靡所不為鄉人號為賊王八然隆眉廣額龍睛虎視機略拳勇出於流輩嘗於武當山遇禪僧處共謂建曰子骨相甚貴何不從軍自求豹變建因隸名於忠武軍唐咸通

中從討王仙芝力戰馬斃剖腹一蛇私自竒之及秦宗權據蔡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補軍候廣明中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為巢將領眾攻襄鄧宗權遣小校鹿晏宏從監軍楊復光率師以禦之建亦預行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復光死晏宏授節旄建懼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田令致錄為假子光啓初建從僖宗再幸興元令致懼禍求為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乃出建為壁州刺史楊守亮鎮興元建不安其郡因招合谿洞豪猾寇閬州攻利州守亮不能制東川顧彥朗初於關輔破賊時與建相聞故建不侵梓遂西川陳敬宣夏其膠同謀於田令致令致飛書招建

通紀卷一五

建即之梓州見彥朗留家寄東川之成都次鹿頭敬宣遣人止建遽修城守建怒遂據漢州時光啓三年也攻成都不剋復保漢州昭宗即位建攻西川管内八州所至響應遂攻成都是夜田令致携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翌日敬宣啓開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表陳其事明年春制授成都尹時龍紀元年也建既有蜀土復欲窺伺東川會彥朗卒弟彥暉代為梓帥大順末建出師攻梓州彥暉求援於鳳翔李茂貞出師援之自是兩川交惡者累年後建大起蜀軍敗收梓之兵於利州彥暉懼乞和請與此人絕許之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彥暉求援於建建出兵赴之大敗興元眾洎軍旋建乘虛奄龍衣梓州擄彥暉

置於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茂貞山南諸州皆為建所有趙凝之失荆襄也其弟明以其孥奔蜀建因得夔峽中心萬等州洎梁祖開國蜀人請建行劉備故事天祐五年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國稱大蜀通正元年茂貞之秦隴階涇皆陷於蜀冬改元天漢其年冬又改元光天建以疾卒時年七十二偽諡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

行字化源建之幼子建卒龍表偽位時年十八改元乾德行自童年即能屬文或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洎僭位之後大縱荒淫五年構怡神亭以佞臣韓昭等為狎客雜以婦人以恣荒宴唐莊宗平梁遣使告捷

通紀卷一五

於蜀蜀人恟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王致書上大皇帝詞理稍抗莊宗遣客省使李嚴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中皆禁而不出嚴使還奏曰王行駭童耳王宗弼等總其兵柄但益家財不卹民事君臣上下唯務窮奢其舊勳故老棄而不任蠻貊之人痛深瘡痍以臣料之大兵一臨望風瓦解莊宗然之唐同光三年莊宗下制伐蜀命興聖宮使魏王繼岌為都統樞密使郭崇韜為行營都招討發洛陽時行幸秦州次縣谷聞唐師入境行急還復入成都為其臣王宗弼所制魏二師至縣州宗弼遣人告郭崇韜請行留後事移行之家於私第崇韜以蜀帥許之十一月魏王至德陽行報亡比與將校謀歸國為樞密使宋光嗣

景閏登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等四人異謀焚感
臣各已處斬今送納首級是日行上表乞降其月魏
王至成都北五里昇遷橋行面縛街壁輿觀而從魏
王下馬受壁崇韜釋縛燔觀王師入成都自起師至
入蜀城凡七十五日詔行舉族赴闕行率其宗屬東
赴洛陽四年莊宗令宦者向延嗣誅行於路四月行
至長安聞河朔有變慮及於禍延嗣至與留守張筠
誅行於秦川驛夷其族時年二十五建自唐光啓三
年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而亡

孟知祥字保裔邢州龍崗人世為郡校弱冠補河東
牙校知祥自幼溫厚知書樂善武皇深器之以其弟
克讓之女妻之及張承業卒命權知太原府事同光

元年莊宗即位於鄴制行太原尹三年大舉伐蜀以

郭崇韜為招討使崇韜以素受知祥引薦之恩韜

韜晉王位時知祥為中思有以奉報之奉辭之日崇韜奏

曰臣以非才謬當戎事若西川平定之後陛下擇帥

如信厚善謀事者有節則盡知祥有焉望以蜀帥授

之莊宗心許之是年冬蜀平制以知祥依前成都尹

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自太原奏詔馳騎入

洛因令中使王允平就賜節鉞官告洎明宗即位遣

使部送知祥妻瓊華公主及其二子入蜀累加中書

令知祥深感之唐大成中安重誨專權用事客省使

李嚴以嘗使於蜀洞知其利病因獻謀於重誨請以

已為西川監軍庶効方略以制和祥朝廷可之及嚴

至蜀知祥延揖甚至徐謂嚴曰都監前因奏使請兵
伐蜀遂使東西兩川俱至破滅三川之人其怨已深
今既復來人情大駭即遣人拽下階斬於檻前董璋
作鎮東川亦有雄據之意唐以夏魯奇鎮遂州李仁
矩鎮閬州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
祥通好結為婚家以固輔車之勢璋以本部軍先取
閬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等圍遂州唐長興元年冬
明宗命石敬瑭統大軍伐蜀二年敬瑭以遂閬既陷
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三年璋為部下所殺傳首於成
都知祥乃自領東西兩川節度使仍上表於明宗以
疏董璋之罪朝廷方務姑息即日降制封蜀王及許
行墨制知祥雖無英武之略然行已恭儉待士勤

至自趙李長□□□□而下皆優以官爵貴之厚以

財貨富之由是人人各盡其死力割據之基成矣明

宗晏駕知祥乃稱帝於蜀唐興元節度使張虔釗洋

州節度使孫漢韶皆舉其地降於知祥改元明德以

疾卒年六十一偽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

高祖陵曰和陵

和知祥弟三子母李氏本莊宗之嬪御以賜知祥知

祥卒遂襲位時年十六皇朝乾德三年春王師

平蜀詔和舉族赴闕賜甲第於京師封楚王是歲

秋卒於東京時年四十七事具國史自知祥同光

三年丙戌歲入蜀父子相繼九四十年而亡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其父仁恭初隨父晟客於范陽

成補新興鎮將事節度使李可舉仁恭幼多智計數
陳力於軍中李全忠攻易定仁恭稍遷裨校仁恭志
大氣豪自言嘗夢大佛幅出於指端或云年四十
九當領旌節此言頗泄燕帥李正威惡之不欲令典
軍改爲府掾出爲景城令屬瀛州軍亂殺郡守仁
恭募白丁千人討平之正威壯其才復使爲帳中爪
牙令將兵戍蔚州兵士以過期不代思歸流怨會李
正儔奪兄位戍軍擁仁恭爲帥欲攻幽州至居庸關
爲府兵所敗仁恭挈族奔太原武皇遇之甚厚賜田
宅以處之乾寧元年武皇親征正儔奔城而遁以仁
恭爲幽州節度使三年羅宏信背盟武皇徵兵於燕
仁恭託以契丹入寇侯敵退聽命四年武皇聞兗鄆

通紀卷一五

三

俱陷復徵兵於仁恭數月之間使車結轍仁恭辭言
不遜武皇微以書讓之仁恭覽書慢罵拘其使人晉
之戍兵在燕者皆拘之復以厚利誘晉之驍將由是
亡命者衆矣八月武皇討仁恭九月辛巳至木瓜澗大
爲燕軍所敗死傷大半旣而仁恭告捷於梁祖梁祖
聞之喜因表仁恭加平章事光化元年令其長子守
文襲滄州遂兼有滄景德三郡以守文爲留後二年
仁恭率幽滄步騎十萬將併魏博鎮定師次貝州一鼓
而拔羅紹威求援於汴汴將李思安葛從周赴之燕
軍大敗汴人乘勝攻滄州仁恭帥師援之汴將氏叔
琮逆戰燕軍逗撓退保瓦橋乃卑辭厚禮乞師於晉
武皇遣兵逼邢洛以應之復修好於晉天祐三年梁

祖自將兵攻滄州仁恭師徒屢喪乃酷法盡發部內
男子十五已上七十已下各自備兵糧以從軍間里爲
之一空仁恭聞衆得二十萬進至瓦橋汴人深溝高
壘以攻滄州內外阻絕仁恭不能合戰城中大飢轉
死骨立者十之六七自七月至十月仁恭遣使求援
於晉前後百餘輩武皇乃徵兵於燕合以攻潞州降
丁會乃解滄州之圍是時天子播遷中原多故仁恭
嘯傲前門志意盈滿師道士王若訥祈羽化之道幽
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於其上盛飾館宇僭擬
宮掖聚室女豔婦窮極侈麗仁恭有嬖妻曰羅氏
美姿色其子守光悉之事洩仁恭怒守光譴而不
齒四年汴將李思安以急兵攻幽州營於石子河仁恭

通紀卷一五

三

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自外帥兵來援登城拒守
汴軍旣退守光乃自爲幽州節度令其部將李大喜元
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乃
擄仁恭歸幽州囚於別室繫兄守文於別室守光性
本庸昧以父兄失勢謂天所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
以鐵籠盛之薪火四通又爲鐵刷劓別人面嘗衣赭
黃袍顧謂將吏曰當今海內四分五裂吾欲南面以
朝天下諸君以爲何如賓佐孫鶴率先對曰王但拊
士愛民補兵完賦義聲馳於天下諸侯自然推戴
今若恃兵與險未見良圖守光不悅及莊宗有相鄉
之捷與諸鎮其使奉冊推守光爲尚父以檢其惡守
光不悟謂藩鎮畏已仍以諸鎮狀送梁祖命使於

燕冊守光為河北道採訪使梁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尚父採訪使儀注所司取唐朝冊太尉禮以示之守光曰此儀注中何無郊天改元之事梁使曰尚父雖尊猶是人臣守光怒投於地謂將吏曰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創號於夷門揚渭假名於淮海王建自尊於巴蜀茂貞矯制於岐陽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然兵虛力寡疆場多虞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漁鹽之饒北有塞馬之利我南面稱帝誰如我何今為尚父孰當帝者公等促具帝者之儀予且為河朔天子燕之將吏竊議以為不可守光置斧鑕於庭曰從我者賞橫議者誅孫鶴曰臣不敢阿旨以誤國家守光大怒推之伏鑕鶴大呼

通鑑卷五

三

曰百日之外有急兵矣守光命室其口寸斬之識者為之嗟惋乃悉召部內官吏教習朝儀邊人既非素習舉措失容相顧誚笑八月守光僭號大燕皇帝改年曰應天十二月莊宗遣周德威出飛狐會鎮定之師以討之攻圍歷年屬郡皆下守光堅保幽州求救於梁北誘契丹救終不至十年守光遣使持幣馬見德威乞降又登城呼曰子侯晉王至即出城十月莊宗親征軍騎臨城召守光曰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某俎上肉耳莊宗怒之折弓為盟許其保全守光辭以佗日莊宗乃令諸軍四面畢攻莊宗登燕太子墓觀之俄而數騎執仁恭并其孥來獻檀州遊弈將李彥暉於燕樂縣獲守光并妻李氏祝氏

男繼珣繼方繼祚等來獻莊宗方宴府第引仁恭守光至席父子號泣謝罪莊宗慰撫之曰往事不復言人誰無過改之為貴乃歸之傳舍晉人執守光及仁恭露布表其罪驅以班師十年至晉陽仁恭父子荷校於露布之下莊宗以仁恭守光徇都城告南宮七廟畢守光與李喜鄭藏斐劉延卿及其二妻皆伏誅拘送仁恭至代州於武皇陵前刺心血以祭誅於鴈門山下自仁恭乾寧二年春入幽州至天祐十年父子相承十九年而滅

通鑑卷十五

三

賀水鎮俄兼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梁開平初遷檢校大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禋禮畢加檢校太師進封南海王四年卒陟隱之弟隱卒代據其位梁末帝嗣位務行姑息之政乃盡以隱之官爵授陟陟盡有嶺表之地及聞錢鏐冊封吳越王陟恥稱南海之號貞明三年僭號於廣州稱大漢改元乾亨改名巖唐同光三年白龍見南海改為乾亨九年為白龍元年陟又改名龔以符龍瑞四年又改元大有十四年有梵僧善占謂陟不利名龍又改名龔龔讀為儼古文無此字蓋妄撰也陟性雖聰辨然好行苛虐至有炮烙剝剔截舌灌單之刑惟厚自奉養廣務華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

行商或至其國甘召而示之誇其壯麗晉天福七年
陟卒僭號二十六年年五十四偽謚天皇大帝廟號高
祖陵曰康陵子玠嗣
玠陟長子陟卒遂襲偽位為其弟晟等所殺在位
一年偽謚為殤帝

晟陟第二子玠之立也多行淫虐晟與弟昌同殺玠
自立為帝改元應乾晟率性兇暴得志之後專以威
刑御下多誅滅舊臣及其昆仲數年之間宗屬殆盡
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床之類無不備焉及湖南馬
氏昆弟□戈晟因其豐遣兵攻桂林管內諸郡及
柳連梧賀等州皆克之自此全有南越之地周顯德
五年晟卒偽謚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

昭陵

張晟長子晟卒襲偽位改元大寶張性庸懦不能
治國政事咸委於閹宦復有官人具冠帶預職官
理外事者由是綱紀大壞皇朝開寶三年夏王
師始議南征四年二月五日王師厭廣州張盡焚其
府庫將赴火而死既而不能引決尋為王師所
擒舉族遷於京師皇上赦而不誅仍賜為恩信
侯其後事具皇家國史陟始自梁貞明三年僭
號歷三世四主至皇朝開寶四年凡五十五年
而亡

劉崇太原人漢高祖從弟少無賴好陸博意錢之
戲弱冠隸河東軍唐長興中遷虢州軍校漢祖起

通紀卷一五

三五

義河東以崇為特進檢校太尉行太原尹漢祖南行
以崇為北京留守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乾
祐二年加中書令時隱帝以幼年在位政在大臣崇亦
招募亡命為自全之計朝廷命令多不稟行徵斂
一方略無虛日人甚苦之隱帝遇害朝廷議立崇子
徐州節度使贊為主會周太祖為軍眾所推降封
贊為相陰公周廣順元年崇僭號於河東稱漢政
名旻仍以乾祐為年號崇僭竊之後以重幣求援
於契丹述律仍稱姪以事之述律偽冊崇為英武皇
帝及周世宗嗣位崇復乞師於契丹以圖入寇契丹遣將
楊衮合勢大舉來迫潞州顯德元年周世宗親征
與崇戰於高平大敗之崇遁崇年老力憊伏於馬

通紀卷一五

三五

上日夜奔竄僅能支持距太原一舍其子承鈞夜
以百人迎之而入及周師至城下崇氣懾自固閉壘
不出月餘世宗乃旋軍顯德二年崇以病死其子
承鈞襲偽位事跡具國史

通紀卷第十五

四庫未收書提要

學經室外集卷四

編年通載四卷提要

宋章衡撰按陳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皆載此書凡十五卷此宋刊本四卷前有明內府文淵閣印記考之明內閣藏書目錄云編年通載二冊不全宋元祐間起居舍人章衡撰進斷自帝堯訖於宋治平丁未總三千四百年推甲子以冠其首凡史之訛謬疑誤皆為辨證世數代易歷統相傳年名國號災祥善惡具載焉凡十卷其第五卷以下皆闕據此則為明內府所藏宋本無疑也首有元祐三年章

某刊書序一篇某乃衡之族父又衡進書表一篇自一卷帝堯起至四卷西晉世祖太康元年止歷代興亡分合開卷瞭如是誠有裨於史學也

編年通載序

史學之不講久矣漢魏已來以是名家者不過數人歷世既遠載籍漫汗學者披文考古如乘桴涉海而欲窮其津涯未易得也至有皓首疲精斃口於編簡文字之間問其前代因革之端紀年號名之同異何者為正何者為偽一治一亂姦雄割據天下之所以離與其所以合之由茫然不能對者多矣嗚呼天地之理求於簡易而可以得六合之廣據於會要而可以觀不居其簡而欲致其詳不執其要

而欲會其衆斯亦惑矣族姪衡子平以文辭
舉進士當

仁宗朝擢爲第一自布衣時已留心於茲學
會蒐取經傳諸家之所載研磨編綴積二十餘
年而後書成列爲十卷名之曰編年通載斷

自帝堯以訖于

皇宋丁未之歲總三千四百年推歷甲子以
冠其首而爲之次第焉史有訛謬爲刊正之
事有疑誤爲明辨之若夫世數之代易歷統
之相傳年名國號散殊重複凡廢興治亂之

地割裂合并之因災祥善惡罔不具載開卷
推迹粲然如黑白之在目其論議有條理得居
簡執要之術蓋歷代史籍之管轄也夫以二
十萬言而包括三千四百年之事上下馳騁
靡有缺漏措意初若煩勞而卒會於簡易
非敏識好學篤志而強力烏能爲之哉是書
也甲寅歲嘗進御於

神宗皇帝備

乙夜之覽當時頗蒙稱獎子平祕而不以示
人予病近時儒者篤於窮經而未皇及傳記

簡策之學間有從事於斯者如前之云云因
募工鏤板以廣其傳庶幾讀之者用力甚少
而收功彌博噫士之不欲知古昔則已如欲
從容間燕上論其世視數千百歲之遠如在
掌上捨此書何以哉又如

朝廷作新法令更易制度凡禮樂刑政之所
關教化沿革之所自紀元立號於此質疑上
則資

人主之顧問次則備平居之遺忘據舊鑿新
可以縷數然則補助學問豈尺寸之功歟博

學多識之君子覽之無忽也元祐三年六月
初一日建安章 棗謹序

進編年通載表

臣衡言臣聞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君臣之系治亂之迹紀歷之元必憑諸史以傳天下茲事體大自昔才難臣衡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堯舜二典夏商周之訓誓誥命春秋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皆出聖人手筆渾深奧密莫敢倫擬兩漢以來司馬遷因秦火之餘輯殘脫之經及戰國百家之說又率已意易編年而為紀傳世家表書上下數千載最為雄贍采摭精粗不能無失

下闕

摠三千四百年目之曰編年通載其刊正謬誤如史記以為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六十有一而踐帝位在位三十九年今以虞書考之則舜生三十登庸三十□□□位五十載□知司馬遷之妄如魏受漢禪漢紀以為延康元年十月乙卯魏志以為十一月庚午受禪壇碑以為十月辛未夫禪代大事也而三說不同今以詔冊書令推之實以十月乙卯策詔使奉璽綬二十九日辛未始登壇受命乃知史官之失佗類此者何

可勝道

本朝建隆之元歲在庚申至于治平四年丁

未一百八年

五聖相承四海一統其神功睿德巍巍蕩蕩

充塞天地莫得而名其號令法度載于國書

又莫得而見臣今所書者或得於詔勅或得

於圖錄或得於十國傳志或得於羣臣家集

略舉大綱以貽萬世於戲夏有天下四百三

十二年其為善治者啓少康五十九年而已

商有天下六百二十九年其為善治者太甲

太戊武丁一百六十七年而已周有天下八

百六十七年其為善治者成康宣一百一十

九年而已兩漢有天下四百二十六年其為

善治者文景宣光明章一百四十年而已後

魏享國一百七十一年有志于治者孝文而

已唐有天下二百九十年其為善治者正觀

開元五十二年而已善治如此其少也王道

如此其難行也天造

我宋 鴻猷盛烈安平之久推之前世未有

□□恭惟

皇帝陛下光宅丕圖祗適先憲摠行靈命

以垂無窮若鑒古制作則臣之此書不逾几

席可以窮百王之軌轍若新歷元朔則臣之

此書不離掌握可以知千歲之號名是敢冒昧

天威仰塵乙覽儻蒙收採則臣之疲心刊精

庶幾少補其編年通載十冊謹隨表

上進以

聞臣衡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編年通載第一

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同知審官西院事兼判史館臣章衡上進

帝堯

謚法翼善 傳聖曰堯

伊祁姓帝嚳娶陳鋒氏慶

生放勳以唐侯升為天子號曰陶唐氏都

陽樂曰大章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魏

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堯子丹朱不肖以天下授之舜二十八載

而殂落凡在位九十八年

皇甫謚曰堯以甲申歲 生甲辰即帝位甲午用

舜甲寅舜攝政辛巳終壽百一十

六歲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

帝舜

謚法仁聖 盛明日舜

姚姓帝高陽七世孫父曰瞽

瞽母曰握登年二十以孝聞三十登庸三十

在位

歷試二年攝政二十八年

受終于文祖天下號曰有

虞氏都蒲坂樂曰太韶孔子曰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君臣相教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

事墮壞故天下明德皆自舜始五十載陟方

乃死

皇甫謐曰舜以甲子歲生甲午登用壬午即真癸卯終葬於蒼梧之野

夏禹

謚法受禪成功曰禹

妣姓父曰鯀母有莘氏脩己

禹治水有功舜子商均亦不肖乃薦禹於天

而授之位天下號曰夏后氏都安邑樂曰大

夏孔子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在位

十年東巡狩至于會稽而終

皇甫謐曰年百歲

子啓嗣

啓

其母塗山氏之女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皇甫謐曰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終

太康

啓之子在位二十九年攻于洛十旬弟反有窮后羿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僕于洛之汭述

大禹之戒以作歌太康遂失國而死

仲康

太康之弟羿廢太康而立之義和洒淫廢厥職命師祖征仲康在位十三年

相

仲康之子徙都商丘在位二十八年

有窮氏羿

羿口相而篡其位立二年爲其臣寒浞所滅

寒浞

殺羿自五十年爲夏臣靡所誅

少康

相之子母有仍氏之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復禹舊迹祀夏配口在位四十九年

宁

少康之子一作杼
在位十七年

槐

宁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

芒

槐之子
在位十八年

泄

芒之子
在位十六年

不降

泄之子
在位五十九年

扃

不降之弟
在位二十一年

廛

扃之子
在位二十年

孔甲

不降之子好鬼神淫亂諸侯叛之
御龍氏懼而去在位三十二年

皐

孔甲之子
在位十一年

發

皐之子墓在穀南陵
在位十年

原闕

太甲

太丁之子既立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諸桐三年悔過思庸伊尹復政厥辟歸于亳享國三十

三年年百歲

廟稱太宗

沃丁

太甲之子在位三十年八年伊尹卒沃丁葬之于亳

太庚

沃丁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小甲

太庚之子在位十七年以七年二月甲申朔旦起歷

雍己

小甲之弟在位十二年

太戊

雍己之弟以伊尹之子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太戊懼而脩德二木死享國七十

五年廟

稱中宗

仲丁

太戊之子遷都于囂在位十三年

外壬

仲丁之弟在位十五年

河亶甲

外壬之弟居於相在位九年

祖乙

河亶甲之子遷于耿巫賢任職商復興在位十九年

祖辛

祖乙之子在位十六年

沃甲

祖辛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祖丁

祖辛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南庚

沃甲之子在位二十九年

陽甲

祖丁之子在位十七年自仲丁以來廢適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

盤庚

陽甲之弟自湯至盤庚五遷國都盤庚復居于亳作盤庚三篇行湯之政商復興在位十八年

小辛

盤庚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小乙

小辛之弟在位二十年

武丁

小乙之子以傳說為相修政行德天下咸驩享國五十九年年百歲廟稱高宗

祖庚

武丁之子在位七年

祖甲

祖庚之弟淫亂政衰在位十六年

廩辛

祖甲之弟在位六年

庚丁

廩辛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武乙

庚丁之子徙居河北無道慢神獵於河渭間暴雷震死在位四年

太丁

一日文丁武乙之子在位三年

乙

太丁之子商益衰在位三十七年

辛紂

乙長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立一名受嬖姐已用費中惡來天下謂之紂法殘義相善曰紂武王

伐之赴火而死
在位三十三年

商湯自庚戌建國盡戊寅十七世三十

王凡六百二十九年

周文王昌姬姓其先后稷始封於邠至于

慶節立國於豳古公亶父止於岐下古公有

子太伯虞仲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

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

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其後昌立

是為西伯徙都於豐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

事商享國五十年壽九十七

武王追尊古公為太王西伯為文王

太子發立是為武王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

為輔召公畢公為左右九年觀兵至于盟津十

一年一月戊午伐紂遂戰于牧野華商受命

天下號曰周都鎬京樂曰大武在位七年壽

九十三 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魯

武王克商封弟周公旦於曲阜為魯公公留輔王室使子伯禽歸國淮夷徐戎為寇伯禽征之作書誓

在位四十六年以子考公首 四年 場公熙 考公弟在幽 康王十六年辛 子考公首 四年 場公熙 考公弟在幽 公宰 年為弟潛所殺 微公濇 在位五年 厲公擢 子

位三十 七年 獻公具 擢之弟 年慎公濇 具之子六年 厲王奔于彘

齊

姜姓侯爵武王封太公望呂尚於營邱曰齊成王又命之曰五侯九伯汝得征之以夾輔周室

臨菑縣 城南 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得子癸公慈母慈 母子哀公不辰 紀侯譖之周夷王烹 胡公靜 徙都

哀公母弟山襲 獻公山 臨 殺胡公而自立 獻公山 臨 九年在位 子武公壽 九年厲 王奔彘

吳

子爵武王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其曾孫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至壽夢始大稱王 自太伯至壽 夢十九世

陳

侯爵武王求舜後得虞暹父之子滿封之於陳賜姓曰媯號胡公以奉舜祀子申公犀侯相公阜羊

犀侯 孝公突 犀侯 慎公圍戎 突之子 幽公寧 周戎子十二 年厲王奔彘

曹

伯爵武王封弟叔振鐸於陶邱曰曹子太伯胙立仲君平 胙之子 官伯侯 仲君之子 孝伯雲 官伯侯之子 夷伯喜 侯之子

雲之子二十三 年厲王奔彘

北燕

姬姓伯爵武王封召公奭於北燕成王時為三公自陝以西召伯主之居鹿陽薊縣至簡公欸 二十九世始 見于春秋

成王誦

武王太子即位年少其叔父周公旦攝政當國管叔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乃與武庚作亂周公

奉王命征之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天動威以彰公之德成王寤逆公卒相乃營洛邑制禮作樂七年歸政于王 成王在位 四十七年

宋

子姓公爵武王伐紂而封其子武庚以紹商後武庚既誅成王更封微子啓 紂庶兄帝乙之子 為宋公以奉

先祀都商邱微仲行 啓之子 宋公稽 行之子 丁公申 稽之子 閔公共 申之子 煬公熙 共之子 閔公 熙之子 厲公緡 閔之子

下闕

通載

十三

昭王瑕

康王子王道微缺南巡守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在位五十一年

穆王滿

昭王子即位年已五十犬戎荒服者不至命呂侯訓夏贖刑在位五十五年百四歲

共王扈

穆王子在位十二年

懿王囂

共王子王室哀詩人與刺在位二十五年

孝王辟方

共王弟在位十五年

秦

其先伯翳佐舜有功賜姓曰嬴後有非子事周孝王使之養馬於汧渭間封為附庸邑於秦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命為大夫至襄公始列為諸侯

夷王燹

懿王太子在位十六年

厲王胡

夷王子好利近榮夷公暴虐弭謗國人叛襲之出奔於彘而位在位三十七年

共和十四年

厲王出召公虎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凡十四年始於庚申止於

下闕

通載一

十一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十五年

衛僖侯薨太子共伯早卒其弟和立復脩康叔之政詩人美之

十四年

十三年

魯懿公戕齊文公赤元年

十二年

魯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于王王立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甫諫以為不順必犯王命王不聽夏武公歸而薨太子戲立齊厲公暴虐國人弑之太子赤立誅弑君者七十人

通載一

十二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七年

秦莊公在位四十五年 楚熊徇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魯武公敖元年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巳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衛武公和元年 在位五十三年	晉穆侯肆元年 在位二十七年	蔡僖侯新元年 在位四十八年					

甲	午	乙	未	丙	申	酉	戌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正月癸巳朔 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弑懿公而自立	魯伯御元年 鄭伯爵宣王始封 桓公友元年 其弟友於鄭						齊成公說元年 在位九年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巳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宋戴公十四年 楚熊鄒元年	宋哀公元年			

甲	午	乙	未	丙	申	酉	戌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王伐魯殺伯御立懿公之弟稱諸侯從是而不睦	陳武公十六年 曹惠伯 堆在位三十六年 魯孝公 稱在位元年	齊莊公 元年 在位六十四年			

巳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楚若敖元年 在位二十七年

戰于千畝 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王乃料民於太原 樊穆仲諫不聽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晉穆侯卒 其弟瑒叔自立 太子仇出奔

晉瑒叔元年

巳未庚申辛酉壬戌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王崩 王能慎徽 接下無不自盡 以奉其上 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 尹吉甫北伐 獫狁方叔南征 荆蠻復文武之疆 土周室於是中興

幽王宮元年 晉太子仇襲殺瑒叔而自立

晉文侯十五年 陳夷公說元年

涇渭洛竭 庚子月 伯陽父曰 周將亡

王取申侯女為后 生太子宜臼 又嬖褒姒 生子伯服 乃廢申后 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 褒姒驕縱 王惑之 伯陽父曰 禍成矣

秦襄公在位十二年 陳平公在位元年

十月甲卯朔 日有食之 謂之八月

癸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九年

十年

十年

申侯與西戎攻殺幽王於驪山下虜褒姒鄭桓公死之申侯復立太子宜臼遷都洛邑以避狄難自是王室微弱諸侯交爭而齊楚秦晉始大 秦襄公以兵救周平王東遷王賜之地始列為諸侯

平王 宜臼元年 鄭武公叛元年 衛武公以兵佐周平王命為公 是為新鄭 衛武公以兵佐周平王命為公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魯惠公弗元年 在位四十六年

秦襄公伐戎至岐而薨

秦文公在位五年 宋武公在位十八年 元年

丁丑 戊寅 巳卯 庚辰 辛巳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年

楚霄敖元年 在位六年

蔡共侯與元年

曹惠伯卒子石甫嗣其弟武殺之而自立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曹穆公武蔡戴侯 在位十年 元年

衛莊公揚 在位二十三年 楚蚡冒 在位十七年 元年

曹桓公生終 元年 在位五十五年

丁亥 戊子 巳丑 庚寅 辛卯

十七年

陳文公 元年 在位十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秦文公以兵伐戎大敗戎師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二十二年

蔡宣侯 元年 在位三十五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宋宣公 力元年 在位十九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伯在位 晉昭侯 六年 曲沃桓侯 十五年 成師在位 元年 晉始亂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號桓叔於是曲沃盛彊昭侯微弱其後六十七年卒并晉

丁酉 戊戌 巳亥 庚子 辛丑

二十七年

陳桓公 元年 在位三十八年

二十八年

鄭莊公 元年 在位四十二年 鄭莊公弟段有寵於母武姜使居京段多才好勇不義而得衆公不禁詩人刺之

二十九年

三十年

荆子蚡冒卒弟熊通殺蚡冒之子而自立

三十一年

楚武王 通元年 在位五十一年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三十二年

晉考侯 元年 在位十六年 晉潘父弑其君昭侯而納曲沃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子平誅潘父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詩人爲之賦碩人綠衣公子州吁嬖人之子有寵而好兵公不許是歲莊公薨而太子完立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未	戊申	庚酉	辛戌	亥
望年	望年	望年	望年	望年	望年	望年	望年	望年	望年
宋宣公薨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和	宋穆公和元年 在位九年							齊僖公 祿父在位三十三年 曲沃莊伯 十五年 元年	衛桓公克元年 在位十六年

壬戌	癸亥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原闕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

三年

晉哀侯九年
冬鄭伯來朝王不禮

四年

冬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秦文公薨太子蚤卒立太子之子寧公

五年

秦寧公二年在位十曲沃武公稱在位三元年
春魯鄭易枋田以請侯不能復朝天子天子不能復地守故也

六年

蔡桓侯封元年在位二十年

七年

夏齊侯魯侯鄭伯伐宋鄭人取郟及防皆歸于魯

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八年

冬魯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許翬懼反譖公子桓
公十一月壬辰弒隱公而桓公立

九年

魯桓公九年在位十八年

十年

宋莊公為在位十九年春宋督弒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齊
魯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十一年

晉小子侯元年春曲沃武公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謂之小
子侯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十二年

夏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

十三年

春陳侯鮑堯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
不朝秋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夏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十四年

陳厲公薨元年在位七年夏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
秋蔡人殺陳佗而立桓公之弟躍厲公薨出也故蔡人為之殺五父佗

十五年

夏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十六年

晉侯為在位二十六年元年春王使家父聘于魯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
侯之弟緡于晉 秦寧公薨三父廢太子而立少子出公年五歲

戊寅己卯庚辰辛巳

十七年

秦出公元年在位六年
春秦公逆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

十八年

曹莊公為在位三十一年冬鄭莊公堯公子突之母宋雍氏之女秋
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太子忽奔衛

十九年

鄭厲公交元年冬衛宣公堯宣公生急厲諸右公子生壽厲諸
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急于公使諸齊使盜侍諸莘壽子載
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壬午年

衛惠公朔陳莊公七年 元年

癸未年

冬齊僖公薨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僖公子小白出奔莒秦三父復殺出公立故太子武公

甲申年

齊襄公十二年 秦武公十年 元年二月王使家父求車于魯三月乙未王崩春秋不書葬于莊王即位 鄭祭仲專厲公欲殺之不克五月厲公出奔蔡昭公忽復入九月厲公入于櫟

乙酉年

莊王元年 衛黔年 鄭昭公忽元年 十一月衛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年惠公奔齊

丙戌年

六月蔡桓侯薨無子蔡人召其弟季于陳而立之 鄭昭公忽惡高渠彌 秦武公討三父夷三族 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亥年

蔡哀侯十一年 鄭子亶元年 初王子克有寵于桓王辛伯諫不從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春魯侯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於文姜公誦之四月丙子使公子彭生殺桓公 秋齊侯殺鄭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昭公弟子儀于陳而立之

戊子年

魯莊公十二年 鄭子儀四年 元年 冬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

己丑年

陳宣公十四年 在位四十五年

庚寅年

宋閔公殺元年 在位十年 五月葬桓王

辛卯年

楚文王十三年 元年始都郢 冬魯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

壬辰年

衛惠公朔十三年 春王人子突救衛六月衛惠公入于衛故公子黔年于周殺二公子

癸巳年

甲午年

四月辛卯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乙未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邱過期請代弗許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禮秩如適襄公熱之二人因而作亂十二月癸未弑襄公而立無知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丙申年

齊桓公十八年 在位四 春齊雍廩殺無知夏魯侯伐齊納公子糾不克公子小白自莒先入秋齊敗魯師于乾時鮑叔帥師請魯殺子糾于生室召忽死之囚管仲以歸告於桓公曰使相可也公從之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十三年 春齊伐魯魯用曹劌謀敗齊師于長勺 秋荆敗秦師于莘以秦侯獻舞歸 十一是始通上國秦侯在 十二年留于楚九年而卒

十四年 秋宋大水

十五年 宋閔公口口口口 秋弒閔公于蒙澤殺仇牧及大宰督而立子 游冬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子游立莊公 之子御說南宮萬奔陳宋人請而醢之 王崩春秋不書子僖王 即位

僖王 齊 元年 宋桓公御說元年 在位三十一年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二年 六月鄭傅瑕殺其君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 瑕原繁自縊而死

三年 鄭厲公突 後元年 初立四年而亡七十七年 春諸侯會于郵齊始霸

四年 晉武公稱 三十八年 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于周 冬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秦武公薨初以人從死其弟德 公立

五年 秦德公在位 元年 遷於雍 王崩春秋不書子惠王即位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惠王 周 元年 晉獻公說諱在位 楚杜敖 元年 三月日有食之

二年 秦宣公元年 在位十 秋周大夫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詭奉 莊王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 伐周冬立子頹

三年 蔡穆侯 元年 在位二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夏遂以王歸處于櫟

四年 夏魏公鄭伯同伐二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而納王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五年 鄭文公 元年 在位四 春陳宣公欲立其嬖姬子疑故殺其太 子御寇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卿辭乃為工正 楚杜敖欲殺其 弟憚憚奔隨與隨襲楚杜敖而自立 憚一名頹

六年 楚成王 元年 在位四 十六年

七年 曹僖公 元年 在位九年 冬戎侵曹曹世子羈出奔陳莊公之子赤歸于曹

八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秋魯大水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為請諧富子而去之冬盡殺羣公子

癸丑甲寅乙卯丙辰

九年 衛懿公赤元年在位九年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為侯伯

十年 晉獻公齊姜生太子申生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之子在絳

十三年

丁巳戊午己未庚申

十三年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楚殺其令尹公子元闞殺於克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十四年 秦成公元年 宣公弟在位四年

十五年 八月魯莊公疾叔牙請立慶父 叔牙同 季友請立太子般 季友之 紉乃使鍼季酖叔牙癸亥公薨子般立十月慶父使圉人榮賊子般成季奔陳齊人立莊公庶子開年八歲

十六年 魯閔公開曹昭公 班在位元年 晉侯作二軍以滅狄滅霍滅魏賜趙夙耿單萬魏以為大夫

辛酉壬戌癸亥甲子

十七年 衛戴公申元年八月辛酉魯慶父使卜齋賊閔公季友立閔公庶兄申而誅慶父哀姜與於亂奔于邾齊人取而殺之 冬狄滅衛殺懿公齊宋收衛之遺民立宣公之孫戴公會尋卒又立其弟文公

十八年 魯僖公申在位 衛文公 煇在位 秦穆公 任好成公弟 元年

十九年 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為文公建城市營宮室輕賦平罪以道化民授方任能國更富盛詩人美之

二十年

二十年 春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背楚背包茅不入楚子使屈完來盟于師 冬晉驪姬使太子申生祭齊姜于曲沃歸胙于公姬寘毒而獻之以諧太子太子自縊于新城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

二十一年 春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 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寵子帶夏齊桓公以諸侯會王太子于首止謀寧周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晉滅魏魏公魏奔京師師還襲虞滅之執虞公

二十二年 春晉侯使荀息伐屈夷吾出奔梁

乙丑丙寅丁卯

戊辰巳巳庚午

二十四年

冬王崩太子鄭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廢喪而告難于齊

二十五年

曹共公棄元年在位三十五年春諸侯盟于洸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書曰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從告也葬春秋不書

襄王

元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九月晉獻公薨十月里克弑鄭又殺之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故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惠公

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

二年

晉惠公夷吾在位十四年宋襄公莊父在位十四年元年

三年

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夏王子帶召戎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秦晉伐戎以救周

四年

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五年

陳撈公款在位十六年秋為戎難齊仲孫湫率諸侯戍周

六年

八月辛卯沙麓崩

丙子丁丑戊寅

七年

秦莊公甲午在位十四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初晉侯許路中大夫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晉不與晉饋秦輸之粟秦饋晉閉之糧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既而舍之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八年

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月六鷁退飛過宋都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率諸侯戍周

九年

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晉河東而妻之齊桓公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有子無虧元昭潘商人雍十月乙亥桓公薨五公子皆爭立易牙入與寺人鮒作亂殺羣吏而立無虧太子昭奔宋公尸在牀六十七日流于尸十二月辛巳夜乃殯

己卯庚辰辛巳壬午

十年

齊孝公昭在位十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四公子之徒逸與宋人戰五月宋敗齊師于甌立孝公而還

十一年

夏宋襄公使邾人執鄆子用于次睢之社將以求霸司馬子魚曰得死為幸

十二年

春宋人為虎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幸而後敗秋宋公楚子及諸侯會于孟楚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盟于薄以釋之

癸未

十四年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太子圉留于秦逃歸 富辰請召大叔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夏宋公伐鄭 楚子伐宋以救鄭十一月己巳戰于泓宋公不聽子魚之謀師遂敗績公傷股

甲申

十五年

五月宋襄公因傷而卒 九月晉惠公薨冬懷公圍命無從亡人 執狐突殺之晉公子重耳自狄過衛衛不禮焉及齊桓公妻 之之曹及鄭皆不禮焉之宋宋襄公贈以馬二十乘之楚楚子餐 之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 年重耳時六十一

乙酉 丙戌 丁亥

十六年

晉文公重耳在位九年 宋成公王臣在位元年 春秦伯納重耳于晉 殺懷公于高梁 夏王使狄伐鄭因其女隗氏為后王子帶通于 隗氏王替之秋狄人奉大叔以攻王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 氏居于溫

十七年

晉文公用狐偃言三月以右師圍溫左師納王四月丁巳王入于 王城取大叔殺之于隰城王與之南陽之田

十八年

衛成公鄭在位三年 秋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 師伐宋圍絳魯曾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 雍本與魯公爭 楚申公叔侯戍之 立故使偏齊

戊子

十九年

夏齊孝公薨其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代立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告急于晉晉文公將伐曹衛以救宋乃 作三軍謀元帥以卻穀將中軍狐偃將上軍樂枝將下軍

二十年

齊昭公潘在位九年 春晉侯侵曹伐衛衛侯出居于襄牛晉侯 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 使子玉去宋曰有德不可敵子玉請戰晉侯退三舍以報楚惠楚 衆欲止于王不可四月己巳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子玉 五月王命晉侯為侯伯冬晉侯召王狩于河陽以諸侯見 元咺訟衛侯于晉晉人執衛侯元咺立公子瑕

庚寅

二十一年

陳共公朔在位十八年 夏王子虎會諸侯大夫盟于翟泉

辛卯

二十二年

秋晉侯釋衛侯衛侯殺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歸于衛 九月 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秦伯說燭之 武言私與鄭盟使杞子戍之乃還子犯請擊秦晉侯不可 冬王使宰周公聘于魯

二十三年

秋晉作五軍以禦狄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

二十四年

春晉楚脩好 夏衛與狄盟 十二月己卯晉文公薨杞子自鄭告于秦使龍長鄭襄叔以為不 可秦伯不聽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 出不見其入又曰晉人禦師必于峭秦師遂東

子 庚 亥 巳 戌 戊 酉 丁

二十八年 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秋雨螽于宋

二十九年

三十年 春王以魯夫人風氏薨使榮叔歸會且昭又使召伯會葬

三十一年 春晉蒐于夷舍二軍趙盾始為國政 夏秦穆公薨以子車氏之子奄息仲行鍼虎三良為殉國人哀之賦黃鳥之詩 八月晉襄公薨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使先穀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耶賈季奔狄

申 丙 未 乙 午 甲

三十五年 晉襄公薨在位七年 鄭穆公薨在位十二年 元年春秦師及滑鄭人知之杞子奔齊孟明滅滑而還 夏晉原軫曰秦不哀吾喪伐吾同姓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四月及姜戎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而免之秦穆悔過自責作秦誓不替孟明

三十六年 魯文公薨在位十八年 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王使叔服會葬于魯 夏王使毛伯錫魯侯命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子止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十月商臣與其師潘崇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

三十七年 楚穆王商臣在位十二年 元年春秦孟明伐晉二月甲子晉敗秦師于彭衙秦伯猶用孟明增情德政重施于民 八月丁卯魯禘于太廟躋僖公君子謂之逆祀

寅 壬 丑 辛

三十三年 秦康公薨在位十二年 晉靈公瑯在位十二年 元年四月宋成公薨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 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患之且畏偪乃立靈公以禦秦 秦師遂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

三十四年 宋昭公位九年 元年 八月戊申王崩子頃王即位

編年通載第一

編年通載第二

癸原闕

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五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邾文公下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民苟利矣吾莫如之死之短長時也遂遷之君子曰知命

六年

楚莊公^{十三年}陳靈公^{十五年}在位元年春王崩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春秋不書于正王即位七月有星孛于北斗齊昭公夫人魯叔姬無寵生子舍無威桓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夏昭公薨舍嗣立秋商人弑舍而代之

正字犯
正王
太祖廟諱

元年

齊懿公^頃元年 在位四年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庚戌

二年

蔡文公^申元年 在位二十年
宋公子鮑禮于國人昭公無道冬國人奉鮑因襄夫人攻昭公殺之而立鮑

辛亥

三年

宋文公^鮑元年 在位二十二年

壬子

四年

齊懿公^掘即歌之父尸而刑之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駘乘夏二人弑懿公齊人立公子元^桓魯文公元妃出姜生太子惡及視二妃恭孟生倭恭孟嬖私事襄仲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魯公室由是遂微

癸丑

五年

魯宣公倭在位十八年齊惠公元在位五年秦共公元在位五年

甲寅

六年

二月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樂呂晉靈公不君將殺趙盾盾出亡九月乙丑趙穿弒靈公宣子未出山而復春秋書曰趙盾弒其君以其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宣子逆文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冬十月乙亥王崩子定王即位

乙卯

定王

元年晉成公黑解在位七年元年正月葬正王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于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在德不在鼎昔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一百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丙辰

二年

鄭靈公夷元年鄭公子宋與公子歸生謀弒靈公歸生不可反謂歸生歸生懼而從之六月乙酉弒其君夷宋實弒而春秋書歸生以其仁而不武權不足也鄭人立其庶弟公子堅

丁巳

三年

鄭襄公堅元年在位十八年

戊午

四年

秦桓公元年在位二十七年夏王使大夫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己未

五年

庚申

六年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夏楚子伐舒蓼滅之盟吳越而還

辛酉

七年

壬戌

八年

晉景公無野在位十九年衛穆公遠在位十一年元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夏姬之子登舒射而殺之二子奔楚秋王使王季子聘于魯

癸亥

九年

齊頃公無野在位十七年陳成公午在位三十年元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登舒轅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召靈公太子午于晉而立之

甲子

十年

春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退三十里許之平六月晉師救鄭士會不欲戰曰楚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先穀不可遂與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荀林父歸而請死晉侯用口渥濁言使復其位

乙丑

十年

秋先穀召赤狄伐晉及清秦晉侯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殺先穀滅其族

丙寅

十一年

曹宣公在位七年元年夏晉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晉侯賞士伯曰微子吾喪伯氏矣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禮子殺召戴公毛伯衛王室亂

丁卯

十二年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俘于王請王以散蒐命士會將中軍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夏成周宣榭火秋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戊辰

十三年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晉侯使郤克召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笑獻于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秋晉范武子請老使郤獻子為政

己巳

十四年

蔡景侯在位四年元年魯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宣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秋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魯公孫遂東門氏襄仲居歸父奔齊

庚午

十五年

簡王在位二年元年吳至壽夢十九世始大稱王通於

辛未

十七年

魯成公在位十八年楚共王在位三十二年元年春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二月王師敗績于茅戎秋王人告敗于魯

壬申

十八年

夏晉郤克以諸侯之師伐齊六月癸酉戰于鞏齊師敗績齊侯與逢丑父易位以免使國佐受盟于晉且歸魯汶陽之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受

癸酉

十九年

宋共公在位十三年衛定公在位十二年元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齊侯朝于晉將授王卻克趨還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甲戌

二十年

鄭悼公在位元年晉趙嬰齊通于趙莊姬之春原屏改諸齊梁山崩十月己酉王崩春秋不書葬于簡王即位

乙亥

二十一年

簡王在位二年元年上國

吳壽夢在位十五年吳至壽夢十九世始大稱王通於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丙子

丁丑

二年

鄭成公^{位十四年}九年^{位十四年}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道二子書曰爾以說僇會林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疲于奔命以死乃為晉通使于吳救之戰陳導之叛楚吳始伐楚伐棠伐徐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

戊寅

三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諸侯由是貳于晉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詣趙同趙括六月殺之武從姬氏^賦翟畜于宮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乃立武而反其田秋王使召伯賜魯侯命

己卯

四年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冬鄭人用公孫申之謀出師圍許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冬楚子重伐苦苦恃其陋不修城郭決辰之間楚克其三都無備

庚辰

五年

齊靈公^{位二年}元年春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立公子縶四月鄭人殺縶立髡頑晉侯有疾五月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人賂晉求成辛巳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晉侯夢大厲曰殺子孫不義六月丙午景公薨吳伐楚敗子反

辛巳

六年

晉厲公^{位八年}元年夏周公楚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奔晉

壬午

七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

癸未

八年

夏晉侯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五月丁亥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庶子自弱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甲申

九年

曹成公^{位二十三年}元年春衛林父自晉歸于衛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數曰天禍衛國吾不獲辟如穀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懼

乙酉

十年

秦景公^{位十四年}衛獻公^{位十九年}元年春晉會諸侯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于京師將立子臧子臧曰為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十一月晉士燮率諸侯大夫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丙戌

十年

宋平公^{位十四年}元年春鄭叛晉從楚夏晉侯伐鄭楚子救鄭范天于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樂武子曰不可六月晦遂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呂錡射共王中目乃宵遁殺其大夫公子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秋晉人歸曹伯

丁亥

十二年

夏諸侯從尹武公單襄公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左右冬殺卻鉞卻犇卻至使齊童為卿樂書中行偃殺齊童執厲公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戊子

十三年

春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逆襄公曹孫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四年十二月乙酉即位於朝命百官施惠政用舊德晉所以復霸

巳丑

十四年

魯襄公十四歲在位 晉悼公十四歲在位 元年 九月辛酉王崩子靈王即位王生而有長

靈王

正月葬簡王 七月鄭伯賂堯于是子罕當國輔君子駟 為政子國為司馬冬諸侯大夫會于戚遂城虎牢以備鄭鄭人行成

辛卯

二年

鄭僖公號稱在位五年 春楚子重伐吳吳人擊之獲鄧廖君子謂子重所獲不如所亡楚人答之子重憂患而卒

壬辰

三年

春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大國行禮焉而不服陳必亡 魏絳言于晉侯曰和戎有五利公說使絳和諸戎

癸巳

四年

陳哀公在位五年 元年春王使王叔陳生勸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九月諸侯與吳會于戚且命戌陳楚子囊伐陳諸侯救陳冬晉季子卒宰亢家器為葬備相三君而無私積君子是以知其忠于公室

甲午

五年

乙未

六年

冬楚子囊圍陳諸侯會于鄆以救之鄭僖公如會子駟相不禮馬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瘞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春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使告陳侯于會陳侯逃歸

丙申

七年

鄭簡公在位三年 元年春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謀于駟夏子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五月晉侯會諸侯之大夫于邢邱以朝聘之教復文襄之業 冬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待晉曰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子駟不可遠從楚

丁酉

八年

春宋災 秦景公乞師于楚將以伐晉子囊曰晉君明臣忠上遜下競不可敵也 秋秦人侵晉 冬諸侯伐鄭取虎牢圍鄭鄭人行成十一月同盟于戲楚子伐鄭將及楚平晉侯用魏絳謀省口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戊戌

九年

春諸侯會吳于壽夢于祖 秋諸侯伐鄭冬盜殺鄭子駟子國子耳三執政子產攻盜殺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月諸侯之師還鄭復從楚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奔晉

己亥

十年

春魯作三軍季氏孟氏叔孫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請伐宋以致諸侯夏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鄭人行成七月同盟于亳楚子秦師伐鄭鄭伯逆之伐宋九月諸侯悉師復伐鄭鄭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三月會于蕭魚鄭自是服于晉晉侯賜魏絳以金石之樂

庚子

十年

九月吳子乘卒長子諸樊既除喪以其弟季札賢將立之季札辭曰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固立之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後封季札于延陵

辛丑

十二年

吳諸樊^{通在位}十三年元年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于庚以師繼之大戰吳師于庸浦獲公子黨

楚康王^{昭在位}十三年元年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壬寅

十三年

衛獻公^{孫文子甯惠子食日野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擇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作亂獻公出奔齊乃立公孫剽秋楚子囊伐吳吳人擊敗之獲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癸卯

十四年

衛陽公^{剽在位}十二年元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魯圍成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魯

甲辰

十五年

晉平公^{處在位}十六年元年春晉平公會諸侯于澗梁以侵魯故執邾子喜子以歸五月甲子魯地震晉荀偃樂鵠帥師伐楚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齊侯伐魯

乙巳

十六年

秋齊侯伐魯

丙午

十七年

秋齊侯伐魯冬晉平公以諸侯圍齊齊侯禦諸平陰十月丙寅齊師夜遁十一月遂從齊師齊侯駕將走邾棠太子光抽劍斷鞅乃止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楚令尹子庚帥師伐鄭至于嘉牟子展于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

丁未

十八年

曹武公^{壽在位}二十二年春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悼公取邾田自泲水歸于魯齊靈公聲姬生光以為太子仲子生牙公愛之遂東太子光使高厚風沙衛傅牙以為太子夏齊侯疾崔杼逆光而立之五月靈公薨莊公執公子牙殺高厚風沙衛秋鄭殺子孔立子產為卿

齊莊公^{光在位}六年元年

十九年

夏諸侯盟于澶淵齊與晉平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巳酉

二十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庚戌

二十一年

十月庚子孔子生

辛亥

二十二年

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夏陳殺其大夫慶虎慶實以其專肆叛君也齊莊公以滿載樂盈納諸曲沃盈帥曲沃之甲以盡入絳不克奔曲沃晉人圍之冬殺盈滅其族秋齊侯伐衛遂伐晉登太行張武軍于榮庭而還

壬子

二十三年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秋晉會諸侯于夷儀將以伐齊齊侯懼乞師于楚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遂收鄭冬齊人為王城邾

癸丑 二十四年 齊莊公通崔杼之妻夏崔杼弑莊公而立靈公庶子杵臼而相之 晉會諸侯于夷儀伐齊齊人以莊公說請成晉侯許之 六月鄭 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冬陳及鄭平 吳子諸樊伐楚門于棠牛臣 射之卒弟餘祭立

甲寅 二十五年 齊景公杵臼在位 吳子餘祭元年二月衛甯喜弑其君剽孫林父 入于戚以叛衛侯衛侯歸于衛 夏晉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甯戚 田秋晉人執甯喜及衛侯齊鄭請之乃歸衛侯 宋之寺人伊戾 譖太子痤殺之以佐為太子

乙卯 二十六年 衛獻公衛侯元年 衛立十八年而亡 衛甯喜專夏衛侯使免 餘殺之 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 以為名乃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崔杼家亂九月廢 使廩蒲擊攻崔氏而滅之慶封當國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 二十七年 春無冰 齊慶封好田嗜酒與慶舍政而田于萊冬樂高陳 鮑之徒攻慶舍殺之慶封奔于魯又奔吳吳子之朱方富於口 齊十二月甲寅王崩春秋不書葬于景王即位

丁巳 景王 元年 楚邲救鄭 元年 吳季札聘于上國 吳人伐越獲俘以為閭使守舟夏吳子餘祭觀舟閭 以刀弑之其弟夷未立

戊午 二年 衛襄公襄在位 吳子夷末一日餘味在 元年五月甲午宋災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夏般弑景侯 靈王崩僖 季之子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五月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 僖括奔晉 鄭子皮殺子產政鄭由是後與

巳未 三年 蔡靈公般在位 元年夏六月辛巳魯襄公蒞立齊歸之于公 子稠年十九猶有童心比葬三易哀君子知其不終 昔畢比公生 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冬展與弑其君密州而自立去疾奔齊

庚申 四年 魯昭公昭在位 元年春石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 曰弗去懼遷夏鐵出奔晉 秋齊公子鉏納去疾于莒展與奔 吳 冬楚公子圍弑其君邲救而自立圍弟比奔晉子皙奔鄭 圍吳王子即 位曰名度

辛酉 五年 楚靈王度元年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子產 殺之 晉韓起代趙武為政諸大夫彊政多出其門公室始卑

壬戌 六年 冬魯大雷雨 北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 之外嬖公懼奔齊

癸亥 七年 春魯大雷雨 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侯許之夏楚會諸侯 于申執徐子 秋以諸侯伐吳克朱方殺齊慶封滅其族城於 賴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

甲子 八年 春魯會中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 之而貢于公 冬楚子以諸侯伐吳吳子使其弟馮由鳴師楚人執之以歸

乙丑

九年

秦哀公在位三年元年六月丙戌鄭災秋楚使遠溲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伐吳吳敗其師於房鍾子蕩歸罪于遠溲而殺之十二月齊侯伐北燕納簡公

丙寅

十年

春燕人賂齊侯不克納而還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執荼及孟孟執荼之足不良弱行八月戊辰襄公薨立少子元

丁卯

十一年

衛靈公在位四年元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招與過殺偃師而立留四月辛亥哀公卒公子勝怒于楚公子留下鄭冬楚伐陳遠滅之

戊辰

十二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辭于晉晉人致閻田夏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

己巳

十三年

夏齊陳氏鮑氏攻樂施高彊樂高敗出奔魯陳氏始大

庚午

十四年

晉昭公在位六年宋元公在位十五年元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刑其士七十人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十二月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于岡山

辛未

十五年

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冬魯南蒯謀去季氏而歸其室于公不克以費叛如齊楚子使蕩侯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為之援右尹子革為之誦祈招之詩王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壬申

十六年

蔡平侯在位八年陳惠公在位二年鄭定公在位十六年元年夏楚觀從以蔡公弃疾命召公子比公子黑肱遂奉奔疾帥陳蔡不羹之師以入楚殺太子祿公子比為王黑肱為令尹靈王還師及皆梁而潰五月癸亥王縊奔疾殺二子而自立名曰熊居封陳蔡而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

癸酉

十七年

楚平王在位十三年元年春費人逐南蒯奔齊

甲戌

十八年

曹平公在位四年元年春吳子夷末卒將立季子季子逃國人立夷末之子僚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鼓人苦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乙亥

十九年

吳王在位十三年元年夏魯公子服回如晉還語季平子曰晉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實為常公室能無卑乎秋鄭大旱

丙子

二十年

晉頃公在位十四年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于魯昭子問名官仲尼時年二十八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晉荀吳帥師伐陸渾之戎滅之冬有星孛于大辰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大敗吳師

丁丑

三年

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戊寅

三年

曹悼公九年在位 元年楚平王使伍奢為太子建師費無極為少師無極無寵欲誣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勸王取之又請大城城父而實太子夏許悼公懼飲太子止之秦亮太子奔晉春秋書止弑其君 五月魯地震 秋鄭大水龍闕于洧淵

己卯

三年

春楚無極誣太子建及伍奢太子奔宋又奔鄭楚子殺伍奢及其子尚少子員奔吳 秋衛齊豹殺衛侯之兄執紼衛侯出北宮氏攻齊氏滅之衛侯入國殺宣姜 冬宋華定向寧華亥作亂出奔陳華登奔吳

庚辰

四年

蔡悼侯元年夏宋華純子辰召亡人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十月華亥以吳師救華氏敗宋師宋公秋出師人濮請待之晉齊衛救宋大敗華氏圍南里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冬楚費無極取貨于蔡平侯之弟東國劫蔡人逐太子未而立東國

辛巳

五年

春楚遠越帥師救華氏華氏向氏自宋南里出奔楚 景王慶長庶子朝劉獻公及單穆公 惡之四月王與宿孟謀殺劉單而立朝未及而崩五月劉單殺宿孟立王子猛 六月莽景王王子朝攻劉單王室亂王猛居于皇秋入于王城十月悼王猛子劉單立其母弟句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壬午

恭王

元年 正月晉師圍郊討子朝之亂郊郭棼師還 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于王城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

癸未

二年

蔡昭侯十八年在位 元年春王于朝入于郊三月晉侯使士景伯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乃辭王于朝不納其使鄭于太叔見范獻子曰王室不寧晉之恥也獻于懼與韓宣子圖之乃召諸侯期以明年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甲申

三年

夏晉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今日翰王粟且戊人明年將納王 魯昭公與成昭伯昭伯謀去季氏九月伐季氏子家羈諫不聽季平子請以五乘七弗許孟氏叔孫氏救之殺昭伯遂伐公徒敗之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乙酉

四年

宋景公頭曼 元年 存歷十四年 三月齊侯伐魯取鄆以居魯侯秋晉知罃趙鞅帥師納王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召伯盈逐王子朝尹氏召氏毛伯以朝奔楚十月癸酉王入于成周晉使成公般成周而還

丙戌

五年

楚昭王於左 元年 春吳伐楚使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楚人執潛楚師獲吳不能退夏吳諸樊之子光使鱗設諸城王僚而自立秋晉士鞅會諸侯大夫于尾令成周且謀納魯侯士鞅取貨于季孫而以難復白晉君 冬諸侯之師戌于周

丁亥

六年

晉穆公野博公弟 吳王闔閭十九年 元年 春魯侯如晉次于乾侯秋晉穆獻子為政仲尼聞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曰其長有後于晉國乎 吳王召伍員寵任與謀國事

戊子

七年

鄭獻公十四年 元年 春魯侯居于鄆齊人卑之復次于乾侯三月王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魚曾之子皆子朝之黨

巳 丑 庚 寅 辛 卯

八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封之吳子怒執鍾吾子十二月遂滅徐徐子章奔楚吳子問伐楚之謀于伍員請為三師以肄焉既疲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楚于是子始病

九年

晉定公十七年春晉侯將以師納魯侯范獻子請召季孫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請從君以歸躒與平子如乾侯四月荀躒以晉侯之命言公且曰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魯侯言不能見季孫躒掩耳而走秋吳侵楚始用子胥謀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

夏吳始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曹平公之弟通越聲公而自立八月王使富辛石張請城于晉冬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十二月己未魯昭公薨于乾侯史墨曰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壬 辰

十年

魯定公十五年曹隱公十四年元年夏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六月癸亥至自乾侯魯人立其弟公子宋戊辰即位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十一年

秋楚囊瓦伐吳吳敗楚師于豫章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甲 午

十三年

蔡昭侯為兩佩兩表以如楚獻一佩一表于昭王自服其一楚令尹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乘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蔡人固請獻佩乃得歸蔡侯如晉以其子元為質而請伐楚

乙 未 丙 申 丁 酉

十四年

春王人晉侯會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求貨于蔡弗得乃辭蔡侯又無禮于鄭晉于是失諸侯蔡侯乃以其子乾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大敗于柏舉子常奔鄭十月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楚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哭于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曹聲公之弟路弒隱公而自立

十五年

陳懷公四年曹靖公四年元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於越入吳秦師執楚大敗吳師九月吳夫槩王歸自立以與吳子戰而敗奔楚十月楚子入于郢申包胥逃于期子蒲滅唐魯季平子卒家臣陽虎囚季桓子

十六年

春鄭滅許夏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楚國大懼遷郢于都周僭稱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作亂伐周六月晉閻沒戍周十月天子王處于姑猶秋魯陽虎盟魯侯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戊 戌

十七年

春周僭稱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魯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尹氏復黨僭稱亂夏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單子劉子逆王十一月己丑王入于王城

十八年

春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及孟討僭稱之黨以定王室冬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桓子以叔孫更武叔己更孟懿子十月將享桓子于蒲圃而殺之公斂處父以告桓子適于孟氏陽虎劫魯侯及武侯以伐孟氏弗勝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于謹陽關以叛

庚 子

十九年

陳閔公十四年曹伯陽五年元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魯伐陽關虎奔齊請伐魯齊人執之逃奔宋又奔晉適趙氏秋秦哀公薨元太子夷公早卒立夷公之子是為惠公

辛丑 二十二年 秦惠公在位七年鄭駘在位七年元年夏魯侯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人歸魯鄭謹龜陰之田宋公使向魋秋公子地驪公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碓出奔陳

壬寅 二十三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碓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志

癸卯 二十三年 夏魯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祁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輅以費人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死門我將不墮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魯侯圍成不克

甲辰 二十三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韓簡子魏襄子請而復之十二月鞅入于絳 趙其先夏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以奉禹祀二十餘世至于允常與吳王闔閭相怨伐允常卒其子句踐立用范蠡

乙巳 二十四年 趙王句踐在位元年夏吳伐越越敗吳于槁李闔廬傷而莖于夫差立 衛靈公為夫人南子召宋朝于宋太子蒯聩羞之將殺南子弗克秋出奔宋 天王使石尚歸賑于魯

丙午 二十五年 吳王夫差在位二十三年元年春楚滅胡以胡子豹歸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 二十六年 魯哀公在位二十七年元年春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伍員以為不可弗聽三月越及吳平 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而降使疆于江汝而還蔡于是請遷于吳

戊申 二十七年 夏衛靈公薨衛人立蒯聩之子輒六月晉趙鞅納蒯聩于戚冬蔡遷于州來

己酉 二十八年 衛出公在位元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四月甲午魯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魯火曰其桓僖乎

庚戌 二十九年 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逐而射之殺昭侯于家文之錯殺翩而逐公孫展出奔吳

辛亥 三十年 秦悼公在位十四年蔡成侯在位十九年元年 齊景公在位如生幼子荼荼安故不立太子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真羣公子于萊秋公薨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蛆公子陽生奔魯

壬子 三十一年 齊孺子荼元年 夏齊陳乞鮑牧以甲入于公宮高國敗奔魯七月陳乞逆公子陽生而立之殺孺子荼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三二年	三三年	三四年	三五年	三六年	三七年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三八年	三九年	四〇年	四一年	四二年	四三年
<p>夏魯會晉侯吳子于黃池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乃先晉人六月越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及逐入吳吳人告敗于吳子吳子惡其聞也自到七人于幕下乃使人厚禮以請于越冬吳及越平 十月有星孛于東方</p>	<p>春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遂絕筆於斯 夏齊陳常執其君簡公于舒州弑之立其弟鸞為田常遂專齊政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p>	<p>齊平公<small>鸞在位二十五年</small>衛莊公<small>蒯聵元年</small>冬衛蒯聵因潁良夫孔伯姬以入于衛劫孔淫以逐輒輒奔魯又奔齊而立莊公仲由死之</p>	<p>夏孔子卒年七十三 楚太子建之子勝在吳子西召之使為白公秋白公怨子西不伐鄭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欲以子闞為王子闞不可又殺之劫惠王葉公子高率方城外人以入攻白公滅之</p>	<p>春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越為左右句卒又以三軍潛涉大敗吳師衛莊公不朝于晉冬晉趙鞅伐衛逐莊公而立公孫般師晉師還莊公復入衛石圃作亂攻莊公戎州人殺之有齊伐衛立靈公之子起執般師以歸 楚白公之亂陳人侵楚秋楚圍陳殺閔公遂滅陳</p>	<p>衛侯起元年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旭</p>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small>仁元年 秦厲共王在位三十四年 元年 衛出公報後元年</small>	<small>冬越圍吳</small>	<small>晉出公<small>口</small>在位十八年 元年 夏越人始通使上國</small>	<small>夏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越圍吳三年冬吳師潰十一月丁卯遂滅吳使夫差居用東解 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而死</small>	<small>夏晉荀瑶伐齊戰于犁邱齊師敗績</small>	<small>蔡聲侯<small>在位五年</small>元年魯哀公庶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魯夏獻其禮對曰若以妾為夫人固無其禮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small>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七年	八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午壬	巳辛	辰庚	卯己	寅戊	丑丁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申甲	未癸
十二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趙襄子與韓康子魏桓子合攻晉知伯滅之而三分其地	鄭共公 <small>丑在位三十一</small> 元年 晉知伯專決國政并范中行地取疆	齊宣公 <small>就通名積田和為相</small> 元年 <small>在位五十二年</small> 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之弟丑	晉哀公 <small>驪在位十八年</small> 元年 <small>蔡元侯</small> 晉知氏趙氏魏氏專政出公欲去之 四卿反攻公出奔齊道死知氏立昭公曹孫驪是為哀公	趙襄子平代地以封其兄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晉趙簡子卒太子毋卹立是為襄子 <small>簡子名</small>

午甲	巳癸	辰壬	卯辛	寅庚	丑己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楚惠王伐蔡蔡侯齊亡遂滅蔡			衛恭公 <small>貴在位十九年</small> 蔡侯齊元年		

子庚	亥己	戌戊	酉丁	申丙	未乙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天王崩太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在位三月弟叔襲殺去疾而自立是為思王在位五月少弟嵬攻殺叔而自立是為考王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東周桓公秦南鄭反	秦躁公 <small>在位十四年</small> 元年		秦伐義渠虜其王	楚惠王滅杞	

辛丑 壬寅 癸卯

考王
元年

二年

三年

甲辰 乙巳 丙午

四年

五年

六年

晉幽公柳在位十八年元年
幽公時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反朝于韓趙魏之君

丁未 戊申 己酉

七年

八年

九年

庚戌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楚簡王仲在位十四年元年
衛昭公緡在位六年元年
楚滅莒

魯元公嘉在位二十一年元年
義渠伐秦至渭南

秦繆公薨國人立其弟懷公

午戊	巳丁	辰丙	卯乙	寅甲	丑癸
三年	二年	元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子甲	亥癸	戌壬	酉辛	申庚	未己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午庚	巳己	辰戊	卯丁	寅丙	丑乙
十五年	十四年 魏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十三年	十二年 衛慎公 <small>類在位四十二年</small> 秦簡公 <small>在位十五年</small> 元年	十一年 衛公子頑弑其君懷公 秦靈公 <small>堯國人</small> 廢其子獻公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十年

亥	乙	戌	甲	酉癸	申壬	未辛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魏文侯 <small>斯</small>	七年 魯穆公 <small>在位三十三年</small> 九年 魏伐秦	七年	六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魏文侯 <small>以于夏四月</small>	魏文侯 <small>使樂羊伐宋中山剋之</small>		
三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魏文侯 <small>以于夏四月</small>			
三年	三年	元年	元年 魏文侯 <small>以于夏四月</small>			
三年	三年	四年	四年 魏文侯 <small>以于夏四月</small>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魏文侯 <small>以于夏四月</small>			

卯 己		寅 戊		丑 丁		子 丙	
卯 <small>北子安王即位</small>	己 <small>天壬卯葬洛陽城東</small>	寅 <small>夫魏韓趙為諸侯</small>	戊 <small>九鼎震初晉大</small>	丑 年	丁 年	子 年	丙 年
卯 年	己 年	寅 年	戊 年	丑 年	丁 年	子 年	丙 年
卯 年	己 年	寅 年	戊 年	丑 年	丁 年	子 年	丙 年
卯 年	己 年	寅 年	戊 年	丑 年	丁 年	子 年	丙 年
卯 年	己 年	寅 年	戊 年	丑 年	丁 年	子 年	丙 年
卯 <small>立其子</small>	己 <small>盜殺聲王國人</small>	寅 年	戊 年	丑 年	丁 年	子 年	丙 年
卯 年	己 年	寅 年	戊 年	丑 年	丁 年	子 年	丙 年
卯 年	己 年	寅 年	戊 年	丑 年	丁 年	子 年	丙 年

未 癸		午 壬		巳 辛		辰 庚	
未 年	癸 年	午 年	壬 年	巳 年	辛 年	辰 年	庚 年
未 年	癸 年	午 年	壬 年	巳 年	辛 年	辰 年	庚 年
未 年	癸 年	午 年	壬 年	巳 年	辛 年	辰 年	庚 年
未 年	癸 年	午 年	壬 年	巳 年	辛 年	辰 年	庚 年
未 年	癸 年	午 年	壬 年	巳 年	辛 年	辰 年	庚 年
未 年	癸 年	午 年	壬 年	巳 年	辛 年	辰 年	庚 年
未 年	癸 年	午 年	壬 年	巳 年	辛 年	辰 年	庚 年
未 年	癸 年	午 年	壬 年	巳 年	辛 年	辰 年	庚 年
未 年	癸 年	午 年	壬 年	巳 年	辛 年	辰 年	庚 年

亥 丁	戌 丙	酉 乙	申 甲
六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元年	二年
六年	五年 <small>鄭康公 元年</small>	四年 <small>公而立幽 公之弟乙</small>	三年 <small>侯景 盜殺相</small>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五年
十年	九年 <small>宋休公 元年</small>	九年	八年
九年	八年	八年	七年

卯 辛	寅 庚	丑 己	子 戊
			原闕

卯 癸	寅 壬	丑 辛	子 庚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small>正月庚寅</small>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small>楚簡王</small>	二十五年 <small>王亮深堂天臣攻其起後太子中王尸</small>
元年 <small>秦始置于天下</small>	二十六年 <small>公慶四年 魏襄子</small>	二十五年 <small>秦即</small>	二十五年 <small>魏無取</small>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未 丁	午 丙	巳 乙	辰 甲
二年	元年 <small>烈王</small>	二十五年 <small>烈王即位</small>	二十五年
十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年 <small>會絕不祀</small>	十年 <small>齊靖公九年</small>
十三年	十二年 <small>滅鄭國</small>	九年 <small>魏趙趙其廢</small>	十年 <small>文侯薨</small>
十四年 <small>公子孫爭立作亂</small>	十三年 <small>徙都之</small>	八年 <small>魏哀侯</small>	十一年 <small>子哀侯立</small>
十五年	十四年 <small>趙侯侯</small>	七年	十一年
十六年	十五年 <small>于漢侯立</small>	六年 <small>魯恭公卒</small>	十二年 <small>萬成侯死</small>
十七年	十六年	五年	十三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四年	十四年

亥 辛	戌 庚	酉 己	申 戊
			原闕

卯 乙	寅 甲	丑 癸	子 壬
三年	二年	元年 <small>顯皇帝</small>	七年 <small>天王崩弟</small>
十九年 <small>改韓魏 于洛陽</small>	十年 <small>兩金陳陽</small>	十年	十年 <small>桃冬花</small>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small>敗韓子馬陵</small>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small>與齊攻周 侵齊是美疾</small>	六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small>楚宣王喪夫</small>
十年	九年	七年	十年 <small>宋公燭九年</small>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卯 丁	寅 丙	丑 乙	子 甲
五年	四年	五年	四年
與魏戰于光夏 新與于取少梁 卯耶	與魏會 于社	魯衛宋鄭 君來朝	
四年	三年	四年	三年
		宋東莒地 魏取宋朱	
三年	二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一年	二年	一年
魯康公元 元年			
一年	二年	一年	二年
	與魏會于 邲魏王有 晉子成王以 權子盼子燕 大禮首四區 者寡人所以 為寶惠王漸 不詳而去	邲魏曰成侯	封邲忌以下
二年	三年	二年	三年
		與趙會 于阿	

未 辛	午 庚	巳 巳	辰 戊
五年	四年	五年	四年
成陽	徙邲		
四年	三年	諸侯圍 我累陵	四年
	盟澤水上	築長城 塞固陵	
三年	二年		伐東周取
二年	一年	申不害相 術行通國	魏取邲耶
	以治國 不使		魏取邲耶
一年	二年		魏取邲耶
天子與楚 太子商侯立	秦攻 我周		
二年	三年		
			使田忌救 趙大破魏 師于桂陵
一年	二年	齊子美黃 強逐魏王 以今天下	三年
			四年

15021214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5

亥 乙	壬年	趙肅侯	甲 戌	壬年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衛更貳 號曰侯	壬年	十
十	十	服屬于 三晉	壬年	十
四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十	十		壬年	十

酉 癸	壬年		申 壬	壬年
壬年	十	初為首	壬年	十
壬年	十	昭侯	壬年	十
十	十	與魏王通	元年	趙肅侯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卯 己	壬年		寅 戊	壬年
壬年	十	諸侯	壬年	十
壬年	十	天子政伯	壬年	十
壬年	十	為相	壬年	十
十	十		壬年	十
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元年	十	齊宣王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丑 丁	壬年	秦會諸侯	子 丙	壬年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六年	十	攻齊拔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攻陝陽	壬年	十
壬年	十	攻臨淄	壬年	十
壬年	十		壬年	十

未 癸	午 壬	巳 辛	辰 庚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亥 丁	戌 丙	酉 乙	申 甲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一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九年	三年	七年	六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卯 辛		寅 庚		丑 己		子 戊	
三	年	三	年	三	年	三	年
年	地于我	年	魏戰虜其 公子印與 將龍霄斬 首八萬	年	魏納陰尊 我更名秦	年	陰晉人犀 首為大民 造於棟 燕秦救趙 張儀使入 于秦秦王 以為客卿
年		年		年	衛平侯卒	年	
年		年		年	韓宣惠王	年	昭侯死子
年		年		年	秦使犀首取 齊魏共伐趙 趙以青陽秦 秦魏請使無 以報齊秦秦 走趙而從約 皆解	年	魏秦魏衛侯 請六國合從 以擊秦秦從 一國五國救之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與魏伐趙 趙次河水	年	楚圍我 徐州
年		年		年	燕易王	年	文侯薨 子易王立

未 乙		午 甲		巳 癸		辰 壬	
四	年	四	年	四	年	四	年
年	初臘	年	以義梁 君為臣	年	張儀說魏王 盡入上郡十 五縣于秦以 張儀為相	年	
年		年	秦歸我 焦曲沃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武靈王立 克已修政	年	肅侯薨子	年		年	
年		年		年	楚懷王死	年	威王薨 子懷王立
年		年		年	宋君偃 元年	年	宋公別成 弟偃攻別 成別成奔 齊偃自立
年		年		年		年	

丙 申		丁 酉	
四	單	四	單
十	單	元	單
十	單	十	單
年	單	九	單
元	單	年	單
四	單	年	單
年	單	五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庚 子		辛 丑	
單	單	元	單
單	單	年	單
單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年	單

編年通載第二

丙午	甲辰
六年 <small>天王崩 子般至</small>	四年
十年	八年 <small>張儀復相 改韓趙師子 修魚新古八 萬諸侯後志</small>
三年	元年 <small>魏襄王崩 孟軻見孟出 曰望之不似</small>
十年	十年
十年	九年 <small>趙公子 湯韓太子 與共擊 秦敗績</small>
五年	十年
九年	七年 <small>齊大夫與 張秦爭 別秦故之</small>
六年	四年

編年通載 卷三

編年通載第三

申	戊	丁	未
二年 <small>王從都西周</small>	二年 <small>時東西周 秦惠文王 從親使張 儀說楚王 儀說楚王</small>	元年	元年 <small>周赧王死 秦惠文王 魏襄王崩</small>
十年 <small>令絕齊許路 以地六百里 楚王許之</small>	五年	四年	四年 <small>韓宣惠王 趙武靈王</small>
三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small>秦伐教師 于岸門 太子倉為 質于秦</small>
十年 <small>秦拔我蘭 張儀說我 楚使勇士 軻曰燕可 絕齊得地 宋遣北辱 王大沈置 齊王王大 曰可齊王</small>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年 <small>虜附莊約 陳軫諫 而不聽</small>	十年	十年	十年 <small>齊閔王地</small>
八年 <small>初置子儀 楚折楚許 而合于秦 燕殺王噲 及于之</small>	八年	七年	七年 <small>燕王 子之專政 三年國大 亂齊使人 說太子曰 攻子之太 子與將軍 市被攻子 之不克被 反攻太子 被死四構 難救月</small>

一一一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申 庚	未 己	午 戊	巳 丁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首二萬 取重邱	庶長與 伐楚斬	楚見	王冠與楚 王會黃林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與秦會 臨晉復 我蒲坂	秦拔我蒲坂 秦取	
十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太子與與 秦會臨	武遂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秦與齊韓 魏共攻我	太子致秦大 夫遂亡歸	秦歸我 上庸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編年通載 卷三

子 甲	亥 癸	戌 壬	酉 辛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趙不救內 欲走魏秦 連及之以歸	楚懷王亡 歸秦連楚 道乃之趙	樓緩為相 伐楚斬首 十五城	楚里侯卒 魏冉為相 華陽君伐楚 斬首五萬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太子四安年 去公子各 為太子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題惠王何 以公子勝為 相封于原君	王冠與吳 楚生少子 何欲及其 乃廢太子 章而傳四 子何自稱 王父以肥 義為相	秦攻我取 襄城將軍 蒙恬死之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楚項襄 王	入逆太子 橫于齊立 之太子秦 曰相柱之 書西有王矣	秦使涇陽 君來為質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一一一五

辰 戊	卯 丁	寅 丙	丑 乙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small>閔斬首二千 四萬級諸侯 大恣</small>	四年 <small>復僖厲曰起 為將大破韓 魏之師于伊</small>	四年 <small>穰侯復 為相</small>	四年 <small>楚懷王發 病死于秦 楚人憐之</small>
五年 <small>我師敗績</small>	五年 <small>助韓擊秦</small>	五年 <small>魏昭王連 秦拒我軍</small>	五年 <small>魏與韓趙 齊宋中山 五國攻秦</small>
六年 <small>我師虜公孫 喜獲五城</small>	六年 <small>使公孫喜 攻秦秦敗</small>	六年 <small>韓信王母</small>	六年 <small>秦與我武 遂以和</small>
七年	七年	七年 <small>主父與齊魏 共滅中山 趙主父欲 分伐王故大 子章未大章 作亂殺王肥</small>	七年 <small>秦燒公室 至白秦</small>
八年 <small>和親</small>	八年 <small>與秦</small>	八年	八年 <small>懷王之喪 至白秦</small>
九年	九年 <small>留作亂却 至韓秦齊</small>	九年	九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申 壬	未 辛	午 庚	巳 己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small>魏入河東池 四百里韓入 武遂池三百</small>	四年 <small>魏至我東 周君來朝</small>	四年 <small>攻韓 取宛</small>	四年
五年 <small>城大小六 十一</small>	五年 <small>客卿錯伐 魏至魏取</small>	五年	五年
六年	六年 <small>芒卯以 詐重</small>	六年	六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small>迎后 于秦</small>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申 甲	未 癸	午 壬	巳 辛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small>白起伐楚 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白起伐楚 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白起伐楚 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白起伐楚 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九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九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十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十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十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十九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九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十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十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十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二十七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六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四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二十七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六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四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九年	元年	三年	三年
二十九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元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十九年	元年	三年	三年
二十九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元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子 戊	亥 丁	戌 丙	酉 乙
四年	四年	四年	三年
四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四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四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三年	三年	元年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元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三年	三年	元年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元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六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六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六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六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二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七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七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七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七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八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八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十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九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八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八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八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十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九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八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九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九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四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九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九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五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四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三年 <small>昭王薨子 安僖王立</small>

辰 壬	卯 辛	寅 庚	丑 巳
四	四	四	四
三	三 <small>以范雎 為客卿</small>	三	三 <small>初置南 陽郡</small>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元 <small>韓桓惠王 伐燕</small>
三	二 <small>秦伐我使 趙舍將大 破秦兵開 與下封者 為馬服君</small>	二 <small>蘭相如伐 齊至平邑</small>	二 <small>使孟萬人助 三晉伐燕 使黃歇侍 太子完質 于秦</small>
三	一	一	一
十	十	十	十
三	三	元	七 <small>魏王亮 武成王 立</small>

申 丙	未 乙	午 甲	巳 癸
五	四	四	四
四 <small>宣太后薨安 國君為太子</small>	四 <small>范雎益親用 事乃言太后 穰侯將不封 于國王乃廢 太后遂獲保 出之陶以嫁 為丞相封庶侯</small>	四 <small>悼太子 卒于槐</small>	三
十	十 <small>秦拔我 郿即懷</small>	十	九 <small>秦拔 我懷</small>
六	七	六	五
元 <small>趙孝成王 丹平原君 相秦拔我 三城求救 于齊以長 安君為質</small>	三 <small>惠文王薨 太子丹立</small>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九 <small>襄王薨 子建立</small>	十	十	十
七 <small>齊田單拔 我中陽</small>	卒	五	四

申 戊	未 丁	午 丙	巳 乙
五十四年 帝于雍	五十二年 韓王入朝 魏舉國聽令	五十二年 取九陽寶器入秦 應侯免以蔡澤相	五十九年 報王口口 合從秦攻 周武王自 之故王自 于秦盡獻 攻西周 周君自 于秦盡獻 其邑三十 六口三萬 王八百六十 七年而七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遷于 鉅陽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子 壬	亥 辛	戌 庚	酉 己
元年 秦使呂不韋誅之	元年 秦孝文王 十月己亥王 即位三日薨 子莊襄王立 尊華陽夫人為華陽 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五十六年 秋昭王薨子孝 文王立子楚 為太子呂不韋 娶美姬有娠以 獻楚生子政	五十五年 安國君華陽夫人 無子呂不韋說華 陽夫人令立夏姬 子楚為嗣以自託 夫人從之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辰 丙	卯 乙	寅 甲	丑 癸
二年	元年 秦始皇帝 政姓趙氏	三年 五月丙午王亮 子政五年十三 國事皆決于呂 不幸號稱仲父 以李斯為舍人晉 陽反蒙驁擊定之	二年 蒙驁攻趙定 太原取三十 七城置太原郡
三年	三年	三年 信陵君無 忌歸魏軍 五國共攻 秦敗之河 外走蒙驁	三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秦拔我 上黨	四年
五年 代廉頗將 頗奔魏魏 不能用	五年	五年	五年 秦中君使 封于吳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申 庚	未 己	午 戊	巳 丁
六年 楚趙韓魏衛五國 皆敗走秦遂伐魏 取朝歌拔衛濮陽	五年 蒙驁攻魏取二十 城置東郡 冬雷	四年 七月蝗飛蔽 天天下疫	三年 蒙驁伐韓 取十三城
二年 衛元君	元年 魏景閔王	三年 安僖王亮 太子增立 無忌卒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三年 燕將伐我 使龍煖擊 之大破燕 軍二萬救 太子	二年 太子白 皆秦歸	元年 趙悼襄 王信 李牧將伐 燕取武遂 方城
五年 從都壽 春命曰 鄂以避 秦志	五年	五年	五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子	甲	亥	癸	戌	壬	酉	辛
十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八年	八年	七年	七年
辛并天下	可者判良將踵之	君臣可略者將不	斯以金行問諸侯	止召斯與國事	索逐客李斯謀王	以太后居咸陽南宮	呂不韋坐終毒免
王以茅焦言復迎	太后居咸陽南宮	以太后居咸陽南宮	以太后居咸陽南宮	以太后居咸陽南宮	以太后居咸陽南宮	以太后居咸陽南宮	以太后居咸陽南宮
宗遷太后於雍	之車裂以徇滅其	事覺作亂捕獲	西王冠帶劍終毒	事皆決於毒勢	振秦國	伐魏取汲	彗星見東方西方
六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四年	四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八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二年	二年	一年	一年
元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辰	戌	卯	丁	寅	丙	丑	乙
十四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地請為藩	桓騎定平陽武	城宜安韓王納	正月彗星見東方	奪呂不韋國徙	之呂不韋飲鴆死	取鄴關與九城	王翦相騎伐趙
秦留非殺之	韓非使秦	封李牧為	秦將相騎拔	趙幽穆王遣	東原之秦太	王卷子遷立	遷母昭也
武安君	韓非使秦	乃以李牧將	我平陽救危	趙幽穆王遣	東原之秦太	王卷子遷立	遷母昭也
十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八年	八年	七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四年	四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五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辰 庚	卯 乙	寅 戊	丑 丁
二十六年 王賁攻齊入臨淄王建降遂滅齊初兼并天下 王自謂功德兼三皇五帝去謚法故自稱 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 改年以十月為歲首	二十五年 王賁伐遼東虜燕王喜還擊 代虜代王嘉 五月天下大誦	二十四年 王翦虜楚王負芻 因南征百越降之	二十三年 楚悉兵以逆王翦翦閉壁 不戰楚引而東乃追擊大 破之于靳南乘勝略定 楚地
四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五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戌 丙	酉 乙	申 甲	未 癸	午 壬	巳 辛
三十二年 始皇之碣石壞天下堅城決通隄防 燕人盧生入海還 奏錄圖書言士秦者 乃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匈奴	三十一年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始皇為微行咸陽夜出逢盜 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聞中大索二十日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上東進至博狼沙中韓人張良為韓報仇狙擊始皇口 天下大索十日遂登之果刻石頌德	二十八年 上泰山封祀下風雨暴至禪梁父刻石頌德 使齊人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不死之藥	二十七年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名民曰黔首 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之以為鐘鐻金人十二

丁亥 戊子 己丑

三十三年

發諸通士賈人贅婿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募師十餘年 彗星出東方

三十四年

以丞相李斯議令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學法令以吏為師

三十五年

除道道九原整山埋谷千八百里作阿房殿表南山為闕刑者七十餘萬人坑殺儒士四百六十餘人 長子扶蘇諫之始皇怒使北監蒙恬于上郡

庚寅 辛卯

三十六年

熒惑守心 有星墜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地分 秋使者夜過華陰有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清池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以聞御史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口

三十七年

始皇南遊雲夢上會稽刻石頌德至平津而疾為爾書賜長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崩于沙邱平臺年五十 趙高說李斯矯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賜扶蘇蒙恬死太子襲位年二十

壬 辰

二世皇帝

胡亥趙高用事誅大臣宗室殆盡 出衛君角為庶人葬始皇鄠山治徒數十餘萬人秋郡縣皆反

七月戊卒陳勝起兵自立為楚王明年冬為其 八月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明年為其 九月劉季起沛為沛公即莊賈所殺

項梁號武信君與兄子籍起吳明年章邯殺武信君

田儻自立為齊王與從弟橫起齊韓廣自立為燕王

魏咎自立為魏王

項梁立韓公子成為韓王

癸 巳

二年

大赦天下誅丞相馮去疾刑李斯 正月秦嘉立景駒為楚王四月項梁擊殺之 張耳陳餘立趙歇為趙王

六月沛公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

秦將章邯擊殺齊王田儻齊立田假為王田榮立儻子市為王

逐假假走楚 懷王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遣沛公

章邯圍魏王咎自殺九月咎弟豹自立為王秦將王離圍鉅鹿懷王以宋義項籍范增北救趙

甲 三年

八月趙高欲為亂乃持鹿獻二世曰馬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諸言鹿者高皆陰中以法

項籍殺宋義并其軍大破秦兵於鉅鹿虜王離

章邯舉軍降項籍 枉矢西行

沛公攻武關入秦趙高怒乃弑二世於望夷宮

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王子嬰刺殺高夷三族

三世秦

王子嬰立四十六日降沛公明年項籍殺之 秦自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始皇尊國三十七年二世三世共三年

干

乙

未

漢高祖皇帝

姓劉氏諱邦字季 沛縣人 父太公 母媪 五年追尊曰昭烈夫人 沛縣人 父太公 母媪 五年追尊曰昭烈夫人

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帝亦隱芒碭山澤間二世

元年起於沛 冬十月 項籍為五軍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

子嬰降 正月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自立為西楚霸王乃分天

下立十八王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 章邯為雍王 五月漢

欣為塞王 八月降漢 董翳為翟王 九月降漢 楚將申陽為河南

王 十月降漢 趙將司馬卬為商王 十一月降漢 英布為九江王 共敖為臨

江王 敖卒子尉立 十二月降漢 番君吳芮為衡山王 田安為濟北

王 十二月降漢 從魏王豹為西魏王 從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從齊將

滅荼為燕王 從齊王田市為膠東王 從齊將田都為齊王 田榮

從趙歇為代王 趙相張耳為常山王 封成安君陳餘以河間

三縣八月羽殺韓王成立鄭昌為韓王以距漢 漢

元年

丙

申

丁酉

二年

十月羽使英布殺義帝于郴 陳餘擊走張耳迎代王歇遂 歇立餘為代王 立韓太尉信為韓王

正月羽擊殺田榮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

二月立漢社稷賜民爵 四月彭越歸漢拜魏相因

王以諸侯伐楚敗績於彭城太公呂后為楚所獲

六月立太子盈 九月韓信虜魏王豹滅魏

三年

十月韓信張耳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 甲戌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九江王英布歸漢 四月項羽圍

滎陽紀信詐降漢王適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戊戌

四年

十月韓信襲齊破之楚使龍且救齊十一月信大破楚軍殺龍且虜 齊王廣王大破楚軍于汜水上殺大司馬曹咎 齊相田橫自立 為齊王 漢立張耳為趙王韓信為齊王英布為淮南王 羽兵疲食盡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東為楚歸太 公呂后以和羽解而東歸漢用張良陳平計復追楚師

五年

冬漢軍圍羽垓下羽兵敗走漢要追斬之 正月更封韓信為楚王 立彭越為梁王 二月諸侯王共尊漢王為皇帝即位于汜水之 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都洛陽立吳芮為長沙王攻粵 王亡諸侯皆歸王 田橫亡入海遣使召橫未至三十里自殺奉春 君說帝都長安從之六月大赦天下 秋滅荼反上自將征之九 月虜荼立太尉盧縮為燕王

庚子

六年

人告楚王韓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偽游雲夢十二月會訪侯于陳信迎詔因執之廢為淮陰侯 正月立劉賈為荆王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為齊王始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 九月匈奴圍韓王信于馬邑信降匈奴

辛丑

七年

冬上自將擊韓王信信亡走匈奴上乘勝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二月匈奴攻代王喜喜棄國歸殺為合陽侯立子如意為代王 置宗正官以序九族二月自櫟陽徙都長安使奉口口與匈奴約和親以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

壬寅

八年

冬上遇趙趙相貫高等以上不禮其王謀反不克

癸卯

九年

冬貫高等謀逆事覺夷三族正月廢趙王張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甲辰

十年

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八月會諸侯王國皆立太上皇廟于口口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擊之至邯鄲

乙巳

十一年

冬太尉周勃定代地 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 將軍柴武斬韓王信于參合 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 立子常為代王恢為梁王友為淮陽王 五月立南海尉它為南粵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之布殺荆王劉賈復擊楚王交走之薛立子長為淮南王

丙

十二年

十二月上破布軍于會茲布走追斬之 立沛侯濞為吳王于建為燕王周勃斬陳稀于當城燕王綰陰與稀謀事覺亡入匈奴 春吳或守心四月甲辰上崩于長樂宮五月葬長陵 帝以春昭王五十二年生至漢 羣臣上謚曰高皇帝廟號高祖 帝寬仁愛人有大度善知人能任使從諫若轉圜故起細微平定天下又命蕭何次律令叔孫通制禮儀規摹宏遠矣

午

孝惠皇帝

帝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丁未

元年

十二月呂太后鳩殺趙隱王如意以其母戚夫人為人彘帝大哭不聽政 正月城長安

戊申

二年

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乙亥夕不見隴西地震 夏大旱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倍之 七月辛未相國蕭何薨謚曰文終侯以曹參代之

己酉

三年

春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 五月立閭越君接為東海王句踐之苗裔 秋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

庚戌

四年

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張救之女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

辛亥

五年

十月雷桃李華東實春發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九月城成夏大旱八月己丑相國曹參薨諡曰懿侯

壬子

六年

冬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絳侯周勃復為太尉

癸丑

七年

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八月戊寅上崩于未央宮九月葬安陵帝年十七即位帝無子太后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而殺其母立之是為少帝

甲寅

少帝

即位高皇后呂氏諱雉字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元年

太后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其人為列侯正月除三族臯妖言令夏立所名孝惠子強為淮陽王不疑為常山王洪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皆呂子秋桃李華十月甲子遷王陵為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

乙卯

二年

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六月丙戌日有食之秋常山王不疑卒以弟襄成侯為常山王更名義行五銖錢

丙辰

三年

夏江漢水溢流民四十餘家秋星晝見伊洛汝水溢流千餘家

丁巳

四年

夏少帝知太后殺其母出怨言太后幽殺之詔曰皇帝疾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其廢之五月丙辰立為皇帝太后仍臨朝稱制

戊午

五年

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士屯北地備匈奴

己未

六年

春星晝見四月赦天下匈奴寇狄道攻阿陽行五分錢

庚申

七年

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正月丁丑太后召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食之既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劉澤為琅邪王呂通為燕王秋南越侵長沙遣陸康侯周室將兵擊之七月左丞相審食其為太傅

辛酉 八年

夏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太后病使呂產呂祿將南北軍六月辛巳太后崩產祿頡兵東攻謀作亂朱虛侯劉章太尉勃丞相平共誅之大臣相與謀以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共誅之尊立文帝 九月太傅審食其復為左丞相

孝文皇帝

諱常 諡法慈惠愛人曰文

高祖中子母曰薄姬十一年為

代王

常字化 真宗廟諱

後九月己酉即皇帝位赦天下以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壬戌 元年

十月迎皇太后于代 辛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陸賈使南越尉佗復去帝號稱臣奉貢 除收帑相坐律令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太子母竇氏為皇后封薄昭為軹侯 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清出 六月封宋昌為壯武侯 益封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邑戶八月周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召賈誼為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

癸亥 三年

十月丞相陳平免益曰獻侯平自言曰吾多陰禍吾世即廢已而傳國至孫而絕周勃復為丞相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三月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甲子 三年

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免丞相勃遣就國以灌嬰代之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居北地寇南道灌嬰擊去之 濟北王興居反遣柴武將兵十萬擊之八月虜與居自殺 匈奴冒頓死其子老上單于稽粥立

乙丑 四年

十二月灌嬰免正月以張敖為丞相 韓灌之屬殺賈誼曰年少初學欲擅權紛亂諸事上亦誅之誼為長沙王太傅 六月大雨雪

丙寅 五年

二月地震 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

丁卯 六年

十月桃李華 十一月帝弟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屢道死

戊辰 巳巳 庚午

七年

四月赦天下 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果恩災
召賈誼入見宣室拜為梁王太傅

八年

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
有長星出于東方

九年

春大旱

辛未 壬申 癸酉

十年

冬將軍薄昭殺漢使者自殺

十一年

夏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

十二月河決東郡金隄有馬生角于吳
梁太傅賈誼卒年三十三有孫賈嘉好學世其家

甲戌 乙亥 丙子

十三年

夏除祕祝五月除內刑法以答代之重者皆五百
六月詔除田之租稅以勸農

十四年

冬匈奴十四萬騎入蕭關燒回中候騎至雍帝遣三將軍屯
西北地上郡衛將軍周舍車騎將軍張武屯渭北又以張相如為
將軍董赤樂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出塞師還

十五年

四月幸雍始郊見五帝時赦天下

丁丑 戊寅 己卯

十六年

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 五月分齊為六國立悼惠王子六
人淮南為三國立厲王子三人皆為王初諸侯強大驕恣賈
知其必為患請稍裁抑帝不能用至是思其言過分其口
九月得玉杯刻曰人生延壽新垣平詐
令人獻之令天下大酺

後元年

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祥改元 十月新垣平詐口口口
夷三族孝惠皇后張氏黨請呂廢處北宮三月薨

十七年

正月壬寅天棗夕出西南 六月詔與匈奴和親
八月丞相張敖免以申屠嘉為丞相

庚辰

三年

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蓋田山水流五百餘家漢水壞民田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

四年

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五月赦天下免官收婢為庶人 匈奴老上單于死其子軍臣單于立

五年

六月齊有狗生角

癸未

六年

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將軍令免屯飛狐口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 月餘匈奴退軍罷 四月大旱蝗秋螟

七年

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六月己亥上崩于未央宮帝年二十三即 遺詔三十六日而釋服乙巳葬霸陵帝位二十三年 魏太守郡國諸侯各立廟使者侍祠 帝即位以敦朴為天下先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專務以德化民海內富樂戮致刑措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孝景皇帝

諱啓 漢法布 義行附口恭 文帝太子母曰竇皇后丁未即皇帝位尊 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乙酉

元年

十月詔高廟耐奏武德高祖文始文始五行五行之舞孝惠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耐奏昭德四時孝文之舞 四月下賜民爵一級 匈奴入代遣御史大夫青翟與約和親 五月復令田半租

二年

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六月丞相申屠嘉薨諡曰節侯 八月以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 九月膠東人年七十生有毛 漢感運行守北辰 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與匈奴和親

丁亥

三年

五月長星出于西方 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天下震動遣大尉周亞夫大將軍甯嬰將三十六將軍擊之大赦天下 用袁盎語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諸將破七國兵追擊吳王濞于丹徒餘皆自殺 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口濟北王志為菑川王餘為魯王非為江都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

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榮 子 六月甲戌赦天下 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戊子

午 甲 巳 癸 辰 壬	卯 辛 寅 庚 丑 巳
<p>三年 夏早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大如二斗器色白 秋大旱蝗九月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食之 丞相亞夫免以御史大夫劉舍代之</p> <p>二年 春匈奴入燕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廟墻地召詣中尉自殺葬藍田 燕數萬衛主置冢上四月有星孛于西北七月甲戌晦日有食之</p> <p>中元年 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p>	<p>五年 春遣翁主嫁匈奴單于</p> <p>六年 十二月雷霖雨 九月皇后薄氏無子無寵廢</p> <p>七年 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梁姬妬不避正月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 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以其子膠東王徹為皇太子娶平昌王女陳氏為太子妃 六月乙巳丞相陶青免以太尉周亞夫為相</p>

亥 巳 戌 戌	酉 丁 申 丙 未 乙
<p>二年 正月地一日三動 匈奴入鴈門殺太守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秋大旱</p> <p>後元年 五月地震七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丞相桃侯劉舍免八月以御史大夫衛綰代之封建陵侯</p>	<p>四年 夏蝗 十月戊午日有食之</p> <p>五年 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地動</p> <p>六年 十月行幸雍郊五時 三月雨雪 五月詔有司減省法定葦令 六月梁孝王武竟分梁國立王子五人為王匈奴入鴈門至武威酒泉入上郡取苑馬 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p>

庚子

三年

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
月貫天庭中 正月甲子上崩于未央宮 帝年三十二即位
道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二月癸酉葬陽陵帝遺文帝之業
祭民醇厚
孝武皇帝 律嚴法峻 景帝中子母曰王皇后
甲子即皇帝位年十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封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為列侯

辛丑

二年

十月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下獄自殺
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免以太常許昌為丞相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

癸卯

三年

春河水溢平原大飢人相食 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濟川王明坐殺太傅廢遷防陵 閩越圍東甌東甌急遣嚴助發
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甲辰 乙巳 丙午

四年

夏有風赤如血 六月旱
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南越王尉佗卒其孫胡嗣立

五年

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
五月大蝗

六年

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六月丞相許昌免以武安侯田蚡代之 八月有星孛于東方
長盡天 閩越王郢攻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發兵帝遣
王恢韓安國救之未至閩越王弟善餘殺郢降兵還

丁未

元光元年

十二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五月上策賢良擢董
仲舒為江都相 衛將軍李廣屯雲中中尉程不識屯
鴈門備匈奴六月罷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戊申

二年

十月辛癸祠五時 春詔公卿議伐匈奴王恢以為宜擊乎合馬
邑塞再請壹誘致單于 六月遣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王恢
李息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
出軍罷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 天星盡動搖

己酉

三年

春河水從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
五月河水決濮陽沁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庚戌

四年

冬魏其侯寶嬰以黨灌夫毒京市 三月丞相田蚡薨以平
棘侯薛澤為丞相 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中郎將唐蒙使南越見蜀醬筲竹杖請通西南 以制越

辛亥

五年

七月大風拔木 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為巫蠱者皆梟首
八月螟 是歲發巴蜀卒通西南 道徭役費用甚多皆
閉昆明道不通巴蜀民始愁苦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險阻

壬子

六年

冬初葭莩車春穿漕渠通渭 匈奴入上谷遣衛青公孫敖
公孫賀李廣出擊之獲首虜七百級廣失師而還
夏大旱蝗 秋匈奴盜邊遣韓安國屯漁陽

癸丑

元朔元年

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赦天下
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遣衛青出
鴈門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葦君南閭等以二十
八萬人降為蒼海郡

甲寅

三年

正月詔令諸侯王得分封邑侯子弟于是諸國始分子弟單侯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出雲中西至符離收河南地置朔
方五原郡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齊相主父偃有罪族誅
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
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來降

乙卯

三年

春罷蒼海郡
夏匈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西南 道累年
不通公孫洪請罷之專意朔方秋罷西南 屯葦朔方城

丙辰

四年

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

丁巳

五年

春大旱 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塞口高門
圍右賢王右賢王脫身而遁獲裨小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
級拜青大將軍 丞相薛澤免以公孫洪代之封平津侯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

戊午 己未

六年

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 二月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 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復而漢亦亡趙信蘇建兩將軍信敗降匈奴建獨身銳還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封將軍霍去病為冠軍侯

元狩元年

十月幸雍祠五時 十一月淮南王安衛山王賜謀反口口與死者數萬人四月丁卯立衛后子據為皇太子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通載三

四六

庚申

二年

十月幸雍祠五時 三月丞相公孫洪薨以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 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獲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口王祭天金人 夏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過居延攻祁連山得口虜三萬餘級裨小王十餘人匈奴入鴈門遣張騫李廣出口北平廣為匈奴所圍公孫敖張騫皆失期 秋匈奴昆邪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口為武威酒泉郡

辛酉

三年

春有星孛于東方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 滅隴西北地上郡戊辛半發通吏穿昆明池

壬戌 癸亥

四年

冬縣官用度不足有司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初口口鑄錢置均輸鹽鐵官 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北至寘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而還李廣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

五年

三月丞相李蔡坐侵佔地自殺四月以太子少傅莊青翟為丞相 罷羊兩錢行五銖錢

通載三

四七

甲子 乙丑 丙寅

六年

十月雨水亡冰 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齊為廣陵王初作詔 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霍去病薨謚曰景侯 于是漢久不擊

元鼎元年 夏得鼎汾水上改元

二年

冬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莊青翟下獄死二月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 三月大雪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秋詔下已蜀東致江陵以賑救飢民

丁卯 三年

冬徙函谷關于新安
四月雨雹關東郡國十餘飢人相食
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其子烏維立為單于

戊辰 四年

十月幸雍祠五時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雖上夏有
方士膠東人樂大見上拜五利將軍居月餘佩四金印又封為樂
通侯位上將軍持以不臣之禮使人海求其師于是燕齊之間
爭言有禁方能神仙者以萬數

己巳 五年

十月幸雍祠五時十一月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祠太口口
日夕月太白入于天苑夏雨起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
王王太后秋遣路博德楊僕等五將軍討之四月丁丑晦
日有食之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口
人丞相趙周下獄死以石慶代之封牧邱侯樂通侯樂大坐
誣周要斬西羌十萬人及與匈奴通使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庚午 六年

十月遣將軍李息等發卒十萬征西羌平之路博德破南
越獲呂嘉定越地為九郡自尉佗王九五世定西南以其
地為五郡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將吏遣韓說楊僕擊之

辛未 元年

元封元年
十月帝親帥師置十二部將軍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北登
單于臺至朔方威震匈奴使郭吉誦告單于曰單于能戰天
子自將待邊不能來臣服匈奴誓不敢出還祠黃帝于口
山乃歸東越殺王餘善降詔徙其民處江淮間東粵地
虛春幸嶺北登嵩高山四月登封泰山禪肅然降生明
堂詔以十月為元封元年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壬午 二年

十月幸雍祠五時四月祠泰山至秋于發卒數萬人自臨塞填決河
築宣防宮而道河北行二渠朝鮮王石梁反殺遼東都尉口口
楊僕將應募罪人殺之秋作明堂于泰山下

癸酉 三年

夏朝鮮斬其王石梁降以其地為四郡將軍楊僕坐失士多口口
為庶民荀况坐爭功棄市秋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甲戌 四年

十月幸雍祠五時三月初后土秋汾陰夏大旱民多渴死
秋匈奴使來死口口匈奴寇邊遣將軍郭昌屯朔方

乙亥 五年

冬南巡狩至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三月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
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赦天下
夏幸甘泉郊泰時初置刺史部三十州

丙子 六年

三月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珠死以下
益州昆明反遣郭昌將兵擊之 秋大旱蝗
匈奴烏維單于死其子屠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

丁丑 太初元年

十月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十二月高
里祠后土望祠蓬萊 柏梁臺災二月起建章宮
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元初用夏正也 遣公孫口
築塞外受降城 帝聞大宛有善馬求之不得使口
利西征大宛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戊寅 二年

正月丞相恬侯石慶堯以太僕公孫賀代之封葛繹侯
三月幸河東祠后土四月赦汾陰 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
秋蝗遺沃野侯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

三年

正月東巡海上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閭 遣徐自為築五原
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山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都尉路博
德築居延城 匈奴兒單于死其季父右賢王句黎湖立為單
于 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壞光祿諸亭障又入張掖酒
泉殺都尉任文擊退之

庚辰 四年

春大宛殺其王毋寡降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外國口口口
遣使朝貢秋起明光宮 匈奴句黎湖單于死其弟左大都
尉且鞮侯立為單于

天漢元年

正月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天雨白毛 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 夏大旱五月赦
天下 秋發諸戍屯五原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被留

二年

夏李廣利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人
匈奴大圍廣利幾不得脫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口
斬首虜萬餘級單于圍陵降匈奴西域渠犂六國使口口
獻 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起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口口口
斧分部逐捕

癸未 三年

春初榷酒酤 三月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口口口
口祠常山瘞黑玉 夏大旱四月赦天下 秋天雨白口
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四年

春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
朔方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北十餘日
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

太始元年

正月口杆將軍公孫敖坐妻巫蠱要斬 乙巳晦日有食之
匈奴且鞮侯單于死其子左賢王狐鹿姑立為單于

丙戌

二年

三月詔更名黃金為麟趾表疏因班賜諸侯王
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丁亥

二年

正月幸甘泉宮饗外國客
二月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累浮大海而還

戊子

四年

三月幸泰山祀明堂修封禪石閣五月幸建章宮赦天下
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
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 十二月幸雍祠五時

己丑

征和元年

夏大旱
冬巫蠱起

庚寅

二年

正月丞相公孫賀坐未安世苦巫蠱事下獄死以劉屈氂為左丞相封澎侯
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衛皇后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七月江充口口
子以巫蠱事充與韓說掘巫蠱太子宮太子不能自明乃斬充發兵與劉屈氂大戰
長安死者數萬人太子士日殺于湖皇后亦自殺
八月地震 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壺關三老茂高寢即田千秋上書訟太子冤上感寤

辛卯

三年

春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南邯成二萬人出西河
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與虜戰多斬首廣利敗降匈奴歲餘匈奴
屠廣利以和社 六月丞相劉屈氂坐妻巫蠱及坐與李廣利謀立昌邑王為
副要斬妻子梟首 秋蝗

壬辰

四年

二月石口口聲聞四百里 三月幸泰山脩封祀于明堂口石閣
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上乃下哀痛之詔深陳既往之悔遂回
輪臺禁奇暴止猛賦力本勸農脩馬後令六月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
明休息養民 八月辛酉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癸巳

後元元年

正月幸甘泉宮奉時二月赦天下
夏侍中僕射馬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誅
七月地震涌泉出

甲午

二年

二月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丁卯上崩于五柞宮帝年十七即位三月葬
茂陵 孝武雄材大略初立卓然能照百家表章六經時皆後漢今文章
煥焉可述術太子死而燕王旦廢陵王胥多過失以狗弋子以其年解母
少恐女主亂國乃先自過以謹死然天下疲于兵革秦七度竭民財力故班
固曰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孝昭皇帝

二月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年八歲以大將軍霍光受遺詔輔政領尚
書事金日磾上官桀副焉七月有星孛于東方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

乙未 丙申 丁酉

始元元年 夏益州康頭姑繒牂牁柯詵口口同並二十四邑皆反西蜀口口 遣呂破 擊破之 秋大水 燕王旦自以次當立遂與口口 王澤中山王長謀反事覺伏誅詔且勿治冬之冰

二年 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匈奴狐鹿孤單于死其子左谷蠡王壹行殺立為單于

三年 二月有星孛于西方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戊戌 己亥 庚子

四年 三月立皇后上官氏霍光外孫上官 桀天下 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

五年 正月夏陽張延年詣北關自稱衛太子京兆尹為不疑叱從吏 收送詔獄坐誣用要斬 秋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首捕虜三萬餘人

六年 春蘇武前使匈奴留十九歲通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 賜錢百萬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罷極苦之常 欲和親至是術律為單于謀歸漢使不降者以通善意 夏旱七月罷權詔官 詔立鈞町侯毋波為鈞町王

辛丑 壬寅 癸卯

元鳳元年 三月武都太人反遣馬適建韓增田廣明擊之 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八月改元 九月鄂邑長公主口口 王旦與上官桀子安乘羊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霍光 爭權詐為燕王書言光專時上年十四覺其詐後有增口口 者上報怒光由是得盡忠

二年 夏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教天下

三年 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枯偃自起生 冬遼東烏桓反以范明友將七郡騎擊之

甲辰 乙巳 丙午

四年 正月帝加元服 丞相田千秋薨以王訢代之封宜春侯二年 四月詔以范明友破烏桓有功封為平陵侯平樂監傳介子 使誅斬樓蘭王安歸封義陽侯 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 及羣臣皆素服

五年 夏大旱 冬十一月大雷

六年 夏右將軍張安世宿衛忠謹封富平侯 烏桓復犯塞遣范明友擊之 十一月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 明年八月薨

丁

元平元年

正月辰有流星大如月東星皆隨西行 四月上崩于未央宮 帝年八歲即位 在位十三年 葬平陵 帝無嗣 霍光請皇后迎昌邑王與喪事

昌邑王賀

武帝孫昌邑哀王驁之子 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 尊皇太后曰皇太后 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 一百二十七事 癸巳光奉太后廢賀歸國 元康三年封賀為海昏侯

孝宣皇帝

七月光奏迎皇曾孫以嗣昭帝 庚申即皇帝位 年十八 九月大赦天下 十月立皇后許氏 以御史大夫桑羊為丞相 封陽平侯 皇太后歸長樂宮 初置屯衛

諱詢 諡法聖善 武帝曾孫 太子孫也 太子納史良娣 生皇孫 皇孫納王夫人 生皇曾孫 名病 已生數月 遭巫蠱 事賴郡吉得全 後有詔掖庭養親

戊 申

本始元年

正月大將軍光稽首歸政 上謙避委任焉 四月地震 六月詔故皇太子在湖 其議置園邑 有司請諡曰成 史良娣曰成夫人 親口皇孫 諡曰悼 母曰悼后 此諸侯王園置奉邑 園置長丞 周衛奉守 如法皆改葬焉

二年

五月詔專孝武廟 為世宗 奏成德文姑五行之舞 巡守所幸郡國 皆立廟 匈奴數侵邊 又西伐烏孫 烏孫昆彌及公主書乞師 秋 遣田廣 明趙充國 田順 范明友 韓增 五將軍 兵十萬 騎校尉 常惠 護烏孫 兵 威擊匈奴

庚 戌

三年

正月霍光夫人顯使乳醫淳于衍 既皇后許氏崩 夏大旱 匈奴聞漢兵大出 老弱遠遁 五將少所得 常惠與烏孫兵入匈奴 右地 獲名王以下三萬九千餘級 封惠為長羅侯 田廣 明 田順 坐逗留 及增虜獲皆自殺 六月丞相桑羊薨 以韋賢代之 封扶陽侯 冬 單于自擊烏孫 會大雨 雪丈餘 民畜凍死 丁令烏桓 烏孫 乘其弱 攻之 匈奴于是大哀耗

辛 亥

四年

三月立皇后霍氏 光之十女也 秋 天下 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 吳山崩 水出北海 琅邪 琅祖宗廟 殺六千餘人 上素服 避正殿 五月大赦天下 秋 廣川王去殺無辜 十六人 廢還上庸 道自殺

壬 子

地節元年

正月有星孛于西方 十二月癸亥 晦日有食之

二年

三月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薨 上親臨喪 諡曰宣成侯 上始親政事 四月赦天下 以光之兄孫 山為樂平侯 領尚書事 匈奴壹行 鞮單于死 其弟左賢王立為虛問 權謀單于

甲 寅

三年

三月詔膠東相王成 治有異等 賜爵關內侯 四月立皇太子 與大赦天下 五月丞相韋賢 致仕 六月以親相代之 封高平侯 九月壬申地震 十二月初置廷尉 平四人

未巳 午 戌 巳丁	辰丙 卯 乙
<p>四年</p> <p>車師王烏昔至長安賜第與妻子居</p> <p>三年</p> <p>三月詔丙吉史曾史元許舜許延壽與朕有舊恩及張賀輔導朕以經術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等皆為列侯</p> <p>六月立皇子欽為淮陽王</p> <p>二年</p> <p>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 <small>王莽光女</small></p> <p>五月詔更諱詢</p>	<p>四年</p> <p>帝知霍氏既許后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要斬其昆弟冠口侯雲樂平侯山皆自殺其母夫人願及諸女悉棄市連坐誅者數千家八月皇后廢處昭臺宮初帝在民間聞知霍氏專威內不能善始立謁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威震王者口口霍氏之禍萌于驂乘</p> <p>五月山陽濟陰兩電如難于蜚鳥皆死殺二十人</p> <p>元康元年</p> <p>五月立白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p> <p>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口口口祀苑莊王絳侯及夫人來朝</p>

子甲 亥癸 戌壬	酉辛 申 庚
<p>五年</p> <p>正月辛甘泉郊奉時</p> <p>冬匈奴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口單于 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p> <p>四年</p> <p>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 匈奴口口口口禪幕等立虛閭權渠于稽侯緡為呼韓邪單于口口握衍胸鞮立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兵敗志自殺</p> <p>三年</p> <p>三月丞相魏相奏謚憲侯四月以酈吉為丞相封博陽侯</p>	<p>二年</p> <p>五月羌虜斬其首惡大豪楊玉猶非以其首降置金城口口以處降羌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顯渠關氏立右賢王屠口堂為握衍胸鞮單于秋匈奴日逐王先賢口將人眾數萬騎來降封為歸德侯 九月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p> <p>神爵元年</p> <p>正月辛甘泉郊奉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詔改元</p> <p>西羌反四月遣趙充國許延壽擊之充國以威信招降口口種人以擊先零大破之遂罷騎兵留萬人屯田</p> <p>六月有星孛于東方</p>

乙丑 二年

幸雍祠五時 秋匈奴西方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
右奧隗王自立為車犁單于
烏籍都尉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殘滅
十一月呼遼單于帥眾來降封為列侯

丙寅 三年

正月丞相丙吉竟謚定侯二月以黃霸為丞相封建成侯
三月幸河東祠后土匈奴國大亂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者口
其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閭振單于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
萬數畜產大耗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丁卯 四年

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滅
戍卒什二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
內侯 四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戊辰 甘露元年

正月幸甘泉郊泰時 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
渠堂入侍 呼韓邪兄左賢王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骨都
侯單于攻閭振單于殺之并其兵
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
冬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貢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
駒于利受入侍郅支進攻呼韓邪破之

己巳 二年

夏珠崖郡亂遣張祿將兵擊之
冬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明年正月

庚午 三年

春幸甘泉郊泰時 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賜以
殊禮位在諸侯王上二月歸國詔北邊賑穀食郅支單于
遠遁匈奴遂定 三月丞相黃霸謚定侯以于定國為
丞相封西平侯 冬烏孫公主來歸 楚王女解憂

辛未 四年

十月未央宮宣室閣火

壬申 黃龍元年

正月幸甘泉郊泰時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宮 十二月甲戌上崩于未
央宮 帝年十八即位 在位
核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值匈奴非亂推亡固存
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

癸酉 孝元皇帝

諱爽 漢法行義 宣帝太子母曰共哀許皇后八歲立為太子十
二月癸巳即皇帝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 上 皇后曰皇
太后 母養元帝者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 崩之 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

初元元年

八月上郡屬國降 萬餘人入匈奴 九月關東郡國
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呼韓邪單
于上言民眾困乏詔雲中五原轉穀二萬斛以給焉

甲戌 二年	乙亥 三年	丙子 四年
正月辛甘泉郊泰時 二月戊午隴西地震毀太上皇廟口 壁壞屋敝人詔赦天下 四月丁巳立子鷲為皇太子 六月關東飢齊地人相食 十月中書令石顯等譖前將軍蕭望之令自殺	春珠崖郡反賈捐之議以為宜棄珠崖救民飢饉乃罷珠 崖 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詔赦天下 夏旱	正月辛甘泉郊泰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丁丑 五年	戊寅 永光元年
正月以周子南君桓延年為周承休侯 三月幸雍祠五時 四月有星孛于參 匈奴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遣 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谷吉自知負漢又聞呼 韓邪益強恐見繫乃奔康居	正月幸甘泉郊泰時 三月雨雪預霜傷麥稼 冬丞相于定國免 是時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 猛皆給事中見親任石顯惡之遂堪殺猛顯譖佞專權 公卿畏之

己卯 二年	庚辰 三年	辛巳 四年
二月以韋元成為丞相封扶陽侯 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 七月西羌反遣馮奉世擊之請兵四萬人期一月足以決使將 萬二千騎往不克奉世願益三萬六千人天子乃發六萬人十 一月擊羌虜大破之 八月天雨草葉相抄結如彈丸	十一月己丑地動雨水大霧	三月幸雍祠五時 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 九月罷衛思后園及茂園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

壬午 五年	癸未 建昭元年	甲申 二年
正月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秋潁川大水出流殺人民 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夜廟園	三月幸雍祠五時 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 冬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正月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 京房言災異譏刺石顯顯譖之棄市

乙酉

三年

秋使護西域甘延壽陳湯發兵攻鄯支單于冬斬其首凡斬關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威震百蠻丞相御史及石顯害其功還而賞不行

丙戌

四年

正月以誅鄯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
夏蓋田地沙石壅塞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

丁亥

五年

六月復戾園 壬申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秋帝寢疾盡復祖宗寢園廟及郡國廟
山陽社大槐民伐之復自立

戊戌

永寧元年

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改元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口口
五月壬辰上崩于未央宮 帝年二十七即位 七月葬渭陵
帝柔仁好儒而率制文義優游不絕孝宣之業哀馬

孝成皇帝

帝愛之字曰太孫其後幸酒口口樂上不以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
母傅昭儀又愛幸以故常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史丹獲助得無廢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母王皇后曰皇太后 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七月大赦天下復毀太上皇孝惠孝景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宣武哀昭惠后寢園

子

己巳

建始元年

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 皇太后有星孛于營室
二月大赦天下封舅王宗為安成侯譚商立根違時關內侯
四月黃霧四塞 六月有青蛇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
朝者坐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九月戊子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 十二月
大風拔木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丑

庚寅

二年

正月罷雍五時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三月北宮井水溢出
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午立皇后許氏 許嘉女 夏大旱
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其子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

辛卯

三年

七月虎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入方掖門
至未央宮鉤盾中吏民驚上城
十一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 越雋山崩

酉 丁 申 丙 未 乙	午 甲 巳 癸 辰 壬
<p>四年 正月劫奴單于來朝赦天下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長陵臨涇岸崩壅涇水 四月丞相王商免六月以張禹為丞相封安昌侯王鳳嫉王商之賢誣以罪商嘔血死</p> <p>三年 二月丙戌捷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 八月乙卯晦日有蝕之</p> <p>陽朔元年 山陽火生石中改元 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七月壬子月口心星自是天下莫敢譏斥王氏</p>	<p>四年 春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三月右將軍王商為丞相 四月雨雪秋桃李實大水河決東郡金隄今滑州</p> <p>河平元年 三月以王延世隄塞決河三十六日而成詔改元 二月泰山有戴焚其巢 四月己亥晦日有蝕之既大赦天下 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p> <p>二年 正月沛郡鐵官治鐵飛 六月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為列侯</p>

卯 癸 寅 壬 丑 辛	子 庚 亥 巳 戌 戊
<p>Blank space for the 辛丑, 壬寅, 癸卯 years.</p>	<p>Blank space for the 戊戌, 巳亥, 庚子 years. 原闕 (Original missing) is noted for the 戊戌 year.</p>

<p>丁 未 戊 申 己 酉</p>	<p>甲 辰 乙 巳 丙 午</p>
<p>三年 正月己卯晦日有蝕之夏大旱 十月皇太后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壇五時陳倉陳寶祠 十一月尉氏男樊並等謀反 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盜庫兵自稱將軍比皆討平之</p> <p>四年 正月辛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四月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 夏大旱 六月霸陵園門闕災 七月辛未晦日有蝕之</p> <p>元延元年 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三月辛卯祠五時赦天下 四月丁酉無雲有雷聲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 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十月昭儀趙氏宮後宮皇子 十二月王商薨以其弟曲陽侯根代之輔政</p>	<p>二年 正月王音薨二月以鳳弟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 癸未夜星隕如雨 乙酉晦日有蝕之 十月丞相薛宣免十一月以翟方進為丞相 辛雍祠五時</p> <p>永始元年 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戊午辰后園關火 夏封舅曼子王莽為新都侯 六月立趙飛燕為皇后女弟為昭儀大赦天下 作昌陵數年不成天下虛耗府庫空竭秋詔罷昌陵</p> <p>四年 秋渤海清河溢灌四十一縣壞官民舍四萬餘雨魚于信口口 五寸冬鄭躬黨與疫廣眾且萬人討平之</p>

<p>壬 子 癸 丑</p>	<p>庚 戌 辛 亥</p>
<p>四年 正月辛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隕石于都關二帝以定陶王欣為賢王祖母傅太后亦私事趙后昭儀及王根三人皆欲自託更稱譽之</p> <p>綏和元年 正月大赦天下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十一月以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三月幸雍祠五時 王根免為新都侯 莽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且節冬遂擢為大司馬 十一月廢皇后許氏賜藥死定陵侯淳于長下獄死 勾奴單于死其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p>	<p>二年 正月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冬幸長揚宮從客大校獵 十月昭儀趙氏又害許美人所生皇子 勾奴單于死其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p> <p>三年 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三月幸雍祠五時</p>

二年

正月幸甘泉郊奉時 吳感守心二月丞相翟方進以慮變自殺三月以孔光代之 幸河東祠后土 丙戌上崩于未央宮 年壽四十六 葬陵帝臨朝淵嘿專嚴若神遺世承平港于酒色趙氏亂功畢家擅朝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永始元延之間災異尤數上問張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乃曰吏民所言王氏事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哀平短詐莽遂篡位 昭儀趙氏有罪自殺

孝哀皇帝

諱欣 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母曰丁姬四月丙午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王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趙氏曰皇太后大赦天下 五月立皇后傅氏 傅氏 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帝陶太后傅氏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 六月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秋地震 帝少而聞知王氏驕威心不能善于是丁傅用事稍絀王氏根況皆以罪廢莽以病免八月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曰天帝令我居此下歎死

建平元年

正月丁未陨石于北地十六九月甲辰陨石于廣二冬傳太后詔中山馮太后祝詛上及其弟馮參皆自殺死者七十人眾莫不憐之

二年

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 四月詔恭皇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立恭皇廟于京師教天下徒 丞相孔光免以朱博代之八月自殺夏待詔夏賀良言宜改元易號詔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建平劉太平皇帝滿刻以百二十為度八月誅賀良等錮除前制 十二月以平當為丞相

三年

正月癸卯帝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三月有星孛于河鼓丞相平當免四月以王嘉為丞相 十月復甘泉奉時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冬待詔息夫誣告東平王雲與后詔祝詛上雲自殺謂棄市

四年

春大旱 三月侍臣董賢封高安侯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王闕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有上默然不說 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從弟傅商為汝昌侯 八月恭皇園北門災豫章男子化為女

元壽元年

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大赦天下 帝欲益封董賢丞相嘉元壽元年封還詔書上大怒收嘉下獄死秋以孔光為丞相董賢為大司馬勢傾海內 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二年

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二月歸國單于不說 四月壬辰晦日有蝕之 六月戊午上崩于未央宮 年壽二十六葬義陵 帝賻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政臨朝屢誅大臣欲強主威而嬖倖用事賞罰益亂 大司馬董賢罷自殺王莽為大司馬錄高書事 七月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皇太后傅氏退居桂宮月餘皆廢為庶人自殺

孝平皇帝

諱衍 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母曰衛姬 九月辛酉迎帝即位年九歲大赦天下 太皇太后臨朝莽秉政

辛酉 壬戌 癸亥

元始元年

正月羣臣奏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
趙蒙氏重譯來獻 五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大赦天下
六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哀魯侯孔子後孔均為哀
成侯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二年

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日南之南 去京師三萬里 夏大旱蝗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三年

夏王莽世子宇非莽隔絕帝外家衛氏恐帝長後見口
因與衛氏有謀宇下獄死誅衛氏 天雨草

甲子 乙丑

四年

二月丁未立莽女王氏為皇后大赦天下 夏加安漢公號曰宰
衡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安臨皆為列侯吏民上
書稱頌莽者凡四十八萬餘人莽奏尊孝宣廟為中宗孝
元廟為高宗更官名位次郡國罷置天下多事吏不能紀 冬大風

五年

十二月丙午莽鴆弑帝崩于未央宮 帝年九歲即位
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太后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疎由是謀
逆莽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 帝年九歲即位
位五年壽十四 莽康陵

丙寅 寅

孺子嬰

宣帝四世孫廣戚侯子年二歲莽託以卜相為最吉乃立嬰為
孺子以嗣孝平皇帝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傅成王故事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曼子也莽既立嬰是月南輝光
謝尊奏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
自此始莽遂自立為攝皇帝改元稱制太后不以為可力不
能禁 三月立孺子嬰為皇太子夏安東侯劉崇與其
相張紹等舉兵誅莽攻宛不克而敗

居攝元年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是歲西羌虜活傳陽等
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逐西海太守程永

二年

春寧波等擊西羌破之 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
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 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誅莽立
嚴柳侯劉信為天子莽惶懼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
信破之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謀即真矣

三年

春地震大赦天下
十一月莽以符命令天下奏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
漏刻以百二十為度以應天命梓潼人哀章作天圖玉金策以
獻言莽為真天子莽至高廟拜受神壇

初始元年

十二月莽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
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遂廢孺子為定安公
前漢十二帝至孺子二百一十四年

己 巳 庚 午

新室 莽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言新室之興
正月莽奉璽親上太皇太后廟符命去漢號更命為新室文
母立妻王氏為皇后 王城大赦天下以孝平皇后為
始建國元年 定安太后按金匱輔臣以次封拜四輔三公四將凡十
一公諸侯王號皆稱公四夷稱王者皆更為侯令民田不得賣
買法禁殘酷於是農商失業涕泣于道匈奴可叮西域皆
怨叛

二年 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 匈奴寇邊
十月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于漢也 十一月雷是歲
初設六莞之令 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遣孫建等十二將
十道擊之天下騷動

辛 未 壬 申 癸 酉

三年 河決魏郡

四年 夏赤氣出東南盡天 嚴尤誘高句驪侯騶至斬之傳首長
安莽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于是東北與西南 皆亂犯邊

五年 二月癸丑太皇太后崩合葬渭陵 孝元皇后 而溝絕之主廟
於長安 西域焉耆國叛殺都護但欽 十一月彗星出二十
餘日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其弟咸立為烏累若鞮單于

甲 戌 乙 亥

天鳳元年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四月預霜殺草木六月黃霧
四塞七月大風拔木飛瓦雨雹殺牛羊 三邊盡反

二年 二月日中見星詔言黃龍墜于黃山宮中莽惡之
匈奴既和親改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
莽自以誦權得漢政故親攬眾事有司受成苟免民完
不省困窮無告始為盜賊

丙 子 丁 丑 戊 寅

三年 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七月辛酉朔城門災戊子晦日有
食之大赦天下 十月王路朱雀門鳴晝夜不絕
是歲長平館西岸崩壅涇水不流羣臣上壽以為河圖所
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

四年 夏琅邪女子呂母起兵殺海曲縣宰以祭子墓遂入海其來
浸多 八月莽之南郊鑄威斗于南郊欲以厭勝眾兵是日
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五年 正月朔北軍南門災 赤眉力子都樊崇等聚眾數萬
郡國發兵擊之不能克
匈奴單于咸死其弟與立為呼都而尸道卑若鞮單于

己卯 六年

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欲以誑耀百姓眾皆笑之匈奴寇邊甚莽遣嚴尤與廉丹擊之尤廷議匈奴可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罷尤歸故郡關東飢旱數年賊眾寔多莽口稅天下吏民營三十取一練帛皆輸

庚辰

地皇元年

莽改元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
二月壬申日正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莽起九廟黃帝廟方四十五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以萬數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起雲杜綠林號下江兵

辛巳 二年

春莽太子臨謀殺莽覺自刺死 秋陷霜殺菽關東大飢蝗 南郡秦豐眾萬餘人羣下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擊賊所嚮皆破莽畏惡况代還齊地遂敗

壬午 三年

二月霜橋災水沃不滅關東人相食夏蝗蜚蔽天 四方盜賊日盛莽兵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清時事窮計迫逼除井田奴婢山澤六莞之禁詔令不便于民者皆收還之 十月光武及兄伯升起春陵王常成丹號下江兵王鳳馬武朱鮪等號新市兵陳牧廖湛號平林兵 十一月有星孛于張

癸

四年

正月漢兵擊莽前陳大夫甄阜等皆斬之 三月莽立杜陵史氏女為皇后大赦天下 九月三輔豪傑起兵十月攻莽于新臺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公賓就斬莽傳首詣宛 王莽即真十五年并居攝凡十八年而滅
劉聖公光武族兄二月朱鮪諸將共立聖公為天子建元大赦天下都宛城 四月莽遣王尋王邑發兵百萬平定山東 六月光武大破尋兵于昆陽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 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 李憲自稱淮南 王前鍾武侯劉望自立為天子十月劉信擊望殺之 隗囂起兵隴右以應漢稱 漢復元年十二月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與自立為天子都邯鄲

未

更始元年

二月更始徙都長安 五月光武攻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更始悉王諸功臣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召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 十二月赤眉西入關攻更始 公孫述自立為蜀王都成都 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光武遣鄧禹率六裨將來更始亦眉之亂徇關中

甲申

二年

編年通載第三

編年通載第四

後漢世祖光武皇帝

諱秀字文叔法能紹前業曰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長沙定王發之後父南頓令欽光武年九歲

而孤養於叔父良年二十八與兄伯升及李通起於宛

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嬰為天子更始遣李松擊斬之

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號成家建元曰龍興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諸賊大破滅之

建武元年

諸將上尊號六月己未光武即皇帝位於鄴南建元大赦天下都洛陽

是月赤眉樊崇等立劉盆子為帝建元曰建世 七月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

九月赤眉入長安聖公降盆子封為長沙王尋殺之

十一月劉永自稱天子於睢陽 十二月盧芳起安定匈奴立芳為漢帝

丙戌

二年

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寇掠關中 二月漁陽太守彭寵反攻幽州牧朱浮於薊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 四月封宗室為王功臣皆為列侯 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大赦天下 八月帝自將征五校大破降之 蓋延伐劉永拔睢陽永奔譙關中饑民相食赤眉入長安 十一月銅馬青犢尤來餘賊立孫登為天子於上郡 伏隆招張步降之 十二月赤眉眾尚二十餘萬食盡乃引而東歸

丁亥

三年

閏正月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帝自將征之次宜陽赤眉震怖奉高皇帝璽綬降 二月祠高廟受傳國璽 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殺伏隆而反 三月彭寵自立為燕王 五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六月壬戌大赦天下 秋蓋延攻拔睢陽獲劉永而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為梁王 李憲自立為天子擁九城兵十餘萬西州大將軍隗囂奉奏報以殊禮

戊子

四年

七月馬武王霸圍劉紆於垂惠 八月馬成率三將軍圍李憲於舒

己丑

五年

二月馬武王霸拔垂惠 彭寵為其蒼頭子 陽平 三月平狄將軍龐參反 四月旱 遠使貢獻 八月 與張步 於九原

庚寅

六年

正月馬成等拔舒獲李憲二月吳漢拔胸獲龐參東志平 四月辛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五月隗囂反 夏蝗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將軍從隗道伐公孫述 匈奴遣使來獻使中

辛卯

七年

癸亥晦日有食之 八月隗囂寇安定馮異祭遵擊却之

壬辰 八年

閏四月帝自征隗囂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龐參清口奔西城 穎川盜賊寇沒屬縣京師騷動帝自征之盜賊皆降 秋大水 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奉貢

癸巳 九年

正月隗囂病死其將王元周宗復立琬子純為王 八月遣來歙監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甲午 十年

八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十月來歙歿命等大破隗純於落門降之其將王元奔蜀隴右平 吳漢擊盧芳敗之 先零羌寇金城隴西來歙率諸將擊破之

乙未 十年

閏二月岑彭率舟師伐公孫述六月來歙馬成破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辨安遠人刺殺歙 八月岑彭破述將侯丹延岑降王 元十月述遣人刺殺岑彭馬成平武都 十二月吳漢率舟師伐蜀 是歲先零羌寇臨洮馬援擊破之

丙申 十三年

十一月戊寅吳漢滅宮大破公孫述於成都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十二月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邊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 九真徼外蠻夷張遊率種人內屬封為歸漢侯

丁酉 十三年

二月盧芳自五原亡入匈奴 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降諸王為公 四月吳漢自蜀還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 五月匈奴寇河東七月廣漢徼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九月日南徼外蠻夷奉獻

戊戌 十四年

正月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劉襄報命 四月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 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

己亥 十五年

正月丁未有星孛於昴又有星孛於營室 四月封皇子十人為公追諡兄伯升為齊武公仲為魯哀公 十二月盧芳自匈奴入居高柳

庚子 十六年

二月交趾女子登側反九真日南合浦盜群起 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 秋郡國大姓及群盜起攻劫青徐幽冀尤甚遣使聽自相追捕並解散 盧芳遣使乞降十二月封芳為代王 是歲始行五銖錢

辛丑 十七年

二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四月乙卯南巡守皇太子從 十月皇太后郭氏以怒慈廢為中山王太后以子輔為中山王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皇子皆進爵為王 莎車國遣使貢獻

壬寅 十八年

二月西巡守幸長安三月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進幸蒲坂祠后土 四月遣馬援率樓船將軍段志等擊交趾城至浪泊登側等走 五月旱 盧芳復亡入匈奴遂死胡中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癸卯 十九年

正月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哀平帝於長安 春陵節侯以下四世於章陵 四月馬援破交趾斬登側因擊九真賊破降之 六月皇太子彊以母廢固請避位詔封為東海王 以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九月南巡守 西南 寇益州郡

甲辰 二十年 五月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 六月蔡茂為大司徒朱浮為大司空 秋東 韓國人率眾詣樂浪內附 十月東巡守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

乙巳 二十一年 正月劉尚討破益州 平之 秋鮮卑寇遼東太守蔡彤大破之 窮追出塞自是震怖 十月匈奴寇上谷中山 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 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丙午 二十二年 閏正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九月戊辰地震裂衣 十月朱浮免杜林為大司空 青州蝗 匈奴莫鞬日逐王比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烏桓擊破匈奴 匈奴北徙塞南地空是時匈奴國亂諸將咸亡等爭請擊之帝不許

丁未 二十三年 正月南郡蠻叛遣劉尚討破之徙其種入於江夏 五月蔡茂薨 九月以王況為大司徒 八月杜林薨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 冬高句麗率種人詣樂浪內屬 十二月武陵蠻寇掠郡縣劉尚討之軍敗沒 匈奴莫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內附

戊申 二十四年 春匈奴莫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 七月武陵蠻寇臨沅遣馬援率四將軍討之 十月匈奴莫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

己酉 二十五年 春烏桓大人來朝南單于遣使貢獻奉藩稱臣又遣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 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 戊申晦日有食之 伏波將軍馬援破武陵蠻於臨沅十月叛蠻悉降 夫餘王遣使奉獻烏桓大人率眾內屬

庚戌 二十六年 正月遣使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

辛亥 二十七年 四月王況薨五月詔二府去大名又改大司馬為太尉以趙喜為太尉馮勤為司徒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乞和親 益州徼外蠻率種人內屬

壬子 二十八年 夏更始子鯉因沛王輔殺武侯恭詔郡縣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 八月東海諸王始就國 北匈奴遣使貢獻乞和親

癸丑 二十九年 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甲寅 三十年 正月鮮卑大人內屬朝賀 二月東巡守 閏月有星孛于紫宮 五月大水

乙卯 三十一年 五月大水癸酉晦日有食之夏蝗 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貢獻封貢為王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而鮮卑強盛北匈奴遣使奉獻

丙辰

建武中元年

正月東巡守二月辛卯望祭宗登封太山甲午禪于梁父四月大赦天下改年夏幸長安六月馮魴為司空馮勤亮以李訢為司徒秋郡國三蝗十月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是歲初起明堂辟雍靈臺及北郊兆域

二年

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上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葬原陵廟曰世祖帝身濟大業統統如不及每旦視朝日仄乃罷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退功臣進文吏是以中興佐命莫不以功名自終延慶于後

顯宗孝明皇帝

諱莊法照臨光武第四子母陰皇后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二月戊戌即皇帝位年三十尊皇后曰皇太后以母弟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輔政四月以高密侯鄧禹為太傅秋燒當羌寇隴西遣寶固馬武討之

丁巳

戊午

永平元年

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謁原陵如元會儀五月東海恭王彊薨年三十四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七月馬武等與燒當羌戰大破之遷東太守祭彤使鮮卑偏何擊破赤山烏桓斬其渠帥塞外震聲皆來內附

二年

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綬屨以行事赦天下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甲子西巡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是歲始迎氣於五郊初有佛法

三年

二月以郭丹為司徒虞延為太尉甲子立貴人馮氏為皇后援之太后無子貴人神元二生肅宗帝合后養之燕育勞憚過於所生遂立為皇太子名炟六月有星孛于天軀北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是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庚申

辛酉

四年

十月郭丹馮魴免以范滂為司徒伏恭為司空

壬戌

五年

二月東平王蒼以輔政久固請歸藩從之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

癸亥

六年

甲子

七年

正月皇太后陰氏崩在位二十四年謚光烈皇后合葬原陵戊子流星大如杯出織女北匈奴遣使乞和親

乙丑

八年

正月范滂免三月以虞延為司徒趙惠行太尉事六月長星出柳張犯軒轅刺天軀秋郡國十四雨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北匈奴寇西河諸郡

丙寅

九年

大有年為四姓小侯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弟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申壬 十五年	未辛 十四年	午庚 十三年	巳己 十二年	辰戊 十一年	卯丁 十年
-----------	-----------	-----------	-----------	-----------	----------

亥	乙 六年	戌甲 十七年	酉癸 十六年
<p>六月有星孛於太微 焉耆龜茲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沒其眾北 匈奴及車師後王國戊巳校尉耿恭於疎勒城</p> <p>八月壬子上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葬顯節陵廟曰顯宗 帝善刑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 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而 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容人之度未優乎</p> <p>肅宗孝章皇帝 <small>諱坦法漢光 術士子即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曰皇太后十月大</small> 救天下</p> <p>詔以趙憲為太傅司空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十一月以第五倫 為司空 詔耿秉屯酒泉遣太守段彭救耿恭 甲辰晦日有 食之</p>	<p>二月鮑昱為司徒 西南 哀牢僭耳倮僥槃木白狼動結諸種</p> <p>慕義貢獻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十一月賓固耿秉劉張擊破 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降其王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p>	<p>春遣祭彤賓固耿秉來苗伐北匈奴賓固破呼衍王於天山留兵 屯伊吾盧城耿秉來苗祭彤並無功而還 賓固遣班超至西域 西域歸附因留居盤素城以鎮撫之 五月淮陽王延謀反覺 徙封阜陵王邢穆下獄死 戊午晦日有食之</p>	

丙子

建初元年

正月酒泉太守段彭討車師大破之分兵合范羌迎耿恭還罷戊
己校尉官西域遂絕 詔班超還至于閩王侯已下皆涕泣不
聽還超復屯疏勒 二月武陵中蠻叛十月 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九月永昌東牟 叛 十一月阜陵王延謀反敗為阜陵侯

二年

三月罷伊吾盧屯兵六年 永昌越焉益州三郡民 討哀
牢破平之 六月燒當羌叛寇漢陽八月馬防討平之 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三年

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融曾孫 四月馬防破燒當羌於
臨洮 閏月班超擊姑墨大破之 十月武陵漢中蠻叛

通鑑中

二

己卯

四年

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為皇太子仇為千乘王全為平春王
辛融薨五月以鮑昱為太尉相虞為司徒 是歲作白虎議奏
六月癸巳皇太后馬氏崩諡曰明德七月合葬于顯節陵三年

五年

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三月荆豫兵討武陵漢中叛蠻破
降之 冬始行月令迎氣樂 西域假司馬班超擊疏勒破之

六年

六月辛未晦日有食之鮑昱薨
七月癸巳以鄧彪為太尉

七年

竇后寵盛惡皇太子母宋貴人誣以巫蠱賜死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
為清河王而立梁貴人子肇為皇太子又構貴人父疎殺之貴人以
憂卒 十月西巡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是歲京師及郡國蝗

癸未

八年

六月北匈奴大人率眾款塞降
十二月東巡守 京師及郡國填

甲申

元和元年

正月日南徼外蠻 獻生犀白雉 八月鄧彪罷以鄧宏為太尉
癸酉詔改元降繫囚罪
丁酉南巡守幸章陵

乙酉

二年

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歷 丙辰東巡守乙丑帝耕於定陶辛未
幸太山祭岱宗 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
四宗大赦天下
三月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
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宮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丙戌

三年

正月北巡守辛丑帝耕于懷遠幸元氏祠光武顯宗口口口口
鄭洪弟五倫免四月以宋由為太尉五月以袁安為司空
九月燒當羌叛寇隴西西域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

丁亥

章和元年

六月桓虞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司空
七月齊王晃有罪貶為蕪湖侯 鮮卑擊破北單于斬之
燒當羌寇金城護羌校尉劉峙討之斬其渠帥
壬戌詔改元八月南巡守 乙未晦日有食之
九月阜陵侯延復封為王 十月北匈奴屠蘭儲等率眾降
班超擊莎車大破之月氏國獻扶拔師子

戊 二年

正月壬辰上崩於章德前殿年三十三三月葬于恭陵廟曰肅宗
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平徭簡賦人賴其慶奉承明
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崇建周親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
瑞數百千所烏呼懋哉

子 孝和皇帝

諱肇 法不剛 不柔曰和肅宗第四子母梁貴人嘗皇后養帝為己子
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詔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 五月京師旱 冬安息國獻師子扶掖
十月太后兄憲管掌機密與耿秉將三萬騎伐北匈奴

己 丑

永元元年

六月竇憲鄧鴻南單于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追至和渠北靺海
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北單于遠弟右溫禺鞨王奉奏
貢獻 七月會稽山崩
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三弟皆列九卿 郡國九大水

庚 寅

二年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五月封皇弟壽開淑為濟北河間城陽
王 己未遣閭鬱討北匈奴取伊吾盧地 車師前後王並遣
子入侍 月氏國遣兵攻長史班超起擊降之
九月北匈奴遣使稱臣奉貢詔中郎將班固報命
十月南單于遣兵擊北匈奴於河雲北大破之

辛 卯

三年

正月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耿種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
母閼氏 十月幸長安十一月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龜茲諸
國皆降以班超為西域都護 十二月復置戊己校尉官

壬 辰

四年

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設塞已降遣耿種
圍之 三月以丁鴻為司徒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丙辰郡國
十三地震 竇憲潛圖殺帝陰與清河王慶宦者鄭眾謀誅
之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憲及弟篤景皆自殺帝始親政事
以鄭眾為大長秋宦官用權自此始 七月宋由坐黨憲自殺八
月以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十月以劉方為司空
武陵零陵遭中蠻叛燒當羌寇金城

癸 己

五年

二月隴西地震六月丁酉郡國三雨雹 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鞬
叛遣任尚討滅之 十一月以張酺為太尉 武陵郡兵破叛蠻
降之 護羌校尉賈友討燒當羌遁去 南單于安國叛骨都
侯喜斬之

甲 午

六年

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犬象 二月以劉方為司徒
張奮為司空 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種人遣使內附 七月京師
旱錄囚徒舉寬獄未及還宮而雨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
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
南單于安國從弟于達侯率叛胡士出塞十月任尚率烏桓鮮卑
大破達侯馮柱遣兵追擊復之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年	十二年
<p>正月丁未流星起天津入紫宮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七月易陽地烈九月癸卯京師地震</p>	<p>二月己丑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五月南匈奴右溫禺犢王叛為 寇七月龐奮馮柱追討斬之車師後王叛擊其前王 九月蝗十二月南宮宣室殿火 十月北海王威坐誅謗召詣廷尉道自殺</p>	<p>正月永昌徵外蠻夷及犍國重譯奉貢 三月庚辰隴西地震 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 六月蝗七月飛過京師 八月鮮卑寇肥如閏月燒當羌寇隴西討破之 辛巳皇太后 寶氏崩益日章德 九月追尊皇妣梁貴人為恭懷皇后追 服喪制 十一月以呂蓋為司徒十二月以韓稜為司空</p>	<p>五月京師大水 八月以巢堪為司空 十二月燒當羌豪迷唐等率種人詣闕貢獻</p>	<p>四月大赦天下</p>	<p>二月旄牛徼外白狼饑薄 率種人內屬 四月日南象林蠻 反討破之 閏月稀歸山崩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九月以張禹為太尉張 酺免 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之國遣使內附 燒當羌復叛</p>

通鑑四

一五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原闕				

通鑑四

一六

丙

延平元年

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梁鮪為司徒鄧禹為車騎將軍封兄勝為平原王

四月鮮卑寇漁陽

河東垣山崩六月郡國三十七雨水

尹勳為司空

八月辛亥帝崩年二歲葬康陵

孝安皇帝

諱祐字和號安肅宗之孫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

鄧太后與兄熹定策迎帝以嗣孝和

癸丑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

九月六州大水隕石于陳留十月雨雪

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遣梁慄救尚擊破之尚等還遂棄西域

午

通鑑四

一六

丁

永初元年

九月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

六月河東地陷

罷西域都護先零種羌叛與種羌斷隴道大為寇掠遣鄧禹任尚討之

九月以張禹為太尉周章為司空初上立非大臣意十一月周章密謀廢誅鄧禹兄弟廢太后及帝而立平原王事覺

策免自殺十二月以張敏為司空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二十八風雨雹

未

戊申

原闕

巳酉

庚戌

通鑑四

一八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元初元年

正月甲子改元 二月己卯日南地圻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四月京師及郡國五旱蝗六月河東地陷
九月李脩罷以司馬苞為太尉 先零寇雍城又寇武都
漢中絕隴道 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乙卯

二年

四月丙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
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六月洛陽新城地裂
司馬苞薨七月以馬英為太尉
九月壬午晦日有食之
八月遷東鮮卑入寇
十月仲光杜恢敗溥與先零戰於丁奚城敗績死之
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
十一月郡國十地震
十二月夏勤罷以劉愷為司徒表故為司空

丙辰

三年

正月蒼梧鬱林合浦蠻 叛十一月降
二月郡國十地震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五月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破之
六月任尚遣兵又破之於丁奚城
越雋徼外 舉種內屬
七月緱氏地圻十一月郡國九地震
任尚又破先零羌於北地

丁巳

四年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災
四月司空袁敞自殺以李鄴為司空
六月戊辰三郡雨雹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九月太白入南斗口中
鮮卑寇遼西擊破之
任尚使客刺殺叛羌零昌十二月尚及馬賢與賊大破降之隴右
平郡國十三地震

戊午

五年

正月越雋 叛夏高句驪與熾狇寇遼東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鮮卑寇代郡上谷 是歲京師旱郡國十四地震

己未

六年

二月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圻裂水泉涌出七月鮮卑寇焉
城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郡國八地震
是歲永昌益州蜀郡 叛與越雋夷瑋城邑張喬討破之
北單于與車師後部王攻敦煌長史索班殺之略有北道諸國以
軍司馬班勇為西域長史屯樓蘭勇發鄯善及車師前部兵
擊破後部王及匈奴使者斬之

庚申

永寧元年

三月車師後王叛殺都司馬沈氏羌寇張掖馬賢討破之
四月立皇子保為皇太子改元大赦天下 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十月李鄴免陳襲為司空 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風雨水二十
三地震十二月永昌徼外捍國遣使貢獻 劉愷罷楊震為司徒

辛酉

建光元年

三月和熹鄧太后崩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
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恭隱皇后
四月樂成王莖坐輕慢不孝廢為臨湖侯宦者江京李閭乳母王
聖等誣告鄧騭鄧遵兄弟謀廢立五月皆自殺帝始親
政京閭王聖用事七月己卯改元大赦天下
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十一月三十五地震
十二月高句驪馬韓徽狇圍遼東城夫餘王遣子與州郡并
力討破之

壬戌

延光元年

二月夫餘王遣兵救遼東擊高句驪馬韓徽狇破之遂遣使貢獻
三月丙午改元大赦天下 四月京師郡國二十一雨雹
陳襲免五月以劉放為司空六月郡國蝗七月京師及郡國十三
地震九月郡國二十七地震 高句驪王降冬鮮卑寇鴈門定襄
九原 九真徼外蠻 貢獻內屬

癸原闕

亥 甲 子

乙 丑

通鑑曰

三

丙寅

永建元年

正月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諡安思在位十二年合葬恭陵
馮石劉熹李邵免 二月以桓焉為太傅朱寵為太尉參
錄尚書事朱張為司徒
十月陶敦免張皓為司空 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

丁卯

二年

二月鮮卑寇遼東耿暉率南單于擊破之 三月疏勒國遣使
奉獻 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及是左右白之帝
感悟發哀上尊諡曰恭愍皇后更葬恭北陵 西域長史班勇
討焉耆尉犂危須三國破之並遣子貢獻 七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 朱寵朱張罷以劉光為太尉錄尚書事許鴻卿為司徒

戊辰

三年

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六月旱 秋鮮卑寇漁陽
七月茂陵園寢災帝縞素避正殿 十二月桓焉免

通鑑曰

十一

己巳

四年

正月丙子帝加元服 五月桂陽太守文龍獻大珠詔封還之
五州雨水 八月張皓免九月龐參為太尉錄尚書事王龔為
司空十二月劉峙為司徒
冬鮮卑寇朔方 拘彌國遣使貢獻

庚午

五年

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車王皆貢獻
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辛未

六年

秋護烏桓校尉耿暉遣兵擊鮮卑破之 于闐王遣侍子貢獻
十月太白晝見 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揮國遣使貢獻
壬申客星出牽牛

壬申

陽嘉元年

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林州海賊曹桂等寇會稽三縣緣
海縣各屯兵戌 三月大赦改元 七月太史令張衡始作候
風地動銅儀 九月鮮卑寇遼東
十一月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十二月客星出天苑

癸酉

二年

三月王稠率左骨都侯等擊鮮卑破之 四月己巳京師地震
六月洛陽地陷 王龔龐參免以孔扶為司空施延為太尉
疏勒國獻師子封牛 爵乳母宗城為山陽君左雄請以錢千
萬歲給阿母而勿封爵不聽 冬始復黃鐘作樂器隨月律

甲戌

三年

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部王加特奴等掩擊匈奴大破之獲
其季母 五月戊戌以春夏連旱大赦天下 秋鍾羌寇龍西
漢陽十月馬續擊破之 劉崎孔扶免 十一月以黃尚為司徒
王卓為司空

乙亥

四年

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 夏以后父梁商為
大將軍輔政施延免龐參為太尉 閏七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京師地震

丙子

永和元年

正月夫餘王來朝 己巳宗祀明堂改元大赦天下
冬武陵太守上言蠻 懷漢恩請入貢比漢氏虞詡以為不
可弗聽
十一月龐參罷以王龔為太尉 十二月象林蠻 叛

丁丑

二年

春武陵蠻以貢非舊約叛武陵太守李進擊破之
三月以郭虔為司空 四月京師地震五月太白晝見八月癸
惑入南斗
日南叛九真交趾二郡兵反議欲遣大將發兵擊之李固以為
煩擾無益請精擇收守委任而責成功從之交趾獲安

戊寅

三年

二月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崩地陷太白犯禁惑四月
京師地震 六月祝良張喬懇誘日南叛蠻降之嶺外平
七月黃尚免八月以劉壽為司徒 十月燒當羌寇金城馬賢
擊破之羌遂相招而叛 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己卯

四年

三月京師地震
四月馬賢討燒當羌大破之戊午大赦天下

庚辰

五年

二月京師地震 四月南匈奴左部句龍大人吾斯車紐等叛寇
西河五月馬續討破之既降使匈奴中郎將陳龜追殺南單于
龜下獄誅句龍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 己丑晦日有食之
王龔罷九月以桓焉為太尉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張耿擊破
南匈奴叛者車紐降

辛巳

六年

正月馬賢與且凍羌戰于射姑山賢軍敗沒
二月有星孛于營室
郭虔免三月以趙戒為司空
五月張耽大破烏桓羌胡於天山羣唐羌寇北地
八月梁商薨以其子冀為大將軍輔政
九月諸種羌寇武威
辛亥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以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

壬午

漢安元年

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八月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龍吾斯與莫鞬臺耆等反叛遣杜喬
周舉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舉實賊否是時梁后寵盛冀
兄弟權倖人主朝政多僻張綱回劾奏冀事帝雖信綱言
亦不罪冀
十月桓焉劉壽免十一月以趙岐為太尉胡廣為司徒

癸巳 永興元年 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 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數十萬戶 袁湯吳雄趙戒罷免 冬以胡廣為太尉黃瓊為司徒房植為司空

甲午 二年 二月京師地震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京師蝗東海胸山崩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胡廣免閏月以黃瓊為太尉尹頌為司徒 蜀郡李伯詐稱宗室當立為太初皇帝伏誅

乙未 永壽元年 正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 司隸冀州飢人相食六月洛水溢壞 七月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張奐討除之

丙申 二年 七月鮮卑寇雲中 十二月京師地震

丁酉 三年 閏四月庚辰晦日有食之京師蝗七月河東地裂 十一月以韓續為司徒孫代平為司空

戊戌 延熹元年 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師蝗 六月戊寅大赦改元七月雲陽地裂 黃瓊免以胡廣為太尉 十二月鮮卑寇邊張奐率南單于擊破之

己亥 二年 正月鮮卑寇鴈門六月寇遼東 七月皇后梁氏崩益慈獻梁冀謀為亂帝與宦者單超等謀八月丁丑御前殿勒兵收冀與妻皆自殺誅其宗親及公卿或死或免朝廷為之一空壬午立皇后鄧氏追廢懿獻為貴人封單超徐璜左官唐衡具瑗等五人為侯胡廣免韓續孫代平下獄以黃瓊為太尉祝恬為司徒盛允為司空 天竺國來獻

庚子 三年 閏正月燒當羌叛寇張掖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一白馬令李雲坐直諫下獄死 五月漢中山崩 六月祝恬薨七月以盛允為司徒虞放為司空 九月太山琅邪盜賊羣起十二月中郎將宗資討破之 勒姐羌圍允街段熲擊破之

辛丑 四年 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庫火五月有星孛于京師雨雹三郡地震 六月零吾羌與先零諸種並叛寇三輔十月寇并涼二州皇甫規擊破之先是梁州刺史漢陽安定太守皆不任職倚貴戚有司不敢糾規悉條奏其罪羌人聞之皆喜降者二十餘萬論功未賞宦官左官譖規下獄論輸左校 種嵩為司徒劉矩為太尉劉寵為司空 岱山及博尤來山並積裂 冬天竺國夫餘王並遣使來獻

壬寅 五年 夏長沙賊零陵賊起寇桂陽蒼梧及南海交趾遣兵討之不克京師地震 冬零陵蠻寇長沙武陵蠻寇江陵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十一月以楊秉為太尉 是歲南宮丙舍恭陵東闕虎賁掖門康陵園寢中藏府承祿舍承善閭皆火

癸卯 六年

三月以許栩為司徒 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陳奉孫羌討武陵蠻滇那羌大破降之 十二月以周景為司空

甲辰 七年

三月隕石于鄠五月京師雨雹七月野王山上有死龍 十月南巡狩 度尚擊零陵桂陽盜賊及蠻 大破平之 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乙巳 八年

正月丙申晦日有食之 皇后鄧氏以驕忌廢送暴室以憂卒 七月以陳蕃為太尉 九月京師地震 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父武少有學行名聞關西 十月以劉茂為司空 是時連月火災諸宮寺或一日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等上疏曰唯善政可以已之不省 段熲擊單于及當煎羌於溫中皆大破之 勃海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置主皆伏誅

丙午 九年

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沛國戴冀得黃金印無文字與廣陵龍尚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 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 五月胡廣為司徒 南匈奴及烏桓鮮卑並寇邊 九月周景為太尉 大秦國王安敷遣使奉獻 十二月宣鄩為司空 時宦官親黨布列中外所在貪暴太尉陳蕃司隸校尉李膺等勦力救時宦官誣告膺等 膺等為黨人連海內名士范滂等二百餘人並坐獄書名王府

丁未

永康元年

春先零羌寇三輔當煎羌寇武威張奐段熲擊破之西羌悉平 五月京師及上黨地震壬子晦日有食之 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黨錮改元 十二月丁丑上崩于德陽前殿年三十六葬宣陵廟號威宗 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帝幼 梁冀威權天下 金其志 賢力爭 屢折 冀 雖願 依 對 流 涕 亦 不 可 得 已

孝靈皇帝

諱宏 不稱口監 肅宗四世孫 父解 擯 亭侯 長母董夫人 桓帝無子 皇太后與父竇武劉儵定策迎帝 正月庚子 即皇帝位 年十二 改元建寧

建寧元年

閏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 夏氏為孝元皇后 考為孝 以陳蕃為太傅 與大將軍竇武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二月大 赦天下 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 四月以王暢為司空 暢尋 免以劉寵代之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劉矩為太尉 六月京師雨水 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白太后未決 九月中常侍曹節矯詔 誅武蕃等 夷其族 遷皇太后于南宮 以胡廣為太傅 錄尚書 事 劉寵為司徒 許栩為司空 聞人襲為太尉 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冬 鮮卑及濊貊寇幽并 自是每歲犯塞 封曹節王甫等十 八人為侯 自是山黨得志 士大夫喪氣 漢之綱紀大亂矣

己酉 二年

正月大赦天下 三月尊董貴人為孝仁皇后 四月大風雨雹 六月以劉寵為太尉 許訓為司徒 劉翊為司空 七月段熲大破先零羌悉平之 十月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虞放杜密李膺等皆為鈞黨 下 獄死者百餘人 妻子徙邊 制詔州郡大舉鈞黨 于是天下豪傑 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 禁錮郭泰私慟曰 漢室滅矣 庚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以郭禧為太尉

庚戌 三年

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四月以聞人襲為太尉 八月以橋公祖為司空

辛亥

四年

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二月地震海水溢河水清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五月河東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七月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是歲以李威為太尉橋公祖為司徒來豔為司空公祖豔尋免以宗俱為司空許相為司徒

壬子

熹平元年

四月青蛇見御坐 五月大赦改元 有司奏侯覽專權驕奢 董收印綬自殺 六月癸巳皇太后竇氏母卒於比景后感疾而崩 諡曰桓惠合葬宣陵 秋有人書朱雀閣云天下大亂公卿皆尸祿官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 十月中官王甫誣渤海王悝謀反悝自殺會稽妖賊許昭自稱陽明皇帝口口討破之袁隗為司徒

癸丑

二年

春大疫 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北海地震東萊北海海水溢 冬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是歲楊賜為司空段熲為太尉賜尋免以唐珍代之

甲寅

三年

正月夫餘國遣使貢獻 秋洛水溢 十二月鮮卑寇北地又寇并州 陳耽為太尉許訓為司空 今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獄贖歲以為常

乙卯

四年

四月郡國七大水五月延陵園火 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丙辰

五年

夏永昌太守曹鸞上書訟黨人曰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 獨不聞恕其言切直鸞坐檻車送槐里獄掠殺之詔黨人門生 故吏父兄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 是歲以許訓為太尉劉逸為司空訓尋罷以劉寬為太尉楊賜為司徒

丁巳

六年

四月大旱七州蝗 鮮卑寇三邊秋田晏因王甫求為將乃與賊 吳夏育各將兵萬餘人三道出伐鮮卑大臣多以為不便不聽 吳等大敗死者萬數 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京師地震南宮平城門及武庫東垣屋 自壞 是歲以陳球為司空尋免以陳耽代之孟詵為太尉

戊

光和元年

正月合浦交趾烏許蠻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己未地震 始置鴻都門學生初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充至千人 三月大赦改元 四月地震侍中寺唯雜化為雄 五月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因忽不見 六月有黑氣墜所御溫德殿殿中 七月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殿中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十月皇后宋氏以無寵廢 丙子晦日有食之 京師馬生人 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 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是歲袁滂為司徒陳球為太尉袁達為司空球尋免以橋公祖代之

午

巳未 庚申

二年

春大疫京兆地震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黃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用事太尉段熲附之司隸校尉陽球奏收甫及熲下獄死口口收節節謂球于上而殺之 丁酉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 秋使匈奴中郎將張脩擅斬單于呼微更立羌渠為單于下獄死 冬司徒劉郤及陳球陽球劉納謀誅宦者事泄皆下獄死 巴郡板橋蠻叛遣兵討之不剋 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 是歲張濟為司空劉寬為太尉楊賜為司徒

三年

六月地震涌水出冬有星孛于狼狽 鮮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是歲作畢圭靈昆苑

辛酉 壬戌 癸亥

四年

正月初置驢驘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權馬一匹至二百萬 六月庚辰雨雹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許儼為太尉陳耽為司徒 帝作列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鬻爭盜帝著商估服飲宴為樂又弄狗著進賢冠帶綬 魏郡張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羅呼上收縛考問不自覺知

五年

二月大疫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袁隗為司徒楊賜為太尉

六年

正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夏大旱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

甲子 乙丑

二年

正月大疫 二月南宮大火火半月乃滅 黑山賊張牛角等並起寇鈔北宮伯玉等寇三輔 四月大風雨雹 七月三輔填時帝好為私藏積錢至數千萬羣臣及州郡爭為貢獻刻剝口民發十口口人不堪命皆聚為盜賊 陳耽劉陶生直言下獄死 崔烈為司徒張延為太尉許相為司空 洛陽民生兒兩頭四臂

中平元年

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天下響應 三月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以何進為大將軍遣盧植皇甫嵩朱雋將兵討黃巾冬嵩雋大破之角先死斬其弟梁及實自是盜賊起朝廷不能制 十二月大赦改元 鄧盛為太尉張溫為司空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

三年

春鑄四出文錢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八月懷陵上有雀萬數悲鳴因相殺 冬武陵蠻叛討破之 張溫為太尉前太尉張延為官人所譖下獄死

四年

春榮陽賊起夏馬騰王國叛寇三輔 六月洛陽劉倉妻生男兩頭共身漁陽人張純張舉舉兵叛 護烏桓校尉公恭綱等舉兵自稱天子寇幽冀二州 冬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將軍孫堅擊斬之 崔烈為太尉許相為司徒丁宮為司空 烈尋罷以曹嵩代之 是歲賣關內侯假金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五年

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益州黃巾相自稱天子休屠各 寇西河與南匈奴左郎合殺其單于 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公孫瓚大破張純于石門青徐黃巾復起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于平樂觀 六月大風郡國七大水 十月御殿後槐木自拔倒植

六年

三月幽州牧劉虞購新漁陽賊張純 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洪農王

劉虞為太尉 丙辰上崩于南宮嘉德殿年三十四葬于文陵 諡曰靈皇帝子戊午即皇帝位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大赦天下改元光武封弟協為陳留王以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 何進參錄尚書事

己 光武元年

時何進與袁紹謀誅中官召并州牧董卓謀泄八月中等侍 段珪等殺進于是袁術勒兵燒東西宮攻諸宦者段珪等劫 少帝出幸衣紹收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其餘投河而死帝還宮

昭寧元年

大赦改元昭寧董卓自為司空 九月甲戌卓廢帝為洪農王

己 孝獻皇帝

諱協 靈帝中子母王美人 為何進 甲戌即皇帝 位年九歲遷皇太后于永安宮大赦改元永漢 丙子董卓殺皇太后何氏諡曰靈思 卓自為太尉加鈇

永漢元年

十月白波賊寇河東十一月董卓為相國十二月楊彪為司徒荀 爽為司空詔除光武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光武又 作光武

庚

初平元年

十月鎮星熒惑太白合于尾

是歲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恭懷恭隱恭愍三 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可之 趙謙為太尉王允為司徒种拂為司空

未 辛

二年

二月董卓自為太師遂發掘洛陽諸帝陵四月入長安 六月地震 孫堅入洛陽韓馥以冀州推袁紹為牧 九月蚩尤旗見于角亢 七月以淳于嘉為司空馬日磾為太尉

壬 申

三年

正月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于襄陽堅戰敗 曹操大破黃巾于 壽張降之 四月司徒王允與卓將呂布共誅卓夷三族允錄尚書 事總朝政 五月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 師六月福長安催等自為將軍已未大赦天下李傕殺黃琬王允 皆滅其族呂布走催記稠共秉朝政 六月趙謙為司徒七月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八月皇甫嵩為 太尉九月淳于嘉為司徒楊彪為司空並錄尚書事

癸 酉

四年

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五月癸酉無雲而雷六月扶風大風雨雹 華山崩裂 六月天狗西北行 十月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 十二月地震 夏下邳賊闕宣自稱天子 徐州刺史陶謙殺曹操父嵩操攻謙于彭城下大破之 朱偽為大尉錄尚書事趙溫為司空溫尋免以張喜代之

甲 戌

興平元年

正月辛酉大赦改元 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追尊諡皇妣王氏 為靈懷皇后曹操攻陶謙未還操將陳宮及張邈迎呂布為 兗州牧操還擊布不克退屯甄城 六月地震再震乙巳晦 日有食之大蝗三輔大旱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一斛二十 萬人相食味 劉詠與袁術將孫策戰于曲阿孫軍敗績孫策 遂據江東 七月楊彪為太尉 十月趙溫為司徒並錄尚書事

乙 亥

二年

二月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 三月催脅帝幸北塢 五月催自為大司馬 四月甲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 郭汜攻李傕夫及御前催移帝幸北塢 六月張濟自陝來和催汜 七月車駕東歸 十月戊戌夜有赤氣貫紫宮 張濟反與催汜合 十一月催汜等追乘輿戰于東澗王師敗績 白波師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催 等戰破之十二月王師復敗殺略官人帝幸安邑

丙子 丁丑

建安元年

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改元 七月車駕至洛陽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 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或飢死或為兵士所殺
八月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沮授說袁紹迎帝都鄴紹不從曹操用荀彧計迎帝都許
十一月曹操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以聽自西還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張濟死其子繡領其眾

二年

春袁術僭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為大將軍
五月蝗九月漢水溢是歲飢江淮間民相食 封孫策為吳侯
曹操征張繡繡降復反襲敗操軍殺其二子

戊寅 己卯 庚辰

三年

四月遣裴茂段熲討李傕夷三族韓暹胡方李樂郭汜皆敗為人所殺呂布叛 十二月曹操擊布于徐州斬之操圍張繡于穰劉表遣兵救繡操大破之

四年

三月袁紹攻公孫瓚于易京獲之 曹操擊破袁術六月術眾潰憤慨歐血死
冬張繡率眾降曹操 初置尚書左右僕射

五年

正月將軍董承等受密詔誅曹操事洩操殺承等夷三族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紹敗走操由是威震天下
十月有星孛于大梁
孫策出攻為許貢客所殺弟權襲其餘業

辛巳

六年

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袁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妻愛尚欲立為後乃出譚為青州刺史沮授諫不聽曰禍其始此矣
九月曹操南征劉備備奔劉表徐庶言諸葛亮備三往乃見之以為謀主

壬午

七年

五月袁紹以兵敗憤恚而死子譚尚爭立審配矯遺命奉尚為司越雋男子化為女子于真國獻馴象

癸未

八年

春袁譚攻袁尚譚敗走平原尚攻之急遣辛毗詣曹操乞降求救操引軍次黎陽救譚尚解圍還鄴
孫權伐黃祖破之

甲申

九年

春袁尚留審配守鄴復攻袁譚曹操進軍圍鄴決漳水灌之秋尚還救鄴操擊尚大破之平冀州自領冀州牧尚走中山譚攻之并其眾操責譚負約而討之
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乙酉

十年

正月曹操破袁譚于青州斬之袁熙袁尚為其將焦觸張
南所攻奔烏丸
四月黑山賊張飛燕率眾十餘萬降封為列侯

丙戌 丁亥 戊子

十一年

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單于蹋頓與袁尚數入寇

十二年

□□操北征烏丸出盧龍塞五百餘里秋大破蹋頓于白狼
□□□十月有星孛于鶴尾
袁熙袁尚奔遼東十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殺熙尚傳其首

十三年

□□曹操自為丞相七月南征劉表表卒少子琮立
□□孫權征黃祖斬之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于當陽是時操兵號八十萬聲震江東遂□□□□□
□□用周瑜計與劉備合兵大破操軍于烏林赤壁

通鑑

三十九

己丑 庚寅 辛卯

十四年

□□□□□□□□長安城走

□□□□□□□□□□荆州地震

十五年

□□□□朔日有食之

□□使魯肅屯陸口劉備使關羽屯江北曹操以馬超□□□

十六年

□送馬超□屯潼關九月□操與遂□□□□□□□□□□

□□遂走涼州孫權徙□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壬辰 癸巳 甲午

十七年

夏孫權城石頭作濡須塢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七月消水穎
水溢壞劉備攻劉璋所向皆克諸葛亮飛自荆州沂江取白
帝及江陽十月曹操征孫權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

十八年

春曹操攻濡須與孫權相拒月餘不克而還
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大雨水秋天子聘孫三女為貴人
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守帝坐五十日

十九年

春涼州章康故吏楊阜等攻馬超超奔張魯又奔劉備
四月旱五月雨水劉備攻劉璋降之據益州
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袍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
十月曹操遣將夏侯淵討之屠袍罕新建涼州平
皇后伏氏與父完謀誅曹操十月操殺后滅其族及二皇子宗
族百餘人

通鑑

四十一

乙未 丙申

二十年

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
五月金城諸將靳轉遂傳首送曹操遂阻兵為亂積三十二年至是年七十餘矣
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留夏侯淵屯漢中
孫權求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于劉備備不與權使呂蒙擊取
之備至公安乃與權連和

二十一年

四月曹操自進號魏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來朝留之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
冬操征孫權次于居巢攻濡須

丁酉 二十三年 春孫權遣使詣曹操請降操報使脩好結婚
冬有星孛于東北是歲大疫 曹操立其子丕為魏太子始操
愛少子臨菑侯植欲立之賈詡等諫而止

二十三年 正月耿紀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七月操西征劉備使曹仁討關羽屯樊城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夏劉備攻夏侯淵破斬之取漢中 七月備自稱漢中王

二十三年 八月漢水溢

蜀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
冬孫權遣呂蒙襲公安斬關羽遂取荊州

庚子

延康元年 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諡曰武王年六十六操字孟德父高官至
太尉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漢末大亂操運籌演謀戰
捷守內攝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許子將謂操曰
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操大笑子丕龍衣位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三月改元

十月帝遜位于魏奉帝為山陽公以青龍二年 三月堯年五十四
諡孝獻皇帝葬禪陵

後漢十三帝合一百九十六年

東西漢連更始共四百二十六年

魏文帝 諱丕字子桓姓曹漢相國參之後魏王操太子也十月二十九日辛未
登壇受漢禪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大赦追尊皇祖高曰

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為司徒御
史大夫為司空

托跋神元帝力微 元年

黃初元年

十月初營洛陽宮徙都之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
明年劉備稱帝于蜀孫權亦王于吳天下遂三分矣

辛

二年

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八月孫權遣使奉章拜
權為大將軍封吳王九
錫冬以曹仁為大司馬
孫權徙都武昌立子
登為太子

蜀先主

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
後少孤少語言善下人四月丙
午羣臣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
都武擔之南大赦改年國號漢
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章武元年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
張飛為其左右所害
七月帥諸軍伐吳孫權請和不許

壬寅

三年

正月丙寅朔日
有食之 二月
郭善龜茲于闐
王遣使入獻
三月立皇子宗室
皆為王 八月蜀
大將黃權棄眾
降 九月立皇
后郭氏十月孫
權復叛帝南征
十一月庚申晦日
有食之

二年

六月先主率諸將進軍
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
吳陸遜大破蜀軍于猇
亭先主僅以身免
十月詔營南北郊於成
都先主收合離散兵住白帝
孫權聞之懼遣使請和
許之 冬先主不豫

黃武元年

十二月遣太
中大夫鄭泉
聘劉備于白帝始通也

吳太帝 孫權字仲謀
孫武之後兄業
既定諸郡亮以後事
授權張昭周瑜程普
呂範等委事焉初權
外託事魏誠心不款
九月魏軍來伐權遂
改年臨江拒守

<p>甲辰 五年</p> <p>七月東巡守 八月為水軍親御 龍舟循蔡頭浮 淮九月至廣陵 十月太白晝見十 月戊申晦日有食之</p>	<p>癸卯 四年</p> <p>三月月犯心中 夾大星大疫 六月太白晝見 是月大雨伊洛 溢流殺人民 八月以鍾繇為太尉</p>
<p>乙巳 六年</p> <p>五月癸亥入太微 八月帝以舟師東 征十月幸廣陵 故城臨江觀兵戎 卒十餘萬以大 寒水冰舟不得 入江乃引還</p>	<p>先主病篤託孤于丞相 亮曰君才十倍曹丕終 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 三年之如其不才君可自 取四月癸巳殂于永 安宮年六十三上諡曰 昭烈皇帝八月葬惠陵 後主 諱禪字公嗣五月 襲位于成都年十 七尊皇后曰皇太后 建興元年大赦改元 立皇后張氏 丞相亮秉政</p>
<p>甲辰 二年</p> <p>務農殖穀 閉關息民</p> <p>乙巳 三年</p> <p>春丞相亮渡瀘葭梓柯 益州越雋永安四 郡皆平 十二月亮還成都</p> <p>甲辰 四年</p> <p>秋魏文帝出廣陵吳 人臨江以木師葦席 為疑城一夕而成魏人 自江西望甚憚之文 帝曰彼有人焉未 可圖也 權令趙雲等之曰曹 丕走矣然吳哀庚子 計五十八年權曰今 日之憂不暇及子孫 六月以顧雍為丞相 十二月都陽賊彭綺 四年白稱將軍攻沒 諸縣眾數萬人 是歲地連震</p>	<p>春魏曹真分軍據江 陵中州曹仁遣將以 兵攻吳將朱桓桓拒 之破常彫等魏軍退 二年 戲口守將晉宗叛 如魏 六月令賀齊 等襲斬春生虜宗 十一月蜀使鄧芝來聘 自是為常</p>

<p>戊申 二年</p> <p>正月司馬懿攻 破新城斬連傳 其首蜀大將諸 葛亮寇連連曹 真張郃擊破亮 軍于街亭三郡平 五月大旱 十二月諸葛亮 圍陳倉曹真遣 將曹爽等拒之</p>	<p>丙午 七年</p> <p>明皇帝 五月帝疾篤召 曹真陳羣曹休 司馬懿並受遺 詔輔政立子芳 為皇太子丁巳 崩于嘉福殿 年四十一葬陽陵 諱叡字元仲丁巳 即皇帝位大赦事 皇太后曰皇太后 后皇后曰皇太后 追諡母甄夫人曰 文昭皇后 十月馬超王遵 子入侍 十月立皇后毛氏 封后父毛嘉為 列侯 太和元年 十二月新城太守 孟達反詔司馬 懿討之</p>
<p>戊申 六年</p> <p>春亮出攻祁山而南安 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 亮關中震動馬謖連亮 節度大為魏將張 郃所破亮殺護以 謝眾而還 冬復出圍 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 率騎追亮亮與戰破斬雙</p>	<p>丁未 五年</p> <p>春丞相亮率諸軍 北駐漢中以圖中原</p>
<p>戊申 七年</p> <p>五月都陽太守周訪 偽叛誘魏將曹休 八月陸遜督諸將大 破休于石亭</p>	<p>丙午 四年</p> <p>春丞相亮率諸軍 北駐漢中以圖中原</p> <p>丙午 五年</p> <p>七月征魏江夏 圍石陽不克</p> <p>丙午 六年</p> <p>正月諸將獲彭綺 閏月韓瑛以其來降魏</p>

<p>戊 庚</p> <p>四年</p> <p>七月詔曹真司馬懿伐蜀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十月太白犯歲星</p>	<p>己 酉</p> <p>三年</p> <p>七月詔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謂考為皇妣為后別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十二月奉安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廟冬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p>
<p>八年</p> <p>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道絕真等皆還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p>	<p>七年</p> <p>春亮遣陳式攻魏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六月遣陳震慶孫權踐位冬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吳蜀約盟共分天下</p>
<p>二年</p> <p>春遣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州及東洲置洲在海中傳言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求仙止此絕遠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詔立郡講祭酒以教學諸子</p>	<p>黃龍元年</p> <p>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立子登為皇太子九月遷都建業使陸遜輔太子掌武留事</p>

<p>丑 癸</p> <p>青龍元年</p> <p>正月青龍見郊之摩阪井中二月改年閏五月庚寅朔日有食之鮮卑步度根及軻比能叛元明討破之虜走漠北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吳使首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p>	<p>亥 壬 子</p> <p>五年</p> <p>三月諸葛亮冠天水詔司馬懿拒之亮破懿軍於南城四月鮮卑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貢名馬十月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月犯鎮星</p>
<p>十二年</p> <p>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治斜谷即聞</p>	<p>十年</p> <p>亮休士勸農于黃沙教兵講武</p>
<p>二年</p> <p>春詔封公孫淵為燕王大赦天下遣張彌許晏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象海授淵舉朝大臣丞相雍等諫不聽淵果斬彌等送首于魏沒其兵寶</p>	<p>三年</p> <p>夏孫布詐降以誘紹將王凌凌以軍迎布十月權以大兵暗伏于阜陵侯之凌覺而走十二月大赦明年改元</p>

<p>己 丁 辰 丙</p>	<p>卯 乙 寅 甲</p>
<p>四年 二月太白晝見月犯太白及軒轅一星入太微 七月太白犯軒轅大星 五月肅慎氏獻楛矢 七月高句麗王宮斬 送吳使胡術首 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 孛于東方 十一月孛星 見犯官者天紀星 春有司奏魏得地統宜 以建丑月為正三月定 歷改元改太和歷曰景 初歷六月京都地震 秋遼東公孫淵 景初元年反自立為燕王 稱後漢元年 太白晝見十月月犯彗 感 母邱儵進軍討公孫 淵會連雨十日遼水漲 引還九月皇后毛氏賜死</p>	<p>二年 二月太白犯彗或四月大 疫 五月太白晝見 孫權攻合肥新城 七月帝御龍舟東征未 二年 至數百里權退走 適幸壽春 十月月犯鎮星及軒轅 月犯太白 十一月京都 地震有聲</p>
<p>十五年</p>	<p>十三年 正月以司馬懿為太尉 十月太白晝見 幽州刺史王雄遣人刺 三年 殺軻比能鮮卑由 是哀散時大治洛陽宮 起昭陽太極殿失農時 楊阜高堂隆等切諫不聽</p>
<p>十五年 從武都氏王 符健於廣都</p>	<p>十三年 正月中軍師楊儀有 罪自殺諸葛亮葬漢 中定軍山詔贈 丞相武鄉侯印 綬諡曰忠武子瞻嗣爵 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p>
<p>十五年 春鑄大錢一當五百 冬孛星見于東方</p>	<p>三年 夏權率大衆圍合肥 新城又遣陸遜孫韶 入淮沔魏明帝自 三年 率水軍東征權退 還孫韶亦罷九月隕 霜傷穀</p>

<p>未 巳</p>	<p>午 戊</p>
<p>三年 正月召司馬懿曹爽入 卧内令輔少子丁 亥帝崩于嘉福殿 年三十六葬高平陵 明帝沉毅斷識當百姓彫弊 之時不先開拓洪基而宮館 是營格之遠歎其殆疾乎</p>	<p>二年 春詔司馬懿帥衆討還 東 二月月犯心距星又 犯中央大星五月亦如之 八月有彗星見張宿 二年 司馬懿圍公孫淵 於襄平大破之斬 淵傳其首海東諸郡平 十二月帝不豫 辛巳立皇后郭氏 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p>
<p>二年 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p>	<p>延熙元年 正月立皇后張氏 大赦改元 立子璿為皇太子 十一月蔣琬出屯漢中</p>
<p>二年 冬廖武白稱平南將 軍與弟潛舉兵 眾數萬人呂岱 唐咨討破之</p>	<p>赤烏元年 春鑄當千大錢 八月以未烏集殿前詔 改年 初權信任校事 呂壹壹性苛慘 用法深刻太子登敷諫 不納後壹大罪發露 伏誅權引咎求諫</p>

庚申 元年	辛酉 二年	壬戌 三年	癸亥 四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甲子 元年	乙丑 二年	丙寅 三年	丁卯 四年
五年 二月曹爽之黨欲廢立威名勸伐蜀夷率眾十餘萬西征蜀人守險兵五年不得進五月引軍還四月朔日有食之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	六年 春南安地震 八月高柔為司空	七年 母邱儉討高句驪及濊貊皆破之 韓那奚等數十國率種落降	八年 二月朔日有食之 七月何晏奏今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
七年 魏人向漢中遣王平拒軍赴救魏軍退	八年 夏雷震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橋茶陵縣涵水涵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七月將軍馬茂等圍逆夷三族八月大赦	九年 十一月蔣琬薨後主始親政 官人黃皓用事	十年 費禕姜維共錄尚書事 汶山早康夷反維討破之
七年 正月以陸遜為丞相		九年 二月朱然征魏祖中斬獲千餘 九月以步騭為丞相	十年 三月改作太初宮 十月赦死罪

戊辰	九年 九月王凌為司空 十月大風發屋折木	十年 夏青祥出屯漢中 秋洛陽屬國反討平之	十二年 二月地仍震 四月雨雹
己巳	嘉平元年 正月甲午太白襲月車駕 謁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 司馬懿發兵閉門表奏罪 惡帝還禁收爽及其黨丁 嘉平元年 孫資何晏李 爽三族丙午大赦四月己丑 改年十二月以王凌為太尉 孫資為司空以司馬懿為 丞相加九錫固辭不受	魏右將軍夏侯 霸來降 十二年四月大赦 將軍句安李都 降魏	四月有兩鳥銜鴉墮東館 十二年 朱據領丞相塔鶴以祭

庚午	二年 冬征南將軍王昶渡江 斬其將鍾離茂許晏	十三年 五月日南至獲賊入南斗七月 紀冠第二星而東八月山崩 鴻水溢 初潘夫人有龍生 子亮魯王勇孫去太子和 而代之全公主稱和而魯亮 十三年八月廢太子和魯王 霸死 十月立子亮為太子 魏王昶圍南郡王基西陵 道數里陸抗拒還之 是歲 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冬大赦 十四年 費禕北駐漢壽
辛未	三年 三月以司馬懿為司空 四月大尉王凌謀起兵廢 帝立其子彪以討司馬懿 事覺魏東任成 五月凌自殺彪賜死 七月大傳宣王司馬懿 亮年七十三臨大嘗精思有 願相於還魏為子評襲位 拜而書事司馬懿為太尉 鄭冲為司空	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 初有神自稱王來問我民間 有一婢名幼婦遺使齋願因 將軍孫資王印使迎來至都 太元元年 為立書 八月朔大風江澤湧溢 平地深八尺十一月大赦吳王 廢去召諸葛恪于武昌委以 國政稱太子 昭著錄後漢 征賦降氏所書	太元元年 八月朔大風江澤湧溢 平地深八尺十一月大赦吳王 廢去召諸葛恪于武昌委以 國政稱太子 昭著錄後漢 征賦降氏所書

壬申	四年 正月以司馬師為大將軍 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 三月魚二見武庫屋上 十一月詔王昶胡遵 母邱儉征吳 十二月吳諸葛恪大破眾 軍于東關殺將軍韓 口	十五年 立子琮為西河王	正月立子如為南陽王 神鳳元年 二月大赦改元王 表亡去 四月吳主孫年七 十一諡曰大皇帝葬蔣陵 權任才尚計英人之傑能 成鼎峙之業然嫌忌乘於 殺戮末年溢甚 嗣主 亮字子明四月即事 魏大赦改元九年九歲 以諸葛恪為帝太傅降衛 建興元年 為衛將軍領南書 事十二月朔大風 雷雹
----	--	----------------	---

癸酉	五年 四月大赦 五月吳人圍新城詔司 馬懿拒還之 自帝即位至是郡 國縣道多所置省儉口 還復不可勝紀	十六年 正月費禕為魏 降人郭循所殺 四月姜維率眾 圍南安不克即還	正月立皇后金氏大赦 夏諸葛恪率軍二千餘萬 伐魏圍合肥新城大疫兵 二年 卒死者大半八月引軍 還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 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 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
----	--	--	--

亥 乙		戌 甲	
<p>正月母邱儉文欽反司馬師征之破欽于樂嘉欽奔吳斬儉傳首京都</p> <p>壬子大將軍司馬景素薨于許昌年四十八諡曰忠武以其弟昭龍衣位錄尚書事</p> <p>二年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四月封后父隆為列侯諸葛誕擊破吳軍斬其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師</p>		<p>二月中書令李豐與后父張輝謀殺司馬師事覺帝張氏四月立皇后孟氏大赦九月司馬師廢帝歸藩于齊年二十三</p> <p>高貴鄉公諱髦字季子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太后令以公為明帝嗣庚寅即皇帝位于太極殿</p> <p>正元元年 大赦改元十月黃龍見于鄴井中</p>	
<p>夏姜維率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p> <p>十八年</p>		<p>六月姜維率眾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二縣民居于綿竹繁縣</p> <p>十七年</p>	
<p>春孫資率眾十萬襲壽春為魏將諸葛誕拒擊</p> <p>二年 破之</p> <p>秋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是歲大旱</p>		<p>夏大水</p> <p>五鳳元年</p> <p>十一月星孛于斗牛</p>	

丑 丁		子 丙	
		原闕	

<p>卯 己</p>	<p>寅 戊</p>
<p>四年 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并中帝曰龍者君德也數屈于并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十月孫壹為婢所殺</p>	<p>三年 二月諸軍陷壽春城斬諸葛誕蜀軍亦退鮮卑力微和親 八月以王昶為司空詔行養老禮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青龍黃龍仍見頓邱陽夏井中</p>
<p>二年 六月字諱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度為重靈王</p>	<p>景耀元年 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年 官人黃皓始專政</p>
<p>二年 正月震電</p>	<p>三年 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 亮以琳專恣與全尚謀九月琳亮為會稽王 年十六 琅邪王 諱休字子願權弟 太子琳迎休十月己卯即位大赦改元 永安元年 全干以琳為丞相兵欲謀逆十月帝與張布謀曰朕會得琳誅之</p>

<p>未 癸 午 壬</p>	<p>己 辛 辰 庚</p>
<p>四年 夏詔鄧艾鍾會等伐蜀十月立皇后下氏 十月大赦諸軍伐蜀所至輒克蜀主劉禪詣艾降已蜀皆平</p>	<p>五年 正月朔日有暈之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帝欲誅司馬昭兵敗濟州以謝天下 陳留王 諱奐字景明武帝弟 常道鄉公太后詔迎公以景元元年 即明帝六月甲寅元王祥為司空 三月黃龍見華陰縣井中</p>
<p>五年 二月青龍見軹縣井中 四月肅慎國重譯入貢 姜維率眾出侯和為魏將 鄧艾所破還住沓中</p>	<p>三年 十月大赦 四年 五月大雨水泉涌溢</p>
<p>六年 夏魏軍數道來攻大赦改元 鍾會拔漢中冬鄧艾破諸葛瞻于綿竹又破姜維于疆川後上用魏周策奉書降于艾 矣興元年 北地王謀傷國之正月後半舉家東遷至洛陽三月封禪為安樂縣公 太始七年 漢二主共四十二年 十月使丁奉孫異等起兵 數蜀蜀主降魏問至乃罷</p>	<p>三年 秋亮亮為侯官侯亮自殺 謚言王亮當還為天子</p>

甲

春鄧艾為鍾會所譖檻車追艾會尋反於蜀為眾所討艾亦見殺 三月進晉公爵為王封劉禪為安樂公王祥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顛為司空
咸熙元年 五月甲戌改年
八月命司馬炎副貳相國事 九月為撫軍大將軍 十月命為晉世子是歲命荀顛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裴秀議官制鄭沖總裁之

七年 七月帝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葬定陵

烏程侯 皓字元宗孫和子也時蜀初亡國內震懼會得長君丞相獲陽興將軍張布用萬或言迎皓立之年二十三元興元年 改元大赦 九月皓臨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 十月立皇后滕氏 皓得志驕暴大小失望與布悔之或以譖皓 十月誅與布

乙

二年

八月相國晉文王司馬昭薨年五十五太子炎紹封龍位 九月大赦
十二月壬戌詔禪位于晉封帝為陳留王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 魏曹氏五主凡四十六年

西晉世祖武皇帝

諱炎字安世姓司馬氏文王長子母王氏受魏禪

十二月丙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都洛陽

酉 泰始元年

追尊宣王景王文王並為皇帝 尊母大妃曰皇太后宮曰崇化 以何曾為丞相封宗室為王以安平王孚為太宰

甘露元年

送休之四子于吳小城又追殺大者二人眾莫不痛切 十二月徙都武昌大赦

丙

二年

正月立皇后楊氏 六月丙午晦日有食之 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倭人來獻方物

八月改年大赦 陸凱為左丞相萬或

寶鼎元年 為右丞相 十二月遷都 建業

留衛將軍滕牧鎮武昌

亥

三年

正月丁卯立皇子哀為皇太子年九歲哀闇弱不辨菽麥和嶠衛瑾屢以為言 荀顛等保護之故不廢 閏三月丁未晝昏 九月以何曾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荀顛為司徒

二年

右丞相萬或上鎮巴邛 六月起昭明宮

子

四年

正月以裴秀為司空 有星孛于軫 丁亥帝耕于籍田戊子大赦天下 七月大山石崩泉星西流 九月青徐兗豫大水伊洛溢合於河 十二月扶南林邑各遣使來獻

三年

九月吳主出東關 丁奉至合肥

巳

五年

二月青徐兗三州水 以左僕射羊祜鎮襄陽 四月地震 九月有星孛于紫宮

建衡元年

正月立子璿為太子 十月改年大赦

丑

庚

春吳將丁奉入渦口擊走之

六年九月大宛獻汗血馬焉耆來貢方物

十二月吳夏口督孫秀帥眾來奔

二年

春萬或還建業

三月天火燒萬餘家

寅

二月孫皓帥眾趨壽陽遣大司馬望屯淮北以拒之

七年

三月北地寇金城五月雍梁秦三州饑
六月大雨霖伊洛河溢流殺居人四千餘家
十月丁丑日有蝕之 十二月鄭玄為司空

三年

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
星皓母及妃妾皆行欲攻
晉以應童謠曰青
蓋入洛陽遇大雪
塗陷兵人不堪華嚴等
圍爭乃還大赦

辛

卯

壬

二月納賈充女南風為太子妃太子畏而惑之

九月吳步闡來降拜衛將軍遣羊祜帥
眾出江陵揚聲迎闡于西陵十二月
肇攻陸抗不剋而還
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年

八月西陵督步闡叛據
城降晉遣陸抗圍之城
鳳凰元年 陷陸闡夷三
族大赦
右丞相萬或被譴憂死
從其子弟于廬陵

癸

己

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五月旱 以何曾領司徒

九年

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吳將曹淑圍弋陽王渾擊敗之
鮮卑寇廣寧殺略五千人

二年

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
九月封十一王給三千兵大赦

甲

正月詔近世以來多由內寵登后妃之職亂
專卑之序今後不得登用妾媵以為嫡正
三月癸亥日有蝕之夏大蝗
九月陳騫為太尉攻拔吳枳里城
吳將孫遵李承帥眾寇江夏孫喜擊
破之 十二月有星孛于軫是歲登陝南山
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十年

三年

會稽故言章安侯奮
當為天子太守郭誕
不自故言送付建
安作紅將軍孟泰
王嗣帥眾降晉
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

乙

正月朔大赦改元 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獻
七月甲申晦日有蝕之郡國螟冬大疫洛
陽死者大半
咸寧元年 十二月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
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劉元海為任子在洛陽
王澤見而奇之言于上召見與語大悅

咸寧元年

天冊元年

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
尺大赦改年
燒鑄殺中書令賀那

丙

二月東 八國歸化 五月汝陰王駿討北胡斬
其渠帥吐敦 六月有星孛于氏七月有星
孛于大角 東夷十七國內附吳臨平湖自
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
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 八月河東
平陽地震有星孛于大微九月又孛于翼
十月立皇后楊氏大赦十二月封后父駱為駱督侯
吳京口督孫楮帥眾來降封丹陽侯

二年

天璽元年

中有小石青
白色長四寸
刻作皇帝字于大赦改年

丁

酉

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有星孛于西方三月有
星孛于胃
八月大風拔木暴寒且水郡國五隕霜傷穀

三年

鮮卑力微死在位五十八年一百四歲
追尊為始祖神元皇帝子悉鹿立
十二月吳將孫慎入江夏汝南燒略居民西北雜
虜及鮮卑匈奴五漢蠻夷東夷三國各帥種落內附

天紀元年

州主作天子四世
治太平始改元
大赦以協石文將軍鄧凱
夏祥帥眾七千餘人降晉

<p>戊 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 東 六國來獻 四月蚩尤旗見于東井 六月陰平廣武地震 四年 七月荆揚郡國二十皆大水 十月衛瓘應綽伐吳皖城斬首五千 焚穀米百八十萬斛 十一月羊祜卒年五十八祜密計平吳疾篤 乃舉杜預自代都督荊州</p>	<p>己 三月匈奴都督拔奔虛帥部落歸化 乙亥有星孛于柳 四月又孛于女御郡國八 雨雹傷稼壞廬舍 七月有星孛于紫宮 十月匈奴餘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 化汲郡人掘魏冢王家得竹簡小篆古書 十餘萬言藏于秘府 五年 十一月大舉伐吳遣琅邪王佃出涂中 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 出江陵王濬唐彬率巴蜀卒浮江東下凡二 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楊濟為副 總統眾軍 肅慎來獻楛矢石砮</p>
<p>二年 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 王給三千兵大赦</p>	<p>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 冬北軍大出教道來攻陶 三年 濟至武昌停駐不前 皓略無道昏 險諛貴幸好興功役人不 堪命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p>

<p>庚 正月王渾剋吳壽陽諸城二月王濬諸軍所 嚮皆克杜預拔江陵渾又大破吳兵于版橋 斬吳丞相張悌三月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孫皓 窮蹙詣濬降得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兵 二十三萬大赦改元 太康元年 五月封皓為歸命侯 丁卯薦 七月東 二十餘國朝獻 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 九月羣臣以天下一統請封禪不許以王濬為輔 國大將軍杜預以下增封羣臣上壽帝執爵 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因策告祐廟</p>	<p>子 編年通載第四</p>
<p>四年 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 晉軍所在戰克三月殿中 親近數百人請殺恭昏 皓惶懼從之用薛瑩胡 冲等計分遣使 請降皓舉家西還五 月集于洛陽至五年 死年四十二 吳四主共五十九年</p>	<p>編年通載第四</p>

道光丁酉

古史紀年

竹柏山房開雕

古史紀年序

太史公曰余讀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孔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故史記自共和以上皆表世而不表年蓋其慎也案漢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世本十五篇歷譜家有古來帝王年譜五卷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今皆不傳傳者惟劉歆三統歷各紀三代受命年數而每王之年無聞張衡歷議嘗議歆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繆數百至衡所著編年通載十五卷當必有以糾其失而惜乎不傳也三國時蜀秦宓辨五帝非一族譙周嘗從諮訪今則並周之古史考亦亡之於晉則有皇甫謐之帝王世紀證諸史傳多所牽合其自黃帝迄三代各王之年僅偶見於類書注家之所徵引而其書已逸難以詳考鄭樵有云紀元之書亡者甚多不過紀運圖歷代圖可見其略編年紀事之書亡者甚多不過通歷帝王歷數圖可見其略今則無一存者然則居今日而欲考古編年之史舍竹書紀年奚從焉夫紀年作於周末出於晉初郭景純取之以注山經穆傳鄭道元取之以注水經小司馬取之以注史記唐六臣取之以注文選范蔚宗以入後漢書僧一行以推大衍歷司馬溫公以定通鑑其為歷代名人所寶也如是而後之議者毛舉一二遂並其全書而疑之余不可以不辨據杜預左傳後序晉東晉傳隋經籍志並云紀年起自夏殷周不始黃帝然昌意產乾荒顛頊產伯鯀后稷放帝朱鄂注山經引之堯元年丙子隋律歷志引之而

荀勗和嶠明云紀年起自黃帝見魏世家注非與今本合之明證歟杜又云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而今本隱公元年當莊伯之九年仍用周正東晉傳謂紀年夏年多殷而今本殷年多夏又春秋以降水經注所引皆紀晉魏之年而今本皆以周王紀年種種不合夫竹書初出多殘缺散亂當時撰次者荀勗和嶠衛恆東晉而王庭堅加以辨難東晉為之釋難王接詳其得失其定之非一人則傳之非一本故隋志載紀年有竹書同異一卷異文疑義皆宜前存豈可舉一廢百執彼疑此耶惟其卷數晉傳稱十三篇隋志稱十二卷唐志稱十四卷宋志僅云三卷而今本祇上下二卷繁簡不倫宜多脫落考晉書續咸有汲冢古文

古史紀年序

二

釋十卷意其初必附錄各家辨證之語抑或有採他書而為之傳者而今亡矣故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今世皆竹書者動舉伊尹自立太甲殺尹為口實不知晉叟朝舜夏禹德衰橫議之習何所不至若使後人為之方將依經筮占擬之惟恐不肖而敢為是言乎余嘗反覆是書而得其不可偽者三焉夏世改元率在三年之後其多者或以四年五年少者或以二年踰年至商以後始無不踰年改元者此類非可臆造一也商之諸王各注其名皆史所不載二也書甲子於夏統中絕之年詳地理於殷邦五遷之際田剝被弒史索隱引梁惠改元孤立一說於史家之外而皆與經傳相表裏三也至其三代年數夏四百三十二年與三統應世紀合周自成王元年至共和之初二百一十一年與魯

世家伯禽以下年數合皆左證確然無可易者惟左傳商祀六百而紀年祇五百八年似當從三統歷六百二十九年為近其各王年數尙見通志然亦有可疑者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通志以太甲當之豈太甲以後皆罔克壽耶至邵子經世以太甲祖甲並三十三年又謂停兩可之顯然者則後人之揣合終不如古簡之傳疑也自宋以來編古史者率以皇極經世為主顧經世始堯甲辰雖本世紀而其餘年數又不盡同未知何據仁山金氏乃因經世而以意增減之以求合乎經傳信近疑遠強事繫年鑿定甲子與王新立則比事連書中葉無徵則曠代絕筆若是者其堪傳信乎余少習舉業耽情古史參互攷證於今有年竊惟春秋經傳明備非後人所得損益惟前此自共和上

古史紀年序

三

湖黃帝年紀缺如思有以萃古書之殘闕集載筆之大成遂乃推按竹書為之綱領開或移削必有據依至原註多引符瑞恐非本書或存或略其他書之確有年者增之無年者類附之乖異者旁註而兩存之引事必從其原攷年無取乎鑿其於多聞闕疑之意或庶幾乎茲編下接左氏非為竹書而作故以古史名之左氏以後則輯戰國時事六卷別為一書後有君子以覽觀焉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秋九月閩中林春溥識於京師寓齋

至地理志東上谷有涿鹿縣晉太康地理志遂禽殺蚩尤
世紀曰蚩尤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蚩尤服牛馬
法曰黃帝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服牛馬
具四帝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服牛馬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服牛馬
黃帝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服牛馬
止於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服牛馬
連震三百八十里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服牛馬
車論其右又黃帝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服牛馬
較去其尤之戰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服牛馬
北之鄉其先以地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
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關鄉城中高七丈民身自黃帝
郡有赤氣出如匹絳帛名爲黃旗黃旗出於山陽
郡野縣重聚大小與關鄉等傳黃旗出於山陽
史云帝年三十七戰蚩尤於中冀未嘗知所折而諸侯咸

古史紀年卷一

三

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元封和姓纂曰黃帝是為黃帝

本紀曰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

元年以下編年並從竹書紀年○案杜預左傳後序晉書

後漢書律歷曰黃帝造歷元起辛卯史記曰神農以前

尙矣蓋黃帝攷定星厯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

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又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

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至凡二十

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

成世本曰大撓作甲子客

帝即位居有熊國黃帝之所都路史曰帝自有熊啟辟故

本紀曰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

道道未嘗寧居管子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

狄人然後天下可得而收也世本曰黃帝作舟車以濟

行天下御冰作履履漢書曰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

多馬世紀曰黃帝受命風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焉

國拾遺記曰黃帝受命風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焉

登丸山及岱宗王維黃帝得封禪九嶷山封西至於空桐

年九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彌合符釜山而

邑於涿鹿之阿輿地志曰涿鹿城在鄆州東南五里

有熊也水經注曰姚曠遷徙往來無常處鄭環曰黃帝

軒轅王嗣為諸侯當居有熊城而後遷於壽丘陟於上

為天子當居榆陽之故都陳倉而後遷於壽丘陟於上

橋山於以師兵為營衛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

軍所就卑下斥澤之軍必依水山居高為陽水山之

此四軍臺榭無所以上臺以勝四帝也黃帝內傳曰

尤因立臺榭無所以上臺以勝四帝也黃帝內傳曰

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呂氏春秋曰高元作室

初制冕服

家語曰黃帝始垂衣裳作黼黻拾遺記曰軒轅始造書

契為書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則服冕垂衣故

有袞龍之頌黃帝乃服袞冕世本曰黃帝作旃冕胡

曾作冕呂氏春秋曰胡曾作衣伯余作衣裳於則作扉

履帝世紀云黃帝始去皮服為上衣以象天下裳以

象地大戴禮孔子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履雲

九年正月上寅詣首陽山

真源賦曰黃帝以地皇九年正月上寅詣首陽山宰牧

從焉次駕東行詣青丘紫府先生受三皇錄及天文大

字抱朴子曰黃帝東到青丘是鳳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錄內文以幼召萬神南到閼風陰建木觀百穀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縹之水○案方士虛誕多託之黃帝而後人復揚其波本不足信今以其具載年月姑附之以備

史封禪書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

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

神會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西太山之上駕乘車六城為清角之樂黃帝內傳曰黃帝既與王母黃帝且戰且會於王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

學仙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拾遺記曰帝使風后負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

附錄十九年訪廣成子于空同

莊子曰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

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

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

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

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

之心剪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

席白茅開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

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

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

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冥冥

冥冥

冥冥

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所

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

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

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

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

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抱朴子曰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

受自然之經北到洪崖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授

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金訣到峨嵋山見天皇真人

於玉堂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

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藉後車至於泰壹雜

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過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子曰黃帝謁峨嵋見天皇真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為

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

乎古之聖人蓋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山川以分陰

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衛眾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

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啟閉

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有形數賢愚之蔽壽夭

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於上而

精氣萃於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為之紀是

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聚財以施智

因智以制義由義以出信杖信以著眾用眾以行仁安

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

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

一德成德以敘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

爾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矣子以叢爾之身而百夫之

所為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
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
身弗違而天下治

二十年景雲見

原註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相連天官書曰若煙
郁郁紛紛素輪是為卿雲蓋出於有道之國後漢
郎顛傳曰景雲降集註曰景雲五色也晉書天文志
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詩非災日外
規有雲內有如羊而黃者景雲也春秋廣孔圖曰黃
帝將興黃雲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
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拾遺記曰軒轅有
紀景星蓋黃星也

以雲紀官

本紀曰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
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

古史紀年卷一

七

為青雲夏官為箱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舉
為黃雲論語撰考誠曰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舉
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
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

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籍而數曰風垢皆去又夢人執
異力者也驅羊萬羣帝籍而數曰風垢皆去又夢人執
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力
相得力牧於天下而力進以為將准南子論語摘輔象曰黃
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善於秋內傳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
漢書兵陰陽風后十三卷闕二卷呂氏春秋陰陽之事
曰黃帝師大撓人表云師封鉅大填大山稽天老受天

錄五聖受道級知命受利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
力墨受準斥州選舉翼佐聖德世紀曰黃帝以風后配
配下台謂之三公共餘知命規紀地典大老配中台五聖

孔甲等或以師或以為將白虎通曰黃帝師力牧封胡
書道家力牧二篇雜家孔甲盤陽封胡五篇力牧師力牧
十五篇地典六篇雜家孔甲盤陽封胡五篇力牧師力牧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崑尤明乎天道外紀作
風后

故使為當時三墳皇曰岐伯天師爾日月星辰
時者殺爾惟我世紀曰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
通問難八十為難經九賦著內外經十八卷
案管子以嶺九明之手道豈別乎一黃耶據三墳則大
師為岐伯而兼經之作用非明乎天道者不能至外紀
以為風后為近之常察乎地利故使為稷者曰大墳皇
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奢龍辨乎東方故使
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勤爾恭爾智爾爾各爾祝融
為土師行無掩大實以檢財無此惡德以私賞爾祝融
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三墳皇曰岐伯天師爾日月星辰
禮記禮運曰黃帝正氣以正人而天下歸之

古史紀年卷一

八

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三十年帝退居大庭之館
列子曰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
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疥黝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
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疥黝
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
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
侍徹鐘懸滅厨膳退而閉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
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
斧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
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

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
謂四而也
附錄
附錄
附錄

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瘡瘻乘空如履實寢虛如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

符子曰黃帝謂其友無為子曰我勞天下矣疲於不輟形役請息駕於元圃子直代之無為子曰焉能棄我之逸而為君之勞哉乃攀龍而俱去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

古史紀年卷一

九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字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鳳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鳴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

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

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世紀曰黃帝於中宮有大鳥狀如鶴體備五色三丈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

膚文曰仁智不嗔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或鳴於庭其飲食其雄

自歌其雌自舞音如簫笙抱朴子曰帝轅候鳳鳴

而調律隋毛爽云帝聽鳳阿閣之下造十二律呂氏春

秋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人表作伶倫自大夏之西

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約者斷

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次曰合

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

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

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晉志曰黃帝

瑄長尺六寸為十二月易是類謀曰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黃帝吹律以定姓是也世本

古史紀年卷一

十

造者伶倫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

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

咸池管子曰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合其五

四曰景鍾其明五曰黑鍾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

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

之美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默默

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

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

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

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蟄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

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帝無窮而一不

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帝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息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謂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人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

古史紀年卷一

十一

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以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幽思賦註大容黃帝樂師

帝祭于洛水

原註庚申天大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召史卜之龜焦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

違聖智故焦霧既除游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以上並見宋符瑞志修德立義天下乃洽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之姓號與謀治太平然後鳳凰處之今鳳凰已下三百六十年矣天折而帝圖手與黃帝乃誠齋七日至於翠鳥之川大鱸魚折而帝圖手與黃帝乃誠齋七日龍具魚汎白圖鱸魚折而帝圖手與黃帝乃誠齋七日圖曰黃帝遊元履洛水與大司馬帝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二人臨之鳳凰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朱符瑞志曰聖德光被羣瑞畢降有屈軼之草生於庭後人入朝則草指之接萬神於明庭今寒門谷口是也史曰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黃帝郊雍帝宿三月鬼神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北九里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在雍州醴泉縣東會稽之山章註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此神亦諸侯言合諸侯於明堂也故文中子稱黃帝有合宮之聽管子稱黃帝有明臺之議外紀亦云帝布政教是已

古史紀年卷一

十一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長股氏來賓淮南子三十六尸子曰海外南經曰貫匈國其為人胸有竅在莖國東海外西經曰長股之國在徯常北被髮淮南子三十六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之宋符瑞志曰黃帝時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山海經曰黃帝妻雷祖生昌意帝繫曰黃帝居軒轅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史記本之以青陽即昌意方國語又謂青陽方雷氏之甥人表以為余祖生昌意方是為青陽昌意降居若水帝繫曰青陽降居派水昌降居若水經若水注曰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問有木名若木若水出焉若水出焉若水出焉若水出焉

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生韓流韓流取淳子曰阿女

位降居斯水為諸侯焉

生顛項郭注曰竹書昌意等若水產帝乾荒乾荒即

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漢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

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為已姓青

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

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葢任荀嬀姑儂

依是也惟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

妃西陵氏女曰嫫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節生

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嬀母生

三人之下漢書人表彤魚氏生夷鼓母生倉林母生

要覽曰西陵氏始養登呂氏春秋曰嬀母執手黃

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受德山海

曰黃帝生禺繇禺繇生禺京禺京生禺誦禺誦生禺

是為海神又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吾明

明生白犬白犬有黃帝是為大戎又黃帝之孫曰始

始均生北狄後魏書曰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國

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黃

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殿故以為氏其裔

始均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北民類其勳帝舜嘉之命

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

百年地裂

開元占經引尚書說曰黃帝將亡則土裂

帝陟

原註帝王之崩皆曰陟書新陟王謂新崩也帝以土德

王應地裂而陟葬史記曰黃帝崩葬橋山封禪書曰黃

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後宮從上者七

上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

墮黃帝之弓百餘枚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

髯號故後世因各其處曰鼎湖其弓曰黃帝弓已隱

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路史引五行書曰黃帝以甲戌日

崩一云戊午斲經言黃帝鑄鼎以乘崩葬橋山後五百

年山崩空室無尸惟存寶劍赤鳥列仙傳曰黃帝自擇

上日空室無尸惟存寶劍赤鳥列仙傳曰黃帝自擇

郡陽周橋山在南山有黃帝冢世紀曰黃帝在位百年而

崩年百一十一歲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歲大歲禮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

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

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

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創木為黃帝之像俾諸侯朝奉

之路史引晉周生招魂議曰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

等斂其衣 諸侯大夫歲時朝焉

管子曰黃帝之治天

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

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本紀曰順

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

堯何也雄黃曰野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

齊戒以通九靈鳴鼓振舞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登陰

陽之氣飲酒茹菽以通五

藏野首不知以為為也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

內傳曰黃帝升為天子地處草木通耕種之利因之以

廣耕種古史考曰黃帝作釜鑿始蒸穀為飯烹穀為粥

世本曰雍父淳化鳥獸蟲蛇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

作春黃帝臣淳化鳥獸蟲蛇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

神人以鷹遺黃帝黃帝曰何食何

旁羅日月星辰水波

處日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

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

及夕統統操操日煥一日人莫敢於山而墮於堦意林

引太公金匱曰黃帝云余在民上猶猶恐夕不至朝故

口慎言語也節用木火材物

室禁重重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日月精明星辰不失

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鷲鳥不妄搏鳳

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黃龍服阜諸北僂耳

之國莫不獻其貢職

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

春秋命歷序曰黃帝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易稽覽
 千二百路史引內簡黃帝經曰黃帝後有帝鴻山海經
 五十年路史引後作律云律黃帝之字案左傳帝鴻氏
 生帝鴻謂之渾敦杜註以帝鴻即黃帝渾敦即鴻氏
 有不才子謂之渾敦杜註以帝鴻即黃帝渾敦即鴻氏
 春秋運斗樞以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為五代是亦
 以爲黃帝也漢書人表又敘帝鴻於炎帝之前未可知
 是帝魁書經命命訣曰任已感神生帝魁鄭康成引尚
 秦穆公凡三千青陽金天歷四世乃至顓頊案路史引
 二百四十篇青陽九子一曰帝鴻封冀二曰金天封荆三曰
 經封青四曰青陽封徐五曰帝鴻封冀六曰高陽封雍
 七曰帝馨封梁八曰帝辛封充九曰姬都封揚
 以金天高陽高辛強分爲七其亥殊不足辨
 帝擊少昊氏原註約案帝擊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
 鳳凰之瑞以鳥紀官或曰而夢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
 清不居帝位帥鳥居西方
 周書曰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乃命少昊清司馬鳥
 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於今不亂漢

古史紀年卷十

律歷志曰少昊帝考德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
 其子孫名摯立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
 桑有白帝子降乎水際與皇娥戲生少昊號曰窮桑
 氏亦曰桑丘氏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路
 史引休子曰少昊生於稚華之野其渚一曰土生金故
 爲陵公羊疏曰依八代記少昊十二而冠一曰土生金故
 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姬世紀曰少昊帝名摯字青陽
 者也其爲元龍降居江水有聖德邑於窮桑以登帝位
 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古史考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
 少昊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
 於鳥爲鳥師而鳥名拾遺記曰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
 湧於地田佚子曰赤燕一羽飛集少昊氏金鳴於山銀
 之戶遺其丹書尸子曰日五色下照窮桑鳳鳥氏歷正
 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
 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鳴
 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左傳晏子語司寇也鵙鳩氏司事

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
 者也九屬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又蔡墨曰少昊氏
 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
 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氏有
 格臺驗臺驗能業其官宣汾洧濬大澤以處大世不失
 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姁尊黃實守其祀
 職遂濟窮桑古史考曰少昊之樂曰九淵田佚子曰少
 昊都於曲阜鞮鞮毛人獻其羽裘世紀曰在位百年而
 崩外紀曰在位八春秋命歷序曰少昊傳八世五百歲
 尚書期運授曰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也任矢射參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帝顓頊於
 此棄其琴瑟又曰少昊生倍倍倍處處又曰少昊
 威姓少昊左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
 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

古史紀年卷十

之窮奇服虔曰
 案少昊爲西方國名其始清與黃帝同時佐命代蚩
 尤有國傳及帝摯適當軒轅之衰遂代爲帝周書漢
 志略具其概周書之質至謂清即黃帝之子清陽史
 記無明文而世紀更合摯與清陽元龍爲一人尤屬
 牽合當缺其疑
 帝顓頊高陽氏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
 之地名顓頊與譽皆以
 字爲號上古質故也
 原註母曰女樞神本曰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搜
 所謂神子也生顓頊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於
 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詩含神禱曰瑤光如虹貫月
 云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元玉圓時有一老叟謂昌意
 曰昌意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

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風史記曰高陽生稱野生卷章
有子曰琴為祝融與左傳曰少昊氏有子曰重暭氏
土通項之子有國曰中輿異○山海經曰有國名曰淑
項之子食黍使四鳥為食熊羆有國曰顓孫生有國曰
黍有季食之國顓孫之食黍顓孫之子顓孫生有國曰
民不食肉有神人焉顓孫之食黍顓孫之子顓孫生有
居江水不食肉有神人焉顓孫之食黍顓孫之子顓孫
驚人小兒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儺以驅疫鬼

七十八年帝陟

鸞子曰帝之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
之道而常之史記曰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
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
項之法婦人不過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博
志曰蒙雙民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此
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潔誠以祭祀北至
男女皆活同類二頭四手是蒙雙民潔誠以祭祀北至
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

古史紀年卷一

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捐四方之樂
后執封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帝乃捐四方之樂
德者錫以干戈真諸曰乘結元之華周旋八外諸受武
翊為寶鼎各獻一山而巳 世紀曰在位七十八年
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 世紀曰在位七十八年
九十八歲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 皇覽曰
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曰漢水
出鯀魚之山帝崩項項葬於陽九殯葬於陰四蛇奇之史
記曰顓頊崩而元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學命歷序曰
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九
歲或云傳十世一云九世

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山海經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訖生炎居炎居生節
董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江水水生共工共
工生術器術器兌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水共工生

后土左傳曰共工氏后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
二吳在臣曰柴蠶蛙子祝融共工上世俱有七人此祝
術之及勾龍帝黃帝共工祝融居江上世俱有七人此祝
誅之以其弟句龍為后土祝融居江上世俱有七人此祝
衡曰辛侯昔於顓孫自沒深淮之國即語昔共工之驪
名共工又史記曰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其有
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左傳曰五行之官列受
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共工
融為火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共工氏作亂帝
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
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

帝嚳曰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蟠極人表作蟠極產高辛

古史紀年卷一

是為帝嚳 世紀曰姬姓古史考姓生而神靈自言其名
名曰自其 原註生而駢齒元命苞曰帝嚳駢齒上法
聖德云師赤松子曰帝嚳師伯招人表初封幸侯十道志
有在歸德府城東門內高辛代高陽氏王天下驚曰年
帝嚳受之而治天下漢書曰春秋外傳曰高辛氏使
所建帝嚳受之而治天下漢書曰春秋外傳曰高辛氏使
替人拊鞀鼓擊鐘磬鳳凰鼓翼而舞通雅曰帝嚳平其
楊填篋世本曰辛公作填呂氏春秋曰帝嚳命成黑作
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僮作爲擊鼓鐘磬吹管管
因合鳳鳥天翟舞乃令人拊或鼓擊鐘磬吹管管
作樂六英世紀作六莖文心
雖龍曰帝嚳之世成莖為頌

元年帝即位居亳
關駟曰亳本帝嚳之虛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括地志
曰亳邑故城在洛州西十四里

古史紀年卷二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帝堯陶唐氏

世紀曰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紀年注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而面其文曰赤受天祚者八彩鬚髮尺餘長七尺二寸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名曰放勳鳥庭荷勝有八彩豐上銳下或從母姓伊氏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年十五而佐帝堯受封於唐為諸侯受命減不義於丹水楚今唐州身長十尺嘗夢天而之故二十而登帝位於唐夢攀天而高辛氏成天下歸史記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氏

古史紀年卷二

春秋曰堯師子州支父人表云師尹壽荀子作君疇潘夫論云師務成

元年丙子

史後紀注引帝堯元年丙子並與今本同

案世紀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位皇極經世書通鑑

前編並從之路史又謂堯以戊寅即位並未知所據紀

年作於周末出於西晉隋志所引與今本合考古者當

以近古之書為斷今悉從之丙子於前編為夏后相二

歲上推堯之甲辰前編實

帝即位

淮南子曰堯之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猥齧齒九嬰大風封稀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猥斷修蛇於洞庭擒封稀

於桑林海內經曰帝俊賜羿彤弓素旌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呂氏春秋曰夷羿作弓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

居冀

夏書曰維彼陶唐有此冀方禹貢冀州孔傳曰堯所都也世紀曰堯都平陽即古冀州詩唐風譜曰唐帝堯舊

也世居此後遷河東平陽括地志今晉州所治平陽故城是也臣瓚曰先居唐後居陶故號陶唐氏一統志曰保定府完縣西三十里

有伊祁山本堯母所居

命義和歷象

史記曰乃命義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衡曰堯候四時之中命義和察四星以占時氣書大

傳曰堯春者張昏中中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中以種黍秋者虛昏中中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中以種豆

命義和歷象

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則不分命義仲

居郁夷曰賜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

春其民析鳥獸字微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之

出也故曰申命義叔居南交便程南譌敬致日永星火

東方春也申命義叔居南交便程南譌敬致日永星火

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也任方者物之方何也任方

謂之夏夏者假也呼茶萬物也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

而養之外也故曰南方夏也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

敬道日入便程西成秋命日寅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

不義決訟獄斷刑罰秋收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

易鳥獸毛毳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也辨方也辨秋也訊者

愁者物方愁而入也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

故曰西方者秋也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

物日短星昴以冬命三公謹蓋歲閉門閭固封竟入山

以佐冬固藏也

何也伏方也萬物之方伏則何以歲三百六
謂之冬冬者中也也者萬物方於中也
十六日以閏月正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案史記引書
釋多存古楚語曰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義故主之

五年初巡狩四岳

周語曰堯臨民以五路史引孔子曰舜臨民以十二舜典五載
一巡狩羣后四朝傳曰各令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
曰四朝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淮南子曰堯身

古史紀年卷二

服節儉之行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大路不畫越席不緣
大羹不和粢食不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
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

七年有麟

拾遺記曰堯在位有鸞鳥歲歲來集麒麟遊於鼓澤泉
鷓逃於絕漠

十二年初治兵

呂氏春秋曰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莊子曰昔者
堯攻叢枝胥敖又云堯欲伐國爲虛厲身爲刑戮鷓冠
子曰堯伐有唐六韜曰堯伐有扈說苑曰當堯之時契
爲司馬管子曰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
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合諸侯

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
瞻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
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
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史記曰能明馴德呂氏春秋曰堯見善總北面而問焉
秋曰堯有政諫之鼓管子曰堯有衡室之問者下聽於
人也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文選註曰進善之旌堯
立之五達之道誹謗之木堯作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使
之橋梁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使
章百姓百姓昭明孔安國曰百姓百官合和萬國新書曰堯教化
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
賢而隱不還而疆於行而蕃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

古史紀年卷二

已矣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鄭氏曰共工水官名○案滔天
高堙障以善天下也見下史記曰驩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
工師共工果淫辟

二十九年春焦僂氏來朝貢沒羽

海外南經曰周饒國其爲人短小冠帶一曰焦僂國在
三首東大荒南經曰有小人名曰焦僂之國幾姓嘉穀
是食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
帝命錄之謂之龜歷文料斗書記開闢以來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尚書中候作景星出翼軫

晉天文志曰瑞星一曰景星或曰德星大而中空孫氏
瑞應圖曰景星天曜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
王者不私人則見星傳曰翼二十二星二十度秒在太
微垣南禮稽命徵日出號施令叶民心制禮作樂得大
意則景星見

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元駒左傳宣子田於首山杜
註首山在河東蒲坂縣

史記曰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列

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

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

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

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

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曰大夫大

夫曰古詩也高士傳曰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
哉堯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擊壤於道中觀者口大
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莊子曰堯觀

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

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

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

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

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

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

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閉干歲厭世去而上

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與則何辱之

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論語比考
帝期二口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日河圖將來告帝書
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五日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
共發曰帝當極
百則禱於虞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郭璞海內南經注
引此文無子字史

帝繫曰帝堯娶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世紀曰女皇

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博物志曰堯作
圓棋以教丹朱堯與帝

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

乎益稷篇曰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維

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論語比考
帝期二口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日河圖將來告帝書
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五日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
共發曰帝當極
百則禱於虞

五十二年帝祭于洛

尚書中候曰堯率羣臣東沈璧於洛退侯至於下稷赤

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成字止壇又沈璧於河黑龍出

赤文題又曰修壇河洛仲月辛日昧明禮備榮光出河

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臨壇上文有列星之分

斗政之度帝王紀錄興亡之數呂氏春秋曰帝堯立乃
命實為樂實乃故山林
穀上之音以歌乃以樂
乘上之音以歌乃以樂
以爲十五之瑟命
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郭璞海內南經注
引此文無子字史

帝繫曰帝堯娶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世紀曰女皇

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博物志曰堯作
圓棋以教丹朱堯與帝

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

乎益稷篇曰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維

維罔水行舟漢志曰陶唐氏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

括地志曰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
里荆州記曰丹水縣在丹州堯子朱之所封也史記

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出野見巨人蹟紀
年

見大人迹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

期年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

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

三〇八

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謂好農菽曰稷故爾自求食穀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吳越春秋曰棄為兒時好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築稷黍禾菜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時造區妍營樹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新語曰民知居室食穀而未知功殖穀於是用養民種桑麻致絲象以分土地之所宜關土之就國如後世傳諸王出封之類

六十年放驩兜據莊子

山海經曰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董姓食肉大荒南經曰驩頭驩頭生苗民為一族且時世先後不一此類難以悉

古史紀年卷二

信博物志曰驩兜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

常捕海島中韓非子曰驩兜氏有孤男亡國之臣也史路曰驩兜以孤功輔堯亡其國○案國策荀子淮南子皆言堯伐驩兜說並見下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堯典帝曰咨四岳傳曰即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左傳許太岳之後也杜詩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陳逢衡曰當時必有一人統四岳之長如堯典舜典所謂咨四岳是也四岳為四方諸侯之稱太岳其嘗居此職者又為四岳之長別湯湯洪水方

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命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

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世紀曰鯀封崇伯國在秦晉之間連山易曰帝為涿水之患訪於四岳乃以命鯀鯀築之於歸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亡後世本曰鯀作城路史注曰相之安陽有隄隄築以捍孟門今謂三切城又惡高東三十五又清河西三十自宗城界來而澶之臨河西十五餘隄自黎

陽界入堯命鯀治水築之以障故無功又擅懷清軍城東南五十有堯隄過飛狐界古長城即堯遺洪水命鯀築之

六十四年流共工據莊子

周語太子晉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寶澤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庠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周書曰昔有共工氏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六十六年竄三苗據莊子

呂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椽鯨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

古史紀年卷二

無辜于上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正義曰此在堯末年則又有世紀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

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洪範曰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周語曰其在有虞有咎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虞字記曰蓬萊縣東晉語子產曰昔者鯀違命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能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楚辭注曰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

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

服澤之陽立以爲天子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

至簡而行曰堯舜於雷澤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

來執一於外形於四海天下有日忠信也與之語道廣大

而不窮曰堯舜於雷澤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

婦人如堯曰吾所以用已者不廢窮民苦死而嘉瑞子而

而出寧曰堯舜於雷澤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

何問焉妻曰其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於是妻之以

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於是妻之以

媼媼之以媼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七十一帝命二女嬪于舜

舜爲曾祖始恐無此理路史堯五世至舜九世則二女於

祖黃帝然國語稱堯能帥顯項左傳稱陳顛項之族金

世次必多遺脫引命歷序黃帝傳十世少昊八世顛項

二十世帝堯十世爲解故堯舜同出帝因已曠代

疏絕猶魯之與宋素之與趙亦何嫌於二女之

本不不同祖麗仙天運紹統謂女者女人之通稱恐非堯

而妻之也存矣

史記曰舜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舜曰可於

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九男與處以觀其外

春秋曰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

身請北面朝之淮南子曰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

百官以觀其外乃屬以九子賜以昭華之玉舜居媼

陳世曰堯居於媼所耕處也舜井媼水注出

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舜井媼水注出

所謂釐降二女於媼也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

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帝繫曰帝舜娶於帝堯之子

二妃帝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二女承事舜於戲

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誓復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

筮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誓復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

匿空旁出舜既入深誓復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

出去宋符瑞志曰舜父母相爭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

龍工衣自旁而出列女傳曰舜與象既不能殺舜

變又連舜飲酒醉將殺之二女乃與舜藥浴注往舜

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弟象與之二女乃與舜藥浴注往舜

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

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

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

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史記曰堯乃使舜慎和五典

編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

客皆敬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

日會舒廣禮禮大陶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

元左傳曰伯翳仲容叔達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

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

空主土則禹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

四方素隱曰契爲司徒敷五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惡天

下謂之渾沌

惡言天下謂之窮奇

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

此三族世憂之至

此三族世憂之至

此三族世憂之至

此三族世憂之至

此三族世憂之至

此三族世憂之至

此三族世憂之至

此三族世憂之至

此三族世憂之至

此三族世憂之至

此三族世憂之至

於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堯堯之後黃帝官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謂三苗天下惡之

比之三凶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

魅史記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也杜預曰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至于祖廟廟用特牛禮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謂大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夫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于天子一命賜以車服再適謂之賢謂之不率正者天子命賜以車服再適謂之賢放三不率正者天子命賜以車服再適謂之賢謂之不率正者天子命賜以車服再適謂之賢爵地舉也而書大傳曰維元祀謂史序此於受終之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謂史序此於受終之巡濬川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葵哉其歌聲比大謠名之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護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傲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芬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宏即也冬伯之樂舞齊落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歸假于廟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帝繫曰鯀娶於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吳越春秋曰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嫫年壯未命華戲於砥山得蕙苾苾而吞之若為人所感因而妊

古史考卷二

古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史記曰堯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

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

山嶽之民不處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
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土夫戎之國夸父之野
之所積石之山不有崩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
龜步不相過以人住禹故功績地至勞也得化
海內地東西八千五百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
州州有九極至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
合豎亥一日五百步

七十九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呂氏春秋曰禹攻曹魏屈鷲有扈以行其教
是為曹姓見大戴禮又廣韻云魏州名夏觀履之國蓋
魏與扈其初本為戎有及禹滅之後乃以其支庶
八十六年司空入觀費用元圭史記夏本紀河渠書禹與

史記曰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乘旅九川滌原九澤

古史紀年卷二 七

既陔四海會同六府其修衆土交正致慎財賦成則三
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合天子之國
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
藉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
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
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
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鱗北海魚鮑魚石出填學
航江鱗大龜五湖元唐鉅野濠魚鮑魚石出填學
孟諸靈龜隆谷元玉大都鯨魚刀咸會於中國東
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
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尚書禹謨

宋符瑞志曰元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
治水學天賜元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
漢記曰禹治洪水既畢乃乘驪車度弱水而到
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呂氏春秋曰禹之
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又曰帝錫元圭禹受曰非
功已立為萬世利又曰帝錫元圭禹受曰非
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
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嗣鳥
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周語天子謂曰

工之過堯用姪之子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
制量共之從孫四岳佐之疏川道滯帥象禹之功
四岳國命為侯伯湯姓曰姜氏曰有呂謂
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博物志曰堯別

虞書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古史紀年卷二 六

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
日謀牧立岳以廣聰而燭隱東岳寓於充牧南岳寓於
南岳寓於荆牧揚豫屬焉西岳寓於雍牧梁營屬焉北
岳寓於幽牧書大傳曰古之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
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
師州十有二師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
朋
八十九年作遊宮于陶
漢地志曰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昔堯作遊成陽舜漁
雷澤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如淳曰成陽在定陶師
遊止水經注淮水又東南左合陶水東出堯山山盤紆
數百里緒巖迭起冠以青林與雲霞亂采山上有白石
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者舊云堯行宮所

九十年帝遊居于陶說文云陶再成也在濟陰有

淮南子曰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

體之便也而堯樸桷不斷素題不枿枿子堯曰余坐華

生於陳余立樞屏之樞屏之上然而松

裘禦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

下而傳之於舜若釋重負然新書帝堯曰吾存心於先

德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我饑之也一民

或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

民治先忽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又曰堯之治天下

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尚書刑德放曰益為

司空三公后稷為大田師產制器後稷為工新

象三能矣后稷為大田師產制器後稷為工新

日矣仲機曲為輪因直為轆駕馬服牛舟舟杖腋以代

人力鑿金鍊木分菹燒殖以備器械說苑又以師為工

師伯夷為秩宗禹為樂正皋陶為大理益其導萬民也

掌馭禽合舜契禹后稷為九子以成九功其導萬民也

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管子曰倍荒

而用膳澤不樂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

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

一蹄一蹄而一蹄而當死地宜其事事宜其械宜其

所用宜其人澤阜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

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

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向上下焉

管子曰堯之治天下猶埴之在埴唯若風之遇蕭忽然

陶之所為猶金之在鑪冶之在鑪若風之遇蕭忽然

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委衣裘以言少事也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吳越春秋曰堯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

州伯以巡十二部國語太子晉曰賜姓曰姒氏曰有十

洲記曰禹經諸侯五岳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

科斗書非漢人所了諸名山亦然

虞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孔安國曰堯壽百一十

年紀年與尚書合史記謂舜得舉用事二十一年而堯

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凡二十八年並誤○堯子曰堯

十八年辛巳崩通舜攝二十八年並誤○堯子曰堯

教乎八狄道死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葬於岳山岳山在齊國葬於齊陰山陰衣衾三領○堯子曰堯

帝舜有虞氏

史記志疑曰自幕有虞國遞傳至舜猶然諸侯耕漁陶

販乃其初不得於親之故左傳稱自幕至瞽瞍無違命

見也按虞州北臨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

南河之南也○案所傳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於

引竹書今紀年無此文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

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

舜舜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紀

原註帝子丹朱避舜於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於房

古曰今謂之房州此丹朱所避也世本曰舜封丹朱於

房廣韻曰房姓本自堯子丹朱避也世本曰舜封丹朱於

父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舜封丹朱於此路史註相國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

書之師錫號為虞舜二女之降亦名嬪虞孟子述象呼舜都君而史言自窮蠅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誤左傳所謂自替賤失國亦不足據

元年己未堯崩於乙卯帝即位居冀統箋曰舜都蒲坂平陽府蒲州也亦禹貢冀州之地

史記曰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臯陶契

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

於是舜乃至于文祖書曰月正元日謀于四嶽辟四門

明通四方耳目古注曰五明舜所作也既受堯命

謗之木尹子曰舜有告善之君天下也使天下真善又曰

從天下之教順天下不足收也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

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

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

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吳越春秋曰堯崩舜禹大禹改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臯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民

始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史記曰母簡狄有娥氏

有城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淮南子曰

四月而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論陰二女愛而

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

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飛遂

志曰簡狄以春分元鳥至之從帝祀郊禘有元鳥

卵而墮之簡狄得而吞之遂孕向剖而生契古史攷曰

契生堯世始舉之必非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

舜曰臯陶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季秋下句夢白虎

雲感已生臯陶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罰法罪次始

終故立臯陶為大理世紀曰臯陶生於曲阜地故帝

之狀色如削爪文子曰臯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

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垂為共工世本曰垂作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

木鳥獸皆曰益可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海矣於

是以益為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即高辛

氏之子伯虎仲熊也書孔傳曰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

虎熊羆為佐舜曰嗟四嶽有能朕三禮管子曰有與

漸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民始知禮也皆

曰伯夷可鄭語曰姜伯夷之後也舜曰嗟伯夷以汝為

秩宗夙夜維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

為典樂教稷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

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

以和舜曰龍朕畏忌讒說珍偽振驚朕眾命汝為納言

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

相天事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

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韓詩外傳曰舜封黃

作大韶之樂

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尸子曰其詩曰南風

之溫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禮記曰南

風孝子之詩舜以教天下之孝琴清英曰舜彈五弦之

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

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

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為樂正夔於是

人舜曰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若夔者一而足矣非一

也虞書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寶

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鳥獸賡

賡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呂氏春秋曰舜立仰延乃其贊之所為瑟
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淮南子曰有虞氏其樂成
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春秋繁露曰舜時民樂其韶堯
之業故韶者昭也樂動聲儀孔子曰蕭韶者舜之遺音
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
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
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三年命咎陶作刑

虞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
贖刑青災肆赦枯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詩
曰舜啟益無疆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蓋噉乎土型
而農不以力獲罪虞裳而整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
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
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左傳引夏

古史紀年卷二

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世本曰陶制五刑急就篇
陶謨禹始造律書大傳曰唐虞臯陶制墨者臯陶也
刺者藉其衣犯臯者以墨蒙其臍處而畫之記人罪者
布衣無領論衡曰臯臯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不臯臯
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臯
陶敬羊起
坐視之

五年二月東巡狩

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為天子五年二月
東巡狩至于中州與三公諸侯臨觀于河黃龍五采負
圖出置舜前甕入水而前去黃玉為柙長三尺廣八寸
有戶白玉為檢黃金為繩紫芝為泥封兩端章曰天皇
帝符璽鳥文舜與大司空禹臨侯博望等三十人集發
圖元色緜長三十二尺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
位度之差藏之大麓

七年作大唐之歌

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及乃鳥獸咸變于前
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
樂與于大鹿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謨然乃作大唐之歌
其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啾啾
九年西王母來朝金樓子曰舜攝天子有接
耳賈卿之民來獻珠蝦

九年西王母來朝

書大傳曰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瑄尚書帝
命驗曰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獻
之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瑄及佩禮斗威儀曰獻地
於庭擊石拊石百戲率舞景星出房地出爾雅曰脈竹
乘黃之馬西王母獻白瑄玉瑄紀年註同爾雅曰脈竹
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

古史紀年卷二

大明黜陟分北三苗

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呂氏春秋曰舜卻苗民更易其俗金仁山曰堯臯也
舜分北三苗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
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禹祖征止日有苗曰苗民蓋所
存者特其
一種耳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書大傳曰歌者三年而承上文大唐之歌昭然乃知乎王
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為賓客而離為主人始奏肆夏納
以教成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樂正濞贊曰尚攷大室
之義唐為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
後案招為賓客以下疑即紀年所書十五年帝命
夏后有事於太室之事但文必有脫誤難攷耳於時
後又自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纓

綬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八伯咸進詣首而和日明明
 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子一人帝乃載歌日日月
 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
 靈還於聖賢莫不咸聽響乎鼓之軒乎無之菁華已竭
 蹇裳去之於時乃八風修通卿雲蓂莢蟠龍寶信於其
 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春秋演孔圖曰舜將興黃雲升堂宋符瑞志曰舜在位
 十四年奏鐘石笙篳篥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椽木
 折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走奔乃擁持
 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
 石笙篳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應
 雲與焉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鬱紛紛於下其
 相和而散慶雲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其
 光休氣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野
 文錄其言當禪禹○案所載慶雲歌與大傳同紀年
 注全引之然舜禹異位在三十三年此云代虞事特令
 之代祭耳注多引符瑞
 証復可厭今觀從瑞

古史紀年卷二

夏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水經注曰河南陽翟縣有夏亭城夏禹始封於此為夏國語曰夏之興也祖融降于崇山

書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人唐郊猶以丹朱
 為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
 繼祖守宗廟之君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
 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案統箋以太室為中岳嵩山集
 證以太室為舜之祖廟乃明堂中央之正室所以祀帝
 顓頊也舜以主祭之事命禹故大傳曰招為賓客而誰
 為主人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又曰尚攷太室之義唐
 為虞賓明將以天下使禹主之也舜禹同祖顓頊故禹
 得為主人此說近理孟子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者蓋此時已欲薦禹於天矣○史記曰帝舜朝禹伯夷

古史紀年卷三

美

臯陶相與語帝前臯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
 禹曰然如何臯陶曰於慎其身修忠長敦序九族眾明
 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臯陶曰於在知人在
 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臯陶曰然亦行有九德亦言其
 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
 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日
 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
 曾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
 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
 底可行乎禹曰汝言致可績行臯陶曰余未有知思贊

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孽
 孽臯陶難禹曰何謂孽孽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
 行乘樅行山乘木與益子眾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
 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子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
 補不足徒居眾民乃定萬國為治臯陶曰然此而美也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
 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
 肱耳目子欲左右有民女輔之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
 滑以出入五言女聽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
 謗予敬四輔臣諸眾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

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案尸子稱滿歲以天下莊子稱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降與石戶之農子州支伯呂覽襲之高士傳又謂舜以天下讓丹卷展轉依託今不具錄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虞書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宗堯廟也禮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書大傳曰惟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沚用咎于下是月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沚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

古史紀年卷下

无

降用章于下若六沚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其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龜雉雞旤下體生于上之痾青青祥維金沚木次二事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介蟲之孽犬旤口舌之痾白青白祥維木沚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聰是謂不慮厥咎荼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保蟲之孽羊旤目痾赤青赤祥維水沚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魚孽豕旤耳痾黑青黑祥維火沚木次五事曰心維思之不睿當是謂不聖厥咎孚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

夜之妖華孽牛旤心腹之痾黃青黃祥維金木水火沚土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晉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龍蛇之孽馬旤下人伐上之痾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建辟厥沚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五月視六七月言八九月聽十一月思心十二月與正月王極凡六沚之作歲月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月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受之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沚維鮮之功禦貌于喬忿禦言于訖衆禦視于忽似禦聽于恍攸禦思心于有尤禦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事讀曰播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沚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

古史紀年卷下

羊

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沚六事之機以垂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玉海引鄭氏曰王謂之年也宋符瑞志曰洛出書者六十遂復九州漢書曰禹收九州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常勝說文曰禹收九州之金鑄鼎於荆山下書序曰帝蒼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餼傳云凡十一篇皆亡薛宣書古文訓曰伏生稱好惡焉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子孫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放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略耳舜典第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州矣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禹貢曰冀州既載壺口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冀州帝都說境界世紀曰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尙矣諸子稱神農之王天下七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括地及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而他說稱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考諸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近爲虛誕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其制無聞矣洎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則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蹈流沙東極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屬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於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禹使人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二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儉則有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史記曰三苗古江淮間曰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韓非子曰三苗臣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呂刑曰上帝不降降于苗也紀年云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拆及泉青龍見於朝日夜出晝日不出三苗數叛數亡今此語見墨子而文小異紀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普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韓詩外傳曰當舜之時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滅亡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城也然則居陽城者自謂禹避商均時非都也○淮南子曰夏后氏其社用松祀封禪者曰自禹與而脩祀祀尸葬牆置嬰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呂氏春秋曰禹立勤勞天下於其服尚青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無所用而務在於完

頌夏時于邦國

鴻範五行傳曰見尚書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樽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自冬至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架旂旒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大戴禮志篇曰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

古史紀年卷三

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方於時難三號卒明載於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應再閏以順天道此謂虞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牡索祀于良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闔通窮室達障塞待優其禁毋伐林木夏小正曰正月啟蟄雁北鄉雉震始用錫圖有見非時有後風寒日凝凍塗田鼠出農事均田蠲獻魚鷹則為鳩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采芡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柳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梯梅杏地桃則華緹縞雞行粥牲先脾設主于戶索祀于震正朔令曰棄怒惡解役阜免優患休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小正曰二月往後黍稷初俊萬用入學祭餉榮莖采芡昆小蟲抵蟻來降季春之月燕乃踰剝驪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梯始收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于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于郊以禳春

氣小正曰三月參則伏攝桑萎楊柳羊穀則鳴蟬冰氣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旒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借之以徵舞之以鼓執此迎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彘索祀于巽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墮隄防小正曰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圖有見杏鳴蟻即鳴字王賁秀取茶秀幽自秀變越有大旱執陟及駒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于窳索祀于丙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囚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乃令民零小正曰五月參則見有養日乃瓜良鳴鳴之與五日翁望乃伏啟灌蓋蟄鳩為鷹庚蟬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麥梅蓄蘭菽糜

古史紀年卷三

頌馬將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于中霤索祀于坤隅思必睿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郵喪疾小正曰六月月初昏斗柄自崑崙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曰禱用牲迎中氣于中室樂用黃鐘之宮為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磬收司之自夏至日數四十六日迎秋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旂旒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秋之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于隅言必從厥休時陽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姦羣收謹時聚其

禁毋弛戒備小正月曰七月秀蕞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財設主鄉時有霖雨灌茶于門索祀于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困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畋醵庶毗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備小正月曰八校到乘栗香丹鳥羞白鳥辰則薦用田禽索祀于乾陽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閣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小正月曰九月內火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頌頊神元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旆向黑田車載甲鐵號曰助天誅唱之以

古史紀年卷三

四

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于乾陽聽必聽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小正月曰元月射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仲冬之月御元夜元雉入于淮為蜃織女正北鄉則且堂正室牲先腎設主于井索祀于坎正朔令曰搜外徒止夜禁誅詐偽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小正月曰十一月王時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薦用魚索祀于良陽朔令曰省牲牲修農器收積薪築圍謹蓋藏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小正月曰十月有二月鳴本見而草木節解馴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

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做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二年答陶薨

史記曰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治天下也禹之皋陶杜子業號子施子黯季子甯然子湛經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戰國策顏淵曰禹有五丞荀子曰禹得益而皋陶卒辰日死不可勿罪人成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水經池水注潁水又西北逕六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城中有大家民或在許傳曰公琴者即皋陶家也楚人謂家為琴矣或在許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大呂而後舉益任之政曰禹

古史紀年卷三

五

五年巡狩

吳越春秋曰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紀年原註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受命於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於是曳尾而逝亦見呂氏春秋淮南子文大同小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吳越春秋以此為南到計於蒼梧時事書大傳曰引作夏后氏不殺不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刑死罪罰二千

諸侯堯授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但手耕而不顧

會諸侯于塗山

左傳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淮南子曰昔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殺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志曰塗山禹會諸侯之所也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

古史紀年卷三

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邪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五聲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置鞮以得四海之士為銘於箕虞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見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懈飽食日吾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開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

越絕書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裴駰引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史正義曰孔文詳廟於廟庭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即禹會諸侯於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其璧

殺防風氏

今猶有在也
吳越春秋曰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一示中國諸侯防風氏後至斬以示眾示天下悉屬禹也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問之仲尼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孰為大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說文曰封隅山在吳楚間汪芒氏之國歷代故以為防風氏後到河國吳與西有風諸山一曰風山有風公廟古風氏後到河國吳與西有風諸山一曰風山有風公廟古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氏之國使范成光御防風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

古史紀年卷三

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瘞以不死之草是為貫胸民亦見博物志秦策曰禹伐共工又海外北經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乃以為帝堯臺帝舜臺帝禹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崑崙東北

夏六月雨金于夏邑

述異記曰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天鏡曰天雨金又曰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餉我天下民

秋八月帝陟于會稽

七年除三年之喪禹方即位八年而陟凡四十五年史記曰十年通案亦作十年始連居喪之年計之耳又世紀曰禹年七十四始崩禹除喪明年始即真年百歲崩於會稽是亦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言禹會諸

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即天子位是謂夏后帝啟

帝啟本無世紀日一名建一各余

史記曰夏后帝啟禹之子其母塗山氏女也

古史紀年卷三

女名女媧帝繫作女媧

列女傳曰塗山氏長女禹娶以為妃

禹度制乃解日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

我造彼昌白狐九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

婦之道楚詞註曰禹引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

幸西日娶甲子日去而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

國均國生後乘之為之國是此毛民既生啟辛壬癸甲

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三過其家不入其門

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始

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倚實始

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塗山獨明教訓及啟長化其德

而從其教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疆於教誨

元年癸亥禹崩於已未帝即位于夏邑

吳越春秋曰啟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

九州之士以種五穀累歲不絕統箋曰郡國志潁川陽翟禹所都蓋禹始封於此為夏伯啟即位居此故曰夏邑

大饗諸侯于鈞臺

左傳椒舉曰夏啟有鈞臺之饗杜註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水經潁水注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啟筮亭啟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

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瑤臺

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瑤臺於水之陽王融曲水圍詩序曰夏后兩龍載驅瑤臺之上

御覽引史記曰昔夏后啟筮乘龍以登于天古於阜陶阜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為帝以王四卿

古史紀年卷三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越絕書曰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

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統箋曰莊十六年

傳滑伯同盟于幽杜預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伯益封費宜即此也

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

有扈氏南郊地名

史記曰有扈氏不服啟伐之

有扈氏淮南子曰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姓有扈

庶見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放伐楚解注曰禹以天

下禪與益益避啟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啟以

為君益卒不得立有扈氏叛啟率六卿以伐之也

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

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幣修汝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相與有扈氏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親親長長尊尊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案相宜作政御覽八十二引作夏后伯啟是今本誤也楚辭注曰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乎啟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則書曰有扈氏之君桀好勇以喪其社稷韓非子曰有扈氏有失度亡國之臣也

六年伯益薨祠之東晉傅謂竹書言益于啟位啟殺之今無此語漢律歷志曰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未

越絕書曰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刀劍錄曰夏后啟以庚戌八年望山案紀年是年庚午非庚戌

海內南經曰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請訟於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屬巴水經曰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注云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唯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借嶺衡疑其翼附羣山竝築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孟涂所處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天穆之野山海經郭注引作夏后引作夏后開九韶路史注引作啟登后九年傳九韶並與今本小異

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嬭于天案天下宜有穆字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又

海外西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楚詞天問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注云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言啟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歸藏曰昔彼九寘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為九歌墨子引武觀曰豈于飲食將將銘筮以力灌酒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用弗式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原註武觀即五觀也左傳曰夏有觀扈杜註觀國今頓丘衛縣國語士登曰啟有五觀古今人表啟子昆第五人號五觀水經注曰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為觀地矣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路史引西河註謂紀年在啟征西河與今本異

周書曰其在殷殷當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鄭語祝融其後八姓彭其一也此彭壽蓋即彭祖之後

十六年陟路史註引紀年云啟二十九年九十八真語今本路史引年代歷云啟壽九十在位十六年又十五年在父朝六十年在虞朝生當舜攝之二十一年案世紀謂年紀運圖經世書通志大紀前編並云九年惟年代歷路史與紀年合

帝大康 史記曰帝啟崩子帝大康立

元年癸未至是五年帝卽位居斟鄩

漢書薛瓚註曰斟鄩在河南汲郡古文太康居斟鄩括

地志曰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後分封用

國為姓有斟

斟于洛表羿入居斟鄩路史註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

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鄩乃失邦漢志北海平壽縣臣瓚

遷北海也張敞地理志口濟南平壽縣其地卽古斟鄩

國杜預曰斟亭在平壽縣

夏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

度楚辭曰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

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敗于有

難不謀後世幸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間巷敗于有

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帝紀曰

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嘗以上世掌射正至警賜以形

弓素矢封之于錫為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于古甫其

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錫遷于窮石因夏民以

其道傳於羿左傳曰昔有仍氏生女黜黑而其美光可

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棄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味

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後

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

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思

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

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

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世本口禹時儀狄

國策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嗜

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嗜

音嶮宇雕牆有一于此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

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

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古史紀年卷三

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

沈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

悔可追

四年陟世紀曰二十九年失政而崩乃劍錄外紀經世書

又引時代歷云在位

十二年約與紀年異

路史註曰放逐之後世莫知其死考屈子天問有云何

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冬祭曰蒸此似羿于冬祭獻

鴉肉而加害也他書無明文惟天問載此二語統箋曰

寰宇記拱州太康縣城太康所築故以名一統志太康

縣在開封府東南二百一十里本夏太康所築城時太

康為羿所距不得返國故陟于此

帝仲康

史記曰太康崩弟仲康立是為帝仲康孔傳曰羿廢太

康為天子

元年巳丑太康崩于丙帝卽位居斟鄩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唐大

日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

房二度度劇以為仲康元年非也與竹書合

夏書曰羲和湏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孔傳允

受王命征之書顧命有允之舞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

衣孫之職口允困今利之允山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

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侯承王命徂征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

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遵

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

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

俶

俶

古史紀年卷三

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齊奏鼓商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鄭語史伯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已董彭禿昆吾為夏伯矣韋註云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三子名樊為已姓封于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風

古史紀年卷三

古

俗通義曰夏后太康娛于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于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括地志曰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

七年陟

年代歷云二十八年路史引經世書外紀通志紹運圖前編並云十三年路史云十八年並與紀年異

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

原註一作依同姓諸侯邳灌邳商丘依同姓之諸侯於邳灌邳氏即及家書云相居邳灌也案相依邳灌在九年依邳灌在二十六年此注似襲水經注而誤也

海內經曰帝俊生禹號禹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左傳薛宰曰吾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少昊時略加牛

禹時奚仲遷于邳杜註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太康地記曰奚仲遷于邳謂之下邳郡縣釋名曰南直邳州本夏邳國

帝相

史記曰中康崩子帝相立

元年戊戌仲康崩於乙未至是三年帝卽位居商

世紀曰相徙商丘於周為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是也

征淮夷

路史引作征淮夷賦夷後漢書曰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卽位乃征賦夷世本曰淮夷羸姓

條谷貢桐芍藥

古史紀年卷三

五

古琴疏曰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伯植芍藥於後苑武羅伯諫曰帝方崇厥德怪草奇木懼遷厥嗜宜食駕車之善馬帝不從於是作誼諫羿乃伐桐為琴以進帝帝善之名曰條谷帝稍移於音樂不聽政事為羿所逐居於商丘援琴作源水之歌歌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既破碎庸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案荀子法行篇引詩與此歌同二年征風夷黃夷後漢書東夷傳註引經年云后相卽位征黃夷山堂考索曰白吠夷方夷于夷黃夷白夷元夷風夷陽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飾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七年于夷來賓韓棣曰于夷卽馬貢嶠夷也

後漢書曰后相征吠夷七年然後來賓

八年寒泥殺羿也安得此時即有澆居過乎今從左傳後

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

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

熊髡危圍而用寒泥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

使之以為已相泥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

虞羿於田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

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

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論衡作

門是子呂氏春秋曰彘門始習於甘羅淮南子曰羿死

於桃枯又云羿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以食其

子其子不忍食之死於窮門

羿室生澆及豷

強梁多力

九年相居于斟灌

水經巨洋水注曰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縣間應

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按地

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

亭九十澗水又北逕寒亭西郡國志曰平壽在斟灌東

薛瓚漢書集註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

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云太

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曰太康失國兄

弟五人後于洛汭此即大康之居為近洛也余考瓚所

據今河南尋也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啟有五觀謂之姦

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衛也

又云夏相徙商丘依同姓之諸侯于斟灌斟尋氏即汲

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

古史紀年卷三

六

古史紀年卷三

七

二十年寒泥滅戈

史記曰禹後分封用國為姓有戈氏左傳哀十二年鄭

人城當戈錫杜氏曰戈在宋鄭之間

按泥因羿室至是十三年而殪又澆之弟則是時

尚幼左傳敘處過戈於滅二斟之後為得其實

二十六年寒泥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

統箋曰按水經注濰水出瑯琊箕縣屋箕山東北逕都

昌縣東又東北入海莽伐斟尋戰于是水而覆其舟淮

南子濰水出覆舟山蓋因是以立名也今本作覆舟覆

乃覆之謬

寒泥使其子澆居過

左傳後此

左傳後此

左傳後此

左傳曰泥恃其讒惡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尋氏處澆于過處瘞于戈國今蔡之按西北二十

有過鄉過亭有過氏 二十八年乙丑歲寒浞使其子澆弑帝

左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

后緡歸于有仍

原註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見左傳買遠曰有仍之姓古今人表作有仍

伯靡出奔鬲

原註伯靡奔有鬲見左傳杜預曰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國鬲縣是德縣西北十五里應劭曰鬲

原註夏世紀曰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

氏全謝山曰夷羿雖篡帝相仍居商上泥篡羿又二十

年始弑相靡前此仍事相至此始奔有鬲竹書此條較

左氏為覈若相在而靡已事羿尚得為忠乎

原註明年后緡生少康既長為仍牧正世本云少康作箕帝基澆

能戒之見左傳

原註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水經注澆水

故城北古為之庖正世本云少康逃奔有虞思於夏

之以二姚史吳世家伍員曰少康奔有虞思於夏德

而邑諸綸國名紀曰今宋之虞城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

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見左傳日知錄曰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敗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

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為夏所有至后相失國

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在今壽光縣以伐斟鄩在今

縣而相遂滅乃處澆于過在今掖縣以制東方處瘞于戈杜

康奔有虞今虞城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

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

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為力矣

原註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泥見左

傳泥恃澆者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為備

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

原註少康使汝艾謀澆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

曰女岐寡居澆強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為之縫

裳共舍而宿天問曰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汝艾夜使人

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走艾乃敗獵放犬

逐獸因疾澆顛隕乃斬澆以歸於少康見以上事左傳魏

絳曰少康滅澆於過

伯子杼帥師滅戈釋史引在

左傳伍員曰使季杼誘殺魏絳曰后杼滅瘞于戈杜註

季杼少康子后杼也世本日季杼

原註於是夏眾滅澆奉少康歸于夏邑按少康

天子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以山海經證之則棄台璽正當唐虞之世叔均當禹及啟之世不啻當太康仲康之世鞠當相之世公劉當少康之世年數均足相敵故皇王大紀以公劉遷函附於少康之甲子非無見也呂梁碑謂叔均數世始至不啻劉敬傳謂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遷函此皆誤以國語夏后氏之衰為指桀之世不知周世雖多疎略不應后稷以後歷夏十數王盡逸其世也陳逢衡謂周家世代之缺在公劉後不在公劉前得之矣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殷本紀曰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世本引根國漢書人表作根國禮祭法疏曹圉卒子冥立鄭元引世本作遺圍生根國根國生冥

古史紀年卷三

曰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元冥季康子曰吾聞元冥為水正宋衷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

十八年遷于原

杜預曰沁水西北有原城今河內軹

二十一年陟通志同路史云在位四十六歲年八十八經世書作二十二年前編以生年紀元作六十

吳越春秋曰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纒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水經注曰大越之國秦為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夏后少康封少子季杼以奉禹祀
帝杼原註杼或作帝杼一曰伯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案語見傳語

史記曰帝少康崩子帝子立春秋內外傳世表皆作杼復引世本作杼
元年已巳少康崩于丙帝即位居原寅至是三年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

左傳定公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註老丘地春秋地名攷曰今開封府陳留縣四十五里有老丘城見陳留風俗傳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路史帝杼五歲征東王壽紀年云夏伯杼子之東征獲狐九尾與今本小異

國名紀曰后杼征東海伐王壽宜是平壽衛之下邑在濰州西南三十里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寰宇記州鳥程縣有杼山在縣西南三十里山墟名云昔夏后杼巡狩之所今山上有古城曰避地城

古史紀年卷三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魯語曰冥勤其官而水死又曰商人郊冥而宗湯韋昭曰冥契後六世孫根國之子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殷本紀曰冥卒子振立索隱曰系本作核

十七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同路史作二十七歲

古史紀年卷三終

古史紀年卷四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帝芬原註芬或

史記曰帝子崩子槐立左傳疏引世紀索隱引世本

元年戊子紆崩於乙酉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

路史帝槐立三歲而東九夷來御注云賦于方黃白赤

元風陽凡九見竹書後漢書東夷傳引竹書作二年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水經洛水

莊岳委談曰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

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為諸侯而

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柏天為穆王乘副

古史紀年卷四

車導之極于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柏天亦造父奔戎之

屬護從穆王者統箋曰穆天子西征駕行至於

宗氏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郭注無夷是惟河

馮夷為伯天之遠祖帝芬時諸侯也水經注曰竹書紀

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蓋洛水之神其說亦有由史記

志疑曰馮夷以楚詞諸夷所蓋洛水之神其說亦有由史記

朴子釋文曰一以八月庚子渡河溺而死蓋洛水之神其說亦有由史記

莊子死則是因一以八月庚子渡河溺而死蓋洛水之神其說亦有由史記

經云中極是國深三死而後會以河而死蓋洛水之神其說亦有由史記

括地圖所謂乘雲駕龍尺亦從此影取移伯河國居

于河上以水推之固焉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

常事安得以此神怪目焉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

周旋天子之側哉得仙道化為河伯並屬傅會也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

鄭語史伯曰祝融能昭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

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董後別封者皆其後

姓饒夷參龍彭姓彭祖韋注曰封於大豕韋姓之別封

於不諸稽禿姓舟人妖姓鄒路偃陽曹姓鄒莒陸終

第五子曰安為斟姓無後莘姓越唯荆實有合德唐

書世系表曰顓頊孫樊封於昆吾昆吾之子封於蘇其

地鄴西蘇城是路史曰懷之武

三十六年作圍土

周禮大司寇以圍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圍土而

施職事焉鄭注曰圍土者獄城也水經注曰夏曰夏臺

殷曰美里周曰囹圄皆圍土也左傳夏有亂彭而作禹

夏刑大辟二百膠辟三

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

四十四年陟

世紀云二十八年經世書通志路史前編並二十六年

帝芒原註芒或作帝荒古史紀年卷四

史記曰帝槐崩子帝芒立夏禹七代孫封公子武

元年壬申帝崩于辛帝即位

以元珪賓于河

初學記引作元璧

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

路史芒如之元年首以元圭賓于河乃東狩海本注引

東狩于海獲大魚案

路史誤合兩年事為一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世本曰子亥遷殷表作亥子

五十八年陟

經世書通志路史前編並云十八年

帝泄左傳疏引世紀作世路史作洩

史記曰帝芒崩子帝泄立

元年辛未帝芒崩于己至是二年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原註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

放之山海經曰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見汲郡竹書

殷本紀曰振卒子亥子微立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原註殷侯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

君綿臣山海經曰河伯有易潛出焉國於獸方食

甲微殷之名曰搖民郭注曰言有易木與河伯交言上

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為搖民又引竹書殷

其君綿臣與今原註並同

殷人報焉載安有易凶頑僕牛是殘帝命式甄上甲桓

桓孝思孔宣見詩世世紀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

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

二十一年命猷夷白夷元夷風夷赤夷黃夷赤夷二字舊

後漢書西羌傳曰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又東

夷傳註引竹書作命猷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路

史帝洩二十有一歲六夷來御於是始加爵命注云猷

白赤元風陽之六夷也紀年云繇是服從

二十五年陟路史引紀年作二

世紀路史作二十六年經世書年代歷通志前編並作

十六年

帝不降索隱引世本作帝降

史記曰帝泄崩子帝不降立

元年己亥泄崩于己未至是四年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

捷錄法原曰不降帝崇最久九苑一役僅可稱述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按此殷滅國之始

周書曰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

以亡括地志曰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八十步即古皮氏

城也

五十九年遜位于帝局是年丁酉

原註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帝局世紀作帝喬

史記曰帝不降崩弟帝局立按與紀年異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是年丁未

路史云不降五十有九歲陟下註云年代歷通志

年六十九紹運圖六十三

十八年陟

世紀經世書年代歷通志路史前編並云帝局二十一

年

帝厘世紀作帝廣

原註一名允甲御覽引同路史以允甲為厘之子史記曰帝局崩子帝

厘立

元年己未帝崩于乙卯至是四年帝卽位居西河
孫之驥曰西河衛地在河之西卽五觀之封
四年作西音

呂氏春秋曰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
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
音統箋曰據竹書殷王河東甲名整自相遷器無定西
也梁劉縵文心雕龍曰夏甲而呂氏誤以爲殷整甲
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與是又於不韋誤矣

昆吾氏遷于許原註曰昆吾姓名樊封於許
左傳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地理志
潁川許縣故許國統箋云今開封府許州卽昆吾所遷
地也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其年陟世紀通志路史並云
十年紹運圖二十二經

古史紀年卷四 五

世前編 二十一

論衡曰十日似日非實日也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
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呂覽曰有衆日並出

天下分也海外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桑十日出於黑
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
枝大荒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出
注曰汲郡竹書曰堯甲卽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並出
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送出通照而今俱見爲
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
潛退路史餘論曰天有十日居於陽谷在黑齒之北一
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
則兩日並闕三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

帝孔甲路史作允甲注云見汲紀年
左傳作孔甲非也與今本異
史記曰帝墜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爲帝孔甲

元年己巳帝履崩于丙寅至是三年帝卽位居西河

原註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周語
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殒史記曰帝孔甲立好
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時之
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左傳蔡墨曰昔有騶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
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
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澶川釐夷氏其後也故
帝舜氏世有畜龍及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
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鄭語曰
夷豢龍則夏滅之矣
蓋滅在孔甲之前
長子監明早死封其子式於留留累其後也括
地志曰劉累故城在洛州緱氏縣南五十里學擾龍
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以更豕韋之後

古史紀年卷四 六

二年王畋于荊山

原註田于東陽荊山水經注曰世紀以爲卽東陽山
甲田于東陽
荊山卽此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
乳或曰后來見呂覽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
勝也之子必有殃孔甲聞之曰以爲余一人子夫誰殃
之乃取其子以歸見呂氏春秋

五年作東音

原註子既長卽東陽民之子爲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
是爲東音呂氏春秋曰子長成人幕動折棟斧斫斬其
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
音晏子春秋曰築爲東音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原註劉累所畜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

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陽左傳作魯縣地理志南陽魯所遷續博物志曰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一其後為范氏傳見左

九年涉經世書年代歷通志前編並作三十一

列仙傳曰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為夏孔甲龍師

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訖則

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路史引刀劍錄曰

年歲次甲辰採牛首山鐵鑿一劍銘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

殷侯復歸于商丘

世本曰孔甲復歸商丘統箋曰孔甲乃上甲之謬○案上甲微伐有

易至此已一百四年矣殷本紀曰微卒子報丁立報丁

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壬立壬

古史紀年卷四 七

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計自微至湯

七世而夏自帝泄至桀八世則此殷侯非報丙即主壬

也

帝昊原註昊一作皐○世紀年代歷作簡皐

史記曰孔甲崩子帝皐立

元年庚辰孔甲崩于丁帝即位丑至是三年

使豕韋氏復國

原註夏袁昆吾豕韋相繼為伯水經注曰濮渠又東逕

韋城南即白馬縣之韋鄉也史記曰夏伯豕韋之故國

矣

三年陟經世書通志路史前編並云十一年

左傳蹇叔曰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

帝發原註一名后敬或曰發惠

史記曰帝皐崩子帝發立

元年乙酉皐崩于壬午至是三年帝即位

諸夷賓于王門王門即王門呂氏春秋不再保塘會于上北堂書鈔引同路史曰於是思禹之

池功庸意于治似本此語也然不可解

後漢東夷傳曰夏后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

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項利紀徐廣注曰成阜北門曰王門

諸夷入舞北堂書鈔引同

樂稽耀嘉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

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

持干舞助時藏也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

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侏離持戟舞助時持干舞助時

古史紀年卷四 八

西夷禁作朱離北夷昧作禁東夷侏離作昧樂元語又云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昧北夷之樂曰禁

七年陟

世紀通志十三年外紀十一年路史十二年經世前編

十九年

泰山震

述異記曰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周武謂周公曰桀為不

道走山泣石

帝癸原註一名桀

史記曰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世本日皐生發及桀

元年壬辰帝發崩于辛卯年改元帝即位居斟鄩

括地志曰故鄆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

三年築傾宮晏子春秋曰築作旋室紂作傾宮高誘淮南子曰傾宮宮滿一頃孫之曠曰崑崙之上有傾宮旋室

國語曰桀伐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河圖曰孔甲見妹喜說之以為列女傳曰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太子履癸妃

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

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

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

飲酒無有休時尸子曰桀紂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鹽西海之青東

海之鮫鱗天下厚矣紂曰天下酒濁而殺府人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

世紀曰妹喜好開裂縵之聲為酒池可以運舟世紀曰

為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鞠其頭而飲之於酒池

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

古史紀年卷四 九

毀容臺

博物志曰殫財盡幣意向不廢

淮南子曰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濶漫而不修棄

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

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

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

準上意而懷富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

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

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疎而不附植社槁而踣裂

容臺振而掩覆高誘曰容臺禮容之臺犬羣啤而人淵

豕銜尊而席澳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

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

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注水狐狸首穴馬

牛放失管子曰桀者冬不為柱夏不束村田無立禾

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珠襲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異

獸夷入于岐以叛記曰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

後漢西羌傳曰后桀之亂獸夷入居邠岐之間邠州今

六年岐踵戎來賓岐州

大荒北經曰歧踵國在拘纒東其為人大兩足亦大一

日大踵淮南墜形訓郭注曰其人行腳跟不着地也

經曰流沙行五百里呂氏春秋曰夏桀染於羊辛古

人表並作干辛歧踵戎

古史紀年卷四 十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

日月五星圖曰桀末年五星交錯漢志曰歲星曰東方

五事貌也仁虧視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熒惑曰

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

氣罰見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

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

也仁義禮知以信為主星曰五星順度出入應時大君

失填星乃為之動則五星順度出入應時大君無德

遠君子近小人則五星枉矢流火神見大戴禮曰夏

逆行變色出入不時枉矢流火神見大戴禮曰夏

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歷失制攝提失方

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於降之災水旱

焉關龍逢引黃圖諫不聽焚圖誅逢星隕如雨案此以

地震尚書中候曰夏桀無道地吐黃霧隴巢子曰夏桀德衰

岱淵沸

伊洛竭

國語伯陽甫曰昔伊洛竭而夏亡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左傳椒舉曰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韓非子仍作有戎又左傳叔向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杜註緡宋邑高平曰通志曰夏邑縣南有東緡城山海經季釐之國有緡州

王桀欲肆其侈心為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不善

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之師攻克之愈有於肆新書曰桀有才力手能搏虎國人大崩諸侯韋氏顧氏昆吾

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民史記曰自孔甲以來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歸燕曰桀伐有唐桀不榮或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故為我為鼠勿用傷其父

十三年遷于河南

史記吳起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魏策吳起曰夏桀之國左應單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天門之陰而右天路之陽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統箋曰周書度邑篇武

王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有河是在

河之南也

初作輦

世紀曰桀始以人駕車呂覽高誘注曰人引車曰輦通典曰夏后氏末代制輦

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般曰胡奴車周曰輶輦輦

一斧一斤一鑿一榘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夏后氏二

十人而輦般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原註一作山民國名紀曰桀伐蒙山氏即岷山氏今蒙州蒙山郡

古史紀年卷四

十一

原註癸命扁伐山民山民進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

愛二人女無子焉斲名于菽華之玉若琬琰是琬華是琰而

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路史作命扁伐岷山氏山民

見紀年御覽引紀年云棄其元妃于洛曰琬曰琰刻名若華之玉

交遂以與伊尹于傾宮飾瑤臺居之楚詞天問曰桀伐蒙

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案據紀年則得妹

喜在前及伐岷山乃得琬琰而妹嬉被棄蒙山即岷山

而妹喜得之有施氏非得之岷山也王註蓋誤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原註成湯元年

世紀曰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

湯星之精及感黑龍而成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豐

下銳上哲而有髯偃身而揚聲尚書大傳曰長九尺臂

四肘史記曰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自契至湯八

遷史記志疑曰荷子昭明居亳石遷於商左傳相土居

甲九年般侯復歸商是五遷也路史國名紀湯始居

亳從先王居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纒方池曰

今寧陵縣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故高辛城在縣西南

五里作帝誥沃○二篇俱亡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成湯三年

史記曰伊尹名阿衡索隱曰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呂氏

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命伊尹曰伊尹也其所以然

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其君命伊尹曰伊尹也其所以然

母身以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書大傳曰伊尹母孕

行汲水化為伊尹其夫逐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

之狀而無須臾阿衡欲于湯而無山乃為有莘氏媵臣

遂為辛氏括地志曰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

古史紀年卷四

十一

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立
為相呂氏春秋曰湯師小臣論語曰伊尹前序曰
下相疾民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辛湯謂伊尹
曰若我時女樂三萬人端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管
文縷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
二十一年成湯七年

史記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賈字記曰故葛城在寧陵
湯始伐之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

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
征仲池之語曰乃葛伯仇餽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
載伊尹之言則當在尹履夏歸亳後也紀年紀湯九征

商師征有洛克之
以洛為首而不及葛伯鄭環謂古葛與洛通而以葛即
有洛殊無所據今故補繫於征有洛之前以符書義

周書曰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
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
以亡集證曰有洛即

遂征荆荆降案荆羊姓祝融
越絕書曰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
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
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案此則

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成湯八年
史記曰迺召湯而囚之夏臺案隱曰獄名夏曰均案皇

日在河南太公金匱曰桀怒湯以諛臣趙良計召而囚
之均臺案均臺在傳注曰河破寘之種泉天問曰均臺出重
於死案均臺在傳注曰河破寘之種泉天問曰均臺出重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成湯九年

太公金匱曰湯乃行賂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
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逆者桀之所善
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譏合而得成其天子桀遂釋之而
賞之贊茅

諸侯遂賓于商
書大傳曰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
世紀曰夏桀無道舉諫者湯使人哭之桀曰湯使於夏
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伊尹者五百
天下咸服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
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

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
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學紆紆音結欲左者在欲右者
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
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管子曰湯克桀而積
之不資者張之天下歸湯若流
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

十六年商滅溫成湯十年
案溫己姓昆吾之後別封者見鄭語括地志曰故溫城
在懷州溫縣西三十里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成湯十四年
左傳椒舉曰商湯有景亳之命路史引書大傳曰景世
紀曰北亳即景亳湯所盟處括地志曰宋州北五十里

遂征華商師取章

案章彭姓之別封者見鄭語那國志曰東郡白馬縣有章鄉

遂征顧

案顧己姓昆吾之後別封者見鄭語史索隱曰那國志

顧在東郡廩丘縣北今日顧城春秋哀二十一年公及

齊侯盟于顧卽是城也古曰卽顧國也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呂氏春秋曰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

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

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淮南子曰終古太史

古史紀年卷四 七

合奔商三年而桀亡與紀年合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成湯十

商頌曰韋顧既伐

三日並出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

將起在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

者爲般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般於是費昌徒族歸

般亦見論衡墨子曰逮至乎夏王桀天有結命日月不

兩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不痛呂氏春秋曰伊尹

往視禍也夏桀於未嬉未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有日

東方有日相與鬪西言曰勝東方日不勝西方有日

告湯曰桀無道兩日相鬪湯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湯

紀年三字乃二之譌也

費伯昌出奔商

秦本紀曰大費生子二人一日大廉實烏俗氏二曰若

木實費氏其元孫曰費昌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

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費字記引都城記云若木別爲

呂歸商佐湯伐桀有功入爲卿士以其本國爲畿內之

益之祠復命爲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太公金匱曰夏桀之時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

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

後必有敗桀殺之暮年岑山崩爲大澤六韜岑山

三十年瞿山崩成湯十

五行記曰夏末年瞿山地一夕爲大澤深九丈九年湯

放之搜神記曰夏桀

殺其大夫關龍逢

韓詩外傳曰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

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

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

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

反朝桀囚而殺之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

觀君之冤非冤也冠危石也君之履非履也履春冰也

未亡而危不自知其亡也履春冰而不覺也履春冰也

龍逢行歌曰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

聽政天乃大風揚沙於其後山如天宮有日則我亡

龍逢諫桀曰言而殺之其後山如天宮有日則我亡

爲龍逢諫桀曰言而殺之其後山如天宮有日則我亡

縣諸侯諫臣以爲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如天宮有日則我亡

商師征昆吾
史記曰夏桀為虐政淫亂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
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
冬聆隧災路史注云汲紀年桀末年社拆裂御
周語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
祿信于聆隧墨子曰夏德大亂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
城命祝融火於夏之城閉西北隅金樓子曰夏桀時天
雨血月流精火神回祿見于聆隧

三十一年商自陶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
敗績成湯十
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
之師也湯乃謝罪請服未可彼尚猶能起桀怒起九夷
在也湯之師九夷之師復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諸侯
戰於鳴條湯之師九夷之師復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諸
戰於鳴條湯之師九夷之師復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諸
戰於鳴條湯之師九夷之師復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諸

師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邑路史發揮曰桀都安
其去亳而鳴條在安邑之西而湯居亳亳在河南
將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備焉史記曰遂伐桀湯曰格
汝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
子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
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

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
有眾率息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爾尙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毋
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儻女無有攸救以
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商頌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
遂莫達九有有截章顧既伐昆吾夏桀左傳昭十八年
是昆吾徐之日也史記曰桀敗於有城之虛桀奔於
鳴條夏師敗績呂氏春秋曰未接刃而桀走世紀曰湯
戰而敗績括地志曰高淮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
安邑有昆吾古鳴條也鳴條在安邑縣北三十里
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戰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此也
桀出奔三腰商師征三腰戰于廊

書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腰水經注曰定陶
之邑也故曹國俘厥寶玉誼仲伯仲史記作義作典寶
亡呂氏春秋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
戰於廊郡國志曰濟陰遂禽移大犧御覽作禽推後大
大獸人名也韓非子曰湯誅尹諾登自鳴條乃入巢門
遂有夏
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御覽引云湯遂滅
淮南子曰桀之力制解仲鈞索鐵欵金然湯革車三百
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淮南子曰桀囚於焦門而不能
湯伐桀放於南巢者也統志曰廬州樂縣有巢湖即成
圍四百餘里周書序曰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
戒後王也作殷祝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

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謂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
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
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
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于桀
日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
徙千里書大傳止于不齊民往奔湯于中野桀復請湯
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
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
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為之書大傳
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
南巢史正義引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
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水經沔水又東北出巢縣

南注云古巢國也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地理志居巢縣
屬廬江通鑑注云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此因以放
之及墨子謂湯放桀於大沙呂氏春秋亦云逐之至大
沙身離散為天下大荒西經曰湯伐桀於章山郭
注謂即大沙尸子又謂放之歷山並傳聞之異○案年
代歷經世書前編並云桀在位五十二年通志云五十
一年路史云四十三歲而放三
原註自禹至桀十七世起于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
七十一年史集解引紀年同路史引作四百七十二年
以甲子核之每王改元有論四三二年者其實自壬子
至壬戌亦只四百三十二年與註不合又晉書東晉傳
謂紀年夏年多般而今本實般年多夏皆不可解故三
統歷世紀通志並云夏四百三十二年正與紀年合則
註誤也易稽覽圖作四百三十一亦為近之至經世書
作四百四十一路史作四百八十三前編作四百三十
九均未知何據

古史紀年卷四終

古史紀年卷五

閩中林春溥鑑塘集

殷商成湯
原註名履湯有七名而九征索金樓子湯有七號一名
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湯九征者有洛
也荆也溫也章也顧也昆也夏也也三股也紀年只
載其八知有洛之前必有征葛之文今本缺耳又伐密
須見國策滅密觀見路史故孟子云十一征或謂征只
九國而顧與昆吾並煩再駕故云十一征謂用兵十一
次也而世紀云湯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未知所
據放桀于南巢而還諸侯八譯而來者千八百國國策
曰古大禹之時諸侯萬 奇肱氏以車至 山海經奇肱
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 其人善為機巧能作飛車從風運行湯時得之於豫州
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復作遺之於豫州
志曰其國去 玉關四萬里乃同尊天子履為天子三讓遂即天子之
位湯在亳能脩其德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

古史紀年卷五

黃魚雙躍黑鳥隨之止于壇化為黑玉又有黑龜並赤
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構杙之神見于邳山周
語 有神牽白狼銜鈎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白山溢
春秋曰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 湯將奉天命
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 湯將奉天命
放桀夢及天而砥之東至于洛至此 遂有天下商人後
改天下之號曰殷 詩補傳曰殷以游水得名古殷水縣
水言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

周書曰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
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
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
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諸侯

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光二人皆辭不知及克桀以讓十國隨自投門水而死

又讓晉光自沈於水呂覽亦同皆寓言非實不具

書序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中語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敷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為

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

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

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

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

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

過不吝呂氏春秋曰湯有司過之士管子克寬克仁彰

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来其

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

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日德新萬邦惟懷志自

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

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誥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

聽子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

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

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

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

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

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象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

黜伏天命弗僭賚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

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

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鳴

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史記曰既紂夏命還亳年湯誥

呼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厥女毋予怨

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安東焉

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

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咎單作明

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合諸侯答單作明

居篇七○馬融曰答單湯史記曰乃改正朔易服色上

白朝會以書管子曰般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

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珍呂氏春秋曰湯立為天子夏

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夫時商不變肆親郭

如夏此之謂至公嚮子曰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

淳里且東門虛南門螻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

治天下而天下治國策顏觸曰湯有三輔列仙傳曰仇

生當殷湯時為木正索隱曰孤竹君號

始屋夏社

漢書曰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書序曰作夏社

篇俱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禮記曰天子

之不受天陽也公羊傳曰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白

虎通曰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

十九年大旱

汜勝之書曰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

澆稼收至畝百石淮南子曰伊尹之與土功也修歷者

之率偏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

氏羌來賓

山海經曰炎帝之孫名曰靈怒靈怒生互人氏有互人

之國又曰伯夸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氏

羌氏羌乞姓商頌曰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漢書匡衡疏曰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

古史紀年卷五

四

二十年大旱

漢書公孫宏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

夏桀卒于亭山

荀子曰桀死於亭山註亭山南樂之山或本作樹山與地志曰巢縣山後有桀王城

史記曰桀放而死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

此湯封夏之後正義曰括地志云夏臺故城在汝州郟城縣東北五十四里蓋夏后所封也

括地譜曰史索隱引桀放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

衆妾避居北海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

禁弦歌舞

尸子曰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與白茅以身

為牲禱於桑林之野當是時弦歌鼓舞者禁之

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

管子曰湯七年旱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

賣子者

說文曰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寰宇記曰宛正

井在州門南故老傳云殷湯大旱人民象穿此井

二十三年大旱

墨子曰湯五年旱呂氏春秋曰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

旱五年不收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維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

人持三足鼎祝山川呂氏春秋曰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教之祝曰政不

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讓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

古史紀年卷五

五

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案諸書多言七年

紀年證之自十九年至此為六年又傳桀之七年旱其

大雷雨而其始固以涸旱發師見呂覽是八年旱其

說不虛也至六年事自責語本荀子而呂覽乃謂前髮脚

手身為犧牲世紀遂襲其

語未免不經今不具錄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

世紀曰二十有四祀大旱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

言未已大雨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驩洽遂作桑林之

樂名曰大濩呂氏春秋曰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

濩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韓詩

其民大樂其教之於患宮故樂名大濩護者救也外傳曰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

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

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初巡狩定獻令

周書曰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烏鯁之醬鮫厥利劍為獻正南歐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視枳已闍耳貫胷雕題離王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厯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且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熾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駃騠騊駼良弓為獻湯曰善

古史紀年卷五

六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左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遷九鼎於亳至大甲而有櫛德

二十九年陟甲戌

世紀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前編在為天子十三

年三統歷同○案紀年湯十七年克夏十八年即位而世紀以踐位即在克夏之年故云為天子十三年合計實以二十九年與紀年合經年百歲而崩皇覽曰湯

家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

七尺杜預曰蒙縣西北有亳城中有湯冢史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即北薄也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偃師蓋此是也

外丙原註名勝

史記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

元年乙亥以後並踰年改元王即位居亳

命卿士伊尹

商頌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二年陟

孟子曰外丙二年

仲壬原註名庸

史記曰帝外丙即位三年崩案三當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

古史紀年卷五

七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左傳後序引同

四年陟

孟子曰仲壬四年

太甲原註名至

史記曰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

元年辛巳

唐大衍歷推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女六度與紀年合

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案傳謂湯沒而太甲立疏謂太甲以孫繼而太甲不數外丙仲壬皆執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二篇伊訓曰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三統歷引伊尹祠于先王曰惟太甲元年
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故方明言伊尹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祀上帝是朝也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大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仲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

古史紀年卷五 八

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一忽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孽厥宗

王祖桐宮居憂紀年云伊尹故太甲于桐乃自立註云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耳今據尚書改正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唐伊尹作太甲三篇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

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不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憂竟終允德

古史紀年卷五 九

史記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案史謂既立三年乃被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說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王懋

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
明德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敢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
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
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
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
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
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元良萬邦以貞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路史發揮曰太甲之居桐宅諒陰陽百官聽於家宰
師保之訓故尹因其諫陰營官于桐俾之密通先王之
室而作其憤排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非廢也

古史紀年卷五

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是起復之
例非再立也考太甲三篇其上篇乃甲居亳之時中篇
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前有伊尹以成
始事後有成有一德以終義易嘗有廢立之一言咸
有一德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
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
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
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

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
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
之長可以觀政呂氏春秋引作五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
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后非民罔
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
主罔與成厥功
十年大饗于太廟
祭法曰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詩序那祀成湯
也猗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
綏我思成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
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
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古史紀年卷五

初祀方明
惠定字曰案伊訓及紀年所稱方明三統歷引伊訓云
伊尹祀于先王
資有汝方乃明堂六宗也觀禮之方明實仿殷制紀年
明見元年乃明堂六宗也觀禮之方明實仿殷制紀年
十年當作元年太甲喪畢之元年行吉禘之禮宗祀成
湯於明堂祀畢乃見諸侯與觀禮同案三統歷引伊訓
至祀先王于方明安得云喪畢之元年乎
或郊冥宗湯至十年方定其禮故云初耳
十二年陟編並云三十三年
史記曰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褒
帝太甲稱太宗郡國志濟南歷城縣皇覽曰太甲有冢
在歷山上
沃丁原註
名鉤
史記曰太宗崩子沃丁立

元年癸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八年祠保衡升卷外集曰伊尹壽百有

世紀曰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大霧三日論衡引

自臨喪三年以報大德伊氏春秋禮葬祀以太牛親

葬伊尹于亳伊氏春秋禮葬祀以太牛親

沃丁伊氏春秋禮葬祀以太牛親

十九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二十九年

小庚原註名辨約集

史記曰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

元年壬子王卽位居亳

統箋曰小庚小甲雍已元年卽位皆不言命卿士者並

咎單為相也

五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云二十五年

小甲原註名高

史記曰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世本同世表云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亳

七年玉海曰至道二年呂奉天上言起商王小甲七年十

十七年陟

經世前編同通志云三十六年又引帝王本紀云五十

七年

雍已原註名個

史記曰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是為帝雍已

元年甲戌王卽位居亳

史記曰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十二年陟

七年

雍已原註名個

史記曰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是為帝雍已

元年甲戌王卽位居亳

史記曰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十二年陟

經世前編同通志云十三年

太戊原註名密

史記曰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孔氏曰太戊

元年丙戌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

書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

父王家史記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帝太戊贊伊陟於

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書序曰太戊贊于伊陟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史記曰亳有祥桑穀小雅桑有穠檀其下

暮大拱書大傳漢五行志家語說

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

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案桑穀之祥記載各異呂氏春

大傳漢五行志劉向論並以為武丁時論湯時生之書

既以為武丁時又以為太戊時各岐其說冠林謂桑穀

生商朝者三而均為與商之祥世紀曰太戊退而占之

曰桑穀野木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

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封禪書曰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書序曰伊陟

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俱亡巫咸之興自此始書序曰伊陟

主神蓋太史以巫咸之神事太戊使咸桑穀之興自此始

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案世紀太戊以伊

殺之異問於伊陟退又占之而世本謂巫咸作伊陟贊

生朝當即巫咸之辭與伊陟語相表裏遂使太戊修德

三年而遠人慕義書序所謂伊陟贊于巫咸其即此手

山川之禱適在三年之後或所以答神祝亦以見殷人

鬼也論衡曰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郊祀志曰民之精

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

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

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

所出者以為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事不相亂也民

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災禍不至

所求不置志本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

史記曰殷復興諸侯歸之

王使王孟聘西戎

山海經曰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帶劍郭注云

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

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其形中出其父即死

是為丈夫民

三十一年命費侯仲衍為車正

史記曰大費生大廉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

帝大戊聞而下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

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贏姓多顯遂為諸

侯

三十五年作寅車

詩六月傳曰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

周曰元戎先良也董巴輿服志曰商瑞山車金根之色

商人以為大輅齊志曰殷因乘鈞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

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服虔曰蒲姑商奄濱

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史記作蒲姑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原註大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

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為太宗史記作中宗

七十五年陟經世通志

書無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

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仲丁原註

史記曰中宗崩子帝仲丁立

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御覽引無于

書序曰仲丁遷于囂作仲丁篇亡史記水經曰濟水又

東遷敖山北注云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

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於河上

者也或曰敖秦置倉於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拾地

六年征藍夷

後漢書東夷傳曰仲丁之世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案自是年至紂亡三百四十四年與紀年合

九年陟

經世前編云十三年通志云十一年

外壬原註各發

史記曰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

元年庚戌王卽位居囂

邳人姚人叛

左傳趙孟曰商有姚邳杜註曰姚邳二國商諸侯邳下邳縣括地志曰古姚城在陳留縣東五里

十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十五年

古史紀年卷五 共

河亶甲原註各整

史記曰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

時殷復衰

元年庚申王卽位自囂遷于相

書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篇括地志曰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

城也

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

五年侏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侏人來賓案湯時

別封者耳漢書韋賢傳以詩諫楚王戊曰肅肅我祖國自豸韋彤

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維光

九年陟經世通志前編同

路史國名紀曰亶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

祖乙原註各發

史記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人表以祖乙為河亶甲之弟

元年己巳王卽位自相遷于耿

史記曰祖乙遷於邢案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作耿括地志曰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案隱曰今在蒲州城東北今河津縣是

命彭伯韋伯

鄭語史伯曰大彭豸韋為商伯矣韋註曰殷衰二國相繼為商伯

二年圮于耿

古史紀年卷五 七

書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篇鄭康成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

自耿遷于庇

皇極經世曰祖乙圮于耿徙居邢方輿紀要謂耿為今隸邢臺縣統箋曰邢與庇當是一地世紀云紂自朝歌

北築沙丘臺沙丘在鉅鹿東北七十里括地志云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則史記所謂祖乙遷邢者當卽竹

書所云遷庇者也

三年命卿士巫賢

書君奭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傳曰賢巫咸子巫氏史記曰

三年命卿士巫賢

書君奭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史記曰

帝祖乙立般復衰巫咸任職案咸當

八年城庇

寰宇記曰繹幕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北二十里按郡國志云般至祖乙時置驛於此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史記曰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

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喻立世本作毀喻卒子公

非立公非卒世本口公非辟方人表云辟方公非子子高圉立人表曰高

○案自夏少康三年復田稷時當公劉至是五百十六

年據史記公劉至高圉七世據世本人表則多辟方為

八世當以世本為近皇甫謐以辟方為公非之字特臆

說耳

古史紀年卷五

十九年陟經世通志前編同

原註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為中宗史記與無逸皆無之

古史紀年卷五終

古史紀年卷六

閩中林春溥鑑塘集

祖辛原註名曰

史記曰祖乙崩子帝祖辛立

元年戊子王卽位居庇

十四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十六年

開甲原註名蹟史記作沃甲

史記曰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世本作開甲書疏以開甲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庇

五年陟

古史紀年卷六

經世前編云二十五年通志云二十年

祖丁原註名新

史記曰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帝祖

丁書疏引史以祖丁為開甲之弟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庇

九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云三十二年

南庚原註名更

史記曰帝祖丁崩立帝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

元年丙辰王卽位居庇

三年遷于奄

統箋曰郡國志魯國卽奄國昭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

命以伯禽或以商嘗遷此故遂謂商奄乎○案盤庚

五遷唯紀年載之最明

六年陟

經世前編云二十五年通志云二十九年

陽甲原註名和史記曰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

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

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元年壬戌王卽位居奄

鄭康成曰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

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

三年西征丹山戎

古史紀年卷六

山海經曰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郭注云此山純出丹朱

也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

土穴中

四年陟

經世前編云七年通志同又引帝王本紀云十七年

盤庚原註名旬

史記曰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

元年丙寅王卽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臣瓚曰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蓋據此文

水經注曰濼水又左合橋水水出魯陽縣北恃山東南

逕應山北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汝父城縣之應鄉

地括地志曰故應城在汝州魯山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書正義曰殷在

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尚書序將治亳殷民咨

胥怨作盤庚三篇史記曰小辛立百姓思歸東遷

史記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王肅曰自陽甲宮

室會修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盤庚渡河南復成湯之

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

論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

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中

也師是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

其遵成湯之德也墨子曰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

十五年營殿邑

古史紀年卷六

書盤庚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

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予

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

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

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

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

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下

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子其

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冝好貨敢恭生牛鞠人謀人

之保居攸欽今我既羞告爾百姓于朕志若否罔有弗

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十九年命邠侯亞圍

史記曰高圉卒世本曰高圉侯牟人表高圉後有夷狄
五年命高圉至是六十七年矣世本侯牟恐是高子亞
圉之子亞圉之父不然豈周家先世人人壽考耶子亞
圉立人表以夷狄亞

二十八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同

小辛原註

史記曰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人表以小辛為盤庚之子

帝小辛立殷復衰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三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二十一年

小乙原註

史記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

元年丁酉王卽位居殷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書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楚語白公

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書說

命王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十年陟

經世前編云二十八年通志云二十一年

武丁原註

史記曰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殷命卿士甘盤

書君奭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三年夢求傳說得之

史記曰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

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

世紀曰高宗夢天賜賢人肯靡之衣裳而來曰我徒也

姓傳名說武丁無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說也天

下豈有傳我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說之狀身

如植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書序曰

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說於傅險中高宗夢

日地理志云傅險即傅說所隱之處俗名聖人窟在今

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魏國之界又有傅說祠水

經注曰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說隱空前俗名聖

人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韓非子曰傅說居北海之洲

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險傅說居北海之洲

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號虞之間傅說居北海之洲

日傅說質為耕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

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為阿衡也○案

誤合伊尹為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

一無稽之甚

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傳說

六年命卿士傳說

書說命曰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墨子曰命之曰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汝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

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

時命其維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惟說命

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

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惟口起羞惟甲冑起

戎惟衣裳在筭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爾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政能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視學養老

書說命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遊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

古史紀年卷六

六

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遠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于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禮王制曰般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明堂位曰魯又曰般人冔而祭緇衣而養老又

曰凡養老般人以食禮

十二年報祀上甲微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

尸子曰般高宗之子曰孝已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秦策陳軫曰孝已愛其母早死高宗感後妻言放之而死家語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存已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史記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

古史紀年卷六

七

懼祖己曰王勿憂先脩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母禮于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般道復興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德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古今注曰雉尾扇起於般世高宗時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三十二年伐鬼方

世本曰黃帝娶於鬼方氏又曰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

曰女嬃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楊慎曰今後漢書西羌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為鬼州

傳曰殷室中衰諸侯背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傳曰成湯化異

次于荆

詩序曰殷武祀高宗也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眾入其阻

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惟女荆楚居國南鄉昔

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

易乾鑿度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

道中衰王道陵遲至於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

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

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鄭語史伯曰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韋以口

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

五十九年陟

原註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

于小大無時或怨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

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

高宗書無逸曰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魯世家作五十五年

漢石經作百年漢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漢杜欽曰高宗享百年之壽

祖庚原註名曜

史記曰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

元年丙午王卽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史記曰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

作高宗彤日及訓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

之訓○後篇七案孔疏謂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然高宗乃武丁之廟號武丁未陟之前豈可云高宗之訓竹書與史圖相為考衷也

十一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七年

祖甲原註名載國語作帝甲

史記曰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殷

書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鄭氏曰祖甲武丁子帝甲弟祖甲以此為不義迷於人間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

依

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

原註祖甲西征得一丹山乘郭璞山海經注引作和甲事宜在陽甲三年疑此誤也

古史紀年卷六 九

十三年西戎來賓

命邠侯組紂

史記曰亞圍卒世本日亞圍雲都人表云雲都亞圍命

顯子公叔祖類立類人表作太公祖細諸世表作公祖

世表作叔類中庶疏引作太公祖細諸世表作公祖公叔類諸古錄作公叔祖類○案自盤庚十九年命亞

圍至此共一百六年則中宜有雲都一代也紀年原註十三世而生季歷亦見宋符瑞志據史記只十世耳當如世本加併方侯牟雲都乃合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呂氏春秋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高誘曰商

湯所制法也左傳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

西京雜記曰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霍光聞

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
已日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霍氏亦以前生為兄
焉

三十二年陟經世前編同年代
歷通志云十六年

書無逸曰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

三十有三年國語曰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
世而隕史記曰帝甲淫亂殷復衰紀年原
注王舊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
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攝遠殷道復衰○案祖甲之賢自
當以周公之言為定史記之說蓋因國語而白時厥後
誤也紀年註出入無逸國語謂停兩可亦非

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

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馮辛原註名先史記作康辛○世本
作祖辛人表世紀俱作憑辛

古史紀年卷六

史記曰帝甲崩子帝康辛立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四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六年

庚丁原註
名燕

史記曰帝康辛崩弟庚丁立是為帝庚丁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八年陟

經世前編云二十一年通志云六年又引帝王本紀云

十一年

武乙原註
名履

史記曰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殷

邠遷于岐周

史記曰公叔祖類卒于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

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後
漢書曰武乙暴虐犬
戎寇邊古公避於岐下

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欲得地與

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

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

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子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幽

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雍錄曰邠在岐西北
里為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之南而西
達岐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岐水之南今有岐南
五十里又幽人舉國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

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

古史紀年卷六

而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吳越春秋曰居三月成
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

其德詩序曰縣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縣縣瓜蒌民之

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

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事來胥字

列女傳曰太姜者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

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

姜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啟自

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

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之曠曠度之薨薨築之登

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

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家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愾

亦不隕厥間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泥夷駭矣維其際矣
三身自殷遷于河北
史記曰武乙立殷復自亳徙河北相州圖經曰安陽在
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也

命周公賈父賜以岐邑

書大傳曰大王遷岐國人東脩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
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詩皇矣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臨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
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它作之
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啟之辟之其擇其
樞擻之剔之其屨其柘帝遷明德申夷載路人立厥配
受命既固

古史紀年卷六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洙

括地志曰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
本妹邑武丁始都之水經注引晉書地道記亦洙與紀年異路史國
名紀曰洙武丁遷之在朝歌故城南詩洙之鄉者近紂
都朝歌武乙徙之本注云今衛之黎陽衛鎮西二十二
有朝歌城

二十一年周公賈父薨

史記曰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
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晉語胥臣曰昔者太任
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
弗廢事王不怒列女傳曰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王季
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推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
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能以胎教復於季半
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
大任為能胎教宋符瑞志曰太任夢長人感已渡下

系穿而生昌是為周文王龍有聖瑞宋符瑞志曰黃
龍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有聖瑞帝之世也
制命於武王元正太王遷岐之歲歲高子
於岐周至是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
論衡曰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乃二人亡
者適也

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符子曰太伯將讓其國於
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
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
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古公卒
百二十歲韓詩外傳曰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
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
有義而安太王季讓伯仲曰何仲曰仲曰仲曰仲曰
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仲曰何仲曰仲曰仲曰仲曰
謂矣要於扶齒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論衡曰
太王薨太伯還王季避之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
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
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喪服要記曰泰伯

古史紀年卷六

出奔聞古公薨還赴喪故作菰廬以彰其尸吳越春秋
曰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
自號為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仁義
諸侯順之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公季

周書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置比而戾民畢
程氏以亡關中記曰高陵北有畢原畢陌南北數十里

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池井深五十丈故周程戰處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公季

周書曰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

而爭義渠以亡九域志曰邠州古義渠城

三十一年飛龍盈于牧野增○公

宋符瑞志曰季歷之十年飛龍盈于般之牧野此蓋聖

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紀年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五十穀馬十匹

後漢公作王十匹作八匹○公季十三年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公季十

後漢西羌傳曰季歷伐西落鬼戎註引紀年武乙三十

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王畋于河渭大雷震死經世通志前編云四年崩

史記曰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

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

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文丁原註名托史記作太丁非○案西羌傳註御覽引俱作太丁世紀作文丁

史記曰武乙子帝太丁立

古史紀年卷六

元年丁丑王卽位居殷

原註自沫歸般邑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公季十

後漢西羌傳曰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

敗周師註引紀年曰太丁二年周師大敗統箋曰淮南子汾出

燕京高誘曰燕京山在太原汾陽縣燕京之戎蓋居此

山也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水經注曰洹水出洹山連逕般墟北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公季十

後漢西羌傳曰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

季歷為牧師註引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

作武乙卽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諱孔叢子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

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

因之得專征伐案帝乙說異○統箋曰左傳成八年劉

余吾城在縣西北二十里

五年周作程邑公季十

寰宇記引周書曰惟王季宅於程王徙居於程括地

志曰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

也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公季二

西羌傳注引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公季

年五

古史紀年卷六

西羌傳曰自是之後更伐始呼豳徒之戎皆克之注引

曰太丁十一年周人伐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

王殺季歷

原註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

諸塞庫庚信齊王憲碑云因箕子於塞庫季歷困而死

呂氏春秋曰王季於門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來傳

王苦之六韜曰王季壽百歲因謂文丁殺季歷引紀年

云文丁殺季歷原註執王季於塞庫文史記曰公季

卒鄭縣之南山子昌立是為西伯後稷公劉之業則

古公公季之法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

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王乃止及日

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

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復

原應曰諾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晉語晉臣曰及其

然後退

而咨于二號度于闕天而謀于南宮取于蔡原而訪日
于華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德寧百神而采和萬民
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新序曰文王
學於教時

十二年原註周文
公元年有鳳集于岐山

外史曰昔者文王為西伯修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

有鳥鳴于岐名曰鳳凰百姓陳路而歌羣臣盈庭而頌

文王曰奚為鳳乎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予過瑞志

曰文王夢日月著其
身又鸞鷲鳴於岐山括地象曰岐山在崑崙山東南為

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鳳鳴於岐山時人亦謂岐山

為鳳凰堆也

十三年陟通志引作
十一年異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三年

帝乙原註
名羨

古史紀年卷六

史記曰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世紀曰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

二年御覽八十三引紀年云帝乙
二年周人代商今無此文

三年文公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

詩序曰采薇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

歌采薇以道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

遑啟居玁狁之故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

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王命南

仲毛傳曰王殷王也
南仲文王之屬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周書序曰文王

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大國不

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距嶮伐夷弁小

奪亂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伐亂伐疾伐疲武

之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

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

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赦其眾遂

其咎撫其助其襄武之閉也餌敵以分而照其儲以

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尚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

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長勝

短輕勝重直勝曲眾勝寡強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

後疾勝遲武之勝也追戎無格窮寇不格力倦氣竭乃

古史紀年卷六

易克武之追也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

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

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畏服奄

有天下武之定也

六年增○文
公八年夏六月周地震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

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

為人主也今主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

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

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

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

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

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韓詩外傳亦云文王即位之八年地動

九年陟經世通志前編並云三十七年

書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古史紀年卷六終

古史紀年卷六 六

古史紀年卷七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帝辛原評名受即紂也一日受辛

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

母正后辛為嗣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其少矣紂之母之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帝乙崩子辛立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帝乙崩子辛立

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

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

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荀子曰桀紂長巨姦美

元年己亥王卽位居殷百人之敵也論衡曰紂力能索鐵申

史正義引紀年曰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

年更不徙都據紀年當作二紂寺紂大其邑南距朝歌

北據邯鄲及沙王皆爲離宮別館此文無戰國策吳起曰

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史記作左

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行常山在其北水經注曰禹貢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

命九侯周侯刊侯原註周侯爲西伯曰

史記曰以西伯昌九侯徐廣曰一作鬼侯都縣有九侯

爲三公戰國策魯仲連曰昔者鬼周書序曰昔在文王

商紂竝立困于虐政將宏道以弼無道作度訓紂作淫

亂民散無性習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上失其道

古史紀年卷七

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具錄

三年有雀生鷓

家語孔子曰昔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新論說苑略同國策新序以為宋康王時事

四年大蒐于黎

左傳椒舉曰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昭十一年叔向曰紂克東夷而隕其身韓非子曰紂為黎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服虔曰黎東夷國名子姓作炮烙之刑

韓非子曰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

於土劍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

古史紀年卷七

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史記曰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必為象豹胎為象豹胎必為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

也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史記曰紂為酒池肉林設炮烙

南子曰迨至殷紂播其生人幸輒隨中如已乃笑曰登糟

丘臨酒池論衡曰紂使人長夜飲酒於池上

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不知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

新序曰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二里高千尺臨望雲

雨水經淇水注曰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水經曰鹿臺在衛縣西四十里記曰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鉅橋在鹿臺之東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括地志曰沙丘臺在邯鄲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大最一作廣日樂戲於沙丘

雨土于亳

墨子曰還至乎商王紂王不序其德祀用失時雨土于薄尚書中候曰殷紂薄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六韜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嘗六月雨雪深尺餘

六年西伯初禱于畢

易未濟曰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漢郊祀志禴禘作禴師古曰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文王也禴祭謂禴禘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紂

古史紀年卷七

王之牛牲不如文禮記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

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焉詩序曰采芣夫人不失職也于以采芣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于澗之

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

薄言還歸戰國策惠子曰昔王季葬於楚山之尾皇浦

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

為之張于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晉語史蘇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

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史記曰愛姐已姐已之言
是從列女傳曰姐已與幸於紂姐已之於是使師涓作
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家語曰般紂好為北鄙之
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乘也忽焉釋名曰蔡
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

作瓊室立玉門

世紀曰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
里其高千丈補遺策傳曰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日
巧故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岸玉之
器象箸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
人淮南子曰紂康樂
沈涵宮中成市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金匱曰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
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

古史紀年卷七

四

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
紂以爲妖言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十七年文公二西伯伐翟

後漢西羌傳曰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

冬王遊于淇

竹譜曰淇園殷紂竹箭園也水經注曰淇水逕朝歌北
又屈逕頓丘西太和泉水入焉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
城西北東南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
右曰老者癯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斲脛而視癯

二十一年文公三春正月諸侯朝周

子貢詩傳曰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於周賦穆

木申培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
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
人咸被其德而從之

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云孤
竹君是殷湯三月
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
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
字春秋少陽篇曰伯夷名允叔齊名智風俗通曰姓墨
胎氏括地志曰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
侯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
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列
傳曰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
養老蓋往歸焉呂氏春秋曰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
哉二子西伯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案史記亦
云及至西伯卒以遷就下文父死不葬之說漢人遂以

古史紀年卷七

五

武王上冒文王之年再期在大祥而太顛閔天散宜生
伐紂皆乘事理此等惟紀年爲近正
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君與曰惟文王尙克修
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素願有若南宮適墨子
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綱之中詩說曰免置文王聞
太顛閔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
荀子曰閔天之狀面無見膚鬻子曰昔文王見鬻子年
九十文王曰嗚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
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國事臣年尙少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春秋繁露曰桀紂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野獸之
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力六韜曰紂喜田
獵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大韜
君喜射人喜
以人食餒虎

二十三年文公三西伯于羨里

史記曰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

而醢九侯謂大論曰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女 姬已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復謂之曰君也 而明既衰邪何恐天下之愈進美者因也 道也乃欲以此感君王而進美者因也 鄂侯爭之疆辨之疾并脯鄂侯 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 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紂 於紂聞而患之曰余與紂修政三年而紂乃 則不謀其發而後不疑中子必危亡 書大傳曰西伯既商乃拘紂於羑里 文王曰聖人當食其子羹倘不知也地理志曰 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倘不知也地理志曰

伯里城西 其囚美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伯所拘處美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曰文王在美里時演易八卦為六十四卦 于石據于美里乃申積以作歌曰殷道 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誰亂聲色信讓言 我意兮幽閉牢牢誰亂聲色信讓言 傳曰散宜生問天南宮適三子相與學於 也遂與三子見 文王於羑里

二十九年文公四 釋西伯

呂氏春秋曰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 梅伯楚辭注曰 於廟明堂解曰脯鬼 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欲殺 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 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左傳 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 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

古史紀年卷七

歸之新書曰紂作桀數千 王曰紂之臣先桀於 記曰紂之臣先桀於 馬曰紂之臣先桀於 說曰紂之臣先桀於 元曰紂之臣先桀於 之曰紂之臣先桀於 馬曰紂之臣先桀於 仲曰紂之臣先桀於 昌曰紂之臣先桀於 夫仁義賢也 說不用者 活之與

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周書程寤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 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子闕問化為松柏

械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

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文儼曰維

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

民物多變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

禮維生義義維生仁鳴呼敬之哉民之適敗上察下遂

信何嚮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亂維生亡

亡維生死嗚呼敬之哉汝慎守勿失以詔有司夙夜勿

忘若民之嚮引汝何慎非遂遂時不遠非本非標非微

非煩非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嗚呼敬之哉倍本者槁

汝何保非益不維一保監順時維周于民之適敗無有

時蓋後成後戒謀念勿擇

三十一年文公四 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古史紀年卷七

史記曰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呂氏春秋曰周文王處可伐也文王弗許左傳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周書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譏震怒無疆諸侯不親逆諸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政失患作而無備死亡不誠誠在往事備必慎備思地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德當天而慎下下為上貸力競以讓讓德乃行慎下必與上上中立而下比爭省順而和攜乃爭和乃比比事無政無政無選無選民乃頑頑乃害上故選官以明訓頑

南史紀年卷七

八

民乃順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備菑寇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侯習其武誠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士大夫不雜于工商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為上不明為下不順無醜輕其行多其愚不智慎地必為之圖以舉其物物其善惡度其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修其等列務其土實差其施賦設得其宜宜協其務務應其趣慎用必愛工攻其材商通其財百物為獸魚鼈無不順時生藉省用不濫其度津不行火藪林不伐牛羊不盡齒不屠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用乃思慎口備不敬不意多口用寡立親用勝懷遠遠格而邇安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

成

三十一文公四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爲師列仙傳曰西伯入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紂亂天下西伯南山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古史攷呂尚蓋嘗窮困國策曰太公望齊之逐夫韓津之警不庸文王用之而王韓詩外傳曰太公望少爲人婿老而見去行年五十賣棘津年七十居於朝歌九十九乃爲天子師說苑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也朝歌之屠佐也韓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治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呂氏春秋曰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七十釣於渭濱文王賢故釣於渭濱以觀之說苑曰呂望年隱溪五十一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涓涓石

古史紀年卷七

九

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日蟠溪中有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太公垂釣之所也其長竿踞兩鄰遺跡猶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虬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輔布下曰兆得公侯天遣高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公坐茅以漁與語大說宋符瑞志曰文王至於磻石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命景於斯尚立於磻石下望公曰遊見赤人自雒出授命昌來提攜爾錡銘報在尚書曰命曰呂佐昌者子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遠周周以與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與俱歸立爲師楚辭注曰或言周文王夢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勤心若志八十而遇文王列女傳曰八十爲天子師九

十而封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
無所遇 紂諱子曰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歌黃食而卒
西歸周西伯 鬼谷子曰呂尚三入殷朝 或曰呂尚處士
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呂
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
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
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
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
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神
文王以太公為淮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
其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為東海婦欲
歸今為淮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必有疾雨暴疾雨
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疾風
乃令太公為大司馬

古史紀年卷七 十

三十二年 文公四年 五星聚于房

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宋符瑞志曰孟春六
旬五緯聚房 咸精符曰滅虛者房注云虛為湯之精房
野之分

有赤鳥集于周社

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
國泰顛來寶河出綠圖地出乘黃 尙書帝命曰季秋

國泰顛來寶河出綠圖地出乘黃 尙書帝命曰季秋
善止於昌戶民躡山穿穴老幼相扶歸者八十萬戶桓
子新論曰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爛金為格溢酒
為池宮中相殘骨肉成泥璇室瑤臺雲霧風鐘聲雷
起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
聲紛以擾駭角震商其後有鳳凰書於郊文王曰殷
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凰之歌
殷將亡兮蒼蒼蒼皓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
呂氏春秋曰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

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密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之明年
伐大戎明年伐
密須皆與此異

詩皇矣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欲羨誕先登于岸
密人不恭 平涼府靈臺縣在周為密須國地 敢距大
邦侵阮徂共 通雅曰阮國名共阮之地 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以按徂旅 旅孟于密則密謂春秋書 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說苑曰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
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
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
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三十三年 文公四年 密人降于周師

古史紀年卷七 十一

呂氏春秋曰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左傳曰密
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不蒐也

遂遷于程

詩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
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
邑是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原註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
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
呂氏春秋曰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
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 楚辭天問曰伯昌
湯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
之刑史記曰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 韓其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墻千里以論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

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般人弗親遊於紂之旁令之開封而

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紂有臣

憂棄黎老之言而用始息之謀淮南子曰紂為無道左

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

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括地志曰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

康地記曰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有獄不能決乃如

周人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

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

俱讓而去書大傳曰讓其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

君史記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

君訟後十年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

古史紀年卷七

三

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與世紀曰文王

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鳩火文王更受命之元年始稱

王之詳矣紀年於此書錫命為得其實

三十四年為受命四十五年周師取者及邠

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地理

內壁王縣孟康曰歲五年伐者大傳曰五年之初得散

刑國今邠亭是也

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黎六年伐崇則稱

紀曰西伯伐仇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

告紂曰紂亦云爾紂與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

者為紂也左傳祝鮀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祝氏是已

遂伐崇崇人降書大傳史記並

詩皇矣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水泰地志云坰城北三十里坰城臨泗

廟崇依臨衝閉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

馮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琕其聲

徒祖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

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第崇墉仇仇是伐是肆是絕

是忽四方以無拂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詩曰以客中

子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至鳳黃墟蔽繫解因

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軍

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說苑曰文王欲

介間崇侯虎獲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

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介毋

有不如今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春正月丙子昆夷侵周案世

即位四十二年受命較紀年前二年一日三至周之東

故此云四年殷十二月周正月也

古史紀年卷七

三

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

三十五年為受命三十六年周大饑

周書序曰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

文王豈穆考亦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

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

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

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

之賈田宅溝渠之害怠惰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苗口

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尚助

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慎問其

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

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口不食饗及期日質明王

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官考其職鄉問其利以謀其富
旁匡于眾無敢有違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惰什
伍相保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農廩
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藏不粥糴糴不加
均賦酒其幣鄉正保貨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
財殖足食克賦為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外食不贍開
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滯不轉留戍城不留口足
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于是告四方遊旅
旁生所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
子易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無熟無室市權內外
以立均無蚤暮間次均行均行眾從積而勿口以助助
均無使之窮平均無之利民不淫無播蔬無食種以數

古史紀年卷七

古

度多少省用所而不賓祭服激不制車不雕飾人不食
肉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牆合牆屋有補無作資農
不敗務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庶
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
違周書序曰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口口四年作維匡成
制係子務莖宮室城廓修為備供有嘉菜于是日滿年
命穀不不足修餘子務穡于是秋秋不則勤而不實舉
雖凡天不修餘子務穡于是秋秋不則勤而不實舉
祭以節樂無鍾鼓凡美書不早琴車不職攻兵備不
有民利不注征當商旅以救窮乏無隨鄉不驚熟分助
不滿意刑罰不修舍用張弓君親巡方鄉參告釋餘子
痺運開口同食民不藏揚日有匡傳民富唯牛羊于民
無疾或殺一人無赦男守疆戎禁不出五庫不膳設位
無度察以薄資禮無樂官不博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

自程遷于豐年都豐

詩有聲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日王文作豐今長安西文王杰哉史記曰文王代崇密
北界靈臺豐水上是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中候維師謀曰
惟王既誅崇侯虎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
戶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王后杰哉
王公伊瀆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杰哉豐
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杰哉詩諸
王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召公奭之
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
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周書序曰文收謀
一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平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大開曰維王
月既生魄王在鄴立于少庭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八做
五戒小開曰維三十有五祀王念曰多口正月丙子拜
望食無時汝開後嗣謀曰嗚呼于來後之人汝夜何脩

古史紀年卷七

古

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德積維大人大人積維公公
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君枳維國
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者言上
下相維也
三十六年文公四十七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
周書序曰文王在鄴命周公謀商難作鄴保維二十三
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鄴據在鄴之文附
此味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
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且拜手稽首曰商為無道
棄德刑範欺侮羣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莫大之綱福
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純禮明允無二卑位柔色金
聲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齊潔

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饋始于王因饗諸侯重禮庶吏出
送于郊樹昏于崇內備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外用
四靈五落六容七惡
遂伐昆夷

書大傳曰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詩疏引多采薇為伐昆夷而作一句史記曰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賦聲相近耳毛詩疏曰大戎昆夷是也

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詩有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決錄注曰鎬在鄠水東
里維繩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三十七年文公四十八年周作辟雍

詩靈臺曰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古史紀年卷七 六

詩文王有辟雍之樂魯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鼓逢逢
矇瞍奏公有聲曰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皇王烝哉械樸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
遐不作人

三十九年文公五十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

去之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

卿封長子地理志曰上黨長子左傳魏莊子曰昔辛甲

之為周太史也命百官官箴于闕漢藝文志有辛甲

四十年文公五十年周作靈臺家禮疏引周本紀云文王

此命易乾鑿度以為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淮南
子謂文王自姜里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
以詩紂之失姜子春秋
又謂紂作靈臺而後

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
鹿濯濯白鳥嚮嚮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括地志曰辟雍
處雍臺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今西安府鄠縣新
東五里有鄠宮又東二十五里有靈囿囿中有靈臺新
序曰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
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
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
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
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呂覽同詩傳曰受字無道
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韓非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

古史紀年卷七 七

求因子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四十一年文公五十二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案書大傳史記
而崩謨唐大衍曆曰國語武王伐商歲在鴉火舊說以
為己卯推其歲應通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
與紀年合

周書文傳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鄠召太子

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

孫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不為驕侈不

為泰靡不淫于美栝柱茅茨為民愛費山林非時不升

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

長不麇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

馳驚土不失宜土可犯財可畜潤溼不穀樹之竹簞莞

蒲櫟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財用故凡生

天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為民利管子曰武王問於公親於若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積戶於高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於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而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途遠其至腕故先王度用其重固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定矣食貨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圖兩方輕重以珠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東於帛太是以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狐寡辛公退及行之於齊是以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狐寡辛

古史紀年卷七

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日神明出二日分光出三日無適異出四日無適與無適與者亡書無適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敵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案無逸但舉成數呂氏春秋曰凡文王立國五

古史紀年卷七

作冉季載最少同母昆第十人唯發且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新書曰昔周文王使鮪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鮪魚不登西伯崩紀年原註周於鮪豈有其禮而可以養太子哉西伯崩紀年原註周縣西南二十八里括地志曰文王葬在雍州萬年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新書曰武王學於郭叔郭與說通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古史紀年卷八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帝辛下

四十二年原謂周武王元年○案孔鄭劉故皇甫謐之徒

年不復改元欲明其卒父業以求合葬齡之說皆屬証妄歐公辨之詳矣紀年於此紀元獨得其正

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尙

大戴記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恐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尙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

古史紀年卷八

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機鑑盥盤楹杖帶履履觴豆戶牖劔弓矛為銘焉呂氏春秋曰武王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怠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機之銘曰皇皇維敬口生詭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金匱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陰謀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

見吉凶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淵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口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戇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後漢書注引杖之書曰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輔人無苟扶人無咎茶則壽履履之銘曰慎之勞則富金匱書履口行必觴豆之銘曰食自杖杖自食戒之憍憍則逃陰謀傳則社稷為危非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勲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金匱書戶曰之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金匱所得可思所忘念劔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

古史紀年卷八

則興倍德則崩金匱書劔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書錄曰忍之氣之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與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御覽引全唐書武王書冠曰龍以若首急哉人者緩取無度自致而及書門曰敬遇賓客賤無二書論曰昏謹守深察說書視曰石墨相若而黑邪心譏言無得汗白書并曰原泉滑滑連早則絕取事有常賦效有節後漢書注引凡之書曰安無危危存無忘亡執惟二者後必無凶引凡之書曰安無危危存無口桑蠶若女丁勤得新捐故後必果御覽引筆銘曰毫毛茂茂昭水可脫昭文不活筆銘曰馬周書序曰文不可極民不可刺馬周書序曰文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維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一日土觀幸時政置不疑二曰獄讎刑破姦吏濟貸三曰聲樂四飾女滅德四

曰維勢是輔維禱是佑五日盤游安居枝葉維落五者不距自生戎旅故必以德為本以義為術以信為動以成為心以決為計以節為勝務在審時紀綱為序和均口里以匡辛苦見寇口成靡適無口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闕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大開武曰維王一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於周公與今本激異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遠戚無十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惟文考恪勤戰戰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王拜曰允哉余聞國有凶戚

古史紀年卷八

三

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今而言維格余非廢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祇周公拜曰茲順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四戚一內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哀同勞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七失一立在廢二廢在祇三比在門四詔在內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違九因一神不饗二德有不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必爭六富有別七貪有賈八好有遂九敵有勝十淫一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二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四淫動破醜醜不足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乃不協六淫采破服

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典與不式教民乃不類八淫權破故故不法官民乃無法九淫貨破職百官令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嗚呼十淫不遵危哉今商維茲其唯第茲命不承殆哉若人之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訖文考之功緒忍民之苦不祥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王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

有女子化為丈夫

墨子曰至乎商王紂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潛潭巴曰女子化為丈夫賢人去位天子獨居京房曰女化為男茲謂陰昌賤人為政其國必亡

四十三年

武王

周書小開武曰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且口嗚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四察一目察維極二耳察維聲三口察維言四心察維念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七順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五順得助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

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以知吉凶王拜曰允哉余聞在昔訓典中規非時罔有恪言日正余不足

春大閱

拾遺記曰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史記曰中衍元孫曰中濤在西戎保西垂生豷廉豷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弟曰季勝惡來有力豷廉善走又廉事紂所居又蒲州龍門縣南七里亦有豷廉豷廉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帥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時有赤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侯滅其烽燧

古史紀年卷八

五

嶢山崩

淮南子曰當紂之時嶢山崩三川涸初學記引作嶢山在臨田縣南

四十四年武王

周書序曰武王誅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大衍曆引王在鄗召周公旦曰嗚呼敬哉朕聞曰何修非躬躬有四位九德何擇非人人有十姦何有非謀謀有十散何慎非言言有三信信以生寶寶以貴物物周為器美好寶物無常維其所貴信無不行行之以神振之以寶順之以事明眾以備改口以庸庶格懷惠四位一日定二日正三日靜四曰敬九德一孝子二勤三慈惠四忠恕五中正六恭遜七寬宏八溫

直九兼武十姦一窮口于靜二酒行于理三辯惠于智四移潔于清五死勇于武六展允于信七比與于讓八阿眾于名九專愚于果十悞孤于貞十散一廢口口口行乃泄口口口口口口口三淺薄閉瞞其謀乃獲四說咷輕意乃傷營立五行恕而不願弗憂其圖六極言不度其謀乃費七以親為疎其謀乃虛八心私慮適百事乃僻九愚而自信不知所守十不釋大約見利忘親三信一春生夏長無私民乃不逃二秋落冬殺有常政乃盛行三人治百物物德其德是謂信極信既極矣嗜欲口在在不知義欲在美好有義是謂生寶周公拜手稽首興曰既能生寶未能生仁恐無後親王拜曰格而言上設榮祿不患莫仁仁以愛祿允維典程既得其

古史紀年卷八

六

祿又增其名上下咸勸孰不競仁維子孫之謀寶以為常

西伯發伐黎

前編曰紂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耳則黎者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紂為義黎繼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言皆以為文王失之紂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當討況紂內子故諸侯皆自關河至海水又曰西伯將焉之蓋武王之未伐商黎尚猶故其稱西伯有自來矣

書序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周書序曰商謀不周周人將與師以承之作非呼商其威率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如其何周公之師也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論衡曰紂時災異繁非先

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不虞天性不迫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
大命不孽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
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印喪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四十七年武王六年丙申向擊出奔周

呂氏春秋曰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述惑也於是載
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
於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妣已為政賞罰無方不
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四十八年武王七年庚申見

周書度邑曰惟天不享于殷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徐廣曰夷
羊怪物也飛鴻異記曰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免生角是
甲兵將興之兆

二日並出

墨子曰紂時夜中十日呂氏春秋曰晝見星天雨血荆
州占曰兩日俱出是謂亂明淮南子曰武王陰暘人於
穢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

五十一年武王十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案大衍

史記曰武王即位九年上祭於畢大晉鄭注曰周四月
也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周書序曰武王將起師伐
商時有商微子來朝作密微維四月朔王告微召周公曰
呼微維今朕將有商微子欲與無口則微攻無庸以
呼微維今朕將有商微子欲與無口則微攻無庸以

人維王其命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成和遠
勿失無虎傳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不勝不勝不勝
之微王曰余維汝宿昔東觀兵至於盟津徐廣曰
武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且會於孟津之上
此與今史記合武王自稱太子發詩正義引武
不為三年之內未定故武王自稱太子發詩正義引武
子河洛復告之曰朕稱太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
告司馬論衡曰師尚父為司徒司空諸節周公補行齊
粟信哉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案
以定其功遂與師伯夷傳曰西伯卒武王伐商
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子以臣弑君可謂忠子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案不葬之說
與九年祭畢語自相抵牾漢書又師尚父號曰總爾
以叩馬之諫在武王十三年渡河時

古史紀年卷八

八

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齊世家曰師尚父左杖黃旗
庶云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
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
聲魄云書大傳大誓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
諸侯一紂志曰孟縣在懷慶府城南六諸侯皆曰紂可
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當是時比
干箕子微子尚在武

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史宋世家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家語曰微子啟帝乙之
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子數諫紂不聽家語曰微子啟帝乙之
微子於紂紂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孔安國曰太師三公其曰殷不

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肅敬而無留
留則無成均右和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
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
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秋周師次于鮮原

周書序曰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曰衆作和寤

武寤二篇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注近岐州之

鮮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

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

貽賄無成事絲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

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德降為則振于四方

行有令問成和不逆加用禱巫神人允順

古史紀年卷八

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從周

師伐殷

國語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史記曰武王伐紂吹律聽

氣相并而音尚宮尸子曰武王伐紂魚月在天駟日在

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統應口文王受命

在至祈而伐紂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自文王受命

日在祈木箕七度是夕也月乃在房五度房為十一月

日在祈木箕七度是夕也月乃在房五度房為十一月

始見大衍曆曰竹書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紂

復伐高推武元祀而崩至十一年庚寅周始伐紂

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正十月初月戊子周始伐

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正十月初月戊子周始伐

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正十月初月戊子周始伐

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正十月初月戊子周始伐

漢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瀾頭是時辰星與周師俱
津而辰星伏於天竈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
維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為核十月朔始革命○案大衍曆
之說實據竹書其年為核十月朔始革命○案大衍曆
皆合但謂武王十年夏正月朔始革命○案大衍曆
得周正月庚寅朔其年為核十月朔始革命○案大衍曆
年野中隔武成世仍竹書是年閏秋及冬至明年始伐
甲子見於武成世仍竹書是年閏秋及冬至明年始伐
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二統歷推為周正月也越翼日

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史記曰武王伐紂

公蓋權唯太公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又曰乃遵

大風折蓋太公因制曲蓋焉周書武寤曰王赫奮烈

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約期于牧按用師旅商

不足滅分禱上下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尹氏

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配天合于四

海惟乃永寧書大傳曰惟丙午十六王速師三統歷曰

推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乃步自于周征伐

商王紂案是月無丙辰當為丙午前師乃鼓鼓躁師乃

即指速師言也丁巳當為丁未前師乃鼓鼓躁師乃

慄前歌後舞呂氏春秋曰武王至鮑水水經曰河水

云縣北有山其下有穴謂之鞞穴直穴有清謂之鞞水

向自鞞穴已上又兼鮑稱呂氏春秋武王伐紂至鞞水

陽城山在今孟津縣西南百餘里當為未至孟津前二

也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

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謁至何日也

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呂氏春秋曰武

高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歸膠鬲行

為三書同辭血之盟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膠鬲行

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

古史紀年卷八

海惟乃永寧書大傳曰惟丙午十六王速師三統歷曰

推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乃步自于周征伐

商王紂案是月無丙辰當為丙午前師乃鼓鼓躁師乃

即指速師言也丁巳當為丁未前師乃鼓鼓躁師乃

慄前歌後舞呂氏春秋曰武王至鮑水水經曰河水

云縣北有山其下有穴謂之鞞穴直穴有清謂之鞞水

向自鞞穴已上又兼鮑稱呂氏春秋武王伐紂至鞞水

陽城山在今孟津縣西南百餘里當為未至孟津前二

也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

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謁至何日也

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呂氏春秋曰武

高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歸膠鬲行

為三書同辭血之盟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膠鬲行

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

不至是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

死也

戊午二十師渡孟津

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武王伐紂

于此濟河作泰誓三篇泰誓上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

于孟津

君越我御士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

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列

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

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

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

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

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

有眾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

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師渡孟津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

古史紀年卷八

三

以師畀會王乃狗師而誓曰西土有眾咸聽厥言我聞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

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顧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

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

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

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鑿惟不遠在彼

夏王天其以予父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

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勛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永世

此既渡河作○史記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

於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

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

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

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泰誓下曰時厥明

已未晦

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王曰我西土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

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

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

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

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離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繼樹德務

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離爾眾士

古史紀年卷八

四

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
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
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原註湯滅夏以至於受通志約三十二年經二十九王
史世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本紀裴駢引汲冢紀年文同
易稽覽圖亦云殷四百九十六年今以本書核之自湯
至受實三十三王起發亥終庚寅實五百八十八年於
殊不可解案左傳王孫滿稱商祀六百三統應世紀並
云六百二十九其各上年數具見通志大衍歷不計
伐夏之年為六百二十八年蓋較紀年多周二甲子似
為得之而經世前編並云六百四十四年未知何據商
歷又作四百五十八年

古史紀年卷八終

古史紀年卷八

五

古史紀年卷九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周武王

原註名發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伐殷清木注引同○召氏春秋曰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至於邢丘案在今懷慶府東南

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

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

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於甯

武縣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說苑曰武王伐紂過

東示民無逆志也至於有戎之隙大風折旆散前武

曰此其妖歟武王曰天落兵也風雲而乘以大車示

地而奮散宜生又謙曰此其妖歟武王曰天酒兵也下

擊以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案左傳鄭

兵忌蓋指已未晦發自河朔而言故下云出也東

而迎太歲淮南子曰星出至汜而汜汜而懷

水出汜水縣南四十里方山縣至懷而懷案懷在武

西三十里為偃師縣界在河之南輝縣北七十里屬

屬河一甲至其頭而山隧案共山今輝縣北七十里屬

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而與之盟曰武王使保衛公

其頭之下皆以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而之長使守殷

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

古之士遺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存今

下問周德衰矣與世並首陽之下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

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

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案戚在

古史紀年卷九

五里蜀大名府在衛 暮宿於百泉 案在今輝縣西厭且

於牧之野 孔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疏引皇朝

日在朝歌南七十里孔見謂去朝歌二十里郡國志朝

歌南有牧野泮云去縣十七里實宇記衛州汲縣本紂

之部近郊十三里武 增

二月 癸亥 陳于商郊 增

書武成曰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國語曰王以二月

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紂紂子曰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

之德 周書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 書序作戎車

三百 書大傳曰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

歡樂鼓舞以待旦 紂紂曰莫重於武宿夜皇侃以為

王伐殷兵至牧野晨 舉脂燭推掩不備

甲子 敗之于野 清水注

史記曰二月甲子昧爽 世傳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

案齊世家作十一年正月甲子 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 魯世家曰周公 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

遠矣西土之人 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髻微纘彭濮人 陽華

國志曰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

矛予其誓 古人有言此雞無晨此雞之晨惟家之索今

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

家國遺其于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

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茲軌于商國今予發

維其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

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

古史紀年卷九

二

古史紀年卷九

三

子尚桓桓如虎如龍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

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曾已諸侯兵

車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 呂氏春秋曰武王以六師伐

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紂紂曰

陳於商郊起於黃鳥至於赤斧淮南子曰師起客關至

浦水士億有餘萬六輪日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

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八圍策曰紂率天下

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

流以與周 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

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

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 紂紂曰

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新書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故

紂之車五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墨子曰紂之卒

當戰之時十日亂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

玉自燔於火而死 世傳曰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

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注云紂身不盡 紂紂曰

王親禽愛于南單之臺 於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其

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 紂紂曰

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

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骨餘何如武子曰不可

名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武子曰不可 紂紂曰

敵母使有餘烈何如武子曰不可 紂紂曰

親何如武王曰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 商國百姓

咸待於郊 紂紂曰商君也容曰非也 紂紂曰

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

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 紂紂曰

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

人焉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諸商
善不喜顏色相謂是以知之於武王使羣臣告諸商
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孟子曰王曰無異
也若崩厥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
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克殷解以黃鉞斬紂頭印武
子親射惡來之口縣大白之旗新書曰紂走還於鹿臺
親舉紂之纒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銳之武王
乃使人唯而守之民得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案
此說近理淮南子曰紂拘於羑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
誅文王於羑里是又未死也而補龜策傳曰紂不勝傲
而還走聞之象即自殺宣室身死不巳而至紂之嬖妾
葬頭懸車輪四馬曳行抑又甚矣

二女克殷解作適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
劍斬以元鉞殷本紀曰殺紂已古今注曰太公以元鉞
莫谷河西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世傳曰
半崖波內記曰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
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焉龜臺太山而報得石碑銘曰帝

古史紀年卷九

四

命處父不與殷亂賜爵石椁以華氏死遂葬於霍
太山又曰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

遂分天之明清水注

其明日乙丑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
先驅武王第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
小鉞魯世家克殷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闔天皆執劍
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克殷解作
于社大卒之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齊世家作
左羣臣畢從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曰殷之
未係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墨子曰武王
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
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
明命克殷解作周公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說苑曰上

誰之玉也日諸侯之玉卸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
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
王康於色也書大傳曰歸頌宮之女

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

史記曰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世家曰武王克殷
於軍門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
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
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案微子出亡在前安得有面縛
之事前編從王柏之說謂面縛管叔蔡叔度相祿父
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
治殷業此時尚未有監之

丁卯日太公望告俘增

周書世俘曰太公望命禦方來注云太公受命丁卯望
至告以讖俘業孟子稱有使不為臣東

戊辰日追祀文王反商政增

古史紀年卷九

五

世俘曰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注云禦循追祀以地
時日王立政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呂氏春秋曰武
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象之所說民之所說殷
之遺老對曰欲復殷之亡故又問象之所說民之所說殷
拘救罪分財棄責以賔因窮三日之內與謀之史記曰
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呂氏春秋曰箕子之宮
之廟周書序曰武王既釋箕子囚命畢公克殷解作
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之命畢公克殷解作
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殷本紀曰商容賢者百姓愛之
命南宮括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
弱南宮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克殷解作命南宮
命南宮括命南宮括命南宮括命南宮括命南宮括
命南宮括命南宮括命南宮括命南宮括命南宮括

大傳曰商民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闕況於在者乎王之於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又漢書韓陽傳曰聖王封比干之後修學歸之墓未命宗祀享祠於軍周書大聚曰維武王勝殷知所出

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曰春秋曰武王勝殷得二虜曰吾國有妖豎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非其大者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告周公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武王遊席再拜之

命宗祀享祠於軍周書大聚曰維武王勝殷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刑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口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令縣鄙商旅日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

古史紀年卷九

六

舍有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令以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禍災相郵資喪比服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旅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口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郵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射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教芋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口工匠役工以攻

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而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則無窮乏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藜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蕪冬發薪蒸以匠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戶此謂仁德且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為人此謂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關市

古史紀年卷九

七

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命側側余知其極有宜乃召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壬申十三 荒新告俘 增

世俘曰呂他命伐越戲方注云越戲方紂三邑也南宮中縣銘曰惟王命南宮伐反南國王居在射圃貞山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

辛巳二十 侯來告俘 增

世俘曰侯來命伐靡集于陳注云靡陳辛巳至告以馘俘

甲申二十五 百奪告俘 增

世俘曰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

庚子二月命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新荒伐蜀乙巳

告俘

世俘曰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乙巳陳本命新荒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

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注云象告以馘俘百韋

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

以馘俘

罷兵行狩

史記曰乃罷兵西歸行狩書序作往記政事作武成世

俘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容齊作二容齊作麋五千二百

三十五容齊作麋十有二十容齊作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

五十有一熊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

麋十有六容齊作麋五十麋三十麋三千五百有八注云

子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也武王遂征四方凡怨國

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

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此類蓋

夏四月王歸于豐

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王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淮南子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天下是臣殺

不巳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所問也夫未得勝者惟

恐其制之小也巳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持久

業則塞民於兌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

其劍而帶之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

不爭酒肉以通之等以喪其家合珠麟施綸組以貧其

財深擊高壁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修其

可以持天下弗失史正義曰偃武修文師成湯居南歸馬于

華山之陽華陰縣南放牛于桃林之野括地志

在陝州示天下弗服樂記曰車甲而藏之府庫而弗

用也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棄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

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馬之旗增

乙未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增

世俘曰惟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成

此言得殷命而奄有諸國蓋至是始正王號而即位也

史記曰於是周武王為天太公金匱曰武王平殷還問

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

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質農得

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

選賢自代管子曰武王有靈臺上下各得其所

乙巳增十大封諸侯舊在十三年今移此

武成曰既生魄十六日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詩序曰賚大封

于廟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祖維求定

時周之命於釋思詩申培說曰殷其武王克商諸侯

詩史記曰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

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地理志曰宏農陝黃帝

之後於祝左傳曰祝其夾谷服虔曰東海郡帝舜之

後於陳左傳曰陳其德也自慕至于管仲無違命舜之

之姓使祝德帝子注云四人皆舜之後也胡公

大姓已齊矣杜注云四人皆舜之後也胡公

子產曰昔虞閔父為周南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

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用元女太姬配胡公

德政碑曰周文王母弟輝刻定殷墟封為
岑子今梁園岑亭即其地也四以爲姓

丁未增八日饗于太廟

武成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庚戌二十日柴望大告武成增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紂無道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

古史紀年卷九

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

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

濟兆民無作神羞案武成原文如此其告商罪于皇天

書傳乃移此文於于征伐商之下則所謂大告武成也蔡氏

薦殷于太廟舊在十三

世俘曰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

周三統歷引武成云庚戌武王燎于周廟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

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

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

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誠入武王在祀太

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誠入燎于

周廟

德政碑曰周文王母弟輝刻定殷墟封為
岑子今梁園岑亭即其地也四以爲姓

丁未增八日饗于太廟

武成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庚戌二十日柴望大告武成增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紂無道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

古史紀年卷九

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

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

濟兆民無作神羞案武成原文如此其告商罪于皇天

書傳乃移此文於于征伐商之下則所謂大告武成也蔡氏

薦殷于太廟舊在十三

世俘曰時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三統歷引武成

周廟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

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

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

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誠入武王在祀太

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誠入燎于

周廟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楚辭注曰武王既誅紂命壤邪岐之社徒以爲天下大社淮南子曰

丙辰二十立王世子誦增

新書曰周后妃世紀曰武王如太姒成王於身立而不

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處而不踞雖怒而不詈胎教

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禮之四賢傍之成王有

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

周書武微曰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

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

王曰嗚呼敬之哉汝勤之敬守勿失

命監殷遂符于管

周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

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在云東謂衛俾監殷臣

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都之

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衡蔡叔尹之衡殷民謂之

三監鄭氏詩譜曰武王以紂之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

置三監自紂滅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使管

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世紀曰自殷都東北爲邶管叔

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南爲衛霍叔監

之而巳其後諸說五異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衛霍叔

監之殷都而後封於管乃割殷都之西以益之始命監

以封霍叔遂移管叔監命蔡叔尹之及後陳本衛霍叔

監則武庚之封地益無後矣蓋所以漸殺其勢而防其

畔也又子貢詩傳曰管叔封於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

殷然則康叔封周書序曰武王既剋商建三監以救其

古史紀年卷九

商

五

十有三祀當作十二年說見前又案紀年幽王末原計不

也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禁九隱昭九行濟九醜尊

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具錄不

作大武樂

呂氏春秋曰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宮乃命周公作爲大

武荀子曰反而定三革偃五兵令天下禮樂記曰夫樂

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也發揚蹈厲太公

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

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

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詩序曰武奏大武也於皇武王

夜郊注云宿夜武曲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於皇武王

夜郊注云宿夜武曲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於皇武王

古史紀年卷九

五

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首
定爾功左傳以此為大武首章朱子謂篇酌告成大武
也於鏢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
躑躅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功允師申培詩說曰武

十三年巢伯來賓

書序曰巢伯來朝孔傳曰殷之諸侯伯也南方遠國
湯放桀于南巢或此是也徐邈曰芮伯作旅巢命篇

秋大有年

左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詩序曰桓講武類
禡也左傳以為桓武志也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
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

開之

王訪于箕子

書序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書大傳曰武王勝
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二祀來朝武王
因其朝而問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史記曰武王已
存亡國宜告武王亦禮故問以天道王乃言曰嗚呼箕
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
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三日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

古史紀年卷九 末

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餘具尚書廣韻引書曰武史
記曰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統箋引汲
王曰各爾商王父師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
新辛錫朕以國聞洪範九疇錫侯以道朕殛厥邦土庶
所私乃朝鮮于周底于遐遜其以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墠作金縢

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
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
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
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
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

古史紀年卷九 七

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
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
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
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依俟能念予一人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

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韓非子曰
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使各以其
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書旅旅曰惟克商遂道于九
作旅旅用訓于王述異記曰東海畔有孤竹焉斬於
而後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磐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

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諸陳博物志曰肅慎氏有聖人代立則其樹生皮可為衣周武王時曾遣使入貢地理通釋曰肅慎北夷在元菟北二千餘里

初狩方岳

詩序曰時邁巡守祭告崇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有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懼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惟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隴山喬嶽允猶翁河敷天之下夏時之對時周之命

詰于沫邑

書酒誥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詩鄭風沫之鄉矣毛傳曰沫衛邑正義曰

古史紀年卷九

大

妹邦對之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告怙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

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般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伏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恨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般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般罔愛于般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詰古人

古史紀年卷九

九

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般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般獻臣俟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般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始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冬遷九鼎于洛

左傳王孫滿曰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公羊疏之時鼎沒於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國策頌幸謂齊王曰昔周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執之九九八十萬人皆稱此○權言非實臧哀伯曰武王克商

遷九鼎于維杜注曰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義士猶或漢書作伯夷非之史記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

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三秦記曰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汲冢書曰或告之伯夷叔齊曰九子在師父師在夷齊孤竹而君之以夾伯夷王纣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扣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為天下周之大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韓非子

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下喪服夏記曰伯夷叔齊死首陽恐其魂之饑也故設五穀糞糞宇記蒲州河東縣伯夷墓在縣南三又曰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

商邑周書度邑作微主九牧之師見王武王至於周自

夜不寐度邑作王至于周自度周公曰即王所口曷為

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此

足見武王九十三麋鹿在牧度邑作夷黃鴻滿野天不

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

亦不賓滅隨巢子作天鬼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

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納延於伊納居易毋

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索隱曰杜預曰

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顧詹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營

周居於維度邑作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而後去

伊洛無遠天室其口茲曰度邑周書序曰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史向奴傳曰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於鄧鄧放逐戎夷溇洛之北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

關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過也使我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仇我難矣御覽引書大傳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大雪深丈餘甲子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後兩馬止於門外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馬車者其具以告尚父曰五車兩騎四馬之神與河伯相會其尚父各以其名進之五神皆驚相視而數

十六年箕子來朝

後漢書曰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疇

又置八條之教前漢書曰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

奴文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其人終不

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史記曰其後

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

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詩白駒曰皎皎

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

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何楷詩世本古義引鄭氏以

秋王師滅蒲姑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

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括地志曰蒲姑故城在齊

又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

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

周書序曰武王有疾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

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于位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眾疑德無舉士質上無遠齊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中是以以長小子于位實維永寧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此多王世子曰武王九十三而終

周書作雒曰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明堂曰克紂六年而武王崩並與紀世紀曰武王定位元

古史紀年卷九

年乙酉六年庚寅崩年數同而甲子異又封禪書云武王位四年詩幽風疏引鄭氏以武王疾瘳後二年崩在受命九年而崩後四年而統歷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金氏前編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而終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此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通志經世前編亦云即位七年要以周書為實錄

古史紀年卷九終

古史紀年卷十

閩中林春溥鑑培纂

成王原諱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康成謂武王崩時成王年一歲

以治天下賈子新書謂成王年六歲即位始生周公居冢宰攝政注引真源賦謂武王之崩成王始生周公居冢宰攝政

伯禽新書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伯禽成王有過則歸為太師太公史記曰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

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

古史紀年卷十

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父有般於是召公乃說說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于周公似正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問天下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無道刑有罪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動天下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周書

序曰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尊訓敬命作成開成王元年

其敬天命在昔文考躬修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九

功一賓好在筭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敗功

五神巫動眾六盡哀民匱七荒樂無別八無制破教九

任謀生詐五典一言父典祭二顯父登德三止父登過

四機父登失五□□□五典有常政乃重開內則順

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王拜曰允哉余小子

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考之列嗚呼余夙夜不寧

命魯侯禽父出就國

三統歷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於魯之

歲也

徐並與時伯禽已作曹曹則其就封實武庚之叛與准

年也又周自共和以前諸王史無年數惟魯世家載考

公以下均有確年伯禽之元年三統歷今依史表共周

元年當魯真公十五年逆數至伯禽元年適當紀年周

成王之元年可據餘說見後

周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伯禽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

橋二子往觀之見橋實高而反以告商子曰商子曰

往觀焉見梓實晉而南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復

子道也二子實晉而南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復

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說苑曰昔成王封周公

封伯禽於魯乃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

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十人遺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

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我得之士者百有餘人欲

天下以定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

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

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

謙德也又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

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

諱之門諱節安靜以節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

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

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

說苑南宮邊子曰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

辭公羊傳曰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

上通巧後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

後說苑南宮邊子曰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

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

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

古史紀年卷十

二

三

周書序曰周公會羣臣于闕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注曰路寢左門曰會羣門

不用明刑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

大我聞在昔有國誓哲王之不綏于卹乃維其有大門

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

王家乃方求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其善臣以

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

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監明憲用能承天嘏命百

姓兆民罔不茂在王庭王國用寧小人用格戎兵克慎

軍用克多王用奄有四鄰遠士丕承萬子孫用未被先

王之靈光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

于非夷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以昏求臣作威不詳

不屑惠聽無辜之亂辭是羞于王維作誣以對俾無依

無助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乃

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是以為上是授司事于正長命

用逃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稽天用弗保媚夫先受殄罰

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

一人憂譬若衆政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周書作雒曰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括地志曰武王

八里畢原上序曰周公肇制文王之諡義以垂于後作

諡法維周公巨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

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

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
已名生于人民無能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敬質厚禮
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賞
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立制及眾曰公執應八方
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
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患禮
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疆理直曰武威疆愍德曰武克
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
曰恭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
事堅固曰恭愛民長弟曰恭執禮御賓曰恭莊親之闕
曰恭尊賢讓善曰恭淵源流通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諍
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

古史紀年卷十

四

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諫爭不威曰德辟
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
曰釐博聞多能曰憲聰明敏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
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
曰孝大慮行節曰考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豐
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
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曰頃昭
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保民耆艾
曰胡彌年壽考曰胡疆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
德考眾曰靜恭已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無言
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
義行剛曰景普意大慮曰景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

曰貞不隱無屈曰貞猛以強果曰威疆毅信正曰威
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
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察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
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慧能思辯眾
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
甲亟作曰莊奮圍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死于原野
曰莊屢征殺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
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夙夜警戒
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
義不克曰丁述而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
曰烈剛克為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
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寒曰戴死而志成

古史紀年卷十

五

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神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
見神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木家短折
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拂不成曰隱年中早夭曰悼肆
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悞俱遂過
曰刺外內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
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
曰哀恭仁短折曰哀蚤孤鋪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
祭亂常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去禮遠眾
曰煬好內遠禮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頃威
德剛武曰閎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行見中外
曰愨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日譽心
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

日聲殺戮無辜日厲官人應實日知凶年無穀日棟名
實不爽日質不悔前過日昆溫良好樂日良怙威肆行
日醜德正應和日莫勤施無私日類好變動民日躁慈
和徧服日順滿志多窮日感危身奉上日忠思慮果遠
日趕息政外交日攜疏遠繼位日紹彰義掩過日堅肇
敏行成日直內外賓服日正華言無實日夸教誨不倦
日長愛民枉刑日克嗇于賜與日愛逆天虐民日抗奸
廉自克日節擇善而從日比好更改舊日易名與實爽
日繆思厚不爽日愿貞心大度日匡隱哀之方景武之
方也施為文也除為武也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
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倍施而不成為宣惠無
內德為平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

古史紀年卷十

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
也胡大也服敗也秉順也就會也蹇過也錫與也典常
也肆放也棟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
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
也彌久也

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見述異記在成王元年

越絕書曰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
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
家給人足禾黍茂美御覽文選注並引書大傳曰使人周公輔幼主不給功莫莫生
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

秋王加元服

家語曰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

示為君也古史考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亦見大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武庚以殷叛

書大傳曰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子貢詩傳曰管未封於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害周公康未諫不聽後漢書蘇竟傳曰周公善康叔二未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

古史紀年卷十

匹夫不可奪志也管未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未以
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管未以殷畔仕者苦之賦
北門三木葺周公邶人風之賦牆有茨三木以殷畔遂
伐衛邶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兮申培詩說曰芄蘭刺
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
庚作亂衛世家曰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謀亂欲攻成周

周文公出居于東

書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
我先王孔傳曰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告我先王成周道告我先王史記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季文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周公居東二年三公子東處於商越絕書曰於是

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護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
於魯詩譜曰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朱子曰當
從鄭則罪人斯得人子為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
知罪
悟乃知罪
左傳季札請觀于周樂為之歌曰美哉樂
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
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狼跋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
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子貢詩傳曰周公居于魯魯人觀
公德容而
作是詩

案詩傳書傳史記王肅皆以居東為東征時成王方
疑周公豈有不待命而專征之理故朱子從鄭說然
鄭謂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
乃避居東都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亦皆奔亡明年

古史紀年卷十

八

乃為成王所得公乃為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而以三
監之叛在王迎周公歸攝之後則皆臆說誣妄不合
事情考是時武庚欲攻成周故周公居東都以備之
從容坐鎮是之謂居謝攝政之權是之謂辟而伯禽
就封亦所以備淮徐之變第云避嫌遠謗置身事外
猶非知周公者也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邾以叛

周書作雒曰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

內與父兄外撫諸侯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

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是得
之案此則公之居東其即分陝也史記曰伯禽即位
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
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勝
不謂作費魯東郊
費卒哭魯公伯禽有為之也注曰伯禽封魯在成
之疏曰為母喪也作盼誓作鮮又作漿曰陳爾甲冑
無敢不善無敢傷犴馬牛其風臣妾通逃勿敢越逐敬
復之無敢寇攘踰垣魯人三郊三隧時爾勿焚榘糧
積餘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
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
蓋爵命時未至成人康叔後升
祿父之難伯禽彭淮夷之亂

古史紀年卷十

九

金縢曰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永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
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
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詩九

留之弗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
凡大水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史記曰成王少時
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
亦藏其策於府及成王用事人或謂周公周公奔楚成
王發府見周公說異

遂伐殷

作維曰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傳曰客有見周公者
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
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
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禽禽徐言則不聞言
乎將毋周公曰唯唯也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
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善書序曰
聽微言矣說苑以客為齊人王滿生餘略同

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史記作周公伐
成王命帥師東伐
作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厯服弗造哲

古史紀年卷十

十

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于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
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茲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並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播播臣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卜冲人永思艱
日嗚呼允蠢鯀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
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

曰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
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
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
丕基王日嗚呼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
哉天闕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業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
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
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日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日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
不越印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其勸
弗救王日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

古史紀年卷十

十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業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
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
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詩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馬既
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

作維曰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
卒乃囚蔡叔于郭凌書蔡仲之命日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左傳子魚曰王于是乎殺管
叔而蔡叔曰中七乘徒七

十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

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家語曰唯微子先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

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

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欽下民祗協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

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史記曰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

來見祖廟也書大傳曰微子朝周過殷故虛見麥秀之

薪薪禾黍之編編也曰此父母之國志勤心悲作雅聲

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蕭蕭兮禾黍離離彼狡童

兮不我好仇家史記以此為其子所作未知孰是

曰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

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

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

遷殷民于衛

作雒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

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般俾中旻父宇于東管蔡世家

民為二其一封微子於宋其一封康叔為衛

記曰康州殷時為畿內地周時為三監地及管蔡廢黜

於此師為衛地左傳子魚曰成王遷建明德以藩屏

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棨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

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

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閭之士以供王職取于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

而封于殷虛史記曰成王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為衛

為周司寇賜命寶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前編謂成王

以殷餘民益

遂伐奄滅蒲姑案蒲姑已滅於武王十六

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壘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

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

諸侯國此地地理志曰薄姑在臨淄西北五十至周

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是為太公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史記曰太公

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詩譜曰武王封於齊地

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

封城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四年

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閑其勞

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案是詩首

衣授衣候也次章果臝炮燂是秋候三章酒掃穹窒是

冬候皆彼此思念之辭至末章倉庚于飛則春候矣其

以秋未歸春正月初朝于廟

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

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訪落嗣王謀

于廟也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

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留庭上下陟降

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

也詩世太古義曰載見成王免喪朝諸侯率載見辟王

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中央儻革有鶴休有烈光率

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

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來

助祭也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

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夏四月初嘗麥

周書序曰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

詩序曰小

羣臣進戒謂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日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德止日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

御覽引作王初祈禱是月王

命大正正刑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

階即假于太宗少宗少祕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史導

王于北階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尙大正即居于戶

西南向九州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

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

作筴筴告太宗王命

祕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

兩楹之間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

作二后乃設

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字少昊

路史作以臨

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

太常用名

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其在殷之五子

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

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

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天賦之明典令

大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相在大國有殷之

辟自其作

于古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嘉我小國嗚

呼敬之哉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作休爾弗敬恤

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

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嚚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惠乃

其常無別于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策刑書

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乃降大正坐舉

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太史正升拜于上王則退是

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時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風雨

百享士師用受其載以為之資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

無思民疾供百享歸祭閭率里君以為之資野宰乃命

家邑縣都祠于太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職載以為之

資采君乃命天御豐稭享祠為施大夫以為資箴太史

乃藏之于盟府以為歲典周公為太師告成王以五則

作本典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

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今朕不

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

知故問伯父周公拜手稽首曰臣聞之文考能求士

古史紀年卷十

古

古史紀年卷十

古

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史記曰魯公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必歸之呂氏春秋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望賢上功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也

六年大蒐于岐陽

左傳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時戎及奄叛王乃大蒐于岐陽東伐淮夷石鼓文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駒君子爰獵爰獵爰遊鹿速速君子之求彎彎肉弓弓茲以時我驅

古史紀年卷十

其時其來趨趨趨矣矣即御即時鹿鹿趨趨或作其來大空我驅其僕其來趨趨射其福屬一汧也泛泛承彼淖或作淖淵鯉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鯉其游趨趨白魚鱗鱗其殖底鮮黃白其編有鮒有鮒其胡孔庶鸞鸞變變洋洋趨趨其魚維何惟鱗及鯉何以囊或作囊之惟楊及柳第二田車孔安笠勒驛驛六師我衆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驪驪我以隳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鹿鹿雉免其原有旆其戎奔奔大車出洛惡獸白臭或作臭各薛氏作異鄭氏從即思字我執而勿射多庶趨趨君子乃樂第三帥彼鑾車忽速填如秀弓孔碩彤矢奕奕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駢孔庶廓或作廓氏作騎宣博或作博會車載道如或作如徒如章原隰陰陽

趨趨六馬射之簇簇有羈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賢循禽奉雉我免允異第四我來自東古文苑有需雨奔流逆湧盈盈渫渫君子既涉我馬流汧汧也洎淒或陽扱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復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第五宣猷作原作周導遣我辭攸除帥彼阪薛氏作田莽薛氏作莽為世里希微微薛氏作微乃罟漆栗柞械其拔機格庸庸或作庸鳴條亞箬其華何為所旂斃薛氏作斃水蓋導旨樹幽晤第六徒御嘽嘽然而師旅薛氏作旅然會同有釋以左薛氏云下戎障弓矢孔庶滔滔是熾射夫寫矢具奪舉掌其徒盱鄭氏音吁薛氏作非來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第七

古史紀年卷十

彼走驕驕馬庶哲哲華華雉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憲文武可其一之第八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旭旭杲杲我其少導乘馬既迪章氏作迪夏康康駕彼四黃左驂駮駮右驂駮駮薛氏作駮駮駮以奕汝不執德旛旛黎黎旛旛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曷不余及第九虞人憐亟朝夕傲暢載西載北勿掩勿伐若或作若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菹祖告于大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逢中囿孔庶鹿鹿原隰既坦疆理疆疆或作疆大田不搜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第十右從楊升菴本郭宗昌全石史曰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皆鑿鑿有據其言真如岳時不可復憾鄭樵謂為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警說述謬不足與辨章應物謂為文王之鼓宜王刻詩真如少君古強之徒曾目睹其事也馬子卿以為字

益周時作 ○國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
 荆蠻置茅蕪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楚世家曰
 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
 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大戴禮
 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於梁婁既出自熊渠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
 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案諸書言鬻熊子見文王年
 守殷賈誼書言成王已九十而鬻熊子諱有康叔
 見於鬻熊子與史燕異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
 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
 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左傳楚子革
 熊繹在荆山楚繹在荆山 楚子熊繹
 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俱事
 成王左傳楚繹王曰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

朝諸侯于明堂

古史紀年卷十

三

周書序曰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于明堂作明堂周
 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說苑曰周公踐
 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
 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
 入告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擇而進之曰意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
 有訟獄而失職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
 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
 也何居之深遠乃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
 而見我之明也乃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
 淮南子曰克殷踐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
 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序天子之
 位負斧展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
 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
 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內之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
 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
 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
 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
 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御覽引周書明
 堂曰明堂方百
 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
 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車門西象門北
 維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
 堂中央曰太廟左為左介右為右介大戴禮曰明堂者
 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牕三十六戶七十
 二牕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綴戶也白綴
 戶也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室也
 戶戶二牕其宮方三百步在郊北三十里周時德澤洽
 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
 下之潤溼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錢小民知
 節也然或以蒿爲而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
 柱表其儉質也而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于成王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古史紀年卷十

三

史記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
 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荀子曰履
 負展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尸子曰周公旦踐東宮履乘
 石祀明堂假爲天子七年說苑曰周公滿天子位七年
 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
 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呂
 氏春秋曰所朝於窮巷之中賚賜之下者七十及七年
 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
 春二月王如豐
 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土作召誥惟
 二月既望大衍歷曰周公攝政七年越六日乙未二十王
 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曰以遷都之事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隸民彝汝乃是不養乃時惟不水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迺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必祀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

古史紀年卷十

美

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茲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孔傳三統歷並以爲十二月戊辰在三月二十五日則十二月晦不得有戊辰而承爲仲冬之祭當在十一月與作册逸誥非必一時疏謂是年閏九月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

入太室禘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史補敘年月於終蓋云周公攝後七年而薨非冬王歸自東都

詩譜曰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

立高圉廟

國語展禽曰高圉太王能率稷者也故周人報焉

古史紀年卷十

毛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成王下

八年春正月王初蒞昨親政

書孔傳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立政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嗚呼其在受德晉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

古史紀年卷十一

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收作三事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嗚呼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收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周書序曰成王訪周公以民

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者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懼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悔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其老者觀其思慎彊其所以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

古史紀年卷十一

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二昵之以觀其不狎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二曰方輿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詔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發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變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懾以威而氣慄懼曰鄙心而假氣者也設之

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不文而辯曰有慮者也
難決以物難說以守大義作善一而不可變困而不知
止曰愚依人也營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而不懼置
義而不可遷臨之貨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移易以言
志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順予之弗為喜非奪
之弗為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曰質靜者也屏言
而弗顧自順而弗讓非是而彊之曰如誣者也微而能
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屈曰
志治者也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為有者也此之
謂考言三曰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氣氣初
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好惡咸發于聲心氣華
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

古史紀年卷十一

三

聲醒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
氣簡備勇氣壯力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
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
視聲四曰民有五氣喜怒哀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
陽喜必見怒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
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
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薦然以侮欲色嫗然以
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誠智必有難盡
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懼之色誠忠必
有可新大義作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靜必有可信
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偽蔓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
聽此之謂觀色五曰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其情飾

其偽以攻其名有隱于仁賢者有隱于智理者有隱于
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
如此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德與得小讓而爭大言願
同以為質偽愛以為忠尊其德以改其名如此隱於
仁賢者也前總唱功慮誠弗及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色
示有餘自順而不讓措辭而不遂此隱於智理者也動
人以言竭而弗終問而不對佯為不窮○貌而有餘假
道而自順因之○初窮則託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
○言以為廉矯厲以為勇內恐外誇亟稱其說以詐臨
人如此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
物不誠於內發名以事親自以名私其身如此隱於忠
孝者也比周以相譽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而交交必

古史紀年卷十一

四

重己心說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見於眾而
貌克如此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六曰言行不類
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成質者也言
忠行夷爭靡及私○弗求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
者也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方而能遠曰有
知者也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
弗德曰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間之行獨而
弗克其行亡如存曰順信者也貴富恭儉而能施嚴威
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懼安樂而不奢勤
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直方而不毀廉潔
而不戾疆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虛以待命不召不至
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忠愛以事

親驩以盡力而不回敬以盡力而不口曰忠孝者也合志而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疑口隱遠而不舍曰交友者也志色辭氣其人甚偷進退多巧就人甚數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大戴作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故曰事阻者不夷時口者不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

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

左傳子魚曰成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

古史紀年卷十一 五

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分于少皞之虛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案齊與魯而益封魯六族之分卽遷庶殷之事也時太公猶在而後為齊侯者盧文弼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其子之國而身留京師故有三年報政之語是已史記曰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

作象舞

呂氏春秋曰成王立般人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淮南子曰周人之樂大武三象舞下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維

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申培說以於明堂而奏象舞之詩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騶虞賦

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杜預曰唐杜二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今京兆杜縣括地志曰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

詩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簋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既備乃奏籥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離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

古史紀年卷十一 六

厥成世本古義曰有瞽成王大禘也合諸樂於太廟奏以定為大禘者以楚茨禘嘗之詩也則有祝祭于禘之所語信南山禘絜之詩也則有是絜是享之文而此詩但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意者其卽此時乎春秋繁露曰周公輔成王作樂以奉天

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

書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史記肅作息為亡○疏曰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為王卿士

十年王命唐叔虞為侯

史記曰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

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

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呂覽說苑並成王

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晉語叔向曰昔吾先君

為大甲以封于晉姜氏曰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關伯

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人饗國三十一王替史之記曰唐

叔之世將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詩譜曰其封域在禹

如商數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左傳子魚曰分

岳之野

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關鞏姑洗左傳周景王曰密須

也唐叔受之以處參墟臣有戎狄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越裳氏來朝

說苑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

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

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書大傳曰披而後三年

周越裳氏重譯而朝者大傳曰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

貢白雉一黑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

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

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

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書大傳作別風淫雨韓詩外

不波溢也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

敬受其所以來矣大傳曰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

文王之廟新語曰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來貢

重譯而臻麟鳳草木森化而應論衡曰周時天下太平

越裳白雉後人貢也草述異古今注曰使者逃其歸

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駟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越

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其國

泥離來朝增

拾遺記曰成王卽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王接以外

賓禮也

周文公出居于豐

書大傳曰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三年之後周公老

於豐案三年公方攝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

書序曰周公作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周公曰繼自今嗣王

則其無浮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

若殷王受之逃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

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

曰小人怨汝訾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含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大紀繫之

為君與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冲

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知其為最後也

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

魯世家曰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書序作

同異母同穎書序作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

於東土作餽禾書序作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嘉序

周紀作嘉禾周本紀曰唐叔得嘉穀成王以歸周公於

作魯作嘉禾兵所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

故初作嘉禾次作嘉禾次嘉禾次康誥酒

封唐叔得嘉禾次作嘉禾次康誥酒

禾之序其誤無疑

王命周平公治東都見拾遺記在成

書序曰周公既沒與紀年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

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左傳富辰曰刊晉應韓武之穆也水經注曰聖水徑方

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

有韓侯城郡縣志曰方城故城在涿州固安縣南十七

里

古史紀年卷十一 九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

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見拾遺記在成

十四年齊師圍曲城克之舊作秦師誤時秦

晏子春秋曰先君丁公伐曲城勝之郡國志曰東萊有

曲城

冬洛邑告成

周書作雒曰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博物志

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為天下之大湊郡國志

周公時所城洛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制郊甸方六百里

詩譜曰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城

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

國西土為方千里地理志曰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

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

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

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胥市

臣僕州里俾無交為乃設王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

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封人社禮諸侯受命于周

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

中央壘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燹以黃

土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乃位五宮

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常

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堦唐山廡

應門庫臺元閭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

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郊史記曰卒營築居九

四方八貢道里均水經注引京相璠曰郊山名鄆地名

也卜年定鼎為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為王城其城東

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卜世三十年七百年天所命也

鳳凰見遂有事于河

原註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萸莢生

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王退俟于日昃宋符瑞志作

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街元甲之圖坐之

而去禮于洛亦如之元龜青龍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

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交消龜墮甲而去其

言自周公迄于秦漢盛衰之符據此知非麒麟遊苑鳳

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

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亦見宋符

神鳳操以此歌為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

管子曰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史記曰周德之洽維成王
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歸于宗周遂正百官

史記曰既紂殷命龔淮夷歸在豐作周官本書與王禮

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書周官曰惟周王撫

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

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

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

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

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古史紀年卷十一

十一

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貳公安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

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

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

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

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

陟

黜豐侯

左傳富辰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杜註豐國在路史注

曰三禮圖云射為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以酒

亡國戴孟以戒酒故崔駟酒箴云豐侯沈酒荷鬯負缶

自僂於世圖形戒後

二十二年除治象

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世紀

曰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

九百二十三人周之極盛也

周文公薨于豐

淮南子曰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其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

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

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

負展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攝四

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

古史紀年卷十一

十一

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

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史記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

離成王周公既卒應劭曰周公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

周也書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於是成王

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

也大傳略同案史記於周公卒後魯入全勝風雷之變

雨以風成王乃不葬周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至漢書

災論衡稱儒者之說才然大抵合

二十三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魯在十三年時周公

未嘗必誤也今據此

禮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罽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慈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祝版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

周書序曰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

古史紀年卷十一

厥後作王會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帝陰羽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摺瑳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絕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摺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絕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摺笏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皆西面彌宗旁之為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注郭叔也掌為天子棗幣焉絕有繁露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于內者堂後東北為赤帝焉浴

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贊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外臺天元駢宗馬十二王元繚璧綦十二象方元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元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帛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及聞周公旦鄭康成曰平主東方所之青馬黑氈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穢人前兒前兒若小兒良夷在子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揚州禹名解隃冠發人鹿鹿鹿若俞人雖馬注雖馬馬如馬青丘狐九尾周頭輝輝輝若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驢東越海禽歐人蟬蛇蟬蛇食之美於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共人元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輓輓案

古史紀年卷十一

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央林以央林者若虎豹會耳會耳者若虎豹長參其食虎豹注央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鳴之曰行千里郭注六韜云紂因文王問天曰鳴鳴氏國求傳此獸獻之紂周書曰夾林會耳大傳謂之怪獸辟虎狼聞尾倍其身名曰廣據此則西唐以聞聞似渠渠叟以彪彪大能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陶冠陶冠者牛區陽以鼈鼈封氏羌以鸞鳥鸞鳥人以比翼鳥方鳩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丹沙夷用闌木注木生水中色黑而光其堅若鐵康民以桴苴桴苴者其實如州靡費其形人身反上層翁其目食人都郭生生欺羽人面能言奇幹善北方謂之吐噎

芳善芳者頭若雄雞
之令人不味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

嘽羊嘽羊者羊獨鹿叩叩鹿善孤竹距虛

不令支元獾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罷山戎戎菽其西般

否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駒駘大夏茲白牛也牛形而

犬戎文馬黃金名古黃之乘數楚每牛之小者也

甸奴狡狡大者巨皆北嚮權扶玉日白州比閭比閭

鼓鐘鐘牛纒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其餘皆可

自古之政南人至皆北嚮

冬十月歸自東都大事于大廟

春秋文二年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

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詩序曰雖禘太

祖也有來雖繼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

壯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綴我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

右文母

三十年離戎來賓

原註約案離戎驪山之戎也為林氏所伐周書曰昔有

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視離戎林氏召離戎

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告于成王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

詩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有卷

者阿飄風自南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魚爾

游矣優游爾休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

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古史紀年卷十一

五

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

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第君

子四方為則爾爾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第君子

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

士維君子使婚于天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奉奉萋萋離離啾啾君子之車

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所歸于宗周鄭環曰房伯姓

房之後伯所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通異記曰周成王時咸陽三年

原註約案咸陽天雨金通異記曰周成王時咸陽三年

國有大喪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統世前編亦云三十七年三

王二十八年通志引鄭元曰成

書序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維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孔傳曰王乃洮頰水相被

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

彌留恐不獲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

重光奠薦陳敘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

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

興第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

遠能順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

古史紀年卷十一

六

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
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
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
十九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二十伯相命士須材狄設
黼展綴衣屬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
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粉純漆仍几越玉五
重陳寶赤刀大訓安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允之舞衣才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
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
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

古史紀年卷十一 七

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
黼裳由賓階階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
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瑄由阼階階
太史秉書由賓階階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
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
武之光訓王再拜與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
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瑄王三宿三祭三吃上宗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噲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
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自此以下古文分爲康王
伏全合作一篇爲是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口一二百倫
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受同降盥
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無之
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湯賞罰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
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詰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古史紀年卷十一 六

康王 原註
名釗
史記曰成王既崩與字記雍州咸陽縣周成王陵在縣西北二十里二公率諸
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
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
子釗遂立是爲康王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
史記曰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
作康誥書序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而亡孔安國分顧命之半以當之恐非當別有一篇
之耳
諸侯朝于豐宮
左傳椒舉曰康有豐宮之朝括地志曰豐宮周文王宮也在雍州郿縣東三十五里

三年定樂歌

統箋曰定樂歌如周禮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是也又周頌序曰歌清廟以祀文王歌天作以祀先王先公歌執競以祀武王歌思文祀后稷以配天歌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如此類者必其所先定耳

吉禘于先王

詩說曰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於明堂之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靜之序以為郊祀天地也外傳以為道成王之德朱子曰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又曰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

古史紀年卷十一

受釐陳戒之詩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申戒農官告于廟

周頌臣工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鈔奄觀銜艾序曰臣工諸侯助祭禮於廟噫嘻曰噫嘻成王既也朱子曰此戒農官之詩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序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詩說曰噫嘻康王孟春祈穀於東郊以成王既

六年齊太公薨

史記曰蓋太公之卒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百有餘年案年至是七十一年矣然則其遇文王在帝辛三十六年言謂太公望壽一百六十過矣子丁公呂伋立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史記曰唐叔子燮是為晉侯詩譜曰南有晉水國都城記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地理通釋曰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魯侯禽父薨舊在十九年今正

三統歷曰伯禽即位四十六年

魯世家曰魯公伯禽卒實字記曲阜縣伯禽墓高四丈四尺在縣南七里子考公伋立世本作伋左傳有梁其庭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

大統歷曰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月戊辰朔庚子王如豐錫畢公命

書序曰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越三日壬申王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愆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

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
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
德實悖天道徹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
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雖敢放心開
之維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
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
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
民四夷左社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
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
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

成烈以休于前政廣韻曰周文王子畢公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氏焉又曰畢公高後封於

秋毛懿公薨

左傳曰魯衛毛朋文之昭也人表毛叔孔安國曰司空
毛公毛在河南籍水旁有毛泉近上邽

十三年魯侯曾薨

魯世家曰考公四年卒立弟熙一作怡是謂煬公世本
曰煬公徙魯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

詩譜曰丁公嗣位於王官

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述異記曰廬山有康王谷巖有城號為鉞城天每欲

雨輒聞山上鼓角笳簫之聲聲漸至城而風雨晦合村
人以為常候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巡廬
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
非常人之所處也而山有康王之號城又以釗為稱斯
言將有徵

十九年魯侯熙薨

魯世家曰煬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世本名出三統歷
六十年案劉歆以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
以下為紀而強添煬公幽公之年以求合其說張衡歷
議所謂歆欲以合春秋積斷年數損夏
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正指此也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

魯世家曰煬公築茅闕門據世家當在十九年以前今無可證姑仍其舊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史記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詩傳曰召公宣布
殷其雷南國之大夫聘於京師賸召公而歸心焉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
獄政事其下韓詩外傳曰昔者周道之盛召公在朝有
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燕庶於
陌職畝之間而聽斷焉召公暴處遠野庶於樹下百姓
大說耕桑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說苑曰召
伯述職當桑繫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
棠之下陝間之人皆得其所詩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列女傳曰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而欲迎
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子守節持義必
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欲室家本足君子以為得婦
道之

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論衡
公年百八十風俗通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
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括地志曰召伯廟在洛州壽安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經世前編

通志年同

列女傳曰康王晚出朝關雖見後漢書曰昔周王武王不鳴鐘官門不擊柝關雖之人見幾而作史記曰康王卒陽縣周康王陵在縣北一十五里

昭王原註名瑕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國語管子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突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躡本摩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

顛毛以為民紀統二年刀劍錄曰昭王以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案紀年乃辛丑

六年王錫郇伯命左傳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文王子水經注曰涑水又西逕郇城詩曰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里有郇在猗氏故城西北

冬十二月桃李華韓非子仲尼對魯哀公曰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七年秋七月魯人弑其君宰舊在十四年困學紀聞引同今移此

魯世家曰幽公十四年魯年蓋誤以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紀世本作為周年統惡作微公弟因學君臣未嘗相弑不亦誣乎案是時王朝不聞討賊史稱王道微缺有以也

十四年夏四月恆星不見周書異記曰廣宏明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錄通刀劍

周書異記曰廣宏明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錄通刀劍

前編並云昭王在位五十一年然以甲子核之乃知謂二十六年為甲寅均無合者四月八日江河泉地忽然泛漲井泉並皆溢出官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鑄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楚世家曰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羆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釋史引紀年曰昭王末年有星孛見光五色貫于紫微

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暄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釋史引紀年曰荆人卑辭致于王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巡狩將於漢天大暄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時王至中流膠液解王及祭公餘靡皆溺○案此當是註文而今佚之耳

史記曰昭王南巡狩不返尚書中依口昭王之時鼓鐘王南遊宴樂於淮水之卒於江上呂氏春秋曰周昭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卒於江上親將征荆於漢中辛且多力為王右還及涉漢梁敗王及祭公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世紀曰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解濟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其右辛餘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之其卒不赴告諱之也通志引皇甫謚曰存位日昭王陵在登封縣少室山陽城西名

古史紀年卷十一終

古史紀年卷十一終

古史紀年卷十二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穆王原註名滿

史記曰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周語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

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王之道缺乃命伯驟申誠太僕國之政作擊命復寧書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林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

古史紀年卷十二

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爾無昵于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彙憲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迫配于前人

作昭宮

卑雅曰貝大者如輪穆王得其殼懸于昭觀

命辛伯餘靡

呂氏春秋曰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周公乃侯

之於西翟實為長公般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

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穆公取風焉實始

作為秦音蜀都賦劉淵林註引呂氏春秋曰周昭王涉漢中流而殞其右辛遊靡振王遂卒不復還

周乃侯其子于西翟實為長公楚從宅西河長

公思故處始作西音文典今本不同未知孰是

冬十月築祗宮于南鄭

原註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晉書東晉傳引紀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

穆王壽百歲也穆王以下都於西鄭漢地理志西鄭蓋隸

此文後人擬以馬沈約注誤也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博物志曰徐君官人嬖而生卯以為不祥棄之水濱獨

孤母有犬名鵠著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

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歸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

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徐君國括地志曰大

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

偃王既有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

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為弓自

稱徐偃王江淮諸侯多伏從者三十六國後漢書

曰徐夷偃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

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

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驂耳穆天子傳注引作

史記曰惡來弟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

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列子曰造父之

師曰泰豆氏立

師曰泰豆氏立

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履履之而行迺造父幸於周
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造父幸於周
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騶耳獻之繆
王述異記曰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
草名龍駒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秣龍駒化馬

九年築春宮

原註王所居有鄭宮春宮初
學記曰鄭宮春宮見紀年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敬之若神
推露寢以居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穆
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
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
鄭衛之處子以滿之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
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
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既寤所坐猶

澗者之處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王大說不恤國事不

樂臣妾肆意遠遊拾遺記曰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宵
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樂譚龍蛇
之類奇種憑空而出○乘春宵宮當即春宮
爲集方士之所即列子所云以虛化人者歟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韋昭曰祭畿內之

國謀父字也釋例曰祭城在河南上
有敖倉周公使所封也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

周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
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
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
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

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
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
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
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
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
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
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
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
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
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

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

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
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

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

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

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原註曰征犬戎
版其五王以東

穆天子傳曰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觴天子於
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至於鈺山之下癸
未雨雪天子獵於鈺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鈺山之隊北
循厚沔之陽乙酉天子北征於犬戎犬戎曰胡觴天子

於當水之陽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周語曰遂征之得四白與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隴之關陞己亥至於焉居焉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於鄜人河宗之子孫邠栢絮且逆天子於智之案即共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公利也癸卯天子舍於漆澤乃西釣於河甲辰天子獵於滲澤於是得白狐元貉焉以祭於河宗丙午天子飲於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於鄜邦之南滲澤之上案自戊寅至丙午共二十九日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

穆天子傳曰戊寅案當作戊申天子西征歸藏曰昔穆王天子並出於西征不遠飛而冲天者著其羽驚行至於陽紆之山後云自宗周

古史紀年卷五

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夷也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東帛加璧天子使鄒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褱帶摺名夾佩奉璧南面立於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沈璧於河再拜稽首祝沈牛馬豕羊天子南向再拜已未天子大朝於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器伯天皆致河與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以極西土乙丑天子西濟於河口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遊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救憲用仲後云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輪山子八駿之乘黃驊騮騄耳拾遺記曰王取八龍之駿

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以飲於枝詩之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脩芍及日天子是與出口入藪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辨於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瑤富官人執事何謀於樂何意之志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天子嘉之賜以左佩華也乃再拜頓首案自戊申至丙寅共十九日

秋七月西戎來賓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銅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亦見墨子孔叢子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戎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杯是白玉之

古史紀年卷六

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注於中庭以向天比王西征至昆侖丘舊在十七年穆傳注引紀年亦云十七年西征至於青鳥之所解藝文類聚引紀年云穆王西征即在西三年又穆天子傳所載自征犬戎而至於陽紆升昆侖見西王母至曠原碩鳥解羽之所道里甲子歷歷可數不聞至陽紆而反後又西征也御覽藝文類聚所引於史記穆傳為合今故移此餘說見後

穆天子傳曰伯天案自前丙寅至丁巳中有五十一日封膜書於河水之陽注膜書人為殷人主丁巳以爲殷人主丁巳案自前丙寅至丁巳中有五十一日西夏氏三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於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即此五十一天子西南升檀草以爲之所主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案於昆侖之阿赤水之陽爰有鸛鳥之山天子三日舍於

子乃遂西征丙辰至於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注苦草名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於黃

鼠之山乃遂西征癸亥至西王母之邦後云自羣王之

母之邦三千里○案自丁巳至癸亥共六十七日始五月終七月

見西王母傳注引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實於昭宮與今本同又引紀年云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日有鳥鳴人今本無案見西王母當在十三年說見前西王母來見當在十七年說

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西山經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

好獻錦組白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際陵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

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弁山乃紀丁跡於弁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遂至于曠原增○紀年註云西征至於青鳥所解即此穆天子傳曰丁未天子飲於溫山己酉天子飲於潯水

之上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於曠原後云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于有九百里自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雁曰天子門北大荒北經曰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

三月舍於曠原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於羽琫之上注云下有羽乃奏廣樂口六師之人翔於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羣六師之人大敗九日收皮效物債車受載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已亥天子東歸六師

物債車受載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已亥天子東歸六師

起庚子至於口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案自甲子見西王母至己酉至曠原共四十六日

是共百十餘日計為月者六矣再以前孟秋丁酉推之是時已在次年二月而紀年云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

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口於天子天子賜之狗瓏采黃金之罍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裏桂薑百口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於獻水己亥至於

瓜縲之山閼氏胡氏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行辛丑天子渴於沙行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

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詣首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於積山之邇爰有蔓栢曰曷余之人命懷獻酒於天子天子賜

之黃金之罍貝帶朱丹七十裏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諸飢獻酒於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罍貝帶朱丹七十

裏諸飢乃膜拜而受之案自庚辰至乙巳又二庚辰至於酒水於酒水案乙巳至庚辰三十六日其時當為三月孟秋

氏之所食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於蘇谷骨飢氏之所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於長淡重龜氏之西疆丁

亥天子升於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於重龜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爰有蒼董西膜之所謂木禾重龜氏之所

食爰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於是出孟秋癸巳天子命重龜氏共食天子之屬五日丁酉天子升於采石之

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龜之民鑄以成器於黑水之上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觴

物債車受載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已亥天子東歸六師

重龜之人解獵乃賜之黃金之罍二九銀鳥一隻貝帶五十朱七百裏箭桂薑百崗絲纒雕官解獵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解獵送天子至於長沙之山栢天曰重龜氏之先三苗氏之口處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已已至於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糶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天子三日遊於文山於是取采石壬寅宜作壬申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牝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之豪馬豪牛老狗豪羊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罍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裏桂薑百崗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黼黻列子作黼黻而左綠耳右驂赤龍古驂赤驂而左白儀古義字列子作白儀天子主車造父為御函函子列子

商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栗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於巨蒐之人彌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因具牛羊之湏以洗天子之足及二乘之人甲戌巨蒐之彌奴賜天子於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五車膜稷三十車天子使栢天受之好獻枝斯之石四十衡繩纒纒秘佩百隻琅玕四十瓌楚十篋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瓊采黃金之罍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裏桂薑百崗彌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後云大曠原還東南乃遂絕磻晉之谷已至於穀瑠河之水北阿爰有磬澗之口河伯之孫事皇天子之山有模董其葉是食明后天子嘉之賜

以佩玉一隻栢天再拜稽首癸丑乙亥至癸丑天子東征栢天送天子至於鄰人鄰伯紫觴天子於燥澤之上斲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曰天子五日休於燥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栢天歸於丁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栢天再拜稽首天子南還升於長松之

徐戎侵洛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乘以穆傳推之穆王既征犬戎也亦非由徐戎之故與紀年不甚合此等難以強斷只宜並存至於雷首犬戎

穆傳曰孟冬壬戌冬壬戌共九十月至於雷首犬戎

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

之癸亥天子南征升於鼂之陞丙寅天子至於鈡山之

隊東升於三道之陞乃宿於二邊命毛班逢固先至於

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駒造

父為御口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於太行南濟於河馳

驅千里遂入於宗周後云還歸於官人進白鵠之血以

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

乘一庚辰天子大朝於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各行

兼數三萬有五千里紀年註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續羽

於青鳥所解西征還屬天下億有九萬里案郭璞山海

經注穆傳注李善文選注皆引以為紀年之文又開元

占經引紀年云穆王東征天下億有七百里西征

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里北征二億七百里拾遺

記口穆王巡行天下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吉日

甲申天子祭於宗周之廟乙酉天子口疑安六師之人

於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於河乃遂西南仲冬壬辰

案自孟冬王戊至仲冬壬辰共三十一日至臯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史記曰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

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後漢書

曰穆王後得驥騮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

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說苑曰王孫滿謂

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

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

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

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

城武原縣京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

山說苑曰徐偃王將死曰吾願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

山說苑曰徐偃王將死曰吾願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

夏四月王敗于軍丘

穆天子傳曰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於大沼夏庚午

天子飲於涓上乃遣祭公如圃鄭用諸侯辛未天子

北還釣於漸澤食魚於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注

規度以爲苑圃地而虞守之也東至於房西至於丘南至於桑野北

盡經林煮之藪十虞東虞曰免臺西虞曰櫟丘南虞

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來案當長天子次

於軍丘以敗於藪案自癸亥至庚辰共十八日

五月作范宮

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於桑

中天子命桑虞出口桑者用禁暴人仲夏庚寅案甲寅

三十七日以仲夏庚寅推之則甲寅作范宮當在四月恐紀年誤也天子西遊乃宿於祭

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闕天之詩注云詩頌吳天有

王不致康康祭天子命歌南山有燧當字乃紹宴樂丁

酉天子作臺以爲西居壬寅天子東至於雀梁甲辰浮

於榮水乃奏廣樂季夏庚禮華作休於范宮案自甲

成共五十七日

秋八月王射鹿于林中增

穆天子傳曰仲秋丁巳天子射鹿於林中乃飲於孟氏

爰舞白鶴二八還宿於雀梁案自庚戌至

秋九月翟人侵畢

穆天子傳曰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於雀梁書於

羽林季秋天子乃宿於所畢人告戎曰陵翟來侵天子

使孟念如畢討戎

冬蒐于萍澤

穆天子傳曰丙辰天子南遊於黃室之丘以觀夏后

啟之所居乃於啟室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

占之曰訟之繇戎事則從祭祀則熹暇獵則獲天子飲

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締紵三十篋逢公再拜稽首賜

筮史狐有陰雨夢神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

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

黃竹員闕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

民且夕勿怠我徂黃竹員闕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

百辟冢卿皇我萬民且夕勿窮有皎者駘翩翩其飛嗟

我公侯○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乃道於黃竹

作虎牢

穆天子傳曰戊戌天子北入於邠與井公博三日而決辛丑天子居於臺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地理志河南成皋故虎牢師古引穆傳曰天子畜之東號號天子賜奔戎駟馬十駟歸之太牢奔戎再拜首丙辰天子北遊於林中乃大受命而歸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

穆天子傳曰天子四日休於濩澤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留昆歸玉百枚陵翟

古史紀年卷十三

五

致賂良馬百駟歸畢之寶素前年翟人侵畢至是來歸也以詰其成陵子島胡○東牡見許男於滄上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許男不敢辭還取束帛加璧○毛公舉幣玉是日也天子飲許男於滄上天子曰咎氏宴飲毋有禮許男不敢辭升坐於出尊乃用宴樂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

作重璧臺

穆天子傳曰○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日盛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日重璧之臺戊寅天子東徂於澤中盛姬告病天子西至於重璧之臺○盛姬死有文天子哀之乃殯盛姬於穀丘之廟甲辰南葬於樂池

之南視皇后之葬法為盛姬諡曰哀淑人是日淑人之汲冢師春日穆王妻后身赴姬嬖穢而育之兼以元丘鳥二七塗以昆血王發書而下之兆日婦婦之羽集於尸鴻之辰止第弗克理重靈降詩而後其所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後言其精日爾與絲也胡竊君之子不歸將與爾大

冬王觀于鹽澤

原注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水經涑水注曰周穆王幸安邑觀鹽池

穆天子傳曰丁卯天子東征約於灑水以祭淑人癸酉天子南征至於菹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於因氏天子乃釣於河以觀姑絲之木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於河上己卯西濟於河庚辰舍於茅尺於是禮祀除喪天子遂西南癸未至於野王甲申天子北升於大北之隘而降休於兩柏之下天子永念盛姬於是流涕乙酉天子西絕鉞隘乃遂西南戊子至於鹽注鹽池今在河東解縣西城記曰

古史紀年卷十三

六

丑天子南登於薄山寘輪之隘乃宿於虞庚申庚寅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於南鄭庚寅十六年霍侯舊薨

穆天子傳曰霍侯舊告薨注霍國今在平陽永安縣西南有城天子臨於軍王狩於藪秦穆傳載此於單人告戎之下而紀年一在十四年一在十六年當有一誤

王命造父封于趙

史記曰繆王使造父御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趙州其地也

十七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晉云十七年王西征至見母來朝賓於昭宮今考穆天子傳穆王西征閏二年方歸安得其年即昭宮乎今穆西征二語於十三年而仍以賓昭宮屬之是年庶於情事皆合至山海經郭注引竹書云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於昭宮而其

注穆傳仍作十七年今攷紀年穆王無五十七年知五字誤衍也

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後漢西羌傳曰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

五王遂遷戎於太原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

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周書序曰周公云破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謀與守位作祭公王若曰祖祭公次予小子虔虔在位

古史紀年卷五

七

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公曰天子謀父疾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六般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起之威茂厥功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不維周之始并并字通屏嗚呼天子三公監於夏商之既敗不則無遺後難至於萬億年守序終之汝無以戾反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又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王拜手稽首黨言黨言古通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周書序曰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

記惟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詔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任適財而行夏后氏以亡嚴兵而不口者其臣懾其臣懾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注商均之後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疎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譴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

古史紀年卷五

六

譁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疆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得賞詔臣日貴功臣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郟君裔

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行
重氏伐之節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
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
以亡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
戰而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
竝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夏本紀曰禹後分封用國有
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
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
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口不成者
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儷比而戾民畢程氏
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
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形而愎者危昔

古史紀年卷十一

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剋業形用國外內相接穀
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
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
阪泉以亡偃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偃而無聽執
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
亡昔者元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
巫用國哲士在外元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
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
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
者績陽疆方四征重亡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
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
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

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代之有洛以亡

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沛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鼉鼉以為梁遂伐越

至于紆廣韻二十元注引作十七年御覽三百五引作

抱朴子曰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

沙為蟲

荆人來貢

三十八年魯侯濶薨舊在四十年今正

魯世家曰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世本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左傳椒舉曰穆有塗山之會穆天子傳曰天子宿於黃

古史紀年卷十二

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

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

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周書序

曰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官職方氏也

文不復錄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書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史記曰諸侯有不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鳴義茲究奪攘矯虐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桀黷越茲麗刑并制

罔差有辭民與胥漸泯芬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
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
明非常鯁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鯁寡有辭于苗德威
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
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
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
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
乂于民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
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
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

古史紀年卷十一

主

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
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獨
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
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
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
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
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
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

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
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
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
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
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
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
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
審克之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
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

古史紀年卷十二

主

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
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
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
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
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
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左傳叔向曰周有

五十二年春二月大風地震

周書異記曰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

辛亥經世書前 編年壬申 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

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
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
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起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

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已入涅槃也

釋法琳引異記語事之有無不可知即或有之亦穆王將崩之應與佛何涉

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

史記曰穆王立五十五年崩通志經世前編同御覽引

記雍州長安縣周穆王陵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張恭邨子共王繫扈立世表世本

共王原註名繫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卽位

四年王師滅密

國語曰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

必致之於王列女傳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

為祭王田不取羣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祭美之

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

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韋昭曰密

志曰陰密故城在涇州鶉鶩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

十二年王陟經世前編同通志云十年又引

史記曰共王崩魯語閔馬父曰周恭王子懿王躋立

能庇昭穆之關而為恭子懿王躋立

懿王原註名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卽位天再旦于鄭開元占經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排斥則日夜出石氏曰日再出為

滲光其國有兵

七年西戎侵鎬

八年魯厲公擢薨魯在十七年今移

魯世家曰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

十三年翟人侵汲

漢匈奴傳曰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

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日戒玁狁允孔棘案此以采薇為懿王之詩說異統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寰宇記引世紀曰周懿王二

子因居大丘今槐里是也年異

括地志曰大丘故城亦名廢王水經注曰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縣故大

也上邑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卽周懿王所都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

二十五年王陟通志經世前編同通志又引

原註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不能共其

職諸侯於是攜德許濟風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

其職焉○案此詩鄭諸屬之齊哀公而紀年註以屬懿王未知其說

孝王原註名辟方

史記曰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世表作孝王是為孝王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卽位命申侯伐西戎

四年衛貞伯薨增

衛世家曰康叔卒子康伯代立世本康伯名覺宋忠曰

為大夫古史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

卒子康伯立世本作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

立世本作貞伯卒子頃侯立

五年西戎來獻馬

六年曹孝伯薨增

曹世家曰叔振鐸卒詩說曰鳴鳩曹叔為政有子太伯

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

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

七年是年燕惠侯元年世家曰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

冬大雨雹江漢冰牛馬死

原註是年厲王生

蔡厲侯薨增

蔡世家曰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

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

八年初牧于汧渭

史秦本紀曰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

古史紀年卷十二

五

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

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

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

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鄭山之女為戎

胥軒妻生中湍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

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

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

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

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

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九年王陟通志經世書前編卷云十五年通志云年六十五

史記曰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變是為夷王

古史紀年卷十二終

古史紀年卷十二

未

閩中林春溥鑒塘

夷王原註召燮人表各摺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卽位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三年王致諸侯

禮郊特牲曰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

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齊齊哀公于鼎史正義引作

齊世家曰丁公呂伋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

母立史考作祭公慈母古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世本

公不辰史考齊風序難鳴思賢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

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邇刺荒也哀公好田

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哀公時紀侯諸

之周詩譜曰紀侯謂之於周周烹哀公禮記曰太公封

葬於周世皆反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

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

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國語曰昔齊驪馬繡以胡公

殺之而山自立也是為獻公奔莒明年為共和七年

齊武公十年則武公元年當厲王二十九年又云齊

公九年卒武公壽立則獻公元年當厲王二十九年

周夷王之時明矣惟以紀年推之則烹哀公立胡公

齊表世家合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

晉厲侯薨增

晉世家曰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

成侯詩譜曰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成侯子福世本是為厲侯厲侯

之子宜白是為靖侯

宋厲公薨增

宋世家曰微子開卒實字記曰微子墓在立其弟衍

語曰其弟仲思名衍而衍家是為微仲微仲卒子宋

公稽立家語曰仲思名衍而衍家是為微仲微仲卒子宋

稽乃稱公焉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濬公

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濬公子鮒祀統

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家語曰申公生繆公

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世本曰宋濬公

生弗甫何左傳孟僖子曰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厲公卒子釐公舉立

四年秦嬴卒增

秦本紀曰秦嬴生秦侯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御覽引作犀牛

魯獻公具薨增

魯世家曰獻公三十二年卒三統歷引魯世家作五十年

子真公溥立世本作魯公執

七年號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

後漢西羌傳曰夷王衰弱荒服不朝命號公帥六師伐

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

衛頃侯薨增

衛世家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詩序曰桓

不遇也衛頃侯之時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稱厲

以衛世家推之頃侯明年為共和元年衛釐侯十四年

與夷王時世相及於齊獻公亦然故齊之年當以竹

書為
陳慎公薨

陳世家曰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阜羊

立相公卒立申公卒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圍戎

下云慎公當周厲王時釋史曰胡公傳四世即及周

厲王其誤可知案史之誤在厲王奔流為三十七

年若紀年則固慎公卒子幽公寧立詩序曰宛上制

冬雨雪大如礪

春秋考異郵曰刑殺無辜則天雨雪京房曰凡雹過大

人君惡聞其過也

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

楚世家曰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

古史紀年卷十三

三

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

兵伐庸楊粵至於鄂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窾石以

知石也卻復射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

立其長子康大戴禮為句亶王世本曰熊庸中子紅為

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世本作世為成章王皆在

江上楚蠻之地吳越春秋曰楚蠻父習用弓矢以其道

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

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躬諸侯莫

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王陟世紀夷王十六年崩經世前編從之通志云十五年

史記曰夷王崩子厲王胡立

厲王原註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周語曰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

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

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

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

極猶曰怵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

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

古史紀年卷十三

四

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史記曰厲王即位三

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用事其

年未如何據墨子曰厲王棄於彘公長父榮夷終

楚人來獻龜貝述異記曰周厲王元

楚世家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

王後為熊母康母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左傳曰

竄變夫楚古史考曰熊渠卒子熊摯紅卒其弟弒而

代立曰熊延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詩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

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而作是詩也世本古義曰

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殆不足信竹書紀厲王

三年淮夷侵洛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詩之作疑在此

時淮夷在東方故篇中有東征之語

齊獻公山薨

齊世家曰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

六年楚子延卒

楚世家曰熊延生熊勇

秦侯卒

秦本紀曰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

八年初監謗

周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

詩大雅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蕩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

不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

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宜

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

獻書師箴賸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

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

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

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

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

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周書序曰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

古史紀年卷十三 五

厥躬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天子

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

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

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

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

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

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

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

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眾后其危哉嗚

呼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事不勲德以備難下民

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

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為王

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

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贖禍翫我遂弗悛余

未知王之所定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口不

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

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

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

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

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

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

為惟爾之禍

九年秦公伯卒

秦本紀曰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古史紀年卷十三 六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

秦本紀曰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詩說

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

十二年王亡奔彘

史記曰三十四年王益嚴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

與辟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括地志曰晉州霍邑縣本

史以奔彘在三十一年經世前編從之通志又以爲四

十年流於彘然證以魯齊衛世家周王之年多於列國

之年與共和元年之表往往不合於是三統應強添魯

公獻公之歲前編知其與費誓世家不合乃移封魯

於成王元年而伯禽以下遂不能紀其元年皆不信竹

書之也蓋年史強繫之厲王載良夫召公二年皆不信竹

語本無確年史強繫之厲王載良夫召公二年皆不信竹

人當以竹書然後可衷於一也

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史記曰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

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

其以我爲讎而懟怨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怨而不

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史本

十三年王在彘原註居彘有汾水焉又曰汾王

詩說曰小明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慙時既久悲

傷而作

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原註號曰共和○史記曰召公周公

共和元年庚申時魯真公溲十五年一云十四年齊武

公壽十年晉靖侯宣白十八年秦仲四年楚熊勇七年

宋懿公黎十八年衛懿侯十四年陳幽公二十四年蔡武

侯二十三年曹夷伯喜二十四年燕惠侯二十四年○

紀元失其統矣竹書得之

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魯

連子曰史正義引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

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

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呂氏春秋曰共

仁賢周厲之難天子曠紀而天下皆來謂矣司馬彪曰

免遂即王位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案史以共和爲

二相子長之單說也竹書所紀左說案整固非妄說

晉靖侯薨

晉世家曰靖侯十八年卒子釐侯司徒立左傳曰晉以

詩序曰懿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

未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詩曰昔亮之

於今信侯甚奇愛物儉不中於禮以救難厄其流乃被

十四年獵狁侵宗周西鄙

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史表二十二年子夷侯立

蔡世家曰武侯卒十六年子夷侯立

楚子勇卒

楚世家曰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

十九年曹夷伯薨

曹世家曰夷伯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

二十二年大旱

陳幽公薨

陳世家曰幽公二十三年卒子釐公孝立詩序曰衡門

而無立志故作是

詩以誇其君也

二十三年大旱

宋僖公薨

宋世家曰釐公二十八年卒子惠公闢立

二十四年大旱

杞武公薨

杞世家曰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

娶公謀娶公當周厲王時世即及厲王必有謀娶公

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武公杜氏年表謂

入春秋然春秋惟於僖公二十三年一書杞成公卒其

餘書杞並不明何公而杞世家獨無成公世本則云共

公生惠公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據杞世家共

即紀年此後亦不

記其卒缺疑可也

二十五年大旱

詩雨無正詩序曰大夫鄭箋曰當為刺厲王詩宗周既

滅靡所止戾宗周鎬京也王流於旻無所安定也劉元

城曰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

字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旻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

其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原註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獨異志曰周厲王

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兩牛星復見寰宇記卜於太陽

兆曰厲王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史記曰共和十

魯連子曰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

復歸國於魯也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

不怒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宋此註亦見司馬彪說莊

首即指此也

楚子歲卒善在二十五

楚世家曰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

次子叔堪鄭語作少子季徇鄭語作熊嚴卒長子伯霜

代立是為熊霜

宣王原註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

史記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

諸侯復宗周

復田賦

作戎車

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

綬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

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燕惠侯薨

燕世家曰惠侯卒史表三子釐侯立侯莊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

楚語曰重黎氏世敘天地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

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魯慎公薨

魯世家曰真公三十年卒人表世本皆作慎公詩譜序

及釋文引世弟敖立是為武公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彊

曹世家曰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後漢西羌傳

引作四年

史記曰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詩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齊武公壽薨

齊世家曰武公二十六年卒子厲公無忌立

四年王命蹇父如韓韓侯來朝

詩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奕奕梁山

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

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

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人覲于

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尊篚錯衡元袞赤舄鈎膺鏤錫

鞞鞞淺懷儻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

酒百壺其殺維何魚鼈鮮魚其殺維何維荀及蒲其贈

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

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

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蹇

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上川

澤許許劬鯁甫甫鹿鹿曠曠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

合居韓姑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

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

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騶

駮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飾六轡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飾六轡玁狁以秦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

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

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

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

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乃作歌以言感之官

此孝子之詞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後

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

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飲御諸友魚鼈膾膾

在矣張仲孝友日知錄曰此詩必先求涇陽

在涇陽縣開頭山在西貢涇水所出後漢書

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

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

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

是取太原之名爾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

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乎故曰

城彼朔方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亦以其地

近邊而為備戎之計必不料之於晉國也

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

於此苗畝方叔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

率止約軻錯衡八鸞瓊瓊服其命服朱芾斯

皇有瓊葱率止約軻錯衡八鸞瓊瓊服其命

服朱芾斯皇有瓊葱率止約軻錯衡八鸞瓊

瓊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瓊葱率止約軻錯

衡八鸞瓊瓊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瓊葱

率止約軻錯衡八鸞瓊瓊服其命服朱芾斯

皇有瓊葱率止約軻錯衡八鸞瓊瓊服其命

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晉釐侯薨

晉世家曰釐侯十八年卒子獻侯籍立世本古史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

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洗洗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土

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徼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

詩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

古史紀年卷十三

三

為戒然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

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

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

徐方繹騶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

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

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

方不回王曰還歸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詩江漢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

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功思錫爾祉

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穆公

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

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西戎殺秦仲後漢西羌傳曰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

戎破之由是少卻

秦本紀曰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

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

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略

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

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

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為太子詩無衣曰

古史紀年卷十三

四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

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

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案序以

兵子貢傳申培說以為秦襄公以王命伐戎前編

以屬秦莊公惟前編之說於時事為合今從之

楚子霜卒

楚世家曰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

於濮鄭語曰楚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注謂而少弟季徇

立是為熊徇鄭語曰昭明和

七年王錫申伯命

詩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

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南國之宅
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南國
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
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傲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
申伯四牡躡躡鈞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
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疆以峙其棖式過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
御擘擘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
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詩傳曰黍苗城中也
詩說曰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籍美

古東紀年卷十三

五

之芘芘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
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
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
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地志

宛縣故

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毛長曰仲山甫樊穆仲也地志

三十五聖古樂圖

詩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在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有言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衮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
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嚙嚙仲山甫徂齊式過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八年初考室

詩序曰斯于宣王考室也秩秩斯于幽幽南山如竹苞
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

古東紀年卷十三

六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
之橐囊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
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
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筦上簞乃安斯寢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太
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
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
皇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羅又詩序曰鴻雁美

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
所焉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
勞其先

周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魯世家曰武公九年春西朝周宣王周本紀曰十二年魯武公來朝並殺紀年後四年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墮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

古史紀年卷三

七

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旒設旆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釋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駟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麇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德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十二年魯武公薨

史記曰武公十年卒魯世家作武公九年夏歸而卒立是為懿公三年統歷曰武公即位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齊世家曰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史表厲公九年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十五年衛釐侯薨

衛世家曰釐侯四十二年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墓道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滿世子共誓而弟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索隱曰詩著共伯而嫁之死不云被殺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蓋非也而立

古史紀年卷三

六

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案紀年魯連子並云厲王奔彘共伯與共非然此共伯名與和為兩事史正義引此文共為國名二者別然年歲又不相及不得混以為一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王錫號文公命

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號仲之後為王卿士也韋昭曰文公號叔之後西號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括地志云號故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四十里

十六年晉獻侯薨

晉世家曰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生立表作弗生世本同表索隱曰或作

晉遷于絳漢地理志河東絳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應劭曰絳水出西南詩唐譜曰穆公又徙於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蔡世家曰夷侯二十八年卒子釐侯所事立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戲

魯世家曰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

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御即括未知所據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鄭世家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漢地理志詩 譜俱作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桓公居城

拾 詩鄭譜曰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

是為鄭桓公京兆鄭縣是其都也說苑曰鄭桓公東

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

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安於

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接轡自駕其僕接而載之行

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國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

叟幾不會封也○此與太

公封齊相似蓋傳聞之異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

齊世家曰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世本成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此詩也俾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

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

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

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

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

相畏先祖于推早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火無

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生祖

胡寧忍予早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憐如焚我

心懼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

我遜早既太甚龜勉畏去胡寧殛我以早愾不知其故

祈年孔鳳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

無悔怒早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

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

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

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旻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世

行是時天大旱王整身修

行祈於羣神六月乃得雨

二十七年宋惠公觀薨

宋世家曰惠公三十年卒表作三子哀公立

二十八年楚子徇卒

楚世家曰熊徇二十二年卒子熊罥立

宋哀公卒增

宋世家曰哀公元年卒表無子戴公立詩序曰微子至

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世本日弗甫何生

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二十九年不藉千畝

周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括地志曰千畝原在晉魏

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柔盛於是乎

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蘇協輯睦

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

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瘴憤盈土氣震發
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
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
其滿管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
日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
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
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
御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
五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
饗正陳藉禮大史贊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
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
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

古史紀年卷三

庶人終食是日也鼓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鍾
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
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舉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
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
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獲
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
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無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
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
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蘇於民矣則
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
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
德後云三十九年職於千畝王師戰績於姜氏之戎世
紀謂宣王元年不藉千畝天下大旱蓋泥於即位二

字史記則附於十二年魯武公來朝之下前編因繫
之十二年惟紀年在數千畝之前十年於國語為近
三十年有免舞于鎬京初學記引
京房占曰免止城上邑必墟又易飛侯曰免入王室其
君亡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

魯世家曰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

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周語曰三十二年宣王伐魯

應以孝公稱伯御叔父周語曰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

樊穆仲曰魯侯孝列女傳曰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

於宮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

殺之保遂抱稱以出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

是謂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釋史曰孝王曰何

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

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

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詠邾婁顏立叔術增

公羊傳曰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

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孔

表公羊通義曰顏於魯為因以納賊通義曰秋

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通義曰魯臧氏之母養

公者也通義曰孝公時向未立懿則養公者必以其

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

湊公寢而弑之通義曰時伯御臣有鮑廣父與梁

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

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愆天子天子為之誅

古史紀年卷三

顏而立叔術反孝公晉通義曰國語所謂宣王伐魯以孝公者也

陳僖公考薨

陳世家曰釐公三十六年卒子武公靈立

曹戴伯薨

曹世家曰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表作惠公伯雉

有馬化為人

京房曰天子諸侯相伐民流百姓勞厥妖馬生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

齊世家曰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表與世本並名蹟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後漢書西羌傳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在使秦仲伐戎

後二十七年

注云見竹書紀年案較今本前二年

古史紀年卷十三

三

三十七年有馬化為狐

關元占經引作三十二年

廣博物志曰格致鏡原引周幽王之歲有馬化為狐案由是年

推之是幽王十歲即位十三歲娶褒姒而前已生太子宜臼矣與國君十五生子之歲不合關元占經引作三十三年

汲冢瑣語曰親覽皇王皇宣王之元妃獻后生子不恆菴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召問羣臣及元史史

皆答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諸骨節有不備者則可

身體全骨節備不利於天子也將必喪邦天子曰若而

不利余一人命棄之仲山父曰天子年長矣而未育子

或者天將以是棄周雖棄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從天

子弗棄之

燕僖侯卒

燕世家曰釐侯三十六年卒子頃侯立

楚子鄂卒

楚世家曰熊罾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後漢西羌傳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在伐太原戎後

五年注云見竹書紀年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

周語曰三十九年戰於千畝史索隱曰千畝地名在西河介休縣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曰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

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詩序曰

祈父刺宣王也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

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實不

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穢毛鄭以為此詩之作左傳

古史紀年卷十三

晉表世家並

日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晉表世家並

取齊女為夫人七年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

年伐條生太子仇曰成師晉世家曰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

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

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

亂矣兄其替乎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周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

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

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

協人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

協人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

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獲亦於藉
猶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
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
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
政而防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戎人滅姜邑

水經注曰岐水逕岐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又東逕姜氏
城南為姜水一統志曰姜氏城在鳳翔府寶雞西南七里

晉人敗北戎于汾隰

後漢西羌傳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在
王伐條戎奔戎敗績之後二年註云見竹書紀年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古史紀年卷十三

三

後漢西羌傳曰明年王征申戎破之註云見竹書紀年

四十二年路史後紀七註云老僖以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未知所據

四十二年王殺大夫杜伯

周春秋曰類之推免周杜國之伯名為恆為周大夫宣
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恆

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九諫
而王不聽案詩序河水規宣王也其詩有云我友敬矣

近是時說苑曰左儒方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
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

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
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

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

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
罪王殺杜伯周春秋曰王使薛甫與同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
其子隰叔出奔晉

詩序曰黃鳥刺宣王也世本古義曰宣王殺杜伯而非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晉語晉祏對范宣子曰昔隰叔子

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理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
是以受隨范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周為唐杜氏

晉主夏盟為范氏

晉穆侯費生薨弟殤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晉世家曰穆侯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四十四年原註晉穆叔元年丁巳○左傳後序曰紀年

古史紀年卷十三

三

四十六年王陟

列女傳曰宣王常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

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

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

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

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琴錄曰周宣王有琴曰鶴風背

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

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

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
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

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

周宣王周語內史過曰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

歿而死神記曰王即心史記曰四十六年宣王崩子

幽王宮淫立呂子當染篇註作官皇詩疏

邪妻叔術遜國于夏父增

公羊傳曰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

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何注曰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叔

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肝孔廣森通

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肝

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何注曰魯曰以人未足而肝

有餘叔術覺焉何注曰知少爭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

古史紀年卷十三

卷

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

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

扈子者邪妻之父兄也習乎邪妻之故通義曰能知邪

以上或說失實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

通義曰豈有稱人國之誅顏之時天子死通義曰時天

也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何注曰言叔術本欲讓迫有

諒無妻媵感兒爭食之事當此之時邪妻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

吾天子命何注曰猶曰何故死畜吞天子進生時

古史紀年卷十三終

古史紀年卷十四

閻中林春溥鑑塘纂

幽王原註

元年庚申春正月王即位

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為文侯

晉世家曰殤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

是為文侯趙世家曰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

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

陳武公靈薨增

陳世家曰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

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古史紀年卷十四

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

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

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懼莫懲嗟尹氏太師維周之氏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

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聞弗仕勿罔君子式

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昊天不傭降此

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

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

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

牡頂領我瞻四方威風靡所騁方茂爾惡相彼矛矣既

夷既釋如相醜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

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酈式詛爾心以畜萬邦錄異時

刀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連飢荒羅鼎發作廢
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饑中坐取錢底糜
不見也

年原註辛酉晉涇渭洛竭岐山崩

史記曰幽王二年國語作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

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

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

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

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

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

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

岐山崩

初增賦

詩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

是詩以告病焉有饑簞殮有抹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

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

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寤歎哀我

憚人薪是穫薪尙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

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能罷是妻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樂鞞鞞佩璫不

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政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

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

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

之揭

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正是為鄭桓

公水經注水注引云晉文侯二年同厲王子多父

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

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水經注日南水又東

又東南運 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

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

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詩檜風序曰柔妻大夫以道

道好絮其衣服道遠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

詩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

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其國北鄰於虢

韓非子曰鄭桓公將欲襲郟先問郟之豪傑良臣辯智

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郟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

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變之以雞殺若

盟狀郟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郟遂取

之說苑同○案滅郟者乃鄭武公此云取

三年王嬖褒姒

史記曰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

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

請其祭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

檀而去之去鄭語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傳此器周鄭語

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流於庭

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噪之炭化為元龜以入王後

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既并而孕無夫而生子懼
 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糜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
 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
 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
 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襄夏本紀曰禹後有襄氏括地
 志曰襄國城在梁州襄城縣
 襄國也襄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
 罪棄女子出於襄是為襄姬晉語史蘇曰周幽王伐有
 襄有襄人以襄姬女焉
 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世紀曰列女傳曰幽
 年十四王惑於襄姬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驪弋獵不時
 以適襄姬之意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忠諫者
 誅惟襄姬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詩瞻印曰哲夫
 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

古史紀年卷十四

四

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詩申培
 說曰瞻

仰幽王妻褒姒在卷人
 尹伯奇曼亂而作此詩

冬大震電

詩十月之交曰耀耀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

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

四年秦莊公卒

秦本紀曰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

秦人伐西戎

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
 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閑其君子焉小
 戎伐收五棗梁翰游環齊驅陰鞞續文茵暢轂駕我
 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

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駉龍盾之合蓋以腹納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伐爾孔
 女矛鋈錙蒙伐有苑虎韞鏃膺交韞二弓竹閉緹滕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夏六月隕霜

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傳曰正月夏之
 四月夏之左傳

之月正義曰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
 曰視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歷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
 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
 月也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

京京哀我小心瓊憂以瘁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古史紀年卷十四

五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
 方始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
 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
 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
 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方心之憂矣如或
 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
 周襄姬成之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載輪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
 輪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
 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

嘉穀治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此彼
有屋蔽蔽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筭矣富人哀
此學獨

陳夷公薨

陳世家曰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燹立

五年

秦本紀曰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國本王妻

王世子宜臼出奔申

晉語史蘇曰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史

善諛好利王用之召氏春秋曰幽王染於褒姒公鼓蔡公

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史記曰太子母

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竟廢申后及太子

曰白華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白華菅

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

彼碩人樵彼桑薪印烘于熯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念子燥燥視我邁邁有鸞在梁有鶴在

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

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詩

序曰小弁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詩說曰尹伯

詩以顯其父古甫說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

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跋

跋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

跋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

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靡瞻匪
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泝泝彼舟流不
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維之
朝確尙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
知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醜之君
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
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皇父作都于向

詩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

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豎妻煽方處抑此皇

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

日予不戢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正義曰左傳

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擇三有事實侯

多藏不憚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通

後漢西羌傳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

在征申戎後十年注云見竹

西戎滅蓋

海內北經曰蓋國在鉅燕南倭北

戎圍犬丘虜秦世父增

秦本紀曰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後漢西羌傳作伯父世父擊

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元齊履謙曰以授時歷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祚丁巳二十九年是歲實以夏正八月

詩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魯詩鄭譜並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七年虢人滅焦

水經注曰上陽虢仲之所都為南虢其大城中有小城

古焦國也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鄭世家曰友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

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

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為太子左傳正義引服作褒

史記曰王以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

九年鄭伯寄孥與賄于虢鄭

國語曰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

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記曰為司

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

時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云云

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

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

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

楊廣韻曰楊姓本自周宣王子子魏芮左傳曰虞虢皆姬姓

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

也

也

也

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

河頰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為大虢叔恃勢鄆仲

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

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

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

邑鄆穢補丹依粟歷莘君之士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

濟主茅騶而食溲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

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

叔熊季紉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紉是立蕞氏將起之禍

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

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

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

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

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

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

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

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

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豷韋為

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醜夷豷龍

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豷豷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

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鄆鄆路偃陽曹姓鄆皆為采衛

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

則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

故國禹後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

左傳椒舉曰周幽為太室之盟我狄叛之

詩說曰召見幽王適刑人

前章詭巧用謔意諸侯攜貳戎狄內侵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庶泄沮君子如社亂庶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

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其惟王之

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冕兔遇犬獲之

世本古義曰周幽王或於讒既立伯服逐宜白

秋九月桃杏實

王帥伐申

古史紀年卷十四

十三

韋昭曰幽王欲殺宜咎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與

遂伐之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

洪範五行傳曰周幽之敗也日暈再重中暈赤外暈青

一黑盡上下通在日中是歲有幽王之敗

數術記遺曰人採薪於郊聞歌曰金虎入門呼長精吸元泉

申人鄩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

服執褒姒以歸

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

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

至

呂氏春秋曰周宅鄩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

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

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

之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驪山之下為天下笑幽王

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

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魯語里華曰幽王在驪山下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白于申

鄭世家曰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並殺桓公

鄭人共立其子掘突

是為武公周本紀曰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白是為平王以奉周祀

古史紀年卷十四

十三

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

原註是為攜王二王並立○春而許久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

用愆厥位攜王奸命

杜預曰攜王幽王子伯服也章始廢皆未詳致竹書有犬戎殺伯服之語耳諸侯替之

而建王嗣用遷郊郛

原註武王滅殷歲在庚寅

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

幽王二百五十七年

自成十八年定鼎至幽王共二百八十八年

武王元年已卯

案本書武元庚辰此云已卯蓋上背文

印紀年之
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平王原註名

原註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

史記曰平王立東遷於維正義曰即王城也平王以

西國也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

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錫文侯命

書序曰平王錫晉文侯桓圭瓊作文侯之命王若曰

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

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罔予小子嗣造

天不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

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

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

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

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齊爾桓

嚳一貞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師用成爾顯德左

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

衛世家曰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

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詩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秦本紀曰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

周避犬戎難東徙維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詩瞻彼洛

矣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

夷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琫有珌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

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世本古義曰瞻彼

年賜秦晉以郿岐之田後今據秦本紀移

秦本紀曰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

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晉封

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道使聘享之禮廣韻曰梁

仲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是為梁伯詩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

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終

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敝衣繡裳佩玉將

將壽考不忘

秦作西時

封禪書曰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

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本紀作各

祀日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一年十旬不雨述異

魯孝公薨

魯世家曰孝公二十七年卒子弗湟立表作弗生世本

公皇是為惠公

鄭人滅鄭據地理志臣贊

公羊傳曰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通

平夫人世本古義曰丘中有麻刺鄭桓公也桓公處於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別語富辰曰鄭之亡由叔姪

三年齊人滅祝

王錫司徒鄭伯命

晉語叔詹曰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勦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

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宜兮公之於平王始而迎立繼而東徙皆與有力王之德鄭也深故其情見乎辭特為懇摯如此

四年燕頃侯薨

燕世家曰頃侯二十四年卒子哀侯立

鄭人滅虢

漢地理志鄭縣臣瓚曰初桓公謀於史伯而寄幣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左傳

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義字記河南道虢州下云案帝紀仲於西虢此其地也封虢叔於東虢即今成皋也今陝郡平陸縣是北虢也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

秦本紀曰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

年居西垂宮

宋戴公薨

宋世家曰戴公三十四年卒子武公司空立左傳申繻曰宋以武

公廢

六年燕哀侯卒

燕世家曰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

鄭遷于溱洧

漢地理志曰桓公東寄幣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洛左洧食溱洧焉土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七年楚子儀卒

楚世家曰若敖二十七年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

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

韓非子曰昔者鄭武公欲伐胡適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

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九年蔡釐侯薨

蔡世家曰釐侯四十八年卒子共侯興立

十年秦遷于汧渭

秦本紀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封禪書曰秦文公出獵獲黑龍

詩駉賦曰駉駉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杜辰杜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輪車鸞轡載駉駉駉○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

邑我先秦贏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

營邑之蓋四年營邑五年乃遷也

十一年蔡共侯薨

蔡世家曰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

蔡世家曰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

曹惠伯薨

曹世家曰惠伯三十六年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

十三年衛武公薨衛舊作舞今據衛世家年表改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韋昭曰懿詩大雅抑之篇也詩說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兼訓國人詩說微也案武公不與厲王同時詩抑曰抑抑威儀維德

古史紀年卷十四

木

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謔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於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詩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案以是推之抑序所謂刺厲王當即此女雖湛樂從弗念厥躬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

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

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

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在染柔

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

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

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風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

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

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

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

昊天不忒回遘其德俾民大棘衛世家曰武公五十五

古史紀年卷十四

九

年卒周語曰及其沒也子莊公揚立

楚子坎卒

楚世家曰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是為蚡冒

十四年晉人滅韓

詩韓奕箋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

以為邑名焉疏曰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

韓為侯伯武公之世韓萬已受之蓋文侯輔平王為方

伯之時滅之也案孔不引紀年為據豈未見此又耶

曹繆公薨

曹世家曰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

十五年秦作鄜時

秦本紀曰文公十年初為鄜時用三宰封禪書曰文公

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馬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其語不經見措紳者不道

十六年陳平公薨

陳世家曰平公二十三年卒子文公圍立文公元年取

蔡女生子伉表云元年生桓公鮑

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

秦本紀曰文公十三年平王十一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平王二十一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

古史紀年卷十四

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詩譜曰遠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池山在荆岐終南博物之野岐以東獻之周其年與詩黍離申培說曰

平王命秦伯帥師逐犬戎於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嬰為田咸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又曰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也

衛侯取夫人姜氏于齊

衛世家曰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左傳曰

為賦補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或於嬖妾使驕上信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碩人其頡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諱公姓私列女傳曰齊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良情心淫汝治容飾母見其婦道不正諱

之云子之家世傳樂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莊嚴不可不自修整衣飾綉綉飾與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頡衣錦綉飾之裝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諱公維私祇厲女以高節女德母之防未然也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鈿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纁鑣鑣翟翟以朝大夫風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鱸鮪發發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蔡戴侯薨

蔡世家曰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一本考父

二十三年宋武公薨

魯世家曰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

古史紀年卷十四

以敗翟於長丘獲長翟綠斯宋世家曰武公十八年卒子宣公力立左傳孟僖子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釐于是鬻于是以餉余口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秦本紀曰文公十九年得陳寶封禪書曰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列異傳曰陳倉

羊非羊若猪非猪性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之曰彼名為靈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柏東南枝掛其首則死矣靈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為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於是陳倉人遂棄靈而逐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文公文公發大獵得其雉者化為石置之於渭之間立為祠名曰陳寶水經渭水注曰昔秦文公之世有伯陽者逢二童子曰吾曰被二童子雉也渭水注曰昔秦文公感伯陽之言遊獵於陳倉得若石焉其石如卵而實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祠之故曰陳寶

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桐城則若雄雞其聲殷
云謂水曰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列異傳曰
寶夫人祠謂水注曰雞鳴神也括地志曰寶
雞神在岐州東谷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

二十五年晉文侯薨

晉世家曰文侯仇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

秦初用族刑

秦本紀曰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如淳曰父族
母族妻族也

二十六年昭侯元年

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侯叔父非
第也史表亦云封
其季弟成師並誤

晉世家曰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索隱曰河
索隱曰平陽絳邑

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縣東翼城是也成師

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樂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

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

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左傳曰惠魯惠
公也

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樂賓

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

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陳文公薨增

陳世家曰文公十年卒長子桓公鮑立

二十七年鄭武公薨增

鄭世家曰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

寤生表云十四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

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
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
莊公

二十八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

鄭世家曰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左傳曰及莊公即位
為之請制公曰制巖

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詩傳曰
鄭莊公

楚世家曰蚡冒十七年卒韓非子曰楚厲王有警為鼓
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
也民乃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

三十年楚子蚡冒卒

楚世家曰蚡冒十七年卒韓非子曰楚厲王有警為鼓
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
也民乃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

古史紀年卷十四

民信之及曰楚人和氏得玉璞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

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別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

即位又獻之王又以和為誑而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

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案史記楚無厲王當

即蚡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

三十一年衛侯燬州吁使為將據衛世家

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

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

其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衛世家曰陳女女弟
亦幸於莊公而生子

好兵公弗禁衛表莊公十七年愛妾子州吁世
齊女子之方為太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

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辱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

寵辱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

寵辱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且夫賤防貴少陵長遠開親新開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

乎弗聽
三十二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
孝侯晉人殺潘父左傳在魯惠公三十年與此合

詩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申培詩說曰成師有篡國之謀國人知之而作是詩

古史紀年卷十四

將集日時次有集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天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晉世家曰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秦代南山大梓

秦本紀曰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持搜神記曰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一人曰何足為勞又曰秦若使三

百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衣空伐汝汝得不困即神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創空以衣樹斷中有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水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三十三年原註於卯晉楚人侵申

詩揚之水申培說曰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

三十六年衛莊公薨

衛世家曰莊公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左傳曰其子厚石碯之子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王人戍申

古史紀年卷十四

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申培說曰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三十八年衛州吁出奔

衛世家曰桓公二年州吁驕奢桓公縋之州吁出奔四十年齊莊公薨

齊世家曰莊公六十四年卒子釐公祿甫立案史傳凡魯字皆作

晉曲沃桓叔成師卒子緡立是為莊伯原註自是晉侯在翼稱翼侯

晉世家曰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表在孝侯九年誤

沃莊伯原註辛文春大雨雪

四十一年莊伯元年春大雨雪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

宋宣公薨從張遂辰本或作襄公非

宋世家曰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病讓其弟和曰父

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

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

古史紀年卷十四

呂氏春秋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

使史角往惠公止之案惠公不與桓王同時呂氏誤其後在於魯墨子

學焉

燕鄭侯薨增

燕世家曰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表作穆侯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弑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

卻是為鄂侯左傳在魯惠公十四十五年與此合

晉世家曰孝侯十五年表作十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

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

侯子邾為君是為鄂侯世本曰唐叔虞居鄂括地志曰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

四十八年原註戊午晉鄂侯元年無雲而雷

御覽八百七十六引史記曰晉莊伯八年無雲而雷十月莊

伯以曲沃叛今晉世家無此文開元占經曰天書云無雲而雷是謂天狗所當之國必有甲兵

魯惠公薨

魯世家曰惠公四十六年卒長庶子息世本名攝當國

行君事是為隱公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

以聲子生隱公昭二十四年傳聲子曰周公宋武公生

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

我生桓公魯世家曰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而自妻之生子允登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

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而惠公薨左傳曰惠公之季年也也有宋師太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四十九年原註己未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案左傳後序謂紀年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為莊伯九年與杜引異

古史紀年卷十四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左傳後序引同○案此後事詳左傳其非紀年所有者不入

左傳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

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

之盟

五十一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案左傳後序謂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

春秋曰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王陟

左傳曰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周本紀曰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平王孫也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古史紀年卷十四終

古史紀年卷十四

二十六

古史考年異同表 卷上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巳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巳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巳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巳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巳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巳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巳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巳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巳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巳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世紀
甲辰即位年二十

通志

前編

年七十一甲午百舜

舉舜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巳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巳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巳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巳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巳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世紀
舜以堯二十一年甲子生

通志

前編

年九十一甲寅舜攝政

舜受終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七年陟										寒泥殺界									商侯相土遷商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帝
																					子少康生
																					無泥使子澆執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屬元年

甲	宣王元年 燕惠侯薨 楚熊霜元年	宣王以下同	宣王元年
乙	魯桓公薨 燕釐侯莊元年		魯桓公卒 以下與史同
丙	齊武公壽薨 魯武公敖元年 曹戴伯鮮元年		
丁	齊厲公無忌元年		
戊			
己	西戎殺秦仲 晉獻公籍元年		
庚	秦莊公元年 楚熊徇元年		
辛			
壬			
癸			
甲	魯武公薨 魯武公卒○世家 作九年今從表	魯武公元年	三統
乙	弒厲公立公子赤	二年卒 以下與史同	
丙	魯懿公戲元年 齊文公赤元年		
丁			
戊	衛釐侯薨		
己	衛武公和元年		
庚	晉穆侯費生元年 表作弗生		
辛	蔡夷侯薨		
壬	蔡釐侯所事元年		
癸			
甲			

甲	魯伯御弒 魯伯御立為君		
乙	王錫王子多父 魯桓公友元年		
丙	晉伐條生太子仇		
丁	齊文公赤薨		
戊	齊成公說元年		
己	晉獻公生師		
庚	宋惠公觀薨 宋惠公三十年卒 表在明年今從世家		
辛	楚子徇卒 宋哀公元年卒○從世家 表無哀公		
壬	宋戴公元年 楚熊鄴元年		
癸			
甲	魯伯御命孝 公陳侯公孝薨		
乙	齊成公薨	魯孝公稱元年 陳武公薨元年 曹惠伯雉元年	
丙			
丁			
戊			
己			
庚	燕釐侯薨		
辛	楚子鄂卒		
壬	燕頃侯元年		
癸	楚條戎及師敗 楚若敖熊儀元年		
甲	楚王伐秦戎戰于 千畝師敗 續于姜氏之戎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考年後說

自黃帝至帝嚳紀年雖紀元而無甲子不可得而詳也至堯舜禹授受之際其年見於尚書甚明堯之咨岳曰朕在位七十載而舜於是舉其使舜攝曰乃言底可績三載是堯之七十二年也又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是堯在位百年舜自歷試至此三十年故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也舜之禪禹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而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合之為五十故曰五十載陟方乃死也紀年所書一一與此合此其確然可信者史記謂堯立七十年得舜與尚書同又云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凡二十八年而崩又云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則與書異按書疏引鄭康成讀經云

考年後說

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然則今文尚書徵庸下三十本作二十故史有此說若然則堯命舜攝何以云底績三載且舜攝八年而堯崩又何以云二十有八載乎至世紀則謂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位甲午徵舜自甲辰至甲午五十一年則與尚書史記俱不合又云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自甲午至甲寅二十一年則仍史記之說又云辛巳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則又從尚書而不從史記可謂進退無據矣然合計堯年史與世紀均為九十八載是只少兩年也至舜年尚書明云五十載而史謂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又三十九年崩其意殆合攝位八年居喪三年為五十載又云舜薦禹為嗣十七年而舜崩是舜二十四年

使禹攝較書少十年矣豈非不見古文朕宅帝位三十三載之語而云爾耶世紀則謂舜年八十一即貢八十三薦禹於天九十五使禹攝百歲癸卯舜崩是舜以即位十五年禪禹二十年而崩推其意似主鄭康成攝位至死為五十年之說合攝位二十八年堯喪三年而計之較書又少三十年矣此鄭樵邵堯夫之所以雖據世紀而復依尚書以增其年也

三代享國年數惟商祀六百周年七百見於左傳而夏無聞劉歆三統歷謂夏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二十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漢世近古其時如藝文志所載大古以來年紀古來帝王年譜以及夏殷周魯歷諸書俱在其說必有所本厥後皇甫謐帝王世紀唐大衍歷鄭樵通志並同

考年後說

其說而各王之年見於通志者亦與三統歷相表裏至邵子皇極經世始增夏為四百四十一年商為六百四十四年實不見所據想皆以意增之蓋經世雖從世紀始堯甲辰而復據尚書謂堯七十年徵舜登庸又二年使舜攝政又二十八年乃殂落舜在位三十三年薦禹又十七年陟方乃死較之世紀實多三十餘年故不得不更增夏殷之年使移前一甲子以與甲辰相值耳通志亦始堯甲辰而年遂使禹元戊戌與舜之崩年不相接故後無從之者不知世紀舜禹之年既不可信則堯元甲辰之說亦豈可從胡乃不揣其本而徒齊其末耶今以紀年攷之則堯之元年實在丙子即以三統歷合之史記逆推而上堯元亦當為壬辰不為甲辰也謚果何所據而云然乎

紀年注云自禹至桀十七世起壬子終壬戌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史表集解引同今以本書核之自壬子至壬戌實四百三十二年與三統歷正合是注誤也但其各王年數與通志不同通志踰年改元執殷周以例前代明屬後人之見而紀年改元率在三年之後其多者或五年四年少者或二年踰年此類必非臆造蓋夏承舜禹之法喪畢而後即位斷無踰年改元者則紀年之說當得其實踰年改元之法始於夏桀至商遂為定例三統歷謂自湯伐桀至武王伐紂三十一王皇甫謐曰見居位者實三十王而言三十一者兼數太子也六百二十九年世紀大衍歷作六百二十八通志並同與左傳合而紀年注謂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裴駰引同與易稽覽圖合商歷又云四百九十五年考之本書又實五百八年均不及六百之數似當從

考年後說

三

三統歷為是但三統歷不載各王之年惟通志足以相證而通志謂太甲三十三年祖甲十六年與紀年太甲十二年祖甲三十三年異按無逸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罔或克壽孔傳以祖甲為太甲鄭康成以祖甲為帝甲鄭說與紀年合蓋得之不然太戊武丁皆在太甲之後安得謂罔克壽耶通志蓋從孔說而誤至經世以太甲祖甲並三十三年此兼用二說隱為兩可之顯然者則後人之揣合終不如古簡之傳疑也又按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乎上帝自湯至太戊九世而臣扈猶存據紀年湯十八年即天子位至太戊元年共八十三年於情事為近若以通志計之則已一百五十六年矣史匈奴傳云夏

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後三百有餘年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亡岐下據紀年殷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時距夏之滅三百九十九年於史為合若以通志計之則已五百五十三年矣且商三十王而以弟繼兄者十三君未必非短祚子少之故故祖甲三十三年不為久祚而周公數享國及之且謂自時厥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則商祚不滿六百客或有之王孫滿殆亦舉成數大概言之歟

成王定鼎卅世三十卜年七百王孫滿語也按史記年表自共和元年庚申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共五百八十六年而以前之年不可攷三統歷謂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文選西征賦注引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今國策無此語後人遂謂周

考年後說

四

過其歷眾口雷同牢不可破今攷其說以為武王克殷七歲而崩周公攝政七年而後反政其明年為成王元年乃命伯禽侯於魯後三十年成王崩又云伯禽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按周公攝政之初淮夷徐戎與三監叛時伯禽已作費誓則其封魯不在周公反政後可知也前編知其不可故以周公七年合之成王為三十七年而於成元年書伯禽封魯是矣然仍書魯父卒於康王十六年是增伯禽四十六年又云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而引魯世家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公史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慎公史作真公三十年自周武王元年至慎公六年周厲王奔彘共二百八十一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以下接隱公計伯禽至春秋共三百八十六年然按

之魯世家煬公止六年獻公止三十二年武公則九年而
歆乃多增六十五年以就已說遂與史表共和元年當魯
真公十五年者不合三統歷當魯張衡歷議欲橫斷年
數損夏益周稽之表紀差謬數百正謂此也前編知其不
公之年仍從史記是矣然自是周年多於魯今以三統歷伯
魯年而幽公被弑之後不能紀魯元年今以三統歷伯
禽之年四十年合之魯世家考公以下年數以至真公十五
年為共和之元共二十四年紀年伯禽之薨較史後十
年魏公之薨較史並後七年又厲公之薨後史九年而無
獄公蓋簡之說脫至慎公薨以後一一皆與史合故魯之
年當從史記周而紀年成王元年至厲王十三年共伯和
攝政亦二百四年其數適合是伯禽實以成王元年謂武
之明封魯而厲王以前之周年必當以紀年為據蓋斷斷
也黃石齋曰共和而上要以史記魯世家為本而然則史
竹書佐之竹書所記周歷與魯譜相符謂此也

考年後說

五

記謂厲王三十七年奔彘亦不可信乎曰然史於齊世家
云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與其黨襲殺胡公
而自立是為獻公於衛世家云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
衛為侯今以世家年表推之齊獻公元年當厲王二十年
衛頃侯元年當厲王十三年皆與夷王不相及是非厲年
誤多之明證乎誠如紀年之說厲王十二年奔彘則無此
抵牾矣夫共和以前史紀厲王之年尚不可信而謂諸家
所紀周年其可信乎計武王克殷在王位六年周書成王
至厲王奔彘二百三年自共和元年至赧王之滅五百八
十六年合之共得七百九十五年此卜年七百之實數也
攷孟子以燕畔去齊在周赧王之三年時孟子有由周而
來七百有餘歲之語蓋周之七百三十九年也若如劉歆

諸人之說則周時已過八百孟子方欲言多以見其數之
過而豈反少言之耶

共和元年歲在庚申此史記紀年之所同也溯而上之諸
家各王紀元甲子與紀年無一同者惟大衍歷往往與之
合然甲子雖同而其實則異如武王十一年庚寅伐商庚
王十一年甲申並與紀年同然謂舊說武王伐殷歲在己
卯推其舛魄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武王即
位則其伐殷之歲較三統歷祇後十一年較紀年已移前
六十年推之康王甲申猶是也又如商太甲二年壬午夏
仲康五年癸巳並與紀年同然謂商六百二十八年則較
紀年又多週二甲子而太甲壬午實移前一百八十年推
之仲康癸巳猶是也故非是表則無以知其所以同又安

考年後說

六

知其所以異至若羅泌生於宋末好為異論攷年不主一
家而任意增減此又不足與辨也
三統歷之謬莫甚於以文王受命之年合之武王為十三
年之說世紀通志並仍其誤大衍歷正之是也然歆之自
為說亦有不合據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歲在鶉火文王
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年八十六矣自文
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後七歲而武王崩故
禮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如其
說則文王年八十九而受命時武王七十五歲自是十三
年而克殷則武年八十七非八十六也茲表分繫兩年著
其乖異故辨之如此
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

三篇史記武王卽位九年東觀兵至於盟津乃還師歸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序紀周正史紀殷正二者皆合獨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陸氏釋文謂年月不與序相應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而孔傳依違其說解十一年伐紂為觀兵解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為十三年更與諸侯期而伐紂一序之內強畫兩段尤屬附會今以竹書證之帝辛五十二年當武王十一年冬十有二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蓋殷十二月建子周之一月也三統歷推戊午為子月二十八日是時周未改正朔故仍為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序雖稱一月而猶繫之十一年者以此越六日甲子三統歷推為五月五日則為殷之明年正月而為武王之十二年故呂氏春秋曰武王立十

考年後說

七

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紀年亦云武王十二年辛卯伐殷敗之于姆野既克殷而後改朔故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世俘解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則咸劉商王紂史記亦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皆周正也若齊世家謂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蓋猶仍商正而年則非矣問者曰杜預謂紀年皆用夏正則所書武王十一年冬十二月安知非丑月乎曰不然唐大衍歷云武王十年夏正月戊子周師始起蓋據竹書帝辛五十二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之文夏十月殷之十一月也是非紀年用殷正之明證乎或又曰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然則克殷非十三年而何曰據史記此乃克殷

後二年之事書大傳則謂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因以封之箕子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問鴻範二說雖小異要其訪範非卽在克殷之年則一也且紀年繫周武王元年於帝辛四十二年之下其年歲在庚辰而於後幽王之末統計周之年數又云武王元年己卯自己卯至辛卯十三年則又從其成君之年數之然則牧野之役出師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二年而通計成君之歲亦可云十三年歟

考年後說

八

光緒丙子夏月

資治通鑑補

思補樓校印

資治通鑑補 識

明神廟時嘉定嚴永思先生以溫公通鑑意在資治詳于朝章國典而略于高逸節俠乃與及門談君允厚編播十七史及列朝別史神說之可徵信者是正其義例而旋補其闕遺復于每人之末綜為小傳益于編年之中寓紀傳之體創柱下未有之例開愷史最括之奇竭三十年之精力乃克告成事誠學海之鉅筏冊府之寶符也明史列入藝文志 國初華亭董進士含三兩識略云曾為之序近時武林錢庶子林文獻徵存錄於先生及談君二傳備詳作書之旨而乾隆四庫書遺之則此書未經付梓見者蓋鮮故道光中陶文毅督兩江有借抄本亦未鑄布咸豐初元江夏童君和豫始以聚珍板擺印百餘部不云所自得之或即文毅所寫歟而譚外滿幅不可卒覽同治癸酉王夔石中丞知予有叢書之舉

資治通鑑補

思補樓

遠貽童書屬重為校刷俾成善本翁叔平侍郎尤寶愛是書力繼與之乃命兒子宜慎詳加勘訂知嚴補雖儒博而璧瑕珠類時復不免惜欲徧為釐正而迫于時不暇以為尙有待後之人如吳縝者糾繆焉又据先生自序尙有宋元續編補四百四十二年之事苟能訪得其書合輯以成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之鉅牒則海內之士更必有爭先快靚而蔚為藝林之盛事者已爰略述其緣起如此其具于錢辛楣傳及黃許序先生談君自序與例言者既已大備不復贅其詞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仲秋毗陵後學盛康謹識

嚴先生傳

嘉定錢大昕

嚴先生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曆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輩方中友善時已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為正文或補為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

資治通鑑補

傳

傳

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入正文二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裨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為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考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清濁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為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為尚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秦命未膺昭襄雖強不當遽以紀年宋梁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報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為附載此又取紫陽

稱曰之義以爾維木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為迂

惟黃潛耀歎以為絕倫而談允厚為之參校史傳考訂遺漏先生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予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為之序且撻通鑑遺失若干事謂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閭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兩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謂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而降封帛意為漁浦

資治通鑑補

傳

傳

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為無尾禿髮傳體為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靈以虎靈妹為后其後熾磐后與虎靈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靈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能為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瑱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三月便書瑒與二張同為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甯戎校尉張琚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奉版三萬軍於洪池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

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張璠後書常據而又譌常為掌名與姓俱岐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岐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為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為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為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死之而通鑑謂冲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為考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為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為抗節

資治通鑑補

傳

三

忠補

誠誤至尹冲之死則宋魏史有同辭奈何因模而併誣冲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章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于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溫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故睿宗即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諫議實挫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為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子支顛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為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既少通鑑譌作醒治而注即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考

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譌守國為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考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廢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為句宇文孝伯屬下語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轉為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資治通鑑補

傳

四

忠補

吳郡嚴先生通鑑補序

嘉定黃清耀撰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為自耶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皆不免於大刑人禍柳宗元反之以為前數子者或出於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三家之說以宗元為得然余嘗妄論之天地開風雲水石禽蟲華蕩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憎愛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咏之小技穿穴幽隱指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仲乃作史者洗垢索瘢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為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不不然者今夫酷史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慈惠之師明允之史嘗以

黃序

黃序

黃序

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闕略遂為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倣詭僞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為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為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翦行敷落開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為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置加之然生長四朝為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

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又耶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者也余少懷述作之志幸於時學不暇以為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鄰又未知得遂志否微天之惠買地百弓世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作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搜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之所戒故於先生之通鑑補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告於世而亦因以自勸焉先生讀之其為我听然一笑乎

黃序

黃序

黃序

資治通鑑補序

余讀嚴先生通鑑補歎其深得春秋敘外別傳其功不在紫陽綱目下也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系于天一筆一削行天子之事所以奉天道繼王迹也公而不私簡而不繁當時左氏從而編年前漢司馬遷册為紀傳皆襲春秋而分其支派也溫公尙憂其散而無統合編年紀傳彙為資治通鑑一時奉為金科玉律而揆以春秋大義不無所失兼多所遺其關於世道人心匪細朱子憂之為作綱目仍託始於三晉之濫封以警無將而邊亂萌更嚴於統之正閏詳於事之順逆而孔子誅亂賊之旨粲然大明於天下萬世嚴先生生於五百年後星奎斗度實鍾真儒慨然以補正自任願歷代史家提綱挈領無如通鑑一書乃積三十餘年風雨晦明竭

資治通鑑補 許序

耳目心思忘饑渴寒暑廣求四部七錄之繁浩窮參二氏百家之異同上下於一千三百八十年之見聞摩對於一十七史之記載以校正此一書所云冷煖自知甘苦自嘗者此也其為益有二一曰尙論一曰反觀此讀史法也其救失有二補遺有五此正史功也得讀史之法所以全始而全終立正史之功所以可大而可久說者曰司馬溫公身為賢相集當代名公鉅卿二劉二范輩其剛定此書豈有失以待正有缺以待補先生身為儒生佐以及門談子既孤陋而寡聞一旦起而斥古人之失補古人之缺不亦多事乎余曰不然先生之所謂失者天下後世共以為失者也先生之所謂遺者天下後世共以為遺者也余少時嘗作通鑑三大失論一為依陳壽三國史帝魏寇蜀則失之亂一為晉魏禪代不直書

資治通鑑補 序

司馬懿父子篡弑自以晉裔而為尊親諱則失之誣一為南北朝元魏與劉宋並稱帝則失之僭當年先輩駭為狂言及讀先生書而確然有以自是如凡例首以辨正統存殘統為大綱此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說者又以通鑑以資治名凡瑣事逸人無關於治者可不書也余以尙書為經中史麟經為史中經經史相為源流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之幽人歸妹童牛積豕載鬼張弧等語皆為奇詩之白駒赤鳥喬木幽草姝子美人諸篇皆為葩孔子學易學詩悉未嘗遺及作春秋青鸞飛星隕豕立人啼石言於晉神降於莘至若蜚蜚桃李之細無不備書則凡人物之有關於治亂興亡不論顯顯內外鉅細奇正無不詳書於經而況史乎則知先生之救二失而補五遺談子之佐先生而闡七病誠為春秋之嫡系

資治通鑑補 許序

綱目之傳火亦溫公之功臣也或縣之國門或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他年必有出壁中之經起汾陰之鼎敲記里之鼓發豐城之匣者嚴子自問何虞父書之埋沒而不章乎然余亦有慮焉卷帙繁冗錄刪費艱即若漢宋右文之世非無賢主名臣而蘭臺秘閣之藏其詔刑者有幾如奇門遁甲太平御覽諸書至今尙屬抄本嚴子蕭蕭布衣抱荆山之玉於冷風清野之中誰過而問之一旦饑荒流散兵燹飄零不化而為風蟬露蠶者幾希矣甯不為草間埋珀之音哉竊聞汲冢竹書紀年及井中心史杜元凱序例不過盈寸數卷雖疑信相半至今存之倘嚴子有另為一書而以先人正失補闕之文注於編年記事之首如楊鐵崖之史義拾遺更為簡省上比於尚書二史下亦不失為公羊穀梁二傳也以俟有

識者商之

康熙歲次癸亥春王正月同里後學許自俊潛壺氏識

賚治通鑑補

許序

賚治通鑑補自序

懋哉時便喜讀史家言而奉於制舉之業未暇朝夕從事也迨
 年四十有一始得肆力於司馬公通鑑全書怒而讀之躍然喜矣
 嘆而讀之欣然樂矣躁而讀之悠然恬矣甯或有終日不食之時
 未有終食不讀之時也或問曰子何所為而好之若是余曰僕亦
 何所為哉世有好酒色者愈溺愈深浸淫成疾而不知悔也余之
 於史也亦若是則已矣然則能記誦乎曰余資鈍不能記誦然亦
 不求記誦也不能記誦又不求記誦則雖好之亦何益曰惡是何
 言也子不見夫人之於飲食乎朝啜三甌晝而飢矣晝餐兩盞暮
 而飢矣夫豈以其飽之旋飢也而遂謂飲食之無益於人乎讀書
 者亦願其領會何如耳安在記之誦之以腹為笥而後稱益哉然
 則其益也亦可得而言乎曰譬如飲水冷煖自知譬如食蜜甘芳
 自喻吾亦何能語子雖然略可得而舉似者大約有二一曰尚論
 尚論者取古人言行謀為豫斷其成敗此以古事遺之古人其味
 猶可言也一曰反觀反觀者取古人善惡是非自勘吾得失此以
 古事收之吾心其味則難言矣易傳不云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此吾尚論之訣也魯論不云乎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此吾反
 觀之訣也執此二訣以上下千古其人雖遠吾如登其堂焉吾如
 見其面焉吾如披其胸焉吾病愚則凡明者皆吾師也吾病怯則
 凡勇者皆吾師也吾病懶則凡敏者皆吾師也吾病褻習病吝吾
 病不斷吾病器小而易盈則凡廣大者好施者果毅而淵深不測
 者皆吾師也不然而有人焉如吾愚如吾怯如吾懶如吾褻且吝

賚治通鑑補

自序

賚治通鑑補

如吾不斲如吾器小而易盈者吾見其人如見吾焉一見而愧再見而悔三見而痛心切骨夜半長明則亦吾師也木然為火則照物而覽其妍金鑄為鏡則日照而窮其醜故有時欣然解頤有時渥然汗下有時頂門一鍼有時股後一策集萬古之良師勝友導吾以芳聚百代之僉夫壬人戒吾以穢吾所以反覆纏綿暫欲舍之而不能也雖然書不讀不知其善書不熟讀沈酣而恣肆焉不知其病余於是書始讀之但覺其宏深廣肆如臨海望洋未能見其畔岸也再讀之始得窺其堂奧窮其源委見其中夫取之謹嚴義例之精密發識得失以發後人之志考較同異以辨前人之非范曄所謂體大而思精者其斯之謂與既又三讀之四讀之時覺其有百中之一漏全璧之微瑕乃始繙歷朝舊史而一一對勘之

資治通鑑補

自序

一

思補

備者固十之七八遺者亦十之二三甚且有前後不符彼此或異如談序所載七病亦往往有之況通鑑之作託始於三晉之濫封以正名分也漢魏之際獨非名分攸關乎乃帝魏而黜漢至以諸葛入寇為辭蓋謂昭烈之於漢族屬疏遠不能稽其世次耳然春陵非遠裔哉光武可以繼西京之統昭烈何不可以續東洛之祚不惟此也周社雖亡秦命未集昭襄雖殲猶齊楚耳而遽以紀年朱溫篡唐毒浮於地微唐臣虜貽殃萬民是梁晉之罪甚於黃巢世有魯連必當蹈海矣而儼然帝之唐漢之興彼善於此然南唐西蜀華姓基分未能兼夏難稱率土郭柴繼統其人華矣加惠若黎其政善矣北略至關南侵及江其地廣矣要之北漢未亡則亦備之蜀漢也不宜君備榮豈得臣崇故周赧入秦七雄分據改

資治通鑑補 自序

稱前列國唐昭曠洛五代迭興改稱後列國漢呂唐武皆字出異常之變而大書紀年王莽之篡雖黜其帝號而稱名亦猶大書紀年是皆以正朔歸之也今二姬之紀皆稱附載王莽之紀年號細書此紫陽氏筆削之旨亦不肖行竊取之義也溫公於朝綱國政輯之每詳而家乘世譜輯之或略乃略者固略矣而詳者亦未必皆詳也偉論宏議記之較備而隻行微言記之或少乃少者固少矣而備者亦未必盡備也事多提其大綱而刪其節目乃節目過刪而大綱亦或不明文多錄其體要而翦其枝葉乃枝葉太翦而體要亦多不暢是惡可以不補至觀其所載之人則顯榮者多而遺逸則鮮矣方正者多而俠烈則鮮矣丈夫者多而婦女則更鮮矣方內者多而方外者絕不及矣愚以為士之窮通命也季孟居

資治通鑑補

自序

三

思補

三卿之中而顏閔在徒步之列顯者豈必盡足述而晦者豈必無可稱乎故咏空谷之駒令人起繫維之想歎山梁之雉令人興羅網之思人雖微也道則尊矣吾補之國有三遊民之蠹也然緩急亦人所時有士方在困厄時得一援手便可白骨生肉彼施施者方且乘吾墜策吾肥觀人入穴而嬉笑自若獨有人焉奮義慷慨焦首爛額探沸湯而出燔雞視彼無氣無骨者何天壤哉則錄之以風薄俗亦何不可風咏遊女雅傷棄婦夫遊與棄聖人猶不盡剛况或以幽閑之姿樹淑慎之範或以婉孌之質矢泉壤之誠使誦其遺編者蕙蘭生於齒牙聞其餘烈者霜雪凜於毛骨不可以法乎二氏之教律之以孔孟之旨則楊墨之流也然自漢以迄六朝而其說大盛流弊至於今日不知者遂謂三教並行於世矣夫

二氏豈得與孔孟並乎第謂六經之外無復妙理儒教之外無復異人則天地生物但當生其大常無奇如水與火熱木然石堅者而已矣何以復生溫泉寒火不燼之木溫柔之玉也哉乃知天地以其正氣生聖人以持世又以其閒氣生異人以佐世其清虛恬澹之風璋異卓絕之行亦足以振起流俗破醒迷情似不妨間錄之以存正道之別派支流也溫公又以爲子不語怪故凡事涉神異悉刪而不錄愚以爲怪之興也必有所由神降於莘石言於晉未必非有國者之炯鑒況天下之至怪何必非天下之至常乎天際之國碧落有痕龍宮之寺黃垓有吻是天地之怪而常者也泰山之井夜半見日東海之層空裏嘯樓是山海之怪而常者也石脾人水乾而出水濕獨活有風靜而無風搖是物理之怪而常者

資治通鑑補

自序

四

恩瀟樓

也怪亦何足怪乎故余亦偶取而補之要使學者欲考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清濁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節欲脩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論事者因其宏綱以詳其委曲談文者因其大意以采其菁華人無隱顯道隆者爲師行無奇平濟物者爲尚丈夫而婦女可醜也婦女而丈夫可學也遊於方之內者吾以觀其禮焉遊於方之外者吾以觀其意焉則何人非吾師何事非吾資哉或又進而問曰昔溫公之爲是書也朝廷借以御府秘書又天下有藏異書者官爲借之故溫公得以窮搜博采以成千古大觀而子乃欲以空虛之腹續而補之不猶嫌泰山之卑擬土以益其高訪滄海之隘勺水以增其廣乎余謝曰誠哉子言也然愚以爲學古者當以十七史爲宗余竊不自揣欲將十七史之未盡

資治通鑑補

自序

五

恩瀟樓

補通鑑之偶遺使有志之士人人得賻全史之大概於是一句一字搜括剔取擇其宜錄而未盡錄者補葺成編以俟後學雖不能盡錄千古之人與千古之事然其人之不可不識與事之不可不知者略已收之幾盡矣而子何疑乎且編年之書始於左氏紀傳之體關自馬遷二者異製而同功此論古者所不可偏廢也便有紀傳而無編年則人自爲局家自爲方一世之事幾於散碎而無紀自邱明傳春秋以年月爲經人事爲緯而後一世方成一統有編年而無紀傳則行或雜見言或雜鳴一人之事亦幾於散碎而無紀自子長作史記帝自爲紀臣自爲傳而後一人自成一家人今通鑑之編年既已踵左氏而大暢其風矣余又撮取古人之遺芳逸美足以寫人之生韻者或於其進身之始或於其謝事之年或於其薨卒之日略敘其生平以倣子長之例使一書之中編年立傳若兩備其體焉然采不可太繁纂輯不可太雜故於十七史之中不欲使之多遺於十七史之外不欲使之多贅也然非敢好翻古人之局以爲名高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蓋余之初心不過標寫所未備於刻本之首使子孫得見通鑑之外尚有遺文逸事如許耳迨補至西漢之末及魏晉六朝之閒見其中奇節卓行之士不可勝數言與事既混滅不傳姓與名亦湮沒不著若宇宙閒本無是人者然不亦悲乎今人爲八股文字所困而博古之學廢所恃爲後學津梁者溫公此書耳乃猶多所闕略遂使無數賢豪君子皆寢臥於十七史中但飽蠶魚之腹而不得一開生而是古人之不幸也余今幸而得見之乃復私藏爲一家之秘是古人之

罪人也且余既明見此書之尚有未備而不為拾遺補闕是又溫公之罪人也遂重立凡例細分科條詳為簡勘繕寫成帙發端於萬歷之乙卯小成於崇禎之庚午又窮十年之心力以改輯之二十餘年之中食自三餐而外寢自一覺而後精神無他用也夏以油紙藉臂而書汗自頂至踵不暇扇也冬則硯凍未融必火烘日嘆而書之不取輟也余豈好勞而為此哉既有大不得已者驅而迫之於內且欲求為溫公之忠臣耳尸子不云乎屠人割肉則知牛少長弓人斃筋則知牛少長雕人裁骨則知牛少長若以此問聖人聖人豈能知之夫聖人之不知固不以是貶聖然豈可謂屠人弓人雕人之知不足以補聖人所未知哉今若使余與溫公比德絮功與劉范諸君子程能較藝余何敢望其後塵至若因其成

資治通鑑補

自序

六

書而拾其偶闕補成大觀使病十七史之浩瀚者樂通鑑之簡嚴而病通鑑之闕略者又樂余之補正雖溫公復起或不遂遊之門牆之外矣客以是罪余余曷敢辭乃余所懼則有之昔溫公奉詔編集置局崇文院得自選官屬一時英俊如劉放劉恕范祖禹趙君錫輩皆博學洽聞識該古今之士也而盡為之佐乃溫公進通鑑表猶云臣骸骨癯瘁目昏視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臣之精力盡於此書況余孱劣無助惟一談子允厚佐余參較他書考訂同異然以二人之手目綜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崇禎甲申宋元續編亦復告竣又益以四百八十二年其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之譜牒不亦難乎今談子久困於病獨幼子恆分典校閱而訂正之功尙有待於明達飽學之君子前程如海茫乎未有涯涘而余

資治通鑑補 自序

髮已種種矣此余之所以撫編長歎也況此書未就憂在難成此書既成又憂在難守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一難守也盜賊兵戈水火之不可防二難守也上官有力者之借觀三者之中倘有一焉余三十年之苦心盡付之東流矣余既貧士繕寫成帙所費不貲蓋已羅雀掘鼠剝膚及膏矣鐫刻豈所敢謀凡有斯文之任者余不能無望焉

崇禎十有七年歲在甲申九月朔古鵲嚴衍承思父書於翠竹溪亭

資治通鑑補

自序

七

資治通鑑補後序

甚矣古人之書未易增損也古人以絕人之才絕人之學絕人之識又集天下有才有學有識之士積年月而後成後之人不及古人萬一欲補輯而整頓之不亦難乎雖然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尺未必無所短寸未必無所長倘藉先賢九仞之基秦後學一篑之效使偶遺者獲全偶錯者獲正未必非作者之功臣也嘗上下作述之林而一為論列纂輯之事與著作不同編年之書與紀傳有異著作者出一人獨得之見以自成一大家之言則規裁易定纂輯者集百家雜出之文以網羅百代之事則筆削難施紀傳者止勒一帝之事止撰一臣之行前後大略合符彼此不相矛盾編年者襍天下之物於一歲之中彙羣倫之德於一日之內條貫既難

資治通鑑補

後序

史部

井井同異又易紛紛然則著書固莫難於纂輯纂輯尤莫難於編年也間舉其病大槩有七紀事必提其要固無取於繁稱纂言必鉤其元誠宜翦其蕪蔓然而事或太刪則委曲未盡甚而前後不相應者有之言或太節則氣脈不舒甚而上下不相蒙者有之厥病曰漏壘淋架屋不增百室之觀附贅懸疣祇益五官之醜如一帙之中文已特見易卷之後事復重書後先莫據去取奚從厥病曰復四時之序先春夏於秋冬五行之令次金水於木火作史者紀年紀月既列干支則序事者孰後孰先當詳時日倘今歲之詔策移之來歲或他年之案牘置之昔年甲居乙後癸列壬前厥病曰紊有功而賜姓乃漢唐之弊習避諱而更名誠臣子之至情然未賜已賜妻劉必須畫一已更未更匡光例當定稱聞有張李互

見甲乙迭書使讀者南北紛岐東西眩昏厥病曰襍指鹿而謂為馬三尺童子莫之信也見彰而疑為蠛蠓稱博雅猶不免焉魯魚亥豕其為稽古家之累豈淺鮮哉自非鑿校精工將有重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謬者厥病曰誤訂偽固貴闕疑徵文亦由信古孔刪書而不刪漂杵之事孟好譽而不譬謨蓋之言是於情理之變猶且存而不刊況乃聞見之常豈得削而不錄倘逞其臆見斷以詞裁漫從而抹殺之曰某事不足取某言不足信殆非夏五傳疑之意也厥病曰執伯夷不為盜柳下不為淫豈顧問哉乃或因裨官之浪載而不審其事之有無即堅執史氏之漫傳而不核其人之底裏使孝子忠臣含冤終古義夫貞婦蒙垢千秋厥病曰誣苟悅漢紀以後唐四庫書編年者四十一家今皆湮滅不傳豈俱未免

資治通鑑補

後序

史部

乎七病故其書不足傳與溫公之作通鑑也參同訂異採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殫真先後有倫精粗不襍繼左氏而興者誰復與京哉然試將十七史細與相商則所云七病開亦有之此嚴夫子之補正所以不容已也請類舉一二以槩其餘所謂漏如漢高帝二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為築賦詔讞疑獄十一年減省口賦下詔求賢十二年為秦始皇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魏公子無忌各置守冢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號曰高皇帝令郡國諸侯王各立高祖廟下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鑑皆不載則其小者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中所遺如此則餘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遺又可知他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選宮

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漢以前闕者十之一漢以後闕者十之
之三至如更始元年王莽廬江連李憲據郡南淮南王光武建
武三年稱帝四年遣馬成擊憲六年憲亡走其軍士昂意迫斬憲
封昂意為漁浦侯而通鑑于憲之稱王稱帝則書於馬成破憲昂
意斬憲則不書是為無尾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馳道至
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為無首漢惠帝三年冒
頓遺高后嫂書樊噲願得十萬眾橫行以雪恥中郎將季布曰前
冒頓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
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發弩今歌吟之聲未絕
傷夷者甫起歌吟之聲正謂平城之歌也而通鑑刪去之則歌吟
二字無所謂矣獻帝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卒別駕糜竺率州人
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
與之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
鑑刪去四世五公四字則家中枯骨無所謂矣若此者惡可以不
補所謂復如晉安帝義熙十年西秦乞伏熾滅南涼虜其太子
虎臺既而以虎臺妹為后遂厚待虎臺至宋營陽王景平元年熾
盛后密與虎臺謀殺熾事露遂皆見殺而通鑑於義熙十年燦
書殺虎臺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詳書之唐太宗貞觀元年突厥大
雪平地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而通鑑一載之於七月又載之
於十二月武后以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而通鑑
於神功元年聖歷二年兩書之欽望罷為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
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久視元年兩書之若此者惡可以不

資治通鑑補

後序

三

資治通鑑補

後序

四

資治通鑑補

刪所謂素者如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通鑑
於此即書平原君好客養士之事今按史記趙武靈王十六年納
吳娃是為赧王之五年也則惠文之生或當在六七年之間至十
七年武靈王薨位於惠文王則惠文於是時亦不過十二三歲而
已矣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則是時或止數齡耳豈便能養士借曰
早成則其父武靈王為李兌公子成幽死去此只四年平原君何
以不能解救安用客為哉然則平原之養士後事耳何可使綴於
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敖為閼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敖為太子
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敖自稱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
布衣之極於敖足矣此十一年以後之語也而通鑑即載於五年
敖從帝入關之時不知是時敖尚未封侯未為太子備何得先以
帝者師萬戶侯自居若此者惡可以不正且通鑑極嚴於歷日日
月稍有不合并其所載之事而刪之者甚多乃細核其中時日之
錯亂者亦復不少如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二月丙戌以安陸王大
春為揚州刺史之已以尚書僕射王充為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
書令高隆之為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請上禪位於樂遊苑庚申東
魏進丞相高洋爵為齊王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辰詔為
長沙王丙午湘東王繹下令討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後十五日豈
得反敘之於前且二月既有丙戌與庚寅則三月必無甲申三月
既有甲申則丙午不應又有庚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
為庚辰則次日即為辛巳何反書於丙午之後且一月而丙午可
見焉似此錯亂紛糾即欲正之慮從而正之固不若紫陽其盡

之爲愈也所謂雜者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涼州將張俊欲棄大城甯戎校尉張琮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討李儼遣征東將軍常據向左南孝武帝太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常據帥眾三萬軍於洪池張琮常據據若爲三人今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則本一人之事也但載記作張琮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於永和中已從載記於太和中又從十六國春秋於太元中復不知何所本而作常據夫張也常也草也姓則岐而爲三琮也據也名且析而爲二使讀者惑焉毛寶之子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元二年建武將軍庾方之以參軍毛穆之爲建武司馬書曰穆之寶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溫伐燕使冠軍將軍毛虎生擊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

資治通鑑補

載序

五

史部

又書曰虎生寶之子也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明帝泰始六年書以王子智隨爲武陵王其後則又皆書武陵王贊前稱字後稱名若此者又惡可以不正晉成帝咸和八年慕容皝遣庶弟幼穉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穉爲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幼穉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一人爲二人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北齊幼主高恆禪位於任賊王潛自稱守國天王而通鑑誤守爲宋胡身之不考北齊書妄爲註曰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國當是宗國凡此者皆誤也張良招致四皓以輔翼太子此良之妙用知帝不可以虛辭奪而可以機事惑也乃濫公謂良爲子立黨以制父又曰高祖剛

猛仇厲非畏縉紳譏議者借便四也實能棍之不過汗高祖四寸之刃耳夫高祖殺洗於鄴生降氣於隨何非醜麟鳳之暴主也且進人主之所敬以默爲感悟豈如世之結納智勇營養部曲以圖篡奪者耶何爲棄而不錄也唐元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爲相元之以十事要帝一請政先仁恕二請勿求邊功三請中官勿與政事四請國親勿任臺省并罷斜封員外等官五請行法自近六請杜賦外貢獻七請勿造寺觀八請接大臣以禮九請容納直言十請勿用母后之族皆切中時弊方帝勵精之初言之不嫌於早亦不嫌於盡而濫公乃曰當時天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旦可要亦棄不取天寶中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爲身門都將二人不相能既而思順誅以子儀代之光弼懼

資治通鑑補

載序

六

史部

乃入請曰一死固甘請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偃坐曰今逆寇倡亂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涕泣相勉以忠義遂薦之朝詔命光弼節度河東分兵東討然則光弼之請乃子儀初爲節度猶未薦之朝也作傳者漫以請死事置之分兵東討下此辭臣之筆誤而濫公謂是時唐之號令猶行天下若制書已除光弼爲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遂皆刪抹是因乘筆者之微疵沒薦賢者之大度豈古史彰善之義哉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誣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投壘而死文帝爲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書亦無異辭而通鑑乃云冲與滎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周天元爲太子狎昵鄭譯多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

言其過帝問宇文孝伯亦不爲之諱軌後侍內宴將帝贊曰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太子於是每遭捶撻及天元卽位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譯因言將髮事天元因殺軌及孝伯通鑑于因言將髮事上逸一譯字胡身之乃以事由烏丸軌爲句以宇文孝伯因言將髮事爲句遂註曰孝伯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終於不免也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而蒙譖賢之謗何冤痛如之唐人皮日休自號鹿門子新舊唐書皆不爲立傳獨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隱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咸通中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進書兩通一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學科一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其蹴楊墨踐釋老使孔道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爲友著書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而通鑑於僖宗廣明元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此雖本舊唐書本紀與新唐書黃巢傳及詳考巢傳言其僭號之後欲以僞官汗朝臣如裴渥豆盧瑑輩皆居顯職然惟賊黨樂從之召王官無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閭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爲翰林學士或亦僞詔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聖道自任於古人中識孟子於時人中識韓愈是亦孟韓之徒也而謂其可甘心臣賊乎況云皆殺之北夢瑣言爲信然矣卽尹師魯作皮子良墓志亦稱其曾祖日休避廣明之亂徙籍會稽依錢氏官至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使其仕賊又誰爲之贈耶夫顏淵竊飯曾參殺人猶疑之況忠信未及顏曾者是以華歆在漢魏閒其淑德懿行爲當時名公輩

資治通鑑補

後序

七

四

所景仰范曄一置之不錄而獨信曹瞞傳牽后事使賢如子魚負黨逆之謗通鑑亦不察而書之頃者我師已痛爲歎辨而厚亦與日休洗穢滌污無使任道之士蒙垢終古也若夫嚴正統以定千秋之名分存殘統以留一日之君臣黜僭偽之紀年奪篡弒之帝號則又此書大居正之義尤先生所慎重而詳言之者也然則是書也可以謂之補亦可以謂之正先生何僅以補爲名先生曰先賢之書增損皆罪補猶不得已而居其實正則惡乎敢而當其名況此書之正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豈若補者十中之三四哉則亦僅謂之補而已矣然先生之補此書也亦非率爾從事也自萬歷之乙卯沈酣於其中至天啟之乙丑十年之探討凡四五周焉已洞見其中之闕失丙寅春始發篋陳書而補之又苦一人之力有限至崇禎之戊辰命厚典參較之事己巳秋晉史告完繕寫成帙先生手自批閱遂以宋齊梁陳及北魏北齊北周七書併南北二史屬厚爲主而先生爲佐自隋以後則先生復自爲政而厚仍爲佐至戊寅七月五代史告竣凡十三易寒暑矣抑何成之難也先生嘗爲厚言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然而不能成是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能無子也然先生與厚之爲此亦甚慎矣迴憶戊辰至今每聯牀對榻彼此相商一字未安拙翻百帙片言無據考訂兼旬至於得失已見是非無疑輒又遲徊久之或竟日竟夕而後下筆先生與厚亦重有苦心矣然不將通鑑原本與十七史全書字字對勘一過則先生與厚之苦心未易見也

資治通鑑補

後序

八

五

崇禎十有二年歲在己卯孟夏門人談允厚百拜謹述

齊治通鑑補

卷序

九

齊治通鑑補凡例

一嚴正統通鑑於周之亡即以秦紀年於唐之亡即以梁紀年皆未能混一四海而俱以正統歸之至於帝魏而黜漢尊臣武而黜少主中宗又如王莽之大書紀年皆未協於公論故俱依朱子通鑑綱目改正其詳見序若宋齊梁陳雖分南北而獨仍通鑑得稱正統蓋以南統北中華為主也

一存殘統通鑑於易姓之際先於歲首豫書新主年號而舊主之殘年剩月一筆削去如魏之篡漢在獻帝之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而於歲首即書魏黃初元年晉之篡魏在曹奩之咸熙二年十二月而於歲首即書晉泰始元年之類夫天命一日未改猶然一日之君臣何得崇新而棄舊今皆按其年月而改紀之

齊治通鑑補

凡例

卷序

以昭實錄也

一補僭主之名通鑑於晉之漢魏諸國皆書某國某主未有不稱名者自晉以前自宋以後則皆不爾但稱某國主而已使猝然展卷時雖知其為某國主而不知其為某國之某主也今依晉鑑例一槩補書其名不獨於正統之名號有別且使閱史者一展卷而即知其為某國之某主無俟追尋別卷也
一補年號通鑑於改元之首及每卷之首則書年號以後但書數而已人於猝然展卷時竟不知為何年也今於每年之上必補書年號又於每葉陰面邊側細書某朝某帝某年以便備閱也
至於僭國年號必書於正統紀年之下而以分註別之
一補甲子通鑑但書年數而不書甲子今於每年之上必補書之

一正謬誤詳見序
 一理紊亂詳見序
 一整錯雜詳見序
 一刪重複詳見序
 一破拘執詳見序
 一辯誣枉詳見序
 一補政事之漏詳見序
 一補詔敕之遺詳見序
 一補文章之遺逸并刪削太甚者
 一補名賢之卒通鑑之例凡書薨卒者大抵居通顯而卒於官者也散秩不書即非散秩而已去位者不書即閒有之亦不過千資治通鑑補凡例
 百中之一二至於微君處士樂未有書者今依朱子綱目書陶潛卒例凡其人之有善可紀有德可稱者無論位之尊卑人出處皆補書之而以其素行之未入通鑑者節取而志於其下謂之小傳做史記之例也
 一補隱逸通鑑於嚴光周黨管甯王烈輩開亦采錄其言行然而未詳也其餘如嚴君平陶元亮輩高風峻節可以羽儀百世者晉漢以後多有其人而通鑑不及焉今取古今所傳誦者特補之
 一補賢媛通鑑自后妃而外如曹大家宋若憲輩皆以入宮教誨故載之其餘或因父與兄而見或因夫與子而見未有特筆載之者也今取其節孝貞烈有關於風化者亦特筆補之

資治通鑑補 凡例

一補藝術通鑑於倉公管輅郭璞李淳風輩雖因事記之未能詳也其餘譬如華佗歷如一行相如袁天綱書畫如張芝顧愷之等皆稱絕一代而俱置不錄今取其事開朝廷者補為正文而稍涉猥瑣者補為附錄
 一補二氏通鑑如佛圖澄寇謙之等亦既因事而見矣餘皆弗錄然二氏之教流傳已久即不足以垂訓亦何必不存其說也今亦取其事關朝廷者補之稍涉幻僻者為附錄
 一補災異通鑑於日食星孛地震山崩川竭水旱蝗疫固已載之矣其餘物怪人妖振古所未聞未見者五行志甚多此孰非天之所以詔古人主也今采其尤異者補之
 一補史斷後世纂史者多采宋儒評論以為斷其當者固善矣然或失之腐與刻者有之此固不得濫收若班馬卓論可垂千古及後代史臣亦時有高識宏詞確不可易者輒錄一二以資觀覽至通鑑所載他人史論及溫公自論俱列於正文之內似失體裁今必另起一行復低一字以別於正文
 一補註釋胡身之註該洽精詳會文切理無容議矣然閉亦有辭簡而未盡其義者則為暢之偶有誤解而殊乖其旨者則為正之若此者上必用補註圖書以記之
 一補附錄二氏之誕異五行之妖幻藝術之工巧人物之纖細雖其事可資傳述而編入正文恐類稗史者則如註釋作雙行細書上用附錄圖書以記之
 一別補正溫公原文既大書矣而所補入或改正者亦作大書川

〔以別之〕

溫公通鑑體左氏惟世所傳本並非梅湖原書萬歷時有無注本又有吳勉學本陳仁卿本近時胡果泉翻刻本讀者頗苦字句之譌且溫公時所引之書已半亡佚所用正史今人又不能尋檢原文益滋疑誤明季嚴承恩先生博通史學著通鑑補積四十年之功甫成其義例詳於自序可謂涑水功臣惜卷帙浩繁未經刊刻聞陽湖張氏有鈔本亦未之見 先君覓得此稿珍如至寶公係翻閱不忍釋手曾與儀徵吳熙載劉孟瞻諸君商酌付刊嗣因攝篆兩淮未竟其事羅等讀禮家居謀用聚珍版鳩工成帙勉力繼志但鈔寫本多錯誤而印工匆迫校勘難精爰附刊誤二冊俾閱者備查草草告成公諸同好庶嚴先生之補可以流布人閒云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冬江夏後學童和豫謹識

黃治通鑑補

刊

黃治通鑑補

凡例

四

刊

宋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漢司馬遷補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聘上下數千載閉首紀軒轅至于麟止作為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若稽古

英考兩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嘗命龍圖直閣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閣緝閱給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為周懷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為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戶牖之閒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苟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閒焉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蓋聖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

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充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經筵奉 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
臣光初進讀面賜 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以

資治通鑑補跋序

新註資治通鑑序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檣杞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諫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

資治通鑑補

湖序

馬補

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為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之部書以還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 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 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熙寧閒

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為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閒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述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

資治通鑑補

湖序

二

馬補

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彘子基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編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粹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迄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仲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備觀者矣若考與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於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雖然並錄者榮然有

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
凡書目錄觀邪 先君篤史學有祐於卯始患其難讀史不暫置
灑血清書遺迹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註解
多矣章懷註范史裴松之註陳壽史雖別有音釋其實廣異開補
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華董術吾無取焉徐無
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何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
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劉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
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
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咄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
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
學焉乙巳先君卒蓋率家蠶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
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嘗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
有異書其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
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清庚午從淮壩歸杭
都延平廖公見而禮之禮致請家俸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
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買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
既而軍潰聞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
卒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
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迄乙酉
冬乃克微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
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
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

資治通鑑補 序

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議服應之疏案尙多
蘇晉之割斷蓋抄晉臣瓚以差爽既蔡謨以低悟自謂窮波討源
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譏顏者猶顏之譏前人
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
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
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嗜
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
省身之父書於梅欄蠅居

資治通鑑補 序

資治通鑑補卷首終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資治通鑑補目錄

卷一

周紀一 起威烈王二十三年 止烈王七年

卷二

周紀二 起顯王元年 止顯王四十八年

卷三

周紀三 起慎穆王元年 止慎穆王十七年

卷四

周紀四 起赧王十八年 止赧王四十二年

卷五

周紀五 起赧王四十三年 止赧王五十九年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起丙午 止己卯

卷七

秦紀一 起始皇二十六年 止二世元年

卷八

秦紀二 起二世二年 止二世三年

卷九

漢紀一 起高祖元年 止高祖二年

卷十

漢紀二 起高祖三年 止高祖四年

卷十一

卷十二

漢紀三 起高祖七年 止高祖五年

卷十三

漢紀四 起高祖八年 止惠帝七年

卷十四

漢紀五 起高后元年 止文帝二年

卷十五

漢紀六 起文帝三年 止文帝十年

卷十六

漢紀七 起文帝十一年 止景帝二年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八 起景帝前三年 止景帝後三年

卷十八

漢紀九 起武帝建元元年 止武帝元光元年

卷十九

漢紀十 起武帝元光二年 止武帝元朔四年

卷二十

漢紀十一 起武帝元朔五年 止武帝元狩四年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起武帝元狩五年 止武帝元封元年

卷二十二

漢紀十三 起武帝元封二年 止武帝天漢二年

漢紀十四 起武帝天漢三年 止武帝後元二年

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起昭帝始元元年 止昭帝元鳳六年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起昭帝元平元年 止宣帝地節二年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起宣帝地節三年 止宣帝元康四年

卷二十六

漢紀十八 起宣帝神雀元年 止宣帝神雀二年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起宣帝神雀四年 止宣帝黃龍元年

資治通鑑補

目錄

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 起元帝初元元年 止元帝永光二年

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起元帝永光三年 止元帝竟寧元年

卷三十

漢紀二十二 起成帝建始元年 止成帝陽朔二年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起成帝陽朔二年 止成帝永始三年

卷三十二

漢紀二十四 起成帝永始四年 止成帝綏和元年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起成帝綏和二年 止哀帝建平元年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起哀帝建平二年 止哀帝建平四年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起哀帝元壽元年 止平帝元始二年

卷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 起平帝元始三年 止孺子嬰初元元年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起王莽始建國元年 止王莽天鳳元年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起王莽天鳳二年 止王莽地皇三年

資治通鑑補

目錄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起更始元年 止更始二年

卷四十

漢紀三十二 起光武建武元年 止光武建武二年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起光武建武三年 止光武建武五年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起光武建武六年 止光武建武十一年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起光武建武十二年 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起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止明帝永平三年

漢紀三十七 起明帝永平四年 止明帝永平十八年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起章帝建初元年 止章帝元和元年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起章帝元和二年 止和帝永元三年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 起和帝永元四年 止和帝元興元年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起明帝延平元年 止安帝元初二年

黃治通鑑補

卷五十

漢紀四十二 起安帝元初三年 止安帝延光三年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起安帝延光四年 止順帝陽嘉二年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起順帝陽嘉三年 止冲帝永嘉元年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起賈帝本初元年 止桓帝永壽二年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起桓帝永壽三年 止桓帝延熹六年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起桓帝延熹七年 止桓帝延熹九年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起桓帝永康元年 止靈帝建寧四年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起靈帝熹平元年 止靈帝光和三年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 起靈帝光和四年 止靈帝中平四年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起靈帝中平五年 止獻帝初平元年

卷六十

漢紀五十二 起獻帝初平二年 止獻帝初平四年

黃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起獻帝興平元年 止獻帝興平二年

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起獻帝建安元年 止獻帝建安三年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起獻帝建安四年 止獻帝建安五年

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起獻帝建安六年 止獻帝建安十年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起獻帝建安十一年 止獻帝建安十三年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起獻帝建安十四年 止獻帝建安十八年
卷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	起獻帝建安十九年 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起獻帝建安二十二年 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起昭烈章武元年 止昭烈章武二年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起昭烈章武三年 止後主建興五年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三	起後主建興六年 止後主建興八年
卷七十二	
漢紀六十四	起後主建興九年 止後主建興十二年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起後主建興十三年 止後主建興十五年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起後主建興元年 止後主建興八年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起後主建興九年 止後主建興十五年
卷七十六	
漢紀六十八	起後主建興十六年 止後主建興十八年
卷七十七	

資治通鑑補 目錄

漢紀六十九	起後主建興十九年 止後主景耀四年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起後主景耀五年 止晉武帝泰始元年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起武帝泰始二年 止武帝泰始八年
卷八十	
晉吳紀二	起武帝泰始九年 止武帝咸寧五年
卷八十一	
晉紀一	起武帝太康元年 止武帝太康九年
卷八十二	
晉紀二	起武帝太康十年 止惠帝元康八年
卷八十三	
晉紀三	起惠帝元康九年 止惠帝永康元年
卷八十四	
晉紀四	起惠帝永康元年 止惠帝太安元年
卷八十五	
晉紀五	起惠帝太安二年 止惠帝永興元年
卷八十六	
晉紀六	起惠帝永興二年 止懷帝永嘉二年
卷八十七	
晉紀七	起懷帝永嘉三年 止懷帝永嘉五年
卷八十八	

晉紀八 起懷帝永嘉六年 止愍帝建興元年

卷八十九

晉紀九 起愍帝建興二年 止愍帝建興四年

卷九十

晉紀十 起愍帝建興五年 止元帝太興元年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起元帝太興二年 止元帝太興四年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起元帝永昌元年 止明帝太甯元年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起明帝太甯二年 止成帝咸和二年

資治通鑑補

目錄

力

四庫全書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起成帝咸和三年 止成帝咸和六年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起成帝咸和七年 止成帝咸康三年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起成帝咸康四年 止成帝咸康七年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起成帝咸康八年 止穆帝永和三年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起穆帝永和四年 止穆帝永和六年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起穆帝永和七年 止穆帝永和十年

卷一百

晉紀二十 起穆帝永和十一年 止穆帝升平三年

卷一百一

晉紀二十一 起穆帝升平四年 止海西公太和三年

卷一百二

晉紀二十二 起海西公太和四年 止海西公太和五年

卷一百三

晉紀二十三 起海西公太和六年 止孝武帝甯康三年

卷一百四

晉紀二十四 起孝武帝太元元年 止孝武帝太元七年

資治通鑑補

目錄

十

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起孝武帝太元八年 止孝武帝太元九年

卷一百六

晉紀二十六 起孝武帝太元十年 止孝武帝太元十一年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止孝武帝太元十六年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起孝武帝太元十七年 止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

卷一百九

晉紀二十九 起安帝隆安元年

卷一百十

晉紀三十 起安帝隆安二年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起安帝隆安三年 止安帝隆安四年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二 起安帝隆安五年 止安帝元興元年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三 起安帝元興二年 止安帝元興三年

卷一百一十三

晉紀三十四 起安帝義熙元年 止安帝義熙四年

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三十五 起安帝義熙五年 止安帝義熙六年

資治通鑑補

目錄

十一

四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六 起安帝義熙七年 止安帝義熙十年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七 起安帝義熙十一年 止安帝義熙十二年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八 起安帝義熙十三年 止恭帝元熙元年

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一 起武帝永初元年 止晉陽王景平元年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二 起晉陽王景平二年 止文帝元嘉四年

卷一百二十

宋紀三

宋紀三 起文帝元嘉五年 止文帝元嘉七年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四 起文帝元嘉八年 止文帝元嘉十二年

卷一百二十二

宋紀五 起文帝元嘉十三年 止文帝元嘉十八年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六 起文帝元嘉十九年 止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七 起文帝元嘉二十四年 止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八 起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止文帝元嘉二十九年

資治通鑑補

目錄

十二

四

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九 起文帝元嘉三十年

卷一百二十七

宋紀十 起孝武帝孝建元年 止孝武帝大明二年

卷一百二十八

宋紀十一 起孝武帝大明三年 止孝武帝大明八年

卷一百二十九

宋紀十二 起前廢帝永光元年 止明帝泰始元年

卷一百三十

宋紀十三 起明帝泰始二年

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十四

宋紀十四 起明帝泰始三年 止明帝泰始六年

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十五 起明帝泰始七年 止宋禧王元徽三年

卷一百三十四

宋紀十六 起宋禧王元徽四年 止順帝昇明二年

卷一百三十五

齊紀一 起高帝建元元年 止武帝永明元年

卷一百三十六

齊紀二 起武帝永明二年 止武帝永明七年

卷一百三十七

齊紀三 起武帝永明八年 止武帝永明十年

卷一百三十八

齊紀四 起武帝永明十一年

卷一百三十九

齊紀五 起鬱林王隆昌元年 止明帝建元元年

卷一百四十

齊紀六 起明帝建武二年 止明帝建武三年

卷一百四十一

齊紀七 起明帝建武四年 止明帝永泰元年

卷一百四十二

齊紀八 起齊廢帝永元元年

卷一百四十三

齊紀九 起齊廢帝永元二年

目錄

古

目錄

齊紀九 起齊廢帝永元二年

卷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 起和帝中興元年 止和帝中興二年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起武帝天監元年 止武帝天監三年

卷一百四十六

梁紀二 起武帝天監四年 止武帝天監六年

卷一百四十七

梁紀三 起武帝天監七年 止武帝天監十三年

卷一百四十八

梁紀四 起武帝天監十四年 止武帝天監十七年

卷一百四十九

梁紀五 起武帝天監十八年 止武帝普通四年

卷一百五十

梁紀六 起武帝普通五年 止武帝普通六年

卷一百五十一

梁紀七 起武帝普通七年 止武帝大通元年

卷一百五十二

梁紀八 起武帝大通二年

卷一百五十三

梁紀九 起武帝中大通元年

卷一百五十四

梁紀十 起武帝中大通元年

目錄

古

目錄

梁紀十 武帝中大通二年

卷一百五十五

梁紀十一 起武帝中大通三年 止武帝中大通四年

卷一百五十六

梁紀十二 起武帝中大通五年 止武帝中大通六年

卷一百五十七

梁紀十三 起武帝大同元年 止武帝大同三年

卷一百五十八

梁紀十四 起武帝大同四年 止武帝大同十年

卷一百五十九

梁紀十五 起武帝大同十一年 止武帝中大同元年

資治通鑑補

目錄

目

錄

卷一百六十

梁紀十六 武帝太清元年

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 武帝太清二年

卷一百六十二

梁紀十八 武帝太清三年

卷一百六十三

梁紀十九 隋文帝大寶元年

卷一百六十四

梁紀二十 起隋文帝大寶二年 止元帝承聖元年

卷一百六十五

梁紀二十一 起元帝承聖二年 止元帝承聖三年

卷一百六十六

梁紀二十二 起敬帝紹泰元年 止敬帝太平二年九月

卷一百六十七

陳紀一 起武帝永定元年十月 止武帝永定三年

卷一百六十八

陳紀二 起文帝天嘉元年 止文帝天嘉三年

卷一百六十九

陳紀三 起文帝天嘉四年 止文帝天康元年

卷一百七十

陳紀四 起高宗元嘉元年 止高宗太建三年

資治通鑑補

目錄

十六

卷一百七十一

陳紀五 起宣帝太建四年 止宣帝太建六年

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起宣帝太建七年 止宣帝太建八年

卷一百七十三

陳紀七 起宣帝太建九年 止宣帝太建十一年

卷一百七十四

陳紀八 宣帝太建十二年

卷一百七十五

陳紀九 起宣帝太建十三年 止長城公至德元年

卷一百七十六

陳紀十 起長城公至德元年 止長城公顯明二年

卷一百七十七

隋紀一 起文帝開皇九年 止文帝開皇十一年

卷一百七十八

隋紀二 起文帝開皇十二年 止文帝開皇十九年

卷一百七十九

隋紀三 起文帝開皇二十年 止文帝仁壽三年

卷一百八十

隋紀四 起文帝仁壽四年 止煬帝大業二年

卷一百八十一

隋紀五 起煬帝大業四年 止煬帝大業八年

資治通鑑補編

目錄

十七

卷一百八十二

隋紀六 起煬帝大業九年 止煬帝大業十一年

卷一百八十三

隋紀七 起煬帝大業十二年 止煬帝大業十三年五月

卷一百八十四

隋紀八 起煬帝大業十三年六月 止煬帝大業十四年四月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起高祖武德元年五月 止是年九月 附潘瑒始末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 起高祖武德元年十月 止是年十二月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起高祖武德二年正月 止是年十月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起高祖武德二年十一月 止高祖武德四年二月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起高祖武德四年三月 止是年十二月

卷一百九十

唐紀六 起高祖武德五年 止高祖武德七年五月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起高祖武德七年六月 止高祖武德九年八月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起高祖武德九年九月 止太宗貞觀二年八月

資治通鑑補編

目錄

十八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起太宗貞觀二年九月 止太宗貞觀五年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起太宗貞觀六年 止太宗貞觀十一年四月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起太宗貞觀十一年五月 止太宗貞觀十四年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起太宗貞觀十五年 止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起太宗貞觀十七年四月 止太宗貞觀十九年五月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起太宗貞觀十九年六月
止太宗貞觀二十二年三月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四月
止高宗永徽六年九月

卷一百 唐紀十六 起高宗永徽六年十月
止高宗龍朔二年七月

卷一百一 唐紀十七 起高宗龍朔二年八月
止高宗咸亨元年

卷一百二 唐紀十八 起高宗咸亨二年
止高宗開元元年

卷一百三 唐紀十九 起高宗永濟元年
止中宗嗣聖三年

卷一百四

唐紀二十 起中宗嗣聖四年
止中宗嗣聖八年

卷一百五

唐紀二十一 起中宗嗣聖九年
止中宗嗣聖十三年

卷一百六

唐紀二十二 起中宗嗣聖十四年
止中宗嗣聖十七年六月

卷一百七

唐紀二十三 起中宗嗣聖十七年七月
止中宗嗣聖二十二年正月

卷一百八

唐紀二十四 起中宗神龍元年二月
止中宗景龍元年

卷一百九

資治通鑑補

目錄

九

思補樓

唐紀二十五 起中宗景龍二年
止中宗景龍四年六月

卷二百 唐紀二十六 起睿宗景雲元年七月
止元宗開元元年

卷二百一 唐紀二十七 起元宗開元二年
止元宗開元五年

卷二百二 唐紀二十八 起元宗開元六年
止元宗開元十三年

卷二百三 唐紀二十九 起元宗開元十四年
止元宗開元二十一年

卷二百四 唐紀三十 起元宗開元二十二年
止元宗開元二十九年

卷二百五

唐紀三十一 起元宗天寶元年
止元宗天寶六載十一月

卷二百六

唐紀三十二 起元宗天寶六載十二月
止元宗天寶十二載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起元宗天寶十三載
止元宗天寶十五載四月

卷二百八

唐紀三十四 起元宗天寶十五載五月
止是年七月

卷二百九

唐紀三十五 起肅宗至德元載八月
止肅宗至德二載閏八月

卷二百二十

資治通鑑補

目錄

十

思補樓

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六 起肅宗至德二載九月止肅宗乾元元年

唐紀三十七 起肅宗乾元二年止肅宗上元元年

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起肅宗上元二年止肅宗寶應二年六月

卷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起代宗廣德元年七月止代宗永泰元年十月

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 起代宗永泰元年閏十月止代宗大曆八年

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起代宗大曆九年止代宗大曆十四年七月

資治通鑑補

目錄

三

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二 起代宗大曆十四年八月止德宗建中二年五月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起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止德宗建中三年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起德宗建中四年正月止是年十月

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起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止德宗興元元年正月

卷二百三十

唐紀四十六 起德宗興元元年二月止是年四月

卷二百三十一

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七 起德宗興元元年五月止德宗貞元元年七月

唐紀四十八 起德宗貞元元年八月止德宗貞元三年七月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起德宗貞元三年八月止德宗貞元七年

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 起德宗貞元八年止德宗貞元十年五月

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起德宗貞元十年六月止德宗貞元十六年

卷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起德宗貞元十七年止順宗永貞元年

資治通鑑補

目錄

三

卷二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起憲宗元和元年止憲宗元和四年六月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起憲宗元和四年七月止憲宗元和七年九月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起憲宗元和七年十月止憲宗元和十一年

卷二百四十

唐紀五十六 起憲宗元和十二年止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起憲宗元和十四年二月止穆宗長慶元年六月

卷二百四十二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八	起穆宗長慶元年七月 止穆宗長慶二年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九	起穆宗長慶三年 止文宗太和二年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	起文宗太和三年 止文宗太和七年
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一	起文宗太和八年 止文宗開成二年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二	起文宗開成三年 止武宗會昌二年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三	起武宗會昌三年 止武宗會昌四年七月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四	起武宗會昌四年八月 止宣宗大中三年
卷二百五十	唐紀六十五	起宣宗大中四年 止宣宗大中十二年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六	起懿宗咸通元年 止懿宗咸通八年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七	起懿宗咸通九年 止懿宗咸通十年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八	起懿宗咸通十一年 止僖宗乾符三年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六十九	起僖宗乾符四年 止僖宗廣明元年十月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	起僖宗廣明元年十一月 止僖宗中和二年四月
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一	起僖宗中和二年五月 止僖宗中和四年五月
卷二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二	起僖宗中和四年六月 止僖宗光啟三年三月
卷二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三	起僖宗光啟三年四月 止僖宗文德元年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四	起昭宗龍紀元年 止昭宗大順二年
卷二百六十	唐紀七十五	起昭宗景福元年 止昭宗乾甯元年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六	起昭宗乾甯二年 止昭宗乾寧三年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七	起昭宗乾甯四年 止昭宗光化二年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八	起昭宗光化三年 止昭宗天復元年
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七十九	起昭宗天復二年 止昭宗天復三年五月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 起昭宗天復三年二月 止昭宗天祐元年閏四月

卷二百六十六 唐紀八十一 起昭宗天祐元年五月 止昭宣帝天祐三年

卷二百六十七 後列國紀一 起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止後梁太祖開平二年七月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二 起後梁太祖開平二年八月 止後梁太祖開平五年二月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三 起後梁太祖乾化元年三月 止後梁太祖乾化三年

卷二百七十 後列國紀四 起後梁太祖乾化四年 止後梁末帝貞明三年六月

卷二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五 起後梁末帝貞明三年七月 止後梁末帝貞明五年

卷二百七十二 後列國紀六 起後梁末帝貞明六年 止後梁末帝龍德二年

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七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八 起後唐莊宗同光二年 止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十月

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九 起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十一月 止後唐莊宗同光四年

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 起後唐莊宗同光四年四月 止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

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一 起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七月 止後唐明宗天成四年

卷二百七十八 後列國紀十二 起後唐明宗長興元年 止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六月

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三 起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七月 止後唐明宗長興四年

卷二百八十 後列國紀十四 起後唐明宗應順元年 止後唐末帝清泰二年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五 起後唐末帝清泰三年 止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六 起後晉高祖天福二年 止後晉高祖天福三年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七 起後晉高祖天福四年 止後晉高祖天福六年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八 起後晉高祖天福七年 止後晉高祖天福八年

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十九 起後晉高祖天福九年 止後晉出帝開運二年七月

卷二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二十 起後晉出帝開運二年八月 止後晉出帝開運三年

後列國紀二十一 起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止是年四月

卷二百八十七

後列國紀二十二 起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五月 止後漢隱帝乾祐元年二月

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二十三 起後漢隱帝乾祐元年三月 止後漢隱帝乾祐二年

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二十四 後漢隱帝乾祐三年

卷二百九十

後列國紀二十五 起後周太祖廣順元年 止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八月

卷二百九十一

後列國紀二十六 起後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 止後周世宗顯德元年四月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二

後列國紀二十七 起後周世宗顯德元年五月 止後周世宗顯德三年二月

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二十八 起後周世宗顯德三年三月 止後周世宗顯德四年

卷二百九十四

後列國紀二十九 起後周世宗顯德五年 止後周世宗顯德六年

資治通鑑補目錄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周紀一

起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烈王七年凡三十五年 杜預世族譜曰周黃帝之裔商姬后穆之後封於部及夏襄王受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張守節曰因大王居周原國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縣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 商音

威烈王

名午攻王之子諡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 沈約曰諸書皆有此人無諡法 在位二十四年入 通鑑止 二年

資治通鑑補

威烈王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案簡公十二年晉懷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貨二年楚 年趙烈侯六年韓景侯六年皆始為逐 上距春秋後麟七 十八年距左傳趙襄子基智伯事七十一年基壽也 基音忌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緡韓康為諸侯 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魏之 裔曰畢魯始封於魏至魏舒始為晉正卿三世至斯趙之先造父 後至叔帶始自周適晉至趙夙始封於耿至趙盾始為晉正卿六 世至簡解之先出於周武王至韓武子事 看封於韓原至韓厥為晉正卿六世至康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 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 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 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 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 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

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

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

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

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漢劉向傳忠臣與

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

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史記商帝乙

微子故次曰中衍季日紂之母為后帝乙欲立啓為太子太

史據法爭之日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紂卒以暴虐

亡殷國孔元幾曰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惟父比天與之以季札

相配行孝之大莫大於此所謂嚴父莫大於配天也以季札

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

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諸樊諸樊卒以授餘祭欲兄弟以次

相傳必致國於季札季札終讓而逃之其後諸樊之子光與餘

昧之子條爭國至於夫差吳遂以亡宗廟之祭用然二子甯亡

壯故曰血食大位吳立國之君。奪音再味音末

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辭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

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

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

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纆繁音孔

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

亡則國家從之左傳衛侯孫子師與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

而衛人貧之邑辭請曲縣繁纆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不如多

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繁纆馬飾也繁馬繫上飾纆馬

繫在馬膺如索繫曰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

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纆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

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

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

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

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坤初六爻辭曰履

致其道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皇陶漢之辭孔安國註曰幾

堅冰也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喪綱紀散

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

武之祀猶縣縣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

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

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

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叔帶之難襄王出居於

叔帶既定襄王於邢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云云杜預

曰關地通路曰隧此乃王者葬禮也諸侯皆無而下王章者

齊秦之盟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

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魯大夫季氏自季友

季平子逐昭公季康子逐哀公然終身北面不敢與國同常即

田桓田氏本陳氏溫公過國諱改桓曰常陳成子得齊國之政

殺闕止執簡公而亦不敢自立史記世家以陳成子完為田敬

仲完陳成子也為田常後通盤因以為據白公勝殺楚令尹子

西司馬子期石乞曰裝庫秋王不濟白公曰試王不詳裝

庫無聚智伯常晉之哀其國政侵伐鄰國於晉大夫為最

政皆出公出公道死智伯欲并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

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其

誅之也奸音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史記大國年表定

滅智伯遂天子既不能討又亂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

三分晉國

齊治通鑑補卷一 周紀一 二十三年

齊治通鑑補卷一 周紀一 二十三年

李商致疑括地志成於唐之魏王素秦者太宗之愛子羅致天下
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詳宜詳取以爲據○開音夫希音廢
音希音希音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希疵
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
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
喜志有變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希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
此讒人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
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
出希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希疵請使於
齊○按改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
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吾心知其然

資治通鑑補 卷一 周紀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
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
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姓趙張氏
第五子彈始造張黃張綱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
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
伯之眾敗音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襄子既滅智伯
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
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尼之中不失臣主
之禮者惟赫也餘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
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
禮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

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
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馬
賈雲土夢作父孔安國註云雲夢澤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鄧伯
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之雲夢澤在江北班志雲夢澤在兩
澤華容縣南或曰澤在澤澤夫人秦子文於夢中言夢不言
雲夢子遊吳入於雲中言雲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也漢陽志
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又安陸有雲夢澤枝江有雲夢城蓋
古之雲夢澤甚廣而後世爲邑居聚落故地之以雲夢得名
者非一處竹箭之產荆楚之利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
楚爲良器楚地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
所以機而使之直也羽箭之金天下之利也左傳楚封吳
者備節括者箭窟受弦處也
蘇軾國之時其地屬出金其精利則荆國志汝南郡吳房
縣有棠鄉亭杜佑通典曰棠鄉在今汝州襄城縣界九域志棠
州有治棠風韓然而不矯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也
式也禮運範金合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
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
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
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
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
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私勇足以決其暴
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
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
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
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
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資治通鑑補 卷一 周紀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 九
三家分智氏之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臯康子曰成臯
石澗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

里之權者地利也干人之眾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遂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初趙簡子之立襄子也董安子問之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與

曰智伯與襄子飲而灌其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

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墜敗智伯漆其頭以為

飲器說文木汁可以燔物下從水象木加水而流也其書張

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何叔常以月氏

非也傳是謂今之葡萄酒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智伯之臣豫讓

欲為之報仇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

我必為報讎而死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

宮中途刺匕首短劍也襄子如廁心動索

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

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

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

孟必得近幸自春秋之時趙宣子謂之宣孟趙文子謂子乃為所

欲為願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

委質為臣質如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

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

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然於

是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仇而

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仇之深也

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周紀一 十一

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太息而泣曰嗟乎深

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

人不復釋子矣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

義前古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

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

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

皆流涕史記索隱曰豫讓之擊襄子衣也衣襄子謀取代乃以其

姊為代王妻約與會於句注之塞令工人作金斗長其尾令可擊

人酒酣進熟噉反斗以擊殺代王其姊亦摩笄自刺遂滅代襄子

為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可置後對伯魯之子於代曰代成

君早卒立其子浣為趙氏後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

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

獻子獻子生籍是為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魏康

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為景侯 魏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

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武王式商容問註云式其闕巷以禮賢

立於式小節崇敬也師古曰式車前橫木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

謂使首無式以禮敬人孔穎達曰式謂前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

尺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箱三尺三寸謂之為

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箱几五尺五寸於

時立乘者平常則較較放詩云倚重較兮是也若應四方賢士多

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

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

哉乃往身自罷之謂也度也度知山林之大小及其所生韓借師於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周紀一 十一

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

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己而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

於魏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使樂羊伐中山克之

中山春秋之國也漢為中山郡宋曰唐州春秋白狄野虞

之地也魏曰中山城在今唐縣東北三十一里中山故城是

也杜佑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附錄春秋時中山君名懿都士大

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偏子期怒而走楚說楚則王伐中山中

山平昔亡有二入學戈而隨其後中山君名懿都士大

也二人對曰臣父死且死君下豈能食臣父且死日中山有

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曰然則與不期期少期於

當凡怨不期深期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失國以一壺漿得土

人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

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

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

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

堂迎之以為上客翟音直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

不比音不和此蓋編鐘之懸左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

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弊於官也樂

官知其才不才明樂音知其和五音合和然後成音詩大序

曰聲成文謂之音附錄爾雅云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難能註

樂音洛謂以治官為樂也文侯曰善文侯出遊見一人反裘負芻文侯問之曰

胡為而然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裏之盡矣毛將安附明年東陽

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我田地不加

廣士民不加眾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何異反裘而負芻

耶子擊出遊田子方於道子擊者魏文侯之子也下車伏謁古文考曰黃帝

少吳氏加牛馬時奚仲加馬得名曰車居也章昭曰古惟尺進翻

自漢以來始有居音蕭子顯曰三皇氏乘龍車出谷口車之始也

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

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

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

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

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以

問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無用故出放之子方唱

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廢之窮士聞之

莫不歸心焉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

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氏出自顛項甘孫皋陶為堯

孫孫利貞進維食木子得全改為李氏大理以官命族為李氏商紂時

召言置相也成者體成也文侯之龜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

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

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

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

矣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

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班志魏地其界

河東河內高陵縣漢屬魏郡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魏

初使吳起守之秦兵不敢東向至惠王時秦使衛鞅擊虜其將公

子印遂獻西河之外於秦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班志鄴縣君欲伐中山

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矣

鮒傳者傳之以德義因以為官名以耳曰之所略記臣何負於魏成李克曰子言

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

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祿千鍾六斛四斗什九在外什

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

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

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付錄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上之官程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可不問其所以不與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何以使人勿惡李克曰

臣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貧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蒙童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娶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謂之魯侯曰起始事魯母

死不奔喪魯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

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

首弗能過也附錄齊景公時燕晉侵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以為將將軍并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人微難輕願得君之寵臣懼之所聘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醉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

甚急近成左右送之雷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入行軍勸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為後期賈

謝曰不佞大夫親送之故遲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東則忘其親親抱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

士卒暴露於境君親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多假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懼久之景公道使持節散賈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

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地今使君馳云何正曰當斬使

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駒馬之左驂以

何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井飲食問疾醫藥身自

相備之悉收將軍之資糧高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廉

約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鬪出為之赴敵晉帥制之為

從去燕臨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

兵歸未主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於是文侯以為

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慶○桓首字於是文侯以為

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

騎乘親褰麻糧師古曰麻糧也此言起親褰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

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

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魏西門

豹為鄴令辭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

豹曰敢問成就功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

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

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功也似禾粟牛

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武夫石之

人加石西門豹至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

作賦賦西門豹至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

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

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其分其餘錢當其時巫行視人

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娶洗浴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音

閉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綵絳帷音女居其中為具牛酒

飯食行十餘日其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

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多持女遠

逃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用貧所從來久矣西門豹曰至為河伯

娶婦時幸來告語我我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

三老官屬長者里父老皆會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

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千人所皆衣縵單衣立大巫後豹曰

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

好煩大巫嫗爲人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更卒共抱
 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促之復以弟子一人
 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促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
 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
 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勢折向河立待良久長老旁觀者皆驚
 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聚長者一人
 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次豹曰廷掾起矣何
 河伯畱客之久也鄒吏民大驚恐乃不復言爲河伯娶婦豹即發
 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民多苦煩豹曰今父老子弟雖患苦
 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豹之令鄰也清剋潔懋秋毫
 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

資治通鑑補 卷一 周紀一 十六

計文侯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
 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
 左右期年而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
 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趙烈
 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
 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拾石二人吾賜之田八萬畝連諾而不與
 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
 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
 以仁義烈侯道然德者明日欣侍以與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
 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 燕
 潛公薨子僖公立燕自召公奭受封於北燕其地則唐幽州 燕

歲九鼎震

二十四年 秦簡公十三年晉烈公十八年齊康公三年楚悼王
 七年 王崩子安王驍立 盜殺楚聲王國人立其子悼王 封熊
 於楚地 羊氏居丹陽今枝江縣故丹陽縣是也 括地志曰歸州神
 歸縣丹陽縣熊氏之始其後劉大北封於汝南并吳越地方
 五千里自熊至聲王三十世索隱曰
 聲王自熊至名冠○羊音米音音子

安王 法好和不爭曰安

元年 秦簡公十四年晉烈公十九年齊康公四年楚悼王
 八年 秦伐魏至陽狐 周孝王邑非子於秦徐廣曰今隴西縣秦亭是
 秦亭秦谷邑也至襄公取周地穆公廟加戎日以遷大是年秦簡
 公之十四年也自非子至簡公二十八世括地志曰陽狐郭在魏
 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余按此時西河之外皆爲魏境若秦兵至
 元城則是魏都安邑而東矣水經註河東垣縣有陽亭城九城
 志澤州有陽亭城城隍之說與聞且後知
 者○陽狐原本誤作陽狐今從史記改正

資治通鑑補 卷一 周紀一 十七

二年 秦簡公十五年晉烈公二十年齊康公五年楚悼王二年
 魏韓趙伐楚至桑邱 水經註澶水自葛城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
 爲黃州城史記作桑邱正義地理志桑邱故城在 鄭國陽翟
 周宣王封其弟友於鄭杜預世族譜曰封於成林今京兆鄭邑是
 也鄭王無道友能其人於發鄭之開遂有其地今河南新鄭是也
 友諱桓公是年鄭桓公昭之二十三年自桓公至簡公 韓景侯
 二十二世班志陽翟縣屬潁川郡○陽音臺又音台 韓景侯
 薨子烈侯取立 趙烈侯魏國人立其弟武侯 秦簡公薨子惠
 公立

三年 秦惠公遣武侯韓烈侯取元年晉烈公二十一年齊康
 公六年楚悼王三年燕僖公四年魏文侯二十六年 王
 子定奔晉 魏山崩壅河 徐廣曰魏山在陝裴邕曰宏農陝故
 曰魏山在陝州陝縣西臨黃河今陝州有岡阜似魏山之餘水
 經註曰陝城西北帶河水流起方數十丈父老云石虎戴銅翁仲
 至此流沒水所以湧洪河巨潰宜不爲金狄梗流蓋
 魏文侯時魏山崩壅河所致耳○陝音閃與音因

楚四年 秦惠公趙武侯轉烈侯二年晉烈公二十二年齊康
公七年楚悼王四年燕僖公五年魏文侯二十七年 楚圍
鄭鄭人殺其相鬬子陽 鄭穆公之子驥字子駟古者以

甲五年 秦惠公趙武侯轉烈侯二年晉烈公二十二年齊康
公八年楚悼王五年燕僖公六年魏文侯二十八年 日有

食之 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月行遲一月一歲凡十
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贏不能不小有贏縮故有

難交會而不食者或有交而食者孔穎達曰日月交會謂朔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行於天一晝一夜日

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
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

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所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一百七十有
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則依限

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雖行度有大贏不能不小有贏縮
故有難交會而不食者或有交而食者此皆之矣然其曰交當

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者則陰之也交而不
食則盛而陰不能揜也朱元晦曰此則繫乎人事之盛衰也子青

君父妾婦其夫小人變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
微而日食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爲賦

也今此書年而不書月與朔朔史失之也釋名曰日 三月盜殺
月乃日食稍小變虧如蟲食草木之葉也亦作蝕

資治通鑑補 卷一 周紀一 安王四年五年 六 思補

韓相俠累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馮政之勇以黃

金百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 濮陽春秋之帝邱漢為濮陽縣屬
焉陽惡如字不善也軹春秋原邑晉文公所創者漢為軹縣屬河

內郡二十四兩為鎰鎰即今東昌府之濮州。軹音只音業
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既已葬除服政曰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
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

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愛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
感忿匪皆之意 匪音臨 昔音察 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

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
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

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

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
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

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孟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
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

失生得失則語洩語洩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豈不殆哉遂謝
車騎人徒獨行仗劍至韓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眾孟政直入上

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居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
能識其姊嬰聞之 嬰音 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

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
置新政者也市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懸購其名千金夫

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嬰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
於市販之閒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

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
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 從同 妾其奈何

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天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
悲哀而死政之刃管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

女也向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
以列其名姊弟俱戮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

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史記正義曰深井里在濮州濟寧縣南
以某音者曰 購音音 購音音

六年 秦惠公趙武侯轉烈侯四年晉烈公二十四年齊康
公九年楚悼王六年燕僖公七年魏文侯二十九年 鄭駟
子陽之黨緘縞公 緘音須 而立其弟乙是為康公 宋悼公斃子

休公田立 武王封微子啟於宋唐宋州之睢陽縣

兩七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五年晉烈公二十五年齊康公十

齊簡公年也

依綱目補 丁八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六年晉烈公二十六年齊康公十

伐魯取最 武王封太公於齊唐青州之臨淄是也括地志曰天齊

天齊是年康公貨之十一年自太公至康公二十九世成王封伯

禽於魯唐兗州之曲阜是也年穆公之十六年自伯禽至穆公

凡二十 鄭負黍叛復歸韓 據史記稱公之十六年故韓於負黍

入世 昭郡國志潁川郡潁城縣有負黍聚古今地名云負黍

山在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或云在西南二十五里

至九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七年晉烈公二十七年齊康公十

伐鄭 晉烈公魏子孝公傾立 周威王封弟叔虞於唐括地志曰

所築也都城記曰唐叔虞之子雙父徙居晉水旁今并州理唐

城即雙父初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毛詩謂曰雙父以究城

資治通鑑補 卷一 周紀 安王六年至十二年

南有晉水改曰晉侯自唐叔 至烈公二十七世烈公名止

己十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八年晉孝公傾元年齊康公十

賈十一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九年晉孝公二十二年齊康公十

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據志宜陽縣屬宏農郡史記正義曰宜陽縣

也此邑即周處 初田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生太公和序

四井為邑之邑 齊田氏之世也田常即田成子恆也史記田文

帝諱改恆曰常自陳公子完齊齊五世至常田氏 是歲齊田和

遷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和田恆

卯十二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十年晉孝公二十三年齊康公十

秦晉戰於武城 此非魯之武城左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

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 齊伐魏取襄 徐廣曰襄陵今之南平

州郟縣東北十三里 陽也余據晉志有平陽

襄陵因曰襄邑○襄陵原本 魯政齊師於平陸 莊志東平國有

時之平陸也史記正義曰平陸兗州縣即古厥國宋白曰鄆州中

都縣漢為平陸縣史記魯政齊師於平陸是也○平陸今之汝生

丁十三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十一年晉孝公二十四年齊康公十

秦侵晉 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於濁澤 康曰濁水名漢志

濁山余謂康說誤矣徐廣史記註曰長社有濁澤水經註曰皇波

水出胡城西北胡城縣陰之孤人亭也皇波古長社之濁澤也記

諸侯相見於地曰會孔穎達曰諸侯求及期而相 求為諸侯魏

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甲十四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十二年晉孝公五年齊康公十

甲十五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十三年晉孝公六年齊康公十

秦伐蜀取南鄭 諸記晉云蜀之先王自入皇之際黃帝子昌意娶

蜀山氏女生帝帝既立封其支庶於蜀厥後夏商

資治通鑑補 卷一 周紀 安王十一年至十五年

周周發先稱王者發散余據武王伐紂庸蜀諸國皆會於牧野孔

安國曰蜀也春秋之時不與中國通班志南鄭縣屬漢中郡唐

為梁州 初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舍人趙倉唐

進曰為人子三年不問父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

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思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

臣願奉使不知侯何好曰侯嗜鳥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以二

物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擊子擊之使者不敢常大夫之朝請

以燕閉奉晨冕敬獻庖廚縹北犬敬上涓人 文侯悅曰擊愛

我知我所嗜知我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

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為國君對臣名君非禮也文侯

惕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

文侯願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

侯無何無所擬之曰長秋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必更造文侯曰子之君何好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故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飲彼晨風飲音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教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周紀

嘗顛之例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福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立太子擊至是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爲武侯浮西河而下西河即禹貢之龍門西河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蔡氏傳曰三苗國在江南荆揚之間待險爲險者也今湖南漢澗時猶存而訊之多爲猶姓豈其遺種與地里沿革表云左洞庭右彭蠡補註洞庭湖在岳州巴陵西今潭州古三苗國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互七八百里又名九江以沅湘元辰收酒豐貢湘九水皆合於此故也每歲六七月間岷嶽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進入洞庭清流爲之改色彭蠡湖在府東南一名官亭一名揚湖左里一名鄱陽湖四十里長三百里巨浸瀟湘中有雁治小湖西接南昌東抵贛州北流入於江馬賈東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南流貫河而南合於滎汝禹貢所謂導沅水東流爲滎也自漢築滎陽石門而濟與河合流而注於海不入滎禹貢所謂導沅水東流

爲濟入於河梁都安邑據持以爲險秦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有渠山東北流至河南新蔡縣又東南過伊闕中大禹所鑿也兩山相對壁之若闕左薄女寬守謂渠即其地北地志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補注羊腸阪在洛州南關東南一百六里在太行山南口屬廣州北口屬鄴州商紂之國左長三里細而盤曲故曰羊腸○沈音交濟水別名 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水經注孟門在河東北屈縣西即龍門山口也淮南子曰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溢而流無有邱陵名曰洪水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滎山在常山南上曲陽縣西北河水自孟門南抵華陰曲而東流紂都朝歌河經其南北屈之孟門在朝歌西北不遠耳補注太行山在懷慶府北二十里山勢綿亘數千里雖各因處立名其首皆名太行常山即北嶽恒山 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誓 魏置相相田文此文非齊 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取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周紀

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相公叔尙主而害吳起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則自主婚故其女曰公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據地方言云則翁者謂父曰翁而臣瓊王稱或云公者比於上節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劉瓊父曰于謂公主之稱本出來節男爲公子女爲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禮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公主者緣公而生耳毛晃曰向榮也高也飾也飾也加也尊也娶公主謂之尚音帝王之女爲 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起爲人節廉而自而尙之不取言娶也 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也而君喜名 節廉而自喜名原本作則 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也而君

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君查試延以女起無留心則必辭矣
 子因與起歸而使公主辱子起見公主之賤子也必辭則子之計
 中矣公叔從之吳起果辭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懼誅遂奔
 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
 公族疏遠者以撫發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
 日從從者連南北為一西鄰以察東西於是南平百越章昭曰北
 日橫橫者離山東之交而西鄰以事秦於是南平百越趙有百
 邑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
 起者 秦惠公薨子出公立出非諡也以其失 趙武侯薨國人
 復立烈侯之太子章是為敬侯 韓烈侯薨子文侯立
 乙十六年 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侯韓文侯田齊太公和元年
 齊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 田氏自此遂有齊 趙公子朝作亂
 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

資治通鑑補 卷一 周紀一 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

丙十七年 秦出公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田齊太公二年 晉孝公
 秦庶長改迎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據史
 烈王十一年秦獻公卒子獻公師隱不得立立靈公季文子子
 為助公出子簡公之孫也今庶長改迎獻公而殺出子正義曰西
 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也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余謂此言河西
 非西縣也靈公之卒獻公不得立出居河西河內者黃河之西蓋
 漢涼州 齊伐魯 韓伐鄭取陽城 漢陽城縣屬潁川郡是為地
 之地 伐宋執宋公 齊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丁十八年 秦獻公田齊桓公午元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三年
 晉孝公九年齊康公二十一年楚悼王十八年燕僖公
 十九年 秦獻公田齊桓公午二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四年
 戊十九年 晉孝公十年齊康公二十二年楚悼王十九年燕僖公
 二十 魏收趙師於兔臺 史記趙世家曰魏收我免秦築刑

二十二年 秦獻公田齊桓公三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五年
 二十一年 秦獻公田齊桓公四年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六年
 二十二年 楚悼王魏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
 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使令尹盡誅為亂
 者令尹楚 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
 二十三年 秦獻公田齊桓公五年楚肅王元年魏武侯趙敬
 侯韓文侯七年齊康公二十三年齊康公二十五年燕
 二十二年 齊伐燕取桑邱魏韓趙伐齊至桑邱 楚之桑邱括地志曰
 桑邱故城俗名敬城在易
 州遂城縣蓋燕之前界也
 二十三年 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八年燕僖公二十四年楚
 趙襲衛不克 成王封康叔於衛居河淇之間故殷墟也至懿公
 亡趙襲衛不克 為狄所滅車從度河文公徙居楚邱遂遷於濮陽
 是年慎公頤之三十五年自 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
 康叔至慎公凡三十二世 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
 之姜氏至是歲齊桓公亦薨子威王嬰齊立稱王
 二十四年 秦獻公七年楚肅王三年齊威王元年晉孝公
 秋敗魏師於滄 漢之中山上黨西河上郡自春秋以來皆居
 西過滄縣南又西南過魏都宮南又西南至王橋入 魏韓趙伐
 齊至靈邱 史記正義曰靈邱在魏都宮東魏州縣余按前州之靈邱即漢
 靈解靈邱諸士師之地地志曰齊地北有千乘清河以 晉孝公薨
 南渡清河即有靈解清河北接趙魏之境此為近之 晉孝公薨
 子靖公俱酒立
 二十五五年 秦獻公八年楚肅王四年齊威王二年晉靖公俱酒
 蜀伐楚取茲方 史記蜀世家曰蜀伐楚取茲方楚為扞關以拒之則茲
 子思言皆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 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

資治通鑑補 卷一 周紀一 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

除長社陽翟鄭東按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 趙音嚴傷首冥跡履音帖從邪音夾

烈王 名喜安王之子在位七年

五年 秦獻公十年楚肅王六年齊威王四年韓哀侯日有食之

韓滅鄭因徙都之韓水都平陽其地屬漢之河南郡鄭公始封於鄭其地屬漢之京兆後漢鄭而國於溱洧之國故曰新鄭左傳鄭莊公所謂吾先君新邑於此是也今韓既滅鄭自鄭遷徙都之韓地屬鄭之時人亦謂韓王為鄭王考之戰國策韓非子可見韓地屬鄭之確在洛左濟食溱洧而險山居谷汲男女巫聚自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詢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凡屬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趙敬侯薨子

成侯種立

二年 秦獻公十一年楚肅王七年齊威王五年趙成侯種立

三年 秦獻公十二年楚肅王八年齊威王六年趙成侯種立

四年 秦獻公十三年楚肅王九年齊威王七年趙成侯種立

五年 秦獻公十四年楚肅王十年齊威王八年趙成侯種立

六年 秦獻公十五年楚肅王十一年齊威王九年趙成侯種立

七年 秦獻公十六年楚肅王十二年齊威王十年趙成侯種立

八年 秦獻公十七年楚肅王十三年齊威王十一年趙成侯種立

九年 秦獻公十八年楚肅王十四年齊威王十二年趙成侯種立

十年 秦獻公十九年楚肅王十五年齊威王十三年趙成侯種立

十一年 秦獻公二十年楚肅王十六年齊威王十四年趙成侯種立

十二年 秦獻公二十一年楚肅王十七年齊威王十五年趙成侯種立

十三年 秦獻公二十二年楚肅王十八年齊威王十六年趙成侯種立

十四年 秦獻公二十三年楚肅王十九年齊威王十七年趙成侯種立

十五年 秦獻公二十四年楚肅王二十年齊威王十八年趙成侯種立

十六年 秦獻公二十五年楚肅王二十一年齊威王十九年趙成侯種立

十七年 秦獻公二十六年楚肅王二十二年齊威王二十年趙成侯種立

十八年 秦獻公二十七年楚肅王二十三年齊威王二十一年趙成侯種立

十九年 秦獻公二十八年楚肅王二十四年齊威王二十二年趙成侯種立

二十年 秦獻公二十九年楚肅王二十五年齊威王二十三年趙成侯種立

二十一年 秦獻公三十年楚肅王二十六年齊威王二十四年趙成侯種立

二十二年 秦獻公三十一年楚肅王二十七年齊威王二十五年趙成侯種立

二十三年 秦獻公三十二年楚肅王二十八年齊威王二十六年趙成侯種立

二十四年 秦獻公三十三年楚肅王二十九年齊威王二十七年趙成侯種立

二十五年 秦獻公三十四年楚肅王三十年齊威王二十八年趙成侯種立

二十六年 秦獻公三十五年楚肅王三十一年齊威王二十九年趙成侯種立

伐齊齊威王使道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詣于髡

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

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穢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

祝曰瓠瓠滿篝瓠音音汗耶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

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

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夜

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

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

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

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籌繭

臆侍酒於前魯繭音時賜餘醪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

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

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顙六博投壺相

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言有墮珥後有遺簪是謂樂此飲可

八斗而醉二麥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

籍堂上爛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鄰響當此之時髡

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

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

髡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韓嚴遂弑哀侯

國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韓龐為相龐音而愛嚴遂二人甚相

害也嚴遂令人刺韓龐於朝龐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韓龐及

哀侯戰國策以嚴政韓龐事及其中哀侯為一事此從史記

哀侯本誌曰按大史公年表及韓世家於韓烈侯三年皆謂嚴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齊韓相使累於哀侯六年又皆當嚴送哀侯以制客傳考之是
取役使累事在京歷時以戰國策考之亦然通傳與戰國策則
年表世家於烈侯三年皆盜殺使累成矣通傳於烈侯三年戰
取使累事又於哀侯六年戰嚴送哀侯其君哀侯是年表世家
所書蓋制各傳動不言引殺哀侯止戰國策言之通傳豈以此
之齊故較詳制哀侯不書戰嚴送哀侯以此求之則通傳之意
不以戰仲子為嚴送亦不以使累為韓嚴送也此年表世
家而不信其傳也余按溫公與劉道原書亦疑此事 魏武侯

不立太子子轝英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至六年秦獻公十五年楚肅王十一年齊威王九年趙威王來

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趙伐齊至鄆志齊陰鄆有鄆魏敗趙師於懷志河內鄆有

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志即墨縣屬膠東國

曰城臨墨水故曰即墨 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

黃治通鑑補 卷一 周紀一 五

事東方以甯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

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阿即東阿縣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

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薛陵春秋薛國之

而近於衛故為所取齊後封田嬰於此 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

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皆懼莫敢飾詐

務盡其情齊國大治灑於天下 楚肅王薨無子立其弟良夫是

為宣王 宋辟公薨子剔成立齊楚當構難宋中立齊急宋未許

之子象為楚謂宋公剔成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

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

不勝是以弱宋原宋一子彌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

必危矣

至七年秦獻公十六年楚宣王夏夫元年齊威王十年日有食之

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 魏大夫王錡出奔韓公孫順謂韓

侯曰奇音魏亂可取也魏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於濁澤大

破之遂圍魏史記正義曰徐廣以為長社而澤非也括地志云濁

澤在河南大社鄉解縣 成侯曰殺韓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

國之利也魏侯曰不可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不如兩分之

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魏侯不悅以

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韓遂殺公中緩而立是為惠王

司馬遷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

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黃治通鑑補 卷一 周紀一 五

黃治通鑑補卷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

宋涼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周紀二 起顯王元年盡

顯王 十一家說法行見中外日異受禪于天

五年 秦獻公十七年楚宣王二年齊威王十一年趙

觀津 原曰齊伐魏魏惠王請以和即觀津余按班志信都國

大河故濟東運五鹿之野又東運濟國故城南古觀也此其魏

之觀津與徐廣曰觀今觀縣史記正義曰魏州觀縣古觀國

語云觀國夏大康 趙侵齊取長城 對昭志濟北盛縣有長城

即此 是歲秦櫟陽雨金自四月至八月

二年 秦獻公十八年楚宣王三年齊威王十二年趙

三年 秦獻公十九年楚宣王四年齊威王十三年趙

宅陽 水經注曰秦澤之澤有沙城世謂水城非也魏冉走芒卯入

七 秦敗魏師韓師於洛陽 洛陽在洛水之北周公遷殷民

四年 秦獻公二十年楚宣王五年齊威王十四年趙

五年 秦獻公二十一年楚宣王六年齊威王十五年趙

敗三晉之師於石門 水經注焉羽雲陽縣有石門山括地志在雍

石門上有路其狀若門故老云堯鑿山為門因名之武德中於此

山南置石門縣貞觀中改雲陽縣補注一統志云石門在今平陽

府解州東南白徑嶺中嶽山通陝州道斬首六萬王賜以繡

之服 魏者刺繡為斧形故者刺繡為兩已相背

六年 秦獻公二十二年楚宣王七年齊威王十六年趙

七年 秦獻公二十三年楚宣王八年齊威王十七年趙

叔連敗韓師趙師於滄 括地志滄水在魏州冀城縣東南二

祚魏王說却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連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

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橈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前脈地形之險

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南蠻襄之力也縣賞

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擊鼓之不敢

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

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秦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南蠻襄

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

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

百萬之上為百四十萬 秦魏戰於少梁 魏志焉胡夏陽縣故少

梁故此稱少以別之。少梁即今之韓城縣 魏師敗績獲公孫

左師師大 衛聲公薨子成侯速立 燕桓公薨子文公立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 秦穆公曰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

東疆國六 魏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國在河之西山自

韓魏趙齊楚燕六 淮泗之閒小國十餘 南陽郡平氏縣東南有

至淮陵入海泗水出魯國下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宋魯鄭魏楚

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 鄭公封邑在志屬京

非洛水名非伊洛之洛也水經注謂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

洛水古漆沮之水也又有長河水南出秦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

流注於渭史記所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宋白曰今華州東

南魏長城是也上郡漢屬并州隋屬之綏州延州秦漢之上郡也

也 楚自漢中而有巴黔中 漢中郡漢屬益州自晉以後為州巴

為巴黔果諸州之地黔中漢為黔中郡今之常德府 皆以夷

昭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脩政欲以還秦

歷八年 秦孝公燕文公元年楚宣王九年齊威王十年 雪星見西方

宋均注云楚有五色星則王侯失天子若兵赤則賊起西國春黃則女害也繼奪后紀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枯賦九河決誠處處起楊韓占云其象若竹葉木條長短無常大率長大見久則災深短小不久則災淺 秦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別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

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 岐山周太王所居也志岐山 夙秦穆公娶晉獻公之女獻公卒晉國亂穆公納惠公惠公立而 背河外之路又閉秦穆公伐晉執惠公而歸之始征晉河東 置官司惠公卒子懷公立穆公納文公而晉亂平又能用由余及 孟明以霸西戎天子致伯者周禮九命作伯古有九州一為王畿 入州八伯各主其方之諸侯致伯者以方伯之任致之穆公也補 廷雍讓作擁以有東般西漢南商北居庸四山之所擁翳故名曰 雍○岐即今之鳳翔 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 府雍在今鳳翔縣

之不甯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 史記秦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卒立其弟懷公四年庶長繆 穰公公自殺乃立靈公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之子文是 為簡公公卒而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二年庶長改殺出子迎 立獻公於河西河西地即魏所有西河之外史記正義曰自華州 北至同州並 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 史記秦獻公二年始 徙河西之櫟 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 史記秦獻公二年始 漢高年餘按漢志櫟陽萬年為兩縣皆屬馮翊後漢始省併宋 白曰櫟陽秦靈公遷漢高祖既葬太上皇於萬年陵仍分櫟陽置萬 年縣以為陵邑理櫟陽城中故櫟陽城亦名萬年城後漢省櫟陽 縣入萬年縣後魏大統中分萬年置鄠郡宜武又分道廣陽縣周 明帝省萬年入高陵廣陽二縣更於長安城中別置萬年縣唐武 德元年又改廣陽為櫟陽元和十五年移櫟陽先縣以奉景陵 ○鞏音藥櫟陽即今之萬里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 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實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 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 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 師古曰對向別錄云申子學好刑名 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

資治通鑑補 卷二 周紀一 顯王八年

上抑下合於六經記者曰刑名家名家即大史公所謂六家之 二也此說非對原父曰刑名即刑學兩家衛耳公孫非姓氏以其 先出於衛父為衛則稱公孫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 公子福為衛侯則稱公孫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 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語有之人不諱死也俗 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 自戰國以來大夫之年雖少有 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 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 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 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 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 監以求見孝公語事良久孝公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讓景監 曰子之客妄人耳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闕 悟矣後五日復求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 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 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 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吾吾知之矣鞅復見孝 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遂任以國事

卒九年 秦孝公燕文公二年楚宣王十年齊威王十 九年趙成侯十五年魏惠王韓懿侯十一年魏惠王解諸 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 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 味音謀 又上聲 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 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 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

資治通鑑補 卷二 周紀一 顯王八年

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正十年 秦孝公燕文公三年楚宣王十一年齊威王二年 衛鞅欲變

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政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法賢者更禮不省者拘焉杜摯曰利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周紀二 五 恩補

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未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 劉邵制曰春秋有庶長鮑商皆為政備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出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眾相得也故啓代有尼乃百六卿大夫之在軍為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聞者族師族州長鄉大夫為稱其在軍也則以司馬將軍卒任為更卒也其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列自一等以上至不更則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曰左庶長至大庶長比九卿也關內侯者依古折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倣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為右凡七十五人一隊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為公士者也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裹御驪馬者要裹者古之名馬也四爵曰駘馬其形似驂故曰驂裹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在車左者也六爵曰官大夫七

得為公大夫八爵為公乘九爵為五大夫史也史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秦吏之爵最高者也非此爵不得公乘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爵為少上造十六爵為大上造十七爵為朝車庶長十八爵為大庶長十九爵為內史二十爵為列侯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卿大夫皆軍將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張青始 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 索隱曰收司謂相糾也一家有罪連坐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康曰河道管也為什伍之法使之相司相管秦有見知連坐法余謂連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見知乃漢法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 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 索隱曰律降敵者其身沒其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律 為私闈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僂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漢法除後皆謂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索隱曰未利謂工商利之復 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周紀二 五 恩補 奴婢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家室至 宗室非有軍功論 論議也有戰漢文帝元年始除收孥坐法 宗室非有軍功論 論議也有戰 稱廷蜀目集覽論 不得為屬籍 屬籍宗室之籍也孔穎達曰漢之 不得為屬籍為句 不得為屬籍 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 也周禮小史之官掌定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 帝繫也本知世代昭穆 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 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 五十金 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程大昌 乃下令行拜年秦 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 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躐其師公 孫賈 躐其面曰踐為後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 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 自是年至二十 一年前執死益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周紀二 五 恩補

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

十二年秦孝公燕文公五年楚宣王十三年齊威王二十二年魏韓

會於鄒高邑唐為趙州柏鄉縣贊皇縣地後漢改曰鄒音喘

五十二年秦孝公燕文公六年楚宣王十四年齊威王二十三年魏韓

會於阿趙齊會宋平陸

十四年秦孝公燕文公七年楚宣王十五年齊威王二十二年魏韓

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周紀一 九 思補

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盼子齊之同姓即田盼也班志高唐縣屬平原郡杜預曰高唐在齊故邑城在廢馮城縣西四十里唐之西城漢視阿也○盼音今高唐也吾吏有黔夫者黔夫使守徐州司馬彪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補正義地名在渤海東平原縣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偷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

其公薨子康公毛立
十五年秦孝公燕文公八年楚宣王十六年齊威王二十五年魏韓

敗魏師於元里史記正義曰元里亦斬首七千級秦法戰而斬敵一級因取少梁魏惠王伐趙圍邯鄲魏惠王伐趙圍邯鄲邯音寒楚王使景舍救趙

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仕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斲其兩足而歸之欲使終身廢

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善而客待之急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

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忌知其賢進於威王威王問

兵法遂以為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為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韜車中坐為計謀字林曰韜車有即曰韜無即曰緹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維亂紛糾者

不控拳也控拳者解維亂紛糾之意救國者不搏城索隱曰搏城謂者當善為解之毋以手批亢搗虛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周紀一 九 思補

虛衝其方虛即上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桂陵在曹州乘氏韓伐東周取陵觀廩周室衰微戰國之時僅有七邑漢時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蒙城是也皆志曰周考王封四桓公孫惠公於鞏東周故城在東西周芒山首山共界也陵觀

楚昭奚恤為荆江乙言於

楚王曰人有愛其狗者狗嘗溺井

入言之狗嘗門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亦猶是也且人有

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

也遠之然則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也

也終身何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

聞之江乙欲毀昭奚

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

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

我為不信吾為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

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

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

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己十七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年楚宣王十八年齊威王二十七年

大良造伐魏 索隱曰大良造即大上造余謂大良造大上造之良

魏安邑降之又按六國年表秦孝公之十年魏王之十七年所謂

大良造伐魏即衛鞅將兵也是年魏都安邑其兵猶強龐涓太子

申公子印未敢安邑不應遂降於秦至魏于二十九年即軍既敗

魏而世家書之魏世家於魏王二十九年魏去安邑徙大梁而

是年不嘗魏安邑降秦蓋亦疑而除去之似大良造之下當有衛

鞅二字意謂衛 諸侯聞魏襄陵 史記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

志河東有襄陵縣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地志襄陵在

晉州臨汾縣東南三十五里宋白曰後魏為會昌縣隋大業二年

改襄陵縣以趙襄子晉襄公俱陵 於身邑也○襄陵今平陽府襄陵縣

歷十八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一年楚宣王十九年齊威王二十年

秦惠王二十二年魏惠王二十四年魏惠王二十二年魏惠王二十二年

衛鞅圍魏固陽降之 魏有上郡北至固陽漢五原郡固陽縣是也

自鄆漢洛北抵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 魏人歸趙邯

鄆與趙盟漳水上 記曲禮曰殺牲曰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

符至方岳之平會舉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與王室以昭事神訓

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盟其不信者至於五勝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盟之為法先擊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

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飲血而讀誓左傳云坎用牲加書

是也莊志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鄆入清漳水經曰

出長子縣發鳩山東至武安縣與清漳會謂之交漳也又東過鄆

縣列人又東北過鉅鹿信都謂之衛 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成

午從趙來謂不害曰子以韓重我於趙我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

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不害本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

侯黃老黃帝 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

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

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

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脩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

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昭侯有弊袴命

藏之 袴厚衣也 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

吾聞明主愛一嘔一笑嘔有為嘔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嘔笑哉吾

必待有功者爾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其寒也加衣覆之寢覺而悅

問曰誰加衣者左右曰典冠昭侯因罪典衣兼罪典冠者其罪典

衣以為失職也其罪典冠以為越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

害甚於寒也

至十九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二年楚宣王二十年齊威王二十九

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 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爾雅魏謂之

兩列中開闢然為道也三輔黃圖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屬少尉
庭直也風俗通曰庭正也言縣庭都庭庭庭皆取平均正直也三
輔黃圖曰山南為陽水北為陽山水皆在陽故曰陽陽漢高帝更
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屬右扶風扶風志曰城陽城在雍州咸陽
縣東十五里在長安城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咸陽縣本周王季所
都秦又都之三秦記秦都九峻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
陽二十九年秦始封商鞅於商鞅商君史以後所封書之咸陽
今西安府也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父子兄弟同
室居止商君始更制禁同室內息者商君以人為教之有序有
別秦用西戎之俗至於男女無別長幼無序商君今為之禁古道
也自虎通曰父知也法度教子也子學也孝也并諸小鄉聚集
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佛也心順行篤也并諸小鄉聚集
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周禮六鄉鄉萬二
之內日鄉五鄉為縣縣二千五百家北六遂之縣也四甸為縣此
州里之縣也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左傳趙鞅
所謂大夫受縣下大夫受甸者也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監
天下之縣自是始統於郡矣釋名曰縣懸也懸於郡也漢書音義
所謂大夫受縣小曰縣亦秦制也廣雅曰聚聚居也縣令丞之官始
此令命也告也律也法也長也使為一縣之長以行詔命法律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承朝也副或也成周之制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
其中百畝八十畝為公田二十畝為廟舍史記正義曰南北曰阡
東西曰陌陌不相干平斗桶權衡丈尺編當作兩斛也沈若曰子
受謂考鍾律及調澤儀求
秦漢以水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
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為升中方
古尺二寸五分十分之三今尺
一寸八分百分之四十五強秦魏遇於彤形周彤伯所封
之國於王後之
內史記六國年表商君反死形地別 趙成侯薨公子繆與太子
爭立繆敗繆音 奔韓 趙成侯敬侯之子名
種太子繆侯語也
甲二十二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三年楚宣王二十一年齊威王三
十年趙肅侯語元年魏惠王二十二年韓昭侯十年秦
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章子即與秦交和而
匡章也
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徵章以維秦軍侯者言章子以齊
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閒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
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

資治通鑑補 卷二

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易為而擊之頃閒言齊兵大勝秦兵大
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
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眾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
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敢得罪臣之父臣之父
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
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甲二十一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四年楚宣王二十二年齊威王三
十一年趙肅侯二年魏惠王二十三年韓昭侯十一
年 秦商鞅更為賦稅法行之 井田既廢則周什一之法不
甲二十二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五年楚宣王二十三年齊威王三
十二年趙肅侯三年魏惠王二十四年韓昭侯十二
年 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齊殺其大夫牟 魯康公薨子景公假立 衛更貶號曰侯服
厲三晉

甲二十五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八年楚宣王二十六年齊威王三
十五年趙肅侯六年魏惠王二十七年韓昭侯十五
年 諸侯會於京師時天下宗周以洛陽為京師京
大也師眾也京師眾大之名也
甲二十六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九年楚宣王二十七年齊威王三
十六年趙肅侯七年魏惠王二十八年韓昭侯十六
年 王致伯於秦 伯如字伯者周諸侯皆賀秦孝公使公子少官
帥師會諸侯於遂澤以朝王 左傳遂澤有介廉焉宋地也杜預注
北道疑非正地志曰遂澤在
汴州浚縣縣東南二十四里
甲二十七年 秦孝公燕文公二十年楚宣王二十八年齊威王三
十七年趙肅侯八年魏惠王二十九年韓昭侯十七

年

庚二十八年 秦孝公二十八年 趙惠侯九年 魏惠王二十年 韓昭侯十八年

魏龐涓伐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

救成侯曰不如勿救 相封成侯 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

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

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想於齊

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

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

因起兵使田忌田盼將之孫子為帥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

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

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周紀二十一 魏惠王二十八年

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 此孫

兵法也 魏惠王也半至謂軍趣 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寇明日

為五萬寇又明日為二萬寇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

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

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 司馬彪志魏郡元城縣注云左傳

龐涓死處廣志林馬陵在濮州鄄城東北六十里 龐涓死處廣志林馬陵在濮州鄄城東北六十里

關谷深可以置伏○馬陵在今大名府城東十里 馬陵道隘而

秀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

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

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

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說文豎指布短衣 齊因乘勝大

破魏師虜太子申初太子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

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平客曰固願效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

并其國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此臣

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

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太

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戰敗死馬陵

齊成侯鄰忌惡田忌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用忌之人也我為

將三戰三勝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

率其徒攻臨淄 臨淄齊國都也城臨淄水因以為名 求成侯不克出

奔楚 為下齊復 田忌張本

至二十九年 秦孝公二十九年 趙惠侯十年 魏惠王三十一年 韓昭侯十九年

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皆苦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周紀二十一 魏惠王二十九年

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隄之西 秦魏曰益安邑以東山嶺險隄之

地也 今蒲州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險 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

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

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

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

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

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而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

之民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

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

安邑徙都大梁 班志魏都後魏故大梁杜佑曰汴州城西古

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公叔言見 秦封衛鞅於十五邑

宏農郡商縣商君邑裝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鄧丹水二
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史記正義曰丹水及商皆屬宏農
今言順陽是建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及丹水皆屬之也水經註丹
水逕南鄧丹水二縣之間歷於中北所謂商於者也杜佑曰今
鄧州內鄧縣東七里有利於村蓋秦所謂商州號曰商君 齊趙伐
魏 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王三十年 秦孝公燕文公二十三年楚威王商元年齊威王四十
年趙肅侯十一年魏惠王三十二年韓昭侯二十年

二十一年 秦孝公燕文公二十四年楚威王二十二年齊威王四十
年趙肅侯十一年魏惠王三十二年韓昭侯二十年

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
君亡室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
無驗者坐之商君則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
人不愛復內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 鄭京兆之
宣王弟鄭桓公采邑唐屬華州宋白 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
在通典曰鄭縣古城在華州郡城北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周紀二十一 秦本紀第一

盡滅其家 車裂古 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衣
於道者被刑 補註韓子云嚴之法棄衣於道者刑子貢以為重問
三族傷雖刑之可也 秦法棄衣於道者棄市夫棄衣何事於事
而苛酷如此蓋商君之無道也 秦法棄衣於道者棄市夫棄衣何事於事
謂之輒死故石磧之衣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衣也其馬駒
計邪一日又問其小正及月令乃得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衣鄭
氏注謂為湯火氣是矣是月王領馬政游北則羣是毋燒衣者亦
為馬也固知棄衣於道古人先有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
惟仲夏行此禁秦或 嘗臨渭論因渭水盡赤 水經渭水出隴西
時皆禁故以為苛耳 嘗臨渭論因渭水盡赤 水經渭水出隴西
流至秦都咸陽南商君蓋 為相十年人多怨之 按魏王十七年秦
臨此以論因法罪日論 為相十年人多怨之 按魏王十七年秦
十九年商君從秦都咸陽廢井田開阡陌平權賦二 趙良見商君
十一年申賦稅法為刑當在是年至今年十年矣 趙良見商君
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 百里奚自賣以五殺羊
舉以為相秦人謂之 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引趙
五殺大夫殺杜羊也 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引趙
之言謬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有之矣貌言華也
譽面也

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何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與之牛
口之下 孟子百里奚虞人也以食牛于秦穆公今日刑之鄙人按
史記晉滅虞執百里奚為秦穆夫人陳百里奚亡秦走宛
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殺 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 謂左傳魯三十三 晉晉若一救荆禍 三置晉君
穆公文公也秦穆公十二年魯哀公二十八年晉會晉伐楚朝
周此云殺荆未詳余按晉既敗楚於城濮又敗秦於殽穆公
使魏克歸楚求成所 邑人致貢犬戎來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者
謂殺荆禍蓋指此也 邑人致貢犬戎來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者
車則坐乘耳 晉不張蓋 所以覆晉車上也 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
操干戈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記
有喪春不相杵云 用 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
監以為主其從政也陵轍公族殘傷百姓 歷 公子虔杜門不出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周紀二十一 秦本紀第一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懼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詩
也 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戰甲多力而駢奔者 杜
日駢奔為駢乘持矛而操闔戟者勇車而趨 後漢志有闔戟車者
在後唐謂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逸書
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 言不久也 而尚貪商於之富寵
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
收君者豈其微哉 微少 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甲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元年楚威王三年齊威王四十二年趙肅
公二十年 魏惠王三十四年韓昭侯二十二年燕文
公二十年 韓申不害卒
乙三十三年 秦惠文王二年楚威王四年齊威王四十二年趙肅
公二十年 魏惠王三十四年韓昭侯二十二年燕文
公二十年 宋太邱社亡 班志沛郡有太邱縣又志曰宋太邱社亡厲
六年 鼎論汝於泗水中 爾雅右陵木邱社云 邱社

之所有大阜者為大邱宋大邱社
亡於依邱社於時亡夫晉也 鄭人孟軻見魏惠王之郊
也 莊志 鄭平縣 漢書 王曰 史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

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
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
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善初孟子師子思嘗
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
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
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人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
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為知仁義之為利不仁
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周紀二 顯王三十六年

異故也

三十四年 秦惠文王三年 楚威王五年 齊威王四十四年 趙肅
侯十五年 魏惠王三十六年 韓昭侯二十四年 燕文
公二十二年 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 秦惠文王四年 楚威王六年 齊威王四十五年 趙肅
侯十六年 魏惠王改元稱一年 韓昭侯二十五年 燕
文公二十二年 齊王魏王會於徐州以相王 史記正義曰竹書紀年云梁
十八年 齊王魏王會於徐州以相王 惠王二十二年 下邳遷於韓改
曰徐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君必不出此門 許慎曰屈宜曰
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當
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
顧益奢此所謂時誦舉贏者也故曰不時 越王無疆伐齊 越王
之後自句踐至 齊王使人說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
無疆凡六世 楚楚人大敗之 秦勝盡取吳故地東至於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

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海上 吳之故地 漢會稽九江丹陽豫章
會稽其地北至於梁兒不能全有 漢會稽一郡地及其地 越初
有吳地今楚取吳地至於浙江則梁兒亦入於楚矣 浙江有三源
發於太末者謂之穀水今之衢港是也 發於烏傷者水經謂之吳
諸溪今之發源是也 發於臨海者 班志謂之浙江水今之發源是
也 三水合為浙江東至錢唐入海 浙折也 晉水曲折於羣山之間
也 釋名曰江共也 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國於前上者漢之國
也 越國越也 朝服於楚

三十四年 秦惠文王三年 楚威王五年 齊威王四十四年 趙肅
侯十五年 魏惠王三十六年 韓昭侯二十四年 燕文
公二十二年 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 秦惠文王四年 楚威王六年 齊威王四十五年 趙肅
侯十六年 魏惠王改元稱一年 韓昭侯二十五年 燕
文公二十二年 齊王魏王會於徐州以相王 史記正義曰竹書紀年云梁
十八年 齊王魏王會於徐州以相王 惠王二十二年 下邳遷於韓改
曰徐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君必不出此門 許慎曰屈宜曰
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當
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
顧益奢此所謂時誦舉贏者也故曰不時 越王無疆伐齊 越王
之後自句踐至 齊王使人說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
無疆凡六世 楚楚人大敗之 秦勝盡取吳故地東至於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周紀二 顯王三十六年

之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
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呼沱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
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 燕南與趙接壤戰於百里之內言其
所隔故必速上郡之西出雲中九 近也秦欲攻燕自蒲津下兵則為趙
原然後至燕故云戰於千里之外 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
外計無過於此者 言燕計之過 顯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
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謂侯曰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強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
者畏韓魏之讎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

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併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琴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城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以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楊音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水經洹水出上黨汝氏縣東北出山遼郡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入於白溝○洹音恒慮音慮通質列白馬而盟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

資治通鑑補

卷二 周紀二

三十一

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道涉渤海韓魏各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其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班志宏農郡函谷關漢武帝嘗揚僕之請移關於新安縣文穎曰秦關在宏農縣南嶺後移在河南穀成縣師古曰今桃林縣有洪瀆關水即古所謂函谷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雉堞餘跡焉穀成縣即新安杜佑曰漢函谷關在漢新安縣東北一里其秦關在今靈寶縣肅侯大悅厚待蘇秦尊寵賜資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帥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官因號犀首猶虎牙將軍之稱班志上郡有雕陰道括地志雕陰故城在鄜州且欲東兵蘇洛交縣北二十里○雕陰即今之綏德州○犀首大夫

秦恐秦兵至起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蓋居於鬼谷以稱之隋志馮翊郡郿縣有鬼谷先生祠蓋是其所居因以為號附錄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氣山採藥得道有少容居清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先生曰二子輕喬松之永壽皆一旦之浮榮惜哉鬼谷處人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為不及也附錄王問數百歲後不知所之蘇秦之術蘇秦自以為不及也子年拾遺記云蘇秦張儀同志好學途窮而歸之以荆楚或饋力寫書非聖賢之言不讀遇見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二人每假食於路到儀游諸侯無所遇皆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之璧其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秦聞之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何不一往見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 周紀二

三十一

儀於是之趙秦乃戒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甯不能言而當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我殆弗如也今我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我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秦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儀遂得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為客卿通解也後遂為司馬官號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為卿而以客禮待之也舍人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乃蘇君也蘇君憂秦伐趙

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蘇
君之計謀也谷君已用請歸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
吾不及蘇君明矣君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宜蘇君在儀甯渠能乎為後蘇秦死儀方於是蘇秦說
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彘弓勁弩利
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
勁弩也史記正義曰欲放弩者皆坐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
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韓之宜陽西接境於秦宜陽函谷
亦曰虎牢戰國時為鄭之屏蔽皆韓之出兵之路成臯春秋鄭之制邑
地也志宜陽屬宏農郡成臯屬河南郡今茲效之明年復求割地
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求無己以有盡之地逆無己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市買不

資治通鑑補 卷二 周紀二 顯王三十六年

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甯為雞口無為牛後史記正義曰雞口雖
乃出莫爾雅翼曰蘇秦說韓王甯為雞口無為牛後雞口雖大
之主所以將眾也從從物者也謂牛子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者
也言甯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此本諸延篤注戰國策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
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厲聲曰按
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
敬奉社稷以從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
田舍廬廡之數數音會無所芻牧芻音草也牧音放也言魏民人
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殷殷輳音若有三軍之眾臣
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樂帝宮受
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卒三千人禽夫差
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眾哉

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
二十萬廝徒十萬武士武卒也詳見後第六卷秦昭襄王五十二
擊軍中之勇士敢奮力而擊敵年意謂謂若青帽項羽傳有異軍蒼頭特起奮
者異之蘇林曰取薪之卒曰廝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古者用車
用騎兵車騎異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乃聽於羣臣之說而
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晉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
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
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
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
蔓蔓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故啟趙王
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
齊四塞之國東先代反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 周紀二 顯王三十六年

其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秦
山絕清河涉渤海者也班志泰山在秦山郡博縣東北水經淇水
因置清河郡清河又東過博縣與大河張甲故液合又東過東光
南皮等縣齊之北界也又齊東北皆阻海漢渤海郡亦其境也師
告曰郡在渤海之濱因以為名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
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
而實兩齊地東有淄川東萊限邪高而南有泰山城陽北
實皆齊分也大公以齊地貢并屬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
功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勸輸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
以富國故其俗奢僭作水飲約織其麗之物為冠帶衣服天下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
圖雞走狗六博闢鞠說文曰六博局戲也六博十二棋局皆所作
著也各投六箸行六棋故曰六博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
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貫者謂之塞刻為兩貫者謂之白刻
為三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謂之五塞兩擲史記作
頭謂以皮為之實之以毛蓬隨而騁對向日然擲起於瓊區之時

所以練武十因博戲而講習之或言臨淄之塗車殺擊人肩摩連
黃帝所作。謂青筋竹竹竹音是臨淄之塗車殺擊人肩摩連
狂成帷揮汗成雨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
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
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
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
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
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注
水注孫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南至濟陰句陽縣為新溝又東過
東邱縣與濮水俱東流河又逕陽晉城南秦所謂衛陽晉之道
也史記正義曰陽晉故城在曹州濮陽縣西北三十七里志云
父縣屬東平國又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北城義反行戶剛反 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
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爾雅翼更猛而能自顧其後是
蓋取行而顧顧恐人將其後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 周紀二 三十七年
故恫疑虛鳴通音驕矜而不敢進備註制疑虛鳴以竹青也 則秦
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
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
王小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
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
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
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
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天王誠能
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蒙駝
良馬必實外廄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衛合則楚割地以事
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附錄初秦之之
楚三日乃得見

乎王諫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
里而臨寡人會不置固難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而貴於
桂者寡人見如也王曰寡人聞如天帝今令臣食玉 於是蘇秦為從約
長并相六國蘇秦初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
百斤盡費用乏絕去秦而歸贏滕履賸負書擔糞形容枯槁面目
黧黑狀有媿色歸至家妻不下機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
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
之罪也乃夜發書陳說數十得大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鍊以
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
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乃歷說六國及是
北報趙車騎重擬於王者行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
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
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金多也蘇
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
厚蓋可忽乎哉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
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
以百金償之備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
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
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
疆立知成侯賈田忌事見上二乃召而復之 燕文公薨子易王
立 衛成侯薨子平侯立

資治通鑑補 卷二 周紀二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秦惠文王六年楚威王八年齊宣王辟疆韓宣惠
王薨易王元年趙肅侯十八年魏惠王後三年 秦
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收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

至因陽盡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鄠縣商洛至慶州洛陽
縣自於山自東北至勝州固陽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
之與魏者小魏張儀歸而相秦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我
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若我若若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

四十二年 秦惠文王十一年楚懷王二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秦惠文王六年趙肅侯二十三年魏惠王後八年秦

縣義渠以其君為臣 義渠西戎國名秦取之以為縣班志義渠道
也○義渠即今陝 秦歸焦曲沃於魏 曲沃即今之平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八年趙武靈王魏元年魏惠王後十年

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魏王乃極見衛客

四十五年 秦惠文王十四年楚懷王五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 陝志陝縣屬宏農郡故魏國北境在大陽東

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蘇秦恐乃說易王曰臣
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

齊齊宣王以為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傲齊而為燕 為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蘇秦有驪女曰無鹽其

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此曲沃在河東晉叔所封之邑漢武

晉曲沃邑十三州志古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二十四十八年秦惠文王十七年楚懷王八年齊宣王後十四年王

廟子慎觀王定立燕易王薨子噲立齊王封田嬰於薛

班志薛縣屬魯國夏梁仲之國後遷於孫仲應居之括地志故薛

城在今徐州滕縣界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

里號曰靖郭君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

也記會子問者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註云五官五大夫典

司馬司空司徒司馬司寇典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

由是得專齊之權靖郭君欲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曰無為

客通客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

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臣不敢以死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八年

為獻君曰亡更言之客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

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

失齊雖降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靖郭君有子四十

人其賤妾之子曰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

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之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

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也嬰

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

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

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乘間問其父曰子之子

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元孫元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

下不見一賢者文問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羅綺

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

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百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請靖郭君以

文為嗣靖郭君卒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孟嘗君招致諸侯遊

士及有罪亡人皆舍業厚遇之舍業為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

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

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

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噉食

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剝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

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有楚邱先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八年

生者披髮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

忘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吾老惡君謂吾老意者將使

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

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彈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

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臣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

者其德足以教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

遠其識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君子豐

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

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誠否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

虛懸上以侮其君下以恐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
受為天下道述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遣之象牀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謂孟嘗君門

人公孫戊曰象牀之直千金枓傷之毫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

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戊許諾釋名曰劍

常也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君能振達

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

牀則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孫戊趨去

未至中閭官中小門曰閭上閭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

志之揚也公孫戊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

文之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譏之心

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

詩邶谷風之辭毛氏傳曰芣須也菲芣也鄭氏箋曰此二菜蔓

菁與當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

可以根惡其葉其葉下體謂根也陸績草木疏曰芣葍也

郭璞曰今葍菜陸德明曰江南有葍江北有葍葍相似而異附

雅曰菲芣又曰菲息菜郭璞曰菲芣土瓜息菜以葍葍葍赤

色可食當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諫虛並反芣音勿葍

音孟嘗君有焉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

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

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名醜

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

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問先生受魏之璧馬

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

若便魏雖刺髮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髮於王何損且夫王

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矣有璧馬之寶

於王何傷乎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問於繆留對曰

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闕止而見殺魏用犀

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晉六卿晉氏范氏中行氏趙氏韓氏魏氏

也自晉文襄以來迭乘國政後皆謂大卒

公蘇代曰魏用犀首必右韓而左魏相張儀必右秦而左魏蓋二

相外各倚與國以為重而

內爭權所以魏日削也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

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二 周紀一

魏王四十八年

三

思補

資治通鑑補卷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周紀三 起慎親王元年盡報王十七年凡二十有三年

慎親王 諱定顯王之子也此復蓋也以說法言之謹法敏以敬日慎柔德安眾曰靖 在位六年

元年 秦惠文王十八年楚懷王九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年衛更

貶號曰君 顯王二十三年衛已貶號曰侯介於秦魏之開國日以削弱更貶其號曰君

二年 秦惠文王十九年楚懷王十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年秦伐

韓取鄆 春秋晉敗楚師於鄆陵即此鄆也 魏惠王薨于襄

王立 宋隱曰系本日襄王名嗣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二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思補

卒子昭王立六國表號于元辛亥終丙戌襄王元丁亥終千寅哀王元癸卯終乙丑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大康初汲縣有發冢者大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紀惟特記晉國起自穆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于史記襄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蓋謂之今王魏惠成王注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按大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曰襄王襄王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大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真今 孟子入見而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

是孰能禦之孟子遂去魏適齊

三年 惠秦文王二十年楚懷王十一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八年魏襄王元年燕王噲三年楚趙

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 地理志云謂道形如函孫卿 秦人出

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宋初稱王

四年 秦惠文王二十一年楚懷王十二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六年趙武靈王九年魏襄王二年燕王噲四年秦敗

韓師於脩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鯨申差於濁澤 鯨申差工將名

澤括地志觀澤在魏州頓邱縣 諸侯振恐 齊大夫與蘇秦爭寵

使人刺秦殺之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即死東裂臣以徇於市曰蘇

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

者果自川齊王因而誅之 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

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

資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思補

從人從戈人荷戈所以成也梁地 守亭障者不過十萬 說文亭民

南接楚西接韓東接齊北接趙 道所舍也障堡障也 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

也塞也所以隔塞敵人也 於洹水之上 洹音 結爲兄弟以相堅也 事見上卷 今親兄弟同

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 後漢志卷酸棗屬河

南郡酸棗縣屬陳 也 卷故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街亦地名酸棗即今之延津

縣屬晉故城在兗 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

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爲大王計莫

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

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

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而輕走易北不能擊戰悉梁之

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楚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
 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啟人為吏索隱曰人謂臣也及老而
 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於益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
 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
 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
 已上而效之子之後漢書與服志曰三王俗化雖文詐偽漸生始
 今之印綬也綬組也古者佩玉以綬貫之漢承秦制秦與墨綬
 諸王以下印以金銀銅為差綬以赤紫青黑黃為差印信也刻文
 合信也綬受也轉相授受也二百石吏銅印黑綬或黃綬王制謂
 侯大國之卿食祿以田計之為三十二夫之入國之將食祿萬
 鍾其倍差不度甚矣漢制三公秩萬石至於斗食
 佐吏凡十六等三百石吏第十等 率月四十斛子之南而行王
 事而喻老不聽政願為臣也 國事皆決於子之為後燕
 亂張本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周紀三
 慎王五年 慎王元年 王
 六年 秦惠文王二十三年 楚懷王十四年 齊宣王韓宣惠王
 十八年 武靈王十一年 魏襄王四年 燕王噲六年

崩子赧王延立

赧王上 對伯莊曰報報之甚也輕微危弱寄在東西足為驚
 報故號之曰報報法本無報字也 在位五十九年

元年 秦惠文王二十四年 楚懷王十五年 齊宣王韓宣惠王十
 三年 秦人侵魏渠得二十五城 魏人伐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魏志
 岸門在今許州長社縣東北二十八里今名長武亭初秦韓之
 戰於濁澤也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
 伐楚王不如因張儀而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

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做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
 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秦
 韓并兵南向此秦之所願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
 臣為之做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
 重其幣使韓信王之救已則韓德王必不為雁行以來兵雖至國
 不大病矣若韓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恃楚
 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
 也楚王大悅乃做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
 曰做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做邑將以楚徇韓
 韓王大悅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
 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秦之援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周紀三

秦王元年 六

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者也秦欲伐楚楚乃起師言救韓
 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
 疆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
 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遂大敗韓氏之兵非
 削弱也民非蒙患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
 明也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
 之齊王令人謂太子曰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也 明父子
 之位寡人之國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使市被攻子
 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搆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惴惴也 齊
 王命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都邑之大者北地齊
 之北境也蓋漢千乘
 海之地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之醴也遂殺燕王

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

更疾伐趙 右更秦晉第十四師古曰左右中 拔蘭虜其將莊豹

秦王欲伐齊思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

以告則行理以尊逆之閉關則其使不為也 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

箕帚也 秦楚嫁女娶婦長為兄弟之國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

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與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

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周紀三 魏王元年二年

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

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

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詳墮車不朝三月楚王

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使宋遺借宋符以至齊

詳音伴 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其至某廣六

里 東西曰廣南北曰表 齊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

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按史記得里子 師及楚戰於丹陽 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對昭日南郡枝江縣有今歸州神歸縣東入里而沱楚王城是也余按楚還屈匄伐秦秦發兵逆擊之枝江之丹陽則距郢都近神歸之丹陽則不當秦楚之路索隱因下文遂取漢中即謂丹陽在漢中皆非也此丹陽謂丹水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其水蓋在宏農丹水析兩縣之關武關之外也秦楚交戰當在此水之陽楚師既敗秦師乘勝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漢中其勢易矣 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 珪珪楚爵也執遂取漢中郡 自兩關成固至新城上庸是皆漢中郡之地 地名曰也改公侯之封而晉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楚王悉發國

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 班志藍田縣屬京兆秦孝公置史記正田淵入藍田縣時楚襲秦入藍田縣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王之次矣者曰藍此縣山出玉故以名縣 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 鄧春秋鄧國之地班志鄧縣屬南陽郡杜預曰鄧陵縣東三十五里所謂在古召陵四十里者也 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剽兩城以請平於秦

燕人共立太子不是為昭王昭王於破亡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 賦文仲曰列強有凶稱孤也杜預曰列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其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屈節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自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自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盼視指使則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周紀三 魏王元年二年

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按史記得里子 師及楚戰於丹陽 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對昭日南郡枝江縣有今歸州神歸縣東入里而沱楚王城是也余按楚還屈匄伐秦秦發兵逆擊之枝江之丹陽則距郢都近神歸之丹陽則不當秦楚之路索隱因下文遂取漢中即謂丹陽在漢中皆非也此丹陽謂丹水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其水蓋在宏農丹水析兩縣之關武關之外也秦楚交戰當在此水之陽楚師既敗秦師乘勝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漢中其勢易矣 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 珪珪楚爵也執遂取漢中郡 自兩關成固至新城上庸是皆漢中郡之地 地名曰也改公侯之封而晉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楚王悉發國

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 班志藍田縣屬京兆秦孝公置史記正田淵入藍田縣時楚襲秦入藍田縣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王之次矣者曰藍此縣山出玉故以名縣 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 鄧春秋鄧國之地班志鄧縣屬南陽郡杜預曰鄧陵縣東三十五里所謂在古召陵四十里者也 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剽兩城以請平於秦

燕人共立太子不是為昭王昭王於破亡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 賦文仲曰列強有凶稱孤也杜預曰列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其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屈節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自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自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盼視指使則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周紀三 魏王元年二年

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按史記得里子 師及楚戰於丹陽 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對昭日南郡枝江縣有今歸州神歸縣東入里而沱楚王城是也余按楚還屈匄伐秦秦發兵逆擊之枝江之丹陽則距郢都近神歸之丹陽則不當秦楚之路索隱因下文遂取漢中即謂丹陽在漢中皆非也此丹陽謂丹水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其水蓋在宏農丹水析兩縣之關武關之外也秦楚交戰當在此水之陽楚師既敗秦師乘勝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漢中其勢易矣 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 珪珪楚爵也執遂取漢中郡 自兩關成固至新城上庸是皆漢中郡之地 地名曰也改公侯之封而晉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楚王悉發國

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版反內

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咆咄則徒隸之人至矣○唯音詩
趁入臂也 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
常設切

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

誰朝而可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春秋

諸侯之國有涓人秦漢之國有中涓備古曰涓潔也言其在中
主知潔清潔掃之事蓋王之親臨左右也應劭曰涓人如謁者

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

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

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附錄說

昭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劫入城何如郭隗曰樓煩之

下以孤之不自得承宗廟恐社稷之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

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師者之臣其名臣其

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今王將自東面而指氣使以求

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南面而聽則不失其禮之禮以求臣則朋友之

才至矣北面而聽則不棄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而

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 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

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為燕用樂毅破齊

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四年 秦惠文王二十七年楚懷王十八年齊湣王三年趙武

相殺蜀侯蜀相蓋 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

中地武關左傳之少習地在漢安農郡析縣西百七十里道通兩

洛縣東武關之外蓋秦丹折商於之地武關在商州上

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補說殺以自

奈何行張儀曰秦昭楚弱大王在楚不立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

斬尚斬尚得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將殺

之斬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庸

資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十一 思補樓

春秋庸國班志上庸縣屬中郡史記正義上庸縣 王重地尊秦

今房州宋白曰今房州竹山縣古城即漢上庸縣 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為其主

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

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

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

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江水出蜀郡岷道之岷

共也小流入其一曰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

有所公共也 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

有扞關史記正義曰 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扞關楚之西

在峽州巴山縣界 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扞關楚之西

以東也 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班志巫縣屬南郡鄒道元曰黔中楚

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北地楚北境之地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

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疆

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楚長為兄

弟之國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查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

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韓有宜陽

險之地 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

民不厭精糲地不過九百里國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

過三十萬而所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郭塞見卒不過二十

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軍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徒居

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或兵之眾探前跌後

蹄闕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

甲徒易以趨敵謂今謂左擊人頭右挾生虜秦卒與山東之卒

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

資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十一 思補樓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孟賁烏獲古之勇士無異坐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三十斤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外以河東為河外梁則以河西為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河間趙地年分為河間國應從曰在兩河之間唐為瀛州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境漢文帝二陽齊南境之地也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博關在齊南境西境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具國一日見攻雖欲州度清河指博關則深河以南臨菑即墨危矣

齊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三

齊治通鑑補

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事見上卷顯王三十六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做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備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事見上卷顯王五年并漢中事見上卷顯王五年包兩周元年張儀說守白馬之津班志白馬縣屬東郡水經注白馬津在自馬城之西北白馬城唐為滑州治所開山圖曰白馬津東可二十許里有白馬山山上常有白馬羣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後人因以名縣及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忿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池池康曰池池趙邑余按趙與韓魏接壤境有野王上黨魏有河東河內而池池則秦地也漢為縣屬宏農郡趙安能越韓魏而有之康說非是○趙願渡河踰漳據晉晉欲自池池北渡河又自此東音因兒二音願渡河踰漳據晉論漳水而進據晉此亦張琴琴以臨趙也昔晉即漢常山郡之滹沱也對滹沱山曰史記晉君杜預云晉之滹沱也此說非括地志昔晉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

齊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三

齊治通鑑補

甲子味爽利帥其旅若休會於牧野前徒何戈攻其後以北蓬使蓬以勝股若利張儀引以道其有所而動亦已其矣使臣先開左右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齊東臨於海濱濱廣斥魚鹽所出此時齊未嘗獻地於秦張儀說以恐動趙耳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告齊使韓元云一縱一橫為午道也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史記正義韓元云一縱一橫為午道也河外亦因趙而言此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當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虞氏記曰趙自五原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前不說乃改上陰山河曲而為馬趙見羣鶴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火光在其下乃即其處築城今

齊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十四

齊治通鑑補

雲中城是也宋白曰勝州榆林縣界有雲中古城趙武侯所築秦置雲中郡唐為單于都護府班志九原縣屬五原郡漢之五原即秦之九原郡也唐為豐盛等州之地宋白曰唐豐州治九原縣按雲中九原皆在燕之西秦自上郡朔方下兵則可至史記正義曰古雲中九原郡皆在勝州雲中郡故城在榆林東驅趙而攻燕則北四十里九原郡故城在勝州西界今連谷縣是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水經注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開鄉西山驅長城而東過范陽容城東屬開城西南即長城門也易水又安次泉州縣南而東入海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常山即北嶺山也漢文帝時匈奴常山常山郡班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其尾則燕之西南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索隱曰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物與人有怨者亦為有隙皆叛衛復合從五年秦武王薨元年是懷王十九年齊湣王四年趙武王張儀說

齊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十四

齊治通鑑補

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車三十乘入儀於梁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借使言借楚人以為使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齊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齊必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車

資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五

思補

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孟子論之曰或謂公孫衍張儀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火滅孟子曰是惡足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

資治通鑑補

卷三

五

思補

也曰甚矣鳳鳴而鸞翰也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太史公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盟晉而霸諸公曰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訂因而記之揚子雲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也其才矣乎跡亦不殆已宋咸曰蹈履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虞備替人之跡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書舜典而難在人孔安國注云在任人帝而難之也難拒也言任人則斥遠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五

思補

秦王使甘茂誅蜀相莊四年蜀相殺蜀侯蜀王故誅之秦王魏王會於臨晉臨晉縣屬馮翊故大荔也秦取之更名臨晉應劭曰臨晉水故名臣曰晉水在河之東北縣在河之西不得臨晉水晉水故高晉西南余按唐地理志蒲州有臨晉縣宋白曰漢臨晉縣在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故解城是也後魏改為北解縣州省府分倚氏縣臨晉泉縣唐天寶十二載改臨晉縣天寶之改縣必有所據則應劭臨晉水之說未可厚非秦之臨晉在河西臣據秦之說皆是也

至六年秦武王二年楚懷王二十年齊湣王五年趙武秦初置丞相以樞里疾為右丞相應劭曰承者承也相者助也荀悅曰秦本樞里疾秦惠王之弟也高誘曰於居渭南之陰鄉其里有大樹故號樞里子樞音祀

至七年秦武王三年楚懷王二十一年齊湣王六年趙武秦魏會於應左傳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注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應國也括地志曰故應城因應山為名古之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應即今之葉縣屬南陽府河東臨晉有應亭秦魏之會也此處不悉應安得應也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柳宗元曰地長隆然而起夷之而益高者為息壤吳書有云蘇籍帝之息壤以涇水為者此所謂息壤蓋以地長得名爾蘇籍高誘曰息壤非一今荆州南門外有石如室宇陷入地中不可犯以春鍾也元和中荆州人掘得一石其狀與江陵城同徑六尺八寸從而乘之是年雷雨不止復埋此石乃止又永州府城南故龍興寺東北原有堂堂之地隆

然而起狀若鳴吻色若青石出地廣四尺高一尺五寸初為室時
 夷之而益高凡持斧者盡死人以爲神自是不敢犯又臨州諸縣
 前一里有地畝餘踏之對曰宜陽大縣其質郡也杜佈曰春秋列
 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趙魏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於
 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質郡也漢官儀曰
 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晉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
 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
 得金而泉泉味如酒漢章邯生庭雁門雁之所畜是也或以
 以城令夏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因名會稽是也今王
 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及三防之險魯人有與會參同姓名者殺
 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
 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
 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事見
威烈王二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篋竹筒也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至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楚下
蔡人故云

實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十七

然 樛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樛里子之
母韓女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
 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公仲侈
韓相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
 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
甲八年 秦武王四年 楚懷王二十二年 齊湣王七年 宣武
實八年 襄王十九年 魏襄王二十二年 韓襄王 燕昭王五年 甘茂攻
 宜陽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
 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甘茂三鼓之而
 卒不上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以宜陽餌王也今攻而不拔
 公孫衍樛里疾控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終無伐之日
 已明日鼓之而不下請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
 明日一鼓而宜陽拔斬首六萬初秦之伐宜陽也楚王謂陳軫曰
 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治能自免也爲其必克吾欲先據

以加德焉陳軫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
 之獸無點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避走而冒以獵者
 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
 進者必眾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請
和也秦王既拔宜陽有驕色以齊楚不足平也或謂秦王曰臣竊
 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齊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主約而不
 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
 失齊驕也敗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
 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
 惟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
 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

實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十六

爲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
 於孟津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
 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擁天下之國徒兩周之難
 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
 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
 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
 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
 之事依於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
 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不能復戰也齊宋在魏
 魏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受伐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鏃韓
 氏鏃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鏃魏氏鏃則秦孤而受

甘茂茂懼魏伐魏蒲阪亡去日素於皇東遷見長阪因加四云昂

代曰君聞江上之處女乎蘇代曰不聞曰江上之處女有徐吾者

東海貧婦也與其鄰婦李吾合燭夜織徐吾燭不屬或謂李吾曰

徐吾燭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室布

席以待來者坐常居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增

暗去一人燭不為增明何愛餘光之照四壁者乎今臣不肖乘逐

於秦願為足下掃室布席蘇代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見秦王曰

甘茂賢士其居秦累世矣自彼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矣彼居

齊必謀秦不如重贊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秦王即以

上卿迎甘茂茂不往蘇代謂齊王曰秦迎茂茂德王故不往王若

資治通鑑補卷三 周紀三 王九年

不置茂茂必往秦以茂之賢而擅用彊秦之眾則齊危矣齊王乃

以茂為上卿 趙王略中山地至甯葭水經注甯葭水出上郡葭水

城南又東引葭水 西略胡地至榆中水經注葭水出上郡葭水

注之○葭音加 西略胡地至榆中水經注葭水出上郡葭水

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者也自漢西去至榆林山世又謂

沙陵屈於葭水西故云葭水也王恢下榆林山世又謂

以為榆中在上郡非也按榆林山在朔方東以

東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

之不得在上郡余謂蘇林之說固未為盡而道元所謂榆中在

城東五十許里亦非也據漢書取河內地按榆溪蓋塞正在唐

勝二州界其西則接古上郡之境況諸次水出上郡榆林山入

河則榆中在上郡之東則矣諸次水無西流至金城榆中之理

考其故道元特以班志金城郡有榆中縣遂率合以為說不知此

一節之誤尤甚於蘇林也史記正義曰榆中勝州北河北岸也杜

預曰勝州榆林郡 林胡王獻馬 如謂日林胡即勝州榆林郡也

胡致其兵 楚王與齊韓合從或謂韓公叔曰乘舟舟漏而亦

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善於辭

公而輕秦是塞漏而輕陽侯之波也

西十年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 魏襄王二十四年 齊湣王九年 趙武

見 昔星世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星小者數十長者幾天見則兵

則東指星見則西指或長或短或光或暗或赤或白或黑或黃或

散為赤星或黃星太白辰星變為白星或黑星或黃星或赤星

中山取丹邱爽陽鴻之塞又取鄆石邑封龍東垣史記正義曰丹

臨唐志鄆州有內邱縣漢之中邱縣也未有丹邱不知其何據

爽陽鴻之塞史記作華陽鴻之塞括地志曰北岳別名曰華陽

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又有鴻上水出唐縣北葛洪

山山接北岳恒山皆在定州唐縣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

西括地志石邑故城在恒州唐縣南三十五里封龍山一名飛

龍山在恒州唐縣南四十五里邑蓋因山為名漢氏隸隸定國

漢所立白石碑云常山國元氏縣界有封龍山東垣師漢定國

資治通鑑補卷三 周紀三 王九年

之與定縣漢高帝更名史記正義曰趙之東 中山獻四邑以和

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若羊戎王之同母

弟曰高陵君趙襄陽君魏冉最賢 秦封穰侯於陶陶即范蠡所

志定陶縣屬濟陰郡下云封於穰與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將景缺取楚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有西不讓楚靈王所謂
大城陳蔡不美賦皆千乘是也日不美
善音即漢書地理志作更楚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請平卒齊而太子以逃
楚張秦丞相穉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為丞相疾滑稽多智秦人

號曰智穉且為之諺曰力則任鄙智則穉里韓太子嬰卒公子
蠟驗質於楚楚欲納之為韓太子乃與師圍韓雍氏韓令使者求

救於秦秦師不出韓又令尙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
隱蔽出為雁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間之得揭者其齒寒

願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報矣獨尙子之言是召尙子入宣
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憐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

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
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

有利焉會楚解雍氏圍秦師遂不出

二十六年秦昭襄王八年楚懷王三十年齊湣王十五年魏襄王
王二十七年魏襄王二十年韓襄王魏昭王十三年

初趙武靈王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是為惠后孔穎達曰后後也
以漢後唐戰國諸侯王亦稱其夫人為后生子何而愛孟欲及其生而立之五月戊

申遂大朝東宮傳國於何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廟見始即位也大夫
悉為臣肥義為相國拜傅王相國之官始此秦因之漢武靈王

自號主父主父言尊國之主父也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
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欲以觀

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
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離秦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周錄昔
疾五日不即人及婦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有身適於約大

七世而亡余思虞舜之勤將其胃文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及是
趙王嘗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美矣兮願若若之榮
命乎命乎自無我贏異口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天
之因夫人而納其女也贏即孟姚也習學記言云武靈王胡服
管天下因於吳姓 齊王魏王會於韓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

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於黃棘見上十太子入質
至離也見十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見十寡人誠不

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謂戰重耶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
求平見十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字書婚

故曰婚婿家女之所因故曰姻字林婚婿家謂婿家公妾曰各
婦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婚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婚婿之父
日姻余按張儀言秦楚女嫁婦為昆弟之國考之於史自報王
四年至是年秦楚未嘗嫁娶也至十九年楚懷王死於秦至二十
三年楚襄王遣歸於秦楚先已約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

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

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屈平及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
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

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
俱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秦章臺宮在渭南漢張敖老馬章

在章臺下漢長安在渭南以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區職曰街
此言之章臺宮在渭南明矣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

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疆要我以地因不復許秦人留之
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

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
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立乃詐赴於齊詐

子以求楚之淮北楚滅陳蔡封於汝水越取吳故地并有齊相
古徐夷之地皆在淮北即楚所謂下東區齊相

資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二十六年 秦昭襄王八年 楚懷王三十年 齊湣王十五年 魏襄王

王二十七年 魏襄王二十年 韓襄王 魏昭王十三年

初趙武靈王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是為惠后 孔穎達曰后後也

以漢後唐戰國諸侯 王亦稱其夫人為后 生子何而愛孟欲及其生而立之五月戊

申遂大朝東宮傳國於何王廟見禮畢出臨朝 廟見始即位也 大夫

悉為臣肥義為相國拜傅王 相國之官始此秦因之漢 武靈王

自號主父 主父言尊國 之主父也 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

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欲以觀

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

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離秦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 周錄昔

疾五日不即人及婦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有身適於約大

曰不可郢中立王郢都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東從壽春亦名曰郢水經江水東逕江陵縣故城南又東逕郢城南注云今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權宮郢城即子囊遺言所城者劉向曰故楚都之郢城今江陵縣北十五里紅南城是也

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
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吾下東國吾為王殺
太子市謂相要也

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三國謂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附錄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賈於齊懷王

東地五百里乃歸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
慎子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矣不義臣故曰獻

之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
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

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
頁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孽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

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頁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
出玉幣許齊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

而後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頁出昭常入見王曰齊
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

資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楚王十六年十七年

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萬
乘之用也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璽入見王曰齊使來

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璽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
請西索救於秦景璽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頁見

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
之雖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

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弗然作色曰何謂也
慎子曰臣且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頁車五

十乘而北戰地五百里於齊齊子頁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
往守東地昭常之明日遣景璽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

乃遣子頁北戰地於齊遣子頁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
地又遣景璽西索救於秦子頁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

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地
兵願承下陸齊王謂子頁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頁曰

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備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
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隨齊右壤曰夫臨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

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乃
請子頁南道楚西使秦齊秦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臣音板

資治通鑑補 卷三

齊君至秦王以為丞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賢又齊族也孟嘗君
言王庶 全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

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
裘狐白裘狐腋之皮為之所謂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者也 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

無以應姬求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客有善為狗盜
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

為之言於王而遣之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姓名以逃夜
坐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向蚤孟嘗君恐有追者變之客

之居下坐者有善為雞鳴而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出關秦
王既出孟嘗君即悔使人馳傳逐之至關而孟嘗君已出乃還始

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有秦難卒賴二人之力
資治通鑑補 卷三 周紀三 楚王十六年十七年

自是之後客皆服初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弗聽蘇代欲止之
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代曰臣

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
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梗謂土偶人

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子殘
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

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
耳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

笑乎孟嘗君弗聽故幾及於難 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
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初齊王

既遣孟嘗君入秦則不自安及孟嘗君得脫歸復以為相任政孟

晉君怨秦與韓魏攻之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涇絕一日秦王懼謂
 穰侯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
 免於國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
 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
 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
 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
 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甯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
 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趙
 王封其弟為平原君 班志平原君屬平原郡勝封於東武城號平
 原君非封於平原也東武城屬清河郡杜治
 曰今貝州武城縣是也蓋定襄有武城時同屬趙故此加東也移
 道通遼原文於此下有平原君好士一條今按史記趙武靈王十
 六年納嬰娃則子何之生必在十七十八年開也武靈王以二十
 七年傳位於何於是時多則十一少則十餘耳平原君又其弟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周紀三

資治通鑑補卷三終

也則此時決未及十歲如何便能養士為豪俠之行倘此時果能
 招致天下之士則其父武靈王為李兌公子成所幽死去此只四
 年耳勝何以不能教解好士之效何在愚以為封駁之事雖在此
 年勝之好士未必即在此年今移於趙惠文王二十八年平原君
 薦用趙奢時
 因事而出之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行補

周紀四 起報王十八年盡 報王四十二年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報王中

二十八年 秦昭襄王十年 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年 齊湣王 楚懷
 王亡歸秦人覺之逃楚道懷王從閉道走趙趙主父在代趙人不
 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初孟嘗君為齊相再伐楚

楚人惡之及與韓魏破秦於函谷秦人更忌之秦楚乃縱反問於
 齊曰孟嘗君名高於主而擅齊國之權將為亂齊湣王已不能無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四

疑會有田甲者謀劫湣王王於是益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出奔
 中記六國年表齊田甲劫王田文走事 按
 在周報王二十一年則此條宜移於後 先是孟嘗君嘗使其舍人
 魏子收邑入於薛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
 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至是魏子所與粟賢者
 聞孟嘗君見逐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白到宮
 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
 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初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
 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於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
 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置傳舍十日孟嘗
 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劍鏃
 刺穿劍可為履屨劍把言其無物可 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
 粟以小飯饘之也○前音快讀言句

其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鉞歸來乎食無魚缺音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鉞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長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鉞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貧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渴驢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辭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鉞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悼愚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辭乎馮驩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魏王十八年

賈收畢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算有者驅而之辭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令以賈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賈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驩曰君云視吾家所算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寶外廢美人充下陳君家所算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辭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令以賈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及是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驩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驩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

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國富而兵彊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驩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白樂顯使也齊其間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之臣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驩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初孟嘗君之見逐諸齊無一人從亡者及復位孟嘗君太息謂馮驩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收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魏王十八年

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恐不知所謂也曰生也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魯平公薨子緡公賈立 五十九年 秦昭襄王十一年 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年 齊湣王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

吳宮吳宮而公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亂請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高信以王與公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

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班志家師有步平鮮非弗也也以李兌爲司空六卿之

章刑是時惠文王少成兌專政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謂賜宮門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日以章故圍主父

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蠶而食之爾雅曰生哺發生嚼蠶

生而能自啄食者爲蠶謂蠶雀之屬也三月餘餓死沙邱補注公卒葬沙邱宮穿家得石槨有銘云不辱其子靈公奪我里子

秦始皇東還亦崩於此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吳娃謂吳廣之女孟媽也見上爲不出

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愛彌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

二十一年秦昭襄王十三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五年齊湣王敗魏師於解班志解縣在河東郡宋白曰解縣也即夏鳴條之野

二十二年秦昭襄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六年齊湣王公孫喜魏人伐秦魏書人其魏冉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

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爲國尉戰國之時有國尉有都尉應劭曰秦王遺楚

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二十三年秦昭襄王十五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七年齊湣王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杜預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

昭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健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傾也

秦魏拜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爲丞相

二十四年秦昭襄王十六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八年齊湣王秦伐韓拔宛宛故中伯國志宛宛縣屬秦燭壽免魏拜復爲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悝於郢

資治通鑑補卷四周紀四七思補

二十五年秦昭襄王十七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九年齊湣王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河東地蓋安邑大陽蒲韓入武遂地二百里

於秦武遂地十八魏芒卯始以詐見重

二十六年秦昭襄王十八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年齊湣王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大良造節大

二十七年秦昭襄王十九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一年齊湣王宋有雀生於城之隙魏作魏似魏黃也燕領句陳向風史

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班志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

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爲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

射天咎地祈社稷而焚滅之記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自漢以下夏禹配食官社后復配食官稷周禮注社稷土穀之神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 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欲約與其伐趙時蘇代自燕來采得見齊王先說泅于堯曰人有賈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願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願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泅于堯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王遂

大悅蘇代因問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為天下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

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信約損秦無爭重而王以其別舉宋未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為尊也古人有言曰自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稱王 秦攻趙拔杜陽
徐廣曰杜一作樓按杜志樓陽在太原郡榆次縣界杜陽縣屬扶風注云杜亦在入謂詩曰自土師古注云條

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對自狄而卒居杜與沮漆之地又云扶風桐邑有陶鄉公劉所都漆雍則杜陽近桐邑按上說北地或謂其時有杜陽鄉

二十八年 秦昭襄王二十年 楚頃襄王九年 惠文王十二年 齊湣王二十八年 魏襄王二十七年 趙孝成王二十五年 秦攻魏拔新垣曲陽史記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四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指之處余按成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流承水所出東流為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為流承水注云濟水重源出焉西北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晉文公以信將原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如此則濟源去垣不遠矣蓋新垣即河東之垣縣也

二十九年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 魏襄王二十八年 齊湣王二十九年 秦司馬錯取魏河內漢河內郡即魏河內之地秦并魏河東郡東移其界於河內蓋魏之有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國河東河內自為二郡也

秦敗韓師於夏山 齊潛王起兵伐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

於溫溫州司寇蘇恭生之邑 宋遂滅

三十三年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 楚頃襄王九年 惠文王十四年 齊湣王三十三年 魏襄王二十九年 趙孝成王二十七年 秦王會楚王於宛會趙王於中陽班志中陽縣屬西河郡水經注文水逕太原故城也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齊潛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匣正議折之桓桓兩雅四座謂之備斷斬也 瓜分之謀潛王也王不聽固固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不知所適王問史曰與國之法若何史曰斷王曰有法法何言曰有人自南方來與國人面數與居使人之朝為齊而為城股有比干與子齊齊陳舉直言臣已不能用其言又斷之桓桓桓桓首言上齊斷言約 殺之東周左傳齊桓公於薛氏說齊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

時勢者百事之長也今雖干將莫耶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刺矣音
貴 堅箭利金不得機絃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音而劍
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與衛車舍
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
君既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底音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
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而殘剛平墮中卒之郭
衛非彊於趙也譬之衛矢而趙絃機也是以大國之計莫若後起
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敵寡罷也語
曰騏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
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
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賜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四

足而須也音 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
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
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
軼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爵釀通都
小縣置社存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
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
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供藥完者內醜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
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鑽弦絕
傷弩音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
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而
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禮被舉術柙家雜總身窟穴

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替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
平聲止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戰攻
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夫鶴的非咎罪於人也使弓引弩
而射之中者則害不中則愧少長賁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
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
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之仇之必矣不聽時燕昭王日夜撫循
其人益以富實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
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
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以利誘之日諸侯
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四 五

年 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
之尉秦官也 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殺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
伐齊齊潛王悉國中之以拒之戰於濟西水經濟水東北過壽
段城臨邑縣西又北是北平陰城西又東北 齊師大敗樂毅還秦
趙趙取之宋地齊滅宋所取之地 身帥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
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功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
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
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於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
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怒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
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棄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

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潛王出走樂毅入
 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
 毅為昌國君班志昌國縣屬齊郡封毅為昌國君以其能昌大燕故也遂使留齊城之未下
 者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其具齊王不遜衛人侵
 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莒春秋莒子之國齊
 陽國國都也宋白曰月武王封少昊之後於莒莒故國於莒始都計
 斤城在今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春秋時莒於莒公二年莒人入
 向註云今城陽莒縣莒自初封二十三君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
 為淖齒王所滅漢為莒縣城陽王所都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
 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而數之數其罪也曰千乘博昌
 之閒方數百里而血沾衣漢置千乘郡博昌縣屬焉後漢更千乘
 故曰博昌唐志千乘博昌二縣皆為青州○千乘即今青州府之樂安縣博昌即今青州府之博興縣王知之乎曰
 知之嬴博之閒地圻及泉班志嬴博二縣屬泰山郡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

齊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周紀四 三十一

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
 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圻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
 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誠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
 廟梁宿昔而死於鼓里

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
 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
 之及其基也齊人謂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潛宋獻是也故用
 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聖國以呼禮義而無以
 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燦然扶持心
 國且若是其固也燦然落石貌補註字書燦有三音一音歷指
 扶持之義推之當是用力之貌心國者以心為國也之所與為之
 也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衛則扶持心國之義

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
 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
 上以義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
 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白明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
 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於天下矣臣
 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視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
 定雖視利敗不欺其與與謂與也即下如是則兵勁城固敵
 國畏之國一基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
 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
 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霸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惟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
 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脩正其所

齊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周紀四 三十一

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
 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
 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其之而亡齊潛辭公是也故用疆
 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
 引馳外為務引謂引也馳謂馳也故強南足以破楚西
 足以誦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史記齊閔王十年伐燕取
 重邱南制楚之淮北三十六年向韓魏攻秦至函谷三
 十八年伐宋滅之通謀謀子以取燕事為之齊宣王及以燕
 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推落而本根撥矣推落而本根撥矣而身死國亡為天
 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惟其不由禮義而由
 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
 不善擇者人制之

樂毅開靈邑人王蠋賢對曰靈邑西南近邑括地志載里城在邑西所居即此邑因靈水為名也京相璠曰今膠濟有靈水西入滄即璠志所謂如木如時齊相似然則靈水即時水也余按後漢耿弇攻張步進軍靈中令軍中環靈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在臨淄西安二邑之閒 百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靈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脛而死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老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膠東漢為王國水經膠水出琅琊縣膠縣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為膠東國前軍循膠水之西為膠西國東萊春秋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 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琅邪秦置為郡其地東至海府之沂州右軍循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五十二年

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河濟注已見一卷安王十五年然僅及濟水入河而溢為第一節今據水經濟水自萊州東流至濟陰樂氏縣西分為二續其南流為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其北流東北入於鉅野澤東北過東郡高平縣西界北逕須昌縣城至臨邑縣西與河水合此蓋言齊地在河濟之閒者也參考上濟西注可見阿東阿鄆鄆城○荷音後軍旁北海以撫干桑自臨淄東北至海北海地也漢置郡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閒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蒞者百有餘人蒞燕都也班志蒞縣屬齊燕京水經注蒞縣在齊北隅有蒞邱故名六月之閒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秦王魏王韓王會於京師

資治通鑑補 卷四 五十二年 秦昭襄王二十四年 魏襄王趙惠文王十六年 齊宣王法章元年 魏昭王韓釐王十三年 燕昭王二十九年 秦趙會於穰 秦拔魏安城 班志安城縣屬汝南郡司馬彪志作安成時魏地南至汝南秦自武關出兵攻拔之括地志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一日在豫州吳房縣東南 兵至大梁而還 秦魏冉

免相 齊淳齒之亂潛王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備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困與私通王孫賈從潛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我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淳齒亂齊國殺潛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也古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淳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趙王得楚和氏璧楚人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使玉人視之曰石也王怒而為詐則其左足及武王立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又以為詐而刑其右足及文王立和乃抱璞而泣於荆山之山下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因命曰和氏之璧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外國象天內方象地○別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五十二年

恐見欺以問前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使秦負曲也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璧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與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於是趙王乃齎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秦王必欲

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脫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與城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伴與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逼遂許齋五日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於庭引見相如相如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開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與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熟計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舉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拜為上大夫其後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 此蓋賂關市之官周禮司關掌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關司市掌市之治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教政刑罰及禁令關國之時合為一官 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遺之 回遺謂遺也 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獲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

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

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循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疆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三十三年 秦昭襄王二十五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七年齊威王二十二年魏昭王韓宣王十四年燕昭王三十年

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八年齊威王二十三年魏昭王韓宣王十五年燕昭王三十一年秦伐趙拔石城 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右北平有不城縣括地志石城北平之石城燕地也相州之石城縣境也皆非趙地此石城即漢西河之離石縣城拓拔統分西河置五城郡又置石城縣蓋此地是 秦穰侯復為丞相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 令尹楚上卿執其國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圖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眾辱於晉

之天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所知也 周地雖小諸侯尊之故可敵二十晉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 杜佑曰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是周河內之界也晉師諸侯之居故城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內以報周公之官也至孫惠公乃封少子於城也裂其地不足日東周王報立東西周分理又從都西周則王城也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鹿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

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謂楚是城諸國謂周君曰敗韓韓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又將攻梁梁破則楚危矣君何不令人說自起曰楚有善山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自一人起曰善射可教也矣遂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

黃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十七

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薄息少為氣力能可發矢一發不中
前功盡矣今公發射發發而北攻趙焉能勝石新公之功多
矣今公又以秦之兵出塞過北攻趙焉能勝石新公之功多
果一攻而不肯前功盡滅公不若病不出也

三十五年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九年齊
宣王四十四年魏襄王二十六年燕昭王三十二年

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 秦德曰地志不載光狼城
據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唐曰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
其地在代余考史以代光狼城縣而書之康以為其地在代可也
又云本中山地中山與代舊為兩國代在山之陰中山在山之陽
既云在代不當又云本中山地如康意則以為光狼本代地趙襄
子滅代而中山侵有光狼地武靈王既滅中山始有光狼之地白
起自上仰九原雲中下兵始能敗趙軍取光狼史既不先序其兵
行之路又無考光狼 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 隴山名隴坂上有六
城之所則隴坂可也 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 隴山名隴坂上有六
日方越隴以西北其地或隴或羌 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按秦兵
之地秦累世據拓以其地置隴西郡 漢北謂漢水以北宛葉樊
出巴郡枳縣路以 楚獻漢北及上庸地 漢北謂漢水以北宛葉樊
城唐房陵 郡之地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秦本紀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年齊
襄王五十五年魏襄王二十七年燕昭王三十三年

秦白起伐楚取鄢郢西陵 史記正義曰鄢郢二城並在襄州折地
之國又按水經注鄢城當在空城南有鄢水左傳楚屈瑕伐羅及
鄢亂次而濟即其地徐廣曰西陵屬江夏余謂西陵即夷陵班志
夷陵屬南郡水經江水東逕夷陵縣又東逕西陵故城也
去漢不遠○鄢即今襄陽府之宜城縣鄢即今南陽府之鄢州
秦土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 漢志澠池縣屬宏農
西具利二城即秦趙會處 趙王欲毋行廉頗相如計曰王不行
宋白曰在今縣西十三里 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
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
秦望趙王許之會於澠池秦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
瑟二十五鐘伏義所作也記曰秦帝使秦女鼓五十鐘瑟帝悲
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諸人善瑟故秦請鼓之○潘音免趙
王鼓之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

前相如亦請秦王擊缶 缶瓦器也雅曰缶謂之缶注云缶也得
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樂也陶曰缶如足至古也 秦王不肖相
戎之繁秦俗因而比之其形如覆盆以四杖擊之 秦王不肖相
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 補注不取正言欲殺秦
飲自刺使更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 補注說文
血濺秦王也如 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
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
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毛見曰人
以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
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
聞之不肖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而出望見輒引車避匿其
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秦本紀 秦昭襄王三十六年

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
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
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
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 荆所以答故負之以謝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遂為刎頸之交 言諱相與雖刎
司馬遷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簡相如引璧呢
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
其氣威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初燕人攻安平 括地志安平城在青 臨淄市據田單在安平使其
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轆 據齊市官屬也卷載以傅車轆 及城潰人
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為燕所禽獨山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

奔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
 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
 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其立以為將以拒燕樂毅
 圍二邑莒年不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
 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讓之於
 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
 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
 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
 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
 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
 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棄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

賈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三十九年 齊

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尚欲與
 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
 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齊與燕並為列國結歡同
 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
 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夏奕仲作
 車至周而備其制與方象地蓋圖象天三十幅以象日月蓋弓二
 十八以象列星龍旗九旂七切齊軫以象大火鳥旗七旂五切齊
 較以象鶴火熊旗六旂五切齊肩以象參伐建旗四旂四切齊首
 以象營室孤旌柱矢以象孤此諸侯以下所建者也都車之後又
 有馬車百輛亦皆以諸國之儀象馬四匹也孔穎達曰曹序云武
 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車有兩輪
 故車稱兩造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為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
 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
 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

聞於燕係子五開有反同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
 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
 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
 即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聞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
 樂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
 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單因
 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
 起引遺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
 出約束必稱神師田單恐眾心未一故假神以令其眾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剗
 所得齊卒則剗道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
 者盡則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聞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

賈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三十九年 齊

冢墓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
 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鋪與士卒分
 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
 棄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
 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
 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繒音音畫以五采龍文束兵
 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草於其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
 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平尾炬火光明炫耀
 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
 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迫亡
 逐北毛見曰人道而南備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田單兵日益

多樂勝燕日敗亡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
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齊以田單安國不難又齊王以太齊王以太
史敫之女爲后楚爲君王后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
嫁非吉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
人子之禮 趙王封樂毅於觀津齊志觀津屬信都國尊寵之以警動於
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
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
軍之意乎樂毅報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
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敢以書對臣聞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
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
於燕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
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
命之曰我有深怨積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
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先王
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
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
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齊器設於留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
乎曆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
王以爲嫌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
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五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遠迹至郢夫差
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
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伍子
人也楚平王信讒殺其父兄子胥奔吳吳王闔閭信而用之俟楚
入郢闔閭卒夫差立子胥屢諫不聽賜之鴟夷以死子胥既死夫
差取其尸盛之鴟夷浮之江中應劭曰鴟夷槁形也以馬革爲之
韋昭曰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
不化槁爲也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
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
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
雖不佞不佞猶言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惟君王之西意焉趙王嘗欲
與樂毅謀伐燕毅泣而對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
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開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
號曰望諸君望諸君名本齊地數自奔趙趙人以此號之其本其所以從也田單相齊過淄水
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
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
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腹下有貫珠者腹下嚴嚴
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何如
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
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
單亦憂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
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
捐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乃使人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五

聽於闔里闔天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勃帶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勃勃曰
 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勃曰距之狗吠堯非貴跡
 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
 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搜公孫子之豚而噬之也若
 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搜其豚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
 聞命矣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
 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
 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勃
 勃可勃使楚楚王受而賜之數月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曰夫
 一人之身而牽雷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勃以安君平之
重楚王而輕君之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三十六年 田單

也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
 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為顯王察之異日
 王曰召相單而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徒跣徒行
而跣足也退而請死
 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君之王禮而
 已矣勃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單而來勃勃避席稽
 首曰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勃勃曰然臣固知王不
 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勃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
 也然則周文王得臣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
 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且自天地之闢民人
 之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
 燕人與師而美齊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憐憫即墨二

里之城五里之郭傲卒七千人禽其司馬音騎而反千里之齊安
 平君之功也當是之時舍城陽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
 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閘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
 日棧道架木通路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
 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其危矣
 乃殺九子而遂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邑戰國策作
邑也戰志於臨淄東
 將軍攻狄狄今樂安
今之萊州府田單將攻狄臨濟縣也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
 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
 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
 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頰拄音攻狄不能下喙枯骨成邱田
 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
 軍之在即墨坐則織簞立則仗鍤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
 矣今日倘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
 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
 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淵之間音有生
 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
 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拔枹鼓之枹音狄人乃下仰連齊人
 也好奇倖倖之畫策音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初齊有
 辯士田巴議於稷下一口而服千人仲連時年十二號千里駒往
 謂田巴先生之言有似鳥鳴出口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
 對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巴遂終身不復談初齊潛
 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昭王以為相與諸侯共伐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三十六年 田單

破齊潛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

畏孟嘗君與之連和雍門周欲以琴誑孟嘗君乃操琴求見之孟

嘗君曰先生鼓琴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

賤昔富而今貧積弊窮巷不交四鄰不然身材高妙懷實抱真逢

讒權謗怨結而不得伸不然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

無相見期不然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與野群為鄰入用掘穴為

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

心矣臣一為之按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淒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

下居則廣廈高堂連園洞房下羅幃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

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綵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

鼓約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圍巡下高鳥勇士格猛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三十七年

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

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雖然臣竊有為足下

悲者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

無事不從仰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仇於弊

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仇於弱薛猶磨齒而伐朝菌也必不留

行矣天道不常盛衰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

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游兒牧豎踴躍

而歌於上眾人見之無不愀然為足下悲之音音曰孟嘗君之尊

貴亦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

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歛歎而就之曰

先生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至是孟嘗君卒諸子爭立

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

三十七年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一年

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郢即今之楚襄王兵散遂不復

戰東北徙都於陳陳即今開封初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

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侯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

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

者也非敢以為楚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

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至是秦果舉郢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

於趙襄王謝曰寡人不用先生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

曰鄙語云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昔湯武

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補短猶數千里豈特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三十七年

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蠶

宜仰飲甘露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

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

雀因是以俯囓白粒音音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

其類為招搖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

黃雀其小者也黃鶴因是以游乎江海滄乎大沼俯囓鱗仰嚼

陵鴈其六翻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器虛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

矰引繳繳折清風而耘矣音音故畫游乎江河

夕調乎鼎鼐夫黃鶴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於高陂

不如用臬也司農社考工記曰博立臬其宋玉楚辭曰臬者勝
史記正義曰博有六博成臬而卒吁五白博艾曰六博得臬者勝
便則為餘子也梁相東主博博食子未下以其有便不便也魏王
不聽卒以南陽為和實修武武縣今屬懷慶府時秦穰侯欲益趙甲四
萬以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
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
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
也秦之深仇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
以肥趙趙秦之深仇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敵晉楚
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決
潰難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
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
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敵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
伐齊以齊伐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
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矣夫取三晉之腸
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
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穰侯乃
止 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 韓魏既服於秦秦主將使武安君
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
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至極也冬至陰之極而陽
馬至極也冬至陰之極而陽致至則危累棊是也物上曰致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其二
三秦國之地有天下西北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
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要今王使盛橋

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
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魏大梁之門渠河內拔燕酸棗虛
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徐廣曰始皇五年取酸棗虛
日燕縣有桃城志東郡有燕縣陳留郡有酸棗縣水經注酸棗
東北至燕城內為酸棗湖又酸棗城在滎州府城東三十里徐廣曰平
有邢即魏郡日邢即魏郡故邢國史記正義曰邢國在滎州武德縣東
南二
十甲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
以臨仁平邱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徐廣曰皆屬陳留郡索隱曰仁
黃濟陽三縣屬陳留仁地關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黃日
黃城即此地也索隱又曰謂秦以兵臨仁平邱二縣則黃濟陽嬰
城而自守也史記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按水經注黃
溝名也河水善於白馬而決通濮濟黃溝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
縣西南康日蒲在長垣之蒲鄉街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白垣即
長垣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三十一 魏補地

鑿臺之下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水經注太原榆次縣同過水側有鑿臺今王如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拔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舉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不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列腹絕腸折頸摺頤謂之身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原音豆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資之謂資以兵也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王 四十二年

壤索隱曰楚都陳隨水右壤蓋在隨水之西今鄆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余謂有壤蓋其地在楚都之右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記檀弓成子高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註云不食謂不墾耕王雖有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也兵而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衛方與銓湖陵陽相故宋必盡魏志謂魏國方與湖陵陽縣屬山陽郡魏郡相三縣屬沛郡魏郡屬梁州南故宋地○銓音質魏音唐齊人南而攻楚泗上必舉時楚魯國有泗上之地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謀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魏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

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東山對華山以至崎嶇者皆在咸陽之東南縣而曲河至華陰曲河千里一曲按水經河水自雲中沙羅曲而東流所謂曲河也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成鄭國也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許春秋志許鄆陵二縣皆屬潁川郡上蔡故蔡國仲所封後從新蔡故此為上蔡召陵即齊桓公伐楚所次之地二縣志皆屬汝南郡魏書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鄆陵居其間二邑皆曾於秦兵嬰城自守則楚之上蔡召陵不能與大梁往來矣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齊右壤謂齊西之地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東西為海西海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而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資治通鑑補 卷四 周紀四 王 四十二年

資治通鑑補卷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周紀五 起赧王四十三年 盡赧王五十九年

赧王下

四十四年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 趙惠文王二十七年

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左徒楚官名按去年秦

書止之歸而報楚楚遂使歇侍太子為質 秦置南陽郡 凡山南

於秦為楚王疾病歇使太子亡歸楚張本 秦置南陽郡 水北皆

謂之南陽晉南陽在脩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 秦魏楚其伐

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 趙惠文王二十八年

成王 趙肅相如伐齊至平邑 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 趙田部吏

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

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

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

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

固而君為貴威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使治

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平原

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釐者樂散行汲 平原君美人居樓上

臨見大笑之明日登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

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

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諸賢者去平原

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

居歲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

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豎

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豎者美人

頭自造門進覽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有公孫龍者善

為堅白同異之辯 漢書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注云即為堅白

論行于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

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能合眾異而為同故謂

刀劍極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

曰黃所以為不堅白所以 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按孔穿子

之後係備曰孔姓殷湯之後本自帝譽元妃簡狄吞乙卵生契賜

姓子氏至湯以其祖感乙而生故名履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始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四十四年

為孔氏至宋孔父遺華晉之難其子奔 與公孫龍論臧三耳三耳

子所載雞三足之說莊子疏謂數起于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

三三名雖立實無定體故難可以為三足則兩耳三耳其說亦猶

是耳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 龍甚辯析子高弗應 子高

可得為三臧臧獲之臧臧獲奴婢也 龍甚辯析子高弗應 子高

也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

先生以為何如對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

于君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

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

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于辯公辭勝于理終必

受誦 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鄒子

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

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

其所求 辭以求是 辭雖不勝而得 若是故辯可為也 及至煩文以 相假飾辭以相悖 悖也 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 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 言其言其然而爭欲人不能無 害君子行不為也 座皆稱善公孫龍由是遂絕 道蓋書此言小辯 細音難附錄對向別錄云 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 生五穀 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五穀遂生今名黍谷

至四十五年 齊昭襄王二十七年 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九年 威王 秦伐趙圍閼與 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閼與聚水經註上 二年 秦伐趙圍閼與 蘇林注有梁榆城即閼與故城 蘇林注 曰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平史記正義曰閼與在潞州 縣西北二十里又俄州和順縣亦有閼與城 蘇林注 又閼與山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 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山 北也 河東臨潞州和順縣大夫梁餘子養邑秦伐閼與趙奢救 之是此道州即唐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 昔曰道遠 險阻難救 問趙奢對曰道遠險阻 警猶兩鼠鬪於穴中 將勇 奮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魏王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 去邯鄲三十里而止 令軍中曰 有以 軍事諫者死 秦師軍武安西 班志武安縣屬魏郡 宋白曰洛州治 秦軍勒武安西即此地 劉向曰磁州治 陽縣漢武安縣地 府又置武安縣亦屬磁州 鼓譟勒兵武安 瓦 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 趙奢立斬之 堅壁二十八日 不行 復益增壘 秦閒入趙軍 趙奢善食遺之 閒以報秦 將秦將大 喜曰 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 乃增壘 閒與非趙地也 趙奢既已 遣閒卷甲而趨 一日一夜而至 去關與五十里 而軍壘成 秦師 聞之 悉甲而往 趙軍上許歷請以軍事諫 趙奢進之 許歷曰 秦人 不意趙師至此 其來氣盛 將軍必厚集其陳 以待之 不然必敗 趙 奢曰 謹受教 許歷請刑 趙奢曰 胥後令 須者待也 待後令謂許歷 之言更不據諫之 許歷復請諫曰 先據北山上者 勝後至者 敗趙 故更待後令也

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 秦師後至 爭山不得 上趙者 縱兵擊秦師 秦師大敗 解圍 與而還 趙王封奢為馬服君 西北有馬服山 與廉 簡同位 以許歷為國尉 穰侯言客卿 穰侯於秦王使伐齊 取剛壽 以廣其陶邑 穰侯志故剛城在克州 穰侯壽州之縣 穰侯 戎王與秦太后亂 生二子 至是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 遂起兵以 滅其國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 戰國之時 仍謂之 夫賈百官表中大夫 齊襄王聞其辭口私賜之金及牛酒 須賈以 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 歸而告其相魏齊 魏齊怒 笞擊范雎 折脅 摺齒 雎佯死 卷以簣置廁中 使客醉者更溺之 故魯以懲後令 無妄言者 范雎謂守者曰 能出我 我必有厚謝 守者乃請棄簣中 死人 魏齊醉曰 可矣 范雎得出 魏齊悔 復召求之 魏人鄭安平 遂 奮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魏王四十五年

操范雎亡匿 更姓名曰張祿 鄭安平詐為卒 侍王稽 稽問魏 不愛他日 謂孟嘗君曰 夫秦四塞之國也 邊宦者不得入 馬服君 為丈尺之書 寄我於秦王 我往而遇乎 同君之人也 往而不遇乎 難人求謀 固不遇矣 孟嘗君曰 敬聞命 因為之書 寄之秦王 往而 大遇考之 田文之卒 在范雎未入秦之先 則張祿之入秦 居范雎 之前 久矣 雎之號為張祿 與秦謁者王稽 使於魏 魏者秦官 漢因 之 合而即亦謂而托之耶 秦謁者王稽 使於魏 魏者秦官 漢因 時節 咸使聞者 僕射一人為謁者 鄭安平詐為卒 侍王稽 稽問魏 有賢人可與俱 西遊者乎 鄭安平曰 臣里中有張祿 先生欲見君 言天下事 其人有仇 不敢言 見王稽曰 夜與俱來 鄭安平夜與范 雎見王稽 語未竟 王稽知范雎賢 謂曰 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 與 私約而去 王稽辭魏去 過載范雎入秦 至湖關 望見車騎 從西來 范雎曰 彼來者為誰 稽曰 丞相穰侯 東行 縣邑范雎曰 吾聞穰侯 專秦權 惡內諸侯 客此恐辱我 我甯且匿車中 有頃穰侯果至 勞

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曰謁君得無與諸侯
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
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
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已報
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
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待命歲餘當是時
秦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鄢楚懷王幽死於秦又東破齊
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而穰侯華陽君涇陽君高陵君皆
以太后故用事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私家富重於王室及
穰侯為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
求見王見之於離宮離宮別宮也范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佯詐也如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五 思補

范曰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或曰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
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問
其言乃屏左右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
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
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
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
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
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
裹足莫肯鄉秦耳王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
天以寡人瀾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瀾濁也又汚辱也事無大小上及
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

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
也韓盧天下之駿犬蹇兔窮足之兔蹇蹇窮無不獲者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
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曰寡人願
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曰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
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潛王南攻楚
破軍殺將言殺唐昧也見上卷十四年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
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也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
破之齊幾於亡事見上卷三十一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
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
而天下之樞也以門戶為喻門戶之樞也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
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強則附楚霸者未易柔服故先弱附弱者楚趙皆附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六 思補

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
兵事時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范雎謂秦王曰勿憂
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謀秦者以己有富
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關者
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子之
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
未可得與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
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
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關矣

王三 秦中更胡傷攻趙關與不拔胡傷疑即上卷之客卿胡傷也 趙且伐燕蘇

王四十六年 秦昭襄王三十八年 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九年 齊襄王十五年 魏安釐王八年 韓桓惠王四年 燕武成

代為燕謂趙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暴而鵲啄其肉蚌合而筋其啄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鵲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蚌音非

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敵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四十七年 秦昭襄王三十九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二年齊襄王十六年魏安釐王九年韓桓惠王五年燕武成王

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懷志懷縣屬河內郡括地志曰懷縣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

四十八年 秦昭襄王四十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二年齊襄王十七年魏安釐王十年韓桓惠王六年燕武成王

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王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

資治通鑑補 卷五 魏王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 七 思補

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

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戰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

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故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大梁魏城北門

蓋大梁 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古者乘車尊者在左虛左以迎尊侯生而禮之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

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

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睨視不正視也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

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市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以侯生有告賓客酒酣公子起

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贏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左有

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

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為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四十九年 秦昭襄王四十一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三年齊襄王十八年魏安釐王十一年韓桓惠王七年燕

資治通鑑補 卷五 魏王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 八 思補

六年 秦拔魏邢邱范雎日益親用事因乘閒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

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

勝攻取則利歸於陶陶穰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

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平伯曰大都謂國亂之本也申無字曰都京樣實殺身伯宋蕭卒實殺子游衛蒲成實出獻公齊渠邱實殺無知而陳蔡不實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射王亦殺楚靈王此皆大都危國也

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淖齒齊湣王事李兌管趙囚

主父於沙邱百日而餓死事見上卷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淳

齒李兌之類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

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

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漢承秦制置有秩漢官曰

秩耳大吏謂左右中更以上為吏者也下及王左右無非相

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

子孫也雖又謂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

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

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

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勢得無危乎臣未聞

指大於管管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輿而趨不如一

資治通鑑補卷五 周紀五 九

人持而疾走百人誠與輿輿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

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穰為器則已稱輿為器國必裂矣王聞之

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為丞

相封為應侯應國名周武王之子封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

魏不知以為范雎死已久矣聞秦且東伐乃使須賈於秦離間之

為微行敝衣間步至間步投開障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

乎范雎字叔美愛山病也又慮善善食人心者也古人相問率

曰然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否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逃亡

至此安敢說乎賈曰今叔何事雎曰臣為人傭賈意哀之西與

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一綈袍贈之綈厚縠也袍長襦

蘭羅為袍孔穎達曰純者新縠者為縠縠用縠者為縠。縠音提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

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於張君孺子豈

有客習於相君者哉雎曰主人翁習知之惟雎亦得謁雎請為君

見於張君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雎曰願為君

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雎歸取大車駟馬為賈御之入憲相府府

中望見皆避匿賈怪之至相舍門謂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

相君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

叔賈曰向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自知見

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膝行屈膝就地於是范雎盛帷帳

侍者甚眾見之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賈不敢復讓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鑊音

雎君死生之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向未足

資治通鑑補卷五 周紀五 十

雎曰汝罪有三耳昔楚昭王時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

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邱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邱墓亦

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罪一也當魏齊辱

我於前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

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大供具盡

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血坐須賈於堂下置豆其前令

兩鰓徒夾而馬食之鰓寸斬之菜雜豆以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

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而須賈還以

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范雎既相王稽謂之曰事有不

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

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

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納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納臣之意也王乃拜稽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睡毗之怨必報 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為相

五十年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楚頃襄王三十四年齊襄王十九年趙孝成王丹元年魏安釐王十二年韓桓惠王八年燕武成王七年 秦宣太后薨天后被廢故以憂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 事見三薦白起為將 見上卷 卷十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十一 思補

年南取郢都東屬地於齊言地東屬于齊也事見上卷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搯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睚眦傾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為安國君立子 異人為本秦伐趙取三城趙王

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唾也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怨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尊而行曰食得毋衰乎

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春秋時宋國之官有左右師上卿也世以觸龍為左師蓋先世之官以優老臣者也息子也最少不肯而臣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衛士之服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與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媼婦之老也燕后燕故稱之 趙太后之女嫁於燕燕后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十一 思補

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

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

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魏王嘗欲親秦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

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鄭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疆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趙兵共決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故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故伐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關之有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主 思補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齊安平君田單將遺師以伐燕取中陽在定州唐 十一里 又伐韓取注人在汝州梁縣 齊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母君王后察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請解之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謂使者曰已解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主 思補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
因變服為楚使者御而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
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
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
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
歇為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唐舉見春申君曰夫梟桀之所
以為能者以散其仇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
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春申君乃養客三千人

紀五十三年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楚考烈王元年齊王建三年
考烈王四年魏安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十一年

燕武成 王十年 楚人納州於秦以平 司馬彪志謂州陵縣注云
楚考烈王納州於秦即其地 秦武安

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 史記正義曰從太行西北澤潞等州皆
上黨郡地釋名云上黨所治在山上其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周紀五 五 思補

所最高故曰上黨。野王即今 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
之樓殿府上黨即今之潞安府 絕 韓都新鄭自上黨道絕 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此以上
度河今秦拔野王故鄭道絕 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此以上
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秦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
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於
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 城市邑言邑之有城 願再拜獻之大
王趙王以告平原君約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
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
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
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
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曰受之
則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

頭小而而銳矐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而銳者敢漸決也
矐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
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加持
久足以當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
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
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五十四年 秦昭襄王四十六年楚考烈王二年齊王建四年趙
武成王 考成王五年魏安釐王十六年韓桓惠王十二年燕

五十五年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楚考烈王三年齊王建五年趙
武成王 考成王六年魏安釐王十七年韓桓惠王十三年燕

十二年 秦左庶長王齮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
平 司馬彪志上黨泫氏縣有長平亭地志長平故城在止黨縣
平西四十一里杜預曰自起坑趙卒於長平有頭顱山築壘於壘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周紀五 六 思補

中因山為壘宋白曰秦坑趙卒於長平今澤州
之北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 以按據上黨民
按抑止也據依據也領民散故軍 王齮因伐趙趙軍戰不勝
於長平以抑止之而使依據於此也 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
發重使為媾 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
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
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
曰秦納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
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
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
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
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

反開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前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鼓瑟者有緩急調絃之緩急在柱之運轉若膠其柱則絃不可得而調緩者一於緩急者一於急無活法矣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以兵以正合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者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主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子異心願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周紀五 七

不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墨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言欲分其卒為四隊更攻墨自一隊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至四隊至五則復之而不能出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周紀五 八

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獻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而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并敵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

受王而非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趙與秦和則天下疑趙有秦而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之按趙不敢乘弱而圖之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秦趙與秦和則天下愈疑而不肯親趙也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齊自宣稱以來親楚而讐至彌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魏王五十六年 周紀五 魏王五十六年 周紀五 魏王五十六年

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韓魏重王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秦使魏趙是與秦易道 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求和於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敵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良將謂白起也何敵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鸞雀處屋子母相哺响响馬相樂也响音自以為安矣鸞突炎上棟宇將焚鸞雀頭不變不知禍之

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鸞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子上子生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笑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魏王郊迎以為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谷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左傳子產相鄭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沽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補所以貯藏衣物左傳鄭賈人欲脫智將將真諸中而出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魏王五十六年 周紀五 魏王五十六年 周紀五 魏王五十六年

謗乎文谷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靡裘而芾投之無芾而靡裘投之無芾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魯記曰一命緇芾動稱再命赤芾動稱三命赤芾蕙芾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戾罪也與與尤同過也章甫殷冠孔子曰邴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狐裘以朝魯裘而芾謂芾與魯裘不稱也文谷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尸主也素空也尸利言仕不能行道而有所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政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

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

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伊摯即伊尹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呂望在商史記呂太公

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

也當今山東之國敵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

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自此至

二十五年并天下初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何不為從魏

王曰秦許我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

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

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

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

王曰不能平都君曰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魏於是使人

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王不聽出過虞卿曰入必語從虞卿

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

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虞卿曰凡

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

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問之中

道而返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方

北而持其鴛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而曰吾

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

之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

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三十一 思補

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殆至楚而北行也 趙使人謂

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

而未殺范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

有如生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

范魏王曰善范因上書信陵君曰范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范

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

王而出之 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乃遣平原君書曰寡人聞

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

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遂入秦秦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

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

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

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秦王乃遣使謂趙王曰

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補註按平原君乃趙惠文王之弟于

孝成王為叔今秦昭王以為王弟誤也 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

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生在旁曰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簪躡音一見趙王賜

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

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卿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

印捐萬戶侯而開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未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太惡儒而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

初難見之怒而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 九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三十一 思補

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千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眾卒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事見上卷三十七年史記正義曰鄢郢故城在襄城率道縣西南九里安郢城在荆州江陵縣東北七里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謂楚夷楚之陵廟也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五

五

五

五

五

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天子用牛及馬諸侯用犬及豚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說文錄解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隨從之貌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

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志鄴在魏郡名爲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開入邯鄲道而入也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平原君猶豫未決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我請爲君責而歸之乃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乘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以戰而能事首有功者爲上故曰上首功彼卽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且不願爲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不帝秦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誠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喑然

而歎故拘之屬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司馬彪志河內郡蔭縣有屬里或曰文王於此

史記正義曰其地在蔭縣北九里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

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

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

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

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

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考異曰史記傳仲連傳云新垣衍

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無作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

五十里乎此亦游談者之誇大也不取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秦圍趙益急趙

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護

資治通鑑補卷五 周紀五 魏王五十七年

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

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

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救管鄴令救趙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良

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

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過夷門見

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曰

吾所以待侯生者至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

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還見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

遺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無他端言

以發也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

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還也公子再拜問計侯贏屏

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如姬

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

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欲為公子死無

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虎威猛之獸故以為兵符漢有銅虎符奪晉鄙之兵

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

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孫武子之言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

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

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

嚙嚙宿將往恐不聽嚙入聲又嚙人聲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

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

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

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

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與侯

生訣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

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椎齊人

莫鐵椎以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

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而是時侯生果北向自剄王齧久聞邯鄲不拔請侯來救戰敗不

利武安君問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

武安君稱病篤不可起

五十八年 秦昭襄王五十年楚考烈王六年齊王建八年趙孝

成王九年魏安釐王二十年魏襄惠王十六年燕孝

王元 十月釜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如酒日律有罪失官爵

稱士伍古曰謂奪其

晉命為士伍言使從士卒之伍也... 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 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 至哉良久日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 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 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齧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五

思補

收三族秦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居趙使將其軍還魏趙王與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為公子先... 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唐離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記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舉過... 蘇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 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閒步從之游甚驢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趙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以稱平原君今平原君所與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遊為裝欲去矣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五

思補

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君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願望見一鴿在屋上已而飛去公子乃縱鳩復逐而殺之公子不憚暮為不食日鳩逐思歸無忌而無忌弗能此吾負之有能捕得此鴿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宜公子慈聲境內捕得鴿三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乃親按劍臨於龍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鴿獨低頭平原君欲封魯連其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者士聞而益附平原君欲封魯連其折新垣衍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先是楚魏之救未至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殺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糲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

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
 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
 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
 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
 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
 夫人 蓋食湯沐邑於邯鄲 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
 趙人不禮之異人以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 師古曰華
謂曰趙木之有髮生也索隱曰 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
 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 買人居滎積貨何時以牟利以異人方財貨也 乃往見異人
 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
 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
 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侯有秦國
 之業 子侯蓋秦太子之子 士倉又輔之子居不甚見幸久質諸侯
 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然則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
 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
 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其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
 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
 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
 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
 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
 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
 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王

思補樓

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
 夫人以爲然承閒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因
 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爲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
 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厚餽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傅之異人名
 譽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 應劭曰
懷任之重孟康曰 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伴怒既而獻
晉身漢史族多作身 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伴怒既而獻
 之孕期年而生子政 蓋任身十二月而生子也子政是 異人遂以
 爲夫人邯鄲之國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六百斤子守者
 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 補註不韋以夫人
服楚製 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五十九年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楚考烈王七年齊王建九年趙
孝成王十年魏安釐王二十一年韓桓惠王十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五 周紀五 王 思補樓
 燕孝王 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 摎音鳩陽城即今河南府之登封 斬首四
 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報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
 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報王
 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報王於周
 是歲報王崩 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曆初洛
邑與宗周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若爲千里
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地漸小周人之失
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喜爲商賈不好士宦。周以是年
滅漢高祖即趙三年生
天道倚伏豈偶然哉

資治通鑑補卷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列國紀起丙午盡己卯凡三十四年

通鑑於周亡之後即以秦紀年按是時六國尚未滅也論地則秦之境不大於齊楚論德則秦之政不勝於趙魏何得蔑視六雄而竟以天之歷數歸之故依綱目之例以甲乙紀年而秦與列國各以年數分紀於其下存實錄也

西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楚考烈王八年楚考王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二年趙孝成王十一年韓宣惠王十八年齊王建十年秦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秦市河東本魏地秦取之以其地在大河之東晉河東郡刑人於市與眾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思補樓

乘之秦法論死於市謂之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為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我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也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者初以干游學諸侯大小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異巨肩肩顏蓬鵠膝鵠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當貴我所自有所不知者聳耳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顧其御者曰吾持梁鬻肥羅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及聞應侯以王稽鄭安平事且

得悉乃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

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

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寧有之乎

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謂春生夏長秋實冬藏各成功而相代也君獨不見夫秦之前君楚之吳起

越之大夫種何足顧與謂君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吳起事

踐以雪會稽之耻功成不追為勾踐所殺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

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

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僂辱而身

全者下也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

天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顧孰與閔天周公哉閔天謂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二

思補樓

王之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厚厚故不倍功臣孰與孝賢臣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五星早出為贏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怨已讐謂殺魏齊德已報謂進用王稽鄭安平等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為上客因薦於秦王秦王召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秦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澤為相數月免司馬遷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

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史記正義曰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荀卿

者趙人名况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

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

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

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

舜古之善射者也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

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

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怒悠閑楊原曰感怒

謂遠視不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

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

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露袒如人

下無衣裳以覆蔽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亂故以桀

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

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

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胃腹也

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

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

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備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百人散則

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刀莫邪吳之寶劍也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

鋒當之者潰兌劉向新序作銳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

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

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皆灼燬若仇

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左傳怨耦曰仇

本相對覆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

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

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其我敢遊此之謂

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皆灼燬若仇

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左傳怨耦曰仇

本相對覆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

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

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其我敢遊此之謂

也前類之辭武王湯也發依商頌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

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若不能者其國

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

弱之本也上足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

則疆下不可用則弱是疆弱之常也齊人陸技擊孟康曰技擊者

手足便器械積機關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金無本賞矣

日八兩曰鎊本實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新得一首則官

賜以鎊金賂之新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

矣是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

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

幾矣賃借也傭也傭傭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原曰選擇武

卒度取之謂取長短也

衣三屬之甲如清日三身一牌彈

之弩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為

之弩一石自漢時已如此子定國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強弓弩

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以九十

二斤半為法乃漢稱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雖有及九石

者計其力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

者乃古之二十四鈞比前高之弓當五人其餘皆近世教習所

致武備之盛前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

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中試言程試而中者復

給以田宅便利之處也

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

今之兜鍪。麥音牙

今之兜鍪。麥音牙

今之兜鍪。麥音牙

造則不易周也改造謂更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秦人其生民也險隘其使民也險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怙之以

變賞變賞之以刑罰之以刑罰楊侯曰趙之以阨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

也戰勝則與之慶賞使習以為常也戰勝則與之慶賞使習以為常不勝則以刑罰不勝則以刑罰使民所以要

利於上者非闢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利於上者非闢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楊侯曰

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甲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甲是最為眾強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

幸也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故齊之技難不可以遇魏之武卒

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

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焦熬之物至焦熬之物至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備徒鬻賣之道也

未有貴上安制其節之理也未有貴上安制其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

資治通鑑補資治通鑑補卷六卷六列國紀列國紀五五思補思補

之耳之耳楊侯曰微妙補盡也節仁義也作也殆危也諸楊侯曰微妙補盡也節仁義也作也殆危也諸故招延募

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漸漢浸也言勢詐禮義教化是齊之

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

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

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

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

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

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苟卿曰知莫大於乘疑行莫大於無過事

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言不可自故制號政令

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收藏欲周以固楊侯曰處舍

財物財物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財物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

參伍參錯雜也參之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

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有損于廢者惟義所在以為張弛不可

一其成也一其成也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

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

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楊侯曰至謂

軍既定百官得序軍既定百官得序楊侯曰百官軍之百吏也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

夫是之謂至臣虛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始始終如一夫是

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

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

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

資治通鑑補資治通鑑補卷六卷六列國紀列國紀六六思補思補

謂五無曠謂五無曠曠曠也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

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苟

卿曰將死鼓卿曰將死鼓將軍之進退死不離局將軍之進退死不離局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

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

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

赦奔命者不獲赦奔命者不獲奔命謂奔走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來歸其命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

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係刃者死奔命者

貢貢楊侯曰係向也貢獻楊侯曰係向也貢獻微子開封於宋微子開封於宋殺紂封微子于宋微子本

名啓此云開者蓋漢名啓此云開者蓋漢曹觸龍斷於軍曹觸龍斷於軍楊侯曰說苑云桀為天子其

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曹觸龍斷於軍臣有左觸龍者諱諫不正

亦有左師觸龍豈姓名同乎亦有左師觸龍豈姓名同乎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

人故近者誦詎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人故近者誦詎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以上下文觀之商周二

也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造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引文王有聲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廢之不屠城不潛軍不雷眾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亂國之民樂吾之政故不臨武君曰善陳轅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故人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燕孝王薨子喜立 周民東亡義不為秦人取其寶器及九鼎一飛入泗水八入于秦遷西周公於豳孤之聚此西周公也武公之子也自報王時東西

查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七 恩補

也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二年

年衛侯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為元君元君魏增也

也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燕王喜四年魏安釐王二十六年趙孝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二十二年齊王建十四年

秋秦王遷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七子入子祭以子楚為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魏魏入秦弔祠費日喪

要上日喪下日喪在首要皆日經首經象布冠 燕王喜使

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

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

國言其四戰皆勝于 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

可王怒羣臣皆以為可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邯鄲秦攻代

名秦。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攻

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

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燕師至宋子班志宋子燕趙廉

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邯鄲秦樂園於代改正樂園通渠據

接乘趙將也今 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

渠處和燕王使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 趙平原君卒

旬馬遷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親大體鄙語曰

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

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策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

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

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秦孝文王柱元年楚考烈王十三年燕王喜五年魏安釐王二

十七年趙孝成王十六年韓桓惠王二十三年齊王建十五年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燕王喜四年魏安釐王二十六年趙孝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二十二年齊王建十四年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燕王喜四年魏安釐王二十六年趙孝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二十二年齊王建十四年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燕王喜四年魏安釐王二十六年趙孝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二十二年齊王建十四年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燕王喜四年魏安釐王二十六年趙孝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二十二年齊王建十四年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燕王喜四年魏安釐王二十六年趙孝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二十二年齊王建十四年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燕王喜四年魏安釐王二十六年趙孝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二十二年齊王建十四年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燕王喜四年魏安釐王二十六年趙孝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二十二年齊王建十四年

冬十月己亥齊王莊即位三日薨楚子立是為莊襄王母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

聊城在齊水之北班志聊城縣 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

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為陳利害曰吾聞之智者不信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

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

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

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台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

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即臣見

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于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

前主困為天下戮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

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

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于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于天下功名可

立也意者亦捐燕乘世東遊于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賢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願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九 思補樓

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鼻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

此三行者鄉里不道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

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藏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

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于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管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

里鄉使管子計不及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管子樂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

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墉玷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咸加吳越若此二子者非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十 思補樓

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憤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

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敵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

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甯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

而誦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曠

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王素莊襄王楚元年楚考烈王十四年燕王喜六年魏安釐王二十八年趙孝成王十七年韓桓惠王二十四年齊王建十六年

乘以呂不韋為相國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師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既不祀

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 八百六十七年周有天下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廟血食八百六十 餘年西周已亡倫幸東周能守其祀東周又為秦所滅則盡不祀 矣索隱曰既滅也日食盡日 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 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

陰偃師鞏緱氏 班志河南縣故鄆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 是為成周師古曰鞏城即今新安應劭曰平陰在平城北故曰平 陰班志河南郡之平縣即平城也括地志曰故穀城在洛州河南 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 五十里十三州志曰在平津大河之南魏文帝改曰河陰劉昭曰 偃師帝所都盤庚復南帝是為西亳蓋古梁伯國周之東周公 所居維氏周大夫劉子邑宋白曰維氏春秋之滑國已上七邑漢 皆屬河南郡 秦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 秦

蒙驁伐韓取成臯滎陽 班志滎陽屬河南郡初置三川郡 滎陽有伊洛河三水故名 滎澤在其南唐屬鄭州 馬或曰涇渭洛為三川 楚滅魯遷魯頃公於下 班志下縣 魯郡 為家

秦莊襄王二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燕王喜七年魏安釐王二十 九年趙孝成王十八年韓桓惠王二十五年齊王建十七年 日有食之 秦蒙驁伐趙取榆次狼孟等二十七城 班志榆次狼 孟太原郡榆次即左傳涂水梗陽之地括地志 狼孟故城在并州陽曲縣東北二十六里 楚春申君言於楚

王曰淮地地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為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 申君因城吳故城以為都邑 吳都姑蘇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而 吳為墟班志吳縣太伯所邑漢為會 稽郡 治所 宮室極盛初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上舍趙

使欲夸楚為璫珎簪 璫珎音 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

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甲秦莊襄王三年楚考烈王十六年燕王喜八年魏安釐王三 實十年趙孝成王十九年韓桓惠王二十六年齊王建十八年秦 王齧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秦蒙驁帥師伐魏取高

都汲 班志高都屬周上黨郡汲縣屬河內郡括地志高都縣魏師 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有還誠 門下曰有敢為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 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 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 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 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 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 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為河蒙驁 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當是時信陵君威振天下諸 侯之客進兵法信陵君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安陵人縮 高之子仕於秦 後漢志汝南郡征羌縣有安陵亭詳云即魏安陵 君所封地括地志曰汝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

六國時秦使之守營 班志河南郡中牟縣有管叔邑後漢志中 信 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四大 夫使為執節尉 信陵君使安陵君遣縮高 欲使縮高以父諭其子也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 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 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營也夫父攻子守人 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 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 猶魏也 安陵本魏地魏 襄王以封其弟 今吾攻營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 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 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 府之憲 太府魏國藏國 憲之府憲法也 憲之上篇曰臣弑君子弑父有常不赦有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十一 思補

謂有常 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編高辭大位以全父子
法也 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
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
國禍吾已全己無逆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
者之舍勿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爾雅曰縞也縞也縞也
音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因于思慮失言于君請再拜
辭罪蓋土使人行萬金于魏以開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信陵君殺
上卷周報王 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
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蓋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
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
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三十一 魏 魏 魏

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
為之主鄭元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
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公揖讓升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
受韓君也其子辭之

荀馬遷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
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事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嚴穴隱者不恥
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
也

五月丙午秦王慈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決於文信侯
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
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

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持卿之徒皆書布天
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
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成陽市
門縣千金其上下令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呂不韋封文信
禮管仲 秦晉陽反是年秦收得晉陽置太原郡未
乙秦王政元年楚考烈王十七年燕王喜九年魏安釐王三十
九年趙孝成王二十七年韓桓惠王二十七年齊王建十九年秦

蒙驁擊定晉陽 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開於
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筭頭山東
淮南子曰涇水出薄落之山華戎對境經水上接蔚茹水南流
至筭頭山西折而東流逕原州涇州界又東流逕那州乾州之北
又東南流至雍州涇陽縣而合于渭師古曰仲 竝北山東注洛師
山即今九嵕之東仲山也。并音飢莫音宗 竝北山東注洛師
日浴水即馮翊涇水程大昌曰禹貢止有涇沮秦漢以來始有
洛水所謂洛者班志云源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按其水自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古 魏 魏

人塞後歷鄜坊同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是
也漢懷德唐同州朝邑縣是也涇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
涇水自邠州東北來涇在涇水之東至同州白水縣中作而覺古
與涇沮合所謂洛涇涇者言其本同也。鄭音乎 中作而覺古
日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 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
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閼之水溉烏鹵之
地澆音 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 師古曰注引也填閼謂壅泥也言
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杜佑曰古者 關中由是益富饒 客
百步為畝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 有見趙孝成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
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
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日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
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日無補於國買馬而惡
何危於國王日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

伏道晉武始郡括地志導道故城在涇州
武縣東南三十七里。魏晉足跡皆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
渠大荔烏氏胸行之戎。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山在馮
洪志扶風漆縣有漆水晉分扶風置新平郡治漆縣。漆水在平後
屬北地郡。括地志唐舊唐二州地。又班志馮翊縣古大荔城
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今朝邑縣東三十步
故王城即大荔王城也。宋白曰同州馮翊縣古大荔城在今州東
三十七里。朝邑縣界故王城是也。班志安定郡有烏氏縣。括地志
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
之。置烏氏縣。志北地郡有胸行縣。括地志鹽州。而趙北有林胡
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自漢北平無終白狼以北海大山各
分散居微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
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
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甘泉在漢馮翊雲陽
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隴西唐涇州涇州州之
資治通鑑補 卷六

鹽州之地。上郡唐延。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
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徐廣曰五原郡西安陽縣北有
塞。道元曰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
廣志云朔方郡移沙七所。而無山。以疑之。是議志之僻也。陰山在
河東南。斯可矣。漢郡中。於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則也。
李武出。陰山之。于。漢北。匈奴。之。未。嘗。不。哭。此。山。蓋。在。沙。漠。之
南。也。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杜佑曰。今安北府北山
是也。安北府。治中。受降城。地。志。朔方。郡。臨。戎。縣。北。有。連。山。陰。于。長
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名曰高關。水。經。注。河。水。自。臨。戎。縣。東。屈。而
東。流。逕。高。關。南。關。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關。成。對。曰。高。關。北
拉大破口。三百里。杜佑。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史記正義曰。雲中。故
曰高關。當在豐州河西。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皆在句注。歷之
郡。在。勝。州。榆。林。縣。北。四十里。秦。漢。之。鴈。門。代。郡。皆。在。句。注。歷。之
北。唐。之。雲。朔。蔚。新。武。州。即。其。地。也。若。唐。之。代。州。鴈。門。郡。惟。時。集。時
二。縣。漢。兩。門。郡。之。舊。縣。其。雁。門。縣。則。漢。太。原。郡。之。雁。門。縣。也。
其後燕將秦開為質
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製破東胡。東胡初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
陽至襄平。襄平是也。杜佑曰。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

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造陽即蔚州懷安縣。史記燕築長城。自
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其地。是。史。記。正。其。日。上。谷
今蔚州。王隱地志曰。在谷之頭。故。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
以上谷名。馬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
郡。以。拒。胡。水。之。東。唐。舊。唐。遼。東。郡。治。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
國。之。末。而。匈奴。始。大。徭。奴。之。俗。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畊。田。之
業。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
為。甲。騎。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入。習。戰。攻。以。侵。伐。其
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本音。利。則。進。不。利。則。退。不
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
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
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成。秦。王。政。四。年。楚。考。烈。王。二。十。年。燕。王。喜。十。二。年。魏。安。釐。王。三。年。
十。四。年。趙。悼。襄。王。二。年。韓。桓。惠。王。三。十。年。齊。王。建。二。十。二。年。齊。

秦蒙驚伐魏取陽有詭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
國 七月秦蝗疫 魏安釐王嘗欲為中天臺令政諫者死許
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魏安釐王嘗欲為中天臺令政諫者死許
縮荷鋪見王曰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縮曰雖無力且商
之王曰何若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主欲中天而半之
當高七千五百里高既如此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土地不足以
為臺趾必先以兵伐諸侯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而外又定農敵
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已備乃可以作魏王嘿然無以應
乃不起臺至是魏子景湣王立
秦王政五年楚考烈王二十一年燕王喜十三年魏景湣王增
秦元年趙悼襄王三年韓桓惠王三十一年齊王建二十三年
秦蒙驚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邱山陽等二十城 括地志酸棗

酸取蘇北十五里索勝曰蘇處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處
王四十二年黃歇說秦王曰城濮處虛桃按今東都蘇縣東三十
里有桃城虛蓋與桃相近括地志南其城古蘇國滑州蘇城縣是
也桃虛在滑州雷澤縣東十三里班志長平縣屬汝南郡括地志
在陳州宛邱縣西六十六里班志雍州縣屬陳留郡故紀國也史
記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山陽縣余考之上下文此非河內之
山陽蓋也志 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 報王三年劇
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于秦廉頗去而龐煖為將欲因其敵而攻
之問于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與
之殺劇辛取燕師二萬

秦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加
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
更蘇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蘇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
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蘇曰可有閒雁從東方來更
蘇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一至此乎更蘇曰此孽也王曰先生
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
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間絃者晉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
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至是果敗楚王以咎春申君春
申君以此益疏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 班志觀津縣 人皆以楚
為繼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
何也秦踰黽之塞而攻楚不便 對昭曰江夏郡壽縣古兵陳之
塞也史記正義曰黽之塞在

申州張守節曰申州羅山縣本漢屬縣平靖關蓋關之兩塞括
地志曰石城山在申州羅山縣東南二十一里古其兩塞謂羅
阨塞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淮南子曰 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
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蘇亡不能受許那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
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闕也楚于是去陳徙壽春
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秦拔魏朝歌 朝歌村都衛康
朝歌縣屬 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 班志野王縣
河內郡 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秦王政七年楚考烈王二十三年燕王喜十五年魏景閔王
三年趙悼襄王五年韓桓惠王三十三年齊王建二十五年
伐魏取汲 秦夏太后薨 秦蒙驁卒
秦王政八年楚考烈王二十四年燕王喜十六年魏景閔王
四年趙悼襄王六年韓桓惠王三十四年齊王建二十六年
與趙鄰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三

秦王政九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燕王喜十七年魏景閔
五年趙悼襄王七年韓王安元年齊王建二十七年 秦伐
魏取垣沛 沛沛公子重耳所居邑也班志沛子向垣縣皆屬河東
魏取垣沛 沛沛公子重耳所居邑也班志沛子向垣縣皆屬河東
北二十里蒲故城在 夏四月秦大舉民有凍死者 秦王宿
雍 己酉秦王冠帶劍 秦楊端和伐魏取衍氏 衍氏在
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
及已乃詐以舍人嫪毐為宦者 嫪老去發 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
二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為毐國政事皆決於毐客求為毐舍
人者甚眾王左右有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毒
懼矯王御璽發兵攻斬年宮 班志斬年宮秦惠王所起在雍 為亂
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成陽斬首數百毐敗走獲
之秋九月夷毐三族 如法曰父族 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者

徒蜀凡四千餘家遷太后於雅賈陽宮賈陽宮在文王所起水經注曰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後漢志甘亭在扶風郿縣晉書倍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於闕下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上謁請諫者通名而求見也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若汝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二十八宿角亢房心奎婁胃昂畢舉參井鬼柳星張翼轸天之經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星也日月五星之行躔以所舍故謂之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饗烹之是安得積闕下哉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沫漚也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生死存亡聖主所欲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王

恩補

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蔡邕蜀斷曰陸階陛下與天子言下故指斥故稱陛下應劭曰陛下升堂之陸王者必有執兵陳于階陸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以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若今稱陛下閣下之類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謂修弟以毒盛其人謂修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于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賴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質與質同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受事者受所教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受事者受所教也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宓子者甚眾進之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龍乃求為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而還欲以發春申君之問也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

乎曰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周禮王年楚以春申君為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相不是二十餘年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此非但如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豈可得執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謹舍者別為館舍乃居之亦衛甚謹也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李園妹為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無望者不望而忽至今君處無望之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王

恩補

世無常也事無望之主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補註謂有防意外之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其實王也王今病且憂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邸中班書百官表邸中事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邸中邸中事邸中傳信曰吾事取王官不過邸中位不為執事蓋此官王薨李園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史記日棘門名春申君入死士伏刺之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

盡捕誅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楊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

竊國命何其益乎

甲秦王政十年楚幽王元年燕王喜十八年魏景閔王
子六年趙悼襄王八年韓王安二年齊王建二十八年 憲王以

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冬十月免相出就國文信侯國于宗

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閒耳請一切逐之於是

大索逐客楚人李斯者年少時為郡小吏見走舍廚中鼠食不潔

近人犬數驚恐後入倉見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無人犬之

憂于是喟然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學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乃辭于荀

卿曰斯聞得時無忘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此布衣馳驚之秋

查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三

思補

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此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

故詭其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

世而惡利自託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

事呂不韋得見秦王而說之秦王以為客卿時亦在逐中行且上

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

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史記戎王使由

甫由余而道戎王以女樂戎王受而悅之乃歸由余由余棄戎王

而不聽穆公使人要之由余遂去戎將秦穆公用其謀伐戎并國

十二開地千里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以隸于秦百里奚

亡秦走宛穆公贖之于楚授以國政奚薦其友蹇叔穆公使人厚

幣迎之以為上大夫晉惠公殺其大夫丕

鄭其子豹奔秦穆公用之公孫支子孫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

繆公用之拜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

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

中包九夷制郡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

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

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

負於秦哉倘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

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

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

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

良馱驥不實外廐馱驥者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

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

查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三

思補

之簪傅璣之珥阿綯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瓿叩飯彈箏搏箏而歌呼嗚嗚快耳

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瓿

叩飯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

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

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

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

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

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

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

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要足不入秦此所謂藉

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耶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自孤憤至說難皆韓非子篇名索隱曰孤憤者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者蠹攻之事有五也內外儲者韓非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者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者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說林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余謂說林者言游說之難秦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秦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味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與韓非同事荀卿知其能勝己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

秦治通鑑補

列國紀

卷一

秦紀

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楊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憂說之不合非耶曰說不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己秦王政十五年楚幽王六年燕王喜二十三年魏景閔王十一年趙幽穆王四年韓王安七年齊王建二十三年 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趙李牧而還 畏李牧不敢戰而還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 王之父 於趙生王 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刺秦王 秦王本 附錄史記索隱曰燕丹之質秦也求歸秦王曰烏頭 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仰天而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 處秦王政十六年楚幽王七年燕王喜二十四年魏景閔王 年十二年趙幽穆王五年韓王安八年齊王建三十四年 南陽地於秦 此漢南陽郡之地 九月秦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獻 地於秦 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 史記正義曰樂徐在晉 齊代地震則樂徐平陰皆代地也烏得在晉汾二州界水經注徐 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流逕邯鄲山入北平郡界意樂 徐之地當在徐水左右又代郡平邑縣王莽曰平湖十三州志平 湖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水經注曰代郡道人縣城北有源澤而 不注俗謂之平湖平陰 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 之地蓋在此湖之陰也

秦治通鑑補

列國紀

卷一

秦紀

辛秦王政十七年趙幽王八年燕王喜二十五年魏景閔王十三 年秦趙幽穆王六年韓王安九年齊王建三十五年是歲韓亡 秦內史勝滅韓 史記本紀作內史騰班書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 之掌治京師余按秦內史兼治三輔之地始皇 并天下置三十六 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韓至是而亡潁川 郡內史其一也 陽徒都河南新鄭韓景侯又自新鄭徙都陽 翟秦滅韓遂以為陽翟縣為潁川郡治所 秦華陽太后薨 趙大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宅 衛元君薨子角立

王秦王政十八年楚幽王九年燕王喜二十六年魏 景閔王十四年趙幽穆王七年齊王建三十六年 秦王翳將上 地兵下井陘 史記正義曰上郡上縣今綏州是也余謂上地以其 地在大河上游凡上郡抵西河之地皆是也應劭曰 井陘在常山郡井陘 楊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 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 蕙及齊將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是

年秦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秦王政十九年楚幽王十年燕王喜二十七年魏景閔王二十七年趙幽穆王八年齊王建三十七年是歲趙亡 秦王翦

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蕙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趙王遷是亡秦王如

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王母邯鄲 遺從太原上郡歸

塞太后薨 秦王翦屯中山以隔燕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戰國時

中山郡水經註曰燕中有山故 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奔代自

立為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上谷燕地秦

易州州之地括地志上谷郡故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

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濬王薨子假立

甲秦王政二十年楚王負芻元年燕王喜二十八 燕太子丹使荆

軻刺秦王不中荆軻者衛人也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

卿蓋聶曰聶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

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

也吾聶者目聶之荆軻游于邯鄲魯句踐與荆軻爭道魯句踐

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

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

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

人者荆軻雖遊于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

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

庸人也居頃之燕太子丹自秦亡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

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于燕燕

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

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

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服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

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批音別又 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徐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

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

而積怒于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

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

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于此也天樊將軍窮困于

天下歸身于丹丹終不以迫于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

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

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

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于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雕鷲之秦

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

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

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馬太子遂

迎御行為道跪而蔽席蔽音蔽 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

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騏驎盛壯之時一日

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

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請荆卿可使也附錄史記正

子竊觀太子容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

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

資治通鑑補 卷六

資治通鑑補 卷六

資治通鑑補 卷六

資治通鑑補 卷六

資治通鑑補 卷六

資治通鑑補 卷六

資治通鑑補 卷六

資治通鑑補 卷六

資治通鑑補 卷六

資治通鑑補 卷六

資治通鑑補 卷六

而色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
 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
 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荆卿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荆卿
 值其醉臥睡其耳中刺覺曰此出口入
 耳之言必大事也遂往見之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
 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
 光竊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于宮荆卿曰謹奉
 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
 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
 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
 因遂自刎而死荆卿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
 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
 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卿坐定太子
 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
 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
 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
 舉兵南伐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李鄴而李信出太原
 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于兵今計
 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
 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
 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
 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
 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金惟荆卿留意焉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三

恩補

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為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
 讓然後許諾于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俱太半
 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傳曰史記索隱
 曰荆卿與太子遊
 東宮池躬拾瓦投金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荆卿曰馬肝
 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華陽園出美人鼓琴荆卿曰好
 手也即斷其手
 以玉盤而進之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
 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巨
 暮波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
 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
 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漢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
 亭劉向別錄曰督亢音腴之
 地史記正義曰督亢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
 督亢陌幽州南界唐會要涿州新城縣太和六年置古督亢地也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
 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卿知太
 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
 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
 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荆卿曰今有一
 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
 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袖右手握其腕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
 意乎樊於期徧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
 切齒齒
 相磨切也磨心憤極
 而欲腐爛也。推音枕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
 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于是太子豫求
 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謂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三

恩補

毒藥染劍傷也水與火合為井。并音翠。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七首試人血出縷足以害爾。乃裝為遺荆刺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刺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刺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豈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刺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嘆目髮盡上指冠于時白虹貫日荆刺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

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劉原父曰賓謂傳檄之檄九賓檄者九人見燕使者咸陽宮荆刺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刺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懼音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于前秦王謂荆曰取舞陽所持地圖匣既取圖秦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手而右手持匕首擲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刺逐秦

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刺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刺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刺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刺斷其左股附錄史記正義曰荆刺之楚秦王也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燕人鼓琴琴聲曰難殺單衣可裂而離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引而拔王于是奮袖超屏而走荆刺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銅柱秦王復擊荆刺被八創刺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前殺荆刺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刺也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三

于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伐燕與燕師代師戰于易水之西大破之魯句踐初聞荆刺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諱于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我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乙秦王政二十一年楚王負芻二年燕王喜二十九年冬十月秦王翦拔前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遣燕王書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秦隱曰衍燕土使使斬丹以獻于秦王秦王復進兵攻之秦王賁伐楚賁音賁取十餘城秦王問于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王父莊襄王諱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秦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三

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

布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宋白曰因界內頻陽山而名

丙秦王政二十二年楚王負芻三年燕王喜三十年魏子王假三年齊王建四十年代王嘉三年是歲魏亡 秦王賈伐

魏引河溝以灌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張湯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

云始皇使王賈攻魏魏故渠引水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

魏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

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于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

敢易秦王義而許之 秦李信攻平與班志汝南郡有平與縣春秋沈子之國 蒙恬

攻虜班志汝南郡有虜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居之虜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寢今固始寢邱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國

已有固始此寢疑是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寢

入固始也杜佑曰潁州治汝陰縣有寢邱秦蒙恬攻寢邱此大破

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為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楚

為鄢則其前自鄢陳亦必以陳為鄢矣然則此鄢乃陳也鄢於

即潁川之鄢陵與平與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鄢當作鄢陵 於

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班志沛郡有城父縣索隱曰在汝南郡應鄉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

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信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

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

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發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

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

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

之說是城父之名班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

名自 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

名王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

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

大笑王翦既行至關此當是出武關也 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

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怙中而不信人史記註世音備

補註世音將像謂請如聚虛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

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矣

丁秦王政二十三年楚王負芻四年燕王喜王翦取陳以南至

平與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

戰楚人戰挑戰挑戰者趙姚 敵以求戰也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

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

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裝製曰據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于

超距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楚

齊有力能手投之拔拒逾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余謂投

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築石以投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晉魏準距

躍三百 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

擊大破楚師至蕲南班志沛郡有蕲縣史記正義曰徐州 殺其將

軍項燕項燕項梁 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庚秦王政二十四年楚王負芻五年燕王喜三十秦王翦蒙武虜

實二年齊王建四十二年代王嘉五年是歲楚亡 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

楚地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皆楚分

也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飯稻羹魚火耕水耨以漁獵山伐為

業果蔬蠶絲食物常足故皆富庶生而無積聚是以江淮以南無

有氣勢。昔晉滅虜音雨

秦王政二十五年燕王喜三十三年齊王

建四十四年代王嘉六年是歲燕代俱亡 秦大興兵使王賈攻

遼東虜燕王喜於是盡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

為人庸係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若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復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于秦王秦王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王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霍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王不中于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司馬遷曰召公爽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嶠嶠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五

思補遺

食者八九百歲于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虛淺謀挑怨速

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言忽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

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

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

是則國家安如盤石熾如焱火焱音燄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

疆暴之國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

怒逞盜賊之謀功贖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

非恭也蒲手行也伏伏地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

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白公勝欲報其

其叔父事見左傳荆軻懷其參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

匕首置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為蝮蝥之靡

毒政為壯士之靡要離吳人為吳王閔刺慶忌當其力不足

死也爾雅疏蝮蝥即蝮蛇方音自爾以西秦晉

之閒謂之蝮蝥趙魏之閒謂之蝮蝥。蓋晉牙荆軻為刺客之

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塞王賁攻代虜代王嘉嘉奔代見上卷十塞王翦悉定荆江南

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小國越兩浙之

山陰縣到楚日禹會諸侯於江而紀五月秦賜天下大酺初

功因名其山曰會稽稽言會計也

齊君王后賢君王后太史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

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

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日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日請書之君王后日

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日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勝相齊多

受秦開金寶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脩攻

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

前日左傳晉圍齊伐雍門之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邪王日

為社稷司馬日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

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日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甄音編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

人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收三晉兵自河

晉關獨考臨晉關即蒲津關在西安府朝邑縣東黃河岸關下有

鐵牛渡唐時橫連鐵以渡河後經戰亂破開元中鑄鐵牛八以

繫浮梁今牛西岸三東岸四其一

沈子河。趙庚去聲。趙音炎。上聲。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

下者百數。城南下即商城之下也。南。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

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楚攻秦自南。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

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資治通鑑補

卷六

列國紀

五

思補

資治通鑑補卷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秦紀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盡二世元年凡十三年 陸德明曰秦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秦之先非子爲

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鬲封爲附庸邑之秦谷非子會孫秦仲周宣王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殺周平

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襄公之後傳世三十而至始皇。汧音季

始皇帝

諱政莊襄王子也王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自號曰皇帝欲傳世以一至萬乃除諱法號始皇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者格止也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在志河內郡有共縣

資治通鑑補

卷七

始皇二十六年

秦紀一

思補

史記正義曰今衛州有共城縣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竇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曷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疆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

信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賈人以爲導庶幾息
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
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
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
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
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
秦使欲爲亂兵吏誅尉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
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
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皆曰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始皇二十六年 秦紀一

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
泰皇泰皇最貴臣等上尊號曰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師古曰天子
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如詔
日詔也自秦漢以下惟天子得稱之 自稱曰朕 古者君臣之
自秦定制惟 天子去泰著皇采上古帝號曰皇帝他如議追尊莊
襄王爲太上皇 太上者極尊之稱也始皇自號曰始皇帝故追尊
爲道 制曰死而以行爲諡則是子讓父臣讓君也甚無謂自今以
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
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終始五德之運 所謂終始五德之
運者伏義以木德
下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
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顓頊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舜又以木
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水故帝禹以土德王土
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
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終而復始也鄒衍以爲周得火德蓋以火流
王屋爲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流行之說以爲終始泰當

以土爲行今始皇以水爲火自以水爲行所謂 及始皇并天下齊
人秦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
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夏
建寅之月爲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爲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
今始皇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是改年也自此紀年皆以十月爲歲
首朝賀以十月朔以水爲行故 符法冠皆六寸而與六尺六尺爲
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
刑無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于是急法久之不赦 丞相
王綰言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
廷尉李斯曰 罪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應劭曰應劭必贊諸朝廷與
平故以 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
爲說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
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始皇二十六年 秦紀一

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
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國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
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甯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
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裴駰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郡會
谷滬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雁門郡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
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
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守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
以爲銷鑠 鑠與同所以銷鑠橫日箭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
庭中 史記正義曰漢書五行志時大人見臨洮長五丈足履六一
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銷兵器而象之所謂金伏也一
法度衡石丈尺軍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
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桀於咸陽
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始起上林苑至漢武帝又

皇作石橋欲渡海觀日所出處乃以衡召石石自行城陽十一山
石盡起立巖巖東傾如相行狀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
駛神人輒鞭之石皆流血今召石石色悉赤似似似似似似似
地紀勝云豫章宜春界鐘山有峽回環澗深不可測曾有漁人
釣一金鎖長數百尺而得一鐘又如鐘狀狀之聲如霹靂天書海
山川靈動鐘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如削或有識者曰此秦始皇
鑿山鑿也始皇還過彭城城縣古彭城國有彭城祠祠欲出周鼎泗
水水經泗水出魯國下縣北山東南過彭城縣又東過下邳縣入
淮淮時人相傳以為宋太邱社亡而周鼎沒于泗水中故泗水
欲出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水經淮水出南陽郡
至淮陵入海之衡山南郡地志衡山一名衡山在衡州湘鄉縣
西四十一里漢衡山國在江北秦拔楚郢置浮江至湘山祠逢大
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
班志湘水出零陵郡零陵縣湘山北至入江括地志黃陵廟
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家在湘陰縣一百
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宏之荆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南因山而
名舜葬方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湘之開因葬焉博士以儒學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始皇大怒使刑

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也 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五世相韓 張良大父開地相韓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世 通鑑原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
文父祖下有以上二字今依史記去之 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
為韓報仇至是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 班志陽武縣屬河南
今汝陰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史記正 張良令力士操鐵椎 剛
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官道 張良力士操鐵椎重百二十斤
力士操鐵椎重百二十斤 狙擊始皇誤中副車 狙擊始皇誤中副車
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勢而狙伺以擊之也索隱曰漢官儀天子
有屬車即副車奉車御而從後余謂副車也漢有五時副車又
在屬車之外 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始皇遂登之罘
之罘在東萊縣縣地志之罘山 刻石旋蓬之琅邪道上黨入
在萊州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 卅三年

三十二年使黔首自實田 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穎達曰
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 十一月九月庚子魯會祖父蒙乃于
華山之中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是其子孟嘗君曰神仙者茅初
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及帝若學
之嚴潔平始皇問諸歌而問其故父老具以對
于是始皇欣然有尋仙之志遂成虛日嘉平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 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東成縣西
日濡水至壘縣碣石山今于此枕海有石如插道數十里當山頂
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鉅海之中名天橋柱石章昭云
碣石舊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滲入海已去岸百餘里
矣今碣石在平州東離海三十里遠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
山頂其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坊始皇巡
北邊從上郡入虛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錄圖
後世譏諷之書鄭元曰胡胡亥秦二世名 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
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
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始皇大怒使刑

三十二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買人為兵 賈誼曰秦人家貧子
之贅婿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疣 壯則出贅師古曰
贅也轉貨販易者為商坐市販賣者為贅 略取南越陸梁地 索
日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地班表漢高帝功臣陸梁
侯須無詔以為列侯侯自置吏令長受命長沙王如前日陸梁秦
始皇本紀所 置桂林南海象郡 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開
謂陸梁地也 桂林南海象郡 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開
日桂林今鬱林師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非鬱林也南海郡
今廣州茂陵書曰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十五百里秦昭日今
日南 以譴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所謂譴戍也晉志曰
是也 必由嶺嶺時有五嶺故曰五嶺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
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
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齊德明南嶺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山
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師
古以裴說為是蜀注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 蒙恬斥逐匈奴
白芒嶺在道州嶺嶺在郴州嶺嶺在桂州 蒙恬斥逐匈奴
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

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通朔方靈澤關
方原而東南流逕高閿南又白臨河經東通陽山南徐廣所謂陽
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考利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縣志
志陽山在縣西都泚水出西羌中北平柳罕東入河東臨泚水
四以爲名延長 驍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
奴 野見西左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覆獄者秦當已成而
覆按之也故者知其

當罪與不當罪而故出 築長城及處南越地 丞相李斯上書曰
人之失者謂出入也

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
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相與非法教人開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
主以爲名異趨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
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

實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始皇三十五年
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燒之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
所藏則故在項羽燒秦宮室始併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
以後之學者各謂何不能于收秦圖書之日併收之也 有政偶
謂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與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
燒黥爲城旦應劭曰城旦且起
行治城四歲刑也所不夫者黥下籠種樹之書若
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
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
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至無患矣孔子
八世孫
字子魚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班志雲陽山連谷
縣屬焉

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
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三輔黃圖曰作宮阿房
天下謂之阿房指地志卷

阿房宮亦曰阿房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四里史記正義曰按宮
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南面也○房音芳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
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迤邐至黃驄
爲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閼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
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後十七星絕漢抵
營室曰閣道北辰爲天極營室二
星天子隱宮徙刑者七十萬人 史記正義曰徐廣見于市朝宮刑
之宮也下獄室是也徙刑者 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
有罪則加刑復作之也 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
寫蜀荆地材唐曰舍車解馬爲寫或作卸余謂此非舍車解馬之
發流而下也 皆至關中計宮三百 或曰皆至當屬上句關中記
社二說俱非關外四百餘於是在立石東海上
胸界中以爲秦東門班志東海郡胸縣始皇
立石海上以爲東門關 因徙三萬家驪邑五

實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始皇三十五年
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不事者不供征役之要附錄徐鉉帖曰
木實得不死時就山下居民取酒爲詩云酒盡 盧生說始皇曰
君莫沽酒爾我當發城市多置酒壺山弄明月 盧生說始皇曰
方中者 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
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
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
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習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
死始與幸梁山宮班志梁山宮在扶風好時縣拓地名梁山宮
在雍州好時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雅
魯曰唐華天縣在梁山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
秦之梁山宮正在其地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
丞相承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
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

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也

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大獄御史大夫統之諸生傳相告引引乙乙復引甲也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抗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今新豐縣溫湯之

處咸陽縣在湯泉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兩岸有阮相傳以

瓜于驪山陵谷溫處瓜實成謂博士諸生就視下設伏機諸儒

見瓜方相論難不決伏機發盡削從上填之以土終乃無聲也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細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或刻其石曰

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其服蓋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

遺高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使

者奉璧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使御府

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遷河北榆中三萬家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

去疾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

夢望祀處避於九疑山

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

九疑山在永州唐與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峰相似故名元次山曰

九疑山在永州唐與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峰相似故名元次山曰

九疑山在永州唐與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峰相似故名元次山曰

九疑山在永州唐與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峰相似故名元次山曰

九疑山在永州唐與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峰相似故名元次山曰

有一水四水流于南浮江下視藉柯渡海消過丹陽至錢唐

正美曰括地志海濱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之中流

海字誤也丹陽縣秦屬鄣郡地志丹陽故城在潤州江甯縣

東南五里班志越唐屬會稽郡臨浙江東三聖善寺出歡縣玉

山其水經建德合蔡溪過富春為浙江入于海水波惡乃西百二

十里從陘中渡

所謂水波惡處則今之由錢唐渡西陵者是也西

至合稱經此立為縣上會稽山陰縣南有禹冢禹井祭大禹望于

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

括地志江乘故縣城在今潤州

六十里

並海上北至瑯邪之眾見巨魚射殺之遂拉海西至平

原津而病

平原縣秦屬齊郡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

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宏所封亦近此蓋平津即

此津余按公孫宏傳封勃海高城縣之平津鄉則平津非平原津

也東志馬河至平原

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

令中車府令行符璽車趙高為警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

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

班書百官表太僕秦秋七月丙寅始皇

崩於沙邱平壘

史記正義曰始皇崩在沙邱官平壘之中附錄論

始皇上我之堂

衛云孔子將沒遺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乘

其後始皇遺符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邱道病而亡丞相斯為上

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轎車中

曰輜轎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輜屬閉之則輜之

則涼故名如清曰輜轎車其車廣大有羽飾沈約宋書禮志曰黃

制大行載輜轎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壁文路四角金龍

首飾垂垂五采折羽流蘇前後雲氣縹緗文畫曲轡長與車

為虎文。輜轎音溫涼轎音而抄音口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

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

諡曰顯于市朝宮刑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與以為中車府令
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
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也
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

亥初聞趙高言不敢從高曰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顧小而忘
大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胡亥乃從趙高曰不與丞相謀
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我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子
請扶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

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百料材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
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于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而信之孰
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而君責之何深也趙高曰當固內官

資治通鑑補 卷七 始皇二十七年 秦紀一 十一 思補樓

之廡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營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
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
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奪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
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于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
願君審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
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亦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
上蔡闕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
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視歸
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于胡亥高能得志焉
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或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

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
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耶
嗚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為人哉安足為謀高曰

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
侯世世爾孤必有喬松之壽孔聖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
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
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于是斯乃聽高相與謀
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關地立

功士卒多耗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
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
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

資治通鑑補 卷七 始皇二十七年 秦紀一 十一 思補樓

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
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向安復請即自
殺蒙恬不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班志陽周屬上郡史記
之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班書百官表護軍都尉李斯又漢王以
已屬吏恐其軍有變故以李斯遷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
舍人為護軍使之聽諸將也恬會蒙毅為始皇出壽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
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據地理志代
蓋殺運至代班志非在常山石邑縣西史記
即就繫之遂從井陘抵九原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
東十二里會得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乳之孟康
即井陘口會得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乳之孟康
二十斤日石班書貨殖傳鮑魚干鈞師古注曰鮑魚也即今之
不若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而說者乃謂鮑為鮑魚之鮑失
義凌矣鄭康成以鮑于鮑室乾之亦非也鮑室乾之即鮑耳蓋今
巴州人所呼鮑魚者是也秦皇載鮑魚者則鮑魚耳而鮑室

乾者本不臭也。雙音流入祭鏡。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直道即三

有危說。梅三聲。雙音。雙音。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直道即三

所。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銅三泉。師古曰。三

也。余謂銅者。治銅鑄塞之也。三泉者。取九泉之數。言之。附錄。西陽

雜報云。亡新時。求周秦故事。謂者。隔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

二。萬作陵。鑿之。三十七。成銅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宮觀百官奇器

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非。宮觀百官奇器

珍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有穿近者。帆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

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骨為燭度。不滅者

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

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也。羨音延。盡閉工匠

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藏重即泄。謂工匠若更為第二重

藏之事。故大事盡。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

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始皇三十七年 十

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

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二世弗

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

世矣。恬祖為父。武及恬。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

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

吞藥自殺。蒙恬臨死。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而死乎。良久曰。恬

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

脈哉。此乃恬之罪也。

司馬遷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

漸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

未定。疲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而

阿意興功。此其兄弟誦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楊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灤山堙谷。起

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始皇方尋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

於為人臣之義。雖無舉。其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二世皇帝上 諱胡亥。始少子 在位三年

壬辰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

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刻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

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

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

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之所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二世元年 十

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

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

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

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

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

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

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

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之。

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杜。與。同。謂。陳。

杜。故。周。之。杜。伯。國。班。志。杜。縣。屬。漢。謂。天子。為。縣。官

京。北。宣。帝。改。曰。杜。陵。○。死。音。責。財。物。入。於。縣。官。此。縣。官。言。公。家

也。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買父曰。其人存。直。追。取。之。曰。逮。其。人。公。子

六四一

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遊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又有陳餘者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相與為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購求張耳以千金陳餘以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甲吏嘗以過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答欲起者不能受辱欲起與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六

思補

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吳叔字叔榮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騭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汝陰縣屬汝南郡九江水地秦滅楚置更名淮南國武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東城縣屬九江郡地志東城故立襄強為楚王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強還報陳王謀殺葛嬰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房邑名爵子又問周文周文一名章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白馬今滑州白馬縣界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南縣西至諸縣張耳陳餘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殘賊天下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內外騷動百姓罷敝財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于此時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聚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誅無道之秦報父兄之讐而成大業者此壯士之一時也眾皆然其意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郡屬冀州范陽郡故城在范陽縣北范陽蒯徹蒯徹字長生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負公得徹而生范陽令曰何也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斲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劊刃公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九

思補

之腹中者畏秦法耳判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人將各申其怨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遣蒯徹見武信君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微召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燕趙之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二十

恩補撰

陳王既遣周父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今在戲水驛其水本出關北界至此而北流入渭蘇林曰戲在新豐東南三十里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林池澤之賦以給其養盜已至眾州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秦之刑徒已論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之產子今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周父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出客家兒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周父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遺者多以說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班表前後左右將軍周末官秦張耳因之位上卿漢大將軍比三公

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復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擊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趙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燕涿北之地代常山以北之地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騷略上黨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以擾龍事孔甲為師古曰沛本秦泗水郡之屬縣李斐曰沛小沛也索隱曰沛改泗水郡為沛郡治相城故以沛縣為小沛云下相人項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二十

恩補撰

梁起兵於吳班志下相縣臨淮郡索隱曰按相水名出沛國沛城在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項燕為楚將封于項子孫以邑為氏吳縣會稽郡治所故吳都也狄人田儼起兵於齊齊音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龍須也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亭謂傳留客旅宿食今之里長民有訟亭吏正義曰國語有寓宰即今之亭也亭長蓋泗水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亭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媪音季每酤酒飲酒雖數倍及見怪或疑兩家常折券棄責又嘗經成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好相人班志單父屬山陽郡與沛令善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

殷通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戰國之時郡閭陳涉起欲發兵

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

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田誠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

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胸

動日而使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也所以封

物以爲驗也綬受也繫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應劭漢官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門下大驚擾

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

吏論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

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梁之起兵也部署

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時某

喪使公主其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服田儻故齊王族

資治通鑑補卷七 二世元年 秦紀一 田儻

也儻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周市狄

城守田儻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誅殺奴古殺奴皆當告

謂也見秋令因擊殺令而召蒙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

古之建國也儻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

還去田儻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地蒙傑欲其

立廣爲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

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

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歸之趙王

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閉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來割

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虜養卒公羊傳曰虜殺虜養卒謝其

舍中曰我爲公說燕與趙王戰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求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噫人希見

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噫人希見長者願再請一卮

酒又賜之飲自求見燕王至又賜之飲四十四字參取劉向新序

迎其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則新序所言固漢人所矜聞也故取之以補班固之不及乃謂燕王曰臣之來

王知我何欲燕王曰若欲得趙王耳王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

燕王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麗養卒笑曰王未

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

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將相終已邪顧其勢初立未敢參分而王且

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

而王時未可耳今王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

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

資治通鑑補卷七 二世元年 秦紀一 田儻

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王乃歸趙王廝養卒爲御而歸趙王欲封

廝養卒辭曰臣不願封也得一美人足矣趙王乃以邯鄲宮人嫁

之廝養卒載之而去不知所之黃生云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

書作正文思以爲不然蓋此卒抱雄傑之智而隱于士伍之中古

飯牛牧馬之朋也我既悲其不遇而見趙王英君又悲其逃名而

見趙王良史荷得其片言雙行將表而出之以補馬班之闕漏

而況卓然高蹈不屑與鴻鵠爭雄于羅網之內則其人固難勝

廣而跨耳餘者也敢以神史爲據而置不錄哉又況趙王曰

公之爲是書采野乘列于正文者多矣何獨疑于是周市曰

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咎爲王甯陵即漢之甯陵縣

宋州甯陵城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爲魏

王市曰天下皆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

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于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

咎爲魏王市爲魏相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胡汝南等郡也始皇并天下
獨留衛君至是乃實為庶人凡四十九年最後絕氣地在秦
開漢上之阻男女亦乘會齊色生焉故徐福等之首焉未有
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道漢興二千石治者亦
以殺戮為威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美

思補

資治通鑑補卷七終

資治通鑑補 卷八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秦紀二 起二世二年 盡二世三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遺守豐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泗川
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

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壯者泗川

志戚縣屬東海郡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余以地理考

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也

志沛郡有戚縣章懷太子賢曰戚縣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

是走至廣戚之戚也節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者得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思補

而殺之漢書多以復為得司馬掌兵周之夏禮春秋之時晉書三

軍及新軍各有將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罰之事後復分為左

右又其後也軍行有軍司馬假 周文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曹

陽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西

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關在陝西四十五里地志

在陝州花林 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滎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

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 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

周置三川郡其治所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叔弗能下楚將軍

并楚宋白曰秦立三川郡初理洛陽後徙滎陽 田臧等相與謀曰周文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

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遺兵留 悉精兵迎秦軍今

假王驕陳涉之自王也 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

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以為上

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周

王符於故左傳晉師在故郟之閭後漢志潁陽有故亭秦立故會
 孟康曰故地名在潁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故郟二山在潁陽
 之東。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潁陽下破之李歸
 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郟古曰郟東海縣索隱曰非也此時
 恐郟當作郟是郟之地名正義曰是春秋時地楚郟
 故郟之今故州郟縣城是郟說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郟縣相
 近又近陳余按索隱以為河南之郟正義以為汝州之郟時
 章邯兵至潁陽則已過郟而東矣正義之說近之。郟音說章
 邯別將擊破之鉅人伍逢將兵居許許春秋許子之國班志屬潁
 州魏文帝改曰許昌唐為許

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請讓李斯
 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秦以丞相太尉御史
 大夫為三公漢因之李斯恐懼重傷祿
 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
 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謂肆情放縱
 也。睢音諱命之曰以天下為桎
 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

資治通鑑補

卷八 二世二年

秦紀一

思補

謂之桎梏也桎梏械也在足
 曰桎在手曰梏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
 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
 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韓子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處者何
 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
 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而况有
 重罪乎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
 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附墜
 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
 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
 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故
 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

之塗絕諫說之辨拳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
 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
 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
 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去年趙王使
 李良略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
 良畧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
 陘山在其西。陘音刑
 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遺之邯邯益請兵未至道
 逢趙王姊出飲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
 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惡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
 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
 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
 邯邯不知竟殺趙王邯驩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

資治通鑑補

卷八 二世二年

秦紀二

思補

人獨得脫 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郟陳
 作凌陳勝傳作破人秦嘉班志曰東海郡黃高帝置應劭注曰即
 秦郟郡余按秦郡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郟郡漢東海郡則治郟
 耳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
 大司馬惡周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
 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
 時章邯為上將將兵東討故使欣為長史以佐之據項籍傳為都尉
 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
 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
 之九月臣讀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之臘月夏
 十月誅胡亥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項是也陳王之汝
 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
 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其御莊
 賈殺陳王以降初陳涉既為王其故人嘗與備耕者聞之陳扣
 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用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幃帳客曰
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曰夥涉為王
上聲時涉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
曰枯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
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
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為
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軋繫而罪之
補註至今之不是軋繫而罪之者言諸將有出令
不是者胡武輒自專收繫加罪不請命於陳王也以苛察為忠其
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
其所以敗也然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
事也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蒼頭軍以青巾裹頭起新陽班志新陽屬

資治通鑑補

卷八

二世二年

秦紀二

故南郡應陽日在新水之陽地志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
為楚葬陳王於碭諡曰隱王初陳王令涇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
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
留以徇 魏周市將兵畧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
即以豐降魏魏素沛公攻之不克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
萬人擊李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
難可爾立趙後輔以諛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
為趙王居信都項羽改信都曰襄國漢復為信都東陽甯君秦嘉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臣職曰陳勝傳秦嘉嘉然則
嘉非東陽人嘉起於鄆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曰一
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瓚說東陽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瓚說東陽
人為所屬縣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 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楚
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

濟州縣定陶 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
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
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儻殺公孫慶 秦左
右校復攻陳下之楚將軍呂臣走徵兵復聚加高曰與番盜黥布
相遇番即番陽縣漢屬豫章郡英布為盜於江中攻黥秦左右校
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黥布者六人也六春秋之六國也秦為黥
地志六故城在豫州安豐縣南百三十里宋白曰今
新州東廣濟縣即秦漢之六縣英布都六古城猶存姓英氏少時
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
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其排笑之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華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番
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

資治通鑑補

卷八

二世二年

秦紀二

番君迺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班志留屬
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 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
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殿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
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故遂留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臣
將兵北定楚地師古曰且古夷字屠相至碭班志相縣為沛郡治
徐州府離縣 類篇曰古仁字 屠相至碭班志相縣為沛郡治
西九十里 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班志蕭縣屬沛郡
在蕭縣 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
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班志下邑屬梁國還擊豐不下 廣陵
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禾下廣陵縣屬九江郡班志聞陳王敗走
章邯且至泗波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

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

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

盱眙縣東七十里水經注曰淮陰縣楚漢之間為東陽郡○盱眙

音吁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

晉灼曰漢儀注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

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

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乃以

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

以其兵屬焉項梁眾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記正義曰下邳泗水縣也○泗音皮又音丕景駒秦嘉軍彭城東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一 六 思補

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

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軍敗走追之至胡

陵

胡陵即湖陵班志屬山陽郡漢章帝改曰湖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梁地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

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

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沛公從

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遂引兵

攻豐拔之雍齒奔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

班志襄城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許

州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

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

班志居巢縣屬江都郡春秋楚人陳果巢國也

史記正義曰即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

夏桀所奔地

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楚公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

關度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喜言志林曰南公者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於陽家流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

臣曰曰楚人怨秦雖三戶足以亡秦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濫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

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

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

徐廣曰順民望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

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阮

地宋壽州○盱眙音吁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

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

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

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

潁川故韓地秦置郡章邯已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一 七 思補

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

後漢志陳留郡平邱縣有臨濟亭魏王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王儻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

它音衛救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

衛古曰衛救者止言語謹言欲令敵人不如其來也周官有衛救氏

故狀如箭橫衛之籍籍於項。種有種畫到三晉。殺齊王及周市魏王魯爲其民約降約

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齊田

榮收其兄儻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齊人聞田儻死乃立故

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角弟閻爲將以距諸侯

秋七月大霖雨 武信君引兵攻亢父聞田榮之怒迺引兵擊破章邯軍

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

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濞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邯散兵

守濞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

楚田角亡走趙田閒前救趙因謂不敢歸田榮乃立僭子市為齊
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復振項梁數使告齊趙發
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懷王曰田假
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王曰
田假手則斬手豈足則斬足何者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
趙非手足戚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麟斃首用事者墳
墓矣遂不肯出兵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
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邱大破之 班志雍邱縣屬陳
郡今作州縣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
卒情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
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晉灼曰高陵
縣屬琅邪郡曰公將見武信君
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
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
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 班志外黃縣屬陳郡張晏曰魏郡有內
黃故曰外黃地志曰故魏城即外黃之地
在雍邱去攻陳留 班志陳留縣屬陳郡孟康曰陳留地後為
陳留縣者稱陳留地志曰 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
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 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城
彭祖顛頭之元孫至商末壽
及七百六十七歲今 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碭今在碭山故也
郎中令趙高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臣贊曰
郎內諸臣故曰郎中令武帝改光祿勳特恩專恣以
私怨誅殺人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
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
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議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八 思補

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 宮庭之中門闕有禁非侍御之
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
禁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
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
遣高侍中用事 秦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
或列侯卿大夫將軍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
郎中七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
故曰侍中後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
事皆決於趙高高謂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
急益發徭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
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
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
候上聞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
方問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謂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聞日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九 思補
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少
謂輕我為幼少固趙高因曰夫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
我謂輕我為固趙高因曰夫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
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
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
李斯汝南上蔡人陳勝潁川 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
賜城人汝南潁川相近也
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
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按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
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
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而
取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
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 言趙高居
中用事其

位列權勢次 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紀為韓安相也
 於人主也 韓安之時其臣必有韓安者其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 陛下
 時而韓安亡國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謂股孽不遠也 陛下
 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臣人也然不為安肆
 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
 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體
 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
 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
 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
 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
 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成漕轉作事苦成征成也漕水運也賦稅
 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十 思補

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補註言為人主者專以刑法為下不
 敢為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
 徇百姓尚何於法言尚何事於法制也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
 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
 即位二年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
 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更案責他罪
 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山謀反
 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榜答擊也掠考筆也不
 勝痛自誣服斯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
 幸二世憐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
 遠秦地之陜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

王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士尊功臣故終以韓韓弱
 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
 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更刻蠶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
 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
 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
 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御史之名周官有
 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奏當者
 實及二世所使按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
 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班志秦法當三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十 思補

其詳誘言者又先斬舌謂之具五刑 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
 其中子俱執願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
 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中丞
 相事無大小皆決焉始秦之并天下而稱帝也李斯之功居多故
 始皇之所以尊寵李斯者羣臣莫比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
 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由嘗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
 家百官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
 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闖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
 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
 衰吾未知所稅駕也至是而敗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
 約為魏王 後九月文穎曰即楚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

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
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
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
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林志北鹿縣屬鉅鹿郡應劭曰鹿
志曰今邢州平鄉城北鉅鹿宋曰十三州志鉅鹿時
大麓之地西為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鹿亦大稱也邯鄲王
離涉間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
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
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上
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
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文惠曰卿子人相
子也師古曰冠軍
言其在諸軍之上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秦地
西有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三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八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項羽封
沛公攻
破東郡尉於成武 秦滅衛置東郡尉也 田志成
武即魯楚也 括地志今曹州縣 宋義行至
安陽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秦志曰博覽傳云從攻安陽在里則
常俱在河南師古以為相州縣 按此兵發未度河不應即至
相州 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己氏有安陽城後改己氏 留四十六日
為楚軍今宋州楚郡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 留四十六日
不進項羽曰秦國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
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蠱不可以破蟻 蘇林曰蠱喻秦
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蠱而不能破蟻今將兵力欲
滅秦不可盡力與邯鄲戰即未能禽徒費力也。 蘇音官 今秦攻
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
不如先關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
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狼如羊食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
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班志東平國有無鹽縣
秦志曰在今鄆州之東 飲酒高會天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三 思補

六五三

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
士卒食半菽菽豆也 臣瓚曰士卒
食菽菜以救難半之 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
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
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墉
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
非社稷之臣也其子相齊也 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
其帳中新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合將誅
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酒曰枝梧枝杆也 臣瓚曰
小柱為枝 邪柱為梧 今屋極邪
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
將軍以未得廢王之
命故且為假 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
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

史失其姓名惟其爵號不知誰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

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城博陽諸城是也從項羽

救趙為項羽王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恐敵抄其糧道故夾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使人召前陳

餘召前者召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

陳餘使張懸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

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同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

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

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

虎何益張懸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懸澤將五千人先營秦軍至

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教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

資治通鑑補卷八 秦紀二 西 恩補

張教耳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

之子也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

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

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乃與秦軍

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

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

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

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懾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

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

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先是柱矢西流如火流星蛇行若有首尾

廣長如一匹布蒼天矢星墜地化為石占者謂以亂平亂之象也

至是項羽果破秦軍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向救趙及問張懸陳澤所在徐

曰張懸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餘人先營秦軍皆沒不出

張耳不信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

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與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餘起如

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

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耳陳

餘相攻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山陽郡地志

是也日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邱故城遇彭越彭越以其兵

從沛公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班志山陽郡鉅野縣有

州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豪傑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

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

仲為長彭越越謝曰臣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

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

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於此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

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

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文獻曰

邑名屬陳留郡縣臣曰陳留傳高陽在鹿邑西南高陽人酈食

水經注雒水首受陳留後漢書高陽故亭高陽人酈食

其好讀書家貧落魄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為里監門然

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齧握齧無也無也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若見沛公也若汝無人為我作紹介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日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說者沛公亦未召也及沛公至高陽傳舍古師口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從勞者願得望見口晝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瞑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遣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乃使人召酈生酈生入謁沛公方倨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酈生日足下欲成天下之大功而以口皮相恐失天下之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之大事而以爲未暇見儒人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六

思補

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日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聚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酒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趨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開封酈生曰河南郡宋白曰今縣南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大破之楊熊走之蔡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潁川郡因張良遂畧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皆韓地也張良家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史記正義曰平陰在河南郡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後漢志河南南陽縣有轅轅關臣瓚曰險道名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其俱南六月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七

思補

與南陽守區齋戰集東破之

擊音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

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

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假旗幟遲

明遲待 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

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

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

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

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開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

所累沛公曰善 秋七月南陽守齋降封為侯侯封陳恢千戶引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十九 思補

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 班志丹水縣屬宏農郡地志曰故丹城

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後復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與地志云即秦時

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 高武侯威總襄侯王陵降還

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溺 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與偕攻析酈皆降

農都木楚之白羽也 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

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 括地志漳水一名

漳水今俗名柳河在 邯鄲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

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 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

門 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

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

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

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鄧郢北攻馬服攻城畧地不

可勝計而竟賜死 趙括也 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

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

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

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 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

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

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遺兵與諸侯為從約其攻秦分

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 師古曰質謂錐

於錐上而新章邯狐疑 狐性多疑每渡河懸冰且懸且 陰使侯始

成使項羽 始也成也 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請將軍日夜引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十九 思補

兵度三戶 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水經註

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

長史欣為上將軍將軍秦軍為前行 瑕邱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

羽嬰日環邱縣名申姓賜名也庚志山 初中丞相趙高 李斯

既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 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險持鹿

相蓋以其官人得入禁中 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

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

畏高莫敢言其過 附錄高又嘗獻蒲為脯以惑二世有言蒲者誅

為馬以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虞王離等而章邯等

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

其眾西鄉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

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 以馬駕車夾轅心

不樂怪問占夢 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二世三年

二日噩夢三日思夢四日 下日涇水為祟 崇鬼 二世乃齋於望夷

宮 張晏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道東故亭處是也臨

涇水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

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

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

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

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 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令秦官自

僕射取其領事之號補 侍中尚書博士郎及軍屯吏驛丞皆古

事每官必有主射督課之故名焉則本如字讀今音夜蓋轉語之

耳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盧設卒甚謹 胡廣曰周盧者衛士於

區區者今之北宿屋薛綜曰士傳宮外向 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

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 郎屬郎中令 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

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幄 三禮曰日

悉謂日曜 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

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

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 即就 數日足下驕

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

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

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

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應其兵進二世自殺

劉向云始皇時嘗詔置酒饗羣臣且召諸子賜食食已諸子先

罷胡亥下階視羣臣所脫履有新而善者皆踐敗之而去諸子

見之莫不叹息及二世即位諸子皆豫知天下必棄之也

資治通鑑補

卷八

秦紀二

二世三年

閻樂歸報趙高趙高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有從者高獨上殿

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子羣臣弗許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

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

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

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 宜春苑在杜縣南漢 九月趙高令子嬰齋

戒當廟見受玉璽 玉璽即以下和 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

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

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

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

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

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驍關 應劭曰驍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

地名曉博道通州等處
道記曰曉關當上谷西北
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
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驛使人先行爲五
萬人具食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鄼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
以利以利誘之秦將果欲速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
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踰箕山
宋敏求長安志曰曉關即藍田關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
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資治通鑑補

卷八
二世三年

秦紀一

五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一 起元年盡二年項羽之分天下王諸將也王沛公於巴

甚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
下遂因始封國名而號曰漢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應邑中潁里人張
晏曰謚法無高以帝功最高而爲帝之

太祖故持此名
焉 在位十二年

元年冬十月 古有三正子爲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爲歲首五
之以十月爲歲首秦水德謂建亥之月水特位故以十月爲歲

首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元年定歷改用夏
正始以寅爲歲五星聚於東井 通鑑因後魏書高允崔浩之言遂
刪去此條然此事不獨漢書有明

符節除軛道旁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世稱王耳素車白馬喪
此組謂殺也所以帶軛也今綬分條是也應劭曰重信也古者尊
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及治問重信而與之秦漢原
者以爲信草下乃遵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置因服御之代
傳受號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璽田玉璽螭虎紐
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正義曰天子有六
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
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諸侯之璽
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璽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
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師古曰符諸所合
符以爲契符也周禮地官之屬有掌節節元註云節猶信也行者
所執之信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旄之形韋
昭曰節者使所據也釋名云爲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
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爲信徐廣曰軛道在霸
陵蘇林曰軛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軛道亭東去霸
陵數四里軛東去霸水百步地志軛道在雅諸將或言誅秦王
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軛音紙旌音州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元年

漢紀一

思補樓

文又考齊客甘公之說張耳亦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
則此事原昭著於漢人之耳目班史及齊客甘公或非無據而云
然也故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
符節除軛道旁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世稱王耳素車白馬喪
此組謂殺也所以帶軛也今綬分條是也應劭曰重信也古者尊
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及治問重信而與之秦漢原
者以爲信草下乃遵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置因服御之代
傳受號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璽田玉璽螭虎紐
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正義曰天子有六
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
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諸侯之璽
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璽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
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師古曰符諸所合
符以爲契符也周禮地官之屬有掌節節元註云節猶信也行者
所執之信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旄之形韋
昭曰節者使所據也釋名云爲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
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爲信徐廣曰軛道在霸
陵蘇林曰軛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軛道亭東去霸
陵數四里軛東去霸水百步地志軛道在雅諸將或言誅秦王
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軛音紙旌音州

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屬付也屬吏者什之
於吏使監守之也

賈誼論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崤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函谷在河南府新安縣東二十里

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初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括四海之憲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闢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

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

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

此之時齊有孟嘗田趙有平原名勝楚有春申黃魏有信陵無此

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

資治通鑑補卷九 高祖元年 漢紀一 三 思補

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

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田忌廉頗

趙奢之倫制其兵當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地

日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巡而不放進九國謂六國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

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迫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

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

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短日數以

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

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

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

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墜名城廢音殺豪俊收天下之

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鑿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錢音然

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者言誰能奈何我也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

之人而遷徙之徒也以妻爲屬以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

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相越滅吳乘舟浮於江湖

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十九年之閉三

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鬻朱

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富當畜五牝乃適河東

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以富與於猗氏

故曰猗頓躡足行伍閒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

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靡糧而

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

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鈹於鉤戟長鑕也鉏音謫戍之眾非

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

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既破

與秦俱稱王是爲六國乃舉豫克青揚荆廣魏并八州有之六國

為宮一夫作雉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說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音墮

班固贊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謂以水德王漢以火德王木生火是周乃漢之母也今漢不窮周者然故曰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并兼天下兵無

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慈得聖人之威始皇既沒胡亥極

愚驩山未畢復作阿房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

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絛車

黃屋從百司謁七廟竟誅猶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實婦未得

盡和勞養未及下咽酒未及濡鬻楚猶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

素車嬰組秦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河決不可復壅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漢諱莊故改莊為嚴

資治通鑑補卷九 高祖元年 漢紀一 四 恩補

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

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

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

誤哉吾讀秦紀至於子嬰重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

死生之義備矣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

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

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

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邪凡此奢靡之物皆秦所

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

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編素有今

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

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

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少罪名不抵當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按次第也堵牆也凡吾

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

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

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

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

資治通鑑補卷九 高祖元年 漢紀一 五 恩補

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

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

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

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

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

尉騫入秦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班志縣

故城在洛州通池縣東一十二里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

地形疆闊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

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

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

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

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發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縣名也也姚崇云在新豐古城東末至戲水道南有霸原南北洞門是也水經註今新豐古城東有阪長二里餘壑原通道南北洞門有洞門水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霸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又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周禮賦厥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即後世所謂望氣者也晉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氣球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急馬或雜色影鬱斷天者皆帝王之氣。眼音視殿有後侵二音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楚官有左尹右尹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元年

漢紀一

六

思補

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張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

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項羽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有缺增舉以示羽蓋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元年

漢紀一

七

思補

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擊也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羽瞋怒目也頭髮上指目眦盡張裂眦目際也項羽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音啗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

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羽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天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斬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閒行趨霸上志沛公北霸陵縣故芷陽也文帝更名開空也投空際而行 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吾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元年

漢紀一

八

思補

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亞父者范增也。映音希又音哀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掘始皇帝冢發之以三十萬人穿近內機發弩射外人莫能近久之箭盡乃得入運物三十日不能窮附錄其後牧兒亡羊入其壑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藪椰子口不滅羽又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附錄高祖入秦軍珍寶之即知病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胆張心動始皇以照宮人胆張心動者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項羽羽將以東後不知所在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

塞之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燬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 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懷王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游即流也言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邾史記曰長沙縣縣志邾縣屬桂陽郡益高祖定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類曰史記貨殖傳淮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長沙豫章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元年

漢紀一

九

思補

城為西楚師古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楚國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巴蜀漢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中括地志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者乃古秦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韓之而置南鄭南鄭與漢中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滅庸而三即今均房兩州地也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漢漢路空重都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班志扶風槐里縣周曰大即也秦日廢郡高祖三年更名章邯曰大即周也王所都秦欲廢周故曰廢郡括地志章邯故城在雍州始長史欣者故為操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平原東南一十里 董驩者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班志在長安名櫟林秦史記正義曰櫟林楚今華州道關師古曰取河華之國為櫟耳非櫟林也櫟陽屬關西所括地志漢七年

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為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齊王之地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也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陰使張同夏說秦王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為扞蔽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穰侯穰侯屬南陽郡已又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元年

漢紀一

七

楚志 穰侯

殺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淮志武帝元符六年置淮陰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曰即今楚州縣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以水擊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罵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政正跨史記作跨今改從漢書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運教坐筮當斬如清曰運教楚官左傳楚

有連尹其故其共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祖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粟貨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然其屬也至漢改內史為大司農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詠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問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元年

漢紀一

七

楚志 穰侯

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衛志史記無辭字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噍叱咤噍發怒聲也噍音飲聽言聽此音尺咤差去聲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

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和好貌。嘔嘔借音吁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劾傲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角。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劉氏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也。貢父曰散日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兵無不散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元年

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署分而置也。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釋例雍其不備曰襲班志故道屬武都郡地志故道今鳳州兩當縣杜希通典曰故道屬州梁泉兩當縣地。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走止戰好時又敗班志陳倉屬扶風也杜佑曰故道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時屬扶風宋白曰漢好時縣故址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好時故城是也李文子曰在今鳳翔天。走廢叩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邱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於沛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

得前夏音王陵者沛人也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沛公微時兄事陵及起兵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班志吳縣屬會稽郡。張良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按史記漢書皆無榮字故去之。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燕王廣不向之遼東滅荼擊殺之并其地是歲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丞副宰相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失。項王使趙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元年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欲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謂能義矣楚雖彊後終歸於漢耳乃走漢謁漢王於廢邱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聞項王殺韓王成即自韓開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常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漢王還都濼陽濼音 諸將拔隴

西 籍治河上塞故秦苑囿池令民得田之 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復者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者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注見三卷魏王五年師古曰其地在河之西濱東臨晉境即今之同州朝邑界也史記正義曰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印置河內郡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少與兄伯同居伯常耕田縱平使遊

齊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二年

史記

思補

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日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事生產日亦食糠粃耳有叔若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及平長可娶富人其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其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徹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子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奈何與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食乃假貸幣以聘與酒肉之資以納婦且誡女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慶里中社禮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

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 平為宰師古曰宰主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班表太僕秦官掌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原僕之長也說魏王不聽入或說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為卿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而挺身開行挺身開出也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寶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循武解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日子

齊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二年

漢紀一

思補

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譴曰禮音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水經河水逕平陰縣北魏文帝改平陰曰河陰洛陽縣屬河南郡新城時屬縣界惠帝四年始置新城也附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 三老董公遮說王曰班志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董公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禮曰袒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

道賈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土河南河東南

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陳楚之殺義帝者使者至趙陳餘曰漢

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

遣兵助漢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

餘考正義所謂城陽乃班志濟陰郡之城陽縣田榮初與項羽會

戰之地榮既敗而北走死於平原羽遂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則

濟陰之城陽已陷在羽軍之後田橫所起蓋班志城陽國之地存

林若之故墟也羽既連戰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魯出胡

陵至蕭以擊漢官魯魯為鄰國 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

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唯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

王以故得率五諸侯兵五諸侯謂齊王彭越王張敖王韓王彭越

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

地得十餘城項羽并王梁楚徙魏王豹於河東魏王豹今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

資治通鑑補卷九 漢紀一 魏補

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置將其兵略定梁地魏

專也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

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魯即伯禽所部

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

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臣贊曰穀泗二水皆在

出東甯縣西流於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壁東而東

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通穀泗水名也在水

南相縣界又詳睢水逕穀熟而兩分而睢水為南水故二水所在

枝分通為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

東南至下相而入於泗泗之味口泗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南

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稱穀水在河南

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

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散而漢王乃

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

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榮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
 中老弱未傅者 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故二
 從其父職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云民年二
 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騁陣又曰年
 五十六乃得免為庶人就田里今老弱未傅者皆發之未二十為
 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傳讀
 日悉詣榮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榮陽
 南京索開 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改曰河南郡即鄭共叔所居京城
 州榮陽縣東南二十里榮陽縣即大索城杜預曰成皋城東有大
 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榮陽縣北四里宋曰曰榮陽縣故城在鄭
 州榮陽縣南十七里平原上索水逕其東即項羽圍漢王處秦二
 州郡亦曾移理於此括地志所謂榮陽縣即大索城乃唐之榮陽
 縣晉灼曰索音冊楚騎來歟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
 師古音求索之索 楚騎來歟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
 騎士重泉人李必路甲 班志重泉縣屬馮翊括地志重泉故 漢王
 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俾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二年 漢紀一 三

之如漢日傳 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
 騎兵擊楚騎於榮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榮陽而西漢王軍
 榮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榮陽西北
 帶三皇山甬道敖倉在開 諸將絳灌等 諸將絳灌等通鑑原文
 封府河陰縣北二十里 記陳平世家之文也但楚漢春秋云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
 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與世相屬百出
 無邪絳灌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是別一人善說謂絳灌者絳灌淮
 者灌嬰謬矣况楚漢春秋陸賈所作與周勃灌嬰同列言之必有
 實見可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耳 孟康曰飾冠以玉其
 信無疑 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
 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多者得
 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
 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

行尾生古之信士或曰即微生高 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
 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願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
 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
 從我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
 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受非諸項郎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
 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
 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
 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將乃不敢復言
 魏王豹謂歸視親疾 謂歸謂歸 告而歸也 至則絕河津反為楚 豹都平陽
 以拒漢軍 六月漢王遣樓陽 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 漢
 王下令曰吾甚重祀而故祭今上帝之祭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二年 漢紀一 三

其時禮祠之如故 漢兵引水灌廢邱廢邱降章邯自殺盡定雍
 地穴十餘縣置河上渭壩中地隴西王郡 自道中地郡後至九年
 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 關中大饑
 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初秦之亡也秦傑爭取金玉宜
 曲任氏獨奢倉粟 漢有長水宜曲胡騎高祖功臣有宜曲侯蓋地
 曲名案陸曰上林賦云西馳宜曲當在京 及楚漢相距榮陽民
 不得耕種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 秋八
 月漢王如榮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
 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主來以聞計關中戶
 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
 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皆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

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
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將
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
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
叔為大將乎酈生日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
以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
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縣屬馮翊秦之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
更名史記正義曰夏陽在河州北臨城界水謂服虔
日以木罌縛繫缶以渡也李昭曰以木為罌如罌缶以渡軍無船
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虔是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罌音英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
上黨太原郡 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
漢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資治通鑑補 卷九 高祖二年 漢紀一 思補

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趙王歇王後
趙陳餘王代

九月信破代兵擒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

兵詣滎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補卷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 起三年 盡四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歇及成安君陳
餘聞之聚兵井陘口杜佑曰井陘口在魏州東泉臺今謂之土門
按宋白續通典魏州石邑縣有井陘山甚險
固又鹿門縣本漢石邑縣界隋開皇十六年置至德初改名獲鹿
又井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於錫山即此地註云燕趙謂山脊為
錫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方高
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歷晉刑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
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

資治通鑑補 卷十 漢紀二 思補

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

軌方軌謂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

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輜衣車也
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

總曰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

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

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

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

則大喜乃敢引下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止軍而
舍息也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傳發傳令軍
中使發兵人持一赤幟漢旗幟
皆赤從間道草山

而望趙軍如滎曰草依山以自蔽也杜佑曰草山今名抱犢山
在魏州石邑縣井陘山亦在石邑意謂道草山即此地

師古曰藎於山使 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

敵不見。藎音藎

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餐曰如前日小飯日餐言今日破趙

會食諸將皆莫信伴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

我大將旗鼓未可擊前行恐我至險阻而還也信蓋謂趙聚兵塞

出險而後擊之若見前鋒擊擊兵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史記

井陘縣界即信背水陣處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遣大將旗鼓

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伴棄旗鼓

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

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師古曰不可收信所出奇兵二千騎

其候趙空壁遂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

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

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離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

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水經注泚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

泚水在真定府臨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泚水在

真定府井陘縣南門外。泚有帶支池雉門音

司馬遷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資奢靡役莫非天下俊

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

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誠後相信

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實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

季子異矣

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

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願諸君不察耳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

生孫子九地法戰則存不戰則亡為死地也曹操注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退有礙者置之死地而後存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

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甯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

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將致麾下

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

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

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括

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

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

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天之言聖人擇焉願君臣

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豹禽夏說東下井

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

莫不輟耕釋耒衣甘食能自保其生業皆賴將軍未嘗慮其女

甘其食以苟生於旦夕不復為久遠計也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

眾勢卒罷其資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

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單與薄同燕既不

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

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

何由席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

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頭之所向而後遣韓士奉

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尺其言其辭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

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

下

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請漢 甲戌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此太宰非周官之太宰漢常屬官有太宰師古曰具食之官信使入國必使人為之主時布使太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晉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者必以楚為強可以託國也項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三年

漢紀二

四

思通補

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李奇曰版築版也築并也大王宜悉九江之眾身自將之為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榮陽下蜀漢之聚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索隱曰微也從楚垣而守之也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言楚自彭城至漢堅守而不動楚遠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

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爾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許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傳舍傳舍也前舍舍之而去後舍復來舍之傳相受也故謂之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布楚之事已結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璧龍且攻九江龍且龍且名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擊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人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臯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燒楚糧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錫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遂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謂漢王方食日子房前子房張良字也客有為我計燒楚糧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三年

漢紀二

五

思通補

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時黃王方食故夏言願借食前之助使所計盡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生死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殷賢人里門曰商表武王克殷釋箕子囚封比干墓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紼導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紂而不受鄭元曰商容樂官知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鹿臺殷殿曰巨橋倉名許慎曰鹿之大橋有清泉杜佑曰鹿臺在朝歌城中對向曰其大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乘軒也便武備

而治禮樂也 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

林之陰晉灼曰桃林在宏農閿鄉南谷中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北有桃林也師古曰桃林廣闊三百里十三州記宏農有桃林聚南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願晉民 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

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壘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

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從之服虔曰惟當使楚無彊強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惟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六國皆從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乎 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

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而汝也公尊稱也高祖製罵人率曰而公乃公蓋自尊辭令趣銷印

苟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

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

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鄒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受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卞莊子刺虎管登子止必爭鬪則大者小傷者亡從傷而刺之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

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泜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泜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

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情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資治通鑑補

卷十

高祖三年

六

史記

資治通鑑補

卷十

高祖三年

七

史記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對曰項王為人恭敬愛
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
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
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可定
矣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
不過數人耳未大王誠捐能數萬斤金行反開其君臣以疑
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讓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
縱反開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
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
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
資治通鑑補高祖三年 漢紀二 九

資治通鑑補

高祖三年

漢紀二

九

思補

為漢項王欲聽之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會項王使使至
漢陳平使為太牢具古者諸侯遣使交聘其牢禮各如其命數以
三牲具為一牢秦滅古法軍興之時不能備
古之牢禮故以太牢具為盛禮孔穎達曰按周禮膳夫下曰一
十有二物謂太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則諸侯日食少
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日食少
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日食特豚朔月
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云見子具朝食注云天子太
牢諸侯少牢大夫特牲士特豚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諸侯之大
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養食
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得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
夫食賓禮亦用牛也舉進見楚使即伴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
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惡草
惡草草率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
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可聽亞父聞項王
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
疽發背而死 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

可以開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四面擊之紀
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裴曰天子車以黃纛為蓋黃纛羽幢也
在乘輿車衛左方上柱之祭纛日以牂牛
尾為之大如斗或在騁頭或在衝應劭曰惟尾為之在左騁當
上節古曰應說非爾惟漢書西南夷長蛇牛似牛而四節腹下及
肘皆自赤毛長尺餘而尾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車左騛以此牛
尾為之繫於左騛馬輓上蓋馬在中日服在外日騛騛即騛也安
最外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 日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
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權
公守滎陽從音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
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
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轅姓漢與楚相距滎陽成
漢常困頓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
皋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
資治通鑑補高祖三年 漢紀二 九

資治通鑑補

高祖三年

漢紀二

九

思補

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
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班志二縣屬南陽郡史記正
義曰宛鄧州縣葉汝州縣與黥布行收
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
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
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渡淮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
羽乃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
成皋六月羽已被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
得周苛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
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權公而虜韓王
信遂圍成皋漢王逃附楚郡國志云滎陽城濟津原上有厄井相
傳漢王為項羽所迫投原於中即有蜘蛛結
網蔽其口又有雙鳩立於上追者欲殺井因見鳩與蜘蛛乃去後
汲魚為滎陽守立神殊神祀之而漢正旦放雙鳩或取義於此乎

獨與廉公共車出成阜玉門張晏曰玉門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

百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謂小脩武故城在懷慶府武陟縣東四里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

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應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

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為

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得出成阜從漢王楚遂拔成

阜欲西漢使兵距之班志章邯屬河內郡即東郡也所居汝滌

右山可以擊令其不得西 秋七月有星孛於大角隋天文志孛

指曰慧芒氣四出曰孛字者李李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

大亂外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

改李星出尋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年班志云房臨江王

敖堯子尉嗣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領小

脩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漢制議郎中郎秩比六百

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

三百石皆 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縮將

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人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師古曰積聚所蓄軍糧芻粟之屬也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

擊劉賈輒堅壁不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彭越攻徇梁地

下 睢陽外黃等十七城睢陽秦縣屬梁國故微子所封國

陳留郡雍邱縣東春秋齊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阜

桓公會諸侯於葵邱即此 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

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數日不下已降項王怒悉

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

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

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往梁地十餘城皆恐莫可下矣項王然

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東至睢陽商之皆望下項王 漢王欲捐

成阜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鄭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

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大戴禮曰食穀者謂之民而古史考

始農肉而食之日飽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夫救

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黍粟火食之通成矣。地者龍又音施

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鞏陽不堅守

敖倉乃引而東令譙卒分守成阜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

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

持不決海內播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

足下急復進兵收取鞏陽據敖倉之粟塞成阜之險杜太行之道

距蜚狐之口如滎曰上黨道關也臣竊曰飛狐口在代郡師古曰

西北北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峻嶺飛狐口北則代郡

也水經註代郡南四十里有蜚狐關史記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

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代郡城西南有山俗號蜚狐 守白馬之津

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漢書地理志曰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

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

海岱阻河濟齊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曰海岱南近於楚人多

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

使為漢而稱東藩按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以其勸取敖倉及請

二者王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齊王曰不

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

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

三秦出關而黃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

其將得略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聚英賢才皆樂為之用項

王有倍終之名殺義帝之負毛晃曰倍恩無德曰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

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

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

而策也夫漢王發關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河自臨洮以上魏門以下為西河索

應曰北魏謂魏王豹豹國於河北故也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

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為東也

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救會之粟塞成阜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鄭生之說形格勢禁

成卑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

為漢有齊楚將安歸乎白馬津在唐滑州太行阪在唐澤州界杜

佑曰蔚州蜚狐縣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

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

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張揖曰濟南歷山之下余據鄭食

資治通鑑補卷十 漢紀二 三

郡縣及納鄒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鄒生日縱

酒為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鄒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辨士蒯

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關使下齊甯有詔止將軍乎

何以得毋行也且鄒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車前橫木人下

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越四年冬十月信與被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鄒生為買已

趙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鄒生日舉大事不細謀

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烹鄒生引兵東走高密

縣在膠西直帝本始元年為高密國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

朱白曰高密春秋時晏子所食邑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

此據史記也班固作博陽近清河博陽此正韓信自趙進

兵之路臨淄既破君相皆出走其後韓信在虜田橫於濰水被殺

又取田橫於濰下高密亦屬太山郡析地志故濰城在兗州博守

城濰東北百里唐之博城漢太山之博縣此博陽即博城之陽

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

膠東國以其地楚大司馬咎守成阜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

辱之數日待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臣景曰高祖攻

東汜水是也師古曰費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括地志汜水出

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

昔似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

欣皆自到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阜軍廣武孟康曰於滎

對滎廣武在滎倉西三皇山上括地志滎東廣武西廣武在滎州滎

陽縣西二十里武舍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汜水從滎湖中東南流今滎

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滎倉西即武舍生述征記曰一瀾橫絕上瀾名

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壘楚東廣武就救倉食項羽下梁地十

餘城聞成阜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味於滎陽東聞羽至盡

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俎

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

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枵羹

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之俎上也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

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

王曰天下洶洶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母

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關智不能勵力項王

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射殺之應劭曰樓煩胡

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

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問也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

項王乃即漢王即就也相與臨廣武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

戰漢王數羽曰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

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塚收私其

財罪四收私者收取其財罪四則以為私有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

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

奪韓王地并王梁趙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天為

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

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

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也傷臂而捫足

者以安眾也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

母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附錄三輔故事云漢楚相距於京索間六

資治通鑑補卷十 高祖四年 漢紀二 十四 思補

年漢王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者有四獨異志云高祖每戰必親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咸言滅七十二子韓信已

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

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

其地戰兵易散孫子九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

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求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

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

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

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

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徐廣曰濰才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水經注濰水

曰濰水出琅邪其縣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即此處韓信夜令人

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

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

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史記正義曰城陽即今濰縣是也在濰州東南九十一里于濰縣志濰縣城陽

縣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地正義此誤與上卷二年田橫起城陽同漢將灌嬰

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

敗橫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故城在濰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曹參擊田既於膠東皆殺

之盡定齊地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

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櫟首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韓信使

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師古曰請為假王

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

資治通鑑補卷十 高祖四年 漢紀二 十五 思補

立為王張良陳平蹠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

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

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

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財賄人

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其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

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

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

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之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

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信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

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必終為所擒

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

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子我數萬眾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愛相人之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乎骨法憂喜在乎容色成敗在乎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先生相寡人何如徹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後維蒙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選標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在滅秦所憂者惟此。遂音香標音標。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關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泉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銳氣挫於險塞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登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

資治通鑑補

卷十

高祖四年

漢紀二

十六

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鄉止楚漢之戰關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按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廡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驢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廡陳澤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王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晉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向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當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臺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彼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蟻之致螫駸駸之踟躕不如鷩馬之安步孟賁

資治通鑑補

卷十

高祖四年

漢紀二

十七

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心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瘡癤之指揮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徹因去佯狂為巫時有北郭先生者亦獻帶於信曰牛為人任用力盡猶不償其勞 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

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泉騎助漢 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蓋貉人及燕皆來助

漢初為算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 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轉送傳也 四方歸心焉 是歲以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 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

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昌苻從弟也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忠之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

復使侯公說請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 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

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壘之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洪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 九月楚歸太公呂后漢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不問見曰此

天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耳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能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資治通鑑補卷十終

漢紀三 起五年 盡七年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 徐廣曰固陵在陽夏晉灼曰即固始縣余據班志固始與固陵縣名在陳州宛即西北四十二里補註固陵在開封府陳州城西

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 章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分地實界 其不至固空君王能與其天

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 班志睢陽屬梁國劉昭志穀城屬東郡春秋之

小數也括地志穀城故城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從陳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縣界黃河盡以封彭越 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 陳古陳國班志之淮陽國也唐為陳州自信

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 舒春秋之舒國也班志舒

今廬江之故舒城地也舉九江兵迎擊布 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今廬江之故舒城地也 薛州考烈王二十二年徒舒者號曰舒至王負芻為素所滅 竝行屠城父隨劉賈齊

梁諸侯皆大會其追項王十二月項王至垓下 按是高岡楚之聚邑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終

漢紀三 起五年 盡七年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 徐廣曰固陵在陽夏晉灼曰即固始縣余據班志固始與固陵縣名在陳州宛即西北四十二里補註固陵在開封府陳州城西

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 章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分地實界 其不至固空君王能與其天

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 班志睢陽屬梁國劉昭志穀城屬東郡春秋之

小數也括地志穀城故城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從陳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縣界黃河盡以封彭越 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 陳古陳國班志之淮陽國也唐為陳州自信

名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今高三四丈補遺
下在今鳳陽府虹縣西五十里。或言在汝南又曰兵少食盡
來挑戰齊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漢王
在後周勃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齊王先合不利却
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齊王信復乘之遂大敗於垓下漢軍
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江兵故多楚歌
小兒家以爲復耳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
之計理或有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
夜起飲帳中看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蒼白雜毛曰騅孔穎達曰
雜毛是體有二種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
數闕美人和之附錄其辭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幾妾何聊生遂先自刎於項
王之前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三
歷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
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
陰陵班志陰陵縣屬九江郡地志陰陵故城在濉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
給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音香待項王乃復引兵而
東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地志東城故城在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
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
十餘戰未嘗敗北遂窮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送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
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臣正決戰原本本誤作快乃分其騎因
四圍山爲圍陳外懸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
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

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郎中騎楊喜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喜
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而喜其故處項王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
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
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駭曰如大
王言臣正皆服史記元作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臣瓚曰烏江在
初陽臨淮郡地志烏江亭卽和州烏江縣是也水經曰江水又
北得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橫船待項王卽此地余據烏江
卽亭長橫船待項王處。蘇音擬烏江亭長橫船待項王卽此地
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
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
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
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三
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當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
賜公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亦
被十餘創願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曰以故人難親新之故背之也如汝曰面謂不正現也師古曰如
說非面謂背之不向也而轉亦反背而面之杜元凱以爲但見其
面非也項父曰面之直向之耳補註馬童面之指示中郎騎王騎
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
爲汝自刎乃自刎而死王騎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
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
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封五人皆爲列侯呂馬童封中水侯王
赤泉侯楊武封吳侯侯呂勝封涅陽侯侯呂捷封中水侯王
勝侯侯正分其地元本作分其地楚地悉定獨留不下薛郎更封
初封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漢考傳地

永有聖人之教化其民步趨者扶老而代其任既益壽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得道養德之謂道也及其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序衰地離民單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俗儉奢愛財趨商買奸售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僞實寡然其好學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朱白曰宋州穀城縣古穀城也漢於此置薄縣又改為穀陽縣考述征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許襄陽有石碣云項王之墓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司馬遷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繼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畹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五年 漢紀三 四 恩補

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關懷楚言羽棄背關中之形勝而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諒信也楚燬羣策而自屈其力敬惡也。燬屈人者克晉兌又音類

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漢王還至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古之陶邑宋為廣濟軍理所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臨江王共敖不降共敖項羽封為臨江王尉其子也遣盧縮劉賈擊虜之 春正月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欲存卹楚眾以定其主齊王信

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眾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殊死死罪之明白也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吳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諸

侯王皆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耳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

有功者軀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實宜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於是諸侯王及大尉長安侯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卨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乃以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汎愛夫大而更王后曰

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師古曰媼女老稱母姓但曰媼而已索隱曰貞嘗打得班固漢水亭長古碑云高祖母媼氏其字甚分問至晉開運二年進唐書表云頻分媼媼之款乃媼魯魚之謬則媼字乃媼字之誤也然言媼則不立又冠之以

劉今亦存疑而已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媼於黃鄉天下不定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躍入於梓宮其

洛處仍有遺髮因作圖陳留府司馬門侯侯衛守小黃有祭器遺

豆張祖之周十四 詔曰如前日詔告也自秦漢以下惟天子獨稱

制書三日詔書四日詔書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非免亦賜策而以錄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五年 漢紀三 五 恩補

書用尺一木兩行此為與也制齊帝者制度之而其文曰制諸三公皆置封尚書令印重封爵布州郡也謂齊謂告也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誠教謂教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某官他皆倣此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芮為長沙王又曰故粵王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率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

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粵王無諸句踐之後秦取其地置閩中郡今復以封之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徐廣曰今建安侯官地史記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師古曰閩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閩音民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復還也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漢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五年 漢紀三 六 思補欄

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笞賦也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會不為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帝置酒洛陽南宮括地志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上曰祭洛陽故城中與地志秦時洛陽已有南北宮曰上者尊位所在也但微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微通也應言上者不敢言尊號耳帝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至召辱已少年今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甯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彭越既受漢封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山曰揚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余按北史揚州東海縣東入田橫島是島以橫居之而得名 帝以田橫兄弟本定齊地齊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後恐為亂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鄒生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帝乃召衛尉蕭商曰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五年 漢紀三 七 思補欄

秦官掌官 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周禮司節掌守邦節辨其用以輔王命註云節者執以行為信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琬圭我主也守邦國用玉節以玉為之守都鄙用角節以角為之邦國之使節用金關門之節用符貨賄之節用璽道路之節用旌密此則古之所執以為信者皆謂之節自秦以來有璽符節則璽自璽符自符節自節分為三矣漢之節即古之旌節也鄭氏註以符節為漢官中諸官詔符璽節為漢之印章旌節為漢使者所持節則如漢所謂節蓋古之旌節也賢曰節者所以為信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鹿牛尾為之 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如清曰馴馬高足為傳傳一馬二馬為駟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蓋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騎謂之驛驛漢律諸常乘傳及發驛置傳者皆許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行期會累封兩端各兩封凡四封乘驛傳五封之兩端各二封一駟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以馬駕車而乘傳日一封駟傳史始所關依乘符傳而行者本此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耳終不若顏說簡而明。韓晉遂又晉爾爾考王世貞曰乘傳而
洛陽如清註云云然漢書於傳皆稱乘不如是分別也不然文帝
從代來即位亞夫以太尉而討止云未至三十里至戶鄉廢置
乘傳此豈小緩事耶而四馬下足也

日戶鄉在傳館城西臣職曰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
止雷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而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
為亡國北而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

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
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而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開形容尙未
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乎有

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
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 史記正義曰田橫墓 在優師西十五里 既葬

二客齊其家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
查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五年 漢紀三 九

百人尙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
橫兄弟能得士也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

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
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布許

之適髮紺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屬朱
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歸其子曰田事聽此奴

必與同食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
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
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棗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

公待閒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去終身不

復見布朱家者魯人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
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欲其德諸所管施
惟恐見之振人不賸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
乘不過駒車 駒音 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
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布母弟丁
公亦為項羽將逐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願謂丁公曰兩賢豈
相尼哉 丁公 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謂見帝以可公徇軍
中 行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
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臣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
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
查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五年 漢紀三 九

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
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

以微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
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

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
天祿四百餘年安矣

齊人妻敬戎隴西過洛陽脫輓輅 蘇林曰輅一木橫道車 前二人輓之三人推之 衣羊裘

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妻敬曰臣衣帛衣帛
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妻

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妻敬曰陛下取天
下與周與周之先后稷封部 班志部屬周右扶風師古曰即今 武功故城是史記正義曰雍州武

下與周與周之先后稷封部

下與周與周之先后稷封部

功歸西南二十三里故城是也說文曰帝炎帝之後姜姓所封
國乘外家也毛萇云帝姜桓因堯以天因而生后稷故因封之
於晉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太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
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
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
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
民也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賦及其
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
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
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
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
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三

十一

思補

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府聚也萬物所聚謂之天府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搯其亢拊
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張晏曰秦與蜀同促持之也亢喉嚨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
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
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池師古曰殽池在洛陽城北故曰帝伊洛也
也今陝州東二崱山是也通即殽池也通音免倍河鄉伊洛二水在洛陽城南故曰鄉
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
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師古曰沃者滋潤也言其土地皆有滋潤之利故曰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
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也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也東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也西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也
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也阻三面而守獨以一而東
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漢清關東之粟自河入渭自渭而上輸之

長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漢曰委即委積之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委輸即轉輸之輸敬說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漢書曰長安
勝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兩國昔後稷封邰公劉處豳太王徙岐
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詩言
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為九州膏
腴漢興立都長安從秦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安後世
世徙吏二千石高爵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故五方雜錯
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
飲南山近夏陽多險阻難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編戶
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備上東庶做效差不相及
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子與師師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
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師古曰凡言車駕謂拜妻敬為
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師古曰凡言車駕謂拜妻敬為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三

十一

思補

司馬遷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蠶樹之積非一木之
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
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
可專耶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 趙景
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 九月虜滅茶王子立太尉長安侯盧縮
為燕王班表太尉秦官掌武車漢制與丞相御史大夫為三公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據史記盧縮傳長安故咸陽也正義
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初縮親與太公相愛及生男上與盧縮
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上與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
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上為布衣
時有吏事避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上起沛縮以客從出入臥
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

莫及盧縮也上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為羣臣缺望及戚戚茶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可以為燕王者羣臣知上意皆言盧縮功最多可王燕乃立縮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及也

利幾恐遂反上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 程大昌雍錄曰長樂宮周禮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 楚王韓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阮登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

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

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特者收也謂巡狩天下收人道德也 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初項王將鍾離昧素與楚王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上怨昧聞其在楚詔信捕昧信未及捕也至是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覓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者以昧在公所也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師古曰黃石公三略之言 天下已定我固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六年 漢紀三

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疇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如清曰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 海有出為勃海在濟北 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 言齊地形勝與秦抗衡也 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 師古曰剖破也與之全符而剖分之也 蕭何封酈侯 班志酈縣屬南陽郡。酈音費地在南陽此蕭何所封也 所食邑 沛國亦有酈邑則音雋周禮百家為酈則又音橫或音慕 獨多 按班志功臣表蕭何封酈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 正月丙午封功臣言何居上其意不能平者特同日受封樊鄴絳淮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諸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先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而良止 受而後戶故不敢言也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願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蕭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六年 漢紀三

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疇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如清曰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 海有出為勃海在濟北 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 言齊地形勝與秦抗衡也 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 師古曰剖破也與之全符而剖分之也 蕭何封酈侯 班志酈縣屬南陽郡。酈音費地在南陽此蕭何所封也 所食邑 沛國亦有酈邑則音雋周禮百家為酈則又音橫或音慕 獨多 按班志功臣表蕭何封酈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 正月丙午封功臣言何居上其意不能平者特同日受封樊鄴絳淮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諸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先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而良止 受而後戶故不敢言也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願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蕭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六年 漢紀三

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疇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如清曰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 海有出為勃海在濟北 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 言齊地形勝與秦抗衡也 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 師古曰剖破也與之全符而剖分之也 蕭何封酈侯 班志酈縣屬南陽郡。酈音費地在南陽此蕭何所封也 所食邑 沛國亦有酈邑則音雋周禮百家為酈則又音橫或音慕 獨多 按班志功臣表蕭何封酈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 正月丙午封功臣言何居上其意不能平者特同日受封樊鄴絳淮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諸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先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而良止 受而後戶故不敢言也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願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蕭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六年 漢紀三

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疇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如清曰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 海有出為勃海在濟北 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 言齊地形勝與秦抗衡也 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 師古曰剖破也與之全符而剖分之也 蕭何封酈侯 班志酈縣屬南陽郡。酈音費地在南陽此蕭何所封也 所食邑 沛國亦有酈邑則音雋周禮百家為酈則又音橫或音慕 獨多 按班志功臣表蕭何封酈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 正月丙午封功臣言何居上其意不能平者特同日受封樊鄴絳淮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諸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先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而良止 受而後戶故不敢言也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願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蕭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

示功人也宜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
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不敢言張良為謀臣亦無戰國功帝使
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
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爵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
留侯陳平為戶牖侯戶牖地名屬陳留郡武縣徐廣曰武縣屬
魏地志東魯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平辭曰此非臣之
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王既封功臣而獨
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
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
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六年 漢紀三

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
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何為護軍中尉張
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道讀曰導服
辟穀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
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
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
閒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
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
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
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
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
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
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

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
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移置張良之欲從赤松子遊通鑑本置之高祖五年拜張良為
留侯中賜姓劉氏之下今觀良之言有封萬戶侯之語則良於時
必已封侯故云然今按良之封也在六年
安得於五年時豫言之哉故移置於此

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

天下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

將軍賈為荆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余據史時以故東
陽郡郡吳郡五十三縣王賈東陽漢下邳地郡

郡漢丹陽地吳郡即會稽地蓋其地自淮東而南盡丹陽會稽也
賈死後以其地王吳王濞故索隱云王吳地也如滄曰荆亦楚也
賈遠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曰荆途行於世晉灼曰秦伐荆楚自
秦之先固已稱荆索隱曰姚察按盧喜云總言荆者以山命國也
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分封吳地而號以薛郡東海彭城三
荆王指取此義太康地志謂漢本名荆漢以薛郡東海彭城三

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薛郡漢之魯國東海秦之郟郡彭
城後為楚國蓋封交之時得三郡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六年 漢紀三

備景武之後楚國
僅彭城數縣耳 爰上同母弟也好書多材藝上起事使兄仲與

君及即帝位交與盧縮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故

封之王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喜
之名

之子肥為齊王 據此則博陽於秦楚漢兵爭之時亦嘗置郡矣自

也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 上以韓王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

南迫宛葉東有淮陽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北包鞏洛接於
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於楚
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封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
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地相近耳不屬韓也 皆天下勁兵處

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

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班志
太原

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境北被邊塞有雁門之馬邑也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北城屬朔不成有馬周昔走反覆父老與之因依以築城遂名馬邑上許之杜佑曰素馬邑城在朔州善陽縣界師古曰被宿帶也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

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愛

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六年 漢紀三 七 忠 臣 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

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

之謀國家無成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惠建自第一至十八也余謂此但定蕭何等元功十八人位次耳至呂后時乃詔

作高祖功臣位次凡一百四十餘人師古所謂自蕭何至惠建十八人呂后所定位次也張敖於高祖九年始自趙王廣為宣平侯

蘇林曰什方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方侯則屬益州余按唐志什那縣屬漢州蓋垂拱又分益州置漢州也宋白曰什那縣舊治雍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公丞相

蕭何不總御史大才掌御史羣臣罷酒皆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

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

之謀國家無成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安得元功十八人之數哉故師古註功五位次云張耳及敖並為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自升之耳此說則得之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機功臣

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二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關內侯位次列侯第十九師古夫曹參雖

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利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

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

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古者君子必帶劔所以衛身且昭武備也奉法章上殿不得持尺寸之兵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六年 漢紀三 七 忠 臣 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

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

之謀國家無成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惠建自第一至十八也余謂此但定蕭何等元功十八人位次耳至呂后時乃詔

作高祖功臣位次凡一百四十餘人師古所謂自蕭何至惠建十八人呂后所定位次也張敖於高祖九年始自趙王廣為宣平侯

蘇林曰什方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方侯則屬益州余按唐志什那縣屬漢州蓋垂拱又分益州置漢州也宋白曰什那縣舊治雍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公丞相

蕭何不總御史大才掌御史羣臣罷酒皆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

有天下母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
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假兵息民
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
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太上皇居長安深
宮樓於不樂上竊因左右問其故左右對曰太上皇平生所好皆
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今皆無此故不樂上乃於驪邑營
作新宮如舊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上少時嘗祭汾榆之
社及改新宮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
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 初匈奴畏秦北徙
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
所愛閼氏匈奴之閼氏猶中國之皇后也生少子頭曼欲立之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三 高祖六年 文帝

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
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
冒頓乃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余見今軍中
亦有鳴鏑於近等之處開小竅矢飛則凌風而鳴
○ 鹿香露等
香蓬又香可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
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以鳴鏑自射其善馬
空右或不射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
愛妾左右或願恐不敢射冒頓復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
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
右亦皆隨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
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弑父自立乃創為制度歲正月諸酋
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

蹄林謀殺入畜蹄音帶匈奴會祭處又云蹄林木而祭也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
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
人單于朝出然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日上戊己
其送死有棺椁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
數千百人舉事則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
首虜賜一杯酒而所得虜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
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
則瓦解雲散矣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
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
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
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三 高祖六年 文帝

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子東胡東胡
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國
脫服度曰脫脫作土室以何也師古曰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
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子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
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于之請言于之者皆斬之冒頓
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
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
羊二王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
塞至朝那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漢書地理志云朝那水出朝那山漢朝那故城在
趙置秦因而不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
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通鑑匈奴者夏后氏之
苗裔其始神曰顓臾

漢書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世傳不可得而次至
 目實而匈奴始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其世傳官號乃
 可紀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
 疑信數間使有二心帝賜信書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
 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信得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志句注山險名在雁門陰館縣居地志句注山在代州屬四縣西北三十里杜佑曰句注山即代州雁門縣西陞嶺攻太原
 至晉陽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
 劍擊柱帝益厭之初叔孫通之亡避秦也去之薛薛已降楚矣通
 乃事項梁梁敗於定陶通乃事懷王懷王弑通又留事項王及上
 從五諸侯入彭城通乃降漢上敗而西因竟從漢通儒服上憎之
 通乃變其服短衣楚製上乃喜拜為博士號稷嗣君而通亦未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六年 漢紀二

有所言也及是知朝儀未立思有以定之乃說上曰夫儒者難與
 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
 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
 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
 所能行者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魯為諸生魯有兩生不肖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絳野野外習之應劭曰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清日謂以茅剪樹地為集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魯茅蒐師古曰蒐與叢同如說是章昭曰引繩為

立表為禮買造日束茅以立表位為禮其文曰禮今之某字。
 本一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時未起未央宮及蕭何既起未央前殿自惠帝以後皆御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而長樂為太后所居謂之東朝平明之前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臚臚上傳語告下為臚於是皇帝傳警漢書音義天子出稱警傳警而唱以警外也出房沈約曰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從容宮中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載或駕果下馬不知何代去輪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漢吏六百石銅印墨綬奉月七十斛以次奉賀莫不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高祖七年 漢紀三

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酒禮畢謂朝禮畢也師古曰法酒論言禮畢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賜九行賜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執法即御史也杜佑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御史秦趙漢池之會各令書其事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定禮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師古曰太常此不書奉常而書太常者使人易知賜金五百斤通之降漢也從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猶何也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甯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至是乃進言諸弟子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為郎通

又以所賜五百斤金盡分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務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

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臣光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三

五

思補

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賈叔孫之儀而嘆息然所以不能比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諸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楊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宋咸曰謂開布其迹於諸侯之國猶言歷聘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善乎楊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有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封兄子信為羹頡侯止兄弟四人長兄伯次兄仲與弟交伯早卒

上徵時嘗避事時時從賓客過上嫂食嫂厭叔與客俱來陽為羹

羹音道也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上由此怨其

嫂及即位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上曰臣非忘

之也以其母不長者耳至是乃始得封而猶以羹頡為名上自

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班志銅鞮縣屬上黨郡上黨記晉銅鞮水故名。音提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巨臣

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班志白土縣屬上郡括地志白土故城在朔州白池東北九十里又云近

延州余據班志圖水出白土縣西入河師古曰圖音銀今銀州

銀州儒林縣東北今謂之無定河師古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

晉陽班史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蓋王最為大國班志廣武縣屬太原郡史記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馬門界句注山南杜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三

五

思補

代谷史記正義曰代谷今屬州余按唐屬州在幽州西北此代谷在句注之北後魏都平城建為代都蓋因代谷而名也唐屬

雲州欲擊之使人規匈奴又去聲冒頓隨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

弱及贏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

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除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空

奔於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凡事已為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帝先至平

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班志平城

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



ZW 21181688561525

帝服皮曰白登塞名去平城七里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塞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塞名曰白登塞平城在今大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同穿城東五里白登山在大同府城東七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道先是有月泉關於參軍七重木志以為尋舉之關為天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開厚遺陶氏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贈陶氏曰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國余謂秘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故秘而不傳關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強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以禦敵也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摩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救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三 高祖七年 帝

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班志曲逆縣屬中山國張晏曰番水出城北而西流故曰曲逆後漢章帝時其名改為番縣杜佑曰中山郡北平縣秦曲逆縣後漢清陰縣補註曲逆今保定府完縣二字本當如字讀有讀作去遇者非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十二月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增禮甚卑敖尚魯元公主故執子增禮上箕倨慢罵之師古曰箕倨者謂伸兩脚其形如箕禮曰坐毋箕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也 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冀州謂備弱者為辱。辱音處乃說王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師古曰齧指出血以表至誠誓不肯滅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復得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微陛下臣等當出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信德

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滂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匈奴攻代代王嘉棄國自歸救為邵陽侯班志邵陽郡詩所謂在邵之陽者也其故城在 辛卯立皇子如意為代王同州河西塞南三十里。師古曰 春令郎中有罪彰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回二十里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鄧侯啓之也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三 高祖七年 帝

上自櫟陽徙都長安先雖以我敬張良之言西都關中然都邑未成則猶居櫟陽今未央宮始成自櫟陽徙都 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班表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宗伯 夏四月帝行如洛陽

資治通鑑補卷十一終